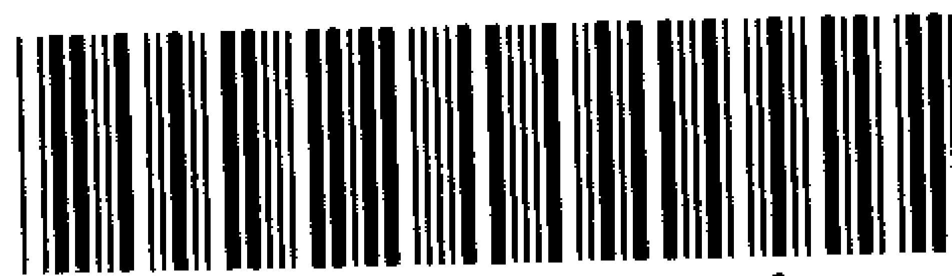
唐璜

上

〔英〕拜　伦著

查良铮译

王佐良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唐　璜

下

〔英〕拜　伦著
查良铮译
王佐良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George Gordon Byron

Don Juan

本诗根据厄恩斯特·柯勒律治编订的《拜伦诗集》（伦敦1918年出版）译出。

唐　璜（共两册）
Tanghu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679,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32$\frac{3}{4}$　插页5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210

ISBN 7-02-001503-4/I·1330　定价　17.15元

译本序

一

拜伦自称《唐璜》是一首讽刺史诗①。史诗都有一个故事。《唐璜》的故事是很有吸引力的，即使是对拜伦其人不抱好感的读者也往往是一读就难于放下。第一章是一种欧洲讽刺歌剧式的场面：一个天真青年被一个少妇勾引了，惹得她那高龄丈夫带了仆从、打着火把、深夜来搜她的卧房；于是在第二章这个青年不得不航海远行，又出现海上遇险，坐小船漂流，船里人吃人等情节，最后只剩下唐璜一个人游泳到了一个小岛。接着是牧歌似的纯真爱情，两个年轻人在那美丽的小岛上过着几乎是非尘世的幸福生活，然而背景里却有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一等海盗头子回到岛上，海黛死去，唐璜被卖为奴。于是又出现了唐璜被人硬当作女奴塞进土耳其苏丹后宫的奇事，等到逃出来又碰上了一场战争。他变成了攻打伊斯迈城的俄国大军里的英雄，从而又有机会去到彼得堡，成为女皇叶卡捷琳娜②的宠臣，最后又作为她的外交使节被派往英国。……

---

① 见第十四章第九十九节。

② 拜伦在诗里称之为"喀萨琳"。

然而仅仅举出这些情节却又不足以说明«唐璜»的真正的吸引力。世上情节生动的作品多得很，是什么使得«唐璜»有异于古往今来的惊险故事和爱情小说的呢？它们之间的分别究竟在哪里？

二

首先，在于是什么一类情节，这些情节又被作家赋予什么意义。

唐璜的故事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西欧的一个老传说。十七世纪西班牙作家盖布里尔·代叶斯（笔名特佐·德·莫林那）用它作题材编了剧本，以后又在莫里哀的喜剧和莫扎特的歌剧里出现过，直到二十世纪还被肖伯纳写进他的剧本«人与超人»。在这个老传说里，唐璜是一个放荡公子，勾引了西班牙塞维尔驻军司令的女儿，等这位司令上门去质问，又被他一剑刺死，后来司令的鬼魂报仇，终将唐璜拖入地狱。换言之，他是一个无恶不作、毫无心肝的登徒子。然而在拜伦的笔下，这个登徒子却被改造了，成为一个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他由于缺乏人生经验，经不起诱惑，也作了一些蠢事。但是他对人满怀热诚，遇危难先照顾别人，身为奴隶而不屈于土耳其王妃的淫威，接着见义勇为，从一群嗜血的哥萨克兵的刀下救出了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这一切都不是一个花花公子的行径！他甚至不是一个所谓“拜伦式英雄”，因为他毫无那种忧郁、厌世、不胜其天人之悲的气息。可见拜伦在创造这样一个唐璜时，不但改造了那个欧洲旧传说，而且还克服了自己早期

的某些弱点，例如为了骇世惊俗而故作姿态。单就这一点说，《唐璜》也标志着拜伦的诗才有了发展，更加成熟了。

实际上，情节本身并不重要——有的作品并无多少情节而不减其伟大，有的作品充满了情节而更显其渺小——重要的是情节后面的思想境界。拜伦写《唐璜》，并不是为了向读者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是倾注了他的爱与恨的。当他写伊斯迈战役的时候，他不仅歌颂了守土卫国的忠贞和勇敢，也揭发了残忍，写了俄国统帅部里象波爵金亲王那样的人怎样为了自己荣华富贵而不惜屠人之城，造成如山的白骨，从而突出了他对侵略战争的谴责。他又通过无数情节——小到唐璜的假道学的母亲写给儿子的措词绝妙的家信（第十章第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大到从第十一章起整整六章所写的英国社会的人物百态——来揭穿虚伪，剥去面具，而面具，一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所指出的，正是拜伦"所反抗破坏，而迄今犹杀真人而未有止者也。嗟夫，虚伪之毒，有如是哉！"由于拜伦的出身和个人遭遇，他深刻了解英国上层人士的这一贵族遗传病，因而他对于亨利勋爵的写照——"他是个冷淡、善良而正直的人"——就能出之以这些人的假声假气而貌似公允的"文雅"语言，而使他们的真面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是更能传神的也许是拜伦对于勋爵夫人的描绘：

她爱她的夫君，至少自觉如此；
　但那种爱情是她有意的努力，
好象推石上山，凡是感情逆着
　本性而为时，那总是一种苦役。

但夫妇间没有吵嘴或者风波，
　她没有什么可以抱怨或挑剔；
他们的结合使大家无不称颂，
又安恬又高贵——只是有些冰冷。

（第十四章第八十六节）

这里有故意的遮掩，又有带着小刺的点明，一句进，一句出，而最后则用“冰冷”二字推翻了前面的一切赞扬，于是英国贵族夫妇之间没有爱情、互相欺骗的家庭生活便赤裸裸地呈现在当时和今天的读者面前了。

这里我们可以附带讨论一个问题：拜伦在写《唐璜》的时候，是否用笔太轻浮？从《唐璜》第一、二章在一八一九年出版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指责拜伦“不道德”。事实上，真正触怒保守绅士们的是上面所说的对虚伪面具的揭穿以及下面要提到的对当时政治的激烈言论，不过“不道德”是一条最容易揪住的辫子罢了。拜伦确有轻浮之处，有时还渲染过度，例如近于恶作剧地描绘伊斯迈城的几个土耳其老妇人等待俄军来临的异常心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轻浮的笔调留给轻浮的人和事——对于象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那样淫逸的私生活，怎么能要求拜伦不用轻浮的笔调加以讽刺呢？——但是当拜伦写海黛那样的纯真少女的时候，他的笔下又何尝有半点轻浮！

海黛没有忧虑，并不要求盟誓，
　自己也不发誓，因为她没听过
一个钟情的少女会被人欺骗，
　或必须有种种诺言才能结合；

她真纯而无知得像一只小鸟，
　在飞奔自己的伴侣时只有快乐，
从来不曾梦想到中途变心，
所以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忠贞。

（第二章第一九〇节）

在这里，饱经爱情和婚姻的曲折，失望，沮丧和由之引起的社会的嘲笑、攻击的拜伦是有着无限感喟的，但是同时他也写出了他的理想，他的正面人物；而这里的爱情也不再是无聊的调情和叫人厌腻的勾引，而是这样一种境界：

海黛和唐璜没有想到死的事，
　这天地、这大气对他们太适合，
时光也无可挑剔，只嫌它会飞，
　他们看自己呢，更是无可指责；
每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谁看谁
　都是眼里亮晶晶地闪着欢乐：
他们知道，这宝石一般的闪光
无非是他们眼底深情的反映。

（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们有多么清新之感！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译者，使我们通过他的译文也感受到这清新。

三

有意义的情节，深刻而又动人的人物写照，还有欧洲的山

水，欧洲的名城、胜迹、集市、码头和那些地方的芸芸众生，还有那当时当地的气氛——这些构成了《唐璜》的丰富内容，然而这个单子还不完全，因为还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分，那就是：拜伦的谈吐。论篇幅，与故事无关的拜伦的谈吐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就在故事的开展当中，也是自始至终就夹杂着议论。全诗实际上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唐璜，一个是“我”，亦即拜伦。有关唐璜的老传说讲的是遥远以前的事，拜伦把故事拉近到十八世纪之末（伊斯迈之役发生在一七九〇年十一月底），而“我”发议论的时候却是拜伦执笔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样，诗里有两个时间，所叙述的故事由于有了诗人在三十年后所发的议论而增加了回声，多了一层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着这故事线索颇为简单的长诗而不感到文章单薄，或过分冗长，反而觉得处处都值得停留、章章都有回味——一句话，这里有无比丰富的内容。

而且拜伦的谈吐又是何等动人的谈吐！它是一个敏感的青年诗人的秉烛夜谈，又是他的自传片断。它表现了多种心情，有时感叹，有时愤怒，有时回忆（如回忆泅渡赫里斯庞特海峡的壮举①），有时瞻望将来（如预言有一天人会坐飞船登上月球②）；它是闲扯，诗人无所不谈：人物，地方，历史，哲学，科学，经济，掌故，风俗习惯，更不必说诗中情节所注重的爱情，旅行，战争，更不必说与诗人切身相关的文学（所谈到的作家作品上百，有的论点对后人颇有影响，如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论塞万提斯怎样用嘲笑笑倒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从此西班牙

① 第二章第一〇五节。

② 第十章第二节。

不再产生英雄云云，便影响了后来罗斯金等人对《堂吉诃德》一书的非议)，而谈论得最多最经常的则是政治。

从一七九〇到一八二〇年，即上述两个时间之间的那三十年，正是欧洲以及英国政治上极为动荡的时期。法国大革命一爆发，全欧洲鼎沸了，接着是拿破仑纵横欧陆，英国统治阶级纠集了欧洲最反动的势力，好容易把他打败了，然而国内人民的不满与抗议越来越激烈，于是用血腥镇压来对付，继一八一五年幸胜拿破仑的滑铁卢之役之后出现了一八一九年在曼彻斯特用骑兵冲击群众集会，造成死伤六百人的"庇铁卢"大惨案。

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诗人怎能无动于衷？怎能袖手旁观？拜伦这时已经移居意大利，然而就在一八二二年十月他动笔写《唐璜》第十一章的时候，虽然已经事隔三年，他还是写进了这一暴行，记下了这笔血债：

> 我看过骑马的奴才践踏人民，
> 　好似踢过了一片无言的平沙；
>
> (第十一章第八十五节)

他也早已立下了誓言：

> 我要和一切与思想作战的人
> 　作战，至少在文字上，(如果可能，
> 也在行动上。)而在思想的敌人中，
> 　暴君和献媚的奴才一直是最凶。
> 我不知道谁会胜利，但即使我
> 　有先见之明，也不会使我这种

公然的、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憎恨，

对各国的任何暴政稍减一分。

（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在“文字上作战”的证据比比皆是。就在《唐璜》之中，他讥刺英王乔治三世、四世，特别是后者流连声色犬马之好，把自己喂成一个大胖子，“体重二百多磅”①，拜伦讥讽地说万一将来东方人把他的尸体掘了出来，会“奇怪这样庞大的野兽是怎么吃饭的”②。他的眼光向来不限于英国，这里他也把他最强烈的憎恨指向欧洲的暴君，特别是那由俄、普、奥三国君主为了扑灭欧洲的民主和解放运动而组成的“神圣同盟”，他把它称为“曾用‘神圣’一词来侮辱世界的最邪恶的同盟”（第六至八章序）。

至于献媚的奴才，他着重打击的是三类：大臣如卡色瑞，武将如惠灵吞，文人如骚塞等“湖畔诗人”。对于卡色瑞这个“心智上的太监”（献辞第十一节），这个早年屠杀爱尔兰人民后来又在欧洲大陆上竭力推行镇压民主政策的“用心最残暴、智力最低劣的大臣”（第六至八章序），拜伦是只要有机会就猛刺一下，连这个奴才在天人交怒、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自杀之后也不饶他。骚塞之类的变节文人则拜伦直呼其名曰：叛徒！（献辞第一节）华兹华斯则着重揭发其被收买前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③ 对于这类人物，拜伦是毫不容情的。

但是更令英国统治阶级为之愕然的，还得数拜伦对于惠

① 第八章第一二六节。

② 第九章第三十九节。

③ 第三章第九十三节等处。

灵吞的挞伐。由于这位将军侥幸打败了拿破仑，英国和全欧洲的保守、反动势力一齐向他歌功颂德，把他当作最大偶像来崇拜。滑铁卢的炮声刚停，华兹华斯等人就纷纷向他献诗祝贺①。然而拜伦却在«唐璜»里替他描了这样一幅画像：

你"杰出的刽子手呵，"——但别吃惊，
　这是莎翁的话，用得恰如其分，
战争本来就是砍头和割气管，
　除非它的事业有正义来批准。
假如你确曾演过仁德的角色，
　世人而非世人的主子将会评定；
我倒很想知道谁能从滑铁卢
得到好处，除了你和你的恩主？

我不会恭维，你已饱尝了阿谀，
　据说你很爱听，——这倒并不稀奇。
一个毕生从事开炮和冲锋的人，
　也许终于对轰隆之声有些厌腻；
既然你爱甜言蜜语多于讽刺，
　人们也就奉上一些颠倒的赞誉：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
"欧洲的解放者"呀，——使她更不自由。

（第九章第四、五两节）

① 华兹华斯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名«滑铁卢之役有感»，发表在1816年的«斗士»杂志上。另一著名诗人司各特也在1815年发表了«滑铁卢战场»一诗，献给惠灵吞之妻。

这一问一答的最后两行是如何一针见血！而争取自由——个人的和民族的自由——正是贯穿《唐璜》全诗的主要精神。

同时，拜伦还有慧眼看出有另一股势力，其强大超过任何国王、谋臣、武士，在操纵着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

是谁掌握世界的枢纽？谁左右
　议会，不管它倾向自由或保皇？
是谁把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
　逼得作乱？使旧欧洲的杂志报章
一致怪叫起来？是谁使新旧世界
　或喜或悲的？谁使政客打着油腔？
是拿破仑的英灵吗？不，这该问
犹太人罗斯察尔德，基督徒巴林！

（第十二章第五节）

金融资本家在控制着欧洲！而且，他们的手伸向地球的边缘，他们的经营、他们的剥削已经带有世界规模了。请看：

大洋的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
　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
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他的葡萄园像朝霞一般红艳；
他的谷子车把道路压得呻吟；
　他的地窖可以作国王的宫殿；
但他呢，对感官之欲一概鄙弃，
只克勤克俭——作理智的上帝。

（第十二章第九节）

只消再加上当时正在英国以及欧洲各地出现的曾为另一个诗人布莱克称为“魔鬼的工厂”的近代工业，加上拜伦本人曾在十年前在上议院里发言辩护的砸机器的愤怒群众，这里就是一幅完整的欧洲实况图了。

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欧洲社会，人民就容忍它永远存在下去吗？拜伦的回答是：

> 我仿佛听见鸟的歌说，待不很久
> 人民就会强大；连羸弱的老马
> 假如被鞍具压得它痛入骨肉，
> 也不会再往前拉的；而贱民们
> 终于会厌倦去学约伯的耐心。
>
> （第八章第五十节）

他接着说：人民将拿起石子向这邪恶的巨人身上扔去，一开头似乎只表现了从绝望中迸发出来的勇气，但是只要战斗下去，那么始而弱小，继而相持，最后必然扑杀巨毋霸，一如《旧约》里英雄大卫之所为。因此拜伦的结论是：

> 唯有革命
> 才能把地狱的污垢从大地除净。
>
> （第八章第五十一节）

但是他这个贵族了解人民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了解“革命”这一口号的全部含义吗？当时以及后来，不是都有诗人作家，一时也倾心于“革命”，而等革命真正露出它是暴烈的行动的时候，就骇死了甚至叛变了的吗？拜伦可不是骚塞、华兹华斯

之流，他站在起来行动的革命人民一边，甚至欢呼这样的巴黎街景：

> 法国人还没有学会使用灯光；
> 等他们学会了，却又不捻灯芯，
> 而是把恶徒吊上柱子来照明。
>
> 沿大街吊起一列高贵的绅士，
> 当然能给人类以光明和教化，
> 正如把地主的庄宅烧把野火
>
> （第十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这里的"把恶徒吊上柱子"并非诗人的文学比喻，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斗争年月里的严峻现实。那时，巴黎人民还唱着一首战歌，其最后的迭句就是：

> 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 贵族吊在路灯上，
> 我们要把贵族都上吊！

这样的欧洲现实几曾出现在当时别的诗人笔下？

何况不止笔下！在拜伦写这些诗行的时候，他已经参加了意大利拉瓦那城的烧炭党的革命活动①。更远一点，从一八一三年起，他就已经认为不能再指望通过议会来实行英国的内政改革。那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我已拒绝把负债人请愿书向议会提出，因为我厌弃了议会游戏。"（一八一三年十一月

① 见拜伦1821年1月13日日记。

十四日）他又写信告诉朋友：“我得到去议会投票的通知，但我将拒不出席。高谈阔论，又有什么用处，既然‘某些争端应由武力来仲裁’”（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致墨莱函）。至于后来，他更是放弃了《唐璜》的写作而参加了希腊志士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并且死在军中，这就已是历史，无须我们多说了。

四

出现在《唐璜》里的就是这样的闲谈。闲谈不仅是《唐璜》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有了它，作品对现实的挖掘也大为深入了。

然而以闲谈入诗并不容易。拜伦的另一胜利，在于他为他那夹叙夹议的风格，找到了合适的诗体，即意大利八行体（ottava rima）。

这八行体，经过意大利诗人普尔其、勃尼等人的运用，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即能够适应口语风格，在高明的诗人笔下更能做到庄谐并陈，伸缩自如，而同时它又有格律，有脚韵，保持了诗的形式和特色。

拜伦曾用这八行体翻译了普尔其的《巨人摩甘特》第一章，而且用它写了一首嘲弄威尼斯婚姻和爱情风尚的叙事诗《别波》，写得五彩缤纷，妙趣横生，一如诗中作为背景的当地狂欢节——然而在诗人，这不过是牛刀小试，为以后的杰作预作准备罢了。

等到他来写《唐璜》，他已经能够充分驾驭这个八行体，做到运用自如了。他用它来写人，写景，写异域风光：

公鸡已经啼唤；
亚细亚的山峰正笼罩着晨晖，
长长的骆驼商队已依稀望见
寺院顶上的新月，而且脚踏朝露
缓缓地在每一座高山脚下蜿蜒；
（第六章第八十六节）

写外国建筑：

那的确是很宏伟的一座建筑，
前景正对着他们，大厦的正面
按照土耳其的习俗，尽量涂着
金漆和五颜六色，看来很俗艳；
因为人们不懂本地原有的艺术，
所以，沿着波斯波拉斯的两岸，
每座别墅看来都像新漆的画屏，
不然就像歌剧场上华丽的布景。
（第五章第四十六节）

他也用它来写动作，写戏剧性的场面：

听到惊叫声，唐璜立刻跳起来，
一把托住海黛使她不致栽倒；
接着从墙上摘下剑，怒冲冲地
就要惩罚这不速之客的侵扰；
兰勃洛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口，

只冷冷一笑说："只要我一声叫，
立刻就有千把刀子亮在这里，
小伙子，不如把你那玩艺收起。"

（第四章第三十七节）

这短短八行诗的描写胜过了多少时行的英美惊险、侦探小说里冗长的蹩脚的叙述！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看唐璜后来受伤，以及他早先海上遇险，后来刚到英国又遭到路劫，以及整个七、八两章所写的伊斯迈战役等部分，他会发现在一个高明的诗人手里，诗不但能够同散文一样地描写迅捷的动作和戏剧性的场面，而且能够写得更精采，更有回味。

当然，作为年轻的浪漫诗人，拜伦还用这八行体来抒情，来烘托气氛。我们听他回忆儿时的故乡：

"旧日好时光"给我心中带来了
苏格兰的一切：那蓝色的山峰，
谷中清澈的流水，底河和顿河，
格子呢，结发带，我幼年的感情，
巴尔戈尼桥下的黑流，和我那
最初温柔的梦，像班柯的幽灵
都掠过我眼前：呵，这回忆确是
"好时光"的一瞥，别管多么幼稚。

（第十章第十八节）

听他倾吐离乡的哀思：

动心的一刻呵！那海行的游子

第一天离开岸上亲爱的友朋，
这时会心绪万端，深深地祝愿；
行路的旅人听到远处的晚钟
悠悠地，似乎在哭泣日之将尽，
也会充满乡思急急趱赶归程；
难道这种忧郁是我凭空捏造？
唉，其实凡有死亡就必有哀悼。

（第三章第一〇八节）

而更富于浪漫情调的则是：

黄昏的美妙时光呵！在拉瓦那
那为松林荫蔽的寂静的岸沿，
参天的古木常青，它扎根之处
曾被亚得里亚海的波涛漫淹，
直抵凯撒的古堡；苍翠的森林！
屈莱顿的歌和薄伽丘的«十日谈»
把你变为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那里的黄昏多叫我依恋难忘！

在夏季，那松林的居士，清脆的蝉，
把整个的生命化为无尽的歌唱；
除了它，除了我和我的马蹄声，
就只有暮钟声在林中悠悠迴响；
那时奥内斯提家的猎人之灵
带着阴间的犬，在暮色里游荡，

还有一群少女有鉴于此而心软，
不再逃避情人了，——都恍惚浮现。
(第三章第一〇五、一〇六节)

在这里，风景，人物，历史，文学名著里的意境，神话，传说，诗人自己在拉瓦那的生活——这些都溶合在黄昏的松林里，通过这八行体，把我们带进了弥漫着浪漫诗情的世界。

八行体的主要长处仍然是它充分地表达了拜伦谈笑风生的口气，神情：

"哪儿是世界?"杨格活到八十岁
　慨叹说："哪儿是那诞生我的世界?"
唉，哪儿是八年前的世界? 一转瞬
　就不见了，像玻璃球似地碎裂!
闪一闪就消失，没等你多看一眼，
　那绚烂的大世界便悄悄地溶解：
国王、王后、要人、演说家、爱国志士
和花花公子，都一起随风而飘逝。

哪儿是伟大的拿破仑? 天知道!
　哪儿是渺小的卡色瑞? 鬼能说!
呵，哪儿是格拉坦、古兰、谢立丹，
　那名震法庭或议院的一群论客?
哪儿是岛国人人爱戴的公主?
　哪儿是多难的王后和她的灾祸?
哪儿是殉身的圣徒：五分利公债?

那些地租呢？怎么一点收不进来！

哪儿是布拉梅？垮台了！韦斯雷呢？
　破产了。哪儿是惠伯瑞？罗米力？
哪儿是乔治三世和他的遗嘱？
　（这倒是一时不易弄清楚的谜。）
哪儿是"凤凰"四世，我们的"皇鸟"？
　据说是到了苏格兰去听骚尼
拉提琴去了，——请听那"搔我，搔你，"
好一出皇上痒、忠臣搔的把戏。

（第十一章第七十六——七十八节）

这一连串的十六个问题，这些又说事实又加评论的回答，这问答的紧接，这平行结构中的多样变化，这些人名所代表的各种事件和各种背景，以及下面未引的两节里的更多的问答，更多的变化——都合起来表达一个主题：时间在流逝，世界在变化，然而又不要空洞地谈什么人世沧桑之感，而永远要揭穿虚伪，反对暴政。最后我们又回到他的中心思想：

我宁可孤立，也不愿
把我的自由思想和王座交换。

（第十一章第九十节）

八行体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即前六行隔行押韵①，等

① 译者在译文里的处理办法则是按照中国诗的习惯变成二、四、六行押韵。

到最后一变，来了互相押韵的两行，成为一结。拜伦利用了这个结构特点，一般以前六行作叙述或引论，而大力经营这最后两行，例如利用这关键的位置来突出一个警句：

他是无畏的，——一块冰怎能有感情？
他的勇气也不过是内心的僵硬。

（献辞第十五节）

声名本无异于喧腾，
除非那合奏是发自人的心声。

（第九章第三十四节）

帝王支配万物，但不能变其性，
而皱纹，该死的民主党，绝不奉承。

（第十章第二十四节）

也有这样富于感染力的结语：

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久地
对夜风叹息，而我的歌早已沉寂。

（第四章第九十九节）

我们象是听到了诗人自己的长叹息。真是浪漫诗人的浪漫意境，在这两行里拜伦吐露了多少英年夭折的诗人的感喟！

以上是一类用法。另一类就是所谓“倒顶点”（anti-climax），亦即在这最后两行里忽然来一倒笔：

谁料时间竟把那仙品的醇美

一变而为极家常的淡然无味！

（第三章第五节）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
“欧洲的解放者”呀，——使她更不自由。

（第九章第五节）

至于我，我认为一个专制的国君
说不上野蛮，却远劣于野蛮人。

（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他也利用这两行来说俏皮话：

骑马，击剑，射击，他已样样熟练，
还会爬墙翻越碉堡——或者尼庵。

（第一章第三十八节）

或者在这里引用前辈的机智：

他们说，他们原有“善良的意图”，
只可惜它“却为地狱铺了道路”。

（第八章第二十五节）

这里拜伦引的是他所折服的英国十八世纪诗人蒲伯的名言①。他也引法国哲学家蒙田的话来加以发挥，最后仍是来一倒笔：

---

① 拜伦的自注却说这是葡萄牙谚语。可能蒲伯本此。

“余何所知哉？”这蒙田的座右铭
　也成了最早的学院派的警语；
人所获知的一切都值得疑问，
　这是他们最珍视的一个命题；
自然，哪儿有确定不移的事物
　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
我们此生怎么办？这真是个谜，
连怀疑我恐怕都可加以怀疑。

（第九章第十七节）

总之，无论写人，写事，写景，写气氛，无论讲大道理或私房话，谈人生或书本，模仿别人口吻或用独特的拜伦声音说话，正面阐扬或用倒笔一笔勾消，拜伦都做得异常出色。他把这适应口语风格的八行体运用到了空前纯熟、灵活、又空前锐利的程度。

英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见过另一个诗人运用口语体到达如此淋漓尽致的地步的。拜伦所心折的蒲伯也擅长口语体，但是他虽在功力与细致上超过拜伦，却做不到这样的奔放，这样的凌厉无前。至于当时的浪漫诗人，虽然各有所长——雪莱的天马行空，济慈的真挚俊逸，以及老一代华兹华斯在其初期作品中的朴素清新和柯勒律治的瑰奇和音乐美，都有拜伦不及的地方——但是在充分发掘英国诗歌的口语体潜力上，在把闲谈、故事、浪漫气氛结合得如此自然如此动人上，在表达当时欧洲而不仅仅是英国的现实的广度上，拜伦是独一无二的。

五

《唐璜》里面还有许多其它东西。曾在我们中国读者之间传诵一时的《哀希腊》就是这首长诗的组成部分。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首诗中之诗有三个汉语译本（译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接连问世，曾经使多少处在满清皇帝专制下的中国有志于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流着眼泪读它，在那长夜未明的年月里震撼了又鼓舞了他们。

而在欧洲，《唐璜》更是从第一、二章在一八一九年出版之日起，在整个大陆造成了风暴一般的影响。只是在英国本国，当拜伦之世，对这首诗毁之者众，誉之者少。浪漫诗人中，华兹华斯称之为“那本无耻的书。……它对英国人品格造成的危害，比我们时代的任何别的东西都要厉害”，并责怪《季刊》为什么不登文挞伐它①；连年青的济慈也不喜欢它，称之为“拜伦勳爵的最后的浮华诗篇”②，特别是拜伦用那亦庄亦谐的笔调描写海行遇险那一节引起他的反感；只有雪莱是例外。他热情地毫无保留地称赞它，看出了它所表现的“力量，美和机智”，特别欣赏拜伦“用人类感觉的永恒色采浓抹出来的”人性图，并指出这是只有拜伦才能写得出来的伟大诗篇③。

与英国情况相对照，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大陆欧洲，

---

① 转引自《唐璜》集注版(1957)，第四卷第300页。

② 济慈1819年9月17日致其弟乔治书。

③ 这些评语，见N.I.怀特所著《雪莱传》(1947)，第二卷第186页。

«唐璜»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极高评价。在德国，歌德把«唐璜» 第一章的头上五节译成德语，在一八二一年发表，并加按语说："«唐璜» 是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①。在另一场合，歌德又说拜伦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②。在俄国，普希金把拜伦作为自己模仿的最大对象，有意要把 «叶夫根尼·奥涅金»写成俄文版的«唐璜»。在意大利，开国"三雄"之一的政治家马志尼也说拜伦"使英国诗起了一种欧洲作用，是他引导英国的天才作了一次欧洲的巡礼。"③

我们中国的鲁迅在他著名的论文«摩罗诗力说»里，对于拜伦在十九世纪的影响作了很好的总结。他写道：

> 而裴伦修黎(按：即拜伦和雪莱)继起，转战反抗，具如前陈。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④

又说：

> 若问其力奈何？则意大利希腊二国，已如上述，可毋赘言。此他西班牙、德意志诸邦，亦悉蒙其影响。次复入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泽之长，莫可阐述。⑤

鲁迅着重指出的，是拜伦的自由思想对于被压迫被奴役民族

---

① 前引集注版，第四卷第329页。
②③ 转引自C.M.鲍拉：«浪漫的想象»(1949)，第149页。
④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一卷第100页。
⑤ 同上书，第一卷第79页。

的重大的鼓舞作用。事实上，拜伦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俄国有革命者带着拜伦的诗集上断头台；而在一八四八年遍及欧洲的大动荡中，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城市起义者的街垒后面，多的也是崇拜拜伦的年轻人。

到了二十世纪，拜伦在欧陆的盛名不衰，但在英国仍然有人贬低他，例如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兼批评家 T. S. 艾略特曾说拜伦对英语只有“中学生式的掌握”①。然而在美国，则从欧文、霍桑、爱伦·坡等人开始，一直有许多人赞赏拜伦，特别是他的«唐璜»②。四十年代以来，颇有几部研究«唐璜»的专著出版③。一九五七年，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出版印行了«唐璜»集注本四卷④，编者斯蒂凡与普雷特两人通过大量的拜伦手稿和他亲笔在抄稿、校样上的修改，不但确立了一个好的版本，而且让人们看到了诗人在用词改词后面的真正用意，同时还告诉人们：与一般以为拜伦写诗不费力、不认真的印象相反，他是苦心修改、刻意求工的。

这些研究上的新成果促使人们重新阅读和估价«唐璜»。

---

① 见其为 B. 道勃雷所编«从安到维多利亚»（1937）一书内«拜伦»一文。但是这一点已为 R. 博特尔在«标准»杂志 1939 年 1 月号上写的«拜伦与英国诗中的口语传统»一文所驳倒。

② 前引集注版第四卷有专节叙述这方面的情况。

③ 比较重要的有：E.博特：«拜伦的〈唐璜〉»（1945）；P G. 特鲁勃卢特：«拜伦天才的成熟——〈唐璜〉研究»（1945）；G.赖特诺：«〈唐璜〉的风格»（1960）；M. K. 约瑟夫：«诗人拜伦»（1964）；J. J. 麦克冈：«火尘»（1969）；此外诗人 W. H. 奥登也在散文集«染匠的手及其他»（1963）内对«唐璜»有所论述。

④ “Don Juan. A Variorum Edition”, edited by Truman Guy Steffan and Willis W. Pratt, 4 vol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7.

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总是会有新理解和新评价不断出现的，但是就《唐璜》而论，有些看法似乎已是多数研究者和读者能够共同接受的了：

1．《唐璜》的内容异常丰富，它对当时欧洲现实作了广阔的写照和评论，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史诗。

2．《唐璜》是一部有充分英国特色的作品，它在口语体的运用上达到了英国诗史上的最高成就。

3．《唐璜》又是世界文学上的巨著，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起来说，拜伦最好的作品是《唐璜》，而《唐璜》是一部真正的杰作。

《唐璜》并未最后完成，拜伦只写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便放下笔去参加希腊独立斗争了，而且从此没有回来。如果他活着，他会怎样继续写下去？这里有若干值得探索的问题，然而却无碍大局。这是因为拜伦已经把他想做的主要事情都出色地完成了，所缺的只是故事的结局——而故事，象我们在此文开始处所说的，并不是一部作品里最重要的东西。

正因为这讽刺史诗是一个真正坚实的成就，它也就能在它出版以来的一百五十年中经受住各种攻击和揶揄，成为至今还拥有全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一部独特的长诗——试问在用英文写的浪漫主义作品里，篇幅相当而现在还对普通读者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不只是引起若干学者的研究兴趣的，除了《唐璜》还有什么？它饱经风霜而依然新鲜，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惊叹它的丰富，力量，和美丽；它比任何其它浪漫主义

作品更贴近大地，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欣赏。《唐璜》在放着更大的光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出版了一个用有格律的诗体翻译的新译本，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王佐良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　次

献　　辞

一

鲍伯·骚塞[①]呵，你总算是桂冠诗人，
　在诗人之列中足可称为表率；
虽说你摇身一变，当上托利党[②]员，
　您这种情形近来倒不算例外。
头号的叛徒呵！你在做何消遣？
　可是和"湖畔居士"[③]们在朝野徘徊？
依我看，都是一窠里卖唱的先生，
倒像"两打画眉挤进一块馅饼；"

二

"馅饼一切开，他们就乖乖地唱，"

① 鲍伯·骚塞（1774—1843）——诗人，曾一度激进，后反对法国革命，于1813年被国王封为桂冠诗人。

② 托利党——当时的执政党，后来的保守党的前身。代表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反对法国革命，也反对国内的民主运动。

③ 湖畔居士——指骚塞，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三人，他们都住在英格兰湖区一带，世称"湖畔诗派"。三人在政治上都是先激进后反动。

（这支古谣作为新喻确很适宜，）
“正是一道可口的菜，献给皇上，”
　或给馋这道菜的摄政王也可以。
最近，请看柯勒律治也展翅而飞，
　可惜像朦眼的鹰，为头巾所蔽，
他尽拿一套玄学来向国人解释——
我希望他把“解释”再加以解释。

三

鲍伯呵！你可知道你有些狂妄，
　只因为不够称心便蛮干到底；
你原想在那道菜里唯我独尊，
　把其他啾啼的众生一一排挤；
岂不知你用力过猛，鸿图未展，
　倒使自己跌一交，像一条飞鱼
落在甲板上喘气。因你飞得太高，
又缺水分，鲍伯呀，你可就死于干燥！

四

华兹华斯写了篇冗长的《漫游》，
　（印在四开本上，大约不下五百页，）
为他新创的体系的博大精深
　提供了范例，教圣人也难以理解；

这是诗呀——至少他自己这么说；

　对，等有一天天狼星祸害到世界，

也许是的。谁若是理解它，就准能

给巴别的通天塔[1]又加高一层。

五

诸位君子呵，由于你们长期以来

　不曾见过世面，一意固步自封，

你们死守在凯泽克[2]那一隅落，

　仍旧继续在彼此间心灵交融，

于是有了自认为最合理的结论，

　即诗的花冠只该落在你们手中；

唉，这种见识未免是所见太窄，

我倒希望你们从湖边迁往大海。

六

我不想仿效你们的个人打算，

　把自爱也铸成如此卑鄙的行为，

不管变节给了你们多少荣华，

① 巴别的通天塔——基督教《圣经》典故，见《创世记》第十一章第三节。挪亚的后人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上帝见之大怒，遂使这些人各说一种语言，彼此不能理解，塔也无法建造下去。

② 凯泽克——地名，指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所居地。

它的代价可远超出黄金的范围。
你们领到薪金；以往就为此写作？
华兹华斯谋了一个税局的职位①。
可耻的一群！——但毕竟列居诗人中，
于是堂正地高踞于不朽的顶峰。

七

那桂花可能把你们前额的空虚——
甚或几点美德的羞赧——予以隐蔽，
算了吧，桂枝和果实我毫不羡慕；
至于你们想在世上独揽的声誉，
那可是个竞赛场：凡是能感到
心灵之火的都能占有一席之地：
司各特、罗杰斯、甘培、穆尔、克莱布②，
将把这一争论交与后代去定夺。

---

① 华兹华斯的职位可能在海关——我想若不是在海关，就是在税局——此外还有一个位置是在朗斯德尔勋爵的桌边，在那儿，这个诗坛的江湖骗子和政界的寄生虫敏捷而精练地舐食着面包渣。这个变节的雅各宾派早已变成了一个小丑般的阿谀者，不惜把贵族的最恶劣的偏见加以颂扬。——拜伦原注。（华兹华斯于1813年通过朗斯德尔勋爵的关系，从英国政府取得了维斯摩兰特郡税票发行人的闲差，因此拜伦称之为“政界的寄生虫”。——译者）

② 司各特（1771—1832）、罗杰斯（1763—1855）、甘培（1777—1814）、穆尔（1779—1852）、克莱布（1754—1832）——都是当时诗人，拜伦喜爱他们的作品。

八

至于我，我是和地上的缪斯①同行，
　无法和你们飞翔的神驹相比！
我但愿命运之神能赐给你们
　你们所嫉妒的声名，所缺的技艺。
而且我想：一个诗人尽可给同辈
　以应有的赞扬，这无损于他自己；
同时，目前的怨天尤人却不一定
就是使自己被后代赞扬的途径。

九

那自谓把桂花留予后世欣赏的
　(可惜后世又常常不承接这遗产，)
只能是害了自己，因为这种说辞
　使他总是收获不丰，没什么可传；
虽说过去也有过稀世的天才
　像巨灵般从茫茫的寂没下显现，
但大多数追求花冠的人都被抛到了
天知道什么地方！——人怎么能知道？

---

①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艺术之神。

一〇

确实，弥尔顿[1]生逢乱世，遭人诽谤，

　因此请求复仇者"时间"予以公断，

而"时间"确也对他的遭遇忿忿不平，

　就把"弥尔顿风格"一词演化为"庄严"；

须知他没有违背自己的心作歌，

　也不曾把他的才能变为罪恶渊源。

他并不为了捧后生而咒骂前生，

他以仇恨暴君始，至死也不变更。

一一

请想想，假如那双目失明的老人

　像撒缪尔[2]一样，能从坟墓中起来，

再次宣告他的预言，使帝王颤惊；

　或者又活在人间，两鬓都已斑白，

受着种种苦难：那绝望的眼睛，

　那冷酷的女儿，贫困，苍老，病衰[3]——

他可会对一个苏丹[4]拜倒？他可会

---

① 弥尔顿（1608—1670）——英国大诗人，《失乐园》的作者，积极参加了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撒缪尔——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据说他死后复活，从坟墓里走了出来。

听命于那心智上的太监卡色瑞[⑤]；

一二

那个粉面、冷血、泰然自若的恶棍！
　爱尔兰的血沾满了他光滑的手，
但这只是小试其锋；接着他奉派
　到邻邦去满足他大屠戮的胃口。
这是暴政所需的最卑鄙的工具，
　除了必要的才干外，再多也没有；
刚够使他添一节别人打的镣铐，
或者给端上早经人配成的毒药。

一三

还是一个废话连篇的演说家，
　鄙陋不堪，却邪恶得头头是道，
连最下流的捧场人都无从恭维，
　而敌人(世界万邦)则不屑于一笑；

③ 据说，弥尔顿的两个大女儿劫去了他的书，还在家务管理上骗钱和折磨他，等等。身为父亲和学者，他对这种虐待定会感到特别难受。海莱把他比为李尔王（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译者）。可参看威廉·海莱所著《弥尔顿传》第三部分。——拜伦原注。

④ 苏丹——原指伊斯兰国家君主，此处泛指统治者。

⑤ 卡色瑞（1769—1822）——当时英国托利党政府主要人物，早年镇压爱尔兰人民，1812—22年间任外交大臣；在欧洲大陆竭力推行反动政策，是拜伦和雪莱的主要攻击对象。

他的嘴像地狱的磨盘，但迸不出
　一星活跃的火花，越出轨外照耀；
好一个磨石，转个不停，磨个不停，
使人懂了无尽的折磨，不息的运行。

一四

就论那恶心的行业他也很拙劣：
　总是修补又修补，事情弄到终了，
还是剩些破绽使主子放心不下——
　还有会议得召开，阴谋一再制造，
或思想还得统制，国家还得镇压，
　就这样笨拙地为人类钉着镣铐；
这个奴隶钉制匠啊，专修旧锁链，
他的每笔生意只招得天怒人怨。

一五

我们也可从他的内心推知其人：
　一点人味没有，他只有两个目标：
一是怎样侍主，另一是怎样捆人，
　他相信他戴的锁链别人不可少；
像一个尤丑庇阿斯[1]，他对于什么

[1] 关于阿卡狄阿斯宫廷的太监及大臣尤丑庇阿斯的性格，可参见吉本。——拜伦原注。（吉本著《罗马衰亡史》——译者）

高贵，自由，智慧，讥讽，都一概不晓；
他是无畏的，——一块冰怎能有感情？
他的勇气也不过是内心的僵硬。

一六

我在哪儿才看不到他的桎梏？
因为我绝不要身受它。哦，意大利！
古罗马的英魂才在你身上复苏，
又在这国贼的弥天谎言[①]下萎靡；
你的镣铐的声音在我心里激荡，
爱尔兰的新创也向我高声呼吁。
欧洲依旧有奴隶、国王、军队、同盟——
而骚塞却对它唱着拙劣的颂赝。

一七

桂冠大人呵，我现在就向您献出
这以朴实无华的诗句写成的歌。
如果说，我不善于阿谀的辞令，
那是因为我还保有黄蓝[②]的服色；

---

① 弥天谎言——1814年，英军打下意大利境内原为法军占领的热那亚，原以解放者自居，应允恢复热那亚宪法，但后来变卦，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提出将热那亚并入其宿仇沙丁尼亚的领土。

② 黄蓝——黄蓝两色是辉格党的标志，当时辉格党人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政治主张比较开明。

我的政见当然很有待于教导，

何况变节也很时髦：谁要想持着

一种信念，最近已变得难上加难——

您说对吗，我最会变节的托利党员？

一八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威尼斯。

第一章

一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因此，对这些我就不人云亦云了，
　而想把我们的老友唐璜来传颂——
我们都看过他的戏，他够短寿，
似乎未及天年就被小鬼给带走。

二

上一代有弗农，沃尔夫，豪克，凯培，
　刽子手坎伯兰，格朗贝[①]，等等将军，
不论好坏吧，总算被人谈论一阵，

① 弗农，沃尔夫，豪克，凯培，坎伯兰，格朗贝——十八世纪英国海陆军将领。

像今日的韦斯雷①，招牌上也标过名。
啊，这群声誉的奴仆，那“母猪的崽仔”②，
都曾昂首阔步，像班柯的帝王之影③；
同样，法国有个拿破仑和杜莫埃④，
在«导报»、«醒世报»上都赢得了记载。

三

法国还有康多塞，布里索，米拉伯，
拉法叶特，培松，丹东，马拉，巴那夫⑤，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赫赫有名，
此外，还有尚未被遗忘的，例如：
朱拜，荷什，马尔索，兰恩，德赛，摩罗⑥，
以及许多军界要角，难以尽述；
他们有一时都非常、非常烜赫，
然而，用在我的诗上却不太适合。

---

① 韦斯雷(1769—1852)——即威灵顿公爵，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

② 母猪的崽仔——典出莎士比亚«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第65行。此处意为：诸如此类的英雄人物。

③ 班柯的帝王之影——班柯系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剧中的人物，他被麦克白所杀，但他的子孙取得了王位。

④ 杜莫埃(1739—1822)——法国将领。

⑤ 康多塞，布里索，米拉伯，拉法叶特，培松，丹东，马拉，巴那夫——法国大革命初期有名的政治人物。

⑥ 朱拜，荷什，马尔索，兰恩，德赛，摩罗——法国大革命时法军将领。

四

纳尔逊①一度是大不列颠的战神，
　可惜为时不久，就改换了风尚；
特拉法尔加已不再为人提起，
　它已和我们的英雄一起埋葬；
因为陆军的声望一天天隆盛，
　海军界的人士岂能不受影响，
更何况，我们王子只为陆军撑腰，
把什么郝、邓肯②、纳尔逊早已忘掉。

五

英雄人物何止一个阿加门农③，
　在他前后，也出过不少俊杰之辈，
虽然英勇像他，却又各有千秋；
　然而，只因为不曾在诗篇里留辉，
便被世人遗忘了。——我无意针砭，
　但老实说，当代我实在找不到谁
适用于我的诗(就是这新的诗章)，

---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中大败拿破仑的海军。

② 郝、邓肯——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将领。

③ 阿加门农——古代传说中希腊各邦出征特洛亚时的联军统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人物。

因此，我说过，我就选中了唐璜。

六

史诗作者多从故事中途叙起，
（荷拉斯[1]开辟了这条阳关大道，）
以后，作为倒插笔，再让主人公——
随诗人高兴，在什么关节都好——
回顾他的过去；自然，那是对着
他的情人，而且晚餐已经吃饱；
地方呢，也许是宫室，乐园，花苑，
对于情侣，连山洞也赛似旅馆。

七

史诗的叙述法通常就是这样，
但我却要从头说起，一反惯例；
我的布局规定有严格的章法，
若竟胡乱穿插，岂不坏了规矩？
因此，我将要诌上一段开场白
（好，足足费了我半小时力气！）
谈一谈唐璜的父亲是什么人，

[1] 荷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其诗及诗论对西欧有重大影响。他认为史诗可以从中途叙起。

如果您同意，也谈谈他的母亲。

八

唐璜生在塞维尔，一座可爱的城，
　它以柑橘和美女而名扬海内，
谁要是没见过它，那可真不幸，——
　谚语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很对。
在整个西班牙，也许只有卡提斯
　（这您就会看到）可以和它媲美。
唐璜的父母住在一条河水旁，
瓜达尔奎弗河，也是非同凡响。

九

父亲名约瑟，自然也是尊称唐[1]，
　他是一个纯粹的西班牙贵族，
论家系代代是最正统的哥特[2]，
　从未被摩尔[3]或犹太血统所玷污；
从未见比他更好的骑士骑上马，
　或骑上马又下来的，我敢打赌；
就是这贵人生了我们的唐璜，

① 唐——西班牙对上层人物的尊称，放在名前。
② 哥特——即日尔曼族。
③ 摩尔——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民族，于八世纪时渡海征服西班牙。

唐璜又生了——但这后事且慢讲；

一〇

他的母亲博学多才，远近驰名，
　各科各门的学问无一不精通，
凡基督教的语言都难不倒她，
　而品德之高，只有她的才争胜。
最聪明的人遇见她感到自愧，
　最善良的人也要嫉妒得心痛，
因为他们看到，凡自己之所长
都已被她的作为比得黯淡无光。

一一

她的记忆丰富得像一座矿山，
　把高尔德仑①、罗培②都背得烂熟，
所以，要是有演员忘记了台辞，
　她能够立即充当活的提辞书。
芬纳格③的绝技碰见她才倒霉，
　幸好他已关门大吉，另谋生路，

① 高尔德仑(1600—1681)——西班牙诗人与剧作家。
② 罗培(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与诗人。
③ 芬纳格（1765?—1819)——德国教授，在1811年到英国讲演如何提高人的记忆力。

因为，他怎能教人一种记忆力
敢和唐娜·伊内兹的脑筋相比？

一二

她最心爱的科学是推算之术，
　她最卓绝的美德是宽宏大度，
她的俏皮话(偶尔一试)都极典雅，
　而正经话就更来得神圣而严肃。
总之，在一切方面，她都称得起
　出类拔萃：便装她使用斜纹布，
礼服用绸子，夏天呢，则用细纱做，
如此种种；恕我不在此多琢磨。

一三

她会读拉丁——就是那篇«主祷文»，
　也懂得希腊文——大概几个字母；
法文小说也随处翻看一点点，
　虽然讲起法文来却不免谬误；
对于本国的语文她不大留意，
　至少是，西班牙话讲得不清楚。
她的思想是定律，字字都是难题，
也许她认为，越难懂就越有深意。

一四

英文和希伯来文独蒙她垂青，
　据说，她认为这两者有些相同，
而且似乎用圣诗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只好请看过的人去作证。
不过，有句话是我亲耳听她说的，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赞成不赞成；
她说："真奇怪！英文总是用'诅咒'
放在希伯来的名词'我是'之后！"

一五

有的女人爱嚼舌，但她的仪容
　就是讲演——连一眉一目都在训诫；
她的一切的一切都已持之有方，
　有如那令人悼念的罗米力勋爵①
毕生都是阐明法理，纠正国风，
　他的自杀真是奇怪得难以理解；
唉，这又似乎证明了："一切皆虚空"，
(但法庭的验证说是："他发了疯"。)

---

① 罗米力勋爵(1757—1818)——英国律师，在拜伦夫妇因分居而涉讼时原允为拜伦辩护，后忽变卦而任拜伦夫人的律师。1818年因其妻死而自杀。

一六

总之，她是个血肉之躯的“审慎”，
　是从艾吉渥斯①小说跳出的人物，
若非崔莫太太②教育人的杰作，
　也是千里寻夫的“西立勃之妇”③；
她成了妇德的最端正的化身，
　连“嫉妬”也挑不出有任何玷污。
哈，尽管别的女人罪过上千条，
她可一条也没有，——这才最糟糕。

一七

她真称得十全十美，无与伦比！
　当代女界的圣徒都望尘莫及。
狡狯的魔鬼对她已无计可施，
　她的守护神也随着闭目安息。
她的一举一动，无论什么小节，
　都像哈里孙④的钟表正确无疑。

---

① 艾吉渥斯（1767—1849）——英国女小说家，有作品名《道德的故事》。

② 崔莫太太（1741—1810）——英国女教育家。

③ 西立勃之妇——英国女作家哈南·莫亚（1745—1833）曾写《西立勃寻妻记》一书，在1809年出版，以道学气著称。

④ 哈里孙（1693—1776）——善制钟表，于1763年因制成一具天文钟而受议会奖赏。

在德性上，世间有什么比得上她？
当然除了你“无敌牌”的油，马卡沙[①]！

一八

是的，她确实贤德，但贤德本身
　在这古怪的世界却乏味而枯索，
试想从前，我们一对原始的祖宗
　在逐出乐园前，连接吻都不懂得，
那里只有福泽、安详、天真无邪，
　（不知每天十二小时都如何挨过？）
而唐·约瑟，不愧为夏娃[②]的后裔，
就去采野果了，不管她是否同意。

一九

他这人做事轻率，从不问后果，
　不关心学术，对学者也不够敬爱，
他想到哪就做到哪，绝不考虑
　是不是对他夫人有什么妨害；
而社交界照例是：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就津津有味地窃窃议论开，

① 关于马卡沙牌发油的无敌的优点，见广告。——拜伦原注。
② 夏娃——基督教《圣经》中人类始祖之一，亚当之妻。她受了撒但（魔鬼）的诱惑，摘了伊甸园的禁果，因而与亚当同被逐出天堂。

说他有一个情妇，又一说有两个，
但只要一个，已足以使夫妇不合。

二〇

至于唐娜·伊内兹，虽说德性好，
　却又因此而免不了自视颇高，
真的，只有圣贤才受得了冷漠，
　而她，当然，行的也是圣贤之道；
不过，可是……她有一些火气旺盛，
　又常常把幻想和现实互相混淆，
因此，不管怎样，只要一有机会，
她就逼得她的夫君和她吵嘴。

二一

一个平素理亏的人，而又绝无
　防人之心，要找他的碴当然不难；
连最机灵的家伙，随他挖空心思，
　也难免有那么一时、一刻、一天，
会意外地遭到“夫人扇子的一击”①，
　而女人有时可非常不讲情面；

① 夫人扇子的一击——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三场：“霍茨波：……他妈的！要是现在我就在这混蛋的身边，我只要拿起他太太的扇子来，就可以敲破他的脑袋。”

扇子在她的玉手里会变为钢刀，
至于为何盛怒，那却没有人知道。

二二

可叹有些位博学多才的贞女
　竟然委身于不学无术的丈夫；
或者，即使夫君是世代书香子弟，
　却又听厌了她那科学的谈吐；
唉，关于这，我就不愿多插嘴了。
　我本是个爽快人，而且是鳏夫，——
不过，请凡是娶了才女的告诉我：
说真的，你们是否都很怕老婆？

二三

唐·约瑟和夫人吵架了，为什么？
　虽然有上千人想知道个中原因，
但他们猜来猜去，还是个闷葫芦，
　这本来事不关己，又何必操心；
包打听无聊之至，最使我厌恶，
　可是，要说我有什么值得夸矜，
那就是：朋友的家务我一概插手，
因为我自己从没有妻室之忧。

二四

因此，我就插手去管他们的事，
　但这片好心却碰了一鼻子灰，
这两个痴人我谁也没有见到，
　我想，他们多半受了鬼使神推……
因为他们的门房后来告诉我——
　但这随它去吧；有一回更倒霉：
当我站在楼下的时候，小唐璜
把一桶婢女的脏水泼到我脸上。

二五

这是一个头发卷曲的活猴子，
　又无赖、又惹事闯祸的小顽童，
他的父母没有一件事彼此同意，
　只是对这淘气鬼却一致放纵；
要是他们不吵架，神志也正常，
　他们早应该把他们的小相公
送去上学，或好好打一顿屁股，
也好教他成人时懂一些礼数。

二六

唐·约瑟和他妻子唐娜·伊内兹
　不算快乐地度过了一个时期，
都不想离婚，只希望对方死掉；
　人家看他们是可敬的贤伉俪，
他们只是关起门来才闹得凶，
　而在人面前却非常彬彬有礼。
但终于，冒烟的火爆发出来，
他们这出戏从此搬上了台。

二七

伊内兹找来一些医生，想证明
　她的亲爱的夫君得了神经病，
可是，他并不缺乏清醒的时刻，
　她就又断言他只是败坏德行；
然而等法院要她提出证据时，
　却从她口中得不到一句说明；
她只说，是对上帝和人的职责
使她来控告的，——这可有点奇特。

二八

她有一本日记，记着他的罪咎，
　还打开过他几箱的书和信札，
这一切，如果需要，都可以搬用，
　何况塞维尔全城都在教唆她；
她的老祖母爱絮叨，自不必说，
　凡耳闻这案情的也成了话匣，
并且又自任律师，检察官，法官，
有的以此消遣，有的由于宿嫌。

二九

于是这位淑静无比的贤内助
　便看着夫君受罪，她那种安详
真比得过古代斯巴达的妇女，
　在丈夫被杀后，显得如此高尚，
从此没有一句话再把他提起。
　她泰然听着流言蜚语的传扬，
她是如此庄严地看着他痛苦，
全世界都赞叹："多么宽洪大度！"

三〇

看着世人咒骂我们而泰然处之，
　我们昔日的朋友当然作得高超，
他们不仅享受“宽洪大度”的赞辞，
　而且，更妙的是，还可以藉此达到
自己的目的：呵，像这样的举止
　被律师控为“恶图”者怎解得其妙；
亲自动手报复，那绝不是美德，
但若别人害你，这可怪不了我！

三一

设若由于翻脸而把过去的隐私
　都抖出来，加油加盐地公之于世；
那可怪不了我，谁也怪罪不得，
　大家知道，这种事本来一向如此；
何况旧事重提会使人光彩倍增，
　谁不愿炫耀一下昔日的韵事？
丑史的发掘也很有益于科学——
死去的笑柄又可以供人剖解。

三二

他们的朋友想使他们言归于好，
　再加亲戚的劝解，反把事情弄糟，
（在这类纠纷上最好求助于谁，
　真是很难说！我对故旧和知交
不敢赞一辞，亲戚更不用提了；）
　而律师则为离婚查遍了律条；
但是，还没等他们拿一笔讼金，
真可惜，唐·约瑟便已一命归阴。

三三

唉，他死了，可死得太不巧！因为
　据精通这一类讼事的律师说：
（这是我尽力探来的一点口风，
　他们讲话既慎重又模棱两可，）
他的死勾消了一桩绝妙官司，
　而更可惜的是：这意外的结果
未免把公众的情绪泼个冰冷，
请想社会正为此而大大轰动！

三四

唉唉，他死了；和他一起埋葬的
　有公众的情绪和律师的佣金。
他的宅子卖掉了，仆从也都遣散；
　他的两个情妇，一个跟了犹太人，
一个归了牧师——至少这样传说。
　我问及医生关于他致死的原因，
据说他是患了慢性的隔日热，
于是抛下妻子独守着她的厌恶。

三五

然而唐·约瑟是个可尊敬的人，
　我是他的知交，应该在此点破；
所以，他的毛病无庸我赘言了，
　其实，就再挑剔也挑不出许多。
确实，他的热情有时越出规范，
　有时不像努马①为人那样平和，
(不要忘了努马也称"傲慢大帝"，)
那是由于他教养差，生来有脾气。

① 努马——罗马帝国第二个皇帝，又名Pompilius，即译文中所称的"傲慢大帝"。

三六

但不管他好坏吧，可怜的家伙！
　有许多事情真是叫他受不了。
我们得承认——因为这确实有害——
　唐·约瑟有些时刻叫他够难熬；
炉火烧剩了灰烬，他还独自站着，
　只有瑟缩的家神在把他围绕；
情感和自尊心逼得他无可奈何，
不是离婚就是死——他选了后者。

三七

他没有遗嘱，唯有唐璜是后继，
　继承了一桩官司，庄宅和田产，
这些产业在唐璜未成年之期，
　只要妥善管理，收入会很可观；
伊内兹成了监护人，这也合理，
　唯有天性的要求作她的指南；
独母教养着独子，这种教育
当然使唐璜比别人更有出息。

三八

这首屈一指的贤母(甚至贤寡妇)

　决心教他品学兼优，德才出众，

以不负他高贵的门第，(请想吧：

　父系是卡斯底，母系是阿拉贡①！)

而且，万一国王陛下御驾远征，

　他也得学好骑士的各种武工：

骑马，击剑，射击，他已样样熟练，

还会爬墙翻越碉堡——或者尼庵。

三九

但是，唐娜·伊内兹所最关切的，

　每日在渊博的教师授课以前，

有一件事她必亲自细细查考，

　那就是，课业在道德上是否够严；

凡是他所学的她都穷加追究，

　每一门学问都要先经她察看；

人文，艺术，科学，唐璜无不通晓，

只有博物生理之学不甚了了。

---

① 父系是卡斯底，母系是阿拉贡——卡斯底和阿拉贡是原在西班牙境内的两大王国，后合并而成为今天的西班牙。此处指她的父母都是王室之后。

四〇

他熟知各种语言，尤其古代语，
　广猎科学，尤精于抽象的玄学，
在人文艺术领域，至少可以说：
　凡与实用最没有关系的一切，
他都已经博览无余，深入钻研，
　只有邪书却没有翻看过一页。
凡是不雅的，或涉及生殖的叙述，
都绝对禁止，——生怕他误入歧途。

四一

古典的作品引起了一些难题，
　因为男女神的恋爱不堪入目，
他们在以往时代倒有点名气，
　怎么却不知穿上胸衣和长裤？
这给可敬的师长惹来不少麻烦，
　而必须找出古里古怪的名目
去解释«伊尼德»①、荷马②史诗等等，
因为伊内兹对神话实在头疼。

---

① «伊尼德»——史诗，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

② 荷马——公元前九世纪希腊诗人，相传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

四二

奥维德①是浪子，他的诗就是明证，
　阿那克瑞翁②是一个更糟的榜样，
卡图鲁斯③没写过一篇体面的诗，
　我认为莎弗④的颂诗也不必表扬，
虽然朗吉那斯⑤把她推崇备至，
　倾心于她那崇高情绪的翱翔；
维吉尔⑥的歌是纯洁的，但有例外；
他那首《牧童柯瑞东》之歌就很坏。

四三

卢克莱修⑦无神论气味太浓厚，
　稚弱的心灵易于受他的麻醉；

---

① 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7?）——古罗马诗人，著有《变形记》和《爱的艺术》。

② 阿那克瑞翁（公元前 572?—488?）——古希腊抒情诗人。

③ 卡图鲁斯（公元前 84?—54?）——古罗马抒情诗人。

④ 莎弗——古希腊女诗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写作，以抒情诗著称。

⑤ 见《朗吉那斯》第十节："她所追求的效果是，不仅能看到一种热情，而是能看到多种情感的汇合。"——拜伦原注。（朗吉那斯——213?—273，希腊哲学家，文论家，著有《崇高论》。——译者）

⑥ 维吉尔（公元前70—19）——古罗马诗人，著有史诗《伊尼德》。《牧童柯瑞东》属于《牧歌》第二章，是以同性爱为题材的。

⑦ 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古罗马诗人，著有哲学长诗《论事物的性质》，认为宇宙是由原子结合而成，非上帝所创，所以拜伦称为"无神论"。

我还得指出久文纳尔[1]的谬误，
　　虽然他的本意当然无可厚非，
不过他的诗是如此直言无隐，
　　呵，太露骨了，简直是粗俗无味！
至于马希尔[2]，哪个正派人愿意
翻看他那令人作呕的警句？

四四

唐璜读的书都是最佳的版本，
　　而且经过了饱学之士的删节，
他们正当地抹去碍眼的部分
　　以保护青年学子的天真无邪；
可是，唯恐诗人被涂得面目全非，
　　而且痛惜于他们如此受肢解：
于是编了个附录把那一切收进[3]，
事实上，也省得老师再添索引。

四五

原来那些诗人是一古脑砍下的，

---

① 久文纳尔(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对当时社会上的恶习淫风，鞭挞不遗余力。

② 马希尔——一世纪时罗马作家，以警句著称，放言高论，无所忌讳。

③ 这是事实！现有或曾有过一种版本，把马希尔的所有不雅的警句都置于书尾。——拜伦原注。

并没有留在正文中支离破碎，
他们排成了很可观的一长列，
只等后世和天真的学子相会；
因为也许有不太严峻的编者
肯于高抬贵手，使其各归原位，
而不致面面相觑地集体罚站，
像花园的众神——看来也不雅观。

四六

还有那本家庭必备的弥撒书，
有如一切古版的祈祷书一样，
饰有各种插图；唐璜用的本子
更是画满了稀奇古怪的图像。
呀，我真不明白：人们怎能看着
那书页边上男女亲嘴的丑样
而还有心祈祷！——但唐璜的母亲
把它收归己有，换给他另外一本。

四七

他读着福音，也耐心听着传道，
对圣徒的嘉言懿行极为熟稔；
诸如吉罗姆①和克里索斯托姆②，
他读来还能接受，也能对之钻研。

但它们却没有透澈地指出
　如何可以笃信，而且笃信颇坚，
远不如奥古斯丁③的«忏悔录»，
(他的越轨行为真叫读者羡慕！)④

四八

对于小唐璜，这也是一本禁书，
　我不能说他的妈妈的禁令坏，
假如要教人有方，就得这么办。
　她不敢纵他到自己的视线外；
她的婢女都老了，假如来了新的，
　你可以相信，那准是个丑八怪！
丈夫还在世时，她已如此做了，
这办法很值得一切太太仿效。

四九

小唐璜转眼成了翩翩的少年，

---

① 吉罗姆(340?—420)——基督教圣徒，曾将«圣经»译成拉丁文。

② 克里索斯托姆(约 347—407)——基督教圣徒，为希腊教会最有名的讲道者，在北非和西班牙颇有影响。

③ 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圣徒，著有«忏悔录»和«上帝之城»。

④ 见他的«忏悔录»。据圣·奥古斯丁对他自己青年时代的描述，显而易见他正是我们所谓的浪子。他像躲避瘟疫似地逃学；他爱的只是赌博和表演；凡是能拿的，他就从他父亲那里偷去；他编造千百个谎话以逃避棍棒，因为人们不得不用它来惩罚他的越轨行为。——拜伦原注。

他六岁时伶俐可爱，到十一岁，
仪表已经清秀不凡，可以预见
他会像一切美男子那么俊美；
他的学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至少为登天作了适当的准备；
因为他是半天在教堂里祷告，
半天由师尊、教父和严母管教。

五〇

我说过，他在六岁时伶俐可爱，
在十二岁成了安静的美少年，
虽然小时顽皮得有点像野马，
但是现在已驯服得贴贴就范。
他们在他身上尽力压灭天性，
至少表面上看来——成绩很可观；
他母亲的最大的喜悦是宣称：
她的小圣人是多么少年老成！

五一

我当时有点怀疑，现在也还有，
但我要说的也不过只是胡扯；
我深知他的父亲，我观察个性
也还有些本领，——但当然，不能说，

从老子就能预卜儿子的吉凶，
　而况他确实和他妻子不配合——
算了，我讨厌流言蜚语；我最恨
背后訾议人，即便是半假半真。

五二

不，我不想说什么，不想噜嗦了，——
　但只这一句(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假如我要送一个独生子去上学，
　(谢谢老天！现在我一个也没有。)
我绝不愿把他和唐娜·伊内兹
　关在一屋中，听她把教理传授；
不，我要送他到书院里去学习，
因为我的知识就是得自那里。

五三

因为那儿能学到——呵，不是自夸，
　我的确学到了——但那不可明说；
除了我后来都忘了的希腊文，
　在那里还——只要一字就能点破；
和大家一样，我在那里懂了事，
　就是——算了吧，别管懂的是什么—
我没有结婚；但我想，我很知道

不该教下一代受那样的熏陶。

五四

小唐璜匆匆长到了十六年华，
　细高、清秀而结实，看来也爱动，
虽然比书僮的活泼还有不足；
　除妈妈而外，人人都把他看成
一个大人了；可是，谁要这么说，
　必惹得她咬紧嘴唇，气得脸红，
(若不咬紧，恐怕她要尖声叫喊，)
因为她认为，早熟就是万恶之源。

五五

她的朋友虽多，但都慎重选择，
　无一不是笃信神明，品德端正，
其中有一位名叫唐娜·朱丽亚，
　若仅仅说她美，那不足以说明
她的魅力于万一；魅力之于她
　有如海有盐，花有香一样天成，
或如维纳斯[1]有腰带，爱神有弓，
(最后这比喻真是又俗又不通。)

① 维纳斯——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五六

她有东方的黑眼珠，这是出于
　摩尔人的血统，（说来很不体面，
您知道，她竟不是纯西班牙种！）
　早在骄傲的名城格兰那达失陷
而波布提尔[①] 挥泪逃亡的时候，
　唐娜·朱丽亚的摩尔族的祖先
有的去到非洲，有的留在西班牙，
她的高曾祖母当时决定留下。

五七

她嫁给一家（可惜我忘了世系）
　西班牙贵族，因此使他的后辈
承受了不及原来高贵的血统，
　对这种联亲他的祖先会皱眉；
本来在这类事情上，等级最严，
　一般的嫁娶总是在近亲以内，
娶着堂妹——不，甚至姑姑，侄女，
虽然也繁殖，对品种总归不利。

① 波布提尔——摩尔人的领袖。当西班牙人在 1491 年攻陷其首都格兰那达时，他于退出前曾登高挥泪对该城作最后一瞥。

五八

但异种交配使品种有了起色，
　血统固然不纯了，肉体却转佳；
因为从西班牙最丑的一族里，
　却长出一枝美丽而簇新的花；
男的不再矮小，女的不再粗陋，
　但也有个谣言我想把它按下：
据说，朱丽亚祖母所生的子女，
出于私情者多于合乎法律。

五九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一族继续
　改进成品，一代比一代更出色，
直到有一个独生子集其大成，
　而他有个独生女，——我这么一说，
明眼人知道必是朱丽亚无疑。
　趁她出场之际，我想不吝笔墨，
把她多交待几句：她已结了婚，
芳龄二十三，贞洁而又迷人。

六〇

她的眼睛(呵，我爱看秀丽的眼睛！)
　又大又黑，那明亮的眸子半掩，
只在她开口时才灼灼闪着火，
　而那也被柔情所覆，透露着尊严
多于嗔怒，娇爱又多于前两者；
　同时，它还荡漾着一种似是欲念
又不像欲念的情愫，幸而有心灵
冲淡那一切，才使她显得淑静。

六一

她的头发光泽，一卷卷环绕着
　美丽、平坦、晶莹得聪明的前额，
她的眉毛又长又弯，好似天弓，
　她的脸蛋儿泛着青春的红色——
有时又光洁透明，仿佛有电闪
　流过她的脉管；她总是保持着
一种异乎寻常的雅致和仪态，
身材也苗条——我恨矮胖的太太。

六二

她出嫁已有几年，虽然她外子
　年已半百，这搭配也并非特殊，
可是我想，这样的与其嫁一个，
　倒不如找两个二十五岁的丈夫，
特别是在挨近太阳的国度；
　话既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指出：
就连德行最高不可攀的女人
也愿嫁一个三十以下的男人。

六三

唉唉，我得说，这种事很教人痛心，
　这都是由于无耻的太阳在作恶，
它不放过我们可怜的泥土之身，
　尽把肉体烘呀，烤呀，烧得火热；
可叹人们白白吃斋、苦修和祈祷，
　肉体终归不坚，灵魂也随之堕落！
所以，也总是在热带有这类事由：
神仙叫做通姦，人世叫做风流。

六四

哦，道德的北方呀，洁净的乐土！
　你那儿全是善行，那儿的严寒
把罪恶赶出家门，连衣衫都扣下
　（圣·安东尼是碰到了雪才向善①）；
在你那儿，陪审团先给妻子论价，
　然后就照身价处姦夫以罚款；
当然喽，他必须付一大笔钱财，
因为这种罪恶本来可以买卖。

六五

朱丽亚的丈夫名叫阿尔方索，
　就他的年纪说，模样也还马虎；
她并不太爱他，也不太嫌恶，
　他们共同生活，像大多的夫妇：
对彼此的毛病都心照不宣，
　这可不一定是一两次失足；
他虽然嫉妬，却一贯不声不响，

① 关于圣·安东尼在冷天气里治疗热血上冲的办法，可参见阿尔般·巴特勒先生所著的《圣徒传》。——拜伦原注。（拜伦后来想将圣·安东尼改为圣·佛朗西斯，因用冷雪来遏止本人肉欲的故事一般认为是对后者而言。参见本诗第六章第十七节。——译者）

因为“嫉妬”最不愿把自己宣扬。

六六

但朱丽亚还是唐娜·伊内兹的
　亲切的好友，我不懂什么原因，
她们之间谈不到共同的趣味，
　朱丽亚也从来不著一句诗文；
有人背后说：（无疑地，是在撒谎！
　因为恶毒的话都是发泄私忿，）
据说在唐·阿尔方索结婚以前，
伊内兹对他放松过自己的谨严。

六七

据说，他们还继续着以往的关系，
　虽然已被时光冲洗得纯洁了些，
她把他的太太当作自己的好友，
　实事求是，这种作法当然最妥贴；
既给了朱丽亚以她贤德的照顾，
　阿尔方索的眼力也得到了奖掖；
如果这还不能（谁能呢？）制止流言，
至少，那话柄已被她大大削减。

六八

我不知道，朱丽亚对这种暗昧
　是从别人眼里看到呢，还是有
她自己的发见？但是这个哑谜
　从没人察觉出，至少她纹风不透。
也许她毫无所知，也许漫不经心，
　起初淡然置之，以后更不觉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怎么说，
她是讳莫如深，凡事自己琢磨。

六九

她把唐璜当做漂亮的孩子
　时常爱抚着，——她这样做，自然，
可能是不怀他意，无伤大雅，
　设若她是二十岁，他只是十三；
但设若他已十六，她二十三了，
　那我可不一定微笑着旁观；
这短短几年会有奇异的变化，
特别是在被太阳灼热的国家。

七〇

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都变了，
　夫人变得冷淡，小伙子爱脸红，
他们见面也无话，都把头低下，
　从眼神看来，似乎彼此都很窘；
当然，没有疑问，唐娜·朱丽亚
　该知道这是什么在心头悸动，
至于唐璜呢，可以打一个比方：
没见过湖水的人怎知道海洋？

七一

但朱丽亚的冷淡却含有温情，
　她的纤手总是微颤而柔缓地
脱开他的掌握，而在脱开以前
　却轻轻地一捏，甜得透人心脾；
那是如此轻，轻得给脑子留下
　恍惚惚的疑团；呵，在唐璜心里，
无论阿尔米达①施展多少魔法，
怎及这一捏所引起的千变万化！

① 阿尔米达——女巫师，系十六世纪意大利诗人塔索所作史诗《耶路撒冷解围记》中的人物，她诱惑一个基督教十字军骑士背弃其东征誓言。

七二

她遇见他时，虽然不再微笑了，
　可是她的沉郁比微笑更甜蜜，
仿佛她怀有无限委婉的衷情
　难于启齿，但由于在火热的心底
压抑过久，反而更为她所珍惜；
　谁想到天真无邪也富于心机，
它害怕把自己交给真理照管，
爱情从幼年起就学会了装蒜！

七三

热情力图伪装，但因深文周纳
　反而暴露了自己；有如乌云蔽天，
遮蔽越暗，越显示必有暴风雨，
　眼睛想掩饰内心也总归枉然。
因为热情无论躲在什么假象里，
　那终究是装模作样，易于看穿；
冷漠，嗔怒，甚至轻蔑或憎恨，
都是它的假面具，但骗不了人。

七四

何况还有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的脸红，
　相见时的颤抖，离别后的不安；
这一切都是“占有”的小小前奏，
　是初生的热情少不了的序言；
这不过表明了，当爱情碰见新手，
起初会遭遇多少麻烦和缠纠。

七五

可怜朱丽亚的神魂飘飘荡荡，
　简直快要飞去了，于是她毅然
为自己，为丈夫，作出高贵的努力，
　也为了宗教，美德，荣誉和尊严。
她这一决心实在是破釜沉舟，
　连塔昆皇帝①也可能为之抖颤；
她祈求圣母马利亚赐予恩典，
因为她对妇女问题最为熟谙。

① 塔昆皇帝——罗马帝国第七个皇帝，以专制暴虐著称。

七六

她发誓绝不再和唐璜见面，
　而第二天就去拜访他的母亲，
坐在那儿时，她极力望着门口，
　因为它，谢谢圣母放进一个人；
她多么感激呀，但接着就失望——
　门又打开了：这一回，毫无疑问
是唐璜了吧？——还不是！唉，我恐怕
那晚上她不会再祷告马利亚。

七七

现在她决定，一个贞洁的女人
　应该勇于面对诱惑，把它战胜，
决不该见而生畏，可耻地逃避；
　她面对一切男人都该心如古井，
这就是说，对惹人心爱的少年，
　她的看法应该恰恰与众不同。
若是别人都觉得英俊可喜，
她偏要看做无异于普通兄弟。

七八

而如果万一她——谁能够预测呢？
　魔鬼是这么狡猾！万一她发觉
内心的情况不很妙，甚至想到
　要是自己独身，大概还会取悦
某某情人吧……贤良的妻子必能
　克服这种邪念，而后变得更贞洁；
设若对方求爱，当然拒绝了事；
我奉劝年青的太太如法炮制。

七九

不过，有一种所谓圣洁的爱情，
　又光明，又正大，一点没有毛病，
天使都认为它很好，它也受到
　同样稳重的家庭主妇所欢迎，
据说它是柏拉图式的，完美的，
　“正像我的一样！”朱丽亚很自信；
呵，我但愿她是如此自信，如果
她那圣洁的幻想是寄托于我。

八〇

这种爱情是纯洁的，据说可以
　在少男少女间存在而无危险，
起初吻一下手，以后吻吻嘴唇，
　对其中的实情我原是门外汉；
不过我听说，这些任意的举止
　就构成这种爱情活动的极限。
谁要是越轨——那就是谁的罪恶，
我把话早说明了，可怪我不得。

八一

那么就爱吧，但要爱得不越轨，
　这就是朱丽亚的天真的决定；
对于年轻的唐璜，这也能有益，
　说不定会潜移默化他的天性
既然是如此圣洁的神坛的火
　把他点燃，更加朱丽亚的爱情
将以如何美妙的言辞把他熏陶，
这不但我，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八二

怀着这种好意，更加有全身盔甲
　（灵魂的纯洁）把她防卫和保护，
朱丽亚对自己的德性很有信心，
　她的贞操是堤防，有磐石之固；
尽管有一时她似乎把握不定，
　此后却会庄重自持，应付裕如。
是否朱丽亚果如她自己所料，
以下的诗节里我们就要提到。

八三

她认为她的计划妥善而无害，
　当然啦，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诽谤”的毒牙怎样尖利，也不会
　抓到什么把柄！纵使有些流言，
她问心无愧，又何必为此歉疚？
　光明磊落的人尽可心怀坦然！
对，基督徒们所以要相互烧死，
正因为相信使徒们也必如此。

八四

假定恰好在此时她丈夫死了……

　老天保佑吧！可别让这种思想

哪怕在梦中去惊扰她的神魂！

　她叹口气：那将是公众的悲伤，

她一定经不住那么大的打击；

　但我只是说：假定——而且“关门讲”，

（这字该用法文，因为她用法文想，

但那就使上一句的脚韵押不上。）

八五

我只是说：假定有这么个假定：

　唐璜那时既达到十足的成年，

就满可以向一个阔寡妇求婚，

　即使从今等七年也不算太晚；

而暂时，（无妨让幻景继续展开，）

　这韵事也不致过于有碍观瞻，

因为他会先学习爱情的初步，

我是指天使所行的那一路数。

八六

撇开朱丽亚不谈。再提提唐璜。

　唉，可怜的小伙子！对自己的处境

他大惑不解，怎知道个中奥秘；

　像美狄亚[1]小姐那样激动的心情

他竟认为是自己新奇的发现，

　完全不明白他所经历的感情

不过是按步就班，毫不足惊异，

只要他耐心一点，就可变为甜蜜。

八七

他无精打采，沉思郁郁而不安，

　舍弃了家，尽自在树林里散步，

唉，不知被什么创伤所折磨，

　他要把深深的悲哀寄予孤独；

我也是很喜爱孤独的，读者，

　但请不要误会：我所爱的独处

是苏丹的[2]，而非隐士式的苦行，

而且还得把山洞改换为后庭。

---

① 美狄亚——希腊传说中的女巫师，也是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人物。奥维德曾写她由于爱上寻找金羊毛的希腊王子伊阿宋而心情激动的情况。

② 苏丹的——意为是象土耳其苏丹那样有女人陪伴的，因此下文又提到"后庭"。

八八

“爱情呵！在这幽僻的林野间，
　有安全和狂喜交缠在一起，
这儿是你极乐世界的版图，
　你在这儿成了真正的上帝！”①
我引证的诗人唱得并不错，
　不过第二行惹起了一些问题：
因为那交缠着的“安全和狂喜”，
被人弄成了似乎难懂的辞句。

八九

诗人原意，无疑地，是诉诸于
　人类的良知和普遍的感觉，
他写的是人人凭自己的经历
　都能体会到的；因为不难理解：
谁吃饭或恋爱都怕被人打扰；
　至于“狂喜”和“交缠”更无须费解，
因为这一切我们都早已知道，
但只请求“安全”能够把门闩好。

① 我想这是甘培的《外奥明的格楚德》第二章的开头，但我是凭记忆引用的。——拜伦原注。

九〇

小唐璜在清澈的溪水边漫步，

　冥想着一些纠缠不清的观念，

终于他踱进了幽静的林荫处，

　一片硬皮树在那儿枝叶蔓延；

诗人都是到这里来寻章觅句，

　他们写的书我们也偶尔读完：

这足徵他们有诗法结构之功，

除非像华兹华斯，没人能够懂。

九一

他（我指的唐璜，而非华兹华斯）

　和自己的天灵交感的结果，

终于使他博大的心灵的苦痛

　虽非全然、至少部分获得解脱；

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奇异非凡的事物加以解说，

因而变成了——连自己也没觉察——

像柯勒律治那样一个玄学家。

九二

他想到自己，也想到整个地球，
　想到奇妙的人和天上的星星，
真不知道它们都是怎样形成；
　他又想到地震和历代的战争，
月亮的圆周究竟是有多少哩，
　怎样用气球探索无际的苍穹，
在这些事情上他费尽了脑筋，
接着又想起朱丽亚的黑眼睛。

九三

从这些思绪，慧眼人不难看出
　那崇高的憧憬和庄严的追求，
有的人生而即有之，但大多数
　却不知为何要自找这种罪受；
更怪的是：这样一个年轻的人
　竟想把天体的运行穷加追究！
如果您认为这由于哲学的熏染，
我不得不说，也是发情期使然。

九四

他看着树叶和花朵，沉思默想，

　他从每阵轻风都听出一个音讯，

对着那不朽的亭荫，他幻想着

　林中的仙女曾如何来访问世人。

他走得迷了路，也忘记了时间……

　而等他再次瞧瞧怀表的指针，

呀，时光老人早已跑到了前面——

他不但误了时刻，也误了晚餐。

九五

有时他读书，打开了加西拉索①

　或波斯甘②的诗，——好似风流进窗

把我们面对的书页沙沙舞弄，

　从那诗页也吹拂出诗的芬芳，

流经他的头而震撼他的灵魂，

　好似有魔法师在那些篇幅上

留下了咒语，见风就随风散播，——

一些老婆婆的故事就这么说。

---

① 加西拉索（1503—1536）——西班牙诗人。

② 波斯甘（?—1543）——西班牙诗人。他和加西拉索在西班牙首创用意大利的十四行体写诗。

九六

他便如此消磨着孤寂的时日，
　　郁郁不欢，也不知要的是什么；
无论灿烂的幻想，诗人的歌吟，
　　都满足不了这种精神的饥渴；
因为他要的是能偎贴的胸脯，
　　还要听它心跳，那爱情的脉搏，
还要，唔——但那几件事我已忘记，
至少是现在我还不必提起。

九七

那孤独的散步和漫长的冥想
　　逃不过温柔的朱丽亚的眼睛，
她早看出了唐璜内心的不安；
　　可是，有一件事才最叫人吃惊：
唐娜·伊内兹对她的独生爱子
　　这一回竟不加以盘问和查询，
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不愿指出？
也许她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九八

看来也奇怪，聪明人往往糊涂；
　例如：有不少绅士们的贤内助
越出了妇女明文规定的权限，
　（那是破了第几诫？我忘了数目。
我相信，没有人敢于贸然说的，
　在引用十诫时，可犯不得错误。）
我要说，当这些绅士吃起醋来，
就往往搞错，——不信问他们太太。

九九

凡是真心的丈夫总不免多疑，
　但疑来疑去，仍不免看错对手；
不是冤枉了并无此意的旁人，
　就是拉扯了某个坏心的至友，
而不料家丑就由自己撮合成——
　据我所见，这情形倒居十之八九；
等妻子和好友都逃之夭夭，
他不怪自己愚蠢，反而怪世道。

一〇〇

有时作父母的也是耳目不灵；
　尽管监视得像山猫，却看不到
小公子有外遇，范妮[①]有了情人，
　而恶毒的世界早已看得好笑；
直等有一天，一出慌张的私奔
　勾消二十年的心血，一切都完了！
于是妈妈哭哭啼啼，爸爸诅咒：
谁要有子女那就是自寻苦头。

一〇一

但伊内兹是如此精明，对这种事
　又很关切，我必须说，她之所以
让唐璜这一回去饱经诱惑，
　一定是有她的更切身的动机，
这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不想说；
　也许是为了完成唐璜的教育，
也许是教阿尔方索睁眼瞧瞧，
是不是还要把太太看做至宝。

---

① 范妮——英国十八世纪小说与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人名，此处泛指任何人家的小姐。

一〇二

有那么一天，是夏季的一天——
　唉，夏季真是最危险的时辰，
还有五月底的春天也很不妙，
　毫无疑问，太阳是主要的原因；
但不管什么原因吧，我们可以
　八九不离十地说：有些个月份
大自然特别欢乐，也特别骚动：
三月出野兔，五月必出女主人公。

一〇三

那是夏季的一天，在六月六日——
　我愿意在日期上力求说得准，
不但说某世纪，某年，甚至某月，
　因为日期像是驿站，命运之神
就在那儿换马，教历史换调子，
　然后再沿着帝国兴亡之途驰奔；
它所终于留下的，不过是编年历，
还有神学答应死后兑现的债据。

一〇四

那是在六月六日，大约六点半——
　或者快七点，朱丽亚趁着暮色
正小歇于如此美丽的凉亭中，
　就像在穆罕谟德描写的天国
异教的仙女们常坐的那一种，
　（关于这，穆尔①也唱过他动人的歌——
呵，他之所以赢得桂冠和诗名
并不是偶然的，但愿他万古长青！）

一〇五

她坐在那里，可不是独自一人，
　我不清楚怎样有了这次谈情，
即便我知道，当然也不应该说——
　对这种事情最好是守口如瓶；
总之，别管是怎样来相会的吧，
　她和唐璜面对面坐得很挨近，
脸对脸这么近，顶好是闭住眼，

---

① 穆尔（1779—1852）——与拜伦同时的英国诗人，其诗才颇受拜伦称颂。拜伦死后，其第一个诗文合集（十七卷，1833年出版）也是由穆尔出面编辑的。

但这个——却是说来容易做时难。

一〇六

她看来多么娇媚！内心的情焰
　闪在面颊上，她也不觉得不对。
爱情呵！你的魔法真是太巧妙！
　你把弱者变强，又把强者摧毁；
无论多明智的人受到你诱引，
　必然跟定你而盲目地自我陶醉！
看，她所立足的悬崖是多么深！
对自己的清白她可同样自信。

一〇七

她想到自己又坚强，唐璜又年轻，
　要怕这怕那地避嫌未免可笑；
她想到辉煌的德性，夫妻的忠贞，
　而她的唐·阿尔方索行年五十了……
唉，我但愿她没有想到这一层，
　因为那个数目实在不易讨好，
无论在什么国度，热带或寒带，
用它谈情太刺耳，谈钱也许不坏。

一〇八

当人们说："我已经说过五十遍了，"
　他们的意思是责备，毫不含糊；
当诗人说："我已经写了五十行了，"
　那准教你害怕他要开始朗读；
五十个贼在一起必然杀人放火，
　五十岁而谈爱情至上可很特殊。
不过，这也确是事实，无可置疑：
用五十金币可以买许多东西。

一〇九

朱丽亚有的是贞操，德性，真诚，
　和对丈夫的爱情；她暗中发誓：
凭下界对天上神祇的一切誓言，
　她绝不辱没她手上的那只戒指，
也绝不容许圣贤所斥责的邪念；
　而当她正盘算诸如此类的事时，
无意间，她的手落进唐璜的掌握，
完全出于偶然，——她承认是她的错。



她茫茫然地贴上他另一只手，
　趁那只手正抚弄着她的发卷，
好像在和压抑不住的情思搏斗，
　因为她看来是这么心意缭乱；
当然，怪只怪唐璜的母亲不该
　听凭这冒失的一对偷偷见面，
想一想她对爱子多年的监视！
我深信，我的母亲绝不会如此。



她那只握住唐璜的手，逐步地、
　温柔地、但却明显地握得更紧，
好像在说："留住我，如果你愿意！"
　当然，她原带着纯柏拉图①的劲
只想捏住他的指尖，万没料到
　这会引起对贞妇极危险的感情；
要是早料到，她早就把手回缩，
有如躲开一只蛤蟆或是毒蛇。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主要哲学家。所谓"柏拉图式的恋爱"是指精神上的恋爱。"纯柏拉图的劲"仿此。

一一二

对于这，我不知道唐璜是怎么想，

　但他所作的，您大概也会那样作；

他年轻的嘴唇对它感激地一吻，

　接着，为自己的狂喜感到羞涩，

因为生怕卤莽，他又退居绝望中，

　初初露面的爱情本来很怯缩！

她红了脸，没有皱眉；她想说什么

但又作罢；呵，她的声音已太微弱。

一一三

夕阳西下了，昏黄的月轮升起——

　魔鬼就躲在月亮里尽情作祟；

那些说月亮"贞静"的人，我想，

　未免定名太早；白天所犯的罪，

哪怕最长的白天：六月二十一，

　也不及月光微笑的三小时内

所作的坏事的半数；多奇怪：

月亮却还是如此娴静而清白！

一一四

在月夜下，有一种危险的安静，
　它如此安静，能使胀满的心胸
整个倾泻它自己，而且丧失了
　那完完全全克制自己的本能；
银白的月光不仅给树木和楼阁
　一种柔美，把整个景色化为朦胧，
它也洒进人的心，给心灵充满
缱绻之情——可绝不是使人安恬。

一一五

朱丽亚坐着，半似被唐璜拥抱，
　半似要从他热烈的臂抱脱开，
他的手和他所摸的胸同样激动，
　尽管如此，她必觉得这也无害，
不然她会很容易摆脱他的腰，
　不过，像现在这样确实也可爱；
而且——天知道后来他们又如何！
我真后悔开了头，我不想再多说。

一一六

柏拉图呵柏拉图！你这罪魁祸首！
　你硬说你那一套胡诌的哲学
能对人不驯的深心发号施令，
　岂不知以你那活见鬼的幻觉
为多少败德的行为开辟途径，
　比言情小说呀，诗呀，害人更烈！
你这老花花公子，江湖的掮客，
说得顶好，也不过是一个媒婆。

一一七

朱丽亚已不能言语，除了轻叹，
　等她能发之于言时已经太晚；
她温柔的大眼睛涌出了泪珠，
　我真希望她不致有这么一天。
唉，但是谁能够恋爱而不糊涂？
　“悔恨”也不是没有对“诱惑”抗辩；
她还在微微挣扎，但悔恨已太多，
她低语“我绝不答应，”——却已允诺。

一一八

据说波斯王瑟克西斯①悬过赏，
　向天下征寻新奇的方法享乐，
我觉得这一种需求未免太苛，
　一定耗费了国王陛下不少财帛。
至于我呵，一个心境恬淡的诗人，
　一点点爱情就行(我叫它安乐)；
我不在乎新乐趣，因为旧的一套
已足够了，只要它是不变味道。

一一九

欢情呵欢情！你真是人间乐事！
　不过为了你，人死后必遭恶报。
每一年春天我都下一次决心：
　要改过自新，趁岁初为时尚早；
但不知如何，这誓言总难守住，
　虽然我依旧自信，我终必作到。
呵呀，我真是太惭愧，太悔恨，
　我决定明年严冬做一个新人。

---

① 瑟克西斯(公元前519?—465)——波斯王，据说由于积财甚多，又性喜逸乐，曾经下令征求享乐的新法，有献计者重赏。

一二○

这里，我贞洁的缪斯请您原谅——
　别吃惊吧，更贞洁的读者！这下面
她就要严守礼数，不再让您发抖。
　她请您容许她引用诗人的特权，
那就是：容许她在诗的布局上
　有一些越规；因为我一向怀缅
亚里斯多德①，并且尊重他的条例，
所以稍有违犯时，理应请求宽宥。

一二一

有了这一特权，我就希望读者
　从六月六日起(那重大的一天！
若没有它的新纪元，我的诗才
　就会因缺乏素材而无所施展，)
假定几个月已过去了，还请您
　别把朱丽亚和唐璜忘在一边；
那是在十一月，但我记不清楚
什么日期了，关于纪元就更模糊。

①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主要哲学家。

一二二

现在我要提一提心灵的乐趣：
　谁不愿意在亚德里亚海的午夜
听画艇的歌和桨声在月光下
　愈远愈轻柔，在水上余音不绝；
谁不愿意在黄昏看星星的出现；
　谁静听夜风流过一叶又一叶
而不心旷神怡；谁不爱看彩虹
从海面升起，静静划过整个天空。

一二三

谁不感到甜蜜，若是他走近家门，
　听到家犬向他吠出低沉的欢迎；
或者想到，有一双眼睛正在关注
　他的来临，并将对他闪得更晶莹；
谁不爱被天鹅唤醒，或者被瀑布
　催眠入梦。谁不爱听蜜蜂的嗡嘤？
听鸟的鸣啭，少女的莺声沥沥？
婴儿的咿呀和不连贯的语句？

一二四

甘美的佳酿！当你看到葡萄累累
　紫红得爆裂，乱纷纷扑落满园；
从城市的狂欢宴饮逃避到乡村，
　它那野趣使人感到多么安恬！
吝啬鬼最爱他黄澄澄的积蓄，
　第一个孩子出生最使父亲开颜，
报复是痛快的，特别对于女人，
有如士兵爱抢劫，水手爱奖金。

一二五

一笔遗产很可爱；但更可爱的是，
　一位老太太或老伯伯突然归天；
谁想到他们足足活过七十整寿，
　而为了他们的别墅、产业或存款，
呵呀，我们“年轻人”可等得太久！
　他们不断生病，那口气却总不完，
急得犹太人要把我们掳掠一空，
因为那该死的借据都在他们手中。

一二六

不管怎样吧，以血或是以墨水
　赢得了桂冠很称心；劝人和解
很称心；与人吵架有时也称心，
　特别是因此把讨厌的朋友杜绝；
瓶装的老酒，桶盛的啤酒很过瘾；
　为可怜虫而抗衡冷酷的世界，
够可贵；更可贵的是儿时的学堂
谁忘得了？虽然它早把我们遗忘！

一二七

但比一切更美、更妙、更珍贵的，
　是热烈的初恋：它独异其趣，
好似亚当①回忆中的那次堕落；
　果子已经摘了，知识已经开启——
生活再也提供不了任何快乐
　可以和那一甜蜜的罪过相比；
无怪在故事中，它总是被比做
普罗米修斯②偷给人间的神火。

---

① 亚当——据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亚当与夏娃同为人类始祖。他们因为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即智慧之果，而被上帝一同逐出天堂。

②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偷了天上的火传给人间。

一二八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尽把他的
　本性和技能去做奇怪的用项，
他特别喜欢采取新鲜的手法
　把他的足智多谋向人家宣扬；
这年头倒真也怪事层出不穷，
　每一种奇才都能够找到市场；
你顶好先本分些，假如不合算，
你骗人的戏法一定有人要看。

一二九

呵，我们看到了多少矛盾的发明！
　(足见有真正的天才，太空的钱袋。)
这人专打断骨头，那人专给接合；
　有人安装新鼻子，有人造断头台；
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
　抵消了康格利夫①的榴弹的祸害；
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
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

① 康格利夫（1772—1828）——发明榴弹，在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中首先使用。

一三〇

有人用土豆做面包(味道很差)，
　有人想到用电流叫死者微笑①，
但这个发明不及“维护人道社”②
　所首创的一套器械那么奏效，
它免费使窒息的人活过来：
　您看，这些新玩艺是多么奥妙！
我方才说过，小痘已经被根除，
也许接着就会禁绝大痘——梅毒。

一三一

据说那大痘之患是来自美洲，
　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
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
　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
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
　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
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
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

---

① 用电流叫死者微笑——发现电流的意大利人加尔凡尼的侄子于1803年在一个杀人犯的尸体上作了电流的实验。

② 维护人道社——救助淹水者的慈善组织，成立于1774年。

一三二

在这专利的时代，一切新发明——
　无论拯救灵魂，或者杀死肉体，
都被宣传得多么尽善尽美！
　戴维爵士① 的安全灯确能规避
采煤的危险，只要是依法操作。
　两极的探险，汤勃克图② 的游历
都是有益于人类的，一点不错；
类此也许还有，滑铁卢③ 的扫射。

一三三

人真是一种奇观，不知何以故，
　他一生奇得出奇，令人想不通；
当然，也怪这庄严的世界，寻欢
　是堕落，而堕落又是其乐融融。
谁一定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
　无论是爱情、财富、权力或光荣，
都必经百般波折才能拿到手，

---

① 戴维爵士（1778—1829）——于1815年发明安全矿灯。

② 汤勃克图——非洲城名，在尼日尔河上。

③ 滑铁卢——比利时境内一小村，1815年惠灵吞指挥下的英普联军在此大败拿破仑。

而等拿到时，我们死了。而以后——

一三四

以后怎样？我不知道，您也不知道；
　那么晚安吧。但我们书归正传。
那是在十一月，晴和的日子很少，
　在雾色中，远山变得更为淡远，
并且在蔚蓝的肩上披着白巾；
　而海隅涌起巨浪，猛击着巉岩，
石岸边上沸腾着轰响的浪花，
冷静的太阳在五点钟就落下。

一三五

这是如更夫所说的昏黑的夜，
　没有月亮和星星，寒风的呼啸
时高时低；多少人家围着炉火，
　木柴堆得高高，看着火焰闪耀；
那火光好似夏日无垠的晴空，
　饱含一种明媚而欢乐的情调。
那时我爱坐在炉边，伴以香槟，
虾杂拌，蟋蟀声，和随意的谈心。

一三六

已经午夜了，朱丽亚卧在床上，
　也许是睡着了吧，——突然在前门
人声鼎沸，连从不会醒的死鬼
　也会被这闹声惊得翻一个身；
假如确像书上说，死人能复苏，
　那么这就又一次惊醒了他们；
门是关紧的，但擂门之声不停，
接着女仆喊道，“太太，太太，——你听！

一三七

“老天哪！太太，太太，老爷回来啦，
　跟他后面来的人足有大半城——
噢，谁听说过这样天塌的大祸！
　别怪我，我可没透过一丝口风！
呵呀，快些吧，快把门闩拔出来，
　他们正上楼梯，转眼就到屋中；
也许他——他还来得及往外面跑，
那个后窗户我看也不十分高！”

一三八

这时唐·阿尔方索已经赶到了，
　带着火把，亲友，仆从，声势汹汹，
来人大多数是有妻室之累的，
　所以都会毫不迟疑地去惊动
任何坏女人的睡眠，只要她敢
　容许丈夫的圣庙偷偷被占用；
此例岂能开？因为它传染最快，
只要宽放一个，大家就都败坏！

一三九

我不清楚唐·阿尔方索是怎样
　起的疑心，他所疑的又是什么事；
不过像他那样一个高贵的骑士，
　这样莽撞作来实在也太不雅致；
天还不亮就在他太太的床前
　举行朝会，连她事前也不通知，
还带那么多跟班，火把和刀剑，
只为了证实有件事叫他最丢脸。

一四〇

可怜朱丽亚好像从梦中惊醒，
　（请注意，我并没说她已经睡觉，）
她开始尖叫，啼哭，还打着呵欠，
　多亏女仆安托尼亚老于此道，
作得好像刚从这床上爬出的，
　她把被褥撩成一团，堆得很高；
我不明白她为何要如此用心
证明她的主妇不是独自就寝。

一四一

唉，主妇朱丽亚，女仆安托尼亚，
　看来是一对多无害的可怜虫！
不单是怕鬼，而且更害怕男人，
　想到併力也许能挡住一个异性，
所以就双双安歇，相依为伴，
　只等家主有一天返回家中；
那时，再让失职的丈夫告诉太太：
“亲爱的，我是第一个赶了回来。”

一四二

终于，朱丽亚抓到题目，她叫道：

　“老天在上！阿尔方索，你是干什么？

你可是发了疯？我为什么不早死？

　免得今天受你这恶鬼的折磨！

深更半夜你竟带着人来胡闹，

　是发了酒疯呢？还是另有邪火？

你敢疑心我？想到这都叫我羞杀！

好，搜吧！”阿尔方索说，“我就搜查。”

一四三

他搜，他们也搜，没一处不翻到：

　壁橱和衣橱，窗户台和五斗柜，

翻出不少内衣，带子，刷子，篦梳，

　长袜，拖鞋，以及其他一些零碎，

总之，就是那一切什物，能使女人

　或则变为苗条，或则加倍妩媚；

他们还用剑挑起壁毡和帷幔，

劈裂了几扇百叶窗，几块木板。

一四四

他们搜索床下，在那里找到了——

　不管什么吧，反正不合乎需要；

他们打开窗子，看看在那地面

　有没有脚印，但土地也无可奉告；

这以后他们便愕然地面面相觑。

　很奇怪：这些人竟没有一个想到

（在我看来，未免是绝大的错误，）

不仅翻动床下，也该翻开被褥。

一四五

在这调查的期间，朱丽亚的嘴

　一直不歇；她叫道："对，搜吧，搜吧！

侮辱加上侮辱，残害再加残害！

　我就是为这一切才嫁给了他！

就为这个我默默忍受了多少年，

　和阿尔方索那样的人同枕共榻！

可是够了！只要西班牙还有法律，

我就一天也不能再留在这里。

一四六

“对，阿尔方索！你不再是我的丈夫，

　其实你一向就不配这个称呼；

这么大年纪来胡闹！——你都六十了——

　五十，或六十，反正一样；无缘无故

你搜罗证据来破坏一个贞洁的

　女人的名声，这合适吗？老糊涂！

呸，忘恩负义、口是心非的野人，

你居然想你太太还会往下容忍？

一四七

“难道是为这个我自愿放弃了

　我们女人都有的起码的权利？

我竟找了一个又老又聋的牧师

　听我忏悔，因为换个人怕你起疑；

他从没有发见我有什么该责备，

　反倒对我的清白感到很诧异，

他总疑心我是个未婚的女郎——

要是我走错一步你可多懊丧！

一四八

“难道是为这个，我从塞维尔的

美男子中间没找过一个情人？

难道是为这个我哪儿也不去，

只看斗牛，作弥撒，听戏和宴饮？

难道是为这个我对凡是求爱的

都一视同仁——不，简直是麻木不仁？

连拿下了阿尔及尔的奥瑞利①，

那位伯爵将军都说我对他无礼？

一四九

“难道那意大利的歌手卡赞尼

没有白唱了半年想打动我的心？

难道他的同胞高年尼不曾说过，

我是全西班牙最贞洁的女人？

还有多少俄国人，英国人，连伯爵

死撞斯丑甘诺夫都为我伤过心！

还有考非豪斯，那个爱尔兰贵族，

去年就为殉情（他喝酒）而服了毒。

① 唐娜·朱丽亚这里弄错了。奥瑞利伯爵没有拿下阿尔及尔，而是阿尔及尔几乎拿下了他，他和他的陆军及舰队在1775年在那个城前遭到很大的损失，并且不很体面地撤退了。——拜伦原注。

一五〇

“难道没有两个主教对我拜倒过？

　就是伊恰公爵和唐·费南·努内兹。

难道你就这样报答我一片慧心？

　我不知道月亮正走在哪个位置：

你的耐性倒真不错，值得我夸奖，

　居然没有动手打你忠实的妻子！

哼！好一个出色的勇士！剑拔弩张；

还不瞧瞧你自己那一副好模样！

一五一

“是不是就为这个，你才假意说

　因为有急事，不得不立刻启程？

原来是找这混账的恶棍律师，

　对，他就站在这儿，看他那尊容

好像自知惹了祸；我鄙视你们俩，

　但他的无理取闹最难以宽容：

他还不是为了那缺德的佣金！

难道是对你或我有什么好心！

一五二

"如果他是到这儿来录取口供的，
　那就请吧，让这位先生别多等了；
你们把这间屋子弄得可真整齐：
　反正不缺笔和墨水，都可以找到——
请把这一切都细细记录下来吧，
　我可不愿意把律师费白白扔掉。
不过，女仆没穿衣，叫奸细先滚出！"
女仆抽噎说："噢，我想挖他们眼珠！"

一五三

"那儿是更衣间，那儿是洗脸室，
　你们尽可翻上翻下，不留一处；
那儿是前屋，还有沙发，大靠椅，
　呵，那烟囱——确可以藏一个情夫。
我还想睡一会哪，请诸位留心
　别再那么砰砰吵人吧；但假如
谁要是发现在哪儿有个密室
藏着那宝贝，叫我也见识见识。

一五四

“好啦，尊贵的骑士！既然你对我
　产生了疑惑，又闹得天翻地覆，
请你行行好，让我也明白一下
　你要找的人是谁？他怎么称呼？
是哪一家的？个子高吗？我想他
　大概是一个少年英俊的人物？
告诉我吧，——既然你如此玷辱了
我的名誉，我绝不能把他轻饶。

一五五

“也许，至少他不是六十左右吧？
　要是那么老，他就犯不上屠宰，
更值不得这么年轻的丈夫吃醋——
　（呵，安托尼亚！给我倒一杯水来。）
我真惭愧我流的这些眼泪呀，
　身为我父亲的女儿，很不应该；
唉，我母亲生我时万没有料到，
我竟会落进一个恶魔的怀抱。

一五六

“也许你是吃了安托尼亚的醋？
　可不是，你看她睡在我的床上，
你们冲进时她竟来不及躲开；
　请搜吧——我们没有什么好隐藏；
不过，下次顶好事先通知我们，
　或者为了雅观，请诸位在门旁
稍等一下，好教我们穿上衣服，
以便接待这么多体面的人物。

一五七

“好吧，先生，我就住口不再说了，
　我说的这一点点总可以表明
一颗率真的心也会冤屈难受，
　尽管它对暗害感觉不够灵敏；
为什么你这样待我？我不想多问，
　总有一天，你的良心会教你不宁；
愿那时上帝别教你悔恨交加！
我的小手绢在哪儿，安托尼亚？”

一五八

话说完了，她在枕头上转个身，
　脸色苍白，黑眼珠含泪闪着光；
好似阴雨的天空里发出电闪；
　她的长发波浪般流过了脸庞，
有如面纱；黑色的发卷虽有意、
　却无法掩遮住那滑腻的肩膀，
一片白雪突现出来；她唇儿半张，
呵，她的心跳比她的呼吸更响。

一五九

唐·阿尔方索迷惘地站在那儿，
　安托尼亚在乱屋子里来回奔走，
她翘着鼻子，那神气足以说明
　她在不齿她的老爷和那群打手；
除了律师，个个都是垂头丧气，
　而他，像阿卡蒂斯①，最忠于职守，
只要有争执，不管是出于何故，
他相信必然要由法律来论处。

① 阿卡蒂斯——维吉尔史诗《伊尼德》中的人物。他在特洛亚城陷后，仍然跟着主人到处流浪，以忠诚著。

一六〇

他细眯着小眼睛，探着扁鼻子，
　跟踪着安托尼亚的来来去去，
仿佛他还有一大堆疑团未消；
　对别人的名誉他从来不顾惜，
只要是能成讼，或把官司打赢，
　他可不管你是否年轻和美丽；
他从不相信“不”字，除非这否定
能得到合格的伪证人的证明。

一六一

唐·阿尔方索沮丧地站在那儿，
　老实说，他真是露出一副蠢相：
他把五百个角落都搜索到了，
　又已对年轻的妻子如此猖狂，
结果一无所获，除了一些内疚，
　更加以他太太使出全副力量
在过去半小时内，又快又重又密，
骂得他淋漓尽致，真像一阵雷雨。

一六二

起初他勉强找了几句话解释，

　但得到的回答只是眼泪，啜泣，

和歇斯底里的徵候：它的前奏

　不外抽筋呵，阵痛呵，噎气或昏迷，

以及其他：那要看患者的选择；

　阿尔方索看着她，就想起约伯妻[①]，

同时脑中又浮现出她那些亲属，

于是决定要耐心地再让一步。

一六三

他正要开口嗫嚅几句，但没等

　他摆出言辞的铁砧去挨锤打，

圣明的女仆就一嘴打断他说：

　"得啦，老爷，请出屋子，别再说啦！

不然太太会死。"阿尔方索咒一句

　"见她的鬼！"但形势已不容多废话，

他只懊恼地看了看，就照吩咐

① 约伯妻——基督教《圣经》《旧约》中人物约伯之妻。据说约伯受撒但的击打，满身生毒疮，他的妻子劝他弃掉上帝，死了倒好。约伯回答说："你说话象愚顽的妇人一样。"此处意为：阿尔方索知道他的妻子象约伯家的一样，是很厉害，很不好对付的。

乖乖地退出，也不知为什么缘故。

一六四

和他一起撤退了他的全部打手；
　只有律师殿后，他呆立在门口
心犹未甘，尽自迟迟地观望着，
　还是安托尼亚过来把他撵走。
阿尔方索的论据的这一漏洞
　真是尴尬费解，使他非常别扭；
而当他盘算着这棘手的案情：砰！
他的法颜竟吃了一个闭门羹。

一六五

刚把门闩好，她们就——哎呀，可耻！
　可悲的堕落！女人呵，你们作下
这种事情，怎么还能保持名节？
　除非是阴阳两界都又聋又瞎！
有什么能比得上无瑕的美名？
　但我们叙述下去，——底下更不雅：
这真是令人难以为情的表述，
小唐璜被闷得半死，爬下了床铺。

一六六

原来他藏起来了，至于怎么搞的，
　我不敢说，更描写不出那地方；
无疑地，他年轻瘦弱，易于收缩，
　只要有方圆一席地就可以躲藏。
当然我不该，也用不着怜悯他
　被一对美人儿闷成了这个样；
确实，即便闷死了，也必远胜过
和克莱伦斯①一起在酒桶里淹没。

一六七

对了，我不怜悯他，第二是因为
　他没有必要犯下这样的罪行，
既为天理不容，依法也得罚款，
　至少说，他未免开始得太年轻；
不过在十六岁，可不及六十岁
　那样易于感到良心的不宁；
那时我们结算旧欠，开列罪过，
才知我们欠魔鬼的都已还过！

---

① 克莱伦斯——相传十五世纪时英国克莱伦斯公爵是被人推进酒桶，秘密处死的。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上篇第一幕第四场里写到此事。

一六八

他的情况如何，我可说不清楚，
　但希伯来的史册曾如此记载：
当老国王大卫血脉有些闭塞，
　医生给他开的药方却很奇怪，
不是丸散膏丹，而是一个美女，
　而这副药的效果据说很不坏；
也许它的服用有特别的法子，
因为大卫活了，唐璜却几乎闷死。

一六九

怎么办呢？阿尔方索就要回来，
　只等他打发走他那些蠢材；
安托尼亚的本领受到了考验，
　可是却难以想出巧妙的安排
去规避那卷土重来的搜查；
　而且，只有几点钟东方就发白，
安托尼亚无计可施了，朱丽亚
只把嘴唇紧贴着唐璜的面颊。

一七〇

他也以嘴唇去就她苍白的唇，
　并且用手梳着她披散的发卷，
唉，连这时他们都禁不住爱情，
　似乎全忘了处身绝境的危险；
"喂喂，这可不是耍把戏的时候，"
　安托尼亚的耐性已达到极限，
她赌气地小声说，"现在我必须
把这位漂亮的公子搁在壁橱里；

一七一

"你另外找个好晚上去胡调吧，
　想想是谁惹老爷这么怒冲冲？
结果会怎样？我真怕！坏就坏在
　准是魔鬼附上了你这小顽童！
这可是开玩笑或盟誓的时候？
　结果会杀人流血哩，你懂不懂？
你会丢掉这条命，我砸了饭碗，
太太一切都完，就为这张小白脸。

一七二

“假如他是一个年近三十岁的
　身强力壮的骑士，那倒也顶事，
偏偏是个孩子，怎么应付得了？
　我真不懂您的口胃，居然赏识——
（先生，进来吧！）老爷一定走近了，
　呆在这里，至少他还保住一时；
只要我们能闷声不响到清早——
（唐璜，你可当心，千万不要睡觉！）”

一七三

唐·阿尔方索独自一个走进来，
　结束了这心腹的女仆的演说，
她东摸摸，西碰碰，他叫她出去，
　她照办了，尽管有些怒形于色，
不过一时也没有补救的办法，
　即使她能留下，也好不了许多；
她从眼角缓缓地瞥着两个人，
于是吹灭蜡，请了安，就走出门。

一七四

阿尔方索停了一下，然后开始
　为刚才的行径千方百计辩解；
他不想对他所作的加以袒护，
　无论怎么说，也不该那么粗野，
不过他有充分的理由那样作，
　这理由是什么，他却不提细节；
总之，他的话给修辞学提供了
很好的范例，学者称之为"罗唣"。

一七五

朱丽亚不说话，但在她的嘴边
　一直保留着一句现成的回答，
能使一个熟知丈夫弱点的妻子
　一两句顶嘴就堵住他的嘴巴，
假如还堵不住，那就再接再厉，
　也可以不惜夸张编派一些话；
主要是驳得坚定：假如他怀疑
你有一个，你就骂他共有三起。

一七六

其实朱丽亚足可以站得住脚，
　阿尔方索勾搭伊内兹谁不知道？
是否由于自觉理亏而张惶失措——
　但那不可能啊，因我已屡次提到，
一个女人讲起理来可有一大车；
　那么，她之所以沉默只能是为了
体贴唐璜，怕他的耳朵受刺激；
她知道他很珍视母亲的声誉。

一七七

也许还由于(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阿尔方索从没有对唐璜疑心，
他吃了半天醋，可是不难看到
　对谁是快活的姘头却不肯定；
的确，他越揣摩是谁藏在他家，
　这个哑谜就越能伤他的脑筋；
现在若是提起伊内兹，那等于
把唐璜交到阿尔方索的手里。

一七八

事情太微妙时，一语就能点破，
　仍以沉默为佳；而且要有“技巧”
(这个新名词我总觉得不够味，
　但用了它倒也省却许多辞藻)，
它能使夫人在受追问的时候，
　远离事实，尽在那儿拐弯抹角；
凡是娇人儿谎话都说得多雅致！
要陪衬那俊脸，还有什么更合适？

一七九

她们脸红了，我们信了她们的话；
　至少我是常常如此。无论如何，
反驳是无益的，因为一挑起头，
　她们就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而等说累了，她们就要叹口气，
　并垂下幽怨的眼睛，慢慢涌着
一两颗泪珠：我们准得陪笑脸，
然后就——然后就——坐下来用餐。

一八〇

阿尔方索演说完毕，请求她宽恕，

　朱丽亚先是半拒绝，然后半应允，

接着约法三章，他认为未免太苛，

　因为取缔了他要的几件小事情，

他好像亚当站到乐园的门边，

　抓耳挠腮，满怀是枉然的悔恨，

只不断地请求她不要再拒绝；

就在这时，呀，他踢到了一双鞋！

一八一

一双鞋吗？那又怎样？不算什么，

　假如它和女人的脚一般大小；

但它却是（真是教我说来痛心）

　男人穿的，而把它拿起来瞧瞧，

又是那么轻而易举。呜呼，悲哉！

　我的牙开始打战，我的血冷了！

阿尔方索先拿起它细加察看，

然后就爆发了另外一种情感。

一八二

他冲出屋子去拿那搁置的剑，
　朱丽亚立刻奔向壁橱，并叫道：
“快跑吧，唐璜！老天哪，不要多问——
　门开着，你走那常来往的箭道，
还来得及逃出去！快点，这儿是
　花园的钥匙——再见吧，快，快逃！
我听见阿尔方索脚步声已近——
天还未亮——街上也还没有行人。”

一八三

没有人能说这个忠告不好，
　唯一的毛病是，可惜来的太晚；
凡称心的经验都有这种代价，
　仿佛是命运徵收的所得税款。
唐璜一霎眼就跨到了屋门，
　也许能同样轻易地跑过花园，
但碰上了阿尔方索，穿着睡衣，
要杀他，——唐璜就把他打倒在地。

一八四

他们扭打得很凶，烛火也灭了，
　安托尼亚喊“强奸”，朱丽亚叫“起火”！
闹得一群仆人都没有来助战。
　阿尔方索用刀柄打得兴致勃勃，
连连发誓说，他今夜一定要报仇；
　唐璜也是热血上冲，他更骂得
高一音阶；别看他年幼，却蛮勇
绝没有一点意思要以身殉情。

一八五

阿尔方索剑没出鞘就落了地，
　他们仍继续赤手空拳地作战；
唐璜少年气盛，从来不知节制，
　幸而还没瞧见地上的那柄剑，
若在那时万一被他捞到了它，
　阿尔方索恐怕就活不了几天。——
噫，请想想你们丈夫和情人的命！
一个不慎可就守双寡，太太们！

一八六

阿尔方索把对手扭住了不放，
　唐璜想脱身，就扼住他的咽喉，
鲜血(鼻子里的)开始淌了出来，
　他们都滚到地上疲弱地殴斗；
唐璜唯一的衣衫被撕得精光，
　他抽空笨拙地打出一拳以后
便赤身而逃，像约瑟① 般丢下衣裳，
但他们的相似也仅止于此，我想。

一八七

烛火终于点上，男女仆从群集，
　这不雅的一幕赫然呈在眼前；
安托尼亚兴奋得呓语，朱丽亚
　昏厥了，阿尔方索靠着门直喘；
撕破的衣服碎条散落在地上，
　还有血，还有脚印，别的却不见；
唐璜跑到门口，把钥匙转个身，
他不喜欢里面，索兴锁上了大门。

---

① 约瑟——基督教《圣经》故事：约瑟被女主人诱惑，终不从，弃衣而逃。见《创世记》第三十九章。

一八八

这一章到此为止。是否有必要
　再叙述唐璜如何被夜之女神
(她不该体贴这个)掩护着他的
　赤裸的身子，狼狈地回到家门？
至于次日哄传的有趣的艳事，
　和真相大白于世的耸人奇闻，
以及阿尔方索的离婚的起诉，
当然，英国报纸上都已有记述。

一八九

假如您想知道这诉讼的过程，
　原告的案由，全部证词和口供，
所有证人的大名，以及被告律师
　为了撤销状子而提出的禀呈，
这专刊可不止一种，虽然各报
　说法不一，但都是翔实而生动。
最精彩的当推葛内①的录实文章，
他为此专程到马德里来采访。

① 葛内(1777—1855)——著名速记员。许多案件的审讯由他记录。

一九〇

然而唐娜·伊内兹，有鉴于此，
为了转移这一从未在西班牙
（至少是在凡达尔人①失势以后）
如此广为流传的名门丑话，
首先是许下（她从不白白许愿）
几磅蜡烛奉献给圣母马利亚；
其次，她听从几位老太太的忠告，
把她的儿子从卡提斯送走了。

一九一

她决定让他采取陆路或海路
去游遍欧洲，以便使他的道德
再有所进益，或受到新的熏陶，
特别要他仿效意大利和法国
（至少一般人当时是如此取法）。
朱丽亚进了尼庵，寄哀于淡泊；
也许，要想知道她的真正感情，
我们最好摘录她的这一封信：

① 凡达尔人——五世纪时侵入高卢、西班牙等处的日尔曼部落，于455年攻陷罗马。

一九二

“我听说你就要遵母命远行了，
　这很好，也很明智；但对我仍旧
是一个苦痛。我对你年轻的心
　再无所求，我的心有苦只独受，
而且长将如是。我唯一的圈套
　是爱你爱得太深；——呵，这儿落有
一些污迹，只怪我写得太匆匆，
我没有泪，我的眼睛只感到灼痛。

一九三

“我爱过你，现在还爱着，为了这
　我丧失了天堂，名誉，自尊，地位，
但这一切损失我都不以为惜，
　因为那场春梦对我是太可贵。
我敢说，没有人比我更严于自责，
　可是，若要我指出我自己的罪——
(要不写出这一点我会很不宁)，
我没有什么需要责备或求情。

一九四

“爱情对男子不过是身外之物，

　对女人却是整个生命；①男人可以

献身宫廷，军营，教堂，海船，市场，

　有剑和袍，财富和光荣不断更替；

骄傲，声名，雄图，充满了他的心，

　更有谁能永远占有他的记忆？

男人门路很多，但女人只有一法：

那就是爱了再爱，然后再受惩罚。

一九五

“还有多少欢娱和荣华等待你，

　还有多少人要爱你，并使你锺情；

我这一生是完了，只剩下余年

　来把耻辱和悲哀埋进我深心！

然而我宁可忍受这一切，而不愿

　弃绝我这依旧沸腾着的热情；

呵，永别了，请原谅我，爱我吧，——不，

这字眼已没有意义，我很清楚。

① 爱情对男子…………这两句名言是写《论德国》的斯泰尔夫人的话，拜伦同她认识。

一九六

“我的心本来稚弱，现在还如此；
　但我相信，我能够使头脑冷静。
虽说精神消沉，我的血却奔流，
　好像风暴过处，波浪还在翻腾；
我有颗女人的心，它偏颇、执着于
　一个形影，对别的都无动于衷；
有如摇摆的磁针是对准北极，
我的心的跳动也只是朝向你。

一九七

“我没有话可说了，却还在犹疑，
　我没有勇气把印章按在纸上；
无奈事已至此，我该有始有终，
　反正不会有更苦的滋味可尝；
如果人能死于悲，我早该去世，
　但死神却不理可怜人的愿望；
道完这永别，我还得苟延于世途，
还得以余生爱你，并为你祝福！”

一九八

这封短简用的镶金边的信笺，
　落着新鸦翎笔的精致的笔迹；
她的素手费了几许力量才伸到
　那烛火[1]，像磁针般不断地颤慄，
然而她却忍住泪水，不使它流出；
　印章是朵葵花，“她永远跟着你”[2]
这句箴言是刻在一块白玉上，
朱红的封漆也是上好的质量。

一九九

这就是唐璜最早遭受的麻烦；
　但我是否要把他的情场风波
陆续陈述下去，那就要看公众
　对他这一次的艳遇反响如何；
他们的赞许会给一个作者增光，
　而迎合他们的怪癖却无大错。
假如我此次荣获他们的奖掖，
也许一年后他们就更多给些。

---

① 烛火——当时用漆封信，漆须先用烛火熔化。

② 她永远跟着你——原文是法文，拜伦有一颗刻着这句话的印章。

二〇〇

我这一篇诗是史诗，我想把它
　分为十二章，每一章要包括
爱情呵，战争呵，海洋的风暴呵，
　还有船长，国王，以及新的角色；
其中穿插的故事要有三起，
　并仿照荷马和维吉尔的风格，
我正在构制着地狱的全景，
好教这一篇史诗不徒负虚名。

二〇一

这一切都要顺序地，并严格地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条例而制作；
那条例是真正崇高文体的指南，
　造就了成批诗人，和一些笨伯；
散文诗人爱无韵体，我却爱押韵；
　一个巧工绝不嫌他的工具笨拙；
我已经有了新编的神话掌故，
和一套极出色的天外天的景物。

二〇二

有一个小小的特点，使我异于
　我以前的那些写史诗的伙伴，
我认为，这是我所优于他们的，
　（当然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
但这一点却是我的独到之处，）
　他们都太雕琢，读来令人厌倦；
绕来绕去不离那虚构的迷宫，
而我这故事却是真实的事情。

二〇三

如果任何人对这一点有所怀疑，
　他无妨去查历史，风土志，札记，
去查被公认为翔实可靠的报纸，
　或剧本，如五幕剧或三幕歌剧——
这一切都能证明我言之非谬；
　但当然，最能令人凭信无疑的
是我，和塞维尔现存的几个人，
确曾目击唐璜和魔鬼一道私奔。

二〇四

假使有一天我竟降格而写散文，

　我要为诗坛写一篇精彩的十诫，

那无疑将顶替前此一切的论著；

　我将把无人窥见的许多秘诀

写进那篇启示，我要大声疾呼

　向后人训诫；这杰作可名之曰：

“朗吉那斯酒后诗话”；或者称作：

“凡诗人都可自居为亚里斯多德①”。

二〇五

汝应皈依弥尔顿，屈莱顿②，蒲伯③，

　勿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须知彼为首者糊涂不可救药，

　第二是醉鬼，第三个噜嗦而古怪；

诗人克莱布或许不易于取法，

　甘培的灵感之泉似乎不够澎湃；

汝不得自塞姆尔·罗杰斯剽窃，

---

① 自居为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著有《诗学》，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他被认为诗的艺术法则的权威。

② 屈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文评家。

③ 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拜伦与当时“湖畔诗人”不同，对十八世纪的屈莱顿和蒲伯的诗表示钦佩。

与穆尔的缪斯调情亦应严戒。

二〇六

汝切勿追求索斯贝[1]君的缪斯，
　或觊觎他的飞马，他的任何东西；
汝切勿谎言作证以陷害亲人，
　（至少有个才女[2]爱如此沽名钓誉；）
总之，汝不得写一切我所不许的，
　此即真批评也；谁若犯了条例，
不管你高兴与否，理应自请处罚，
不然，老天在上，我也必予以挞伐。

二〇七

好了，如果有谁贸然说，这故事
　是不道德的，那我要请他，第一，
既然自己没有受害，就别喊叫；
　其次请他再读一遍，然后才可以
（当然，不会有人是如此不礼貌！）
　说它贻害于人，尽管富于生趣；
其实在第十二章我还要指出
故事里一切坏人的最后归宿。

① 索斯贝(1757—1833)——英国诗人。

② 有个才女——可能指拜伦夫人。

二〇八

但设若毕竟有些人不知自爱，
　把我的忠告居然当做耳边风，
只凭自己邪恶的主见，不相信
　我的诗，也信不过自己的眼睛，
而大叫“无以为训”：假如他是牧师，
　我要说他故意撒谎，耸人视听；
假如是船长，或批评家这样说，
他们当然也不对——却是无心弄错。

二〇九

我切望本诗得到公众的好评，
　请大家相信我吧：它确有训诫；
我让您们先消遣，跟着奉上说理，
　（就像婴儿要嚼环，叫牙长快些；）
同时，请大家还别忘了：这篇史诗
　原是作为我摘取桂冠的梯阶；
我唯恐正经人读它难以为情，
适向我祖母的《英国评论》送了贿金①。

① 适向我祖母的《英国评论》送了贿金——《英国评论》是一家向来攻击拜伦的杂志，“祖母”云云言其老，言其保守。送贿金一说则是故意开玩笑，当时该杂志主编曾赶紧声明并无此事。

二一〇

我把钱封在信里给编者寄去，
　编者也写了正式的回信谢我——
承认他欠我一篇捧场的评论；
　但假如他竟不顾自己的承诺，
否认收到价款，把我文雅的缪斯
　油煎和火烧，尽量以胆汁的毒恶
涂满篇幅，而甘蜜却一滴也不见；
那我——那我只好说：我给了钱。

二一一

既已缔结了这一新的神圣同盟，
　我想我在公众之前就绝无问题，
任何艺文、科学杂志我都敢驳斥，
　不管是日刊，月刊，或三月一期；
当然我并不想给它们增加销路，
　何况据它们说，我尝试也无益，
因为堂堂的«爱丁堡评论»和«季刊»
早把有异见的作者骂上了天。

二一二

“当普兰科执政时，我年轻气盛，
　我可受不了这个，”荷拉斯如此说；
我也有同感。我徵引它无非暗示，
　若是早在六七年以前(当时我
做梦也想不到会浪迹在布伦泰)，
　我反击起人来可不稍待一刻；
在乔治三世①的时代，我火气旺盛，
要叫我忍受这类事那可不成！

二一三

但如今，年方三十我就白了发，
　(谁知道四十岁左右又该如何？
前几天我还想到要戴上假发——)
　我的心苍老得更快些；简短说，
我在五月就挥霍了我的夏季，
　现在已打不起精神与人反驳；
我的生命连本带利都已用完，

①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国王，在位六十年，但后十年完全疯狂。这正是新大陆和欧洲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始则压制美洲殖民地人民，激起美国独立战争，继则纠合全欧的反动势力，企图扼杀法国革命，对内则严刑峻法，镇压一切民主活动。

哪儿还有那种所向披靡之感？

二一四

唉，完了，完了，——我心中再也没有
　那清新的朝气，像早晨的露珠，
它能使我们从一切可爱的情景
　酝酿出种种新鲜而优美的情愫，
好似蜜蜂酿出蜜，藏在心房中；
　但你可认为那甘蜜越来越丰富？
不，它原来不是外来的，而是凭你
有没有给花儿倍增妩媚的能力。

二一五

唉，完了，完了，——我的心灵呵，
　你不再是我的一切，我的宇宙！
过去气概万千，而今搁置一边，
　你已不再是我的祸福的根由；
那幻觉已永远消失：你麻木了，
　但这也不坏，因为在你冷却后，
我却获得了许多真知灼见，
虽然天知道它来得多么辛酸。

二一六

我谈情的日子完了；无论多迷人：
　少女也好，夫人也好，更别提寡妇，
已不能像昔日似地令我痴迷——
　总之，我过去的生命已不能重复。
对心灵的契合我不再有所幻想，
　红葡萄酒的豪饮也受到了劝阻；
但为了老好先生总得有点癖好，
我想我最好是走上贪财之道。

二一七

"雄图"一度是我的偶像，但它已在
　"忧伤"和"欢娱"的神坛之前破碎；
这两个神祇给我遗下不少表记，
　足够我空闲的时候沉思默对；
而今，像培根的铜头①，我已说完：
　"现在，过去，时已不再"；青春诚可贵，

① 培根的铜头——此处的培根是修道士罗杰·培根(1214？—1294)。传说他做了一个铜头，并使它有了能在一个月内说话的能力，但等它真的开口说时，培根正打盹，因此没有听到它的话——即诗中所引的"现在，过去，时已不再"。由于无人听到，铜头坠地跌碎，培根也前功尽弃。

但我宝贵的青春已及时用尽：
心灵耗在爱情上，脑子用于押韵。

二一八

声名究竟算得什么？那不过是
　保不定在哪儿占一小角篇幅，
有的人把它比作登一座山峰，
　它的顶端同样是弥漫着云雾；
就为了这，人们又说，又写，又宣讲，
　英雄豪杰厮杀，诗人“秉着夜烛”，
好等本人化为灰时，可以夸得上
一个名字，一幅劣照，和更糟的雕像。

二一九

人的希望又是什么？古埃及王
　基奥普斯[①]造了第一座金字塔，
为了他的威名和他的木乃伊
　永垂不朽，这塔造得最为高大，
可是他没有料到，他的墓被盗，
　棺材里连一点灰都没有留下。
唉，由此可见，无论是你，是我，

---

① 基奥普斯——古埃及王，公元前2900年左右在位。

何必还要立丰碑把希望寄托？

二二〇

然而，由于我一向爱穷究哲理，
　我常自慰说："呜呼！生如白驹过隙，
此身乃是草芥，任死神随意收割；
　你的青春总算过得差强人意，
即使照你的心愿能再活一遍，
　它仍将流逝，——所以，先生，该感激
你的星宿，一切情况总算不太坏；
读你的《圣经》吧，照顾好你的钱袋。"

二二一

可是现在，敬爱的读者！以及
　更敬爱的主顾！诗人——就是我——
必须和您握手告别了，再会吧，
　敬祝您的身体健康，一切绥和。
假如彼此称心，咱们还会再见，
　若是话不投机，我这一点货色
足够您受了，我再不敢多打扰——
但愿别人也能这么自爱才好！

二二二

“去吧，小小的书，离开我这幽居！
　我把你掷在长河上，任你飘流。
你若是真如我所料，曲高和寡，
　多年以后，世人仍将把你珍留。”
既然骚塞都有人读，华兹华斯
　都有人懂，我难免要一试身手！
但前四行① 句句是骚塞的大作，
那不是我的，请读者万勿弄错！

① 前四行——本节开头的四行引自骚塞的《桂冠诗人之歌的尾声》。

第 二 章

一

哦，纯朴的弱龄学子的教育家！
　无论在英、法、荷、西班牙或德国，
我请求你们要动辄鞭打学生，
　别管多痛，那有益于他们的道德；
请看唐璜就是例子：最贤的母亲，
　最好的教育，他竟然一无所获；
说来很奇怪，真不知什么缘故，
他连人的至宝贞操都保不住。

二

若使他进入公立的学校读书，
　比如说上三年级，甚或四年级，
平日的课业足够叫他意兴消沉，
　至少，假如他是在北方被抚育；
西班牙或许独处于成规之外，
　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成规有道理——

唉，十六岁的孩子就惹起人离婚，
这当然教他的老师非常纳闷。

三

我倒不认为这件事如何费解，
　假如你把这一切合计一下：第一，
他有个数学头脑的母亲，她是——
　别管什么吧；老师蠢得像只驴；
一个漂亮的女人（当然少不了，
　要不然这类丑事又何从谈起）；
一个够老的丈夫和他的娇妻
不够和睦——再加上时间，良机。

四

好，好；这世界总得绕轨道运行，
　是人都得跟着转，不管头脚倒正。
我们活一阵，死去，恋爱和纳税，
　风转向时，我们也跟着转帆篷；
我们由国王治理，由牧师教导，
　由庸医诊治，然后就一命告终；
全不过一会儿，爱情，美酒，雄心，
信念，战斗，尘土，——也许一个声名。

五

我说过，唐璜被送到了卡提斯，

　我记得，那是个美丽的滨海城，

殖民地的贸易(至少是在秘鲁

　知道反抗以前)都在那儿集中；

那儿的女子多美！呵，多么标致！

　只看那步履就叫你血液沸腾，

我不会形容，也想不出好比喻，

呵，太动人了，简直是无可比拟，

六

一匹阿剌伯骏马？一只挺秀的鹿？

　初驯的巴巴利马？小羚羊？长颈鹿？

不，这全不像！还有她们的姿态！

　她们的面纱，裙子，——若都要写出，

那就整整写它一章也不为过。

　还有她们的脚踝，那一双秀足！

谢谢天吧，幸亏我说不出好比喻，

(所以，我冷静的缪斯呵，沉住气！

七

贞洁的缪斯呵，——好，你不愿多说，
　那就随你）——有时玉手把面纱一撩，
露出那水晶晶的勾魂的眼睛，
　直射入你心窝，立刻使心变成了
爱情的热带！呵，要是我把这忘记，
　那就让我——够了！快说我的祷告。
但哪有一种衣服让眼睛透过它
　可以如此饱餐？就像威尼斯面纱①！

八

但还是书归正传：唐娜·伊内兹
　把儿子送到卡提斯只是为着
让他搭船，而不是让他呆下去，
　为什么不能呆？恕我不想多说，
反正这年轻人是要远涉重洋，
　仿佛要使他断绝尘世的罪恶，
那只西班牙船就是挪亚的方舟②，
把他像一只希望之鸽给带走。

---

① 实即小手帕，这种面纱在圣·马可（即威尼斯——译者）很流行。——拜伦原注。

九

唐璜叫仆从照吩咐打好行李，
　然后领受了母训和一些盘川，
他将要飘游海外四易其寒暑，
　伊内兹虽然难过（当然不可免：
生离死别总归刺心），还是切望
　（甚至相信）他的德才日益改善，
她还送给他一纸（他没读下去）
案头规谏，和几笔提款的字据。

一〇

这期间，为了打发寡母的时日，
　坚强的伊内兹办了所圣经学校，
专为训导那些甘愿充当魔鬼
　或蠢材的儿童（败类都爱邪道），
三岁的娃娃礼拜天都来就学，
　顽劣的罚坐高凳，或者受鞭教；

② 挪亚的方舟——基督教《圣经》《创世记》故事：上帝见世多暴恶，决心用洪水毁灭它，但见挪亚是个好人，就命他造方舟，将其家人及世上每种生物一对放置其上，免遭水淹。洪水泛滥时，挪亚曾从方舟放出一只鸽子，等鸽子啣着一片橄榄叶子飞回，挪亚知道水退了，世人因称此鸽为“希望的鸽子”。

一定是唐璜的教育极为成功，
所以鼓舞了她培养另一代儿童。

一一

唐璜登上了船，海船开始航行，
　虽说是顺风，海浪却异常汹涌；
那海湾我很熟悉，因为常经过，
　那喧然大波真像有魔鬼在翻腾。
只要你站在甲板上，飞溅的浪花
　就直打到脸上，打得脸皮粗硬；
他站在那儿一再向西班牙告别，
呵，这是第一次——也许竟成为永诀。

一二

当一个人看着自己熟悉的乡土
　隔着茫茫的波涛，渐远渐隐去，
这情景，我承认，够令人难过的，
　特别是初登世途，更会别情依依；
我记得，大不列颠的海岸是白的，
　而异方的海岸却不是一览无余，
它越远越神秘，泛着一片蓝色，
望着望着，你就已寄身于海波。

一三

唐璜站在甲板上，也同样迷惘，
　风在呼啸，水手们正拉帆、咒骂；
船吱扭地响，城市变成了黑斑，
　他们正迅急而顺利地离开它。
要想不晕船，先生，最好吃牛排——
　不要嗤之以鼻吧，请试试这办法：
这是真的，我行之颇为有效，
既然我可以，我想您也能办到。

一四

唐璜站在船尾上尽自眺望，
　他的祖国西班牙已越来越远；
初别故土的滋味的确够苦涩，
　连举国出征的士兵都有此感；
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关切之情，
　一种突然的震动使柔肠寸断：
即使那人与地都叫你最讨厌，
你仍会痴痴地望着教堂的顶尖。

一五

然而唐璜却处处都难割难舍：
　有母亲，情妇，可喜又没有发妻，
所以他比久历世途的许多人
　有更充分的理由感到悲戚；
假如说，我们与人争执而散了伙，
　有时候都免不了要叹一口气，
管保我们要为心爱的人一哭——
除非是悲伤已极，把泪水噎住。

一六

因此唐璜哭了，象被俘的犹太人①
　坐在巴比伦河岸，想着郇山落泪；
我也想同恸一场，但这不是哀诗，
　而况为这点愁绪也不必心碎：
年轻人得旅行，至少寻寻开心，
　而等下次他们的仆人在马车背
捆上他们新的手提箱的时候，

① 象被俘的犹太人——公元前586年，犹太人为巴比伦征服，被驱逐到巴比伦河一带，但他们仍想念家园不已。郇山即他们原住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圣经》《诗篇》第一三七章第一节记述了他们被俘后的痛苦心情。

也许我这一章就裱糊[①]在里头。

一七

但唐璜哭了，他沉思而又叹息，

他的苦泪落入了咸涩的海水：

呵，“美者益增其美”[②]，一点不假，

（请原谅吧，我太爱拾人牙慧；

这原是丹麦王后以鲜花散在

奥菲利娅坟上而发出的感喟。）

他时而哽咽，想到目前的处境，

他就郑重决定了要改过自新。

一八

“别了，我的西班牙，长久别离了！”

他叫道，“也许我从此见不到你！

也许我象那多少游子的心灵

因为思念你的海岸而黯然萎靡。

别了，瓜达尔奎弗河边的故园！

别了，母亲！既然从此各自东西，

---

① 裱糊——拜伦曾见有将诗稿裱糊，作为箱子衬里的事。此处意为我的诗写得拙劣，可能遭同样命运。

② “美者益增其美”——语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下文丹麦王后和奥菲利娅也是该剧人物。

那么也别了，亲爱的朱丽亚！(说完，
他又拿出她的信默读了一遍。)

一九

"我可以发誓，我若是对你忘情——
　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绝不会变，
除非这蓝色的海水都化为气，
　除非是陆地变成海，海枯石烂，
那我也忘不了你呀，我亲爱的！
　只有你的倩影留在我的心间；
有什么药方能医治人的心病？
(这时船突地一摇，他开始恶心。)

二〇

"除非是天塌地陷——(他更晕了)。
　朱丽亚呵，还有什么叫人更悲伤？
(看在上帝面上，快拿一杯酒来！
　彼得洛，巴蒂斯塔，扶我下船舱。)
朱丽亚，我的爱——(混蛋，快来扶我！)
　呵，朱——(这该死的船摇得好心慌。)
请听我的恳求，亲爱的朱丽亚！"
(这时他已恶心得说不出话。)

二一

他感到内心深处（更确切地说，
　是在胃里）凄凉而沉重，这种病
唉，连最精的医术也束手无策，
　常起因于失恋，或朋友的负心，
或伴着我们心爱人的死以俱来，
　他死了，也死去了我们一部分；
他本来有更多的凄酸的情意，
但大海却是太强烈的呕吐剂。

二二

爱情真具有奇异莫测的力量，
　他撑得住由他自己引起的高烧，
可是一点伤风咳嗽就难受得很，
　扁桃腺发起炎来更不易除掉；
一切高贵的宿疾他都顶得住，
　而小小的不舒服他却受不了；
打一个喷嚏会打断他的轻叹，
他已瞎的眼睛最怕红肿发炎。

二三

但最糟是呕吐，或大肠的绞痛，
　爱情本来最有风致，豪情满怀，
用热手巾来治疗可不太适宜，
　因为那就堵得他呼吸不自在；
清泻药也很不利于他的统治，
　呕吐就是死亡；幸而唐璜的爱
是完美的，所以能镇住他的胃部，
否则风浪那么大，怎能不呕吐？

二四

这只船名叫神圣的纯尼达达，
　它有定期去意大利的航线，
雷格亨是它的最终的港口；
　那儿，早在唐璜的父亲出生前，
就定居着西班牙世家蒙卡达，
　他们彼此是亲戚，所以在行前
人们还塞给唐璜一封介绍信，
嘱咐蒙卡达关照这个年轻人。

二五

他带着三个仆人和一位教师，
　这位教师就是硕士彼得利娄，
他能流畅地操好几国语言，
　现在可病恹无言地靠着枕头；
船不断摇荡，他只盼望着陆地，
　每个浪头都叫他头疼得难受；
从舷窗渗进的海水把他的床
弄得有些湿，也使他的心发慌。

二六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风
　到夜晚变强烈，愈吹愈凶猛；
这对航海的人算不了什么，
　但陆地的子民就要脸发青。
水手们的确是另一种族类，
　日落时他们开始收起帆篷，
因为那天空看来很是险恶，
也许要吹走桅杆或是什么。

二七

在午夜一点钟，风力突然一转，
　把船摆进了波浪之间的槽穴，
浪头猛击船尾，打破了一个口，
　后船柱和骨架都被打得松裂，
可是，还没有等船越过险境，
　船尾的方向舵又和它告了别；
这时船里的积水已有四英尺高，
应该赶快抽水，不管是否有效。

二八

一群人立刻被派去摇抽水机，
　其余的人赶到船舱，忙着动手
把货物和其他等等都搬开来；
　但他们一时摸不到那个裂口，
最后倒是摸到了，未免有些迟，
　谁也不敢说他们是否能得救，
因为海水涌进来实在太迅速，
他们把床单，衬衣，成捆的棉布，

二九

都投向裂口；但无论这些杂物，
　或是他们的妙策和努力也好，
都不会使他们免于葬身鱼腹，
　若不是有那些套抽水机效劳；
我高兴能向航海的弟兄推荐；
　它每小时能把五十吨水排掉；
请想吧，全船都难保命，若不是
由伦敦的厂商曼恩君把它承制。

三〇

天亮以后，天气看来有些好转，
　他们想各种办法来缩小缺口，
好使船不致下沉；但三英尺的水
　已足占住抽水机和许多人手。
风又刮起来了，天近黄昏时，
　怒号的狂风把一些炮给吹走；
它越刮越猛，真难形容那凶险！
一阵风竖起船梁，眼看就要翻，

三一

船身就那样倾斜着，动也不动；
　积水从船舱流出冲洗着甲板，
这惊危的场面真叫人终身难忘：
　因为不论战争，火灾，或是沉船，
总之一切能使人悲哀，或打碎
　他的希望、心灵或颈骨的患难，
他都忘不了；因此，泅过水的人
也总爱把险遭没顶的事谈论。

三二

水手们立刻动手砍断了桅杆，
　先砍掉后桅，以后主桅也砍断，
但船身仍斜立得象一块木桩，
　好似对人们的意图故意刁难。
最后他们又砍下前桅和牙樯，
　情况才好转，（虽然是有违心愿，
因为船上的配件被砍得一空！）
以后破船猛一摇，船身又摆正。

三三

不难想象：这种种混乱的局面
　很使人不安，因为对旅客来说，
无论误了一餐，或者丧失性命，
　这意外的损失都是非同小可。
连干练的水手想到末日来临，
　也不免有失常态，居心要闯祸；
因为他们每遇到船翻的时候，
总要喝酒，有时用桶喝一个够。

三四

当然，镇定心神的最良的药剂
　莫过于酒或宗教；因此在船上
有人抢，有人喝酒，有人唱圣诗，
　构成最高音的是狂风的歌唱，
嘶哑的海涛击着节拍，而恐惧
　医治了旅客的倒霉的呕吐狂；
请听吧，哀哭，祷告，詈骂，诅咒，
和大海的怒号交织成大合奏。

三五

若不是唐璜，恐怕还要闹乱子，

　他虽年纪轻轻，却会随机应变；

他手拿两支枪把住酒窖的门，

　吓得闹事的水手不敢闯上前，

仿佛死神站在火门里，就比那

　水门的更可怕；任你流泪、叫喊，

他只是不理；但水手们却认为

要淹死也得先喝它一个烂醉。

三六

“多拿酒来喝呀，”他们纷纷喊道：

　“一个钟点后，反正都没有两样！”

“不行！”唐璜说，“虽然我们都要死，

　但该死得象人，别学野兽的下场。”

他就如此守着那危险的岗位，

　总算没有人愿意惹得他开枪。

连他最尊敬的老师彼得利娄

白白求了半天也没沾上一口。

三七

这位老好先生实在气愤已极，
　不禁仰面朝天，高声发出哀呼；
他忏悔一切，并且沉痛地发誓：
　坚决改过自新，绝不再误入歧途；
只要这次脱了险，任魔鬼诱惑，
　他也绝不再离开学院的职务。
唉，在沙拉曼卡寺院多么自得！
何必跟着唐璜跑，象个桑科①。

三八

但现在，又有一线希望闪过来，
　天亮了，风息了，虽然没有桅杆，
裂口也扩大，但船还是漂浮着，
　周围都是浅水，只是看不到岸。
他们又拚命地绞动着抽水机，
　虽也无用，但这时阳光闪了闪，
有的人高兴得用手去戽水，
病弱的补帆，有力的人抽水。

---

① 桑科——十七世纪初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是主人公的忠实侍从，现译桑丘·潘沙。

三九

他们把帆布从船底下拉过来，
　这样作，暂时的效果倒还不差；
但船上既没有桅杆，又没有帆，
　还留个窟窿，叫他们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法子也得挣扎到底，
　反正不必忙于叫这破船沉下；
固然啦，人活着终归要死一回，
但死在利翁海峡却不太有味。

四〇

在那儿，风浪正把船猛力颠簸，
　他们不由自主地随着风飘泊；
一连几日的搏斗教人疲于奔命，
　哪里顾得到作应急的桅和舵？
所以他们也不使舵了，连这船
　能否再漂浮一小时也很难说；
真幸运，它倒一直漂浮在水上，
当然并不很象鸭子的游荡。

四一

事实上，风力也许是减弱了，
　但破船随风浮摆得勉勉强强，
已难持续更久；他们的困窘
　还在增加，因为淡水快要用光，
能够充饥的食物也不多了，
　他们不断地举镜向远方瞭望：
但既看不到陆地，也不见帆影，
只见波涛滚滚，和夜幕的降临。

四二

天气又变得险恶，风吼吼地吹，
　前后的船舱都灌进了海水，
人们眼看着大祸临头：大多数
　听天由命，有些人则见义勇为，
直弄到抽水机的链条和皮带
　都断的断，破的破，全船尽毁，
只好任其漂流，靠波浪发善心，
但这善心呵，岂不像内战的人们？

四三

终于，木匠的两只粗眼含着泪
　来见船长，说他再也无能为力，
这经历了多少风涛的老木匠，
　假如竟脆弱得像女人般哭泣，
那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
　唉，可怜的人！还有妻子和儿女，
对于快死的人，这两桩事情
的确叫人心里不容易安宁。

四四

这只船显然从船头迅速下沉；
　现在，一切尊卑贵贱都已不分，
有的又跪下喃喃地祈祷，许下
　不少蜡烛的愿给他们的护神
（但无人付款）；有的在船头瞭望；
　有的拉出小艇来；还有一个人
请求彼得利娄给他读经赦罪，
他一阵迷惘，狠狠骂了声“见鬼！”

四五

有的人卧在吊床上叫人鞭打；
　有人好像去赶市集，盛装华服；
有人咬牙切齿诅咒他的出生，
　一面揪着头发，一面嚎啕大哭；
有人继续作着已做的事情——
　把小船弄出来，因为他们清楚：
一只不漏的小船能经住风波，
除非是巨浪卷回来把它吞没。

四六

最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困苦灾难，
已经很难拿出足够的食物
　使人们的痛苦稍为减轻一点；
人在临死前也不愿亏损肚子，
　但存粮已被风浪毁了大半，
只剩下两桶饼干和一桶黄油
可以放在小船里被他们带走。

四七

但在快艇里，他们设法储备了
　几磅已然遭到水浸的面包，
一大桶约有二十加仑的淡水，
　还有六瓶酒；此外，他们想打捞
舱里的部分牛肉，而侥倖遇上
　一块猪肉；总共就是这许多了，
很难供小艇的人们饱餐一顿；
当然还有甘蔗酒，大约八加仑。

四八

别的帆船和快艇在一起风时
　就被风浪摧毁了；这只快船
也只能说是处境非常狼狈，
　它只有两条毯子当作篷帆，
还有一支桨，是被一个少年人
　侥倖由大船投下的，权作桅杆；
两只小帆船当然连一半人数
都容不下，更谈不到储备食物。

四九

到黄昏了，这阴沉暗淡的白昼
　在茫茫的海上沉没；像个面幕，
揭开它就见虎视眈眈的凶颜
　正面对着你：黑夜就如此暴露
在他们绝望的眼前；一片漆黑
　把苍白的脸和荒凉的海遮住。
呵，他们和恐惧相处了十二天，
现在才看见死亡就站到眼前。

五〇

大船上有人想试作一只木筏，
　但在这汹涌的海上岂不白搭？
这种事情本来能教人好笑，
　要是在这时还能笑出来的话；
当然，除非是喝了太多的酒，
　半是癫痫，半是兴奋得可怕，
那准能发出一种粗野的狂笑——
但这种人若能活，只有天知道！

五一

在八点半，帆桅，吊杆，鸡笼，圆木，
　和凡能浮起的东西都扔到海中，
说不定会帮助落水的人漂浮，
　但他们挣扎一阵也终于没顶；
天空一片漆黑，除了几点星光，
　小船载了过多的人向外划行。
大船倾斜一下，接着左舷歪倒，
最后头向下坠——一句话，沉了。

五二

于是永诀的哀号彻响在海上，
　胆小的尖叫，胆大的静静站着；
有人恐怖地哀嚎一声跳下海，
　好像急于投奔他的葬身之所；
而大海像地狱似地张开口，
　破船就和水的旋涡一起沉没，
这好似一个人扭着仇敌撕打，
在自己死前，也要将敌人扼杀。

五三

起初是冲上云霄的一片尖叫
　有如霹雳一声雷在海上迴荡，
甚于海的狂啸；接着一切死寂，
　听到的只有狂风和无情的波浪；
但间或还有孤凄的一声嘶喊
　伴着偶尔一阵搅动水的音响，
呵，那必是一个壮汉还在漂浮，
由于灌了海水而痛苦地哀呼。

五四

两只小船，如前所说，早划出去，
　在拥挤的船上也有几个水手，
但眼前的希望并不比大船多，
　因为狂风仍旧一个劲地怒吼，
要想达到岸沿岂非十分渺茫？
　何况人又太多，实则又太不够-
小船有九个人，快艇有三十个，
他们在出发以前曾这样数过。

五五

其余的都死了，约有二百灵魂
　脱离了躯壳；但最可慨叹的是：
有些葬身在海底的天主教徒
　要等几星期才能有弥撒仪式
为他们炼狱的火①减一块煤炭；
　因为，唉！除非确知道人已去世，
活人总舍不得把钱为死人花——
要花三个法郎才做一次弥撒。

五六

唐璜挤上了快艇，并且又设法
　给老师彼得利娄也找到地方；
看来好像他们已互换了职责，
　因为唐璜摆出了一副官相
颇能安定人心，而彼得利娄
　两眼却不断哀诉自己的苦况。
巴蒂斯塔呢，（短名也称为蒂塔；）
竟为了伸手拿酒而葬身鱼虾。

① 炼狱的火——据罗马天主教教义，人死后灵魂短期进入炼狱，以赎在世时的罪。

五七

他也想援救他的仆从彼得洛，

　但同样的原因送了他的性命；

他喝得太醉了，想跨上小船边，

　不料一脚迈进海波，幸或不幸，

他找到一个水酒交融的归宿；

　他们无法救他，虽然离得很近，

因为波浪每分钟变得更凶猛，

而小船上早已挤得水泄不通。

五八

他父亲的一只长耳朵小狗

　唐璜一直携带着在海上旅行，

“爱人及物”，您当然可以想得到——

　这只狗站在破船边吠个不停，

无疑，（狗都有如此智慧的鼻子！）

　它嗅出了这只大船已经不灵，

唐璜一把抓住它，没等它挣开

就扔进快艇，接着他也跳下来。

五九

他还把钱尽可能地掖在周身，
　也掖一些在彼得利娄的身边，
这位老师已经茫然不知所措，
　一切都乖乖地听任他来管；
每一个浪波都叫他惊惶万状，
　但唐璜却相信能度过这难关；
他认为每种灾祸都必有救星，
所以才把老师和小狗带上快艇。

六〇

是一个险恶的夜，风吹得很紧，
　船行在两浪之间就静止不动，
虽然在浪头高处风力劲急，
　张帆很险，人们也不敢收篷；
每个浪头都从船尾卷上水，
　把人和希望打得又湿又冷，
他们不停地戽水，没歇下一刻，
但可怜的小船很快就沉没。

六一

又是九个灵魂随着它去了！
　只有快艇继续浮着，用一桨
作桅杆，两张毯子缝在一起
　勉强作帆，紧紧捆在那桨上；
每个浪头都几乎要灌满船，
　这危险真超过以往的情况；
他们为小船的人淹死而难受，
也心疼那两桶饼干和黄油。

六二

初升的太阳火一般红，预告着
　一定还有大风暴，目前能作的
只有迎着奔腾的巨浪向前冲，
　也许能够挨过这险恶的天气；
每个人喝了几羹匙酒和甜酒，
　都有些头晕目眩，而为了充饥
就只有袋里湿得稀烂的面包，
至于衣服，那都已成了破布条。

六三

总共三十人挤在小小的空间，
　没有动转余地，驾驶更谈不上；
他们也力求改善：互相轮着班
　由一半人数躺在自己的地方，
其余的就坐着，半身浸得麻木，
　半身发着烧；全船的人就这样
像患隔日疟似地打着寒战，
没有大衣，身上盖的只有青天。

六四

是生之渴望使生命延续了下来；
　医生治病也时常遇到这种情况，
假如病人没有朋友或妻室之累，
　病得怎样危险也总不致于死亡；
因为他有所期望，命运女神的
　刀或剪子就不会勾引他的幻想，
只有对痊愈灰心才真损害寿命，
那就使人生的磨难短促得可惊。

六五

据说领养老金的比其他的人
　活得更长久——天知道什么缘故！
有人确是寿比南山，永远不死，
　我想是为了折磨那出钱的主；
在债主之中就数犹太人缺德，
　他们借钱的方式真叫人不舒服，
我从前好不容易向他们告贷，
因此，我觉得要还钱也不自在。

六六

快艇上露宿的人们也不自在，
　他们全靠对生命的热爱而活着，
不管风吹雨打，他们像是岩石
　承受着难以相信或想像的折磨；
请想想看：水手的命运一直很苦，
　最古远的如挪亚方舟的飘泊，
它所运载的人和货都很奇特，
有如古希腊的那只海船阿葛①。

---

① 海船阿葛——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去寻金羊毛时所乘的船。

六七

但人是肉食动物，必须用餐，
　而且每天至少吃一餐果腹，
他不能像山鹬似地只靠喝水，
　而必须杀生，有如鲨鱼和老虎；
虽然他的体质也能容许素食，
　但三天不知肉味就不免叫苦。
不信问劳动人民，他们准认为：
牛肉啊，羊肉啊，更有益于脾胃。

六八

我们不幸的水手也正是这样。
　因为第三天忽然息了风涛，
这使人舒一口气，好像给他们
　疲惫的身子涂上了一层香膏；
他们像海鳖似地在海面昏睡，
　但醒来时胃里却酸楚得难熬，
于是像饿鹰一般都去扑食粮，
再也不精打细算地把它贮藏。

六九

这结果不难推想，他们不仅仅
　喝光了酒，而且把一切都吃掉，
那么，第二天还有什么可吃呢？
　关于这，谁愿意听人谆谆劝告，
都妄想天会起风，（愚蠢的人们！）
　并把船吹到岸；这算盘倒很好，
但既然只有一支桨，又不牢固，
还不如好好节省一下食物。

七〇

到了第四天，水上不见一丝风，
　海洋安睡得像吃奶的乳婴；
到第五日，小船还在原处浮着，
　水天一色，蔚蓝，澄澈而平静；
他们只有一支桨，（但愿有两支！）
　怎么办呢？腹中的饥火熊熊，
于是唐璜的狗，也不顾他恳求，
就被杀死，每人分吃了一块肉。

七一

第六天他们吃掉了小狗的皮，
　唐璜因为是他父亲的爱犬，
一直不忍以它来果腹，但现在
　感到嘴里淡得和饿鹰一般，
终于半带悔恨地接受了前爪，
　这拿给他吃还是很大的情面；
他把一半分给老师，彼得利娄
一口就都吞下了，还很嫌不够。

七二

第七天仍没有风，火热的太阳
　把皮肤烤起了泡；他们在海上
像死尸似地摊着，动也动不了，
　只有盼望刮风，但这却很渺茫；
淡水，酒和食粮都已吃完了，
　他们面面相觑，眼睛闪出凶光；
那是豺狼的眼呵，其中透露着
吃人的欲望，虽然谁也不明说。

七三

终于有人向同伴小声叽咕着，

　同伴又传同伴，如此话就传开，

最后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绝望而激动，顾不得任何危害；

因为当每个受苦人看到伙伴

　把自己压抑的思想说了出来，

大家就一致叫嚷要抽签决定

谁该死掉以充当同伴的食品。

七四

可是那天在面临这一步以前，

　他们先分食了破皮鞋和皮帽，

以后就四周望望，感到很灰心，

　因为谁都不愿意自己牺牲掉；

终于还是撕了张纸做成阄儿——

　但缪斯必震惊于所用的材料；

因为没有纸张可用，他们竟然

强迫唐璜交出朱丽亚的信简。

七五

阄做好了，写上名字，混合起来，

　每人在沉默的恐怖中抓了一个，

这邪恶的勾当本来由饥火引起，

　人们因此反忘了那啮人的饥饿；

也并不是有谁筹划这类事情，

　而是不谋而合地被情势所迫；

没有一个人能够处身签外，

不幸唐璜的老师中了头彩。

七六

他只请求用抽血的方法死去，

　一个外科医生正好带着器具，

就给彼得利娄放血，他缓缓地

　停止了呼吸，不知几时断的气。

他终其一生是个好天主教徒，

　像大多的教徒，始终笃信不渝；

临死前他还吻了吻小十字架，

然后引颈伸腕，等待针来扎。

七七

因为没有手术费能付给医生，
　大家让他先挑一块可口的肉，
可是，当时他却是渴得要命，
　所以宁愿对着血管痛饮一口；
有些部位大家分食了，也有些
　例如五脏和脑子，都往海里投——
两条鲨鱼倒赶上美餐了一顿，
但水手们吃掉了其余的部分。

七八

大家吃了彼得利娄。只有几人
　对于荤腥的肉食不那么嘴馋，
其中也有唐璜，他上一回既已
　谢绝了吃他的爱犬，现在，当然，
也不致于感到食欲有所增进；
　他们的灾难固然已达到极点，
可是你怎能期望他和水手们
把自己的牧师兼老师大嚼一顿？

七九

他不吃倒好了，因为事实证明
　结果很不祥。凡是把彼得利娄
狼吞虎嚥的人(这是多么渎神!)
　都发癫狂，口吐白沫，全身颤抖，
又是打滚，又乱揪自己的头发，
　喝起海水来就像一个小山沟；
他们切齿诅咒，嘶喊，尖叫，哭嚎，
又笑得像鬣狗，然后郁郁死掉。

八〇

这一来，他们的数目大为削减，
　天知道，剩下的人已经够削瘦；
有的人失去了记忆，这倒也好，
　还感于当前危难的才最难受；
但也有人打算再解剖一次，
　仿佛上一次的教训还嫌不够；
那些死去的人所以病得发疯，
还不就是因为吃错了荤腥！

八一

这次他们在盘算船长的助手，
　因为他最胖；但他却救了自己：
除了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结局，
　此外还有些因素，那就是，第一：
他最近一直感到身体违和，
　其次，拯救他的最主要的凭据，
是在卡提斯时由一些娘儿们
共同捐送给他的一件小礼品。

八二

可怜的彼得利娄还剩些皮肉，
　但吃得很经济，——有的人胆小，
有的人仍节制着自己的食欲，
　或者只偶尔用它作一顿夜宵；
大家都吃了，只有唐璜克制着，
　只拿竹片或铅块在嘴里咀嚼。
他们以后捉到了海鹅和海鸥，
这才不再惦记吃死人的尸首。

八三

如果您认为彼得利娄的遭遇
　太触目惊心，请想想乌戈里诺①
在斯文地讲过自己的生平后，
　也竟吃起敌人的头来！如果说，
在但丁②的地狱里敌人可当食品，
　那么在海上吃朋友也未为不可；
何况是碰到了船破粮绝的情形，
这恐怖的描述并没有超过但丁。

八四

当天夜里下了倾盆的大雨。
　他们张着嘴，像在久旱的夏天
被炙烤成龟裂的土地，
　人不苦渴怎知道清水的甘甜！
假如你到过土耳其或西班牙，
　或者和饥饿的水手共一条船，
或者听过沙漠里骆驼的铜铃，
你必向往真理之所在：一口井。

---

① 乌戈里诺——但丁《神曲》中的人物。吃仇人头事见《地狱篇》第三十三歌。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大诗人，《神曲》的作者。

八五

大雨滂沱，但他们饮不到什么，
　终于有人找到了一块破床单，
把它当做海绵似地容纳雨水，
　一待他们估计雨水已经接满，
就用手拧它；虽然对于挖沟人
　这点水不及一瓶啤酒那么甜，
可是这全船上的人却觉得
有生以来不知饮水如此快乐。

八六

他们以烤焦的、裂得出血的唇
　去吸引水份，好像是饮着琼浆，
他们的舌头黑肿，喉咙像火炉，
　好似地狱里的富翁渴得发狂，
白白向乞丐求乞，却也得不到
　一滴甘露，而那时喝一滴水多像
进入了天堂！——哈，如果此事当真，
有些基督教徒可算有了靠身。

八七

在这一船悲惨的飘泊者之中，
　有两人是父亲，都各带着儿子，
有一个儿子较为壮大而结实，
　他却先死了，在他停止呼吸时，
身旁的伙伴把这告诉他父亲，
　而父亲只看一眼说："天意如此！
我又奈何？"他看着他被投入海里，
既没有一滴眼泪，也没有叹息。

八八

那另一个人的孩子体质较弱，
　柔嫩的面颊，看来也眉清目秀；
他倒撑得久些，对不幸的命运
　他一直心平气和地默默忍受；
话说得很少，只有时勉强一笑，
　好像要给父亲心上的那石头
减少些分量，因为父亲的悲戚
已愈积愈多：眼看要永远分离！

八九

做父亲的俯着身殷殷望着他，
　　并且以手从他的苍白的嘴唇
擦去泡沫，然后继续看个不停；
　　当他们渴盼的雨水已经降临，
少年的眼睛原来遮一层白膜，
　　这时也转动一下，显得亮晶晶；
父亲拿破布对着儿子口中
挤下了几滴雨水，但有什么用？

九〇

儿子断气了——父亲仍抱着尸体
　　长久地注视着，直到死的分量
沉沉压到心上使他无可置疑，
　　希望和脉搏都同样归于消亡，
他还是痴迷地看得目不转睛；
　　直到那尸体抛下海，随波逐浪，
他才突然瘫下来，像死了一般，
不说一句话，只有手足在抖颤。

九一

现在阴沉的天空有一条彩虹
　从裂开的云缝射出，一道霞光
横跨过幽暗的海洋，它的脚
　把附近的海水照得粼粼闪亮；
在这弧线内，一切显得更清晰，
　那光带本身好似大旗在飘荡，
它越来越宽，以后像拉开的弓，
以后就离开这一船暗淡的眼睛。

九二

它随时变幻，呵，这变色的天龙！
　它由水气和阳光诞生于天空，
缠紫色以为衣，深红做为摇篮，
　用金液洗涤，又以暗褐而告终；
好似回教帐幕上的弯弯新月，
　它的各种色泽都溶于一色中，
那颜色好似殴斗时眼睛被打肿
(因为我们有时不戴套就得交锋)。

九三

我们落难的水手把它看成吉兆——
　有时候，人们这样想想倒也不错；
希腊和罗马自古就有这习俗，
　特别当人们受到过多的挫折，
它或许有所裨益；当然，没有人
　比这一船人更需要精神振作；
因此，这一条虹看来颇像希望——
啊，可真跟天庭的万花筒一样！

九四

这时飞来了一只美丽的白鸟，
　它生着蹼足，无论大小和羽毛
都很像鸭子，大概是飞迷了路，
　要在这里找个地方落一落脚，
虽然它明明看见这一船有人，
　却仍然在他们头上往返飞绕；
就这样，直飞到天黑它才离去——
大家认为这个征兆更为吉利。

九五

但在当前的情形下，我必须说，
　这只希望之鸟不降落也好，
因为我们这只破船不比教堂，
　栖息在缆索上可不甚妥靠；
即使这只鸟原是挪亚方舟的，
　因为探寻到陆地而回去报告，
只要当时恰巧落到了他们手，
也准被吃掉，连橄榄枝都不留。

九六

黄昏后又起了不太猛烈的风，
　只有星光闪闪，小船继续行进；
然而现在他们已经精神恍惚，
　不知身在何方，有什么等待他们。
有人疑心看到陆地，有人说不，
　连续的雾层是令人起疑的原因；
有人肯定听到碎浪，有人认为
是炮声：一度大家都如此误会。

九七

天已破晓，微风偃息；就在这时
　守望的人欢欣雀跃地高声嚷：
如果矇矇透亮的地方不是陆地，
　就叫天罚他永远看不到家乡。
其他人揉揉眼睛，看到了海湾，
　不管是否子虚，就驶往那方向；
呵，一点不假，那真是一片海岸，
渐渐变得清晰，高耸，非常明显。

九八

于是有人涌出了泪水，有的人
　尽自呆呆地望着它，还不能够
把交织的希望和恐惧分离开，
　仿佛就为这团乱丝塞满心头；
有的几年来第一次跪下祷告，
　而在船底有三个人睡得烂熟；
把他们摇了摇，谁也不见醒转，
原来他们已悄悄地一命归天。

九九

在这前一天，他们看到了一只
　玳瑁类的甲鱼熟睡在水波上，
小船轻轻浮来，侥幸捕获了它，
　这就权充作他们一天的食粮，
不但饱了肚子，更滋养了精神，
　因为这一直鼓舞着他们想：
处境虽然险恶，天无绝人之路，
必是上帝给他们送来的食物。

一〇〇

那片陆地是嶙峋高耸的石岸，
　山峦绵延，越近看越显得峭立，
波流推送着小船朝岸沿行进，
　他们纷纷推测，然而说法不一：
谁都弄不清是到了哪个地区，
　因为风向一直是变来变去，
一说是堪底亚，一说是埃特那山，
塞浦路斯，罗得，或别的岛岸。

一〇一

这时风力加强了，洋流更快地
　把他们朝向盼望的岸沿推送，
它好像是冥府中渡鬼魂的船，
　所载的四名乘客也很像幽灵，
还有三个死尸，因为活人已无力
　像以前那样把它们投入海中；
虽然那两条鲨鱼还跟在后面，
搅起的浪花直往脸上飞溅。

一〇二

饥渴，绝望，寒冷，炎热，都轮流
　对他们施过威，把人大大摧毁，
在这一船皮包骨的活人中间，
　连母亲都难以认出儿子是谁；
夜间冷得瑟缩，白天太阳炙烤，
　因此人员削减得只剩下两对；
但死人主要应归咎于一种自杀：
不该把彼得利娄和着盐水吞下。

一〇三

他们越来越靠近的这个岛上
　看来景色多变化，有山有平坡，
林端上摇曳着新绿，令人神爽，
　连空气也由咸涩而变为柔和；
树木像一面翠屏从眼底隔开，
　那火热的天空和刺目的浪波；
呵，任何景物都好，只要能躲开
那无涯、可怕、永恒而咸涩的海。

一〇四

海岸似乎荒凉得不见人迹，
　只有浩瀚的波浪把它环绕，
但他们登陆心切，仍朝它奔去，
　尽管前面的碎浪在沸腾咆哮；
一片澎湃而飞溅的浪花指明
　在小船和海岸间有一座暗礁，
但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登陆点，
仍是笔直冲去了——却翻了船。

一〇五

但在他家乡的瓜达尔奎弗河，
　唐璜自幼即习于以清流洗涤，
他在那恬静的河湾学会游泳，
　后来倒常常用上了这一技艺；
你很难找到谁比他水性更好，
　好到能游过赫里斯庞特[1]，也许，
有如利安得、艾肯海德和我
(我们对此都很自傲)那么泅过。

一〇六

所以现在，虽然瘦弱、僵而无力，
　他年轻的四肢还能浮游于水波，
他奋力划着急流，在天黑以前
　终于到达了海边干燥的高坡；
这时一条鲨鱼把他近处的伙伴
　一口拖了去，这危险他幸而逃过；
另外两个人不会游泳，没到岸上，
所以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唐璜。

---

① 赫里斯庞特——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名，界于欧亚两洲之间。传说古希腊时利安得曾游过此海峡。拜伦和艾肯海德于1810年5月也泅渡成功。这是拜伦引为自豪的壮举，多次在诗及信件中提到。

一〇七

要不是那支桨，他也到不了岸；
　正当他双臂划游得没了力气，
真是托天之福，那桨随波而来，
　恰好被一个巨浪打到他怀里，
几乎淹没他，但他赶紧抱住桨，
　就这样随着浪头向岸边冲去；
最后他又游、又走、又爬了一段，
终于半昏迷地被卷上沙滩。

一〇八

他倒伏在那儿，已经奄奄一息，
　他的指甲紧紧扣住沙子不动，
唯恐他刚从波浪夺来的生命
　又被回卷，吸入它无餍的墓中；
他直挺挺卧在被冲到的地方，
　面对着岩壁脚下的一个岩洞。
生命是获救了，但所余不多；
只够使他感觉疼，以后更难说。

一〇九

他缓缓地尽力撑起了身子，
　但又软瘫地落在出血的双膝
和颤巍的手上；他环顾周身，
　想找一找和他共患难的伴侣，
但再也不见一个人和他分忧；
　只有一个死尸，就是那在船底
两天前死去的，不知他竟如何
找到这无名荒滩作了葬身之所。

一一〇

当他注视时，他的头更晕了，
　不禁噗的栽倒；这时他觉得
沙滩在旋转，以后就完全昏迷，
　他瘫在那儿，伸出的手软垂着，
还不断滴着水珠溅落在桨上；
　他那模样多么像枯萎的百合！
细瘦的身子支着苍白的面容——
谁想到造物能如此巧夺天工。

一一一

就在这潮湿的昏迷的状态中，
　连他自己也不知呆了有多久，
大地对他已不复存在，而时间
　也分不出日和夜，他全无感受；
至于怎样醒来的，他也不知道，
　只觉疼楚的肢体、脉搏和血流
似乎又鼓起了生意，因为"死亡"
虽然溃退了，却还要挣扎一场。

一一二

他睁开眼睛，闭上了，又睁开，
　因为头晕目眩，一切恍惚迷离；
他以为是在船上刚睡醒一觉，
　那绝望之感又溜进他的心里。
他只求一死，好使他得以永眠，
　但这时，错乱的感觉又归于一；
缓缓地，他昏眩的眼睛看见
一个十七岁少女的俊俏的脸。

一一三

那张脸正紧凑着他，她的小嘴
　像要探探他的嘴有没有呼吸，
她以温暖的青春的手搓着他，
　把他的精神唤出了死之境域，
又不断擦洗他冰冷的太阳穴，
　想叫他的血活跃起来。而终于
在这小心照顾和温柔的爱抚下，
他缓缓地舒一口气作为回答。

一一四

她给他倒了露酒喝，又拿斗篷
　把他那近乎赤裸的身子裹严，
为了怕他晕，她的秀腕把他的头
　更抬高些，以光洁温暖的脸蛋
给他苍白的额作枕头；她又把
　他的被风浪浸湿的卷发拧干，
然后焦虑地望着他。每一阵疼
都使他叹一口气；她呢，也相同。

一一五

她带着一个同样年轻的侍女
　（看来比她稍长，身体也较壮硕，
但面容不那么严肃），她们合力
　把他抬进山洞，接着生起了火，
火焰照亮了从未见过阳光的
　洞顶的岩石，也把少女的轮廓
照得很清晰：她看来玉立亭亭，
但不知是人，还是什么精灵？

一一六

她的前额结挂着一列金片，
　在她褐色的发上闪闪发光；
卷曲的长发结成一串串辫子
　披在身后；虽然她的身段颀长，
比一般的女子都高，但这辫子
　几乎长达脚跟；她的仪态大方，
有一种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好像她是出自这一方的名门。

一一七

她的头发是褐色的，我说过，
　但她的眼睛却乌黑得像死亡，
睫毛也同样黑，像丝绒般弯下，
　却含有无限娇媚；因为当目光
从那乌亮的边缘整个闪出来，
　连飞快的箭也没有这般力量；
它好像是盘卷的蛇突然伸直，
猛地把它的毒全力向人投掷。

一一八

她的鬓角洁白而短，她的面颊
　像晚霞，尚有落日的胭红一抹；
那较短的上唇——呵，迷人的红唇！
　看着它，谁不自叹有如此福泽！
她是一个多美的雕塑的原型！
　（说起塑像，唉，全是骗人的货色！
我看过活美人，又真实又丰润，
远比仿制的石像精巧而动人！）

一一九

我要告诉您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人不能无缘无故发牢骚；
有个爱尔兰女人常作模特儿[1]，
　但她没有一个塑像维妙维肖，
假如有一天她必须遵从时间
　与自然的严酷法则而枯凋，
那就消逝了稀世的一副容颜，
人未曾想见，刀凿更不曾体现。

一二〇

这位石洞的美人也正是如此；
　她穿的很不像西班牙的服装，
比较简单，但颜色却不那么暗，
　因为，您知道，凡西班牙的女郎
从不披红着绿地走上街；不过，
　当她们的披肩和长襟一路飘扬，
（我希望这些零件永远不废掉）
她们却显得多么神秘而妖娆！

① 有个爱尔兰女人常作模特儿——可能指艾特莱特·福勃斯小姐（1789—1858），拜伦一度想同她结婚。

一二一

但我们这位小姐却不是这样，
　她穿的是花色的精美的衣料，
她的发卷随意垂在两鬓周围，
　金玉的佩戴在头上烁烁闪耀；
她的腰带也发亮，面纱里飘着
　最华丽的丝带，手上带着珠宝；
但有一件事最令人感到惊诧：
她的玉足只有鞋子，而无长袜！

一二二

另一个女子的服装大致相同，
　只是衣料稍差，也没有那许多
惹人注目的首饰，而在鬓发间
　也只有银饰，大概这就将充作
她的嫁妆；戴的面纱式样相同，
　料子却粗些，举止稳而不活泼；
她的头发没有那么长，倒很密，
眼睛乌黑而较小，显得更伶俐。

一二三

就是这两个人服侍他，安慰他，
　不仅送衣食，还加上温存照顾
（我必须说，是女人特有的一种，
　特点在于独出心裁，花样繁复）；
她们作了一种极精美的肉羹，
　可惜这类东西诗歌很少记述，
自荷马的阿喀琉斯① 设筵以来，
诗歌里还没有这么可口的菜。

一二四

我要提一提这两个女子是谁，
　不然，恐怕您疑心是公主化装；
而且我最恨故弄玄虚，以博一粲，
　虽然晚近的诗人对此很赞赏。
因此，对这两位少女的来历
　我无妨直截了当地指明真相；
她们是主仆，小姐是个独生女，
她的老父亲是在海上谋生计。

①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其设筵事见该诗第九章。

一二五

是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渔夫，
　到现在说是某种渔夫也可以；
但实际上，还有别的投机事业
　使他和大海多添了一层联系。
这也许不及打渔体面，比如说：
　劫劫船，走一点私，这使他终于
在这一项行业中鳌头独占，
不义之财夸得上有几百万。

一二六

所以他是个渔夫，虽然他捕的
　不是鱼，而是人，和使徒圣·彼得①
没有两样；他搜捕航行的商船，
　有时真是如愿以偿，虏获很多；
有货物他就没收，有人他也能
　在奴隶市场上标卖；不少好货
由他提供给这一宗土耳其贸易，
当然，从这里他也大大赚了一笔。

① 使徒圣·彼得——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是渔夫。

一二七

他是个希腊人，在一座小岛上
　（是基克莱群岛中荒凉的一个），
他用他的罪孽钱盖起了一所
　极漂亮的宅子，过得很豪奢；
天知道他有多少家财，或杀了
　多少条命，这个糟糕的老家伙！
我只知道他有幢高大的楼房，
雕饰都极野蛮，倒也金碧辉煌。

一二八

他的这个独生女儿名叫海黛，
　是东方海岛上最富的继承人，
而且她又很美，她的一颦一笑
　比起她的嫁妆来更令人倾心，
她的芳龄不及二十，却出落得
　像一株秀丽的树，婀娜动人；
这期间她拒绝了几个求爱者，
倒学会了如何对意中人允诺。

一二九

一天黄昏，她走到悬崖下散步，
　不意看见唐璜在海边上躺着，
几乎被水淹没，只有奄奄一息，
　又饿又昏迷，虽不死也差不多；
他的赤身使得她惊惶，您知道，
　但谁无恻隐之心？至少有支歌
"外路人，带进家来吧！"教她如此，
何况唐璜皮肤白皙，又已半死。

一三〇

但若是把他带进父亲的宅子，
　可并不是救人的妥善之途，
那就像把耗子给猫送上门，
　或者把昏迷的人埋进坟墓；
因为那个好老头儿可远不及
　阿剌伯的盗贼侠义，却很心毒；
他先会殷勤地把外乡人治好，
而等他一旦脱险，就把他卖掉。

一三一

所以，经过和婢女商量，她认为
　（凡是小姐都和婢女相依为命）
最好是暂把他放在洞中养息；
　而等他终于苏醒，睁开黑眼睛，
她们对这外乡人就更加慈悲，
　她们的善心足可以感动神明，
把天堂的关卡稍稍打开（因为
圣·保罗①说：这就是天堂的进口税）。

一三二

她们生起了火，引火的材料
　就是她们临时设法在那海湾
找到的东西，那是一堆被海水
　冲上来的船桨和破烂的木板，
碰一碰就会变成灰，因为已经
　风吹日晒得太久了，一根桅杆
快变成拐杖；但这儿烂木之多，
谢谢天，足够生它二十几次火。

① 圣·保罗——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据说是天堂入口的管门人。

一三三

他躺在皮褥上，还垫着女外衣，
　因为海黛脱下自己的貂皮袄
给他作了卧榻；此外，她和婢女
　为了让他醒来时能加倍感到
温暖和舒适，每个人都脱下了
　一条裙子把他的全身遮盖好，
并且说定黎明时分再来照看，
还要带来面包，咖啡，鱼和鸡蛋。

一三四

于是剩下了唐璜静静地安眠，
　他熟睡得就像一个苦命的人
终于死了，安息了(也许，天知道!
　就只目前这一会)；他昏昏沉沉，
连那场灾难的片段都没有
　变为恶梦的幻影惊扰他的心，
因为不快的往事有时化为梦魅，
等你睁开眼睛时还流着泪水。

一三五

年轻的唐璜没有作梦，但少女
　给他整顿了枕头后，缓步出洞，
却像出了神似地几步一回顾，
　走走停停，以为听到了他的叫声。
他其实高枕而眠，但她（唉，人的心
　和爱出错的笔呀，嘴呀也相同！）
却听到他唤她的名字，她忘了
自己的名字这时他怎能知道？

一三六

她沉思地向父亲的宅子走去，
　并叮嘱卓依千万不要向外声张，
实则婢女更懂得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她比小姐多了一两年心肠；
别看一两年，过对了足顶一世纪，
　而卓依，像大多数的女人一样，
在“自然”这古老的学府没有白过，
她把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已获得。

一三七

天已破晓，唐璜还卧在山洞里
　沉沉入睡，他睡得是这样安恬，
连附近小溪的淙鸣和窥伺的
　晨曦的光线都没有把他打断；
是呵，该让他睡，他也该睡个够，
　因为没有人受过他那种灾难，
也许只有我祖父的«航海纪述»①
历数过他所受到的那些困苦。

一三八

海黛却不同：她辗转不能成眠，
　一睡就惊醒，翻个身子又作梦，
她梦见海滩上有成千只破船
　和美男子的尸体，使她跌跌碰碰；
她很早就叫醒婢女，婢女又唤起
　她父亲的老奴，他们都异口同声
赌着咒(阿美尼亚，希腊，土耳其，
哪国话都有)：不知是什么怪主意

① 我祖父的«航海纪述»——指其祖父约翰·拜伦所著«纪述»(1768)一书。

一三九

叫她这么赶早，又把他们都唤起！
　这原因，她推诿于太阳的缘故；
当然，在太阳初升或者降落时，
　天空是美的，谁不愿看看日出？
那时群山还迷濛着一层白雾，
　而百鸟却已和日神一起复苏；
夜幕很快被脱尽，就像为丈夫
或什么可憎的人而穿的丧服。

一四〇

我认为，日出是很辉煌的景象，
　我就常常观赏它；最近我特地
坐了通宵等日出；但据医生说，
　这对于人的寿命有害而无益。
因此，谁要想寿命和钱财两旺，
　请您从今天开始即早睡早起，
这样，等您八十岁后进了棺材，
墓志铭上值得一书：您四点起来。

一四一

海黛和初升的晨曦面面相对，
　她显得更红，因为在她的面颊
有一股热炽的血自心房冲出，
　在脸上受阻，就泛滥成为红霞，
好象阿尔卑斯山的一道泉水
　湍急地奔来，却被阻于山脚下，
于是汇成湖，涌出圈圈的水波，
或者象红海——但红海不是红色。

一四二

这海岛的少女走下了悬崖，
　迈着轻巧的步子向山洞直奔；
太阳以新生的火焰对她微笑，
　晨曦女神以露水吻她的嘴唇，
好象错认了姊妹；正如你和我
　若是看见她们大概也会错认——
这凡女和女神一样清新秀丽，
但凡女更好些，因为不是空气。

一四三

海黛以轻快的步子走进山洞，
　虽说走得轻快，却是小心翼翼，
她见唐璜熟睡得象个婴儿，
　就停下脚步，仿佛有所畏惧，
(因为睡眠给人以恐怖的感觉)
　然后轻轻走近，唯恐他受寒气，
便给他更盖严些；又俯身聆听，
张着嘴把他微弱的呼吸啜饮。

一四四

就象一个天使俯身注视着
　一个为正义而死的人：安详地
这饱经风险的少年躺在那儿，
　笼罩他的是一片静谧的空气；
卓依这时正给他们煎着鸡蛋，
　因为反正这一对年轻的情侣
必须吃早餐，而且怕他们嫌晚，
所以她早早把食物拿出筐篮。

一四五

因为她知道，爱情不能当饭吃，
　那海上漂来的少年必很饥饿；
而且她爱情不多，不免打呵欠，
　在大海边上也使她感到瑟缩，
所以她就准时烹饪，我不知道
　是否她也给他们煮一盅茶喝，
但已有了鸡蛋，咖啡，水果，面包，
鱼，蜜和酒，这一切全不必破钞。

一四六

鸡蛋煎好了，咖啡也煮沸了，
　卓依本来想立即叫醒唐璜，
但海黛赶紧用手拉住了她，
　不发一声地以一指在唇上
做个信号，卓依当然就明白；
　熟食都冷了，只好再去烧烫，
因为她的小姐不许她打断
这似乎永远醒不了的睡眠。

一四七

他还躺着，他那削瘦的面颊
　泛起一片紫红，好象夕阳西下
在皑白的远山顶上映着晚霞；
　他的前额的青筋暗淡而疲塌，
正似苦难所留下的一些条纹；
　他那发卷里还沾着斑斑浪花，
更加岩洞中也有水雾弥漫，
这使得他的黑发又湿又咸。

一四八

她俯身看着他，他躺在下面
　好似婴儿酣睡在母亲怀里，
又象风和日暖的依依垂柳，
　或波澜不兴的沉静的海底，
他柔软好似巢中初生的天鹅，
　又象盛开的玫瑰那样美丽，
一句话，他是个很漂亮的家伙，
不过被灾难折磨得失去血色。

一四九

他醒了，瞥视一下，本来又想睡，
　但一看到对面的美人的面孔
就难以闭眼，虽说他又痛又乏，
　若再睡下去才真是其乐融融；
但对于唐璜，没有一张俊脸庞
　能够使他看过而又无动于衷；
即使作祈祷，他也是面对圣母，
而不去看那些毛烘烘的圣徒。

一五〇

因此，他就以肘支起了身子
　仔细地瞧一瞧少女；她的面颊
竟成了苍白与赧红相争之地，
　她原来想要开口，但欲语又罢，
因为眼睛说了，语言显得多余，
　但她还是用希腊话告诉了他
（带着爱奥尼亚土音，低沉，清沥）：
他太弱，不要说话，先吃些东西。

一五一

唐璜不是希腊人，所以一个字
　也不懂得；但他的耳朵知音。
她的声音好似小鸟的鸣啭，
　又清脆又甜，象珠玉一般圆润；
有什么乐音能如此单纯悦耳！
　呵，只要听到它，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就会流泪：它镇慑一切，
仿佛发自天庭的庄严的音乐。

一五二

唐璜听得发痴，不禁呆望着，
　象是一个人被遥远的风琴声
轻轻唤醒，却疑心还在梦里，
　直到更夫打破了他这阵朦胧，
使他复返现实；或者他的管家
　很早起来敲门，那声音可真重！
我爱晚起，最讨厌这种骚扰，
因为星星和女人晚上看最妙。

一五三

唐璜也是被迫从这似梦非梦
　或不可名状的缥缈之境醒来，
因为他感到食欲很是旺盛，
　而且卓依在跪着做饭烧菜，
她把木柴添续得火光熊熊，
　那烹调的香气也扑鼻而来，
这一切使他大为清醒，他渴望
大嚼一顿，要是吃牛排就更香。

一五四

但这一带没有牛，牛肉很稀见，
　山羊肉倒有，也有羊肉，小羔羊，
每逢佳节来临，岛上的土人
　就把一只羊腿放在火叉上；
不过这种时候不多，偶尔一见，
　很多岛屿一片岩石，非常荒凉；
有的岛比较美丽肥沃，这座岛
就是其中最富庶的，虽然很小。

一五五

提到牛肉很少，我不由得想起
　那古代的牛面人身的神话①，
（我们严正的舆论理当不齿，
　一致认为那王后的趣味太差：
竟爱上了牛面！）但若深究寓意，
　那神话不过是典型，通过它
帕西法在鼓励人们多多养牛，
好使克利特人更蛮勇好斗。

一五六

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就吃牛肉，
　我不想提：他们喝啤酒也很多，
因为啤酒终归是液体，而且——
　它离本题太远，所以可以不说；
我们还知道：英国人最爱战争，
　这可是一种花费不小的娱乐；
克利特人也一样，由此我推论，
杀牛和杀人都该唯她是问。

① 牛面人身的神话——希腊神话：国王闵诺斯不愿向海神献白牛，海神乃使其王后帕西法与一公牛相爱，生下一牛面人身的怪物。

一五七

但话归本题。憔悴的唐璜以肘
　支起他的头，眼前的一摊食物
都是他近来没有见过的美味，
　因为他最近每一餐都不够熟；
看到有三四样精馔，这真使他
　感谢上帝，但既早已饥肠辘辘，
他不管什么，凡拿来就都吃光，
凶得像鲨鱼，梭鱼，牧师或郡长。

一五八

他不断吃，供应倒是源源不绝，
　海黛像慈母般看着他，一心想
把他喂个够，因为她含笑自忖：
　刚认为死了的人竟这么好食量。
卓依究竟比她见识多，她知道
　（当然凭传闻，不是来自书本上），
一个饥荒久的人必须用羹匙
慢慢喂食，不然会胀破了肚子。

一五九

因此她就擅自主张，但由于
　事在燃眉，来不及使用语言，
她只好以行动表示：这位少爷
　（小姐为他这么早起来到海边！）
如果不想立即腹胀而死的话，
　必须停止再往下吃这一餐；
她抢过盘子，再也不给一块肉，
她说，连马吃这么多都会难受。

一六〇

其次要做的是：因为他只穿着
　一条破裤子，简直是赤身露体，
她们把他的破烂布投进火中，
　并暂时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衣；
他穿得像个土耳其或希腊人，
　只少着头巾，鞋子，刀枪等东西，
除零件外，她们配备得够充足：
有干净的衬衣，有宽大的马裤。

一六一

这以后，美丽的海黛试着谈话，
　但没有一个字唐璜能够理解，
他仍是竖耳倾听，好使这少女
　怀着那片热诚永远说不完结；
因为他不插一言，她还不时地
　对她的知心婢女补充说一些；
直到后来，她不得不歇一口气，
这时才看到他不懂希腊语。

一六二

于是她只好用点头、微笑、手势、
　以及那灵活眼睛的神色说话，
她读着（这是她唯一读懂的书）
　他脸上的语言，那儿向她表达
多少情意！只靠着目光的一瞥，
　他的心对她作了长篇的回答；
因此，就从他的神情上她读出
无穷的词句，和她猜想的事物。

一六三

这以后，她用手指和眼睛教给他
　自己的语言，让他字字跟她说，
当然，对那含义也不必多解释，
　从她的表情上他就能够琢磨；
好似研究天象的人要常常地
　离开书本，更勤勉地观察星座，
唐璜就凭海黛的眼神学会了
希腊文初阶，比从书本学得更好。

一六四

啊，从女性的唇边和眼睛来学习
　一种异方语言，那是多么有趣！
当然，我是指教和学的人都年轻，
　至少可以用我经过的事为例：
当你说对了，她们笑；你说错了，
　她们笑得更多，其间还掺杂以
手和手的紧捏，甚至轻轻一吻，
我就以此方式学会了各种语文。

一六五

那就是说：懂几个西班牙、土耳其
　和希腊字；意大利文没有老师，
所以一窍不通；至于英文也很差，
　因为我全是取法于它的教士：
巴洛呵，苏斯呵，蒂洛生①呵，是每周
　我必读的，还有布莱尔②，他们全是
忠君敬神的、文章盖世的散文家——
诗人我最恨，没有一个能读得下。

一六六

至于淑女们，我没有什么可说，
　因为早离开了英国的上流社会，
固然我在那儿也曾出过风头，
　像一切浪子那样地金迷纸醉，
并且伤过心；但那已成为过去，
　而至于那些男男女女愚顽之辈，
我本可加以鞭挞的，现在却无动于衷；
都只是一去不返的往事的春梦。

---

① 巴洛(1630—1677)，苏斯(1634—1716)，蒂洛生(1630—1694)——著名讲道人。

② 布莱尔(1718—1800)——爱丁堡大学修辞学教授。

一六七

让我们再提提唐璜吧。他开始
　学会了新字眼，能听也能复述，
但有种和阳光一样普遍的感情，
　像女尼一样，他无法在内心关住；
是的，他有了爱情；您大概也会有，
　要是也碰上一个年轻的女施主；
她正是这种人，她给他的恩赐
我们已清清楚楚看见了许多次。

一六八

每天黎明——对于爱静静养神的
　唐璜来说，未免有点为时过早，——
她都来到山洞里，但那不过是
　为了看一看她的伏巢的小鸟；
她只轻柔地触摸着他的卷发，
　绝不敢惊动她的客人的睡觉，
她的呼吸掠过他的面颊和嘴，
温柔得像南风拂过一片玫瑰。

一六九

每天早晨他的容光都更焕发，
　他的健康也一天天有所增益，
这太好了，因为健康不但令人
　心神舒畅，而且是爱情的元气；
健康和闲暇之于爱情的烈火
　有如油和火药；还有一些教益
我们也得自谷神和酒神；不然，
维纳斯也就不会老来惹麻烦。

一七〇

当维纳斯占有了我们的心坎，
　（当然，爱情是好的，但若不联心
就不那么好）谷神就给端一盘
　通心粉来，好维持爱情的生命；
酒神会来斟酒，或者送来甜酱，
　蛋呵，牡蛎呵，也是爱情的食品——
但天知道谁是他们的承包商！
也许是牧神、海神、雷神在供养？

一七一

每当唐璜醒来，一切已安排好：
　沐浴，早餐，还有最美的眼睛
(是叫小伙子最失魂的那一种)
　和婢女的眼睛成对，大得迷人；
但关于这，我早已交待过了，
　再来重复未免讨厌而愚蠢！
好吧，——唐璜洗完海水浴归来，
总是喝一杯咖啡，伴着海黛。

一七二

两个人都年轻，其中一个又天真，
　洗澡也没有避忌；对海黛来说，
唐璜很像是自天而降的恩赐，
　两年来她梦寐以求的正是这个：
一个她可以钟情、使她幸福的人，
　而且另方面，她自认也使他快乐；
本来快乐一诞生就是成双，
谁要获得它，就必须与人分享。

一七三

光是看着他，就是多大的乐趣！
　呵，生命好像是在扩展，每当她
和他一起欣赏着自然的美景，
　或看着他睡、醒，在他的触摸下
深深激动；和他永远活在一起，
　未免太奢望；但一想到分离吧，
她又发抖。他是她的，是她从大海
得来的宝，她的初恋和最终的爱。

一七四

就这样过了一月；美丽的海黛
　每一天都去和她的情郎会面，
她防备得很周密，所以他一直
　在那山岩的一隅没被人发见；
终于有一天，她父亲扬帆而去，
　是为了寻找海上的一批商船，
并不像古代人似地去载公主，
而是要使三只拉古沙船①被俘。

① 拉古沙船——拉古沙城所造的船。拉古沙是南斯拉夫面临亚得里亚海的港口杜布罗夫尼克的意大利文名称。

一七五

这可使她更无拘束了，因为她
　早失去母亲，父亲又远渡重洋，
她自由得像是一个有夫之妇，
　想到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连一个兄弟的羁绊都没有，
　凡照镜子的女人都比她不上；
我指的是基督教乐土的情形，
因为那儿的女人至少没被监禁。

一七六

现在，他们会面和谈心的时间
　(他们当然得谈心)都更加延长，
他学的话足够他提议去散步，
　因为，自从他被卷到了海滩上，
像刚摘下一朵含露水的鲜花
　萎缩在那以来，他还不曾游逛，
因此他们在下午就出去散步，
看日落，也看月亮自海面升出。

一七七

那是个浪花拍击的荒凉海岛，

　在宽阔的沙滩上有悬崖高耸，

沙丘和岩石像是重兵守着它，

　只有些小港，水面是那么平静，

饱经风涛的人倒会被它吸引；

　但傲然的巨浪不断咆哮沸腾，

只有在漫长的夏日它才停歇，

那时一湾海水像湖泊在闪耀。

一七八

小小的涟漪卷来，碎在沙滩上，

　好似你的香槟酒的一层白乳，

随着灼烁的清流溢出杯口，

　呵，心灵的春雨！精神的甘露！

有什么胜过醇酒？让戒酒的人

　去传教吧，反正没有人信服——

先给我们美酒，女人，和欢笑，

以后再喝苏打水和听布道。

一七九

人明白道理，所以应该沉醉，
　只有酣醉才不算虚度这一生，
呵，是荣誉，黄金，爱情和美酒，
　使人沉湎于其中，国家也相同；
乖僻的生命之树会多么干枯，
　要是没有汁液使它枝叶茂盛！
所以我说，请痛饮生命之华筵，
而等你醒来头疼时，那也好办——

一八〇

按铃叫你的仆人，吩咐他拿来
　一杯清醒的苏打水，那你就尝到
连瑟克西斯[1]王都会羡慕的乐趣；
　即使天赐的冰果子露怎样好，
即使你在沙漠里发见了清泉，
　即使在长途跋涉，恋爱，闷坐无聊
或厮杀后，你喝着勃甘地红酒[2]，
也不及这杯苏打水的味道醇厚。

---

① 瑟克西斯——见第一章第一一八节注。

② 勃甘地红酒——法国东部勃甘地省产的红酒。

一八一

那海岸——我想我方才描述的
　是海岸——对了，我讲的正是海岸，——
在这时正和天空一样平静，
　沙子没有滚动，海波也不翻卷，
一切静悄悄，只有海鸥的喊叫，
　和海豚的跳跃；细波冲上岸沿
有时被低石坡或沙滩所阻，
也会无可奈何地稍稍发怒。

一八二

他们游荡下去，因为她的父亲，
　我说过，已游弋海上，远离家门，
她又没有母亲、弟兄或者教父，
　只有卓依，虽然她服侍很认真，
一白天都听候使唤，但她认为
　只有日常的杂务是她的责任——
那就是打热水呵，梳辫子等项，
有时也向小姐要两件旧衣裳。

一八三

那是一天逐渐凉爽的时刻，
　一轮红日正没入蔚蓝的峰峦，
大自然鸦雀无声，幽暗而静止，
　好像整个世界已融化在其间；
他们一边是平静而凉爽的海，
　一边是有如新月弯弯的远山，
玫瑰色的天空中只有一颗星，
它闪烁着，很像是一只眼睛。

一八四

他们就这样手挽手往前游荡，
　踩着贝壳和五色光灿的碎石，
有时走过平坦而坚硬的沙地，
　有时走进了被风雨多年侵蚀
而形成的岩洞，好像精心安排，
　有大厅，有晶石的房顶和居室；
他们并肩歇下来，以一臂相偎，
呵，紫红的晚霞已使他们陶醉。

一八五

他们抬头看天，那火烧的流云
　像一片赤红的海，广阔而灿烂，
他们俯视着海，映得波光粼粼，
　圆圆的一轮明月正升出海面，
他们聆听浪花的泼溅和细风，
　他们还看到含情脉脉的视线
从每人的黑眼睛照射对方的心，
于是嘴唇相挨，接了一个蜜吻。

一八六

呵，一个长长的吻，是爱情、青春
　和美所赐的，它们都倾力以注，
好似太阳光集中于一个焦点，
　这种吻只有年轻时才吻得出；
那时灵魂、心和感官和谐共鸣，
　血是熔岩，脉搏是火，每一爱抚、
每一吻都震撼心灵：这种力量
我认为必须以其长度来衡量。

一八七

我说的长度指时间：他们一吻
　天知道多久！——当然他们没计算；
即使算过了，恐怕也计算不出
　一秒钟内那多少丰富的美感；
谁都不说话，只感到彼此吸引，
　仿佛心魂和嘴唇在互相召唤，
一旦汇合了，就像蜜蜂胶在一起，
他们的心是花朵，向外酿着蜜。

一八八

他们远离了世界，但不像斗室中
　一个人所感到的那种孤独滋味，
海是静默的，海湾上闪出星星，
　红色的晚霞暗了，天越来越黑，
四周无声的沙石，滴水的岩洞，
　使他们不由得更紧紧地倚偎；
好像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生命，
只有他们两人，而他们将永生。

一八九

在那寂寞的沙滩上，他们不怕
　耳目来窥探，也没有夜的恐怖；
他们有彼此已足。语言虽不多，
　只断续几个字，却已尽情吐诉；
啊，热情所教的一切热烈词藻
　怎及得一声轻叹那样表达出
天性的奥秘——初恋，这一启示
正是夏娃对后代女儿的恩赐。

一九〇

海黛没有忧虑，并不要求盟誓，
　自己也不发誓，因为她没听过
一个钟情的少女会被人欺骗，
　或必须有种种诺言才能结合；
她真纯而无知得像一只小鸟，
　在飞奔自己的伴侣时只有快乐，
从来不曾梦想到有中途变心，
所以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忠贞。

一九一

她爱着，也被人热爱；她崇拜，
　也被人所崇拜：他们本诸天性，
让热炽的灵魂向着彼此倾注，
　如果灵魂能死，它已死于热情！
但他们的神智又渐渐清醒，
　不过使感情复燃，又一次迷沉；
海黛把急跳的心紧贴他的胸，
似乎它再也不能离开它而跳动。

一九二

唉，他们是这么年轻，这么美，
　这么孤独，这么爱，爱得没办法，
那一时刻心灵又总是最充沛，
　他们谁也没有力量把它管辖，
于是犯下了死后难逃的罪孽，
　必得让永恒的地狱之火来惩罚
这片刻的欢娱，——凡人要想赠给
彼此以快乐或痛苦，就得受这罪。

一九三

唉，想想唐璜和海黛要受的罪！
　他们如漆似胶，多美好的一对！
除了我们第一对祖先，还没有
　这么好的情侣甘冒永劫之危；
海黛除了貌美，当然也敬神明，
　她必然听说过有冥府的河水，
永劫和炼狱，——但在这紧要关头，
她竟把不该忘却的抛在脑后。

一九四

他们彼此望着，他们的眼睛
　在月光下闪亮；她以雪白的臂
搂着唐璜的头，他也搂着她的，
　他的手半埋在所握的发辫里；
她坐在他膝上，饮着他的轻叹，
　他也饮着她的，终至喘不过气，
就这样，他们形成了一组雕塑，
带有古希腊风味，相爱而半裸。

一九五

那深情而火热的时辰过去了，
　唐璜在她的臂抱中睡得沉沉，
她没有睡，却轻柔而又坚定地
　把她胸脯的娇美献给他去枕；
她的眼睛时而仰望，时而看他，
　那苍白的颊已被她的胸偎温，
呵，她博大的心灵正多么喜悦，
为了它献出和将献出的一切。

一九六

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哺乳，
　一个婴儿从襁褓中望着灯光，
一个守财奴往箱子收敛财宝，
　一个信徒看见天使在空中翱翔，
一个阿剌伯人接待异方的宾客，
　一个水手在角斗中获得奖赏——
都会感到狂喜，但那喜悦比不了
一个恋人看自己的所恋在睡觉。

一九七

因为他睡得这么恬静，这么可爱，

他整个生命都和我们起着共鸣，

他是那么温和，静止，柔弱无力，

毫不自觉他给人的那些欢欣，

他所经历、证实、和加于人的一切

都已没入深渊，渺茫而不可寻，

这就是你爱的，迷人而不乏谬误，

像是死了，却不给人以死的恐怖。

一九八

这少女看着她的恋人，而那一刻

爱情、夜晚和海洋都是最孤寂，

它们共同把寂寞注入她的灵魂；

呵，就凭这砂石和粗犷的岩壁，

她和她久经风波之苦的恋人

筑起爱之巢，和人寰的一切远离，

而太空中成群的星星遍观世界，

竟找不到什么比她的脸更喜悦。

一九九

呵，女人的痴情！大家都知道
　这种感情可爱也可怕，因为
她们把一切都押在这一注上，
　如果赌输了，生命就无所谓，
一天天只成了往日的嘲讽；
　而她们报复起来尤其可畏：
迅急、狠毒、凶猛，好似老虎反扑，
但咬来咬去，还是她自己痛苦。

二〇〇

男人对男人虽然常常不公平，
　男人对女人却总是忘恩负义；
女人无论多精，信赖的总是虚伪，
　结果终归是：她们暗暗绝望于
心上的偶像，直等到有钱的色鬼
　用婚礼把她们买去——而以后呢？
丈夫没恩情，又有情夫而不忠，
以后生儿育女和祷告，一切告终。

二〇一

有的找情人，有的喝酒或祈祷，
　有的忙于家务，有的倾家荡产，
有的私奔了，不过换了磨来推，
　并因此丢失了美德的供应站；
但怎样变也难使她们好起来，
　因为她们的处境本来不自然，
从沉闷的宫闱到陋巷都受压迫；
有的存心捣鬼，还要写本小说①。

二〇二

海黛和自然为伴，不懂那一切，
　海黛是热情所生，在她的故乡
太阳发出三倍光明炙烤着人，
　连它明眸的女儿吻人都火烫；
她生来只为了爱，为了选中了
　一个情人，就和他共一条心肠，
别处的事情她不管；天堂，地狱，
和她无关：她的心只跳在这里！

① 还要写本小说——指卡罗琳·兰姆夫人所为。她曾与拜伦相爱，后来断了来往。她将此事写成一本小说，名《格兰纳冯》(1816)。

二〇三

哦，那热情的澎湃！心房的急跳！
　我们为此得付出多大的牺牲！
但心跳的因和果又极有韵味，
　叫监视它的“智慧”不得不行动：
连忙把美好的真理念念有辞，
　好剥夺“欢乐”的魔力；“良心”也相同：
它使劲对我们讲解善良的格言，
太善良了——可怪卡色瑞没来抽捐。

二〇四

好了，在这荒凉的海边，他们的心
　已经订婚，而星星，那婚礼的火把
把这美丽的一对照得更美丽，
　海洋是证人，岩洞是新婚的卧榻；
情感为他们主婚，孤独是牧师——
　他们就这样结了婚；这岩壁之下，
在他们看来就是快乐的天堂，
他们看彼此也和天使没有两样。

二〇五

爱情呵！连凯撒大帝[①]都向你乞求，

　安东尼[②]受你摆布，泰塔斯[③]是圣手，

荷拉斯、凯塔拉斯[④]作了你的学生，

　奥维德[⑤]把你传授；还有个女学究

莎弗，凡冷感的人都不妨学她，

　（柳卡狄亚山岩[⑥]等你们往下投）。

哦，爱情！你真是万恶之神，因为

毕竟我们不便把你称为魔鬼。

二〇六

你能使贞洁的婚姻风雨飘摇，

　你和至尊者的荣誉开着玩笑；

凯撒，庞贝，穆罕谟德，贝利沙留[⑦]，

---

① 凯撒大帝(公元前100—44)——罗马帝国的创立人。

② 安东尼(公元前83?—30)——罗马大将，三雄之一，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恋爱。后在战争中失败，故云"受爱情摆布"。

③ 泰塔斯(40?—81)——罗马皇帝，登位后割断与一女子的爱情关系，故拜伦称之为"圣手"。

④ 荷拉斯、凯塔拉斯——古罗马作家，都写过爱情诗。

⑤ 奥维德——古罗马作家，曾写《爱的艺术》一书，故云"传授"爱情。

⑥ 柳卡狄亚山岩——传说古希腊女诗人莎弗由于失恋从此山岩跳海而死。

⑦ 凯撒，庞贝，穆罕谟德，贝利沙留——凯撒见前注；庞贝（公元前106—48)——罗马三雄之一；穆罕谟德系伊斯兰教创始人；贝利沙留系六世纪时东罗马帝国大将。

史家的笔为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一生的历程真是变幻多端，
像这样的伟人历史很难再遇到；
但是，这四个人却有三件事相同：
都是英雄，征服者，妻子和人私通。

二〇七

你还造就哲学家；请看伊庇鸠鲁①
和阿里斯蒂普②，是多么推崇物欲！
他们净引导我们走上败德之途，
不但言之成理，而且行来颇容易；
呵，要是能保证不受魔鬼的牵连，
这类格言(不算新了)是多么惬意：
"饮食男女为上，舍此尚有何可得？"
圣明的沙达那帕拉③王就这么说。

二〇八

然而唐璜，难道他忘了朱丽亚？

① 伊庇鸠鲁（公元前342?—270）——希腊哲学家，认为人生应以享乐为目的，但又须有道德与文化修养。

② 阿里斯蒂普(公元前435?—356?)——希腊哲学家。

③ 沙达那帕拉——公元前六世纪的亚述国王，拜伦另有一诗剧即以他为名。他在该剧第一幕第二场中说："饮食男女为上，其它不值一谈。"此处"圣明"意含讥讽。

难道这么快他就忘掉了旧人？
我不得不说，这对我倒真是个
难解答的题目；不过，毫无疑问，
是月亮惹起了这一切。每当你
感到心灵在起波，岂非那祸根
就是它？不然，何以一见新姿色，
我们可怜的心就被她俘获？

二〇九

我最恨朝三暮四；我厌恶，唾弃，
深恶而痛绝之，要是有哪个人
本质是由水银做成的，容不得
任何永固的基础打进他的心；
爱情，永恒的爱情，是我的常客。
但昨夜的舞会上，我遇见一个人——
她刚从米兰来，真是美似天仙，
一阵激动，我感到自己成了坏蛋。

二一〇

但哲学赶紧来帮我，悄悄地说：
“想一想你那一切神圣的责任！”
“亲爱的哲学，我一定想着，”我说，
“不过，她的牙多美！天呵，那眼睛！

我只想打听她是太太还是小姐？
　或者全不是？——这都出于好奇心。”
“打住吧！”哲学叫道，颇有希腊风度，
虽然她扮成了一个威尼斯少妇。

二一一

“打住吧！”于是我打住了。——但还是
　话归本题。一般所谓用情不专，
不过是由于自然对某个宠儿
　赋予过多的美，以至使人看见
由不得心向往之；这好比人们
　常常拜倒于神龛的偶像之前，
我们对真实色相之所以景仰，
不过表示崇敬于美的理想。

二一二

据柏拉图说，那是唯美的感受，
　是感官的无微不至的扩展，
它纯属于精神，博大而神奇，
　自星空降落，就充塞于天地间；
要没有它，人生会显得太沉闷。
　总之，那就是要用你自己的眼，
再加上一两种小感觉来表明

肉体本由易燃的泥质所揉成。

二一三

那其实是一种痛苦，并非自愿；
　当然，谁不愿意在同一个人身上
永远感到那种害人相思的美，
　就像她是夏娃来到跟前一样？
那会省我们多少心痛，多少钱，
　（因为少不了这个，不然更心伤，）
唉，要是有一个女人就永远欢喜，
那对心灵多么好，对肝也有益！

二一四

心灵像天空，是天庭的一部分，
　它也有日夜交替，和天空一样，
有时它遮上了乌云，闪过雷电，
　也要尽情肆虐，变得昏暗无光；
可是一旦被烧灼，刺破，和撕裂，
　险恶的云雾会化为雨而消亡；
由眼睛流出了心血凝成的泪滴，
这就是我们一生中的英国天气。

二一五

我们的肝本是苦汁的贮藏室，

　可是肝却很少执行它的职务，

因为初次的热情淤积得太久，

　它把七情六欲都吸结到一处，

好似在粪土上交缠了一群蛇：

　愤怒，恐惧，怨恨，复仇，懊悔，嫉妬，

一切坏事都从这一脏发出来，

就像地震是从地心的火传开。

二一六

呀，这一番对心肝的剖解可不必

　再说下去吧；到此为止，我已然

写了二百多节，和前一章一样，

　这个数目就是每一章的极限。

本诗将写它十二章，或廿四章；

　现在我放下笔，鞠躬说声再见，

且让唐璜和海黛，为他们的私情，

恳求一切赐顾的读者惠予好评。

第 三 章

一

您好呵，缪斯！……这寒暄不多重复。
　且说唐璜睡了，枕着美好的胸怀，
被从不知哭泣的眼睛注视着，
　被一颗幸福而年轻的心所爱；
那颗心还不知道枕着她的是
　安恬的敌人，也不知毒菌袭来
要把她纯洁的岁月之流弄污秽，
连她心灵最纯的血也变为苦泪。

二

爱情呵，我们的世界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被爱就要倒霉？为什么
你要以忧伤的柏枝搭起亭荫，
　使叹息成为你的最好的解说？
好似爱闻香的人摘下了鲜花
　插在衣襟上，不过是让花萎缩；

同样，我们要把脆弱的知心人
放在怀抱中，不过使她香消玉殒。

三

只在初恋时，女人爱她的恋人，
　这以后，她所爱的就只是爱情，
这成了她摔不脱的一种习惯，
　像戴惯的手套，松松的很称心；
要是您不信，考验一下就知道：
　起初只有一个人能使她钟情，
以后她就喜欢把“他”变为多数，
多添几个她也不觉得是担负。

四

我不清楚该怪男人还是女人；
　不过有一点肯定：凡女人一旦
许配了终身（除非她立即终身
　寄托于祈祷），过一段相当的时间，
她还得另觅新欢；当然，无疑地，
　她的心早已整个许给了初恋；
但据说，也有人从来没有爱过，
而如爱过，可绝不会止于一个。

五

说来可叹也可惊，这几乎成了
　人类的愚蠢甚至罪恶的表徵；
爱情和婚姻竟常常分道扬镳，
　虽然它们都是一个地方出生；
由爱情结婚，仿佛由美酒变醋，——
　一种可悲的酸水，一喝就清醒，——
谁料时间竟把那仙品的醇美
一变而为极家常的淡然无味！

六

在爱情的此岸和彼岸之间
　仿佛有什么冰炭不能相容，
爱情总是使用着不太公允的
　阿谀之辞，直到真相把它澄清，
但那已太迟，除了绝望又奈何？
　同样的事物很快地变了名称；
例如，热情在恋人身上很不错，
但在丈夫身上，就成了“怕老婆”。

七

因此，男人就不好意思太溺爱，

　有时候，他们也感到有些厌倦

（当然是极少数），并且也够灰心，

　对同一个人竟不能百看不厌；

不过，在婚书上又字字都写明：

　夫妻关系要一方死了才算完。

唉，多么可悲！想想假如你失掉

终身的佳偶，却叫仆人去戴孝。

八

在家庭琐事里，无疑有一些东西

　和真正的爱情有些格格不入；

言情小说只给婚姻照个半身像，

　但写男女的求爱却连篇累牍；

因为没有人爱看婚后的情话，

　夫妇的接吻也出不了什么事故。

请想，要是劳拉嫁给了彼特拉克①，

他可还会写一辈子爱情诗歌？

---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曾写十四行诗倾吐对劳拉的爱情。

九

凡悲剧都以一死而宣告幕落，

　　凡喜剧都以良缘佳配而收场，

至于后事如何，自有宗教负责，

　　因为作家生怕万一描写不当

而损及那两个未来世界的声誉，

　　那他可就得不到它们的原谅；

所以分别交给了牧师或祈祷书，

关于“死神”或“夫人”[①] 就不多叙述。

一〇

我能记得的，只有两人歌唱过

　　天堂和地狱，或结婚后的生活，

那是但丁和弥尔顿[②]，而这两人

　　对于夫妻之情都有一点隔膜，

不是性情不宜，就是应付不当

　　（本来这种关系稍碰碰就不和）；

但他们写了夏娃和彼阿垂丝[③]，

① “死神”或“夫人”——十八世纪民歌名，歌中夫人向死神抗辩，不愿早死。

② 弥尔顿的第一个妻子在婚期一月内就离开他。假如她不跑开，约翰·弥尔顿怎么办呢？——拜伦原注。

③ 彼阿垂丝——诗人但丁所爱的女子，在《神曲》中出现。

您看，绝不是摹绘自己的妻子。

一一

有人说，但丁所写的彼阿垂丝
　系指神学，而不是自己的情人，
我的愚见虽值得商讨，却认为
　那是注家信口开河，不知所云，
除非他确知作者的意图如此，
　并且能举出所以如此的原因。
只要看看但丁的狂喜太玄奥，
他一定是把数学弄成了主角。

一二

海黛和唐璜没有结婚；不过，
　这错处是在他们，而绝不在我，
所以，贞洁的读者，请别怪我吧，
　除非您愿意我不照着事实说；
如果您认为结婚才对，请赶紧
　趁您还没有身受可怕的后祸，
把描写坏事的地方闪开不看，
阅读淫乱的故事可是太危险。

一三

但他们是快乐的，而且尽兴地
　沉湎于这种非法的儿女情欲，
幽会的次数越多，顾忌就越少，
　海黛竟忘了这是她严父的岛屿；
当人习于一要就有，若是没有
　就受不了，除非以后感到厌腻，
所以她常常来，不稍耽误一刻，
而她海盗的爸爸在海上巡逻。

一四

请别见怪他这种找钱办法吧，
　虽说每种国旗都难免被掠夺，
他不过是在抽税，只要换换称号，
　他和宰相所做的差不了许多；
不过他比宰相谦虚，宁处身于
　较低阶层，职业也更光明磊落；
在大海之上巡游，受尽了风险，
他不过是当着海上的检察官。

一五

这位老好绅士不料误了归期，
　因为有风暴，和几起重要的生意，
他希望满载而归，所以留在海上，
　但一场风把他的一笔横财卷去，
稍煞了他的兴头；他把俘虏们
　像章节似地分开，用号码标记，
他们都戴上手铐，颈套着铁环，
他们的身价由十元到一百元。

一六

有的在马塔板①海隅外卖给了
　他的麦诺特朋友②；有的他出卖
给突尼斯的代销处；只有一个
　因为太老，脱不出手，就丢进大海；
偶尔有几个殷实人，就等钱赎，
　其余的一律在大舱中拴起来；
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脱手并不难，
的黎波里的总督交过大订单。

---

① 马塔板——希腊地名。

② 麦诺特朋友——指海盗。

一七

掳来的货物也以同样的办法
　分别在东方各地的市场集散，
只有一部分例外，就是为妇女
　不可缺少的一些精巧的物件：
法国料子啊，花边啊，杯盘茶具啊，
　以及镊子，牙签，六弦琴和响板，
凡是这些他都要从横财里挑出，
那是慈父为爱女劫来的礼物。

一八

一只猴子，一只荷兰狗，一只鹦鹉，
　两只八哥，和一窠大小波斯猫，
这些都从动物群中挑选出来，
　还有英国人的一只小狗他也要——
这狗的主人在伊沙基岸上死了，
　它就被乡下人喂得半饱不饱。
这些都一古脑儿装进了大筐，
因为天气太坏，时常有大风浪。

一九

就这样，安排好了海上的业务，
　又派了侦察的船只到处巡风，
恰巧他自己的船也需要修理，
　他便扬帆驶上回岛园的路程，
哪知他美丽的女儿还正忙于
　殷勤待客哩；但那沙滩不易靠拢，
因为有几哩远的暗礁和浅滩，
他只能从海岛的另一方登岸。

二〇

于是他毫无阻碍地登上了岸，
　既没有检疫所，也没有海关职员
来盘问他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例如他到过哪里？有多长时间？
他命令他的船第二天就修理，
　并且叫水手把它翻个底朝天，
因此所有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赶着搬出货，压舱石，财宝和砲。

二一

走到一座小山顶上，他站住了，
　从这里可以望见家园的白墙，——
呵，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的心
　该有怎样奇异的感情在激荡！
疑团起伏，爱意和恐惧交织，
　也不知归来将遇到什么情况，
隔别了多年的感情重新涌现，
把我们的心又带回开始的一站。

二二

当远游归来的丈夫或者父亲
　无论从陆地，从海上，走近了家，
很自然地，他们不免稍稍起疑，
　因为女人当家可是事关重大；
（没有人比我更信任和倾慕异性，
　但她们不爱奉承，我最好说实话，）
太太在外子出门时会变为玄奥，
女儿也会跟大司务逃之夭夭。

二三

一个正直的绅士回家的时候，
　可能没有攸利西斯[①]的那种好运，
孤寂的主妇并不全是苦思丈夫，
　也不全是那么讨厌求爱者的吻。
多半是：爱妻为他立了个骨灰瓶，
　又为他的朋友生了两三位千金，
这朋友拥抱了他的太太和财富，
而他的家犬呢，倒咬——他的长裤。

二四

如果是恋人盟过誓，在他离别后，
　她多半会嫁给一个吝啬的富翁；
这倒也好：因为那一对贤伉俪
　可能吵架，女的开始变为聪明，
那么他和她就可以重温旧好，
　或作她的骑士，或蔑视她一通，
他悲哀的心总不会甘于缄默，
于是写出了女人薄情的哀歌。

① 攸利西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他在海上漂流十年，才回到家园，发现妻子虽有多人追求，却仍在忠实地等他。

二五

请诸君注意：假如你们已有了
　类似此种贞洁的感情的寄托，——
我指和有夫之妇的真纯友谊，
　任何关系都不及它牢不可破
和持久，它是真正的月下老人，
　而婚姻之神不过是出面掩遮，——
尽管如此，请你们也别离她太久，
我就见一天四次她对不住"朋友"。

二六

兰勃洛，我们这位海上检察官，
　对陆地的经验可没有海上多，
看到了自家的炊烟，他很高兴，
　因为阍于玄学，也不知道这快乐
或其他强烈的感情是什么起因；
　他爱他的女儿，假若她有了差错，
他将会很悲伤，至于什么缘故，
他并不比一个哲学家更清楚。

二七

他看见白石墙在阳光下闪耀，
　自己园中的树木已绿荫成片，
他听见溪水潺潺流泻的清音，
　伴以远方的犬吠；还隐约瞧见
在大树荫下往返的人影憧憧，
　而刀枪剑戟的寒光射过幽暗；
东方人人带武器，并穿着华服，
好像翻飞的蝴蝶光彩夺目。

二八

他逐渐接近园中佳会的地方，
　对这种稀见的欢乐暗自吃惊，
他听到的，呜呼！并非空中仙乐，
　而是尘世小提琴的靡靡之音，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既猜不透、也想不起是何原因；
又有笛曲，又有鼓乐，继此之后，
又听到哄堂大笑，东方很少有。

二九

他朝那地方更走近了一些，
　因为是下坡，步子走得很快，
透过摇曳的枝叶，在绿茵上，
　除了其他节日的征象而外，
他还看到仆人在成队舞蹈，
　他们像陀螺般旋转，又舞又摆，
他知道这是雄壮的庇瑞克舞[1]，
东方人都酷爱这一种舞步。

三〇

接着是一队希腊少女，为首的
　个子最高，高举着白手帕摇动，
随后的少女接连像一串珍珠，
　手拉着手跳跃，每个人的白颈
都飘荡着长串的棕色的发卷，
　（一小卷就能叫十个诗人发疯！）
领队的高声歌唱，扣着这支歌，
少女们以歌曲和舞步相应和。

---

① 庇瑞克舞——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战舞。

三一

另一处，客人正盘腿坐了一圈，
　围着许多杯盘佳肴开始用餐，
有许多瓶萨摩斯和开奥的酒，
　有各种肉和胡椒掺肉的米饭，
还有水晶瓶盛着的冰果子露，
　而甜食就在他们的头上高悬，
那橘子和石榴在枝上频频点头，
不用摘，便有熟果子落进衣兜。

三二

一群孩子围着一只雪白的羊，
　正在给那老羊的角缠着花朵，
这只年高德劭的老羊柔顺得
　像没断奶的羊羔，只把头缩着，
它庄严而安静，没有一点脾气，
　有时从手里取食，有时把前额
顽皮地垂下，好像要以角顶人，
但被小手一推，又乖乖地听命。

三三

孩子优美的侧影，鲜艳的服装，
　大而黑的眼睛灵得像在讲话，
天使的面颊红得像石榴裂开；
　还有那迷人的姿势，长的卷发，
那快乐的童年所特有的天真，
　这一切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
呵，一个深思的哲人会看着他们
而兴叹——他们竟也要长大成人！

三四

稍远些，一个侏儒站着讲故事，
　一圈吸烟的老人正凝神聆听，
他讲着秘密谷里隐藏着财宝，
　阿刺伯的傻子如何答得聪明，
邪魔的山壁如何一敲就裂开，
　还有符咒能治百病，点石成金，
还有女巫能把她丈夫一下子
变为牲畜(这可是实有其事)。

三五

这里无论是对心智，或对感官，
　都不缺乏适当而无害的满足，
凡歌舞、音乐、酒和波斯的故事，
　没有一种娱乐不合情而适度；
但兰勃洛看到在他离家以后
　如此挥金似土，却不由得嫌恶，
因为他也害怕那万恶之极限——
就是周末要付的一大叠账单。

三六

唉！人算得什么？连最幸福的人
　即使晚餐后，都面对多少灾难！
生命给与罪孽深重的我们
　一个铁的世纪，和黄金的一天，
这还算是最幸运！"欢娱"像女妖
　尽在以歌唱诱惑和活坑青年；
来到自家的宴会上，兰勃洛
好像是湿毯子来罩上一团火。

三七

他本来是一个不爱声张的人，
　这一回，存心给女儿一个意外，
(通常他是亮刀子叫男人吃惊，)
　他不曾预先通知她几时归来，
所以现在竟没人理会；好半晌
　他站在那儿观望得目瞪口呆，
难以相信自己；对着佳朋满座，
他暗下的惊异实在比喜悦多。

三八

他还不知道有人已带来消息
　(唉，人真会撒谎，尤其是希腊人！)
说是他死了(撒谎的总死不绝)，
　所以他家中人举哀已有几旬，
但如今，眼睛和嘴唇都枯竭了，
　海棠的两颊重又变为红润；
她的眼泪既已复返它的泉源，
这一个家于是也归她来掌管。

三九

因而有了这酒肉，米饭，和歌舞，
　把这海岛变成了欢乐的场所，
仆人们不是烂醉，就是尽兴玩，
　这种日子真叫他们非常快活。
她父亲的好客，若和海黛如此
　花他的财产相比，就不算什么；
说来也奇怪：家务却改进很快，
虽然她一点钟也丢不下恋爱。

四〇

也许你以为，碰上了这个盛宴
　他一定大发雷霆；当然，事实上，
确也没有什么好理由叫他开心；
　你也许预见一出武戏就要开场，
鞭子呀，刑具呀，至少要关地牢，
　好教他的一家人懂得谁是尊长；
而且，这一切都必然是雷厉风行，
以显示一个海上大王的习性。

四一

但你错了。虽说他凿船底、切脖子，
　是个能手，却也最是温文尔雅，
他有着正人君子的那种涵养，
　从来不教人猜出他心里的话；
廷臣不能比，就连狡猾的女人
　裙子里也没系着他那些奸诈；
可惜他爱上冒险的生活方式，
倒真是上流社会的绝大损失。

四二

他走到最近的一个席位跟前，
　拍了拍近旁一个客人的肩头，
脸上露着奇特的微笑，那笑意
　不管是什么吧，绝不是好兆头；
他打听这里有什么喜事？然而，
　被问的人喝了太多的葡萄酒，
正醉得天旋地转，哪里听得懂
问话的意思，只是又酌满一盅。

四三

接着，也不扭转他可笑的丑相，
　以十足酒鬼的神态朝肩上举出
那满满的一酒盅，对兰勃洛说：
　“谈话没有味，我可没有那工夫。”
另一个打嗝说：“我们老东家死啦，
　你顶好去问问继承他的新主妇。”
第三个说：“什么新主妇！新主妇！啐——
你该问问我们的新老爷才对。”

四四

这些混蛋是新来的，也不知道
　他对谁讲话；兰勃洛脸子发青，
他的目光一阵阴沉，但他立刻
　十分礼貌地按捺下这种表情，
并努力恢复了刚才的微笑，
　让他们之中的一个对他说明：
这新老爷是什么人？怎么称呼？
似乎是他把海黛变成了主妇。

四五

那人说："我可说不上他是老几，

　或是打哪儿来的，——这我管不着；

我光知道这只烤鸡可真肥，

　从没有美酒送下这么好的料；

要是你对我这回答不趁心呀，

　我旁边还有一位，去问他好了。

不管怎样，他总有话给你回答，

没有人象他那么爱哇啦哇啦。"

四六

我说过兰勃洛是个耐性的人，

　无疑他表现了最高贵的教养，

连法国，那礼尚之邦，也难找出

　哪个文质彬彬的人和他比得上；

这些嘲弄都是针对他的近亲，

　正惹着他的焦虑，他心头的伤，

而且又发自贪吃的奴仆之流，

他们一边侮辱，一边吃他的羊肉。

四七

对于他，这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惯于对人挥之使去，招之使来，
一声令下，就得有人立刻遵办，
　不管是致人于死，或是拴起来——
奇怪的是：他竟这么温和多礼，
　反正事实如此，我也说不明白；
当然啦，能自制者而后能制人，
象归尔夫[①]王族，他能屈也能伸。

四八

他并不是没有鲁莽的时候，
　但认真而严肃起来就不同：
那时他沉稳、缓慢、专心致志，
　好似一条蛇蜷伏在丛林中；
要是怒骂，他就不再动刀子，
　他绝不又骂又打，两者兼用。
他沉默起来才最叫人有得怕，
而且他一击，就不用击第二下。

① 归尔夫——德国的王族，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祖先。

四九

他不再多费唇舌了，迳直走向
　他的房子，但挑选了一条小径，
凡遇见他的人都没有理会他，
　谁想到主人那天会闯进家门？
我很难说，他那慈父的心肠
　是否在暗暗地为海黛求情；
当然喽，一个“死人”竟活着回来，
看人以欢宴追悼他未免可怪。

五〇

唉，如果一切死人都复活的话，
　（愿上帝不容！）即便有那么几起，
比如说，丈夫或妻子死而复生
　（以夫妇为例，其他就不言而喻），
不管他们以前争取的是什么，
　现在，天气可会变得阴而又雨——
那已滴进亲眷墓中的泪珠
多半要和死去的人一起复苏。

五一

他走进房，但已不是他的家了，
　唉，这种事想来才最叫人难过！
它对人的感情实在是个刺激，
　也许更甚于咽气时精神的折磨。
谁能不深深悲哀，假如他看到
　自家一度温暖的壁炉已变得
像冰冷的坟墓；唉，谁能够相信：
那儿就摆着我们“希望”的灰烬！

五二

他进了房子，不再是他的家了，
　因为既没有情意，还算什么家？
他冷清清地走过自己的房门，
　也没人迎接；多久了，在那檐下
他度过了他少有的幽静时光，
　就在那儿，他女儿的天真曾融化
他疲惫的心灵和锐利的目光——
她是他真纯感情的唯一庙堂！

五三

他的性情相当古怪，虽然脾气
　发作起来很粗野，举止却温和；
生活起居处处合乎中庸之道，
　饮食有节制，也不过分寻乐，
又敏感，又坚强，以能力而论，
　应该更有作为，即使不免为恶；
祖国的灾难和他的束手无策
使他由奴隶愤而变为奴役者。

五四

强权的爱好，迅速获得的金银，
　他所过惯的那种冒险的生活，
长期锻炼所形成的冷酷无情，
　由于仁慈而往往承担的后祸，
再加上他所习见的日常景象：
　粗犷的伙伴和更粗犷的海波，
足以使他的敌手悔恨没个完——
和他交友很热诚，打交道可危险。

五五

但仿佛有一种古希腊的精神
　把一缕英气注入他的灵魂中，
一如在古昔，这精神曾鼓舞了
　他那些寻找金羊毛的老祖宗；
对死寂的生活他谈不到热爱，
　可叹祖国又使他无法逞英雄，
于是，为了报复她所受的凌辱，
他愤而与一切国家刀兵相处。

五六

但那南国的秀气并没有消失，
　他那爱奥尼亚①的心灵的优美
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如，
　在选择住所上他不凡的趣味，
对庄严的音乐和风景的爱好，
　在稍闲适时，他还爱静观溪水
澄澈得像水晶，在他身边流过。
也爱看花，仿佛使心得以润泽。

① 爱奥尼亚——小亚细亚西岸地区，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即有希腊人居住。此处意为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心灵。

五七

不管感情多少，他把仅有的一点
　都寄托在他可爱的女儿身上，
他的所见所为都够粗暴野蛮，
　却只有对她，他的心还没有关上；
这是唯一的真情与人间相通，
　要是失去它，他就会完全断丧
人世温暖对情感的哺育，只有像
独眼巨人在全瞎时一样发狂。

五八

在森林中，牧羊人和他的羊群
　听到雌虎失雏的怒吼而战慄，
在海上，当浪花掀起汹涌的战争，
　驶近岩石的小船就万分惊惧；
但狂暴的事物一旦发过威风，
　它的怒火倒容易平复，远逊于
一颗坚强的、特别是父亲的心，
那怒火专一，肃杀，无言而深沉。

五九

说来很残酷，却又是屡见不鲜：

　我们的子女会忽然变得不稳定，

我们原想看到自己黄金的岁月

　在他们的身上重现，并有所更新，

可是正当暮年偷偷朝我们袭来，

　一片暗云笼罩着我们的黄昏，

他们却抛下了我们……呵，并不孤单，

还有肾结石或痛风和我们作伴。

六〇

一个美好的家庭确实很不错，

　（只要别叫孩子晚餐后都进来；）

看到一个主妇把子女都带大，

　多么好呵！（要是她尚未骨瘦如柴；）

像天使聚于神坛，他们围坐着

　在炉火前，（谁见了能无感于怀？）

看，围有一群女儿和侄女的太太

就像金币夹在铜钱中那样光彩！

六一

老兰勃洛悄悄穿过一道便门，
　便趁着黄昏站在他的厅堂边，
这时候，海黛和她的恋人一起
　又得意又漂亮，坐在正中晚宴，
象牙镶嵌的桌子布置得堂皇，
　一群美丽的女奴侍立在两边，
他们的餐具多属金银和宝石，
连青贝和珊瑚都显得没价值。

六二

这筵席大约有一百多道菜，
　有小羔羊，有阿月浑子，有牛脖，
有番红花汤——肉类是应有尽有，
　鱼呢，是跳进网的最好的种类，
并按照最精的口味烹调而成；
　饮料是用葡萄，石榴，和橘子水
分别精制成的清凉的果子露，
味道最新鲜，因为是刚刚挤出。

六三

这些都装在水晶瓶里，排成一圈；
　水果和枣泥面包给晚餐收了尾，
最后是盛在精致的瓷杯里的
　从阿剌伯运来的纯摩卡咖啡，
为了防备烫痛了手，在那底下
　还垫着一个嵌珠粒的金盏杯，
丁香，肉桂和番红花都混合在
咖啡里煮，把味道(我想)反都弄坏。

六四

室内壁上悬挂着丝绒的花毯，
　织成方格形，各有不同的色调，
中心嵌有深红色的丝绒花朵，
　又有黄色的镶边把红花围绕；
在花毯上端，鲜艳夺目地绣出
　蓝地淡紫的波斯文，极为精巧，
其中有一些是古诗人的诗句，
也有更高明的道学家的警语。

六五

壁上装饰的这些东方的书法
　在那一带颇为流行，家家可见，
它好似孟斐斯筵席上的头壳，
　对寻欢作乐的人是一种诤谏，
令人想到了伯尔沙撒①的宴饮
　和使他吃惊的那亡国的预言；
但事实是，圣贤之言固然有理，
却不及“欢乐”的宣教那么有力。

六六

一个名媛在季节终了染上肺痨，
　一个才子因喝酒太多而致死去，
一个浪子皈依监理派或折衷派
　（因为人们祈祷都爱凭它的名义），
特别是，一个郡长突然患了风瘫——
　都由于有什么真正损伤了元气；
由此可见，通宵盛会、嗜酒和爱情，
对人的危害并不比饕餮为轻。

---

① 伯尔沙撒——古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在他的宴会席上，人们看到有怪字出现在墙上，先知但以理认为那是国家将亡的预言。当夜，巴比伦果然为波斯军攻陷。

六七

铺陈在海黛和唐璜脚下的
　是深红的缎子，镶着淡蓝的边；
他们柔软的坐榻看来十分新，
　足占了全房间的四分之三；
那丝绒垫子(应该放在皇座上！)
　是猩红的，中心跃出一团火焰，
那是绣金的日头，四射着光芒，
好像日当正午，特别耀目辉煌。

六八

水晶和大理石，金盘和瓷器，
　可说是琳瑯满目；地上铺陈着
印度席子和血红的波斯地毯；
　小羚羊和猫，黑人，侏儒，食客，
以及一切像大臣和宠儿那般
　获得每日的面包的，(这就是说：
靠着奴颜婢膝，)他们熙熙攘攘
麕集于此，好似在宫廷或市场。

六九

高大的玻璃镜也是随处都有；
　桌子多是黑檀木的，上面镶着
珍珠母或象牙；也有些是使用
　珍贵的木料和龟壳镶嵌制作，
并饰有金银的迴纹。只凭吩咐，
　这些桌子立刻就能摆开待客，
并端上食品，冰果子露和美酒，
不论什么人来，或在什么时候。

七〇

谈到服装，我最爱海黛的衣着：
　她穿了两件胸衣，外一件浅黄，
贴身的是白、蓝和粉红相衬，——
　她的胸脯在下面起伏如波浪；
衬衣的钮扣是豆粒大的珍珠，
　衣上的装饰闪着深红和金光，
而罩着她的白条纹纱的斗篷
像绕月的卷卷白云一样飘动。

七一

她的两只玉臂都带着大金镯，
　　它不用扣，因为纯金是这么柔，
用手拉松或收紧都无损于它，
　　无需铸形，它的形状随着手走；
它紧贴着，好像怕失去这臂抱，
　　呵，它那形状多么美，多么风流！
在金矿之中这是最纯的金，
从没有这么白的皮肤被它抱紧。①

七二

作为她父亲这片领地的公主，
　　她的脚上也戴着同样的金环②，
这表示她的地位；她手上戴有
　　十二个戒指，发丝间宝石灿烂；
她的面纱垂到胸前，底边缀着
　　一排真珠，那价值很难以计算；

① 这种服装是摩尔式的，镯子和金环的佩戴一如上述。读者下面将看到，海黛的母亲既系摩洛哥生人，她女儿的衣饰也照该地样式。——拜伦原注。

② 脚背上的金环表示总督女眷的高贵地位，她们的女亲属也如此穿戴。——拜伦原注。

她那橘红的土耳其式长绸裤
把世上最动人的脚踝给盖住。

七三

她那赭色的发辫的细长波浪
　直流到脚跟，像阿尔卑斯的突泉
染上了朝霞的颜色；头发若散开，
　足可以把她的全身都给遮拦；[①]
不过，它仿佛还讨厌那丝带的
　小小结儿，直想摆脱它的羁绊，
只要有机会碰上一阵轻柔的风，
它就献上年轻的羽毛供它扇动。

七四

她使周围的一切都生趣盎然，
　空气流过她眼前好像也变轻些，
那眼睛是如此柔情、美丽，充满了
　尽我们能想像到的天庭的和谐，
又纯净得像出嫁以前的赛姬[②]，

---

① 这并非夸张：我记得曾见过四个妇女有如此多的长发，其中三个是英国人，一个是东方人。她们的头发既长又多，一放开来就几乎掩蔽全身，连衣服都似乎不必要了。四人中只有一个是黑发；那东方人的头发大约在这四人中是色调最浅的。——拜伦原注。

② 赛姬——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美丽少女，灵魂的化身。

连最纯的感情遇上她都嫌不洁；
在她面前你只觉到逼人的光彩，
就是对她跪下也算不了崇拜。

七五

她的睫毛虽然像夜一般幽暗，
还是照习俗抹上黛，但是枉然；
因为那大眼睛的边缘是如此黑，
光滑的睫毛嘲笑着墨玉的斑染，
这反抗很对：不染它反而更美。
她的指甲涂过指甲花的朱丹，
但这又一次证明巧工的无用，
因为她的指甲本来已经够红。

七六

首先那指甲花应该深深染过，
好把她的皮肤更衬得洁白柔和，
但实则不必了：晨光照耀的雪峰
也不曾有她那种天庭的光泽。
眼睛看着她，不禁疑心是做梦，
因为她太像幻影了；我也许说错，
但莎士比亚也说：谁给纯金镀金[①]，

① 谁给纯金镀金——语出莎士比亚剧本《约翰王》第四幕第二场。

或者给百合涂色，那才最愚蠢。

七七

唐璜披着一块绣金的黑披肩，
　外面罩着薄得透明的白斗篷，
你能看到它下面宝石的闪烁
　好似天河上清晰的一群星星；
他的头巾褶得整齐，一支藏有
　海黛发丝的翠羽冠戴在头顶；
夹在冠毛下端的是一弯新月，
它颤颤而发的光辉不断闪耀。

七八

现在侍从开始献艺给他们取乐，
　有侏儒，有黑太监，诗人和舞女——
这构成他们新府第的全班人马。
　诗人很有名，爱炫耀他的名气，
他的诗从不缺乏正确的脚韵，
　以其主题说，他的才艺也不低；
因为他原是被僱来讽刺或奉承，
正如《圣诗》所说："写一段好事情。"

七九

他赞美今日而针砭过去的时代，
　这倒一反自古以来的良好惯例；
最后摇身一变，成了反激进派，
　爱上了布丁，不再想沽名钓誉。
有几年他的命运笼罩着乌云，
　因为他的歌好象是无所顾忌。
但如今，他只把苏丹和督军歌颂，
真实如骚塞①，象克莱肖②一样热诚。

八〇

他老于世故，久历过人海沧桑，
　倒能象罗盘针那样善于转变，
他的北极星变幻无常，并不固定，
　也多亏他会甜言蜜语讨人喜欢，
因此就卑鄙得永远不曾遭劫；
　更加他口若悬河(除非没给够钱)，
他能讲得天花乱坠，以假乱真，
无怪他获得了那桂冠的年金。

① 真实如骚塞——反语，即虚伪如那个变节诗人。
② 克莱肖（1612?—1649）——英国宗教诗人。

八一

然而他有天才，——当叛徒有了它，
　这“易怒的先知”①就要连圆月亮
都不肯饶，要是她没注意这一点；
　本来，即使好人也爱众人捧场；
但话归本题吧。想想看，说到哪了？
　哦，是的，——我们正写到了第三章：
一对情侣，恋爱，宴会，房子，衣饰，
以及他们在孤岛上的生活方式。

八二

他们的诗人虽是可恨的两面派，
　但与人相处倒是个可爱的家伙，
在许多次宴会上他都颇受宠幸，
　当宾客半醉时他就发表起演说；
虽然那涵意很难猜出，但他们
　仍旧惠予好评；有的不断打着嗝，
有的呼出公众的喝采——这奖赐
第一次从不知何以保证下一次。

---

① “易怒的先知”——隐射湖畔诗人们，因柯勒律治在其所著《文学传记》第二章内论述了有天才的人容易激怒。

八三

但如今，既已跃升到上流社会，
　而且又东鳞西爪地从旅行中
为了换换花样，拾些自由思想，
　他觉得在这孤岛上，伴着良朋，
绝不致有暴乱之虞，他尽可以
　补偿一下他多年的违心之论，
于是又象他年少时唱起了歌，
他同意暂且和真理停战媾和。

八四

他到过阿剌伯，土耳其和西欧，
　深知各地人民都爱自己的国度，
他又和各阶层的人一起生活过，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应付自如，
这使他博得一点实惠，不少感谢。
　他会把恭维话换着花样说出；
“在罗马要学罗马人，”谚语这么说——
这就是他在希腊的处世原则。

八五

所以，每当人们叫他唱些什么，
　他总给当地人以当地的货色；
对他反正一样：《天佑我王》①也好，
　《就会胜利》②也好，全看风尚如何；
自崇高的抒情以至卑微的道理，
　他的缪斯全能容纳而化为清歌。
既然品达③能把赛马唱得悠悠，
他为什么不能象品达一样迁就？

八六

例如，在法国，他就写法国的民谣，
　在英国，写四开本的六章故事诗；
在西班牙，唱着有关上次战争的歌，
　或罗曼史，——在葡萄牙大约也如此；
在德国，他多半要拍老歌德④的马，
　还可以搬用斯泰尔夫人⑤的文辞；

---

① 《天佑我王》——英国国歌。

② 《就会胜利》——法国大革命时的战歌。

③ 品达（公元前 522？—443）——希腊抒情诗人。

④ 歌德（1749—1832）——德国大诗人，《浮士德》的作者。

⑤ 斯泰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她曾在《论德国》一书内说："歌德可以代表全部德国文学。"

在意大利，他会仿效“文艺复兴”诗人，
在希腊，或许有类似如下的歌吟①：

(一)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热情的莎弗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②崛起，阿波罗③跃出海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二)

开奥④的缪斯和蒂奥⑤的缪斯，
　那英雄的竖琴，恋人的琵琶，
原在你的岸上博得了声誉，
　而今在这发源地反倒喑哑，——
呵，那歌声已远远向西流传，
远超过你祖先的海岛乐园。

(三)

起伏的山峦望着马拉松⑥，

---

① 如下的歌吟——下面即是《哀希腊》歌，在本世纪初我国曾有几个译本，传诵一时。

② 狄洛斯——爱琴海中岛名。

③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诗歌与音乐之神，相传生在狄洛斯岛。

④ 开奥——相传为荷马的出生地。开奥的缪斯即指荷马。

⑤ 蒂奥——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出生地。蒂奥的缪斯指这位诗人。

马拉松望着茫茫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了一时，
梦见希腊仍旧自由而快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
我不能想像自己是个奴隶。

（四）

一个国王⑦高高坐在山头上，
瞭望着萨拉密⑧挺立于海外，
千万只战船停靠在山脚下，
还有多少队伍——全由他统率！
他在天亮时把他们数了数，
但在日落时他们到了何处？

（五）

呵，他们而今安在？还有你呢，
我的祖国？在无声的土地上
英雄的颂歌如今喑哑了，
那英雄的心也不再激荡！
难道你一向庄严的竖琴
竟至沦落到我的手里弹弄？

---

⑥ 马拉松——希腊地名，在雅典东北。公元前490年波斯军大举入侵，在此为雅典人击败。故下文有"波斯墓"云云。

⑦ 一个国王——波斯王瑟克西斯（公元前519？—465），曾在公元前480年9月29日坐在山上俯视海战。海战结果，波斯大败。

⑧ 萨拉密——岛名，在雅典以西。上述海战即发生在此岛附近。

（六）

也好，置身在奴隶民族里，
　尽管荣誉都已在沦丧中，
至少，一个爱国志士的忧思，
　还使我在作歌时感到脸红；
因为，诗人在这儿有什么能为？
为希腊人含羞，对希腊国落泪。

（七）

我们难道只对好日子哭泣
　和惭愧？——我们的祖先却流血。
大地呵！把斯巴达人①的遗骨
　从你的怀抱里送回来一些！
哪怕给我们三百勇士的三个，
让色茅霹雳的决死战复活！

（八）

怎么，还是无声？一切都沉寂？
　不是的！你听那古代的英魂
正像远方的瀑布一样喧哗，
　他们回答："只要有一个活人
登高一呼，我们就来，就来！"

---

① 斯巴达人——公元前480年斯巴达王利昂尼达率领三百勇士在色茅霹雳（通往希腊东部的关隘）力拒波斯入侵大军，坚守三日，全部牺牲，但为希腊军赢得了时间。

噫！倒只是活人不理不睬。

（九）

算了，算了：试试别的调子；
　斟满一杯萨摩斯①的美酒！
把战争留给土耳其野番吧，
　让开奥的葡萄的血汁倾流！
听呵，每一个酒鬼多么踊跃
响应这一个不荣誉的号召！

（一〇）

你们还保有庇瑞克的舞步②，
　但庇瑞克的方阵③哪里去了？
这是两课：为什么你们偏把
　那高尚而刚强的一课忘掉？
凯德谟斯④给你们造了字体——
难道他是为了传授给奴隶？

（一一）

斟满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让我们且抛开这样的话题！

---

① 萨摩斯——希腊群岛之一，产酒。

② 庇瑞克的舞步——见本章第二十九节注。

③ 庇瑞克的方阵——步兵的方阵，相传希腊西北部一小邦的王庇瑞克曾在公元前三世纪用这种方阵击败罗马军队。

④ 凯德谟斯——古希腊传说中人物，大约生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据说他曾从腓尼基人学得字母，传入希腊。

这美酒曾使阿那克瑞翁①
　发为神圣的歌；是的，他屈于
波里克瑞底斯②，一个暴君，
但这暴君至少是我们国人。

(一二)

克索尼萨斯③的一个暴君
　是自由的最忠勇的朋友，
那暴君是密尔蒂阿底斯④！
　呵，但愿现在我们能够有
一个暴君和他一样精明，
他会团结我们不受人欺凌！

(一三)

斟满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在苏里⑤的山中，巴加⑥的岸上，
住着一族人的勇敢的子孙，
　不愧是道瑞斯的母亲⑦所养，
在那里，也许种子已经播散，

---

① 阿那克瑞翁(公元前572？—488？)——希腊抒情诗人。参阅本歌第二节“蒂奥”注。

② 波里克瑞底斯——公元前六世纪萨摩斯岛的统治者。

③ 克索尼萨斯——地名，在达达尼尔海峡北边。

④ 密尔蒂阿底斯——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的统帅之一。

⑤ 苏里——地名，在今阿尔巴尼亚南部。

⑥ 巴加——苏里区域的一城。

⑦ 道瑞斯的母亲——指斯巴达勇士的母亲。

是赫剌克勒斯[1]血统的真传。

（一四）

别相信西方人会带来自由，
　他们有一个作买卖的国王；
本土的利剑，本土的士兵，
　是冲锋陷阵的唯一希望；
但在御敌时，拉丁[2]的欺骗
比土耳其的武力还更危险。

（一五）

啊，斟满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树荫下舞蹈着我们的姑娘，
我看见她们的黑眼睛闪耀；
　但是，望着每个鲜艳的女郎，
我的眼就为火热的泪所迷：
这乳房难道也要哺育奴隶？

（一六）

让我登上苏尼阿[3]的悬崖，
　在那里，将只有我和那海浪
可以听见彼此的低语飘送，

---

① 赫剌克勒斯——传说中的大力神。
② 拉丁——指西欧，特别是法国。
③ 苏尼阿——希腊地名，在雅典东南阿的卡半岛最南端，上面建有保护神雅典娜的庙。

让我像天鹅一样歌尽而亡；
我不要奴隶的国度属于我——
干脆把那萨摩斯酒杯打破！

八七

一个现代的希腊人也许会如此、
或应该如此，用大体可听的诗唱出来，
即使不很像希腊初始的奥菲斯①，
但时至今日，换个人也许唱得更坏；
这支歌有些感情，不管是否正确，
而感情一经诗人流露，就引起来
别人的共鸣；但诗人最善于说谎，
他变起颜色来就和染工的手一样。

八八

而文字是有分量的，一滴墨水
一旦像露珠般滴上了一个概念，
就会产生使千万人思索的东西；
说来奇怪，文字原用来代替语言，
但哪怕寥寥几字都能传联万代，

① 奥菲斯——希腊神话中的绝妙琴手，他弹奏的七弦琴能感动百兽甚至木石。

而“时间”把脆弱的人欺负得多惨！
连这么糟的一张纸都比人长寿——
比他的坟墓、他的一切都更持久。

八九

等他的骨头变成灰，坟墓已荒湮，
他的身份，他的一代，甚至全民族
都已物故，或者连物都荡然无存，
只落得在编年录上有一点纪述；
幸而久已被湮没的一篇手稿，
或者在营盘，由于挖水道而掘出
一块什么碑石，或许把他的名字
像埋藏的宝贝似地传之于世。

九〇

什么是声誉？哲人早已一笑置之，
它可有可无，不过是空话，幻影，风，
主要不在于你留下的名字如何，
而全看史家如何调转他的笔锋；
特洛亚①应归功于荷马，犹如贺尔②

---

① 特洛亚——小亚细亚半岛西北部的古国，希腊联军攻打该国的故事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要内容。

使王牌戏风行；我们今日所以能
知道伟大的马尔勃洛③善于剑击，
还是由于考克斯④最近写的传记。

九一

我们都说，弥尔顿是诗坛的巨擘；
固然有些沉闷，但格调多么神圣！
他屹立于其时代，博学而虔敬，
绝非酒色之徒可比。但他的生平
不幸落到了约翰生⑤的手里去写，
这伟大的缪斯的侍奉者竟变成：
上学挨鞭子，对子女和发妻粗厉——
原因是第一位太太和他分了居。

九二

这一切无疑很有趣；像莎士比亚

② 贺尔（1672—1769）——著有《王牌戏短论》（1742），所定下的王牌戏规则一直执行到十九世纪中叶。

③ 马尔勃洛（1650—1720）——本名约翰·邱吉尔，英国大将，因战功被封为马尔勃洛公爵。

④ 考克斯（1747—1828）——著有《回忆马尔勃洛公爵》（1818—19）一书。

⑤ 约翰生（1709—1784）——英国作家、文评家，通称约翰生博士，在其所著《英国诗人传》里有专章论弥尔顿。

偷过邻人的鹿，培根[1]受过贿赂，

像泰塔斯和凯撒少时的恶作剧[2]，

或者彭斯[3]（请看居礼医生[4]的大著），

以及克伦威尔[5]的戏谑，这些“事实”

固然逼史家写出了可爱的记述，

仿佛对他们的大人物极为重要，

实则使他的声望添不了多少。

九三

但这也算不了德行：例如骚塞

曾经对世人大谈其平等社会，

或如华兹华斯，在未被税局僱用以前[6]，

也给他的叫卖诗添些民主气味；

或如柯勒律治，和骚塞不谋而合，

共同娶了卖帽子的一对姊妹，

这时他那枝飘摇的笔还没有

向《晨报》租出去他的贵族派头。

---

①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他因受贿受到国会弹劾。

② 泰塔斯和凯撒少时的恶作剧——罗马史家苏通尼斯说泰塔斯皇帝年轻时伪造过文件，凯撒曾经虐杀一批海盗。

③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④ 居礼医生（1757—1805）——编有《彭斯诗集》（1800），附了其所写《彭斯生平》一文，谈到许多与诗人有关的男女私事。

⑤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

⑥ 未被税局僱用以前——华兹华斯在1813年得到税局里的闲差事，从此拜伦称之为“政界的寄生虫”。参见本诗《献辞》第六节注。

九 四

这些名字目前都发着罪犯味，
　像是道德版图上的波坦尼半岛①，
他们死心的背叛，转变的毅力，
　足够给他们贫瘠的传记作肥料；
华兹华斯的四开本之大，是自有
　印刷术以来的任何书都比不了，
一篇又臭又长的诗，叫什么«漫游»，
它那种写法在我看来很不对头。

九 五

在那篇诗里他筑起一道大堤，
　把自己和别人的心智互相隔开；
但所有华兹华斯的诗和门徒
　就像苏斯考特②的福音及其教派，
在我们本世纪可难以投人喜好：
　上帝的选民究竟不多，这也难怪；
但他们两个尽管能把陈货翻新，
到头来所宣扬的不过是水肿病。

① 波坦尼半岛——英国流放罪犯在澳洲的集中地。

② 苏斯考特(1750—1814)——女，宗教狂热者，于1801年创立一教派，信奉者曾达十万人之众。她死于水肿病。

九六

但还是讲我的故事吧。我承认，
　如果说我有什么毛病，那就是
我爱闲扯，尽自离题议论不休，
　而把读者撇在一边已有多次；
但闲扯，那好比我的御前演说，
　随后举行议会才能论到正事；
我忘了世人忍受不了这种耽搁，
虽然论伟大，我不及阿里奥斯托①。

九七

我知道，我们邻邦叫作 longueurs②的
　（我们无以名之，虽然不乏那内容，
而且还最十全十美地体现在
　骚塞身上，使他每年春天能保证
出一篇史诗），并不怎么吸引读者，
　而另一方面，却并不难在史诗中
找出一些标准的例子来证明：
它的最重要的成份就是“沉闷”。

①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拜伦喜读其作品。
② longueurs——法文字，意为“冗长”。

九八

荷拉斯说过："荷马有时打瞌睡"，
　我们知道：华兹华斯有时就醒醒，
好表示他和他那亲爱的«车夫»①
　在湖边漫游是多么饶有诗兴。
他很希望有一只"小船"②飘游在——
　海上？——不，是在苍穹的空际航行；
于是为了这"小船"他又一次高呼，
他的口涎汪洋得足以把它漂浮。

九九

假如他一定要驰过无垠的太空，
　而嫌彼加沙③驮着他不够平安，
他何不借用一下"查理的战车"④？
　或者向美狄亚⑤要一条龙使唤？
也许他太俗，想不到这么典雅，
　又怕乘这样的神驹把颈骨跌断，
那么，这笨伯何以不要一只气球，

① «车夫»——华兹华斯所作诗名。
② 小船——见华兹华斯所作诗«彼得·贝尔»的开头。
③ 彼加沙——希腊神话中有翼的马，象征诗的灵感。
④ 查理的战车——即北斗星。
⑤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女巫师，杀其仇人后，坐一由龙拉的车逃走。

假如他必须到月宫的附近飘游？

一〇〇

“小贩”呀，“小船”呀，“车”呀①，哦！屈莱顿
　和蒲伯的阴灵②！谁想到竟有今天？
像这种糟粕不但没有人唾弃，
　而且还容许它在这末代的深渊
像渣滓般浮到面上！以至有这种
　良知与诗的逆子把你们针砭——
想想«小舟子»和«彼得·贝尔»③居然能
对«阿希托非»④的作者如此嘲弄！

一〇一

讲我们的故事吧。——筵席散了，
　奴仆退下，侏儒和舞女也离去，
阿剌伯故事和诗人的歌都完了，
　一切欢乐的声音已归于沉寂；
只剩下了女主人和她的情郎

---

① 小贩，小船，车——都是华兹华斯所作诗里谈到的人与物。

② 屈莱顿和蒲伯的阴灵——华兹华斯反对这两位诗人的诗风，而拜伦则钦佩他们。

③ «彼得·贝尔»——华兹华斯所作诗名。

④ «阿希托非»——屈莱顿曾写诗名«亚勃萨冷与阿希托非»（1681—82）。

独自观赏着晚霞烧红了天际。
福哉马利亚①！整个海洋和大地
在这神奇的一刻最该属于你！

一〇二

福哉马利亚！祝福那一个角落、
那一刻和那地方吧，它使我常常
感到整个大地已深深浸沉于
这如此优美、如此温柔的时光；
晚祷的歌正冉冉上升而消失，
远处的钟楼传出低沉的音响，
玫瑰色的天空静得没有一丝风，
而树叶仿佛为祈祷声所颤动。

一〇三

福哉马利亚！这是祈祷的时辰！
福哉马利亚！这是爱情的良宵！
福哉马利亚！但愿我们的虔敬
能探得你和圣子之灵的玄奥！
福哉马利亚！在那白鸽的翼下，
呵，你低垂着眼睛，多美的容貌！

① 福哉马利亚——罗马天主教祷文的首句。马利亚即圣母马利亚，耶稣之母。

虽然那不过是画像，但太逼真；
来吧，请步下画框，挽救世人。

一〇四

比较仁慈的论客恐怕要发表
　匿名文章说：我没有敬神之诚；
但请他移驾来和我一起祈祷吧，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谁有本领
取得去天国的捷径；我的祭坛
　是山川大地，海洋，天空和星星，
就是从同一个"整体"而生的万物，
灵魂始自它，也必以它为归宿。

一〇五

黄昏的美妙时光呵！在拉瓦那[1]
　那为松林荫蔽的寂静的岸沿，
参天的古木常青，它扎根之处
　曾被亚得里亚海的波涛漫淹，
直抵凯撒的古堡；苍翠的森林！
　屈莱顿的歌和薄伽丘[2]的«十日谈»

---

① 拉瓦那——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名。

②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著有«十日谈»。

把你变为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那里的黄昏多叫我依恋难忘！

一〇六

在夏季，那松林的居士，清脆的蝉，
　把整个的生命化为无尽的歌唱；
除了它，除了我和我的马蹄声，
　就只有暮钟声在林中悠悠迴响；
那时奥内斯提①家的猎人之灵
　带着阴间的犬，在暮色里游荡，
还有一群少女有鉴于此而心软，
不再逃避情人了，——都恍惚浮现。

一〇七

哦，金星！你带给世间一切恩赐，
　你使疲倦的回家，饥饿的就餐，
给雏鸟带来母鸟荫护的翅膀，
　给辛苦的牛犊以牛厩的安恬；
凡是家神护佑的珍贵的一切，

① 奥内斯提——《十日谈》第五日第八故事中人物，他爱上一女郎，女极高傲，奥乃使她见一幻象，其中一女子为一骑士所带的两条猎犬所追袭，于是女郎憬然悔悟，与奥成婚。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屈莱顿也有诗咏同样故事，唯人名全改。所以上节也提到他。

　那每家炉火前的适意和平安，
都由你宁静的容貌给招引来，
你把孩子也带到母亲的胸怀。

一〇八

动心的一刻呵！那海行的游子
　第一天离开岸上亲爱的友朋，
这时会心绪万端，深深地祝愿；
　行路的旅人听到远处的晚钟
悠悠地，似乎在哭泣日之将尽，
　也会充满乡思急急趱赶归程；
难道这种忧郁是我凭空捏造？
唉，其实凡有死亡就必有哀悼。

一〇九

当尼罗[①]皇帝死去时，——灭人者
　天亦灭之，这宿命对他够公正，
不但罗马有感于自由而欢呼，
　凡获救的民族无不额手称庆；
但在他墓前，却有不知名的手
　给洒以鲜花[②]：想是为了这暴君

① 尼罗（37—68）——罗马皇帝，以荒淫与暴虐著称。

在权势不曾腐蚀他的某一刻，
曾经予人恩惠，以至为人感荷。

一一○

但我又离题远了。天呀，尼罗王，
　或无论哪个人像他那样昏庸，
能和我们的主角有什么关系？
　正如月亮之对这种人的发疯
风马牛不相及。唉，我的创造力
　竟衰退到了零度，我已经变成
一个“木匙”③了(这是我们剑桥人
给成绩最劣的学生起的别名)。

一一一

我感到这样冗赘是不行的；
　这太像史诗了，我必须把它，
在重抄时，以一章分割为二，
　读者绝不会发现(除非是行家)，
只要我自己不透露这一底细，
　还可以把它当作新献来自夸，

---

② 关于这，可见斯维托尼亚（二世纪罗马史家，著有《帝王传》——译者）——拜伦原注。

③ “木匙”——剑桥大学习俗，给成绩最劣的读数学的学生以木匙。

我要说这原是批评家的见解，

有亚里斯多德为证：请看«诗学»。

第四章

一

写诗之难，大概最难于开宗明义，
　此外，结尾也考验你有没有诗才，
因为往往你要胜利飞到终点时，
　彼加沙① 折了一翅，你跟着跌下来，
好像卢西弗② 犯了罪被踢下天界；
　我们的罪过不谋而合，也很难改；
那就是虚荣，它使人太好高骛远，
直到筋疲力竭，我们才自知收敛。

二

然而，那把芸芸众生夷平的"时间"
　和刻毒的"忧患"，终于会教人知道——
也许，我们希望，也能教魔鬼明白——

① 彼加沙——神话中的飞马，诗的灵感的化身。
② 卢西弗——即撒但，魔鬼。

无论人或魔鬼的才力都很渺小；
但当青春的愿望在心头欢跳时，
我们蔽于此——只怪血流得太快了！
只有当急流宽阔地泻入大海，
才容我们将每一旧情盘算于怀。

三

少年时，我自认是个聪明的家伙，
并且希望别人对我也是这么想；
等我年岁大些，自己变冷静了，
别人却拾去那想法，说我有专长；
而今我枯竭的幻想已变为黄叶，
我的心灵之翼垂落了，不再飞扬，
只有可悲的真理在我桌前缭绕，
把一度浪漫的事物都变为讥嘲。

四

如果说，我嘲笑了什么人或事，
那是为了免得我哭；若是我哭，
那是因为我们的天性受不了
不断的失望，而有违心愿的事物
却总是层出不穷，除非你把心
沉在忘川①的渊底，不再问世务。

忒提斯[2]使儿子在恨河中受洗礼，
凡母亲都该叫子女在忘川定居。

五

有人责备我，说我无中生有地
　意图反对我国的信仰和道德，
并追索本诗每一行都有这含意；
　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
在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
　但事实是：我从没有图谋什么，
只不过有时候我想“快活”一点——
在我的语汇中一个稀见的字眼。

六

在这正经的国度，好心的读者
　也许会觉得这种写法太奇怪，
半庄半谐的诗肇始于帕尔其[3]，

---

① 忘川——希腊与罗马神话：地底下死者居处有一河流，饮其水者失去记忆力，是为忘川。

② 忒提斯——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之母。她把阿喀琉斯浸在恨河中，使之刀枪不入。

③ 帕尔其(1432—1484)——意大利诗人，其诗风庄谐杂陈，议论风生，善于利用口语，对拜伦颇有影响。

他的歌迎合其时，而他那时代
颇有吉诃德[1]的骑士风，所以他
大唱其暴君，骑士，贞妇和巨怪；
但这一切，除了暴君，都过时了，
我想，写现代的题材也许较好。

七

我怎样对待它的，这我不知道，
恐怕比这些人待我好不了多少；
他们所以硬指派我别有用心，
并非有佐证，而是愿意如此臆造；
但如果他们高兴，那就随它吧，
这时代很开明，思想谁也管不了。
说到这里，阿波罗[2]揪着我的耳朵，
叫我立刻讲故事，不要再闲扯。

八

年轻的唐璜和他的如意女郎
真正是比翼双飞，享尽了欢情；
连与爱情为敌的无情的“时间”

① 吉诃德——即塞万提斯小说中的主人公。
② 阿波罗——希腊罗马神话中音乐、诗歌、预言、医药之神。

想到要擘开这样温柔的两颗心，
也不免忧伤于怀；它声声轻叹着
收割他们的每一刻；但这一对人
可等不到老，在春天就会枯萎，
只要一丝痴情或希望展翅而飞。

九

他们的容颜不是为皱纹而生的，
他们那蓬勃的心和纯洁的血液
不容凝滞，头上也不容白发为灾，
他们像永恒的夏季，不知有冰雪；
宁可让电闪把他们烧成灰吧，
然而，若要拖着漫长纡迴的岁月
腐蚀这一生：那他们可受不了，
这只怪他们的俗骨生得太少。

一〇

他们又孤独起来了；这对他们说，
无异是伊甸乐园[①]。他们不知厌倦，
除非有一个不在。呵，在森林中，

---

① 伊甸乐园——据基督教《圣经》，系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最初所居之地，即天堂。

从老根砍下的树木，或从山泉
截断的河流，或突然从母怀里
永远夺走的婴儿，都不及拆散
这一对情侣能立致生命的消殒：
唉唉，有什么本能比得人的心——

一一

这颗心呵——它会碎；最有福气
也最幸运的是：谁的体质构造
像由泥土塑成了珍贵的磁器，
脆弱得一摔就碎，那他绝看不到
一连串沉重的日子，年复一年，
也不致忍受一切，无法与人相告；
唉，生命的原理就是这么奇怪：
最盼望死的人——往往数他健在。

一二

古语有云："上帝爱的人死得早"，
这一死倒把许多起死亡躲掉：
例如友朋的死；但更凶的还有
友谊、爱情和青春的死，以及除了
呼吸以外一切的消失；既然虚无
在等待一切人，无论人多么巧，

多次躲开死神的箭：那么，也许
你所哀的夭折倒是老天的善意。

一三

海黛和唐璜没有想到死的事，
　这天地、这大气对他们太适合，
时光也无可挑剔，只嫌它会飞，
　他们看自己呢，更是无可指责；
每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谁看谁
　都是眼里亮晶晶地闪着欢乐：
他们知道，这宝石一般的闪光
无非是他们眼底深情的反映。

一四

呵，那手指的轻捏！那激动的接触！
　眉目的传情把千言万语都胜过；
嘴还在表达一切，而且总说不尽，
　但那语言和鸟的聒噪也差不多，
只有他们自己能理解，至少是
　它只对情人透露语意的曲折，
既甜而又戏谑，对于从来没有
听过或不再听的人，会显得荒谬。

一五

但这就是他们的王国，因为他们
　是儿童，而且还将过儿童的生活，
他们原不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中
　给沉闷的一幕充当忙碌的角色，
却像是跃自清泉的两个生命：
　一个仙女，一个恋童，只知隐没
在花丛和清泉间，度着好时光，
而不想知道尘世的时刻的重量。

一六

月亮有盈有亏，但他们却不变，
　她每次升起都照见他们欢乐，
那欢情连她一路巡行都少见；
　这并不是猥俗之情易于饱和，
因为他们蓬勃的精神永不会
　囿于感官；至于占有，那使大多
爱情毁灭的，对他们适得其反：
他们越亲热，越感到占有之甜。

一七

这是多么美呵！既美而又稀见！
　他们的爱情是那种使人甘愿
倾心以赴的；唉，在这颓旧的世界，
　谁不是早已把爱情听厌和看烦；
密约呵，司空见惯的勾引呵，
　还有小小的盘算，结婚和通奸；
仿佛海门①的火把只为了烙上
"荡妇"之名：当然丈夫没这么想。

一八

这话不中听；真理本来够冷酷；
　何况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够了！
那神仙的一对没感到片刻沉闷，
　不知他们何以能如此自在逍遥？
凡人都生有青春的感情，有的人
　让它一闪即逝，而他们却能永葆；
这气质我们俗人称之为"浪漫"，
我们赞叹它，却暗中嫌它疯癫。

① 海门——希腊神话中司婚姻之神。

一九

若在别人，这会是一种反常状态，
　是受了青春和小说的过分麻醉；
但在他们，却是天性或命定如此，
　因为他们从没有对小说流过泪，
海黛的学问不多，这不必说了；
　唐璜呢，一直受的圣贤的教诲，
所以，若想给他们的爱情找根由，
明白夜莺或鸽子的相爱也就够。

二〇

他们望着落日，这美好的一刻
　对谁都是宝贵的，特别对他们；
因为最初就是从这样的天空
　爱神降临并使他们心心相印。
那时只有快乐是他们的贺礼，
　晚霞是他们热情结合的证人；
由于彼此迷恋，这痴情也推及
凡是能令人追怀往事的东西。

二一

不知什么原因，就当他们凝视着
　晚霞的那一刻，仿佛在他们心间
随着欢乐突然袭来一阵战慄，
　好似冷风拂过了火焰或琴弦，
一个声音发颤，另一个身子发抖，
　每人都掠过一丝不安的预感，
这使得唐璜发出低低的叹息，
海黛的眼睛也涌出晶莹的泪滴。

二二

她那先知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
　尽在追随和眺望消逝的太阳，
仿佛随着这灿烂的光轮的沉落，
　他们欢会的最后一天就要消亡；
唐璜看着她，卜问自己的命运，
　他感到悽酸，却又没有理由悲伤，
他的眼神因此向她的目光寻找
这悲戚的来由（至少对他够玄奥）。

二三

她转身对他一笑，但那笑容是
　使别人笑不起来的，接着扭转脸，
不管她惊觉于什么吧，这一感觉
　很快地就被明智或自尊所驱散；
当唐璜半庄半谐地向她提到
　他们心头的这种不吉的共感，
她说："万一有祸事——但那不可能，
至少我不会活着看见它发生。"

二四

唐璜还要问下去，若不是她的唇
　压上了他的唇，使他不能不沉默；
她拿这热情的一吻和预感抗争，
　终于使她的心完全把恶兆摆脱。
对，这才是解闷的最好的办法，
　有人喜欢以酒浇愁：这也不错。
两者我都试过；所以，谁要试用，
可以就心疼和头疼任择一种。

二五

两者任择其一，随您自己的意，
　反正你不爱女人就得嗜好酒，
那两种病疼就是我们为欢乐
　所付的税，至于哪一种更好受，
我可不知道；但若非要我投票，
　对双方我都有许多赞助的理由；
为了谁也不亏负，我可以肯定说：
两者都要，比两者都不要好得多。

二六

唐璜和海黛彼此默默地望着，
　荡漾的目光透示无限的柔情，
一切最美好的情愫：友人，兄妹，
　稚子和恋人，都已融汇于其中；
因为是两颗纯洁的心在交流，
　呵，爱得太深了，少爱爱都不行；
这过分的甜蜜圣哲可以原谅，
因为鼓舞了永恒的生之愿望。

二七

既然是互相拥抱着，两心交融——

　唉，他们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死去？

活得太长了，难保没有生离之时，

　岁月会带来灾患或残酷的境遇；

这世界不是他们的，世人的奸巧

　只凭莎弗般的热情也无法对敌，

爱情在他们是生命，它如此之浓，

不是感觉，而是整个的精神内容。

二八

他们该住在森林中，像夜莺似的

　歌唱自娱而隐居；他们原不宜

在所谓“社会”这繁华的孤寂中，

　和“憎恨”、“罪恶”、“忧患”呼吸在一起；

凡心灵自由的人都落落寡合，

　唱得最甜的鸟儿只成双而栖，

雄鹰独自高飞，而乌鸦和海鸥

像世人一样，只围着腐尸不走。

二九

现在，海黛和唐璜脸偎着脸，
　正相亲相爱地享受着午眠。
那是一阵小睡，睡得并不沉，
　因为不时地仿佛有一种预感
使唐璜轻颤，并且传过他全身；
　海黛的嘴唇好似溪水在喃喃，
发着无字的乐曲；她的脸被梦
熏得像风吹乱的玫瑰一般红。

三〇

或者像在阿尔卑斯的山谷中
　一湾清澈的水面被风所波动，
她就如此被那神秘地侵袭到
　头脑里的篡位者所搅扰，呵梦！
它使我们对心灵失去了控制，
　任心意所至，我们都唯命是从。
多奇怪的生存！（因为呼吸未断，）
失去了知觉，闭住眼还能看见！

三一

她梦见自己一个人在海边

　不知什么缘故，被拴在巨石上，

她动转不得，只听见海的呼啸

　越来越响，掀得高高的海浪

朝她打来，好像直扑她的嘴唇，

　使她噎不过气；一会儿更猖狂，

竟朝她头上泼来，又凶猛又高，

简直要淹没她，但她又死不了。

三二

不久她脱了身，在沙滩上走着，

　她的脚被尖石子刺得流出血，

几乎每走一步她都要跌倒；

　这时候在她的前面，隐隐约约

有一个裹白布的影子在滚动，

　她又追又怕，那东西总不停歇，

她看不清是什么，只跟踪去捉，

但是尽管捉住了，它又滑脱。

三三

梦景变了：她站在一个石洞中，
　岩壁上垂挂着由多年的水滴
形成的石钟乳，洞中海水在拍打，
　也许还有海豹在哪一角隐蔽。
她的头发滴着水，连她的眼珠
　仿佛也变为泪，从眼里往下滴，
直落到地面幽黑的尖石头上，
而且一滴落就凝成云石——她想。

三四

在她脚边，又湿又冷，死沉沉地
　躺着唐璜，鬓角浮着海的泡沫，
人已死了，她给擦也没有擦干，
　（对他的照顾曾使她多么快乐！
但现在没用了！）他那熄灭的心
　再也不能跳动了！大海的挽歌
尽在她悲哀的耳边低低地唱，
呵，这短短一梦比一生还要长！

三五

望着死去的人，她觉得他的脸
　消失了，或者换了另一副模样，
眉目有点像父亲，越看越清楚，
　它终于呈现为兰勃洛的脸庞，
精明，憔悴，带着希腊人的优雅；
　她猛然惊醒：呀，浩浩苍天在上！
她看见什么？那是谁的黑眼睛？
那和她面面相觑的正是父亲！

三六

她尖叫而起，又惊呼一声倒下，
　真是悲和喜、希望和恐惧交集，
因为一个被她认为早已葬身
　海底的人竟起死回生了，也许
是来向她心爱的人索命的吧？
　对海黛，他似父亲般难舍难离；
这正是那可怕的一刻，这瞬息
我经历过，现在连想都不愿想起。

三七

听到惊叫声，唐璜立刻跳起来，

　一把托住海黛使她不致栽倒；

接着从墙上摘下剑，怒冲冲地

　就要惩罚这不速之客的侵扰；

兰勃洛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口，

　只冷冷一笑说："只要我一声叫，

立刻就有千把刀子亮在这里，

小伙子，不如把你那玩艺收起。"

三八

海黛紧紧抱住他："唐璜，这，这是

　兰勃洛，——我父亲呀，——快和我跪下！

他会饶恕我们的，——是的，一定会。

　哦，心爱的爸爸，我已心乱如麻！

快乐和痛苦都有，就当我吻着

　你衣襟的时候，我的心怎容得下

又是作子女的欢欣，又是怀疑？

你饶了他吧！怎样罚我都可以。"

三九

老头子神情莫测地挺然而立，
　他的目光很平淡，语音也安详，
但这在他并不总是心平气和。
　他望她而不答，又向唐璜望望，
然而，这小伙子可是热血上冲，
　因为他已决定就要火併一场：
他至少是站在那儿枕戈以待，
只要兰勃洛敢叫一个打手进来。

四〇

"小伙子，收起来吧！"老头又说一遍，
　唐璜答："只要这只手还能动，不行！"
兰勃洛脸色发青，但不是由于怕，
　接着从腰带拔出了手枪一柄，
答道："那就让你的血溅在你头上！"
　于是细看看打火石，好像要鉴定
它是否易燃，因为最近他开过枪，
接着安详地把扳机喀嚓扣上。

四一

扣上扳机会发出一种奇怪的
　非常刺耳的声音，假如你知道
再过一刹那枪口就会对着你，
　在大约十二码之外，抬起来瞄；
这是很礼貌的距离，不算太近，
　假如你的敌手是过去的知交；
但若身受过一两次手枪的射击，
你的耳朵就变聋些，不那么精细。

四二

兰勃洛举枪瞄准，只一瞬就要
　结束了唐璜的呼吸和这一章，
幸而海黛扑到她情人的身前，
　严厉得像她父亲，叫道："让死亡
找我来吧！——是我错——我许给了他，
　并不是他自己找来这个地方；
我爱他，——要死就和他死在一起，
你说一不二，要知你女儿也像你！"

四三

一分钟以前，她满是泪水、柔情、

　和孩子气；但忽而她毅然站起，

仿佛变成了人世弱者的护卫，

　苍白，坚决，端庄，情愿受那一击；

她本来高过一般女子和男子，

　现在挺起了身，像是要更便于

给枪作靶子，并凝视父亲的脸，

而对他持枪的手却不加阻拦。

四四

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真奇怪

　他们多么逼肖！连表情也相同！

都暴怒而不形于色，只除了彼此

　似乎有火焰射出大而黑的眼睛；

因为她虽然驯服，也是只狮子，

　一旦惹恼起来，反扑得也够凶；

这是老头子的血在他自己面前

沸腾了：她总算不负他的真传。

四五

我说父女眉目和身段都相像，
　只是在性别和年岁上有区别，
甚至他们的手也都同样纤巧，
　亲子一脉相承竟至如此细节；
但现在，正当他们该欢欢喜喜
　流着激动的眼泪把彼此迎接，
他们却怒目而视，各站在一方，
足见他们的情绪是多么激昂。

四六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收回武器，
　又归放到原处；他站立在那儿
把她看个不停，像要把她看穿；
　“别怪我，”他说，“找这外来人的碴；
不是我把家搅成了这个样的，
　谁能受这种凌辱还忍住不杀！
我必须尽我的本份，——你怎样尽了
你的天职，看看目下就能知道。

四七

“叫他放下武器吧，不然，我敢说：
　他的头就要当你的面滚下来！”
说完，他拿起了哨子轻轻一吹，
　随着另一声哨音就涌进屋来
乱嘈嘈的一帮，由头巾到靴子，
　个个全副武装，还有头目统率；
他下令给这约摸二十个海盗：
“捆住，不然就杀死这个西方佬。”

四八

接着，用一个迅速动作，他攫去
　他的女儿；当他刚刚把她抱走，
那群人就拦在她和唐璜之间；
　她不断挣扎，但她父亲的手
蛇一般缠住她，而那一群海盗
　又像毒蛇发怒猛扑一只小兽，
冲到唐璜跟前；但为首的一个
迅即栽倒，他的右肩半已砍落。

四九

第二人面颊被劈开，但第三人
　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老击剑手，
他以刀锋迎住那一击，闪电般
　还没等你看清就刺进了对手，
唐璜倒下来，软软地躺在地上，
　鲜红的血像小溪似地往外流；
那是又红又深的两处刀伤，
一处砍在手臂，另一处在头上。

五〇

唐璜倒下了，他们就地捆起来，
　老兰勃洛挥挥手作了个信号，
他便被抬出屋子，直奔赴海岸，
　那儿有一批船九点钟就起锚；
他们先把他放入一只小驳船，
　直划到一排货船的旁边停靠，
然后就卸进一只大船的船舱，
盖上甲板，还嘱令人好好守望。

五一

人世间净是些变幻莫测的事，
　目前这件事就很叫人不舒畅。
你看：一个年轻而漂亮的绅士
　正享受着世间给他的一切恩赏，
而在他最料不到会出岔的一刻，
　他竟被人捆起来送到了海上；
受了伤还捆着，好叫他不能动，
这一切只因有位小姐钟了情。

五二

现在要暂不表他。因为我竟然
　感伤起来，这都怪中国的绿茶，
那泪之仙女！她比女巫卡珊德拉①
　还灵验得多，因为只要我喝它
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兴叹，
　于是就得求助于武彝的红茶；
真可惜饮酒既已有害于人身，
而喝茶、喝咖啡又使人太认真。

① 女巫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人物，阿波罗给了她预言能力，但由于她拒绝了他的爱情，阿波罗又下令不得信她的预言，因此她的许多警告为人忽视。

五三

除非是和你掺起来，白兰地！
　呵，那火焰之河的迷人的女神！
为什么你要残害我们的肝脾？
　也学别的仙女，折磨爱你的人？
这使我只好去就清淡的饮料；
　至于烧酒呀，每当我夜静更深，
满满喝上几盅后，第二天醒来，
我的头就像是被夹上了刑台。

五四

现在要撇开唐璜——他倒是平安，
　虽然不是无恙：因为伤还很重，
可怜的傢伙！但他受的皮肉之苦，
　怎及得海黛内心的一半苦衷？
她可不是先哭呀，闹呀，呓语呀，
　以后就让步、屈服，经不住人哄；
她母亲是摩尔人，原籍摩洛哥，
那儿或则是乐园，或则是荒漠。

五五

那儿有高大的橄榄树把琥珀
　像喷泉一般洒下；五谷，花和果
在那儿从泥土涌出，泛滥大地，
　但同时，各种毒树也长得很多；
午夜的寂静不乏狮子的咆哮，
　沙漠漫漫的长途灼烤着骆驼，
有时黄沙蔽天，把商队都埋葬；
土地既然如此，人的心也相像。

五六

非洲是太阳之邦，斯土有斯民，
　人的体质也火热；从一坠地起，
摩尔人的血就受到太阳灼烤，
　无论是为善，为恶，都蓬勃有力，
它和地气一样，必须向外滋荣；
　海黛的母亲受着爱和美的赠礼，
她大而黑的眸子却深藏着激情，
有如一只睡狮还隐伏在林丛。

五七

她的女儿在较和煦的阳光下，
　像夏季的云，洁白、舒展而平静，
但逐渐荷负着雷电，总会变为
　天空中的暴风雨，使人间吃惊；
她直到现在都是安详而温柔，
　但既已载了过多的绝望的热情，
那一团火必迸出她非洲的血管，
有如沙漠的热风扫过一片荒原。

五八

她最后看到的是唐璜被砍倒，
　呵，那么美的恋人血染了满身，
他的鲜血就在那地板上流着，
　不久以前他还是走动的活人；
这就是瞬息间她看到的一切——
　接着她抽搐一下，一切都停顿；
在父亲的手臂上她原在挣扎，
现在却像砍断的树，颓然倒下。

五九

一条血管破裂了，在那朱唇上

　天然的鲜艳被染上血的殷红；①

她的头像在急雨下的百合花

　恹恹低垂着；使女们泪如泉涌，

她们奉命把小姐抬上了卧榻，

　又拿来草药和补品为她服用。

但这一切治疗对她都不生效，

仿佛她活既不成，死又嫌太早。

六〇

这样过了些天，情况毫无改变，

　虽然冰冷而不灰，嘴唇还很红，

脉搏没有了，但死亡似仍缺席，

　还没有任何恶象宣告她丧生；

身体并未腐蚀，所以不全绝望，

---

① 这是各种矛盾感情激烈冲突的常见的后果。窦什·弗兰西斯·弗斯加里在1457年被废黜，他听到圣·马可教堂的钟声宣布继任的人选时，立即由于胸中一条血管的爆裂致死，时年八十岁，“谁会想到这个老头儿有这么多血？”（见《麦克白》五幕一场）在我还不到十六岁的时候，我见过一个年轻人由于矛盾感情产生同样后果的惨况，不过他并没有立即死亡，而是在此后一些年里一遇到心情激动，立即引起同样的症状。——拜伦原注。

看着她俊俏的脸，教人对生命
有了新想法：因为她满是心灵，
她有的太多，大地怎能收得净！

六一

好似雕塑得栩栩如生的石像，
那主导的热情还留贮于其中，
虽然凝固了，但秀丽的维纳斯
一经大理石定住，却永葆姿容；
罗马的角斗士临死前的神态
和拉奥孔①的痛楚之所以永恒，
就在于那生的情致使之流传，
虽然又非生，因为已泥固不变。

六二

终于她醒了，但不像一觉醒来，
倒像是死而复活，换了新生命，
她一定是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因为她看到一切都显得陌生；
虽然那颗心依旧忠实于往日，
它每一跳还带着深深的隐痛，

① 拉奥孔——希腊神话中一祭师，与其两子同为海蛇缠死。

但她已不记得那是什么缘由，
好似复仇的精灵暂时歇了手。

六三

她茫然望着闪来闪去的面孔
　和熟的物件，都不知道是什么；
许多人守着她，她也不加究问，
　更不管是谁在她的枕旁落座。
她充沛不言，也没有一声叹息
　泄露她的思想；仆从有意沉默
或故意急谈来引她，但没有用，
除了呼吸，她毫无生命的表征。

六四

使女前来侍候她，她从不理会；
　父亲来看视她，她把眼睛移开；
无论触到旧日多亲切的地方
　或亲切的人，她一概认不出来。
给她调换屋子住，她全记不得，
　却只温顺地躺着，凡事不理睬。
最后，她眼里透出可怕的含意，
唉，谁让他们要引动她的回忆！

六五

一个奴隶忽然想起给她弹琴，
　琴师来了，他以手试拨着琴弦；
起初，听到尖锐而杂沓的音调，
　她目光闪射，转向琴师看了看，
以后便回身朝墙，好似要避开
　那又刺穿心头的悲哀的思念；
琴师低唱着岛上的一支古歌，
那是帝制尚未暴横时的制作。

六六

她随即以苍白的手指在墙上
　打着歌的节拍。当歌曲的主题
转为爱情时，这激情的字立刻
　刺伤了她的记忆；她的现在，过去，
都如浮梦一般闪过她的眼前，
　而从她那过于阴霾的头脑里，
泪如泉水涌出，好似满山云雾
终于化为骤雨，久旱遇到甘露。

六七

呵，短暂的安慰！这解救也无用！
　思想的旋风太迅急，她发了疯。
她忽地起来，好似没病过一样，
　见人就要打，像仇人一般眼红，
但没有人听见她说话或嚎叫，
　尽管这发作已是临死的象征；
为了使她清醒，人们试着打她，
即使如此她也不吐露一句话。

六八

偶尔她也像是有一丝知觉：
　无论如何她不肯和父亲见面；
对一些用物她看得很专心，
　可是却不能认出任何一件。
她拒绝食物或衣服；怎样劝说，
　她都不吃、不穿；无论什么时间
用药物或手腕都引诱不了
她入睡，——好像这本能已经失掉。

六九

就这样，整整折磨了十二昼夜，
　终于没有一瞥，没有一声叹息
以示与世永诀，她便魂离人间。
　连最近的守护人都未能知悉
她几时死去的；那把她的秀脸
　投入幽冥的“突变”非常纡缓地
遮上眼睛——呵，那美丽的黑眼睛！
原来是多么晶莹，竟然也消殒！

七〇

她逝去了，但不仅她；她还怀着
　一个未见天日的生命的雏型，
它或可成为一个貌美而无罪的
　罪孽儿，却早早结束小小的生命，
未诞生便进了坟墓；一场寒霜
　使鲜艳的花和叶都一起凋零；
呵，这爱情的碎裂之花和残果
即使天降下仙露也无法复活！

七一

她如此生——如此死了。从此不再有
　悲伤或羞辱来烦扰她。她的天性
原不像较冷的人能经年累月地
　忍辱负重，单等老年来给送终；
她的岁月和欢情虽然够短暂，
　却竭尽她的命运所容许的一生
愉快地度过，——她终于静静地安眠，
在她常常爱去散步的那个海边。

七二

如今那海岛全然零落而荒凉，
　房屋坍塌了，居住的人都已亡故；
只有她和她父亲的坟墓还在，
　但也没有一块碑石把他们记述；
谁知哪儿埋下了如此美的少女，
　她的往事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出；
呵，在那儿听不见挽歌，除了海啸
在为那已死的希腊美人哀悼。

七三

但许多希腊少女都唱着一支
　动人的歌，在把她的名字哀叹。
许多岛民爱以她父亲的故事
　打发漫漫长夜：说他特别勇敢，
而她富于美色；即使她爱得不智，
　她已经用生命把那罪过偿还；
这笔债可够重，但终归逃不脱，
因为爱情是它自己的复仇者。

七四

调子太悲了，还是改改话题吧，
　这哀情的几页应该置之高阁；
我本来不太愿意描写人发疯，
　唯恐自己被疑为如此；何况我
在这题目上也添不了什么新意；
　但既然我的缪斯脾气很奇特，
且让我另想办法，拿唐璜试试；
前些节曾提到他被砍得半死，

七五

被捆着，受了伤，禁闭在船舱里，
　懵懵然几昼夜他才完全清醒，
并把一切往事历历回想起来；
　而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
飘行海上，每小时扬帆六海里，
　伊里安海岸正向他的船接近。
要是换个时候，他倒想去游览，
但此刻，他对西吉姆海角很冷淡。

七六

在那碧绿的、筑有村落的小山顶，
　（一边是海，一边是赫里斯庞特湾，）
据说有神勇的阿喀琉斯之墓，
　（只是据说，布莱安①有不同的意见；）
在它下面，还有一个高耸的古坟，
　是谁的？只有天知道；也许那里面
是帕特洛克罗斯，埃阿斯②，或别人？
总之是英雄，若活着还会杀我们。

---

① 布莱安（1715—1804）——在1796年写书论述荷马史诗的虚妄，认为古代无特洛亚一邦，希腊亦未对之作战。

② 帕特洛克罗斯，埃阿斯——都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阿喀琉斯的战友。

七七

呵，高高的古墓，没有碑石或名字，

　俯临着广大、荒芜而环山的平原，

艾达①之巅耸立在远方，仍旧无恙，

　斯卡曼德②(假如是它)的流水依然；

这壮丽的山河还是能名震宇内，

　尽够十万雄师在这儿驰骋争战；

但伊里安③的城堡何在？我只能

看到羊群在吃草，乌龟在爬行；

七八

还有无拘无束的马，疏疏落落的

　农家茅舍，住着不见经传的姓名，

一些牧童(远不像帕里斯④)好奇地

　观望着那出于学童时代的感情

而来游的欧洲人；一个土耳其佬

　嘴含着烟袋，手执念珠，异常笃信，——

① 艾达——小亚细亚的山峰，在古代特洛亚城附近。

② 斯卡曼德——古河流名，也在小亚细亚。

③ 伊里安——即特洛亚的古名。

④ 帕里斯——荷马《伊利亚特》中人物，特洛亚的王子，由于他勾引了希腊一邦的王后海伦而引起希腊与特洛亚的战争。

这就是我慕名而来所见的胜地，
而扶里儿亚①人呢？鬼也不见踪迹。

七九

唐璜这时获准走出他的小舱，
　才知道自己已落入奴贩手中；
凄怆地，他眺望着蔚蓝的波涛
　映照着岸上许多英雄的坟冢；
他流血过多，仍旧衰弱得无力
　多问些问题，而别人也不可能
对他目前和过去的种种情况，
解答得使他感到十分舒畅。

八〇

有些被俘的伙伴像意大利人，
　唐璜和他们一接触，果然不假；
他听他们讲到自己的遭遇，
　那真够奇特：一个由歌唱家
组成的戏班子到西西里演出，
　而由利弗诺驶出后却出了岔，
倒不是被海盗所劫，而是班主

① 扶里儿亚——小亚细亚中部古国名。

以低廉的价格把他们售出。①

八一

是一个滑稽歌手把这新鲜事
　告诉了唐璜的；虽然他已注定
要卖到土耳其市场，却保持着
　高昂的精神——至少高扬着面孔；
这个小伙子看来挺精神饱满，
　老是喜笑颜开，倒很乐天知命；
他的风度比那戏班的女主角
或男高音歌手可潇洒得多了。

八二

他把他们倒霉的遭遇简短地
　说了说，"我们阴险的戏班班主
在一个海角外对一只双桅船
　打出了一个信号；得，我的天主！
我们立刻被转到那只怪船上，
　连一个银币的工资都没有付；

① 这是事实。几年前有人为外国剧场雇了一个戏班，让他们在意大利的一个港口登上船，运到阿尔及尔时，把他们都卖掉了。有一个从奴役中回来的女人，由于奇怪的巧合，我在1817年初听到她在罗西尼的《阿尔及尔的意大利人》歌剧中演唱。——拜伦原注。

但如果土耳其苏丹爱听戏，
我们不会很久就又能抖一气。

八三

“我们的女主角可惜年纪大些，
　荒唐日子过久啦，人显得憔悴，
而且卖座一少就伤风，她的调门
　倒不错；那男高音的老婆模样美，
可是不中听；上一次巡迴演出时，
　在波隆那她很惹了一场是非：
她竟从一位罗马老公主的手
把凯撒·西孔纳伯爵给夺了走。

八四

“那些跳舞的呢，有一个叫妮妮，
　因为职业不只一种，很受欢迎；
还有爱笑的妞儿彼利哥丽尼，
　上一次演唱时她真是很幸运，
至少弄到了足足五百块金币，
　可是花得太快，至今不名一文；
啊，还有个滑稽女歌手，只要男人
有肉体或灵魂，她管保能称心。

八五

“那些配搭的舞女没什么新鲜，
　都是成批的货色，偶尔一两位
长得标致些，或许能惹人赏眼，
　剩下的连在市集演出都不配。
有一个苗条舞女，比梭鱼还直，
　却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气味，
这本来大有指望，但她不用劲跳，
可真辜负了她那脸子和身腰。

八六

“至于男演员呢，都是庸庸碌碌，
　那个主角简直是一个破脸盆，
不过他倒有一种用途，我希望
　苏丹能使用他作后宫的仆人，
那他也许可以得到进身之阶；
　他的歌唱我相信绝上不了名。
别看教皇①年年培养，很难找到
三个不阴不阳的嗓门比他还糟。

---

① 可怪的竟是教皇和苏丹成为这项行业的主要支柱——因为圣·彼得教堂里不能由女人当歌者，她们作后宫的监护人也不甚可靠。——拜伦原注。

八七

“那男高音的嗓子可惜太造作，

　至于男低音呀，那畜生只会咆哮；

本来他没有受过歌班的训练，

　什么音调、节拍、板眼，一概不知道。

不过因为他是女主角的近亲，

　她非说他的歌喉又圆润又好，

于是雇了他；可是你若听他唱，

就会以为是什么驴子在吊嗓。

八八

“至于我的才能哩，我不便自吹，

　你虽然年轻，先生，据我看模样，

你倒有出门人的派头，这表明

　你对于歌剧一定也不是外行。

你可听说过罗珂甘蒂？敝人就是；

　你也许有机会赶上听我演唱。

去年你没有到罗哥去赶集吧？

再次我到那里上演时，务请移驾。

八九

"哎，还有男中音我几乎忘了提，
　他是个小白脸，尾巴翘得可太高；
嗓音变化不够多，也不够浑圆，
　只知动作优美，一点不懂门道；
他还总是怨天尤人哩，老实说，
　让他去沿街卖唱都不够材料；
他扮演情人倒能把感情抒发，
因为无心可表，他露出他的牙。"

九〇

罗珂甘蒂的滔滔不绝的议论
　至此为看守的海盗吆喝打断，
俘虏在规定的时刻都得回舱。
　他们在回到那阴暗的铺位前，
不禁对海波投出依恋的一瞥
　（海被晴朗的天映得加倍的蓝，
在日光下自由而欢快地滚动），
然后就一一走下舱口的黑洞。

九一

次日他们听说，在鞑靼海峡
　他们要等待苏丹的御赐护照，
（在一切御旨中，这一种最威风，
　凡能躲过它的绝不愿意去要，）
结果他们被囚得更加严密，
　男和男的，女和女的，都用镣铐
一对对锁上，并且一对对分开，
只等到君士坦丁堡市上出卖。

九二

似乎是，在他们搭配完的时候，
　单剩下男女各一没有法成对，
这颇引起一番斟酌，经过商量
　起初想把那女高音冒充须眉，
以后决定把男的充作女班护兵，
　于是就把他捆到女队：真倒霉！
他正是唐璜；唉，难为他这少年
竟和花容月貌的姑娘结了伴！

九三

罗珂甘蒂不幸和那个男高音
　锁到一块，他们互相间的仇恨
只在戏台上才会有：谁都厌恶
　近身的伙伴甚于自己的命运；
他们又很执拗，谁也不肯忍气
　让对方一句，于是就起了纠纷；
他们一边骂，一边往两下拉扯，
"好样儿的！"意即全不是好傢伙。

九四

唐璜的伴侣是拉瓦那的原籍，
　然而在古安科那的地界长大，
她的眼睛能直射进你的心魂
　（她确称得起是一个"贝拉·唐娜"①），
呵，又乌亮，又火热，像燃烧的煤；
　一个棕发美人，不但容光焕发，
那眉目还透露着讨好的痴情——
这天赋实在可喜，特别在异性。

① 贝拉·唐娜——意大利文，指"美丽的女郎"。

九五

但这一切魅力对于他都没有用，
　因为忧伤控制着他的全部感官；
尽管她在瞟他，他的眼睛却不亮，
　尽管他们捆在一起，她的玉腕
触着他的手，但不管这个或她的
　其他迷人之处（无动于衷可很难），
都引不起他心跳，或使他变糊涂，
也许他最近受的伤有一些帮助。

九六

这不必提吧；我们不该追究太多。
　事实总是事实：没有骑士更忠诚，
也没有恋女还希求更大的坚贞，
　这已经够了，我想无需再提佐证。
据说，不能"只凭想着高加索冰雪①，
　就能握一把火"而不把手烫肿，
但也有例外：唐璜这次确确实实
受到更烈的火攻，而且安然无事！

---

① 只凭想着高加索冰雪——语出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一幕第三场。

九七

这儿我本可作些正派的描述，

　因为我在少年时也曾不动心；

但我听说，有人反对开头的两章，

　认为那里写得太露骨而逼真；

连出版家也断言：若教那两章

　传诵到家庭，那比教骆驼穿针孔

还要难上加难；因此，我想不如

少费笔墨为佳，教唐璜赶快登陆。

九八

对我左右一样，我愿意俯首听命。

　因此就把那描述留给斯摩莱特、

普莱尔、阿里奥斯托或菲尔丁①的

　更纯洁的篇幅吧；他们可说过

很多怪事给这正经的时代听。

　我的笔一度很泼辣，爱与人反驳；

若在过去，这些人云亦云也许会

引起我訾议吧？现在则绝不多嘴。

① 斯摩莱特、普莱尔、阿里奥斯托或菲尔丁——都是过去作家名，除阿里奥斯托是意大利人外，都是英国人。拜伦表示这些人写的诗文并不比他"纯洁"或"正经"。

九九

孩子都爱吵架，我少年时也如此；

　但时至今日，我宁愿平静地退休。

任文坛上的贩夫走卒去争执吧，

　看我的诗名是不是在我的右手

还能够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消失，

　或者是竟能迴荡几世纪之久；

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久地

对夜风叹息，而我的歌早已沉寂。

一〇〇

对于声誉的宠儿，那超越时间

　和语言的隔阂而流传的诗圣，

生命仅仅是他生存的一小段，

　经二十个世纪而累积的名声

就像一个雪球积自每片雪花：

　还要向前滚去，还要不断添增，

终至成为漂浮的冰山那么大——

但终归仍不过是寒冷的雪花。

一〇一

所以，伟大的名字不过是虚名，
　荣誉的爱好是寄奢望于虚无，
仿佛人竟想从那埋葬一切的
　万劫不复中标明自己的灰骨；
试问在“末日裁判”以前，有什么
　能永存，除了变迁？我曾经立足
在阿喀琉斯墓上，却听人否认
特洛亚的存在；罗马也将成疑问。

一〇二

死者一代代被时流冲入空茫，
　坟墓继承坟墓，直到了无痕迹，
一整个世纪的记忆就此丧尽了，
　又被后一代的归宿所深深埋起。
我们祖先所读的墓碑而今安在？
　只剩了几块被人从墓地里搜集；
在那儿，成千上万一度扬名的人
已经和普通骨灰一样湮没无闻。

一〇三

每天下午，我都在那个青年英雄

德·弗瓦①一死成名的地方游荡；

对人间的虚荣说，他死得太早，

但对世人说，他已经活得太长！

一棵残破的、雕凿尚细的石柱

（长久的荒芜已使它濒于断丧，）

还记述着拉瓦那的一场杀戮，

虽然周围已积满野草和秽物。②

一〇四

我每天也骑马经过但丁之墓，

它整洁而精巧，上面覆以圆顶，

并不显得壮丽；但人们来凭吊的

却是诗人的骨灰，而非那个英雄。

但总有一天，无论诗人的卷册

或战士的丰碑，都将消逝无踪，

---

① 德·弗瓦——法王路易十二之侄，1512年在拉瓦那战役中击败西班牙军，本人也战死，时年二十四，故曰"青年英雄"。参阅下面拜伦原注。

② 记载拉瓦那一役的石柱立于离城约二英里处，在弗里大路的河对岸。在此役中获胜的盖斯通·德·弗瓦战死于此；双方共死两万人。石柱的所在及现状在文中已有描述。——拜伦原注。

而沉沦地下，不问战绩或诗；
大地可比荷马或阿喀琉斯古得多。

一〇五

那丰碑是由人的鲜血凝成的，
　现在则被人的污垢所凌辱，
好像农民要以这粗鲁的发泄
　来表示他对这一角落的嫌恶；
那丰碑的遭遇，那些嗜血魔王
　所得到的追念就是如此，呜呼！
由于他们性喜屠杀和荣誉，
竟把人间变成了但丁的地狱！

一〇六

但歌者总会存在的：诗名虽然是
　一阵轻烟，它的芬芳却刺激思想；
那最初发为歌唱的不安的感情
　还是要求表现出来，和过去一样；
有如海波最终冲到岸沿才碎没，
　热情也把它的波浪尽泄在纸上
而成为诗歌。本来诗歌就是情感，
至少是，在写诗成为风尚以前。

一〇七

如果在一种既是沉思冥想的
　又是充满了千变万化的生活中，
人们领略到各种情绪，潜移默化，
　从而学会了一种极辛酸的本领，
使他们能刻绘世相，而且居然是
　维妙维肖，宛如人们的镜中之影；
自然，你尽可禁止诗人去献拙，
但那就（我想）抹煞了一篇杰作。

一〇八

哦，善心的女学究，天蓝的袜子①！
　哪一本书不是靠你们而走红！
你们以容貌为新的诗篇作广告，
　何不也发给我一张“出版许可证”？
怎么？难道我必须落到庖夫手里，
　卷入那掠夺巴纳斯②的一把火中？

---

① 天蓝的袜子——指有才学的女人，即上文的女学究。1400年意大利威尼斯有上层社会的妇女和她们的男友组织了一个学会，会员皆穿蓝袜子。从此有才学的女子被称为蓝袜子。

② 巴纳斯——希腊山名，古时作为圣山献给阿波罗与缪斯们，因此是文艺之山。

唉，在诗人之群里，难道只有我
无福登上你们那灵泉的茶座？

一〇九

怎么？难道我已不再是文豪了？
　不再是舞座的诗家，光烫的丑角？
忍受一批蠢材的恭维，不禁慨叹：
　“我脱不了身呀！”像约力克①的鸟？
好，那我就像华诗人②那样赌咒：
　(因为没人读他，他常常发牢骚，)
文风已荡然无存，诗名成了抓彩；
只能由俱乐部的蓝衣女士③分派。

一一〇

哦，“又深又暗的、美丽的蓝色呀！”
　正如某人在某处这样赞叹天空，
博学的女史们，我要以此言奉上；
　据说您的袜子太——(不知什么原因，

---

① 约力克——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泰恩所作《感伤的旅行》中人物。他大谈巴黎巴士底监狱并不可怕，但是接着听到笼中的一只燕八哥在叫：“我出不来，我出不来！”他终于觉得坐牢的痛苦了。

② 华诗人——指华兹华斯。

③ 俱乐部的蓝衣女士——同蓝袜子，指有才学的女人。

当袜子是那颜色时我很少注目，)
　蓝得使人想起当贵胄们朝觐，
或是在午夜狂饮时，他们左腿上
扣着的那支绶带——权力的征象。

一一一

但你们有些人真像天仙一般——
　唉，时过境迁！想从前我爱凑韵，
你们读我的诗，我读你们的姿颜，
　而且——算了吧，那些事早似烟云。
并非我对博学的天资有反感，
　何况有时它容有成年的德性！
我见过一个深紫一派①的女人，
就最贞，最美，最善，——但十分愚蠢。

一一二

韩伯特②，引最近的报导来说，
　那“空前的旅行家”，但非绝后，
他发明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或那伟大的发明在什么时候；
总之是一种测空器，对着蓝天

① 深紫一派——古时王室成员与贵族穿紫红色，此处指出自高贵门第。
② 韩伯特(1769—1859)——德国科学家，旅行家。

可以推算天时的变化和气候，
它妙在能把“蓝色的深度”测量，
我但愿能测一测你，达芬姑娘！

一一三

但闲言少叙吧。——运奴隶的船
若是开到京城来把货出脱，
那么，它们在办完例行手续后，
就都在苏丹王宫的墙下停泊；
如果这批货没受到瘟疫之灾，
那就卸在市集上，和从高加索、
俄罗斯、乔治亚来的人一起
兜售给各种用途，各种情欲。

一一四

有的价格很昂贵：一千五百元
卖出了一个吉尔吉斯的姑娘，
保证是处女；她真是天姿国色，
无一处不鲜艳夺目。她的出让
使高声争购的主顾一哄而散，
有人出价一千一都没有买上；
当价钱继续提高，他们就明白
这是苏丹要买的，于是退出来。

一一五

十二个努比亚①黑女售价之高，
　西印度群岛的市场都比不上，
虽然韦伯弗斯②已把黑人的身价
　提到废奴前的两倍；这种情况
当然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恶”
　在豪华方面总是远超过帝王，
而美德呢，连至高的美德“慈善”
都节俭，——“恶”为了猎奇却不惜花钱。

一一六

至于这一班青年戏子的命运——
　有的卖给犹太人，有的卖给总督，
有的如何注定了要作一世苦工，
　另一些如何变了节，提升为头目，
而不幸的歌女排列着专候选购，
　唯望不太老的贵官作她的买主，
好使她成为他的第四位如夫人，
要不作为情妇，或是一件牺牲品。

① 努比亚——过去非洲东北部一王国。
② 韦伯弗斯(1759—1833)——英国议员，主张禁止贩卖奴隶。1807年议会通过禁奴的法案。由于有禁令，奴隶身价反而提高。

一一七

这一切都得等下一章交待了；
　还有主人公的命运，不管怎样
令人担心，目前也得暂缓解答，
　因为考虑到这一章已经太长。
我深感到噜噜嗦嗦是不对的，
　但虽尽力而为，还是未能少唱；
现在就打断唐璜的故事进展，
以待«奥西安»①中所谓的“第五段”。

① «奥西安»—— 古时住在苏格兰北部一带的盖尔人的史诗的吟唱者，所叙述的是盖尔人在三世纪时的英雄事迹。此处指他所唱的史诗。

第 五 章

一

当风流的诗人以流畅的骈丽诗
　歌唱着爱情，并且每两行一押韵，
有如维纳斯驾着一对鸽子飞翔，
　他绝料不到祸事就由此来临；
而且他成就越大，其结果就越糟，
　关于这，奥维德的诗足可以为训；
连彼特拉克本人，若严加审核，
也给后世作了柏拉图式的拉客。

二

所以我痛斥一切香艳的作品，
　除非是它写得毫不引人入胜，
平铺，直叙，简短，一点没有味道，
　对每一越轨都明示必有严惩；
它的目的是训诫，不是为了娱情，
　而且凡属热情都一一予以教正；

唉，要不是我的彼加沙脚力差，
这篇诗定会成为德育之精华。

三

欧罗巴和亚细亚的两岸对峙，
　楼台和宫殿栉比；三两只炮舰
在海峡游弋。索菲亚教堂圆顶
　闪着金光，还有皑白的奥林比山，
柏树林，十二名岛，以及那一切
　我难以想像的，更难以历述完；
就是这片景色使玛丽·蒙泰古①
那风度迷人的才女也被迷住。

四

我对“玛丽”这名字特别有好感，
　它一度对我发着迷人的声音，
至今提到它，还在我脑中唤起
　一片仙境，和那永不再有的情景；
啊，旧日感情都变了，只有它没变，
　唯有它的魔咒还箍住我的心，——
但我又感伤了，弄得故事冷凄凄，

① 玛丽·蒙泰古(1689—1762)——英国女作家，以善写书信著，曾盛赞君士坦丁堡风景之美。

它不该讲得这么迴肠荡气。

五

当黑海起风时，波浪便直卷上

　蓝色的辛普盖得海鸭，碎成白沫，

这时从巨人坟①俯览滚滚的海涛

　从波斯波拉斯的峡道奔腾而过，

巨浪拍打着欧亚两岸，而你在

　怡然观望，那真是庄严的景色！

任何叫旅客晕船而呕的海洋

都没有像黑海这样惊人的巨浪。

六

那正是秋季阴风刺骨的一天，

　萧索的季节啊，夜夜都一般长，

而白日却渐短；那时命运的女神

　把水手的命运之网织得匆忙，

早早就割断。而暴风席卷海波，

　凡海行的人都在默默祷告上苍，

发誓痛改前非；但实则是欺心，

因为若淹死，便罢；若侥免，则不肯。

---

① 巨人坟是波斯波拉斯湾亚洲沿岸的一座山，为假日游客常到的地方，类似海罗山和高门。——拜伦原注。

七

市集上陈列着一群瑟缩的奴隶，
　有男有女，有各种国籍和年龄，
每一伙奴隶都有商人在看守，
　可怜的人！他们是多么忧心忡忡；
除黑人外，都已失去原来的丰采，
　从此和自由、家乡、亲友变为陌生。
只有黑人较为达观，他们无疑
是习惯了，好似鳗鱼已惯于剥皮。

八

唐璜年幼无知，所以像大多的
　少年人一样，健康而充满希望；
不过我得说，他有点无精打采，
　时或有泪水偷偷溢出他的眼眶。
也许是：他最近的失血使精神
　有些不振吧，更加以刚刚断丧
情人、财富、和如此舒适的住宅，
接着就列入粃粗人中被拍卖，

九

这类事恐怕连坚忍派的哲人
　也受不了；但他呢，倒总算沉稳。
他的姿态和他那衣服的考究
　（至今还能看到些金边或丝襟），
很惹起人们注目，使他们想到
　从风度看，他不是个普通的人。
他虽然脸色苍白，却非常漂亮，
人们于是把他的身价细加酌量。

一〇

那儿像双陆棋盘一样交错地
　站着黑人和白人，等着人来买，
不过不太像棋子摆得那么齐；
　有的人专买墨玉，有人专拣白。
就在这一群碰运气的商品里
　恰好有个男子，年纪三十内外，
他站在唐璜身边，体格很壮硕，
深灰的眼里露着坚定的神色。

一一

他像是英国人：长得魁梧结实，
　肤色白里透红，牙齿洁白整齐；
卷曲的头发深棕色，而那前额
　也许由于过多的劳苦或思虑，
或由于造作，深刻着几条皱纹，
　一条膀子紮着绷带，满是血迹。
他站在那儿，模样如此之冷漠，
比袖手旁观的游人还更淡泊。

一二

但这时，他看到站在自己身边
　是一个小伙子，显然精神勃勃，
不过被这种连成人也受不了的
　坏运气所连累，弄得不很活泼；
他便立刻对这共患难的少年
　有了同情，其实这目前的落泊，
在他看来，并不比其他烦恼更坏，
人活着总会碰上一些不愉快。

一三

“小伙子！”他说，“在这个破烂摊上，
　什么俄国人，乔治亚、努比亚人，
都是一路货，不同的只是肤色，
　我看只有你和我两个正派人
有幸跑到了他们这一道上来；
　交个朋友吧，我们可以谈谈心！
要是我能给你点安慰，那对我
是一种愉快，——请问原籍哪一国？”

一四

唐璜答一声“西班牙”，他又说道，
　“据我猜想，你也不会是希腊人，
那些献媚的哈叭狗哪有这么
　骄傲的眼神。命运真够和你开心！
不过她对别人也一样。只要你
　经受得住，下礼拜也许就转运。
她对我呢，并不比对你好一点，
不过我觉得，这倒没有什么新鲜。”

一五

"请原谅我冒昧，"唐璜说，"你怎么
　来到这儿的？""噢，没有什么稀奇！
不过是六个蛮子和一条套索。"
　"我想知道，是什么境况使得你
受到这灾难？""我投効俄国军队，
　当过几个月的差，跑东又跑西；
最近苏瓦洛夫①叫我们打一座城，
城没拿下，我倒落进敌人手中。"

一六

"你没有朋友吗？""我有过的，——可是——
　谢谢天，最近倒没惹这类麻烦。
我已经全盘回答了你的问题，
　好啦，你也该对我好好谈一谈。"
"唉！"唐璜说，"那是个伤心的故事，
　而且说来话长。""嗯，如果你为难，
那就少讲为是；又伤心，又太长，
这故事一定会叫人加倍悲伤。

① 苏瓦洛夫(1729—1800)——俄国元帅。

一七

“但不要垂头丧气吧：命运这女人
　虽然喜怒无常，但在你这种年龄，
她既然不是你妻子，绝不会把你
　老是冷冰冰地留在这种处境。
而且，你也犯不上和她闹别扭呀，
　那就像一捆草要和镰刀去拚命；
人本来就是被环境捉弄着玩，
别看他像主宰一切，法力无边。”

一八

“我不是对目前遭遇伤心，”唐璜说，
　“而是对过去，——我爱着一个姑娘，”
他停了停，他的黑眼睛充满忧郁，
　一颗泪珠悬在睫毛上已有半晌，
噗地落下来。“我还是讲下去吧。
　刚才我说过，我所以心里不舒畅，
并不是由于目前的处境，因为
连最坚强的人受不了的那种罪，

一九

“我在海上都受过来。但这最近的
　一次打击呀——”他沉默了，掉过脸。
“呵哈，”他的朋友接着说，“我猜想，
　多半有个女人在这故事里面。
这类事总会叫人心软流泪的，
　若是我设身处地，恐怕也难免。
我的头位太太咽气时，我就哭过，
第二个妻子逃跑了，也够难过，

二〇

“第三个——”“第三个？”唐璜转过脸问：
　“你顶多三十岁吧，就有了三个？”
“不；只有两个现在还活在人间；
　要是一个人有三次神圣的结合
我想算不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好，你这第三位怎样了？”唐璜说，
“她没有逃走吧，先生？”“她倒没有。”
“那怎样了呢？”“是她把我给吓走。”

二一

“先生，你看事太冷酷了，”唐璜说。

　“不然，”另一个回答，“你该怎么办？

在你的天空中还有许多彩虹，

　可是在我这儿，一切已消失、暗淡。

谁年轻时都是热情和希冀很高，

　但时间却把那五彩的幻景冲散，

像蟒蛇每一年都把外皮脱落，

我们壮丽的谬误也一再失色。

二二

“固然，它还要变为灿烂而新鲜，

　甚至长出更新和更美丽的皮，

但一年以后，这外皮还是脱落，

　有时甚至只存在一两个星期；

爱情是首先张开的一面罗网，

　以后就是野心，贪婪，复仇，荣誉，

凑成了我们招摇过市的一束花，

它不是为了铜钱，就为了叫人夸。”

二三

"这话说得很漂亮，也许都很对，"
　唐璜说，"可是我实在看不出来
这对你和我目前有什么帮助？"
　"怎么没有？"那人说，"你看，对世态
要是有了正确的看法，那至少
　你就获得了知识。比如说现在，
我们懂得当奴隶是多么痛苦，
等我们当主人时就不要残酷。"

二四

"咳，让我现在就是主人吧，"唐璜说，
　"哪怕把刚才获得的这一课学问，
对那些异教的朋友试一试也好！
　望老天可怜被命运派来的学生！"
"别着急，也许就会有那么一天，"
　另一个答道，"只等走完了这步运。
(那边一个黑人老太监正在盯你)
老天爷，我真希望快被人买去！

二五

“老实说，我们如今处境怎么样？
　够坏的，也许会变好——人的命运
都是这样。一般人谁不是奴隶？
　大人物更坏，被种种欲念牵着心；
社会本来该提倡仁爱，它反而
　使我们仅有的一点荡然无存；
人人都变成坚忍派那么麻木，
真正的处世术就是对人冷酷。”

二六

正在这时，走来了一位又老又黑、
　非男非女、可以称为中性的达官，
他对这群奴隶的年纪、相貌、能力，
　眯着眼细细打量，好像要发见
谁最适于装进那已备的牢笼，
　连女人都不曾被恋人如此飞眼，
连赌马的人看马，律师瞄着佣金，
裁缝端详整幅布，狱卒打量犯人，

二七

都没有挑买奴隶的这种眼神。

　本来，买我们的同类确是很开心；

想想看，他们也有热情，也灵巧，

　一切都能卖；有的凭着脸儿俊，

有的被好战的君主看中了，有的

　被职位买去——适其年龄或天性；

大多凭现金交易，要看罪恶大小；

大的报以王冠，小的给他一脚。

二八

那太监仔细地把他们观察一遍，

　于是转向商人，起初只挑一个

讲价钱，以后又提出要买一对。

　他们评头论足，样样计较价格，

争吵、赌誓，有如在基督教国家，

　市集的人们挑剔牛羊和马骡；

这种议价听来很像一场战争，

不知谁最善于驾驭两脚畜生。

二九

争吵到末了，剩下零星的怨声，

　于是买主很勉强地摸出钱包，

商人细点着银币，有的掂一掂，

　有的摔个响，有的翻转瞧一瞧；

有时金币和铜板错弄在一起，

　又得从头细数，等收款都数好，

商人这才找给零钱，签了收据，

并且开始想到该回家吃饭去。

三〇

呵，我真不知道他的胃口如何，

　若是还能吃，不知是否能消化？

说不定会有怪想头闯进脑中，

　使良心发出问题来难以回答；

譬如神圣的权利能允许我们

　出卖人身至何限度？人们最怕

吃饭时有事堵心，这或许就是

难过的一天中最难过的一小时。

三一

但伏尔泰[①]不同意，他说憨第德
　就是在饭后对人世最为达观；
无疑他说错了，只要人不是猪，
　饱餐会使人对生活更加不满；
除非是喝醉了酒，头既飘飘然，
　当然就摆脱固有的沉重之感。
对于食物，菲力普[②]的后嗣，或者
阿蒙[③]之子亚历山大说得不错

三二

（他有两个父亲，也要两个世界），
　他说吃饭，以及其他一二行为，
会使我们感到有加倍的浊气；
　假如一盘烤肉、煎鱼、菜汤、杂烩，
再加上小吃等等，确能给人以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作家。《憨第德》为其所著，书名亦即其主人公名。

② 菲力普（公元前382—336）——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为其子，是古代大帝国的建立者，曾征服近东一带及埃及等国广大地区。

③ 阿蒙——古埃及大神，传说曾化为蛇与菲力普的妻子交配，生下亚历山大，故下文说“他有两个父亲”。

乐趣或痛苦的时候，请问有谁
还以心智而自豪？脑子的用途
难道竟有赖于胃液是否充足？

三三

有一天黄昏，是在上星期五
（这是实有其事，并非诗的臆造），
正当我把大衣往身上一披，
还没有拿起我的帽子和手套，
忽然一声枪响！——不过刚刚八点，
于是我飞快地跑向外面瞧，①
只见一位军官横躺在街道边，
像要喘气似的，但已气息奄奄。

三四

他被人打了五枪，可怜的家伙！
不知为什么，反正没有好名堂；
我唤仆人赶紧把他抬进房子，
又抬上楼，接着给他脱下衣裳，
看了看——但我还何必噜嗦下去？
这都是白费事，那军官已在一场

① 这里所写的暗杀在1821年12月8日发生在拉瓦那市街上，离作者的住处不及百步。其情况见诗中。——拜伦原注。

意大利人的纠纷中，被旧枪筒
连发出的五颗子弹送了终。

三五

我凝望着他，因为我和他很熟；
　虽然我看过许多死尸，却从未
看到一个这样死于非命的人
　如此泰然，虽然他的心肝和胃
都穿了洞，但很难说他是死了，
　你看他的模样简直是在安睡，
因为他受内伤，没流一滩血泊，
我凝视着他，禁不住连想带说：

三六

“这就是死吗？生死到底是什么？
　说吧！”但他不语。“醒一醒！”他还在睡。
“不过是昨天，他多么威风凛凛？
　他的一句话使成千万战士敬畏。
像罗马的百人队长，他叫声‘来！’
　他们就来；呼声‘去！’他们就后退。
没有他一句话，连鼓号都不响——
而今呢，他成了无声的臭皮囊。”

三七

鄙些曾听命于他和崇拜他的
　饱经风霜的面孔都围在床边，
临终看一看这发号令的泥坯，
　他虽流血多次，这却是最后一遍；
想不到的结局啊！他也曾面对
　拿破仑的敌人多日，终于凯旋——
谁想到这位冲锋陷阵的英雄
竟在文明的小道上死于非命！

三八

那光荣的旧伤就在新创旁边，
　是那些伤疤给他赢得了英名；
这对照真是触目惊心！然而我
　还是少说为佳，也许这类事情
引起我不必要的关切；我像往常
　那样凝视着他，想尽我之可能
取得死者的音讯，好借此推翻
或肯定、或重新树立一个信念。

三九

但这一切都是谜。我们活在这儿，
　以后死了——哪儿去了？五颗铅丸，
或三颗，两颗，一颗，送得人多逍遥！
　难道这一腔热血只能往土里溅？
难道每种元素都伤害我们体质？
　水火，空气，泥土永生，而我们完蛋？
呵，我们——这生为万物之灵的人！
算了吧，让我们还是回到正文。

四〇

买去唐璜和他朋友的那太监
　带着采购的货来到御河边上，
他们坐上了一只刷金的小船，
　顺水疾行，人也有力地摇着桨；
看来这两伙伴好像是去受刑，
　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
轻舟驶入宫墙下的一条小河，
墙头是一片墨绿高大的松柏。

四一

那人带他们走到一扇小铁门，
　敲敲便门，打开了，他们便走进，
起先穿过一片密密的矮树丛，
　两边是参天古木，显得阴森森；
幽径不易于辨认，必须摸索走，
　因为他们上岸时已经近黄昏；
太监对摇船的人摆了摆手，
船夫一言不发就把船摇了走。

四二

他们沿着曲折的小径走下去，
　穿过了橘林，素馨，和种种树木——
(关于树名，我还可以列举下去，
　我们北国原没有东方的植物
那么多种类，因此拙劣的文人
　便认为很值得把他们写的书
变为整个花房，这都因为最近
有个诗人①曾到土耳其去旅行)。

① 有个诗人——可能指拜伦自己。他在《哈罗德游记》(一二两章，1812)里描述了土耳其等处的风光。此诗为他成名之作，盛销一时。

四三

正当他们走着曲折的小径，
　唐璜的脑中突然转了个念头，
他和伙伴小声商量，（这种想法
　你和我在那时候多半也会有，）
"我想，" 他说，"要是冷不防敲倒他，
　那不算可耻，我们倒可以逃走。
给这个黑老头子往头上一击，
我看做来比这么说说还容易。"

四四

"对，" 另一个说，"但这以后怎么办？
　怎么出去？我们进来得可容易？
即使跑出去了，即使我们不像
　圣·巴索洛缪[1]那样，幸而保住皮，
明天呢，我们会掉进另一个坑，
　比从前更坏，那又有什么便宜？
而且我饿了，目前很想学以扫[2]，
宁愿把自主权换成牛排吃掉。

---

① 圣·巴索洛缪——耶稣的十二圣徒之一，传说被剥皮而死。

② 以扫——《圣经》中人物，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承嗣权卖给他的弟弟雅各。（见《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四五

“我们离人住的地方不会很远，
　不然，这老黑鬼摸索这条小道，
又带着两个俘虏，怎能如此沉稳？
　这表明他的伙计们并没有睡觉。
只要一声喊，他们多半会跑出来，
　所以，还是看准一些，再想法逃——
呵，你看，这一转弯就出了树林，
天哪，一座宫殿！而且灯火通明！”

四六

那的确是很宏伟的一座建筑，
　前景正对着他们，大厦的正面
按照土耳其的习俗，尽量涂着
　金漆和五颜六色，看来很俗艳；
因为人们不懂本地原有的艺术，
　所以，沿着波斯波拉斯的两岸，
每座别墅看来都像新漆的画屏，
不然就像歌剧场上华丽的布景。

四七

他们又走近些，一股香味扑鼻，
　好像是胡椒肉饭，炖肉和烤肉，
总之是饥者一见就馋的东西，
　使唐璜忘却了他粗暴的计谋，
而暂时摆出一副规矩的外表；
　他的朋友又添一句，以备两手，
他说："老天爷！让我们先饱吃一餐！
以后我再帮你，如果你想闹翻。"

四八

有人讲话诉诸于某一种情欲，
　有人打动感情，有人剖解道理，
但这后一条办法从不太风行，
　因为理性认为：说理不合时宜。
有的说客哀求，有的挥舞大棒，
　但总还或多或少想讨人欢喜，
所以凡争议总说自己之所长，
却从没有人想到话应该少讲。

四九

我又扯开了：说服人方法很多，

　　我承认用哀情，黄金，美色，奉承，

恫吓，以至一先令所起的魔力，

　　但若想抓住人的最深的感情，

(而这，我们天天看到，已经变得

　　越来越柔了)最好是使他聆听

那软化一切、无坚不摧的声音，

这就是那灵魂的丧钟——餐铃。

五〇

土耳其没有餐铃，人们也吃饭；

　　唐璜和他的伙伴虽然没听见

像基督教国家的就餐的铃声，

　　也没看到一列仆人端送菜盘，

他们却闻到烤肉味，看到火光，

　　还看到厨师们卷起了白袖管

来往奔走；他们只顾左右张望，

带着垂涎欲滴的期待的目光。

五一

他们不再另打着抗拒的主意，
　只一心跟着他们黑色的向导，
老太监完全没想到：他那半已
　割除的生存几乎全部被敲掉；
他摆手叫他们在后面停下来，
　然后自己前去叩门，门打开了，
呵，一座辉煌的大厅，炫耀着
奥托曼①的排场，亚细亚的豪奢。

五二

我不想描述，虽然这是我的特长；
　在开明的今天，每个蠢驴都要谈
他到异域观光的奇妙的旅行，
　并且印出四开本，要你来称赞。
这在他很开心，却愁死了出版家，
　而大自然受着千方百计的磨难，
却坚忍可嘉，一任诗、画、和插图
以及指南和游记等把自己摆布。

① 奥托曼——即土耳其帝国(约1300—1919)。

五三

在这大厅里，远远近近都是人；

　有的盘膝而坐，沉思地下着棋，

有的和人一字一音地谈着天，

　有的把自己的衣服细加整理，

还有人在吸着琥珀嘴的烟袋，

　看来非常讲究，价值却不一律；

有几个在跨方步，也有人小睡，

有的等待晚宴，先喝甜酒开胃。①

五四

太监领着买来的一对异教徒

　笔直走进大厅；有的抬起眼睛

瞥了一下，依旧走着自己的路，

　若是坐着的，则绝不欠一欠身；

有一两人注视着俘虏的面孔，

　仿佛端详一匹马究竟值几文；

有人在原位对黑人点头示意，

① 在土耳其，回教徒们喝几杯烈酒以促进食欲是很普遍的。我曾见他们在餐前喝过多至六杯的"拉基"酒，并声称他们更开胃了。我试行了一下，但结果和如下一位苏格兰人差不多：他听说海鸥是很好的开胃剂，便吃下六只，但抱怨说"他并不比未吃它时更有食欲"。——拜伦原注。

但没有一个人开口理他一句。

五五

他领他们穿出大厅，一直来到
　一列华丽的宫室，却鸦雀无声，
只有一间屋内听见大理石喷泉①
　透过夜的幽暗发出碎落的水声，
还有另一处，可能是一个女人
　好奇地推开门窗而有了响动；
她睁大了黑眼睛，把头伸出来，
想看看是什么妖精跑来作怪。

五六

在高墙上悬挂的微弱的灯光
　只能勉强指明他们要走的路，
它不能显示出这琼楼玉宇的
　整个庄严的格局，辉煌的气度；
也许最令人悒郁的(还不说惊愕)，
　莫过于走进一间巨大的空屋；
无论日，无论夜，都没有一个灵魂

① 一种普通的摆设。我记得我曾被阿里巴夏在一间大厅中接见，那厅中铺以大理石，有一个大理石水池，中间有喷泉跳动，等等。——拜伦原注。

来打破它朱墙画壁的死气沉沉。

五七

在沙漠，森林，闹市或大海之滨，
　两三个人真微不足道，一个“我”
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那儿本是“寂寞”的永恒的王国；
可是在一所大厅或者画廊中，
　无论是新建的或古代的楼阁，
独自会有死亡之感，因为那地方
原为多人而设，怎落得一人来往？

五八

在冬夜，有一间舒适的小书斋，
　一本书，知心好友，或一位小姐，
一杯红葡萄酒，小吃，和好胃口，——
　英国人就爱以此来打发长夜；
然而我呢，（虽然那景象的辉煌
　比气灯照耀的剧场要稍差些，）
却爱独自一人在画廊里徘徊，
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常悲哀。

五九

鸣呼，人竟创造出了庞然大物
　来菲薄自己：教堂雄伟尚可说，
因为表现天堂的不能太脆弱，
　它必须坚固耐久，久到无法揣测
是谁盖的它；但是巨大的屋宇
　(巨墓则更坏)对人类就不适合；
自亚当堕落以来，通天塔①的故事
我想足以启发人，使人更明智。

六〇

巴别本来是宁录游猎的行宫②，
　以后成了花园城，惊人的富豪，
尼布甲尼撒就在那城里称王，
　直到有个夏天他竟然去吃草；
以后但以理③由于驯服了雄狮，
　而受到他的子民敬畏和称道；

---

① 通天塔——即是巴别的通天塔，参见《献辞》第四节注。

② 巴比伦被宁录扩建，被尼布甲尼撒巩固和美化，又被西米拉密斯重建。——拜伦原注。(巴别即巴比伦——译者)

③ 但以理——《圣经》中人物，希伯来人的先知，传说他用宗教信仰驯服了狮子，事见《旧约》《但以理书》。

这儿有过西斯比①的双双情死，
还有被诬的皇后西米拉密斯②——

六一

啊，那位皇后竟被粗陋的史家③
　说得好像（我相信是合谋诬陷，）
对她的马有一种不正当的情谊，
　（爱情像宗教，有时候也出异端，）
我想，这骇人的故事多半是由于
　（这类荒唐的讹误已屡见不鲜，）
有人把“仆役”④错写成了“坐骑”，
这桩公案实在该请陪审团审理。

六二

但还是扯回来：关于巴别，假如
　（唉，在这种年头，什么怪事没有？）

---

① 西斯比——与毕拉默斯恋爱，毕误以为她被狮子所食，遂自杀，西斯比亦殉情而死。事见奥维德《变形记》。

② 西米拉密斯——重建巴比伦城的皇后。

③ 史家——指古罗马的泼林尼（23—79），曾著《自然史》，其中谈到这位巴比伦皇后对马发生爱情的事。

④ 仆役——原诗用英文Courier，坐骑原诗用Courser，两字一笔之差。而拜伦之所以用“仆役”一词，是由于当时英国王后加罗琳被诬告与其仆役通奸。

竟有些邪教徒，由于自己看不到
　巴别的遗址，或者不愿去寻求
(尽管瑞奇①先生已有两篇回忆录，
　记述他如何发见了几块砖头)，
居然不信犹太人的——异教徒的—
那些该信的话(尽管他不信你)，

六三

那就请他们想想：荷拉斯曾经
　巧妙而干脆地嘲笑一些人，
他们专心致志地营造大厦，
　却忘了搭一块自己的墓门；
我们今天明白了：人去物亦故，
　这实在是一个苦涩的教训；
何必要把那宫殿筑得天高？
我们其实正该把墓穴修好。

六四

最后他们来到了偏僻的一处，
　使回声仿佛从长眠中醒来，
这里充满了为人喜爱的物件，

① 瑞奇——东印度公司派驻巴格达的代表，著有《巴比伦废墟记》(1815)与《再记》(1818)。

　但多得不胜枚举，令人奇怪：
要这些用不完的东西做什么？
　这儿，财富把一套精美的住宅
尽可能堆上了陈设，使自然也
对艺术的最终目的大为不解。

六五

看来好像是，只要再越过一排
　或另一套房屋，就会把人引到
天知道什么去处！但只这所在，
　家俱和摆设已经极为富豪：
沙发是如此贵重，若是坐下来
　会感到罪过；那地毯的每根毛
都是精工巧织，它使你想变作
一条金鱼在它的面上浮游过。

六六

使奴隶们惊叹不已的这物件，
　那黑太监却连看也不看，一步
就踏了上去，而他们却好像是
　履过银河，生怕有一点点玷污
脚下的星辰。越过这一段以后，
　他们来到另一端的小屋或壁橱——

你可以看见，它远在那一角落——
看不见也可以，那就不要怪我。

六七

我是想把一切都交待明白了。
　我说，那个黑太监打开了壁橱，
抱出来一抱给任何回教徒穿上
　都无愧的衣裳，不管什么贵族；
而且是花样品种都应有尽有。
　但是，虽说不乏任何样的衣服，
他却要对他买来的基督教奴隶
指出什么衣服对他们最相宜。

六八

他认为最适于他们穿戴的是：
　对那较年长也较壮硕的一个，
是一件长不过膝的克里特斗篷，
　一条紧裤，并不是紧得要挣破，
而是适于亚洲人屁股的；红花鞋，
　凯什密羊毛的披肩，以及光泽、
锋利而轻便的匕首；总之那一切
装饰一个土耳其阔少的都不缺。

六九

就在他穿衣时，他们的黑朋友
　巴巴，转弯抹角地教他们明白，
只要他们肯循规蹈矩地作去
　（显然命运也是给这么指出来），
那他们将得的好处可说不清；
　最后他添上一句，他必须交待：
"他们的处境还将要改善得多，
假如他们肯蚤就点，身受阉割。

七〇

"对他自己说，固然他会很高兴
　看他们变为正教的信徒，但仍然
要把这作为建议供他们抉择。"
　那另一人认为，他的盛情真可感，
在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还如此周到，要他们来表示意见；
"对这个文明古国的文雅的风俗，"
他说，"他实在是说不尽地钦慕。

七一

"至于他自己，简直没有什么理由
　来反对如此可敬的古朴仪式，
不过，他承认他腹中有些空虚，
　只要容他目前稍进一些饮食，
再加几小时的思索，毫无疑问，
　他就会完全同意办这件好事。"
"什么?"唐璜勃然说，"死也办不到!
宁可让他们把我的头割掉!

七二

"宁可割下我一千个头吧!""喂喂，"
　那另一个接过来："请别打断我：
你没等我把要说的话说完哩。
　先生! 等我吃过饭，我刚才说过，
我就立即考虑您的建议是否
　我可以采纳而对各方都适合；
当然，这完全有赖于您的好心
容许我们割不割由自己决定。"

七三

巴巴瞟了唐璜一眼说："请好好
　穿上衣服吧，"他以手指着一套
连公主见了也要兴高采烈地
　抢着穿的行头，但唐璜只瞧瞧——
他目前没有化装跳舞的兴致，
　便抬起他基督徒的腿踢它一脚；
等老黑太监又催促了他一句，
他说，"老先生，我可不是一个妇女。"

七四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也管不着，"
　巴巴说，"但请你照我说的去作，
我可没有工夫在这里多废话！"
　"那至少我可以问问吧，"唐璜说，
"这恶作剧是为了什么？""请不要
　多啰嗦，"巴巴说，"在适当的场合、
时间和地点，一切自然水落石出，
现在我没有奉指令向你透露。"

七五

“那好吧，我要穿它就叫天——”“打住！”
　黑人止住唐璜说：“可别把人惹恼！
你这精神不错，但容易变为莽撞，
　那你就会发现我们不太爱玩笑。”
“怎么，先生！难道要我在服装上
　改变了性别？”但巴巴压服下了
这个麻烦，说道：“别再惹恼我吧，
要是我喊人，你什么性都留不下。

七六

“我给你拿了一身很漂亮的服装；
　不错，那是女人的。所以要你穿它，
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也不管我
　讨厌女人的穿装打扮！”稍停一下，
唐璜叹了口气，又轻轻咒一句：
　“真见鬼！要我怎么穿上这罗纱？”
唉，最精美的花边竟挨这种骂，
哪个新娘穿上它不容光焕发！

七七

唐璜又赌个誓，于是一面叹气
　一面拉上光滑滑的玄色绸裤，
又拿起一根处女的丝带系腰，
　把一件乳白色的紧身衣束住；
然而提上裙子时，他跌了一跤，
　这——用苏格兰话说，就是“匍匐”，
（所以按上这个字，就为的押韵，
韵脚呀，你有时比暴君还逼人，）

七八

这（或者“匍匐”，随您选择）是由于
　衣服太新奇，使得他行动不便。
最后他总算把这件梳装大事
　办理完毕，虽然办得有些迟缓；
当服装某些特别固执的部分
　拉不上来时，巴巴也帮着他穿；
终于，他把两只手交插进袖管，
停了停，把唐璜上下打量一番。

七九

只剩下一处比较麻烦：那就是
　唐璜的头发不够长，但巴巴
给找来许多绺长长的发辫
　很快就在他头上装满了假发，
并且照时兴的式样梳了起来；
　给他戴的那嵌宝石的发夹
也足配得上他华贵的行头，
巴巴教他梳好发，又涂上了油。

八〇

现在，完全打扮成了女人模样，
　再加上剪子，镊子和一些脂粉
小小帮助一番，无论从哪面看，
　他都是少女无疑。"看哪，先生们！"
巴巴微笑说道："多完善的变形！
　现在，好啦，你们跟我来吧，诸君——
唔，我是说——小姐，"他拍两下手，
立刻来了四个黑人两旁伺候。

八一

“好吧，先生，你跟这几位去用餐，”

　巴巴点点头对唐璜的朋友说；

“可是您，尊贵的基督教尼姑阿，

　跟我来吧。先生，可不许你啰嗦，

无论我说什么，你得立刻照办。

　你怕什么呢？难道这是狮子窝？

你看，这是皇宫呀！凡是大智者

都在这儿期待着先知的天国。

八二

“傻瓜！告诉你吧，没有人要害你。”

　“那很好，”唐璜说，“免得他自寻苦恼。

不然，他就会尝到我这只老拳，

　它的分量你可别以为是轻飘飘。

我迁就你到此为止；要是一旦

　谁以假当真，来和我无理取闹，

那就一切全完。我相信这打扮

不致引起误会来，对谁都不便。”

八三

“你这蠢货！来吧，等着瞧，”巴巴说。

　这时候，唐璜转身看他的伙伴，

那人虽然有点难过，却忍不住

　噗哧一笑，看他竟已如此改观。

“再会吧，”两人相互说，“这个国度

　离奇古怪的事儿真难以想见，

谁料到由一个老黑人略施法力，

一人变为回教徒，一人变成少女！”

八四

“再会吧，”唐璜说，“万一无缘相见，

　我祝你胃口无恙。”另一个答说，

“再会吧！这样分手很叫我难受，

　但以后再见会有个故事可说；

我们都得各自跟着命运飘流，

　请保令名，夏娃可曾经堕落过。”

“当然，连苏丹也动不了我的心，”

少女说，“除非他答应我正式结婚。”

八五

他们就这样分了手，各自走出
　不同的门。巴巴领唐璜走过了
一层层屋子，穿过辉煌的迴廊
　和云石地面，直到能模糊望到
远处的一座高傲雄伟的大门，
　并闻到一缕香从那里往外飘；
仿佛他们是来到了一座庙堂，
一切是这么广大，庄严，幽寂，芬芳。

八六

青铜的门既高且大，光辉夺目，
　上面镀着金，镂饰有奇异的画面：
这儿是战士恶狠狠厮杀，那儿有
　胜利的英雄阔步在覆灭者中间，
还有被押的一列俘虏，垂头丧气，
　远处是一队队的败兵在逃散，
这幅画使人想到康士坦丁时期的英豪
还保持着古罗马帝国的骄傲。

八七

这雄伟而沉重的门闭着一座
　巨大的殿宇，真想不到在那门边
守着两个矮人，活似丑陋的小鬼，
　好像设他们于此是专为和那扇
高大的铜门对比；经过这一陪衬，
　那巨门真像金字塔一样傲岸，
它的辉煌吸引了你整个目光，
简直没把两个小人儿放在心上，

八八

直到你不留神，几乎踩上他们，
　这才吓得倒退一步，把这两位
丑得出奇的小侏儒打量一番，
　他们的颜色不白，不黑，也不灰，
而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用笔墨
　很难形容，也许铅笔倒能描绘；
他们是既聋且哑的一对小怪物，
那购价至少和相貌一样特出。

八九

他们的职务是开门；这两个人
　别看身材那么小，力气却够大，
干起重活儿不发愁，而那门轴
　又像罗杰斯的诗句一样光滑。
有时候，他们会给叛乱的督军
　用坚韧的弓弦当做领带结扎；
因为东方的习俗就是这样，
他们往往用哑巴作这种勾当。

九〇

他们用手势说话，也就是无话，
　只是像梦魔一般眼瞪着巴巴；
看他以手指的比划告诉他们
　把门拉开；而当这两个小夜叉
用蛇一般的小眼盯着唐璜时，
　他立即打个寒噤，不禁有些怕，
仿佛那目光射到谁，就能够
使谁不是中毒，就是受到魔咒。

九一

巴巴在进门前停下来，对唐璜
　作了一些小小的指示："假如你，"
他说，"能把你那雄赳赳的步伐
　稍收敛些，也许没什么不可以；
而且也可不必那么摇来晃去，
　固然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有时候叫人看来怪特别——
还有，你能不能装得更文雅些？

九二

"那会少惹些麻烦，因为这些哑巴
　眼尖得像针，会把你那裙子看穿，
要是万一他们看出你是假扮的呀，
　你知道波斯波拉斯湾就近在眼前，
那你和我也许不等黎明就会看到
　我们是朝着马摩拉驶去，不是坐船，
而是缝在麻布袋里——这样的航行
在这带地方一有机会可就采用。"①

九三

这样鼓励一番后，他领着唐璜
　走进一间华宫，比前次更珍奇：
只见缤纷的五光十色杂陈，
　其中雕饰和摆设如此奢靡，
你扫过一眼会觉得头晕目眩，
　很难把哪一件东西看个仔细；
那简直是成堆的金银和珠宝
璀璨夺目地胡乱凑在一道。

九四

财富造成奇迹——却难免俗气，
　不但在东方的宫廷是这样，
连西方帝王的较素净的大厦
　（我也曾经到过六七处去观光，）
虽然金银珠宝不这么闪光辉，
　也还有许多方面要加以原谅；

---

① 几年前马曲塔巴夏的妻子对他父亲抱怨其夫另有所欢。他问"和谁？"她竟残酷地交上雅尼那十二个最美的女人的名单。她们都被捕，装在麻袋里，当夜即投入湖中。一个现场的卫兵告诉我：受害者没有一个叫一声，或对这突然"永别我们所熟悉、所爱的一切"表现任何恐怖的迹象。——拜伦原注。

例如桌椅，绘画，和拙劣的雕塑，
恕我不便停笔细细加以指责。

九五

在这宫帏的远远一角，在华盖
　遮掩之下，像皇后一般懒洋洋，
偃卧着一个女人。巴巴立刻止步，
　双膝跪倒，并且以手暗示给唐璜；
这小伙子虽然从来不惯于祈祷，
　也本能地跪下来，心中却暗想
不知演的什么把戏；巴巴这时
俯身叩了头，结束了参见仪式。

九六

这位夫人抬身起立，呵，那姿态
　很像维纳斯跃出于海水之外，
她闪着羚羊般含情欲的眼睛
　望着他们，使鬓角宝石的光彩
也黯然无光；她挥动那皎洁得
　像新月的手臂叫巴巴上前来，
他先吻她紫袍的边，然后指着
跪倒的唐璜，悄悄地说些什么。

九七

她的身材和她的地位一样高，
　她的姿色谁见了都得神魂荡漾；
然而描写她徒然减损那魅力，
　因此，还不如请您自己去想像，
以免文字煞风景；其实，即使我
　能把她的容貌写得丝毫不爽，
您的眼睛也受不住那种光艳，
所以，幸而我拙于辞，倒是两便。

九八

不过我想添一句：她年纪看来
　已成熟了，约有二十六个春天，
但时间对有些容颜轻轻放过，
　它的镰刀只找俗物肆意作践；
玛丽女王①美色不衰就是一例；
　确实，哀情催人老，媚人的娇艳
经不起悲伤摧残，但有人仍旧
从不变丑，例如尼侬·德·恩克娄②。

---

① 玛丽女王(1542—1587)——苏格兰女王，有名美人。

② 尼侬·德·恩克娄（1620—1705）——法国贵妇人，与莫里哀等作家交往，老年仍未见色衰。

九九

她对侍女们寥寥吩咐几个字；
　这一列宫女约有十个或一打，
每人和唐璜穿戴得一模一样，
　而且和唐璜一样，也是由巴巴
挑选来的，个个像是瑶池玉女，
　从外貌看，简直可以和狄安娜①
所率领的那群嫦娥姊妹相称；
但止于外貌相似，别的不敢保证。

一〇〇

她们遵命低低一躬退了出去，
　但所走的不是巴巴走的那个门；
唐璜站在不远的地方呆望着，
　自来到这奇异的宫帏，一切见闻
无不使他惊叹；这里一切本为了
　羡慕和称颂的，这两者原不可分。
我必须声明，我看不出为什么
不羡慕别人就是最大的快乐。

①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神和狩猎之神。

一〇一

“不羡慕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
　唯一快乐或保持快乐的方法，
(这是克利奇①的译句，亲爱的莫瑞②，
　朴素的真理无须雕饰和浮夸。)”
荷拉斯很早以前就这样说过，
　以后蒲伯又引用了这一句话
来教导人；但若果没有人赞羡，
蒲伯可会作歌？荷拉斯何来灵感？

一〇二

侍女退出以后，巴巴招了招手
　叫唐璜走上前，又一次希望他
跪下来，并吻一吻夫人的脚；
　但唐璜，虽然照办了前一句话，
当巴巴又用那指令催促他时，
　却皱皱眉，索兴直立起来回答：
“这可对不起，除非是教皇的脚，

① 克利奇——曾译荷拉斯诗，于1688年出版。十八世纪英国诗人蒲伯曾根据他的译文改写成一篇诗简，题名《仿荷拉斯》(1733—37)。这里所引四行即出自蒲伯的书。

② 莫瑞——即曼斯斐尔勋爵，上述蒲伯诗简就是献给他的。

对任谁的鞋子他也不能弯腰。”

一〇三

巴巴对这不合时宜的妄自尊大
　愤慨的不得了，连连劝说和解释，
还恫吓了几句(但这是自言自语)
　要用绞索之类，但也无济于事；
看来即使是穆罕谟德的新娘
　也不能使唐璜举行弯腰的仪式。
呵，礼仪真太重要了，不仅在宫廷，
在赛马场和乡间舞会上也时兴。

一〇四

他像阿特拉斯大神[①]一样屹立着，
　尽管肩负着全世界的汹汹指责，
他却绝不屈服，那世世代代的
　卡斯底爵爷的血都已火热得
在他的血管里沸腾；宁让千把刀
　杀他一千次吧，但门楣不可辱没；
而终于，巴巴看到“脚”已站不住，
便提议吻吻手，作为一种让步。

---

① 阿特拉斯大神——希腊神话中用肩膀顶住天庭使之不堕的巨人。

一〇五

这是一种不算失体面的让步，
　是为外交家而设的中途休息站，
使他们可以在较和平的伪装下
　言归于好；而唐璜把他的意愿
也表现得尽可能地彬彬有礼，
　并且说：这样做来也是最普遍
和最适宜，因为照南方的风习，
君子总是吻吻夫人的手为礼。

一〇六

于是他上前一吻，虽然有些勉强，
　虽然从没有嘴唇把它的印痕
留在如此优雅而秀丽的手上，①
　只要一碰到，它就会吻得情深，
而且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假如
　你所爱的人把手指越凑越近；
有时呀，陌生人的一吻竟能摇动
一个女人十二个月的海誓山盟。

---

① 也许没有任何事物比手更标志着出身。这是贵族能制造的关于血统的唯一徵象。——拜伦原注。

一〇七

那夫人不断瞟着唐璜，然后叫
　巴巴退出，这他作得端庄而大方，
仿佛他很习于退堂这一行业；
　他一直在察颜观色，估计情况，
行前还低声嘱咐唐璜别害怕，
　并带着一丝微笑把他望了望，
于是退出；呵，他那满意的神色，
凡好人做了好事都这么自得！

一〇八

他退出后，情况立刻起了变化；
　我不知道这位夫人想些什么，
只见她明亮的额际顿起情涛，
　而她白净的脸蛋涌上了血色，
赤红得好像夏日黄昏的云霞
　横抹在天际：各种情绪的混合
都透出了她那晶莹的大眼睛，
其中一半是欲望，一半是命令。

一〇九

她的容貌具有女性的百般温柔，
　又甜蜜得像诱惑夏娃的魔鬼，
当他装作天使的模样，引得她
　（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去犯了罪；
如果说太阳没有斑点，那么她
　就比太阳更无可挑剔，更完美。
不过，你总觉得她缺少些什么，
好像她不能“惠予”，而只能“强索”。

一一〇

一种皇家专横的气派，像锁链
　贯穿她所做的一切；那就是说，
仿佛有条锁链套着你的脖颈——
　哎呀，那欢情还算得什么快乐？
假如一切都是专制逼出来的！
　我们的心至少是自由的，若貌合
而神离，即使你一时勉为其难，
到末了，心灵还是要你跟着它转。

一一一

连她的笑也凌人，尽管笑得美；
　她的点头绝不意味对人迁就。
她的秀足像是觉到她的高贵，
　也有自己的意志，显得很执拗，
仿佛是踩着人颈；为了更充分
　标志她的地位，还有一把匕首
悬在腰间，表明她是苏丹之妻，
(幸好不是我的老婆，谢谢上帝！)

一一二

"唯命是从"，这是自她出生以来
　她周围的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无论什么异想天开的古怪事
　只要合她的意，她的奴隶必须
遵命去办到；唉，又绝色又高贵，
　请想这样的女人任性可有边际？
如果她是个基督教徒，我相信，
我们早就发明了"不息的运行"①。

一一三

凡是她见到和想要的都得拿来，
　若是从没有见过，而她却认为
天下有的，那一定要苦苦去寻找，
　若一旦找到了，价钱就无所谓；
她购买的东西真是无穷无尽，
　惹起的麻烦也同样没有范围；
不过，她的专制富于一种优雅，
除了那脸蛋，女人都很原谅她。

一一四

在赴市集途中，唐璜被她一眼
　看中了，成了她最近一时的爱好；
她立刻命令到市场去购买他，
　而巴巴呢，一向都是最为可靠，
任何尴尬的差事他都能办通，
　对于这一种拍卖更精于门道；
她是不知慎重的，但他能兼顾，

① 不息的运行——过去一百年来，不断有人致力于发明永动机。在拜伦写诗当时，英国有一名司宾斯的皮鞋匠于1818年制成两台机器，自称能永动不息。另有威廉·康格里夫爵士自称发明了靠水力驱动的永动滑轮。事实上这些都未能实现"不息的运行"。

这就是何以唐璜穿错了衣服。

一一五

他的青春和容貌都便于改装；
　若是你问：身为苏丹娘娘的她
怎能冒这种危险，起这种怪想？
　这，我必须留待女苏丹去解答。
皇帝在妻子看来不过是丈夫，
　国王呀，皇后呀，所以被人神化，
如果我们肯仔细地加以分辨：
有的是凭阅历，有的只是传言。

一一六

但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
　现在，她感到既然已一帆风顺
把他终于变成了自己的财产，
　她认为她已经非常、非常谦逊，
无需什么前奏，只用那饱含权力
　和热情的蓝眼睛瞥了他一瞬，
便草草说："基督教徒，你能爱吗？"
这一句话难道还感动不了他？

一一七

当然会，假如碰对时间和地点；
　不过现在，唐璜的脑中还浮着
海黛的岛屿和那爱奥尼亚的
　温柔的面孔；听到这句话，立刻
他头上的热血都奔流到心中，
　他的面颊苍白得像雪花飘落；
这句话象阿剌伯的矛刺进心胸，
他半晌一言不发，只是泪如泉涌。

一一八

她大吃一惊，倒不是为了眼泪，
　因为女人爱流泪，用起来很方便；
但男人眼圈红了，就当另作别论。
　特别糟的是：当女人娇啼一遍，
心就舒畅了，而男人的泪却好似
　熔铅一般灼痛，倒象你朝他心坎
刺了一枪，才逼出他的那些泪水；
总之，女人哭舒心，男人哭是受罪。

一一九

她本想安慰他一下，但又不知
　如何开口，因为直到如今，还没有
这类事发生，或什么引起她同情，
　她也从未想到满心悲苦忧愁
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偶尔也曾
　有些噘嘴的小事掠过她眉头；
但她最不懂的是：那眼睛怎会
在如此挨近她的眼睛时还流泪？

一二〇

但天性能补救权势带来的缺陷；
　当陌生的事物强烈得也能引起
善良的感情时，那你就会发见
　女人的心田是最肥沃的园地；
她们本诸天性倾洒着“酒和膏油”[1]，
　处处慈悲为怀，不管有没有道理；
因此，古尔佩霞也不知什么原因，
竟感到眼角有些奇怪的湿润。

---

[1] 酒和膏油——《圣经》典故，撒玛利亚人见有伤者路过，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此处象征仁慈。

一二一

但眼泪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
　总有完结的时候；唐璜虽然一时
听到有人居然问他"是否爱过"
　而感到如此悲伤，但很快就使
他的眼睛复归于坚忍派状态，
　他那闪亮的泪水也随着被斥止；
尽管对美色敏感，但身为奴隶，
这怎能不叫他感到非常可气？

一二二

而古尔佩霞，这是生平第一次
　大为困惑，因为她生活这些年，
除了祈求和赞美没听过别的，
　何况她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获得了他，并指望通过爱之门径，
　开导他进入一种亲切的密谈；
虚掷这时光对她是绝大的牺牲，
而他们几乎已浪费了一刻钟。

一二三

对于经历着类似情况的诸君，
　我想提出一个时间的限度，
那就是说，适于南方人来采用——
　至于我们这儿，关于这类追逐
法规却较严，只要你稍误一刻，
　就构成大罪；即使最宽宏大度
(请想想)也只许你表达两分钟，
再多呢，就要有损及你的令名。

一二四

唐璜的声名是好的，也许能更好，
　要不是他脑海中浮现着海黛；
不管说来多离奇，他总忘不了她，
　这就使他的教养显得非常之坏。
古尔佩霞认为既已把他带进宫，
　那唐璜就是对她负了一笔债。
她的脸庞开始涨红，以后又变白，
以后那红晕又飞到眼底下来。

一二五

终于，她带着一种皇家的气派
　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又投给他
一种无须帝国也能服人的秋波，
　去找他的爱情，而却不见回答；
她眉头一蹙，但并不想来责问，
　凡骄傲的女人都不依赖这办法；
她站起来，贞静了一刻，然后就
一下子投进他怀中，再也撵不走。

一二六

这倒是个棘手的试探，但唐璜
　又是悲伤，又是愤慨，又是骄傲，
轻轻就把她雪白的手臂拿开，
　又把她颓丧地扶在一边坐好，
于是他岔然站起来，扫了一眼，
　继而冷冷瞧着她的面孔，叫道：
"囚笼的鹰不肯配对，我更不能
侍候一个女苏丹的色情的梦。

一二七

“你问我能爱吗？就让这来证明
　我是爱得多深吧——我无心爱你！
这身卑贱的衣服，这花边和裙带
　我穿上倒合适，因为一个奴隶
能讲什么爱情！你这宫殿的豪华
　可没有看在我眼上！你的权力
也许很大，叩头呵，曲膝呵，眼和手
都得侍奉你——但这颗心可自由！”

一二八

这道理对我们已是老生常谈，
　对她却不然，因为她从没有听过；
她认为，她一招呼就使人愉快，
　这世界只是为国王和王后而设。
就好像她连心生在左边或右边
　都茫然无知，法权使它的膜拜者
也变成同样不折不扣的愚昧，
只知身为皇家就有权把人支配。

一二九

而何况她又是这么美，这美貌
　即使落在远为卑微的境况中，
也足能兴邦，或弄得国破家亡，
　而且可以想得到的，她很看重
自己的魅力，这当然也不足怪，
　谁肯把自己的美色埋没不用？
她认为她有双重的“天赋权利”，
这意见的一半我倒也同意。

一三〇

请回忆一下，或者（如果不可能）
　请想像：假如你少年洁身自好，
一个青春不再的贵妇急急于
　和你纠缠爱情，却被你泼冷了
她火热的兴头，她该如何盛怒！
　或者想一想：在这方面你读到
或听到的一切吧，然后再想见
这一位妙龄的绝色佳人的脸。

一三一

请设想——也许你们已经想到了，——
　波提乏太太①，淮德拉②，布比夫人③，
或者一切故事中所能揭示的
　良好范例吧；可惜作家和师尊
给你们揭示的事例不多，因此，
　青年人呵，你们的教益也不深；
但即使能想到这少数的范例，
你们也难想见古尔佩霞的怒气。

一三二

一个失去幼雏的雌老虎，母狮，
　或任何饶有趣味的吃人野兽——
这是现成的比喻来形容女人
　不能随心所欲时的气冲牛斗；
但我要的比喻虽不能弱于此，
　这些连我要说的一半都不够；

---

① 波提乏太太——《圣经》中人物，想勾引她丈夫所买来的奴仆约瑟未遂。事见《创世记》第三十九章。

② 淮德拉——希腊传说中人物，爱其夫前妻所生子未遂，怒而使其被杀，本人亦自杀。

③ 布比夫人——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菲尔丁所著《约瑟·安特路传》中的人物，企图勾引年轻的仆人未遂。

因为，那失去的幼雏，不论多少，
怎比得根本让她们生育不了？

一三三

爱子女本来是自然界的法则，
　母虎对虎雏，鸭子对小鸭都一样，
只有在幼雏受袭击时，才能见到
　母爪最为锐利，铁喙磨得最光；
在婴儿室里，我们会看到妈妈
　多爱自己孩子的哭笑和叫嚷！
对后果若还是那么其乐融融，
这表示对那起因兴致就更浓。

一三四

如果我说古尔佩霞的眼睛冒火，
　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她的双目
一向怒火闪闪；若说她的面颊红得
　颜色最深，又怕对染工有些凌辱；
总之，她的欲念从没有受过委屈，
　这一回发的脾气当然不比凡俗；
即使你见过受挫的女人的怒火
（天哪，够受的！）那也比这还差得多。

一三五

她的怒火只是一瞬，这倒也好，
　不然再过一瞬就把她也毁灭；
旺盛的脾火真不凡，只一刹那
　已经足够给人以地狱的一瞥，
看来惊心动魄，但说来却壮丽，
　好像大海冲击孤山那么猛烈，
那热情的狂澜掠过她的外貌，
使她变为具体的美观的风暴。

一三六

若把一般人的愤怒和她相比，
　那等于拿普通的风暴来比台风；
不过，她倒不想伸手到天空捞月，
　像温和的霍茨波[1]那样要发疯。
她的愤怒的格调比较低，也许
　这毛病是在于她的性别和年龄，
像李尔王[2]，她气得只想“杀，杀，杀，”

---

① 霍茨波——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上篇中人物，他说：“我觉得从脸色苍白的月亮上摘下光明的荣誉……不算是一件难事。”（见第一幕第三场。）

② 李尔王——莎士比亚所著同名剧的主人公，他在该剧第四幕第六场中曾说如果他能抓住他的几个忘恩负义的女婿，他一定要“杀，杀，杀，杀，杀，杀！”

然后这血的渴望就化为泪滴下。

一三七

愤怒像风暴卷来，又像风暴偃息，
　她默默无言——实则也无话可说，
啊，她终于感到了女人的羞耻，
　这感觉在她本来一向很薄弱，
现在却迅速涌来，像堤堰突然
　有了裂隙，大水冲进她的心窝；
是的，她感到丢了面子，——但羞辱
有时对于高官显贵倒有好处。

一三八

这教他们明白，自己也是血肉，
　并且暗示到，别人固然是泥土
塑成的，那可并不都是污泥浆；
　贵甕和瓦壶本是脆弱的手足，
不管好坏，总是一个窑的陶器，
　虽说并不全出于同一个父母。
这教导了他们——天知道教导了什么！
反正颇是中肯，帮助很多

一三九

她第一个思想是砍唐璜的头，

　第二个思想是和他一刀两断，

第三个思想是把他送回老家，

　第四个思想：叫他悔过和道歉，

第五个思想：叫侍女准备就寝，

　第六个思想：自杀；第七个，用皮鞭

抽巴巴一顿，——但她最出色的办法

是重新坐下来，当然还要哭一下。

一四〇

她原想刺杀自己，但不妙的是

　她有一柄短剑太容易拿到手，

而东方的紧身衣棉絮又不多，

　用匕首狠狠一刺就容易刺透；

她又想杀唐璜——这可怜的少年！

　杀他并不冤，谁叫他这么孱头；

但杀他的头不一定十拿九稳

就能达到她的目的——要他的心。

一四一

唐璜是真急了：他已经豁出去
　或受桩刑，或被剁成肉泥喂狗，
或者细细折磨得他痛死也行，
　不然也可往大海或狮笼里投；
因此他英勇地站在那儿等死，
　决不苟且——除非碰上他的兴头。
这倒真是丈夫气概！但一遇到
女人的眼泪，就不免瓦解冰消。

一四二

好像艾克斯①的勇气从手掌溜走，
　不知如何，唐璜的浩气都消失了；
起初奇怪自己为什么要拒绝她，
　继而又想，不知能不能言归于好；
接着便责骂自己野蛮的德性，
　好像苦修僧也时而自怨修道，
或太太后悔结婚时所订的誓约，
(至于这，双方终于都撕毁一些。)

---

① 艾克斯——十八世纪英国剧作家谢立丹所作剧本《情敌》中人物，他在该剧第五幕第三场中说："我的勇气在消失……我感到它正在从我的手掌溜走！"

一四三

因此，他就呐呐地说些抱歉的话，

　但在这类事情上，光说话可不成；

即便你能搬来缪斯所唱的一切，

　甚至风流公子的最风流的谈锋，

或被卡色瑞糟蹋过的全部辞藻。

　呵，正当那嫣然一笑刚刚要促成

他的和解时，还没等到下一步，

老巴巴却已匆匆跑进了房屋。

一四四

"太阳的新娘呵，月亮的姊妹，"

　（他是这样说的）"哦，世上的女王！

你一笑能使宇宙星辰都欢舞，

　你一皱眉连日月也黯然无光；

你的奴隶给你带来一个信息，

　但愿你垂顾，而不怪它太莽撞——

我像一丝光线，奉太阳的命令，

前来通禀太阳御驾就要光临。"

一四五

古尔佩霞叫道："天哪，可是真的？

　我原望他明晨以前不会光临。

叫我的宫女快排开一字银河。

　去吧，老扫帚星！叫群星要小心，——

基督徒呵，你要尽力扮好宫女，

　既然你叫我不要记你的旧恨——"

正说之间，只闻一片人声嘈杂，

又有一声高喊："快迎苏丹王驾！"

一四六

头前是她那一列端庄的宫女，

　接着是陛下的宦官，有黑有白，

随行人员的行列长达一里远；

　帝王很懂得礼貌，他每次前来

都早早派人通知，特别在夜晚

　是如此，以便于容人妥善安排；

因为她是皇上最近纳的一宫，

当然在四名王妃里她最受宠。

一四七

苏丹陛下的仪表十分庄严，

　披肩遮住鼻子，胡须长到眼下；

他夺出监狱的门就登上王位，

　是他被绞死的哥哥提拔了他；

在君主之中，他的德行不逊于

　在康特密尔①或诺尔斯②的笔下

所记载的那些，其中除苏来曼外③

其余的帝王都不算怎样光彩。

一四八

他到清真寺里去作他的祷告，

　气派之大很超乎“东方的审慎”④；

① 康特密尔——著有《奥托曼帝国兴衰记》(英译本，1734年)。

② 诺尔斯——著有《土耳其民族通史》(1621年)。

③ 也许值得一提：培根在《论帝国》一文中表示苏来曼是其世系的最后一员，我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他的话如下：“穆斯塔法的死对苏来曼家族是致命的；因为土耳其的继位者被疑为非出于苏来曼而出于别的血统，因此赛里姆二世被认为是僭位者。”但培根的历史论证常常是不准确的。仅从他的《格言集》我就能举出半打例子。——拜伦原注。(赛里姆二世——1524—1574是苏来曼的另一儿子，由于穆斯塔法被杀，故在苏来曼死后由他继位。——译者)

④ 东方的审慎——据第一个拜伦全集(1833年)的编者汤玛斯·摩亚说，此语出自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他把国家大事交给宰相去管，
　连皇室的好奇心也不见一分；
我不清楚他有没有家务麻烦，
　倒没有诉讼揭示闺房的怨恨；
四位王妃和一千宫女被治理得
像一个基督教皇后那样平和。

一四九

如果偶尔有失于防范的差错，
　罪人和罪状都不会有人知道，
没有一张嘴会把那故事传开——
　自有大海和麻袋把一切注销。
谁还能到海底去探寻那秘密？
　所以，公众和本诗都无法知晓；
没有丑闻给报刊去伤风败俗，
风俗改善了，鱼也不见得恶浊。

一五〇

他自己亲眼看到月亮是圆的，
　同样该肯定的是：大地是正方，
因为他曾经旅行五十哩之远，
　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圆的迹象；
他的帝国的版图也是无边的，

确实，这里或那里少不了动荡；
不是督军叛变，就是海盗骚扰，
不过他们从未达到他的皇城脚。

一五一

除非是以特使之名来，而特使
按照真正的国际法，一遇到战争
就派到了京都：这群坏蛋依法
当然不是在他们那卑污的手中
拿起一把刀来发泄满腔的邪火，
而是把一篇谎言写得周周正正，
美其名曰公函，安全地交给对方，
连一根染黑的髭须都烧不伤。

一五二

他有五十个女儿和四打儿子，
只要长到成年就都收藏起来，
女的藏在宫里，像尼姑般过活，
直等到有了督军要驻节国外，
那她，要是轮到了她，就嫁出去，
甚至只六岁！——这虽然听来奇怪，
却是真的，因为督军作了女婿，
必然要给老丈人送一笔厚礼。

一五三

他把他的儿子都关在监狱里，

　以待成长得够资格套上绞索

或登上王位：这两者必居其一，

　但只有老天知道是哪种结果；

而在这期间，他们所受的教育

　是王子式的，因为无论哪一个

当了皇太子，人们仍然会看到：

他固然该加冕，却也早该挨绞。

一五四

苏丹陛下以帝王的礼节见过

　他的第四位夫人；而她满面笑容，

眉头更见舒展，泪眼早已擦干；

　本来，凡要过把戏的太太都相同：

她们必须装作加倍重视那婚约，

　好挽救那快倒闭的银行的信用。

丈夫若得到这样亲热的寒暄，

定是太太已使得他适于升天。

一五五

君王把他的大黑眼睛扫了扫，
　立刻看到了(他总是看得很细)
夹在宫女中间的化装的唐璜，
　他没有一点不悦，也毫不诧异，
只是带着庄重和超然之态说：
　(正当古尔佩霞心慌地喘口气，)
"我看你又买了个宫女；想不到
一个基督徒竟还算有些俊俏。"

一五六

这一赞不得了，使大家都瞧着
　新买的少女，使她脸红而抖颤；
她的女伴都感到自己是完了！
　噢，穆罕谟德的天灵！怎么苏丹
竟会如此赏识了一个邪教徒？
　而对她们，那圣口尚未发过一言！
大家在窃窃议论、拉扯和扭动，
但礼仪禁止她们噗哧笑出声。

一五七

土耳其人惯于把女人关起来，

　这办法很好；因为，唉，说来寒心；

在这不幸的南方，女人的贞操

　可不像北国那样冰冷而严谨，

那儿用不着担心早熟的罪恶，

　我们的道德比白雪更为纯净；

太阳每一年把北极的冰削减，

对于罪恶，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

一五八

因此，在东方，人们都非常严格；

　百年之好的婚姻就等于铁锁，

只不过，若是前者被偷偷撬开，

　便无法恢复旧格局，总有些涩，

好像是一桶红葡萄酒透了气；

　然而这是他们的多妻制之过。

为什么不把两个好人捏在一起

变为终身的道德怪物——夫和妻？

一五九

到此为止，让我们的故事稍停，
　并非为了缺乏素材。是时候了！
按照古代史诗的条例，我应该
　卷起帆篷，和这歌一起抛下锚。
让这第五章博得应有的喝采，
　下一章我要弄点庄严的格调。
既然荷马都免不了要打瞌睡，
请原谅我的缪斯也稍歇一会。

第六、七、八章序言

以下两章(即第七章和第八章)关于伊斯迈攻守战的细节是从一本法文书《新俄罗斯史》中摘录的。假托于唐璜的一些事件确实发生过,尤其是他拯救幼儿的一段情节,那是已故的黎世留公爵的事迹,他当时是俄军中一个年轻的志愿人员,以后成为敖德萨城的创建者和恩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远为人所景仰。

这些章里有几节涉及已故的伦敦德里侯爵[1],但那是在他死前的一些时候写成的。我本可舍弃这几节,假如那个人的寡头统治已与人俱亡。可是鉴于当前的事态,我认为无论从他死的情况或生平的情况看来,都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所有他曾尽毕生之力加以奴役的人们来自由发表意见。据说他在私生活中是一个可亲的人,不管是不是确系如此,但这和公众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哀悼他的死亡,那有的是时间,可以等爱尔兰不再悲叹他的诞生再说吧。我和千百万人一样,认为身为国务大臣的他,是在暴虐治国者之中心意最暴横而又智力最差的。确实,这是在诺尔曼人[2]之后,英国第一次被一个不

---

① 伦敦德里侯爵——即卡色瑞。他于1822年8月12日自杀。

② 诺尔曼人于1066年征服英国,他们讲的是法语。

能讲英语的大臣（至少是大臣）所凌辱，而国会居然允许人用玛拉普洛普太太① 的语言来对它发号施令。

关于他死的情况，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我只想说，假如一个像瓦丁吞② 或华生③ 那样可怜的激进派抹了脖子的话，他就会被埋在十字路口，用通常的木桩或木槌装点一下就完了④。然而，这个大臣是高贵的疯子——一个多情的自杀者，他只是割了"颈动脉"，（天保佑人们的学问！）于是不得了！又是排场，又是威斯敏斯特教堂⑤，还有报纸上呼号的一片哀辞，验尸官在死者血腥的尸体上所作的一篇颂德演说（这是安东尼的演说⑥，对这样的凯撒倒是旗鼓相当），以及那密谋对付一切诚实和正直行为的一伙卑鄙家伙所发的令人作呕的违心之论。就他的死而言，按照法律⑦ 他应被认为不是罪犯，就是疯子，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太应该是恭维的对象。就他的生平而言，那是全世界都清楚的，而且半个世界还将有许

---

① 玛拉普洛普太太——十八世纪英国剧作家谢立丹所作剧本《情敌》中的人物，说话时经常措词不当或张冠李戴。上文拜伦说卡色瑞不能讲英语，即指他说话如玛拉普洛普太太。

② 撒缪尔·瓦丁吞（1759—182？）——商人，激进派政治人物，反对对革命的法国开战。

③ 詹姆士·华生（1766？—1838）——激进派，1816年曾鼓动群众去占领英格兰银行，后移居美国。

④ 过去英国习惯，自杀者如此埋葬。

⑤ 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一些显要人物葬在这里。

⑥ 古罗马大将安东尼在凯撒被刺死后，曾在尸前演说，称颂他的功绩。

⑦ 我是说根据这个国土的法律——依照人类的法律，判断要温和些。但既然执法者经常把"法律"挂在嘴边，那就让他们尽量享受一下吧。——拜伦原注。

多年继续感受其影响，除非他的死能对欧洲尚存的大臣们[①]成为"道德的教训"。他的死至少对各民族是一种安慰，因为看到了迫害他们的人是不快乐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对自己的行动有点正确的评价，恰同人类后来对他们的裁判一致。让我们别再提这个人吧；让爱尔兰把她的格拉坦[②]的尸灰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圣地移出去吧。那热爱人类的志士怎能安息在政界的维特[③]之旁!!!

至于本诗已发表的几章所引起的另一些非难，我只想引用伏尔泰[④]的两句话作答："廉耻逃出了心房，而跑到嘴边上来避难"……"道德越是败坏，就越是谈吐有方；人们想在语言上弥补其在德性上的缺陷。"

这确是恰当地描绘了当代英国社会的腐朽而伪善的一群人，并且是他们应得的唯一答复。那陈腐而滥用的头衔"渎神者"，以及"激进派"、"自由思想者"、"雅可宾派"、"改革派"等等称呼，是雇佣文人们每天对肯听信的人们当作通币敲得叮呰响的——一切被扣上这种衔头的人应该高兴，假如他们想到它起初是扣给谁的。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就是被指为

---

① 应将甘宁排除于这些人之外。甘宁是一个天才，几乎是全面的，他是演说家，才子，诗人，政治家；没有一个有才能的人能长期追随这位先辈甘宁勋爵所走的道路。如果能有人拯救国家，甘宁即其一，但他是否肯去作？我殷望如此。——拜伦原注。（乔治·甘宁——1770—1827，于1821年代卡色瑞任英国外交大臣。拜伦此处对他评价过高了。——译者）

② 亨利·格拉坦（1746—1820）——爱尔兰政治家，拜伦钦佩其为人。

③ 即歌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他是自杀的。

④ 伏尔泰——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作家。拜伦引他的两句话是法文原文。

“渎神者”而公开处死了，过去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将来还会有许多人如此，凡是胆敢起来反对那些极端渎侮上帝之名和人类理性的昭彰罪行的，谁又能免呢。然而迫害并不是反驳，甚至也不是胜利；那被称为“可鄙的异教徒”[1]在牢狱里可能比他高傲的指控者更快乐些。我和他的信念并无共同之处，——那也许对，也许错，——但他是为它而受苦，为良心而受苦这件事本身将为自然神教招募更多的信徒，远胜于异端的[2]教长为基督教、自杀的大臣为暴政、或年金过丰的杀人犯为邪恶的同盟[3]（它竟自称为“神圣”以凌辱世界！）所能招募的。我无意践踏死者或不光彩的人；但我认为，那些自愿依附于此辈人的阶级而为之效劳的人们假如能压低一下他们违心之论的高调，也许并不是坏事；而这种高调正是这个自私的掠夺者时代、这个尔虞我诈和口是心非的时代的大弊……就先说到这里吧。

---

[1] 可鄙的异教徒——指理查德·卡莱尔（1790—1843），激进派，无神论者。他由于出版了潘恩等人的政论而给监禁了六年（1819—25）。

[2] 当山德维治勋爵说，他不懂正统和异端的区别时，华勃吞主教回答道：“大人，正统就是我的信仰；异端就是别人的信仰。”似乎近来一位教长发见了第三种信仰，它在上帝的选民中信誉并不太高，边沁称之为“英国教会主义”。——拜伦原注。

[3] 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欧洲的民主革命运动而在1815年组成了“神圣同盟”。

第 六 章

一

“人事的盛衰[1]有如潮汐，若遇见
　满潮之时，”底下不说您也知道；
我们都有过大有可为的时机，
　只是当局者迷，轻易就错过了，
而等你知觉时，它已一去不返。
　但无疑，凡事都以至善为目标，——
这由结果可以证明：正当事情
最不如意时，突然一切转了风。

二

女性的无常有如潮汐，若遇见
　满潮呀——天知道冲到什么地方！
有的航海家真是能干，竟能把
　这潮流的趋向测绘得丝毫不爽；

① 人事的盛衰——这段引文出自莎士比亚剧本《裘力斯·凯撒》第四幕第三场。

雅可布·比曼[1]的幻想无论怎样出奇，
　和她们那旋涡和曲折可比不上。
男人用脑子想想那，又想想这，
但女人的心——谁知道想着什么？

三

一个倔强的、急躁的、轻率的她，
　又年轻、美貌、大胆，宁可以牺牲
皇座、天下和宇宙，只要能使她
　被人爱得称心；若是天空的星星
挡住了路，那也得一挥手弹开，
　好教她自由得像海波遇上劲风——
这样的女人若不是魔鬼，谁还是？
但还有不少人甘愿作她的信士。

四

王位和天下等等，都往往由于
　通常的野心而易手；所以当爱情
把国家倾覆时，我们很易于忘记，
　或至少宽恕了那不智的锺情。
如果说，安东尼至今传为美谈，

[1] 雅可布·比曼——十七世纪德国宗教界人物，曾另立一教派，在英国也有不少信徒。

那可不是由于他的那些武功；
他为美人而败亡的阿克兴一役①
胜过凯撒所赢得的一切战绩。

五

他年已半百，还为四十岁的女皇
而殉情；唉，我倒希望他们才十五
和二十，那么财富和天下等等，
就不过是儿戏；记得我在那岁数
虽没有多少天下可失，但为了爱，
却倾尽我的一切——把一颗心献出。
年长了，我倾城以献；但多少城
也恢复不了我昔日纯洁的感情。

六

就算它是稚子的寸心，像寡妇的
一文钱②一样，只有留待后日去称；
但不管这类东西有没有分量吧，

① 阿克兴一役——阿克兴是古希腊西岸的海岬，公元前31年在此发生海战，安东尼为罗马另一执政屋太维所败。

② 寡妇的一文钱——《圣经》典故：大家献金时，一个穷寡妇捐了两个小钱，耶稣见了说：这寡妇所捐的比谁都多，因为她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捐出来了。事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凡爱过的人都承认，在人一生中
没有什么能比它。据说，上帝是爱，
但爱确是上帝，至少当大地的面容
没有被罪孽和眼泪弄摺皱以前——
史册会告诉你它枯萎了多少年。

七

我们把男主人公和第三个女角
留在了一种稀奇而为难的局面，
因为绅士们为了猎获那口禁脔——
有夫之妇，有时得冒切身的危险。
何况苏丹又极厌恶这一类罪过，
绝不能赞赏那位古罗马的名贤
凯图[1]，一位豪爽的坚忍派，
他向友人霍顿西斯租出了太太。

八

我知道古尔佩霞的行为很不对，
我承认这一点，我痛惜和谴责它，
但我也不愿花言巧语，尽管写诗

---

① 凯图（公元前95—46）——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曾把妻子让给霍顿西斯，霍死后又把她连同霍的大量财产接回来，为人所笑。事见普鲁塔《名人传》。

也得说出真情，不管您怎样责骂。
她理智不足，感情却强烈；她认为
　她丈夫的心(即使她有权占有它)
是不够的：因为他已经五十九岁，
而他的妻妾却足有一千五百位。

九

我比不上凯西奥①，“一个数学家”，
　不过仅凭书生之愚见，用了点
女人的精明核算一番，再加上
　皇上圣龄的那笔账，那么，显然，
苏丹娘娘是由于空虚而出了岔，
　因为，即使苏丹把他的心分摊，
给他亲爱的人(其实这只能专利！)
她也只能得到一千五百分之一。

一〇

据说，夫人们都是好讼成性的，
　动不动要为合法占有权起诉，
就连笃信天堂的人也毫不示弱，

① 凯西奥——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中人物。该剧另一人物伊阿古嘲笑他为只“懂得一些书本上的理论”的“一个算学大家”。见该剧第一幕第一场。

对于这种亏损反而加倍愤怒；
她们用状子和检举围攻我们，
从法庭多次的会审就可以看出，
她们怀疑每个算数的人都侵占
那依法只合她们享有的权限。

一一

既然基督教的乐土尚且如此，
异教之邦亦然，不过度量更小，
她们会采取高压的手段，摆出
连国王都称之为“堂正的仪表”
为妻权而争，要是她们的夫君
敢于忘恩负义，有违夫妇之道；
四个妻子有四重权利：醋海风波
不但泰晤士①有，底格里斯②也很多。

一二

古尔佩霞是第四位，而且，我说过，
也最受宠；但由四位分摊的宠幸
算了什么？无怪人都怕多妻制度，

① 泰晤士——英国河名。
② 底格里斯——土耳其河名。这里两河代表两国，意为这类事英国与土耳其都有。

它不但是一桩罪孽，而且真扫兴；
所以，智者娶一个良家妇女即足，
而不发明哲理再为重婚找佐证。
人人都怀有戒心，除了回教徒，
谁愿意把自己的婚床变为通铺？

一三

苏丹陛下，人类的至圣与至尊——
这本是按照君臣之礼，每个国君
应有的称号，直到遇上那一帮
倒霉的、饿不死的雅各宾党人，
呵，那些蛆虫，竟宴飨至高的王，——
苏丹陛下看到古尔佩霞那么俊，
他很希望得到一个情人的迎接，
(无论在哪一国，这总是最热烈。)

一四

不过，这里我们得清楚说一下：
拥抱呀，亲嘴呀，和种种甜言蜜语，
无论怎样像真的一样——无所谓，
都能来得像戴帽子一样容易，
或者不如说，像戴上一顶女帽，
以便给头或心增添一些媚力，

但只是装璜，而不是头的一部分，
正如她们的温存也非出于本心。

一五

轻微的赧红，温柔的颤抖，以及
　一种淑静的女性的喜悦，与其说
流露在眼里，不如说在眉目间，
　因为她力图把那最悦人的掩遮——
啊，在朴实的人看来，这一切才是
　爱情最好的表徵；爱神的宝座
本来最妙是在真挚女人的心里，
太热或太冷就损毁了爱的魅力。

一六

太热，若是装的，就比不装还坏；
　若是真的，那火焰绝不会持久；
除非少不更事，我想绝没有人
　甘愿把一切都押在情欲上头，
因为情欲是一种不稳的股票，
　碰上一个买主，就会大打折扣
从你那儿转了手；但另一方面，
太冷的女人也似乎相对寡欢。

一七

那就是说，我们会怪她没有风趣，
　因为凡是恋人，不论性急或性缓，
都愿意情投意合，不仅自己的心
　火热起来，也要看对方闪着情焰，
哪怕是对着圣·佛朗西斯[1]的情妇——
　寺院中的白雪(它也是亮闪闪)；
总之，对于恋人，荷拉斯那句名言
值得遵守："你走中庸之道最安全。"[2]

一八

这里"tu"[3]字不恰当，但随它去吧，
　它有助于音步，就是对我这拙著
而非指那古典的六音步诗而言；
　不过，这最后一行诗实在够粗俗，
既无格调，又无节奏，很明显地

---

① 圣·佛朗西斯（1182—1226）——意大利修道士，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立者，以苦行著。传说他用赤身滚入雪堆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肉欲，故拜伦戏称白雪为其情妇。

② "你走中庸之道最安全"——原文为拉丁文："Medio tu tutissimus ibis"，这句诗引自奥维德的《变形记》，而非荷拉斯的。但荷拉斯有过类似的话。

③ tu——意即"你"。

是硬塞到八行格诗里来凑数；
我知道诗典绝不会去推荐它，
但真理却会，要是你译得不差。

一九

我不知道迷人的古尔佩霞是否
假亲热得过了分——但她却很成功，
而成功，不管什么事，总是了不起，
对心灵或女人的其他装饰都相同。
男人的自爱更胜过女人的花招，
她们假，我们也假，大家都假，但爱情
并不稍减；唉，还不见有一种美德
（除了饥饿）能遏止传种这种罪恶！

二〇

我们让这对皇家夫妇去就寝吧，
床铺不比王座，他们尽可以安然
去作他们的好梦，快乐或者烦闷；
不过，好事若不称心，令人空喜欢，
那可就成了人生中最大的恨事。
最轻的痛苦是使我们哭哭就完；
只有日常一星一点的忧烦最可悲，
它能把心灵像一块石头给磨碎。

二一

一个脾气坏的太太，憋扭的儿子，
　该付的账单不付，倒惹起争吵，
或被打了折扣；一个顽劣的孩子，
　病狗，爱马才骑上就挫伤了脚，
一个狠心的老妇以更狠的遗嘱
　把你算准的一笔钱财给勾销，——
这些都是小小的琐事吧，不过
我还没见一个人不为这恼火。

二二

我是个哲人：让它通通见鬼去吧！
　什么账单，畜生，人——不，女人例外！
我要好好骂她们一通以消怒火，
　以后就让禁欲主义清除心怀，
不留任何邪念或痛苦的痕迹，
　于是我就全心向精神世界膜拜；
不过，什么心和精神，都哪儿来的？
我一概不知——也都见它的鬼去！

二三

这样都打入地狱，我感到很舒服。
　好像刚读完阿善那修士①的咒文，
哪个真信徒读它不拍手称快？
　不知谁还能对俯首听命的敌人
比那篇咒文斥骂得更淋漓尽致！
　它真是堂堂正正，简洁而中肯，
我们的祈祷书有了它生色不少，
好似雨后的晴空有了彩虹一道。

二四

古尔佩霞和夫君睡了，或至少
　有一个是如此——呵，沉重的午夜！
凡爱上单身汉的邪恶的妻子
　这时都怨忿满怀地难以安歇，
只恨黑夜太长，而那幽黑的窗槅
　却总望不到一丝晨光的闪耀。
她辗转反侧，睡了又醒，心惊肉颤，
生怕太合法的共枕人醒来发见！

① 阿善那修士(293?—373)——希腊教会神父。

二五

这就发生在天国的华盖之下，
　而且是在由四根竿子撑起的
丝绸的帐幔中，一切达官贵人
　都是和娇妻在这里双双栖息，
而那被单会被诗人比作白雪。
　唉！一个人嫁出去真是碰运气；
古尔佩霞贵为王后，可是仍然
也许像嫁到农家去那么悲惨。

二六

男扮女装的唐璜和众宫女
　排成长长的一列，对皇上一致
躬身为礼后，苏丹挥了挥手，
　她们便退下回归自己的寝室；
那是后宫中的一长列迴廊，
　宫妃都在那儿歇下她们的玉肢；
呵，成千颗心都为爱情而跳动，
像笼中的鸟儿渴盼飞往太空。

二七

我是爱女人的，有时候我真想
　把暴君[1]的这个愿望反转一下：
他愿意“全人类只有一个脖颈
　好使他挥一挥刀就可以全杀”，
我的雄心也很广，但不那么坏，
　也不那么狠（我当时年纪还不大）：
我希望全体女人只有一张嘴
只消我一下就能从南吻到北。

二八

哦，令人羡慕的布利流斯[2]！你多头
　又多手，要是你的其他一切部分
都照样增加多好！——但我的缪斯
　对于到南极旅行或嫁给巨人，
都鼓不起博大的胸襟去作歌，
　还是唱唱小人国她倒能胜任。
因此，我只好再把我们的主人公

① 暴君——指罗马皇帝加里果拉（12—41），以残暴著。由于人民在竞技场表示赞成与他对立的一派，他曾大叫：“如果全体罗马人民只有一个脖子就好了！”

② 布利流斯——希腊神话中巨人，生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

从几行前他的所在领进爱情的迷宫。

二九

看到手势一挥，唐璜就随同
　那一队窈窕的女儿轻步移去；
有时候，虽说这很有点危险，
　他还免不了向左右一群艳丽
瞟来瞟去，从胸脯直看到后背，
　（这种戏谑惹起的后果，在这里
可比在礼义之邦英国罚得严，
因为在英国，最重就是缴罚款。）

三〇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裙装。
　请看她们沿迴廊一屋屋走过，
真无比贞静，堪称为处女典范；
　两边把守有太监，最前面走着
一个掌管全队纲纪的妇人，
　若是没有她的准许，谁也不得
在这仪仗队中乱动或讲话；
她的官衔就叫"姑娘的妈妈"。

三一

我可不知道她是不是"妈妈"，
　或叫她妈妈的人是不是"姑娘"，
不知何故，后宫都如此称呼她，
　随它去吧：叫什么左右都一样，
康特密尔① 或德托② 会为我作证；
　她的职司是把一切不良倾向
从一千五百个少女身上灭除，
或隔绝起来：越轨的必受惩处。

三二

一个上好的闲差事，毫无疑问！
　但可省心的是：这里男人不多，
除了陛下；而他，加上她的辅助，
　再加上卫兵，宫墙，铁门闩和锁，
以及偶尔有一二小小的示范
　给投下的暗影，使这个美人窝
像意大利的尼庵那么冷幽幽，
一切热情，呜呼，只有一个出口。

---

① 康特密尔——历史家，著有《奥托曼帝国兴衰记》。

② 德托——著有《关于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回忆录》(1784)。

三三

什么出口？当然就是化为忠贞——

　您怎么对这还有疑问？让我们

继续讲下去。我说过，这一长列

　不同国籍的少女照一个好人

所安排的那样，庄重而迟缓地

　像百合花在溪水上冉冉行进，

或者像在湖上，因为溪水较急，

而她们的款步却娉婷而沉郁。

三四

可是她们一回房，就和放出的

　笼中鸟、疯子或顽童差不许多，

又像春天的潮水，或任何地方

　解除了婚约的女人（这种束缚

本来就没用），或像爱尔兰市集，

　监视的人一走开，她们就仿佛

和囹圄生活达成了停战协议——

又歌又舞，有说有笑，尽情嬉戏。

三五

自然，她们大都谈着新来的人，
　把一切都评到：头发，风韵，身段，
有人认为她的衣服不甚合体，
　或者奇怪她为什么不带耳环；
有的说，她的年纪已接近盛夏，
　有的不同意，认为还只在春天；
有人觉得她高大得有男人味，
又有人真愿意她就是个须眉。

三六

但总的说来，一切人都相信她
　就是她的装束所表现的那样，
一个非常可人的俊俏的少女，
　比得过最鲜艳的乔治亚姑娘；
她们奇怪古尔佩霞未免太傻，
　净买一些女奴美得可以分享
她的宝座，权势，和一切东西，
只要陛下一旦厌了他的发妻。

三七

但这群宫女们有一点最可怪：
　虽然新宫女美得够叫人气恼，
但在她被考查过第一遍以后，
　她们在这女伴身上竟没找到
像温柔的女性所惯常挑剔的
　那么多缺陷；因为基督徒也好，
异教徒也好，只要初见一面后，
总是"从没见过这么丑的丫头"。

三八

当然她们还未能免俗，也有着
　个人小小的嫉妬；可是这一回，
不知是不是有所谓心心交感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在作祟，
虽说她们不曾看出她的假扮，
　却一致对她感到温情的陶醉，
有如磁石的吸力，魔咒，或任何
您想打比的——我们别为这不和；

三九

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对这新伴侣
　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有点像
一见倾心的、绝对浪漫的情谊，
　非常之纯洁，使她们不禁想望
有这样一个妹妹，只有少数人
　愿意有个弟弟和她一模一样，
若和他在高加索的故乡生活，
可比伴着苏丹或巴夏好得多。

四〇

对这种浪漫情谊最有天才的
　该数罗拉、卡金卡、杜杜三个人，
总之，为了我少费笔墨来描述，
　这三个少女，据最可靠的传闻，
都是花容月貌，美得不可再美，
　只是在身材、肤色、年纪、丰润、
经纬和国度有别，但相同的是：
她们都很欣羡这一个新相识。

四一

罗拉像印度那么幽暗，那么热；
　卡金卡是乔治亚人，白里透红，
眼睛大而蓝，手和臂膀都可爱，
　双足精巧得不像为了走路用，
而是为了轻轻掠过；至于杜杜，
　她的体态最宜于拥在床被中，
她身材大，却娇弱而且懒洋洋，
但她那姿容美得真叫你发狂。



四二

杜杜像一个打瞌睡的维纳斯，
　不过，她又最能教你辗转不眠，
只要你见到她那典雅的前额，
　浮雕型的鼻梁和光灿的脸蛋；
她的身上全无棱角；确实，若使
　她再清减些，也不会有失丰满；
但你又很难断定她哪一部位
能够减损而不削弱她的妩媚。

四三

她不爱卖弄风情，却会悄悄地
　像五月的春光袭入你的心灵；
她的眼睛不太活，但只半阖着
　已足以教人一望而神魂不宁；
她看来好像（这个比喻很新奇）
　皮格梅良①的石雕刚被刻成形，
其中生命和大理石还在交搏，
虽然各部分已是缓缓地复活。

四四

罗拉问起新来的少女的名字，
　"璜娜。"——这名字还不错。卡金卡
又问她是从哪儿来的？"西班牙。"
　"西班牙在哪儿？""唉。别问这傻话！"
罗拉重重地说了卡金卡一句，
　"真羞人：这显得你们在乔治亚
什么都不懂！西班牙是个岛国，
紧靠着埃及，丹吉尔和摩洛哥。"

---

① 皮格梅良——希腊神话中人物，塞浦路斯国王，雕刻家，曾雕一美女像，对之发生爱情，乃祷告爱神给雕像以生命，成为他的妻子。

四五

杜杜一言不发，只挨瑛娜坐下，
　一面玩弄着她的发辫和面纱；
她注视了她一会儿，叹了口气，
　仿佛很可怜这个陌生的娇娃
何以到了这儿，一个亲朋也没有
　又被大家的注目弄得羞答答——
新客人到处离不开这一种接待，
那评头论足是多么好心的关怀！

四六

但这时，姑娘的妈妈来喊大家：
　“姑娘们！到了安寝的时刻了！”
接着，她对新来的客人瑛娜说：
　“亲爱的，你来得有点出乎意料，
我不知道该把你安排在哪儿；
　你看每个床都有了人，我只好
让你挤在我的床上。明天早上，
我们会把一切给你安排妥当。”

四七

这时罗拉插嘴道："妈妈，你知道

　你本来睡不安宁，我不忍看到

你再被别人打扰，还是把璜娜

　交给我好。我们两人都算苗条

还不及你的一半呢；别说不吧，

　我会把你的新人照顾得周到。"

但这时，卡金卡赶紧插了一嘴，

说她也有同情心和一个铺位。

四八

"而且，"她说，"我最恨一个人睡觉。"

　妈妈皱起眉头问："为什么这样？"

"我怕鬼，"卡金卡说，"真的，我看见

　有一个鬼怪在每根床柱子上，

接着作恶梦：尽是拜火教徒呵，

　基督徒呵，吸血鬼和妖魔一大帮。"

妈妈说，"把她交给你和你的梦，

我担心璜娜的梦就难做得成。

四九

“罗拉呵，你还是得一个人去睡，
　别管理由是什么。你也是一样，
卡金卡，等以后再说吧。我要把
　瓒娜和杜杜放在一张床铺上，
因为她安静，不惹人，又怕羞，
　不会通宵说个不完，老是动荡。
你说怎么样，孩子？”杜杜不哼声，
她的才能原是沉默的那一种。

五〇

她站起身，吻一下妈妈的脑门，
　又把罗拉和卡金卡两边的脸
都吻过了，于是翩然鞠了一躬，
　（土耳其和希腊人不讲究请安，）
便领着瓒娜的手，得意洋洋地
　把她们的住处向她介绍一番；
别人都噘了嘴，虽然闭口不言，
却一致怪妈妈对杜杜太偏袒。

五一

那是一所宽大的宫室（土耳其语
　叫作“奥达”），沿墙摆着一排床铺
和梳妆台，——我本可描写得细些，
　因为土耳其的后宫我曾目睹；
但是算了吧，没有什么特别的，
　总之是装饰华贵的一大间屋；
有女人所需的一切，除了一两件，
但那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五二

我说过，杜杜是个妩媚的姑娘，
　不算太艳丽，却非常讨人喜欢，
她的姿容独具一种端正的美，
　若是入画，和那种不平整的脸
可不相同：对那种脸，画家只消
　凭大笔挥几挥，立刻情致毕现，
不管笔锋对错，是否教人称心，
但看来却洒脱醒目，也很传神。

五三

但她却像怡人而和煦的风景，
　这儿一切是安谧、和谐与平静，
明媚似含蕾初放，却乐而不淫，
　即使还不算至乐，但已最接近，
远胜过被有些人尊为“崇高”的
　那种激烈的热情！天哪，但愿他们
自己试试狂暴女人搅起的风波，
我看恋人比水手的处境惨得多。

五四

她与其说忧郁，不如说爱沉思，
　而庄重又比沉思的味道更浓些，
也许态度的恬静又压过那一切；
　至少到目前为止，她思想纯洁，
毫无瑕疵；她虽然够俊，又正值
　十七岁的敏感之年，却不自觉
她是高还是矮，是黑还是白，
对自己一点不琢磨，这倒真奇怪。

五五

因此，她温柔而善良，善良得像
　黄金时代(那时代何曾有黄金，
虽然它倒是冒充了黄金之名；
　这是个最恰当的例子来说明
那一句古谚：谓其有者实则无，
　谓其无者实则有。而这种行径
颇风行于我们这金属的世纪——
这金属易腐，但鬼也难以分析；

五六

我想可能是高林斯的黄铜①，
　其中各种金属具备，而渣滓
浮在最上面)。善良的读者呵，
　请越过这括弧中太长的表白，
我不知如何总无法收住；而且，
　还认为您也有同病，不致见怪！
请对我和我的毛病加以包涵，
如果您不肯，——算了，我啸傲依然。

① 高林斯的黄铜——在古代欧洲很出名，是金、银、铜的混合物。高林斯是希腊南部的城市，当时盛产此物。

五七

我们该回到故事的叙述上来，
　那就开始吧。杜杜带着一片至诚
几乎是夸耀地，向唐璜，或璜娜，
　一处又一处显示着女人的迷宫，
每一站都解说一番，但奇怪的是：
　不过寥寥数语她已把事情说明。
我倒有一个比喻，当然很不对：
沉默的女人好像是无声的雷。

五八

接着她又向她（我说“她”，因为
　他还是阴阳两性，至少那外表
是我可以引为佐证的一条，）
　把东方的习俗大致作了介绍，
并提到它严明而贞洁的法规，
　因为后宫的人数既日益入超，
那么，对于超额的少女就该有
在德操方面更为严格的要求。

五九

然后她给璜娜一个无邪的吻；
　杜杜是喜欢亲吻的，——我敢说
没有人会指责这有什么不该，
　亲吻很愉快，只要它光明磊落；
女人互吻，这顶多意味着她们
　还没有更甜或更新鲜的事作。
“亲吻”和“福份”协韵，事实也这样，
但愿它不致引起不幸的勾当。

六〇

接着，她完全无邪地卸下了
　全身的装束，这倒不费什么事，
因为她是自然之子，并不浓装，
　即使偶尔她端详自己的服饰，
那就像小鹿徜徉在湖水之畔，
　不意看见了自己怯生的影子，
始而惊跳开，随即又回来偷看，
对这水中的新生命异常欣羡。

六一

她卸下了一件又一件的装饰，
　放在一边；但在这以前，她提出
要替璜娜解衣，而后者却出于
　过分的谦虚谢绝了她的帮助；
这倒没什么，——她多半也会如此；
　不过这辞谢使璜娜吃了点苦；
那些该死的别针把手指都刺破，
它们显然是为了我们的罪过

六二

而发明的，把女人变得像刺猬，
　轻易碰不得。但更糟的是：万一
唉，你和我一样，被命运注定了
　在少年时就充作小姐的侍役，
为了打扮她去参加化装舞会，
　我以稚子之心尽过最大的努力；
别针倒是插了不少，但总不能
把每一个别针都插在要冲。

六三

对于智者，这一切当然很愚蠢，

　而我对“智慧”则是万分地倾慕，

我的天性爱对大多事物都发挥

　一通哲理，从暴君以至于一棵树，

但独身的少女“智慧”还是逃避我。

　我们是什么？从何而来？最后归宿

又是什么？何谓“现在”？这些难题

虽无法解决，却总是浮在心里。

六四

后宫的夜晚，一片深沉的寂静。

　稀疏的灯相距很远，而且幽暗。

那一群莺燕都已歇下了玉肢，

　她们轻盈的梦正萦绕在床前。

如果有幽灵的话，在这种时际，

　它们该换到这儿来妙舞联翩，

只要它们具有较高尚的趣味，

何必总是作荒郊野墟的恶鬼！

六五

到处横陈着美人，像是在一座
　奇异的花园：朵朵含苞待放的花
争奇斗艳，色彩、品种和产地各异，
　更加巧工和暖房培育，不惜高价。
有一个，她棕色的发辫轻轻结起，
　白净的额像枝头的果实垂下，
她在睡眠中发着柔和的呼吸，
唇儿半张，恰好露出一排珠玉。

六六

另一个，红润的面颊枕着玉臂，
　乌黑的发卷蓬松地堆在额前，
她睡得温馨而舒适，还从梦中
　透出笑意，好似月光漏出云间；
她在雪白的被中只微微一动，
　就有更多的魅力向黑夜涌现，
那妩媚抓住昏迷的午夜时光，
羞答答地争取更多的光亮。

六七

这比喻可不是吹牛，虽然有点像。

　那是黑夜，但我说过，也有灯照明。

第三个面色苍白，眉目间呈现着

　凄苦的睡容。那胸脯的起伏表明

她的梦正飞向她深深渴望的

　遥远的乡土；缓缓地，从她那眼睛

乌黑的边缘溢出几颗泪珠，

好似柏树的黑枝上凝着夜露。

六八

第四个像静止的大理石塑像，

　沉睡得凝然不动，也闻不见呼吸，

洁白，冰冷，有如阿尔卑斯峭壁上

　冰堆玉琢的塔，或冻结的小溪，

或者像罗得的妻子①化为盐，或者，

　像什么都行；——我写了这一堆比喻，

就为的请您选择；也许您高兴

把她比作石碑上刻出的女性。

---

① 罗得的妻子——《圣经》故事：罗得受天使劝告，逃出即将毁灭的城，但他的妻子回头看了一下，立刻变成一根盐柱。事见《创世记》第十九章。

六九

哦，还有第五位，她又是什么样？
　有了“一定的年龄”，这就毫无疑义
是美人迟暮，至于芳龄有多少，
　凡超过二十的我都不再去理；
她睡在那儿，看来不怎样悦目，
　因为她已快到那可悲的时期；
那时无论男女都被置之高阁，
只剩了盘算自己和自己的罪过。

七〇

可是在这一夜，杜杜睡得如何？
　经过周密的调查，我毫无发见，
所以也不想在这儿闭门造车；
　不过，就当灯光缩得又蓝又暗，
子夜的值更刚刚结束，而到处
　暗影飘忽，或者，至少是在情愿
有鬼的人看来，简直鬼影憧憧——
那时忽闻杜杜猛然一声叫嚷；

七一

她的叫声大得把整个“奥达”
　都惊了起来，大家乱作一团，
妈妈和姑娘，以及既非妈妈
　也非姑娘的人，都像海潮般
一波推一波，涌进了整个大厅，
　抖抖索索，不知出了什么灾难；
因为她们也和我一样不明白：
是什么把安详的杜杜惊起来。

七二

但她是醒了，大家奔向她床头，
　人流中只见裙带飘舞，长发飞扬，
急切的眼神，碎小急促的脚步，
　洁白的脚踝，赤裸的胸脯和臂膀，
都向她奔去，好似北极的流星
　那样光灿耀目；她们问短问长，
因为她看来惊慌失措而又激动，
两眼睁得大大的，脸色也飞红。

七三

但奇怪的是——这倒充分证明了
　高卧毕竟福气——璜娜却睡得熟，
像任何由神圣的婚姻认可的
　丈夫睡在妻子身边那样打呼。
直到她被摇醒前，这一切喧哗
　(至少据人说)都未能把他唤出
那酣睡的仙境。以后她睁开眼睛
连连打呵欠，并且相当表示吃惊。

七四

于是开始了一场严格的调查，
　不过由于七嘴八舌连珠而发，
揣测、好奇、刨根问底兜头而来，
　恐怕无论是聪明人或是傻瓜
都很难原原本本把事情讲明。
　杜杜倒不是个笨丫头，然而她
却不像勃鲁托斯①那样会演说，
所以一时也说不清出了什么错。

① 勃鲁托斯(公元前85?—42)——罗马政治人物，参与刺杀凯撒事件。相传善于演说。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一剧里写到他。

七五

最后她说了：就是在她熟睡时，
　她作个梦，梦见自己走进树林，
"一个幽暗的树林"①，就像是但丁
　正当他达到令人向善的年龄
所走进的，——那是生命的中途站，
　一到那儿，贞妇就不必太担心
恋人会变卤莽；——她看见树林中
悬满了果子，树木高大而葱茏；

七六

在那枝头上长着一个金苹果，
　呵，一个极大的苹果，但那位置
太远又太高；她对它看了几眼，
　一心想尝尝，于是就拿起石子
或任何能捡到的东西去掷它，
　但它却可恶地紧紧抱住树枝
不肯落下，可又不断地摇摆，
叫人看得心焦，却高得无法采。

---

① 一个幽暗的树林——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的开头写道："在生命的中途我在一个幽暗的树林里认识了我自己的为人……"

七七

但突然，在她最没料到的时候，
　苹果自己落下来了，正好落在
她的脚前。她立刻俯身拾起，
　想一口咬到果核，吃个痛快；
可是，手拿着这梦中的金苹果，
　正当她要把年轻的嘴唇张开，
一只蜜蜂飞出来，刺得她心痛，
因此——她就惊醒大叫了一声。

七八

她讲述这个梦时有一些混乱
　和惊惶，当然这是恶梦的结果，
而且又没有现成的人来帮她
　把太虚幻境的玄奥加以解说。
我就曾听到一些离奇古怪的梦
　仿佛真是对人间事有所预测，
或恰好构成一个"奇异的巧合"，
就像如今对这类事所给的解说。

七九

少女们原以为出了什么大祸，
　怀着恐惧跑来，原来竟无所谓！
她们失望之余，不由得对这种
　扰人睡眠的一场虚惊有些责备；
妈妈也有气，被逼出了暖被窝，
　却来恭听这一个梦，怎能不对
杜杜有怨言？杜杜只长叹一声
说她很抱歉，不该把大家惊动。

八〇

"我倒听过雄鸡和公牛的故事，
　至于这种苹果和蜜蜂的梦
也要把我们从床上叫唤起来，
　弄得整个'奥达'在这半夜三更
不得安宁，倒好像是月圆作怪！
　孩子呵，我想你一定是有了病，
明天我们把御医请来，看看他
对你这神经质的梦怎样说法。

八一

“还有，可怜璜娜这孩子来到深宫，
　第一夜就受到这么大的惊扰；
我本来认为，这孩子人地生疏，
　小小年纪别让她一个人睡觉，
因为你最安静，杜杜，所以就叫
　她和你一起好好地歇这一宵。
不过，现在我要把她交给罗拉，
虽然她的床没有你的那么大。”

八二

罗拉听到这提议，眼睛有了神，
　但可怜的杜杜却滴下了泪珠，
想是因为别人指责或那个梦；
　她恳求对她初犯的这个错误
予以宽容不究，而且无论如何，
　（这句话她是乞怜地轻轻说出）
别给璜娜换床位；只要她留住，
她对将来的梦一定加以约束。

八三

她保证她将来一个梦也不作，
　至少不会作得如此大惊小怪，
她承认她神经过敏，不识大体，
　连自己都不懂何以当时叫出来——
当然这痴心的幻觉会给人以
　嘲笑的话题——真使她感到悲哀；
她恳求她们走开，让她静一静，
再过几个钟头她就能平复神经。

八四

这时璜娜也好心地插了一嘴，
　她说她留在原处确实好得很，
当四周人声鼎沸好似敲警钟，
　她还睡得很香，这就足以证明。
她丝毫也不想离开她的女伴，
　和她分居实在也举不出原因；
除了做过一个梦不很得人心，
她倒也没有其他的劣迹可寻。

八五

当璜娜这样说时，杜杜转个身
　就把她的脸埋进璜娜的怀中，
只露出了半个脖颈，而那颜色
　比得上含苞初放的玫瑰花蜂。
我不清楚她为什么羞红了脸，
　为什么她们同榻就如此高兴；
唯一可告的是：我说的是事实，
就像近来所谓真事一样确实。

八六

所以，让我们对他们道声晚安吧——
　不，该说早安，因为公鸡已经啼唤；
亚细亚的山峰正笼罩着晨晖，
　长长的骆驼商队已依稀望见
寺院顶上的新月，而且脚踏朝露
　缓缓地在每一座高山脚下蜿蜒；
这是亚细亚边缘的一片山地，
有库尔德人在卡夫山下聚居。

八七

天刚透亮，或还在铅灰色的时候，
　古尔佩霞就从辗转不眠中起来，
苍白得像被钉的基督，开始把
　斗篷、珠宝和面纱给自己穿戴；
在神话中，那被荆棘刺伤的夜莺
　无论怎样鸣啭它伤痛的情怀，
也远较这种人快乐：不智的热情
给他们内心充满了应有的苦痛。

八八

这就是这篇作品的寓意所在，
　假如读者肯去看它真正的旨趣，
但他们虽看到，也仍旧要疑心，
　因为可敬的读者有一种绝技：
能对光天化日闭上他们的眼睛，
　而可敬的作家也爱互相攻击；
这也难怪：因为作家多如牛毛，
已无法对彼此都一一奉承了。

八九

苏丹娘娘起身走下华丽的床
　（它软得胜过那西巴利人①的卧榻，
想他曾经多情得放声大哭，
　只因床上揉皱了一瓣玫瑰花），
爱情与骄傲的冲突使她憔悴了，
　但她仍旧美得无需打扮一下；
她正为她的失算而大为激动，
甚至连照照镜子都没有心情。

九〇

同时起身的，或大约稍迟一点，
　是她伟大的夫君，崇高的主宰；
他拥有三十多个王国的版图，
　和一个把他厌恶之至的太太；
在那个国度，这倒算不了什么，
　至少对那些财源进项很不坏
而能贮满妻妾的人是这样，——
禁止重婚的地方自然比不上。

---

① 西巴利人——西巴利是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所建立的城市，以奢侈逸乐著名，西巴利人因亦成为图舒适享乐的人的别称。

九一

他并不太在乎这类事情；其实，
　他对于什么也没有多加盘算；
生为男人，他喜欢有个把情妇，
　好像有人喜欢手执一柄团扇，
所以他储备了不少高加索美女，
　专为国务会议后给自己消遣；
不过近来有一股不寻常的热情
或责任感，使他对妻子很倾心。

九二

现在他起来了，按照东方的习俗，
　正式净过身，作过祷告，并履行了
其他敬神仪式的演习，这以后
　他喝了至少六杯咖啡便去上朝，
听取了关于俄国人的军事胜利——
　这在晚近的一朝是日见其多了，
因此，喀萨琳①女皇至今被荣誉
尊为最伟大的大帝和——娼妓。

① 喀萨琳——即女皇叶卡捷琳娜。

九三

哦，你堂堂正出的亚历山大陛下，
　她的皇子之子！别为那最后一言
感到难堪吧，假如你听到它的话——
　现在诗歌居然传至彼得堡之远，
因此推动了喃喃的“自由”之波
　纡迴辗转，终至汇为可怕的呐喊，
并与波罗的海的咆哮合一；——所以，
就算你爸爸生的你，那也没关系。

九四

说人是私生子，或说他的母亲
　和那憎恶人类的泰门①恰恰对立，
那是一种侮辱，是人身的诽谤，
　或只要能押上韵的，什么都可以；
但名人的祖先只供历史的装点，
　要是一个女人的失足竟会污及
所有的后代，那我倒愿意知道：
最高贵的门第能拿什么夸耀？

① 泰门——古雅典的恨世者。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写的即是此人。

九五

假如喀萨琳和苏丹真正明白
　自己的利益所在，（但帝王往往
不懂这一点，除非是栽了跟斗，）
　解决他们的纠纷其实很便当，
若是他们同意，原无需靠什么
　亲王或特命全权大使的帮忙，
只消她撤去侍卫，他取缔后宫，
至于其他产业，那可以合併相共。

九六

但事与愿违，陛下每天得主持
　国务会议，费尽了心血来研究
如何对付那好动刀兵的女人，
　那个悍妇，和不可一世的皇后！
也不知国家的栋梁和重臣们
　伤透了多少脑筋！因为有时候
国家的重任压着他们的脊背
确实太重：不知怎样再征新税！

九七

古尔佩霞在她的皇上移驾后
　就回到自己的绣楼，那是一个
便于谈情或吃早点的好地方，
　清幽、舒适而僻静，有各种陈设
把它布置成一个华丽的香巢，
　屋顶宝石闪闪，各种样的花朵
被禁闭在成列的细瓷花瓶内，
这就是一个囚人所俘获的安慰。

九八

在这奢靡的一角，斑岩、珍珠母、
　和大理石斑斓争辉，光彩夺目，
窗外树丛中不乏歌鸟的鸣啭，
　日光透过彩玻璃射进这深屋
有色彩万千之妙；——但文字描写
　总把真正的印象弄得体无完肤；
我们别细讲吧，只消勾出轮廓，
富于幻想的读者自会想到其他。

九九

这时她召见了巴巴，吩咐他要
　把唐璜掌管住，而且她要知道
在女奴们就寝后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他在谁的床上睡了觉？
是不是他的化装已妥加防范？
　是否一切已照她的意旨办到？
而顶要紧的，她要知道他怎样
过的这一夜，又是在什么地方。

一〇〇

对这一联串好问而不好答的
　严厉的问题，巴巴有一点慌乱，
他回禀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切已遵照娘娘的意旨去办；
但糟糕的是：他说话吞吞吐吐，
　反而显示他有什么隐而不言；
他尽在搔耳朵——那智谋的宝库，
凡是受窘的人都必向它求助。

一〇一

古尔佩霞可不是耐心的榜样，
　无论听话或行事都等待不了；
在一切会谈中她爱直截了当，
　所以当巴巴像是骏马跌了跤
那样答话时，她更连珠炮地问，
　直弄得他的言辞更迈不开脚。
她开始涨红了脸，目光亮闪闪
高高前额的青筋又鼓又发暗。

一〇二

当巴巴看到这征象时，他知道
　这对他不是好兆头，赶紧请求她
暂且息怒，并容许他把话说完——
　说固然要说，这种事可不是他
能够防止的；于是他终于提到
　如前所述，唐璜是和杜杜同榻；
但这绝不是他的错，他赌誓说，
凭«可兰经»，或凭那神圣的骆驼。

一〇三

那都是“奥达”的女总管决定的，
　因为宫女们一旦回到了后宫，
她就负起了一切管教之责，
　而巴巴的职守到门口就告终，——
何况那时他也不便横加干涉，
　因为那就会引得人疑心重重，
本来这个秘密包得丝纹不透，
那样一来，岂不要把真情走漏？

一〇四

他希望，他的确认为，他能肯定，
　唐璜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也是，他的行为很纯洁，
　因为只要他举止不端或失慎，
不但会住不下去，而且会使他
　被人识破，立即装麻袋往海里沉。
这就是巴巴所禀的一切，只除了
杜杜的梦，因为那可不好玩笑。

一〇五

关于那个梦，他极力避而不谈，
　只把话题扯开，也许会扯到现在；
因为作答可不简单，每一解释
　都使古尔佩霞的面颊更为苍白，
眉头也更紧皱，仿佛使她受到了
　突然的一击，耳鸣目眩得厉害；
心中的苦汁也迅速地涌到脸上，
像清早的百合花凝着露一样。

一〇六

虽然她不是动不动就昏厥的人，
　但巴巴却错以为她就要晕倒；
其实只是一阵痉挛，虽然短暂
　却难以描述。好在我们都知道
那种半死状态；有人事逢非常，
　恐怕还许亲自尝过那种味道。
就以这瞬息的痛苦，古尔佩霞
表现了难言之隐，——我更何从表达？

一〇七

她站定一会，仿佛求神的女巫
　站在三角坛上，那扭曲的面庞
充满了由苦难而得来的灵感，
　而每根心弦像狂奔的野马一样
把心都撕裂；过一会，那些野马
　好像迟缓下来，或不那么猖狂，
她就整个软瘫在她的座位里，
悸动的头直垂到颤抖的双膝。

一〇八

她的脸低得看不见，她的长发
　杨柳一般垂下，绺绺儿扫到
座椅下的云石地面，（或勿宁说
　是东方式的沙发，因为它铺了
枕垫，又软又矮，）而在她的胸中
　漆黑的"绝望"翻腾得像海涛
直打到岸沿，因为被沙石所阻，
它就不顾一切冲得粉身碎骨。

一〇九

她的头低垂，柔长的头发随着
　把脸儿遮住，比面纱遮得更好；
她软软落在长榻上的一只手
　玉洁、柔滑、又苍白得像石膏；
呵，但愿我是画家，能把诗人的
　琐琐碎碎的描述都一笔点到！
用彩涂多好！但这文字的色泽
也许能提供稍许暗示或轮廓。

一一〇

巴巴凭经验知道何时该动嘴，
　何时该住口；所以现在他只静候
这一阵激情刮过去；无论说不说，
　决不能和古尔佩霞的意志背拗；
终于她站了起来，依然不作一声，
　开始在屋中慢慢踱着，她的眉头
倒舒展了，但眼睛的怒火未平，
好像海风虽息，波涛还在汹涌。

一一一

她站定了，抬起头来想说什么，
　但欲说又罢；接着急走了几步，
又缓下来：显然是深心的热情
　主使她进退。有时候你能看出
每一步都有感情，好似沙拉斯特①
　所写的凯提林那样六神无主：
当人被各种情魔逼得不自在，
连步法都表现出它们在作怪。

一一二

她忽而停下，叫了声巴巴："奴才！
　把那两个奴隶带来！"语调虽低，
但巴巴却听得出它可碰不得；
　不过他还是抖抖索索，像是有意
表示不愿遵办似的，他恳求娘娘
　（虽然他很明白她那命令的含义，）
再明示所要的两个奴隶都是谁：
他怕出错，因为最近就错过一回。

① 沙拉斯特（公元前86—34）——罗马历史家，曾写当时政治人物凯提林（公元前108？—62）的传记，凯曾阴谋发动政变未遂。

一一三

“就是那乔治亚人和他的情妇，”
　娘娘说，随着又加一句：“把小船
在那秘密的小门旁准备好吧，
　其余的事你知道该怎样去办。”
尽管她的狠毒和自尊都不容，
　这话声却哽住；巴巴抓住这一点，
于是凭着穆罕谟德的每根胡子
恳求娘娘收回他刚听到的懿旨。

一一四

“本来听到就得遵办，”他说，“不过，
　苏丹娘娘呵，还请三思而后行，
奴才并不是不愿意遵命去作，
　哪怕赴汤蹈火也绝不敢后人，
但草率行事难免结果不佳，
　甚至很可能不利于娘娘本身，
我还不是指处死会把事泄露，
要是万一有人没把秘密保住；

一一五

"我是指娘娘的感情。即便一切
　能被大海淹没无踪，就像以前
也有不少颗为爱情迷醉的心
　都已深深埋进那死寂的深渊——
可是您爱这年少的新客人呀，
　若竟对他采用这粗暴的手段——
请原谅我语言放肆，但我保证：
即使杀他也治不了您的心病。"

一一六

"你懂得什么爱情感情的，蠢材！
　去吧！"她叫道，冒火的目光闪闪，
"照我说的去办！"巴巴一溜烟跑了，
　因为看风色，他若再加以规劝，
结果就会给自己当了刽子手；
　尽管他真心想把这尴尬局面
收拾得不让一个人受委屈，
他毕竟对自己的脖子最珍惜。

一一七

于是他去办理他的差事，一路上
　用精粹的土耳其话嘟嘟囔囔，
把天下各种女人都数落了一遍，
　特别是苏丹娘娘的反复无常，
又执拗，又骄傲，还总三心二意，
　想什么事不到两天就变了花样，
她们由败德而惹起的种种纠纷
使他天天庆幸自己是中性的人。

一一八

他叫了伙伴来帮助处理一切，
　并派人去召唤那一对来觐见，
叫他们要立刻好好修饰起来，
　连头发也要梳得一丝不许乱，
因为苏丹娘娘曾经最慈爱地
　垂问到他们；唐璜对这种垂念
有些失措，杜杜则感到奇怪，
但不管是否愿意，他们也得来。

一一九

在这儿，我想腾出笔来，由他们
　慢慢打扮去行谒见皇后之礼；
至于古尔佩霞是否肯于开恩，
　或是照那儿狠毒夫人的惯例
把这一对男女都打发回老家，——
　这本是她动一动毛发就可以
决定的事，但事关女人的任性，
我可不能预见她选哪条途径。

一二〇

我怀着最好的愿望撇开他们，
　虽说对他们的命运不无疑虑；
下面我要安排历史的另一场景，
　以便换一道菜奉献给这筵席。
但愿唐璜不致葬身在鱼腹中，
　即使他的处境似乎又险又离奇。
这一节题外话大概还算公正，
缪斯接着要稍稍提一下战争。

第 七 章

一

哦，爱情和荣誉！可望而不可即，
　为何尽在空际盘旋，而不见下来？
这北极的天空中没有一颗流星
　能比你们更缥缈，飞逝得更快！
被拴在寒冷的地面，我们郁郁地
　仰望你们给生之途程投以光彩；
只见你们光怪陆离，变幻无常，
以后就抛下我们在冰雪的路上。

二

正和它们一样，我这篇凑韵的诗
　也是变幻无定，说不出一个名堂，
好似踩着韵脚的北极光，掠过了
　一片冰雪的荒原。呵，在这个地方，
如有真知识会叫人自哀自叹，
　但若是对一切好笑呢，我希望

那不算什么罪过；因为我想探悉
一切究竟是什么，如若不是作戏？

三

人们攻击我——请想想：我！您目前
　这篇诗的作者！——不知怎的，说我
意图嘲弄人类的良知和德性，
　以及诸如此类的可怕的罪过；
而且用的语言非常粗暴，天哪！
　我真不知道他们还想干什么！
我所写的，都可见于但丁的诗歌，
不出所罗门①和塞万提斯的著作；

四

诸如斯威夫特②、马基亚维③、费内隆④、
　罗什弗科⑤、蒂洛生⑥、路德⑦、柏拉图、
卢梭⑧、韦斯雷⑨等等名哲和先贤，

---

① 所罗门——指《圣经》《旧约》中的《所罗门之歌》，是热烈倾吐爱情的恋歌。

②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政论家、文学家，著有《格列佛游记》，以讽刺著。

③ 马基亚维(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著书论治理国家之道，后世则偏重其政治权术方面的主张。

④ 费内隆(1651—1715)——法国教士，作家。

谁不是在宣告：人生贱如粪土。
事实如此，这怪不得他们，当然也
怪不了我；我倒不想自充凯图⑩
或戴奥金尼⑪：人都是活一阵，死掉，
至于哪个好，您也不比我更知道。

五

苏格拉底⑫说过：我们唯一的知识
是“知道我们无知”；这真是一种
可喜的学问！它把古今的圣贤，
连未来的也在内，都贬为冬烘。
牛顿⑬总该是学术界的泰斗吧，
虽然迭有发明，呜呼！竟也宣称：
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孩子
在真理的海洋之滨拣着石子。

---

⑤ 罗什弗科(1613—1680)——法国贵族，以警句著称。
⑥ 蒂洛生(1630—1694)——英国大主教，其讲道文曾在十七、八世纪风行。
⑦ 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领袖。
⑧ 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其理论对法国大革命有重大影响。
⑨ 韦斯雷(1703—1791)——英国宗教领袖，卫理公会的创立人。
⑩ 凯图(公元前234—149)——罗马监察官，曾拟用高税制止罗马人的奢侈。
⑪ 戴奥金尼——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据说曾白天打灯笼寻找好人，发泄其愤世嫉俗的情绪。
⑫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⑬ 牛顿(1642—1727)——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万有引力定律。

六

«传道书»①上说得好："一切皆虚空"，

　而今教士所传的也不过是这些，

甚至更身体力行，以示其贯彻

　基督之道。总之，迟早人会悟解；

既然圣徒、先贤、教士和诗人

　都已指明这是个虚空的世界，

难道唯有我，为了怕惹起纷争，

独不敢揭示人生是四大皆空？

七

诸君或诸犬呵！——我说犬其实是

　抬举了你们——狗比你们好得多；

不管你们是否能读到这篇诗，

　我要勾出你们的嘴脸的轮廓。

正如月亮不因豺狼对她嗥叫

　而止步，缪斯也不会在她的诗国

为你们而减色，——所以，尽请狂吠！

她仍要对你们的幽窟洒下光辉。

---

① «传道书»——«圣经»«旧约»中的一部分。引语在该书第一章第二节。

八

呵，“残酷的爱情[①]和诡谲的战争”，
　诗人怎么说的，我已不太记得，
但不管如何，它和事实倒相符；
　两者我都歌唱，但我先要攻破
一座坚守得轰轰烈烈的名城，
　俄军正从水陆两面朝它开火。
攻城是由苏瓦洛夫[②]元帅指挥，
他嗜好血，有如郡长爱吸骨髓。

九

那座名城是土耳其的伊斯迈，
　它位于多瑙河左支流的左岸
城中的建筑颇富于东方风味，
　但它还是以头等要塞而名传，
至少过去如此，以后也许被夷平——
　因为征服者常常是这么闹着玩；

---

① 残酷的爱情——句出英国十六世纪诗人斯宾塞所作的《仙后》引言第一章第九节，但原诗是：“残酷的战争和忠贞不渝的爱情将是我的歌的主旨。”

② 苏瓦洛夫（1729—1800）——俄国元帅，于1790年9月30日率军两万进攻伊斯迈。

它距离海洋有八十俄里之遥，
有三千呎的围墙把它环抱。

一〇

就在这城堡的围墙内，在左方，
　沿山坡建有一片中古的市邑，
它是最高点，可以俯瞰到全城，
　而根据一个希腊人的聪明设计
环绕它插有许多直立的木桩；
　所以如此设置，是为了有助于
敌人的炮火，同时对于守城者
却碍手碍脚，不易向敌人开火。

一一

这位再世的沃班①的天才如何，
　由这一设计也可以大致想到；
但护城河却挖得象海一样深，
　那城垛高得叫你不愿去上吊；
还有些地方设计得也很粗心：
　没有掩蔽的隧道，没有前卫堡
（请原谅我把工程的名词搬用），

① 沃班（1633--1707）——法王路易十四所用的军事工程专家。

哪怕向人指点一下“此路不通”。

一二

有一座由窄道沟通的棱形堡，
　墙壁象一般的头盖骨那么薄，
两座炮台：一座是隐蔽的，另一座
　筑在平台上，很象圣·乔治城堡；
它们虎视眈眈，守望着多瑙河岸。
　在城右边，还有二十二尊大炮
一字排开，看来好不杀气腾腾，
居高临下，对准着来犯的骑兵。

一三

但这座城沿河岸却没有防御，
　因为土耳其人怎样也不相信
俄国的船只会从水上来侵犯；
　而一旦他们看到敌人的海军
确实来了，那时已经措手不及。
　但多瑙河徒涉起来未免太深，
他们一面望着莫斯科的舰队，
一面只好高呼“真主！”求主保卫。

一四

俄国人正摩拳擦掌，准备进攻。

　哦，战争与光荣的女神！你叫我

怎样拼写那每个哥萨克的姓名？

　因为论起战功，谁不是名声赫赫？

唉，他们哪一点不使人追念不已！

　连阿喀琉斯的嗜杀都大为逊色，

怎比得这新兴的文明的民族！——

他们一切都好，只是名字太难读。

一五

但我还是要提提名，哪怕仅为了

　增加悦耳的声音：有死撞金诺夫，

斯丑康诺夫，麦克诺，塞基·洛沃，

　阿斯纽，兹其沙科夫，罗古诺夫，

朝肯诺夫，和什么十二音的名字，

　如果我去翻公报，我还可以举出

更多一些；但“名声”，那个荡女人，

不但会吹喇叭，也能辨识声音，

一六

她的故事无法把那一长串杂音
　（尽管在莫斯科是了不起的名姓）
排成韵律；但也有几个值得一书，
　有如对处女值得敲敲婚礼的钟；
而且那声音也柔和，宜于拉长调，
　可供大臣拖长时间的演说之用：
字尾总是“伊思什思金”，“奥斯思金”，
“奥斯基”等等，我们只须再加进

一七

罗沙穆斯基，舍马托夫，克里玛托夫，
　科克洛夫蒂，科克罗斯基，雷马托夫，
穆斯金·普斯金：这全是睥睨敌人、
　一剑就刺穿皮肉的雄赳赳的武夫，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穆罕谟德
　或大法官，只要你为他们的铜鼓
剥下皮来便罢，特别是当鼓皮涨价，
而又没有更便当的材料可用的话。

一八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其中有些精力充沛的小伙子，
十六个姓汤姆生，十九个姓史密斯。

一九

姓汤姆生的，一名杰克，一名彼尔，
　其余的都仿照那名诗人①，叫吉米，
我不知道他们有无徽章或顶盔，
　但有了诗人作教父，也足够神气。
有三个史密斯叫彼得，那其中
　有一个智勇双全，最精于剑击，
他后来在哈里法克斯乡下很出名，
虽然现在是跟着鞑靼人当兵。

① 那名诗人——指詹姆斯·汤姆孙(1700—1748)，苏格兰诗人，著有«四季»一诗。

二〇

其余的都叫杰克呵，威尔呵，彼尔呵，
　如果我再添一句：那年长的一位
杰克·史密斯出生在坎伯兰山中，
　他的父亲是个好铁匠，那我就对
这占有战报三行的一个名字作了
　尽我所知的报导：他真死得无愧：
为了攻占摩尔达维亚的一座荒村，
他倒下了，在一张公报上永垂英名。

二一

我当然是歌颂战神的，但也有时
　不免怀疑在公报上留一个名姓，
是否能补偿肉体里的一颗子弹？
　我希望这小小的疑问不致构成
什么大罪；因为，虽然我微不足道，
　但似乎有个莎士比亚在古戏①中
就把这类思想按在角色的嘴里，
而谁要征引一下都显得很俏皮。

① 古戏——指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在该剧第四幕第四场中说："看着这二万个人为了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视死如归地走下他们的坟墓里去……相形之下，我将何地自容呢？"

二二

还有法国人，都是又年轻，又风流——
　不过，呵呀，象我这样爱国情殷，
怎能把高卢人的名字拿来宣扬？
　我宁可漫天撒谎，也不愿把真情
吐露一个字。因为在这儿说实话
　就是叛国，而叛贼之流岂不可憎？
用英文提到法国人，只应该表示
和平使约翰·牛①对他们更加不齿。

二三

俄国人在伊斯迈附近的岛上
　筑起两座炮台，抱着两个目标：
其一是轰击全城，把公共建筑
　和老百姓的住房通通轰掉，
不管有多少灵魂受到灾祸；
　确实，是这城池的形状指引了
这种做法的，它象半圆的戏院，
每座房子恰好面对一颗炮弹。

① 约翰·牛——即典型的英国人。法国革命爆发以后，英国政府多年与法为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虽然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但是英国以征服者自居，仍然要继续扑灭法国革命的理想，因此拜伦在诗里说到和平只使英国佬对法国人"更加不齿"。

二四

第二个目标是趁城里的军民
　惊惶失措时，坐待渔人之利，
土耳其海军就在不远的港口
　静静停泊着，正好加以突袭；
可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要把
　敌人吓得投降，于是万事大吉；
战士们有时都有这种傻想头，
除非爱死拚活拚的，象只猎狗。

二五

这种想头实在不太好，因为它
　总是把对手低估了：低估别人
本来处处可见，但在此却成了
　齐齐兹科夫和史密斯致死之因；
唉，那十九个史密斯又少了一个，
　刚才我们还用这“小伙子”押过韵；
幸而叫史密斯的老爷太太很多，
也许史密斯祖先是亚当也难说。

二六

俄国人的炮台修筑得太仓促，
　因此不很完善；正如同样的原因
会使诗歌的韵律不整，叫朗曼①
　和约翰·莫瑞②两位老板满面愁云，
假如新书不能够飞快地脱手，
　使老板的算盘打得不够开心，
结果也会误了大事(在传奇中，
这有时叫"杀戮"，有时叫作"光荣")。

二七

这是否该怪罪他们的工程师
　无能或粗心？这我倒不想多问；
或者由于承包商揩油太多了，
　在杀人的货色上宁可骗得狠，
借此积下一点阴功？无论如何
　这新起的炮台一点也不稳准；
不是射不中，就是自己躲不开，
结果使伤亡名册厚了一大块。

---

① 朗曼——伦敦出版商。

② 约翰·莫瑞——伦敦出版商。拜伦的诗集就是由他出版的。

二八

由于计算距离有可悲的偏差，
　俄国海军行动起来不免糊涂，
三只纵火船还没有到达位置，
　便已失去了它们可爱的用途；
火绳点得太早了，眼看着失事，
　谁也抢救不了这粗鲁的错误；
三只船在河心爆炸，而土耳其人
尽管天已大亮，还是睡得安稳。

二九

他们在七点钟起身，观察到了
　俄国的舰队正在朝他们行进；
到九点钟，它还是长驱直入地
　越逼越近，直到离城不及百寻，
战船就在那儿开始发出排炮，
　当然也受到连本带利的回敬，——
对方射过来枪弹，炮弹，葡萄弹，
可以说是各式各样，大小俱全。

三〇

舰队承受着土耳其人的炮火
　足有六小时之久；陆上的炮台
也帮助作战，而且都射得准确，
　但他们终于发见：炮火的灾害
并不能逼使守城的敌人投降，
　于是发出信号立即撤退下来。
一只战舰着了火，另一只浅搁
在堡垒附近，作了土军的俘虏。

三一

穆斯林方面也损失了人和船，
　可是，一旦看到敌人撤退下去，
他们的敢死队便乘了船尾随，
　给俄国人一场重火力的追击；
他们还想上岸去夹攻，但结果
　并不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如意：
达马斯伯爵杀得他们好痛快，
一张公报登的全是这一次屠宰。

三二

史家在此表示：“假如我能记述
　俄国人在这一天成就的一切，
我想，恐怕即使我写上几卷书
　也难以书尽他们的丰功伟业。”
因此他略过不谈，却掉转笔花
　写了几个从异邦投效的人杰：
如黎涅王子，朗格隆和达马斯，
都是不愧于青史的伟大名字。

三三

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声名是什么。
　因为对这三位骁勇的骑士，试问：
普通的读者有谁曾经臆想到
　他们哪一个的存在？（也许至今
还活得好好的哩！）足见在声誉中
　也是得碰运气，有幸与不幸之分。
确实，黎涅王子的一篇回忆录
算是为他稍稍揭开了遗忘之幕。

三四

但这儿确实有人在奋勇作战，
　　剽悍得不下于任何时代的英雄，
不过一旦埋进了战史的清单里，
　　就很少有人去发掘他们的名姓。
因此，连威名也不免受到压缩，
　　而且很早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
我敢说，从我们现代的战报里，
你难得把其中的九个名字记起。

三五

总之，前面提到的那一次攻击
　　虽然富于荣誉，仍嫌美中不足：
极力主张迎头痛击的海军上将
　　利巴斯（俄国传奇中赫赫的人物）
竟遭到老少军官一致的反对，
　　那辩论可够长的！我顶好打住：
假如我记下每个军人的演说，
恐怕缺口太大，读者难以越过。

三六

有一个人——假如他能算人的话，
　请别误会，我是说他体力非凡
好似赫剌克勒斯；因为，若非如此，
　恐怕早在年轻时他就已归天；
但他带着终身的消化不良症
　终于倒毙在树下，在他的家园，
他的死没引起任何人的怜惜，
一如蝗虫死在它祸害的田里。

三七

他是波爵金亲王，在杀人和卖淫
　堪称伟大的时代，他真是了不起；
如果勋章和官衔就是一堆荣誉，
　那他的荣誉只有他的产业能比。
这家伙身高六呎，只凭这高身材
　就能在俄国女皇的心目中引起
同样多的幻想：因为女皇衡量人，
就象你对教堂只衡量它的尖顶。

三八

在战事稍缓时，利巴斯派了人
　到亲王那里去关说，使他终于
能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一切；
　很难说他是怎样去申请的，
但他的要求很快就得到满足。
　在这期间，大炮仍不停地射击：
沿多瑙河，八十尊炮一齐发射，
有来有往，打得合拍而活泼。

三九

但在十三号，正当一部分队伍
　登了船，准备撤去对城的包围，
一个差官突然煽起大家的心，
　使士兵又渴望着报纸的恭维；
连战局的鉴赏家也为之兴奋，
　因为他带来公文，以简洁的词汇
向人宣布：那百战不殆的英雄
苏瓦洛夫元帅，就要来作统领。

四〇

亲王给这位元帅的一封亲笔函
　充满了斯巴达人的刚毅和坚定；
但如果这是为了保卫自由、祖国
　或正义，倒也能教善良的人倾心；
可惜的是，那不过是权力的欲望
　在支配一切，因此也就不足为训。
倒是文体的刚劲值得人仿效：
“拿下伊斯迈城，别管代价多高。”

四一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人说：“要流血！”于是血海汹涌。
呵，这横行于黑夜的混世魔王
　（因为白昼就显不出他的本领），
他一句话在一刻内所犯的罪，
　三十个明媚的夏季也难扫清！
可叹夏日本该滋长乐园之果，
但战争却连根带叶都给砍落。

四二

我们的伙计土耳其人还正在
　高呼“阿拉！”表示俄军已经撤退，
但他们可大大上了当：谁不愿
　幻想自己的敌人已经被打溃？
（或者说“击溃”，如果您推敲文辞，
　但诗兴一发作，我可无暇核对。）
我说，土耳其人这回很不对头，
既不喜欢养猪，又要尝尝腌肉。

四三

因为，在十六号，只见两匹快马
　一溜烟奔来，人们起初还以为
是两个哥萨克骑兵呢；再近些，
　只见各自一个小包捆在后背；
两人只穿了三件衬衣，骑的是
　乌克兰的驽马，一点不像权贵。
可是等临近时，他们终于知道
这就是苏瓦洛夫和他的向导。

四四

“伦敦一片欢腾！”当它悬灯结彩
　庆祝胜利时，一个傻瓜这样说；
对于酒鬼约翰·牛，这实在是
　他所有的美梦中最美的一个；
为了街上挂满了彩色的花灯，
　那个圣人（亦即约翰）好似飞蛾，
把他的钱袋，灵魂，理性和傻劲
都不惜献出，只为欣赏这一景。

四五

可怪他还在诅咒，“天罚他瞎眼！”
　事实早如此了。这著名的咒骂
已经使魔鬼得不到什么便宜，
　因为约翰最近两眼已经全瞎。
他把债务叫财富，赋税叫乐园，
　而“饥荒”，那愈来愈枯瘦的骨架，
正面对着他，他却不知找原因，
反而干脆把它归咎于谷神。

四六

但言归正传吧。——军中一片欢腾!
　对俄国人，鞑靼人，英法籍军人
和哥萨克们，苏瓦洛夫就像是
　一盏气灯，预示着光辉的进军!
也许像沼泽地带的一星鬼火，
　把观望的人都引进一片泥泞；
本来人们只要看到光亮闪烁，
就蜂涌跟去，谁管它是对，是错。

四七

但不管怎样吧，情况确实好转，
　士兵热情很高，不断发出欢声。
在舰上，在营地，都周正地敬礼，
　一切预兆着战局就要得胜。
他们也不顾在敌炮的射程之内，
　有的造云梯，或把旧工事修整，
有的捆木把，有的修筑新堡垒，
把各种造福的机器尽量制备。

四八

就这样，一个人的精神的感召
　使众志成城，奔赴同一个方向，
好像一片海水被一阵风吹起，
　或一只公牛护着一群牛游荡，
又像一只小狗牵着盲人行走，
　或一只系铃羊以叮哨的声响
把饥饿的羊集合起来去就餐，
伟人对人群的统治正是这般。

四九

整个营地喜洋洋，你也许以为
　他们在准备参加婚礼的宴饮，
(这个比喻我觉得倒很切实，
　因为在这双喜后都跟来纠纷。)
现在，连提行李的小兵都渴望
　上阵去冒险，好捞一笔战利品。
为什么如此？因为有个小老头
脱剩了一件衬衣，领先去战斗。

五〇

但事实确是这样：战争的准备
　正在火速地进行。第一路包括
三个支队，都已经进入了阵地，
　只等一声令下，就向敌人开火。
第二路的编制也有三个支队，
　正枕戈以待，充满光荣的饥渴
要把血海饮个够；第三路人马
有两个支队，准备从水上攻打。

五一

新的炮台建立起来，全体军官
　开了会议，而且居然意见一致，
这倒是少见的情形，若不是
　到了紧急的关头绝不会如此；
每一种困难都迎刃而解，光荣
　开始隐约地透出庄严的影子，
苏瓦洛夫决心要把它抓到，
于是就教他的新兵使用刺刀。①

① 这是事实：苏瓦洛夫亲自教练。——拜伦原注。

五二

这是实有其事：这位总司令
　竟亲自教练一班笨拙的士兵，
他毫不吝惜他的时间和精力
　来承担一个小小班长的苦辛，
这差使真像你教一个新手
　去变吞火戏法那样需要耐心；
他表演怎样登云梯（当然没有
高达云端）以及怎样越过壕沟。

五三

他还树一列用木棍扎的人像，
　都戴上头巾，拿着钢刀和匕首，
他教士兵以这木像暂时充作
　土耳其人，先对它们小试身手；
等他看到刺杀的动作熟练了，
　就估计可以进行攻城的战斗；
聪明人对此总爱说些风凉话，
然而他不答一语，——却把城攻下。

五四

在攻击的前夕，情况大致如此，
　严肃的宁静笼罩着整个营地，
你想不到人们会如此地沉静；
　可是当人决心去冒枪林弹雨
而且也相信是命该如此的话，
　那他们就非常地平心静气；
有的想着他的亲人和家乡，
有的想着自己，不知以后怎样。

五五

苏瓦洛夫的主要工作是督查，
　他筹划、训练、下令、沉思和逗笑，
因为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确是一个极令人惊叹的活宝；
既是英雄，又是小丑，半魔半人，
　又祈祷，又教诲，兼带劫掠杀烧；
他时而威严，时而诙谐，若遇有
攻坚战时，就变得像个木偶。

五六

在总攻前夕，正当这位征服者
　充当一班的班长训练着士兵，
有些在山头上巡游的哥萨克
　在黄昏时发见了一群外路人，
其中有一个能说哥萨克的话，
　但谁要能听懂他可够有本领：
就从这种话，或从那语调、神色，
士兵发见了他是他们的一伙。

五七

士兵根据他的请求，立刻把他
　和他的一伙人带到了司令部；
他们穿着回教服，但令人猜想
　这不过是一伙化装的鞑靼族，
在那土耳其的服装下，正藏着
　基督教的心；可叹有时基督徒
爱以华饰来掩遮自己的内慧，
因此免不了惹起意外的误会。

五八

穿衬衣的苏瓦洛夫正在训练
　一连卡尔梅克人；对那些顽徒
他连哄带骂，有时还高声喊叫，
　为了传授那高贵的杀人艺术；
人本来是贱土：这伟大的哲人
　现在就向这些泥坯子去灌输
他的哲理：例如，对于一个军人，
战死沙场就等于一笔退休金。

五九

苏瓦洛夫看到哥萨克捉来人，
　便转过身，以他那冷峭的前额
和炯炯的目光对着他们问道：
　“哪儿来的？”“我们被土耳其俘虏，
才逃出君士坦丁堡。”“干什么的？”
　答：“您看我们像什么就是什么。”
这答话倒很简洁，因为他知道
是对着谁说话，所以用字很少。

六〇

“叫什么呀？”“我叫约翰孙，他叫唐璜，
　那另外两个是女人，还有一个
不男不女的。”统帅对这一帮人
　略略看了一眼，说道：“我倒听过
你的名字，第二个名字是生疏的；
　真荒唐！把其他三个带来做什么？
但随它去吧；——我想我听说过你
在尼古拉耶夫团？”“正是在那里。”

六一

“你参加了威丁之役吗？”“参加了。”“你率人
　进攻的？”“对。”“以后呢？”“我也难说。”
“你是攻破敌阵的第一个？”“至少，
　我没有落在别人后面吧。”“那么，
以后呢？”“一颗子弹把我打倒了，
　没有办法，我作了敌人的俘虏。”
“你就能报仇了，我们这次围城，
比你负伤的那次要多两倍兵。”

六二

“你要在哪一队？”“随您决定吧。”
　“我知道你爱给敢死队打气；
在你受过敌人的那些折磨后，
　我想你定会领先朝他们攻击。
这个小伙子呢？他能做什么？
　衣服都撕破了，还没有长髭须！”
“唔，将军，假如他在战场上冲
不比情场差，顶好叫他打前锋。”

六三

“行呵，只要他敢，”唐璜听到这儿
　便深深一躬，表示感谢这夸赞。
苏瓦洛夫接着说：“你的老联队
　真是天赐给良机，就要在明天
也说不定是今晚，带头去进攻；
　我已对圣徒许了愿，不久，你看，
如今的伊斯迈就要变为耕地，
再也没有一座寺院能够耸立。

六四

“所以，小伙子，争取光荣吧！”接着
　他用尽了最典雅的俄文辞藻
训一通话，直到每颗高贵的心
　都为了金钱和征服而熊熊燃烧。
这好像坐在软垫子上的教士
　（他唾弃世俗，除地租外一概不要）
坚决叫人去杀异教徒，因为他们
竟然阻击喀萨琳的基督大军。

六五

约翰孙从这长篇的谈话中
　知道自己很得宠，便贸然提醒
苏瓦洛夫一句，（也不管他这时
　正提高了嗓门，准备继续开心，）
“我非常感激大人，使我能在
　第一批的敢死队里杀身成仁；
但如果您能明示我们的职位，
我和我的朋友就好去作准备。”

六六

"对，我竟忙得忘了这个！当然，
　你还是到你的老联队去报命，
它该整装待发了。喂，卡兹科夫！
　(这时他喊来一名波兰传令兵)
把他带到团部，尼古拉耶夫团。
　这小伙子呢，他倒是少年英俊，
可以跟着我。把这些女人送到
行李堆去，或者就先当作病号。"

六七

但这时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
　这些女人素来都是娇养惯了，
这么被发落还是生平第一遭；
　当然，在后宫里长期的教导
会使她们遵循那真正的教理：
　"乖乖的服从"，但她们首先却要
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扬起双臂，
好像母鸡张开翅膀去护小鸡，

六八

想要护住这两个迁陛的勇士，
　也不管正是多么伟大的统领
在奖掖他们：他一语能赤地千里，
　或者给地狱充满被杀的英雄。
唉，愚顽的世人！训诫也是白费！
　因为，荣誉之树虽然万古长青，
但哪怕只摘取它幻想的一叶，
也必使人间流尽了泪和血。

六九

苏瓦洛夫对眼泪毫没有兴趣，
　血呢，也引不起他的多少同情；
他看到两个女人耳边披着发，
　和脸上痛苦的样子，却也不禁
动些感情；他虽以屠杀为职业，
　又习惯于对千百万人的命运
麻木无感，有时一个人的悲伤
倒能使英雄动心——他正是这样。

七〇

于是他用那卡尔梅克的腔调
　和蔼地说："约翰孙！真是活见鬼，
你竟把女人带到这儿作什么？
　我要派人护送她们到货车队，
尽力照顾吧。只有那儿最妥靠。
　但你早该知道携带这种累赘
弄不出好名堂来；除非是结婚
一年以上，我恨新兵携带女人。"

七一

"请大人原谅，"我们的英国朋友
　这样答道："这都是别人的老婆，
不是我们的。凭我在部队里
　阅历了这么久，我不会破格
把自己的妻子带到军营里来；
　我知道，对于前线的男儿来说，
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家小
扔在后面更叫奋勇的心烦恼。

七二

“但这不过是两个土耳其贵妇，
　是她们和仆从帮助我们逃出，
以后又随着我们长途历险，
　一起作着这种可疑的装束。
对我说，这种生活倒不算新鲜，
　但她们，可怜虫，却吃够了苦。
所以，假如您叫我放心杀敌，
我请求您给她们妥善的待遇。”

七三

而这两个可怜虫，眼泪汪汪地
　望着自己的保护人，彷彿怀疑
能不能信赖他们。她们的惊愕
　并不下于悲伤(而且也合情理)，
因为她们看到的是一个老头儿
　好像半疯，不修边幅，身上有泥，
脱得剩件坎肩，连那也不干净，
倒比所见的苏丹更受人尊敬。

七四

因为从大家的目光可以看出：
　每件事都得他点点头才成；
她们见惯的是，作为某种神主，
　苏丹都是珠光宝气，华饰重重，
好像禽王孔雀要支起羽毛走，
　（它那大尾巴就是王权的象征）；
既然权力都必豪华，奇怪的是：
何以它竟能免除这一切装饰。

七五

约翰·约翰孙看到她们的惊愕，
　虽然不很熟悉东方人的感情，
却以他的办法小小安慰一番；
　唐璜比他温柔多情，又火气盛，
赌誓说：天亮她们准能看到他，
　谁要受欺侮，他就把俄军都荡平。
说也奇怪，她们听了这句话
倒舒服些，本来女人都爱夸大。

七六

接着是眼泪呵，叹息呵，轻微的
　接吻呵，于是她们暂别了友人，
再见要凭炮弹的准不准来决定，
　也就是凭哲人所谓的机遇、命运
或天数（“吉凶莫测”也是件乐事，
　不过要拿人命当做抵押品）。
这时她们亲爱的朋友开始准备
把一座无害于他们的城去摧毁。

七七

苏瓦洛夫粗心得不计较细节，
　所以一向从总的方面看事情，
对于他，人命不过是一堆渣滓，
　全国寡妇的哭泣都是耳边风，
军队的伤亡他从未放在心上，
　（只要他们的努力能获致成功），
而像约伯的溃疮[①]那样被厌恶；——
两个女人的眼泪对他算了什么？

---

① 约伯的溃疮——约伯身上生了毒疮，他的妻子和朋友都厌恶他。见《圣经》«约伯书»第二章。

七八

真是无所谓。伟大的光荣事业
　继续在排炮的准备工作中进行，
可惜荷马的时代没有迫击炮，
　否则这恐怖可比特洛亚战争。
不过，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杀死
　普里阿摩斯[①]的儿子，而是得谈爬城，
炸弹，大炮，堡垒，刺刀，子弹，战鼓——
唉，这些粗话怎教我的缪斯说出？

七九

永恒的荷马啊！你的诗竟能打动
　一切耳朵，不管多长；和一切世纪，
也不管多短，就凭你以诗人的手
　挥动那已不再为人使用的武器，
（是不再使用了，除非宫廷发见
　火药的摧毁力还不能使它满意；
但尽管帝王联合起来对付自由，
年轻的"自由"可不是特洛亚之流；）

---

① 普里阿摩斯——希腊联军所讨伐的特洛亚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他的儿子指特洛亚军主将赫克托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内容之一即是赫克托耳如何被阿喀琉斯杀死。

八〇

永恒的荷马呵，我现在得描写
　一场围攻，比你那篇希腊战报
伤亡要多得多，而且有更凶的
　杀人器械，更飞速得教人难逃；
不过我得承认，像我这支笨笔
　若和你竞争岂不是自寻苦恼？
那就像是小溪要和海洋相比——
但我们现代人流血却胜过你：

八一

如果不在诗中，至少在事实上，
　而事实则是真理，文章的精气！
因为缪斯无论如何妙笔生花，
　每一幕总得有点事实作根据。
但现在就要展开攻城之战了，
　伟大的业绩呵！——叫我如何下笔？
不朽的将军们！日神已在等待
你们的战报，好从中沾些光彩！

八二

哦，你拿破仑的伟大的捷报！
　哦，你不太光辉的伤亡的名单！
利昂尼达①的英灵呵！当古希腊
　像如今一样受困时，你奋勇而战！
哦，凯撒的记载②！一切光荣的游魂，
　请你们（为了免得我心慌意乱，）
拿几许日落西山的英名之光——
多么美，多么短暂！——给缪斯帮忙。

八三

我说不朽的战功在"日落西山"，
　意思是指：每个世代，每一年，
甚至每一天都被迫滋生一个
　乳臭的英雄，说来教人黯然：
等有朝一日把他的生平事迹
　对人类幸福的贡献核算一番，
他不过是个作大买卖的屠夫，
害得青年人一阵眼花和糊涂。

---

① 利昂尼达——斯巴达王，在公元前480年曾率领三百勇士死守色茅霹雳，力拒波斯入侵大军。

② 凯撒的记载——指他关于征服高卢和罗马内战的军事记载，是著名历史著作。

八四

勋章，官衔，绶带，和红袍等等
　对于不朽的人类，倒真是不朽；
好似紫衣之于巴比伦的淫妇①；
　一身军装是男儿应有的行头，
有如美人配以纨扇；哪个近卫军
　不认为他已经列居光荣之首？
但何谓光荣？我对这实在很糊涂，
您最好去请教见风转舵的猪！

八五

据说猪能感到风，并且善观风色，
　因为他能猪一般跟光荣跑向前；
或者，如果这句话有点得罪人，
　那就说他象只顺风的两桅船，
或者三桅——然而这一章已到了
　歇口气的时候，别让缪斯太疲倦。

---

① 紫衣之于巴比伦的淫妇——《圣经》《新约》《启示录》第十七章所揭示的景象：有一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招摇过市。她代表淫逸奢侈的社会，也代表残酷镇压人民的政府，因为"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人之血"。此处拜伦将侵略军的军装同这紫衣相比，是有深意的。

下一章将要把大家通通震动，
好似乡村教堂上的八音响的钟。

八六

听呵！透过冷峭而沉寂的夜，
　一队队士兵正悄悄地集合！
看！一团团令人疑惧的黑影
　沿着被围的城墙和布防的河
进行偷袭，而夜空中稀疏的星
　正穿过阴湿的雾幽幽地闪烁；
雾气漫卷多姿，然而地狱的烟
不久就要以黑幕把它遮暗！

八七

这里我们要暂停一下，这停顿
　好似那突然给人的心以一击、
使生与死相接的可怕的一瞬，
　呵，多少人正作着最后的呼吸！
只静这一会——一切就卷入旋风！
　进军！攻击！两种信仰都要振臂
高呼“乌拉！”“阿拉！”而再过一刻，
死亡的呻吟就被炮声所淹没。

第 八 章

一

呜呼，火海和劈雷！肉泥和血腥！
　文雅的读者呵，这些常见的咒语
非常刺耳，实在有碍你们的清听，
　但光荣之梦就如此解开它的谜；
而这一类事情也正是我的缪斯
　所要歌唱的；那就允许她从这里
吸取灵感吧！无论叫它什么名称：
马尔斯①，别隆娜——总之就是战争。

二

一切都准备好了——火和剑俱备，
　挥剑和纵火的人都摩拳擦掌
列阵以待；队伍像出巢的狮子，
　抖擞精神，拧起肌肉，准备杀伤；
又像一条爬出沼泽的九头蛇，

① 马尔斯——罗马神话里的战神，别隆娜是其妹，也是战神。

在它蜿蜒的一路散布着死亡。
它的头就是英雄，你砍掉也无用，
因为立刻又有英雄在那儿滋生。

三

历史只是从总的方面去记述；
假若把事情了解得详详细细，
也许，在我们衡量得失的时候，
就发见战争夸不上什么功绩；
它为了少许残渣，掷去多少真金！
所得的不过是重划一些疆域。
实则擦干一滴泪比到处流淌
汪洋的血海更值得美名传扬。

四

为什么呢？因为前者值得自豪，
而后者，尽管博得了声势和欢呼，
再加上凯旋门，纪念桥，一笔年金
（国库可能枯竭得没多少钱可付），
一个更高的爵位，或更高的官职，
能够使腐败的官场惊愕而羡慕，
但终不过是杀人犯的迴光返照，
除非为自由而战，那才真正荣耀。

五

他们正是如此——历史将会证实，

　然而利昂尼达和华盛顿却不同：

他们的战场是圣地，它所标帜的

　不是世界毁灭，而是民族的复兴；

呵，那战鼓的回声听来多么悦耳！

　泛泛的征服者可以使慕虚荣、

善逢迎的人倾倒；但他们的名字

却是自由的号角，叫未来变样子！

六

夜色昏黑，浓雾遮盖了一切，

　田野上只能看到大炮的火光，

它在地平线上弯曲地飞过，

　像一条火云倒映在多瑙河上——

地狱的映影！排炮的联珠发射

　和那一长串吼声的轰隆激荡

比雷鸣还震耳，因为天发的雷

尚有慈心——而人却要一切化为灰！

七

受命进攻的一队俄军冲出来，
　还没有越出炮兵阵地几哼远，
穆斯林的子弟已经一跃而起，
　迎着基督徒的嘶喊，也杀声震天；
接着是一片火海席卷了大地、
　天空与河流，一切在炮声中抖颤；
整个城垣像埃特那山喷着火，
因为焦躁的火神正在洞中打嗝。

八

这时候，一片冲天的呐喊"阿拉！"
　朝敌人投出，它的轰响比得上
那最致命的武器——大炮的怒吼，
　使城墙、河水和大地都在迴荡；
"阿拉！"连以密叠的华盖笼罩在
　战场上空的烟云都被震响，
也喊着那永恒的名字。呵，听吧！
它刺透一切喧嚣："阿拉呼！阿拉！"①

① "阿拉呼！"是回教徒的战斗呐喊，他们用力喊最后一个音，使其具有特殊热狂的效果。——拜伦原注。

九

队伍都在分头挺进；但由水上
　进攻的一队，虽然由阿西莫夫
那盖世无双的屠宰手所率领，
　（他从不因为炮弹和炸弹而却步，）
人命却比西风扫落叶还落得密，
　据说“屠杀是上帝的女儿”①，假如
华兹华斯可信，她便是基督之妹，
她此刻的业绩对圣地也无愧。

一〇

利涅王子因膝盖受伤而倒下，
　沙勃布拉伯爵在头和帽之间
吞了一弹，这倒证明了他的头
　确是最高贵的一种；因为子弹

---

① 但你用以实现纯洁意图的
最可怕的工具就是人，
他们武装起来彼此杀戮——
是的，屠杀就是你的女儿。
华兹华斯：《感恩节颂诗》(1816 年 1 月 18 日)

“你”指上帝；连管嘉德勋位的大人都不可能为杀人找到更美好的家谱了。假如是自由思想的人们发见了这一世系，人们会怎么说呢？——拜伦原注。

对它毫无损伤，连帽子也无恙；

　当然喽，铅丸怎么敢随便打断

一个合法继承人的头？既然尘土

归于尘土，——为何铅不与铅同路？

一一

还有位马珂夫将军，官衔准将，

　他力主把利涅王子从那一群

痛苦而抽搐得快死的人移开，

　（由那些成千上万的伤兵去呻吟

并渴得呼叫吧，反正没人理睬，）

　正由于对权势和高位如此同情，

这位马珂夫将军，为了能体会

更多的同情，就伤了自己的腿。

一二

三百门炮投出它们的呕吐物，

　三万支火枪齐发出小小药丸

密得象雹子，可称为沥血剂。

　死亡呵，你每月给我们递来账单：

你的瘟疫，饥荒，和医师，象钟表，

　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灾难

向我们滴嗒地报导；但这恐怖

远不及一幅战地景象的描述；

一三

在那儿，苦难才真是花样翻新，
　而且是层出不穷，使人们随处
都可以看到人间地狱的景象，
　多敏感的心灵也会变为麻木。
呵，那呻吟，那在泥土里的翻滚，
　那深眼眶里翻上去的白眼珠——
这就是对你们千万士兵的酬报，
其他的，也许就荣佩丝带一条！

一四

不过我还是爱光荣——光荣多么好！
　想想那够多么称心呵：在老年
有你的好皇上出钱把你养老，
　一笔微薄的年金曾使多少名贤
心魂荡漾！更不用说英雄生来
　就是要诗人歌颂的；所以，你看，
既在诗中作战不朽，又领半薪，
谁对于毁灭人类不想加一把劲？

一五

弃船登陆的俄国部队向前推进，
　占据了右方的炮台；而另一部
在下游的一处登岸，在上岸后，
　也和他们的弟兄一样动作迅速。
因为是投弹手，他们一个接一个，
　高兴得象婴儿爬上母亲的胸脯，
爬过了战壕上的掩体和木桩，
十分整齐，象是被检阅的一样。

一六

这真值得称羡：因为火力很猛，
　即使维苏威火山把熔岩高喷，
再加上各种子弹，炮弹，开花弹，
　也不会比这一片火网更逼人。
军官倒下了三分之一：这结果
　可不是参加这次进攻的绅士们
对胜利所预期的恩赐；当然，
要是猎人倒了，就该怪那些猎犬。

一七

我要在此撇下全景，只提一提
　我们的主人公如何角逐着光荣；
我必须把桂花单独向他奉献，
　因为，这儿共有不下五万名英雄，
谁都值得两句诗表扬，或一首
　哀歌来追念，但那恐怕就形成
一大部荣誉词典，而更糟的是：
您会读到更没完没了的故事。

一八

所以，我们得把大多事迹留给
　公报去记载了，我想它对于亡者
必公平以待，因为都是死得壮烈
　而静静安息在壕沟、田野、或任何
使他们感觉肉身是一种桎梏、
　不得不魂飞的地方。真该祝贺，
谁要是幸而被公报拼对名字，
我就知道它曾把一个葛罗斯

一九

印成了葛罗夫[①]。唐璜和约翰孙
　同属一队，他们一路狠狠杀去，
也不知道走过一些什么地方，
　更没有想到应该往哪儿冲击。
他们只不断地踏着死尸前进，
　射击，劈刺，砍杀，流汗和喘气，
没头没脑得足够使两个自己
光辉地载入一整张公报里。

二〇

就这样，在伤亡累累的血泊中
　他们翻腾前进，有时争取到了
一两码土地，使他们更接近于
　大家都奋力奔赴的一个阵角，
有时又被密集的火力所击退；
　那弹雨真象是地狱往下倾倒，
而不象天降的；他们跌跌绊绊，

① 这是事实：可查阅滑铁卢公报。我记得当时曾对一友人说："这就是名声！一个人战死，他的名字是葛罗斯，却被印成了葛罗夫。"我和死者是大学同学，他是一个很可爱而聪明的人，人们都爱接近他，他以欢乐有风趣和能即席作歌而受到人欢迎。——拜伦原注。

踩过一个倒卧血泊里的伙伴。

二一

虽说这是唐璜初次身临战阵，
　那深夜的集合，那沉默的行军，
又冷峭又黑暗，一点也比不上
　走过凯旋门下那么抖擞精神：
恰恰相反，也许倒使他瑟缩得
　打呵欠吧，也许看那满天乌云
使他也不由得渴望天快破晓，
但却并没有因此而逃之夭夭。

二二

当然他不能逃。但逃了又怎样？
　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的英雄
在初逞雄时并不比这体面多少：
　腓得烈大帝①曾在莫维兹失踪，
这是他初次、也是末一次逃跑；
　因为大多人象强盗、新娘、恶鹰，
在一次血宴以后，就习于此道，
以后就为政治或薪金死拚了。

① 腓得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莫维兹战役发生在1741年，由于奥军骑兵冲击，腓得烈曾随同普军后退，但后来转败为胜。

二三

用古朴的爱尔兰话说，他是个

“男儿汉”——也许这一词来源更古，

因为据能断代的考古学家①说：

（而时代决定古董属于哪个国土，）

爱尔兰语源自汉尼巴②的祖国，

并且穿着黛多③字母的泰雅④装束；

这个说法当然只是根据理性

所作的判断，非出于民族的感情。

二四

但唐璜确是十足的“男儿汉”，

一个风流倜傥的血性的青年，

① 参见瓦兰西将军和劳伦斯·帕孙斯爵士。——拜伦原注。（查理·瓦兰西——1721—1812，曾在所著《论凯尔特文》中认为，爱尔兰语和迦太基语近似。劳伦斯·帕孙斯——1758—1841，在所著《爱尔兰古代史辨》中认为，爱尔兰语和迦太基语同源，不是前者源自后者，就是后者源自前者。——译者）

② 汉尼巴（公元前 247—183）——迦太基的大将，善于用兵，曾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迦太基是北非的古城，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时同罗马争雄。

③ 黛多——泰雅的公主，迦太基城的建立者和王后。

④ 泰雅——古腓尼基的一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海军称霸地中海。公元前九世纪，泰雅人由黛多率领，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城。

既能沉湎于儿女情长的欢娱，
　或纵情感官（如果那一词不妥善），
也能够，假如需要的话，去杀人，
　只要不乏良伴，（就是凡有激战、
攻城、或诸如此类的消遣时，
都少不了的人，）他也能乐于此；

二五

但是丝毫不怀恶意。无论作战
　或恋爱，他总是怀着他所谓的
“最好的愿心”——那张人类的王牌，
　因为凡政治家，英雄，律师，妓女，
无论是谁被人追逼得困窘时，
　总是拿出这张牌来对付攻击：
他们说，他们原有“善良的意图”，
只可惜它“却为地狱铺了道路”①。

二六

我开始担心，假如地狱的街道
　是这样铺起的，是不是它最近
已年久失修了，当然不是由于

① 葡萄牙的谚语说："地狱是由善良的意图铺路的。"——拜伦原注。

那些被善良意图拯救的人们，
而该怪沦入地狱的芸芸众生
太缺乏那老字号的“一片好心”，
它一度把地狱的路铺得多光，
真和培尔梅尔[1]大街没有两样！

二七

唐璜由于一种奇特的偶然，
（就是它，使战士彼此命运悬殊，
好似在新婚周年后，由于偶然，
贞洁的妻子脱离忠实的丈夫，）
我说，由于命运的奇怪的转折，
他忽然茫然失措，立定脚步，
因为他发觉，在一阵猛烈射击后，
只剩下自己，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二八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可能大多数已阵亡或受了伤，
而其余的呢，都向后转，开了小差——
连凯撒大帝都不免碰上这情况；
请想他的铁军是多么英勇盖世，

[1] 培尔梅尔大街——伦敦西区大街，是上层人士的俱乐部集中的地方。

可是有一回，就是他在战场上
迅速夺过了一面盾牌向前冲，
好把他的罗马士兵重新聚拢。

二九

唐璜没有盾牌可夺，何况他
一个漂亮的少年，并不是凯撒，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前来作战；
只不过突然在这时停了一下，
也许停得还不够久，便象驴子
（请别吃惊吧，读者，伟大的荷马
就曾对埃阿斯①用过这一比喻，
也许唐璜觉得它还胜于新喻），——

三〇

于是，象只驴子，他继续走下去，
更奇怪的是，也不回头望一望，
只面对闪来的一片火光走去；
它象跃出山头的晨曦的光芒，
足教不爱观战的人头晕目眩，

① 埃阿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人物，希腊军的勇将。荷马曾在该诗第十一章写有多人用棍打他，犹如人们在田野打一条懒惰的驴子似的。

却引着他跄踉前进，因为他想
使他这孤身隻影和大队合流，
虽然大队的大部已变为尸首。

三一

因为找不到他的部队指挥官，
而他的部队呢，也都无影无踪——
天知道是怎样消失的！（我无法
把历史上每件似乎倒霉的事情
都说明白；但至少，我们该承认，
若是一个青年因为追求光荣，
只知向前看，而把他的部队撇开，
这心肠确实也没有什么可怪。）

三二

连指挥带被指挥的都不见了，
落得孑然一身，他真是自由得
像年轻的继承人，可以随意去——
干什么呢？他也不知道。像一个
在沼泽地带追踪鬼火的旅人，
又像浅搁的水手要投奔茅舍，
唐璜只跟着他的鼻子和荣誉，
要朝炮火最密集的地方冲去。

三三

他不知道、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因为他匆忙，昏眩，血管里仿佛
流过电闪，——他的心既是活跃的，
　又怎能不充满这战争的脉搏？
一旦望见那炽烈的火光，听到
　轰隆的大炮在唱着粗犷的歌，
他就冲上去；而你的人道的发明，
培根修士[1]呵，震摇着大地和天空！

三四

在他一路冲去的时候，他恰巧
　碰上了不久以前的第二纵队，
在拉西将军统率下，它却仿佛
　已由一大厚本英烈传提炼为
一篇精巧的英雄主义的论文，
　数目大为减少；将军沉着有威，
伴着士兵，而士兵都英气勃勃，
手端着枪瞄准，伏靠着斜坡。

---

① 据说火药是由这位修道士发明的。——拜伦原注。

三五

在这紧要关头，约翰孙也来了，
　他原是"撤退"了的，用这个辞藻
以表明当你不想穿过鬼门关
　而进入地狱时，只好逃之夭夭；
但约翰孙是个伶俐人，他懂得
　什么时候闪开，什么时候来到；
他从来不逃跑，除非逃跑只是
意味着另外一种勇敢的机智。

三六

正是如此，当他的队伍死的死，
　伤的伤，只除了唐璜，一个新手，
因为是初生之犊不知有危险，
　更不知能溜走，只凭着傻劲头，
就像"天真"只凭着自己的本钱，
　他倒有的是蛮勇和一身筋肉，——
正是如此，约翰孙稍稍避一避风，
好重振那在死之谷中感冒的人。

三七

他找到一个火力稍差的角落。

　那弹雨密密如麻，从炮台、堡垒、

城垛、墙垣、房屋和窗口向外射，

　因为全城已被基督徒紧紧包围，

没有一处人们不在拚死厮杀，——

　就在这火网下，他看见了一队

俄国的轻步兵，由于追击敌人，

却被敌人反击得四散逃奔。

三八

他朝他们呼唤，而奇怪的是

　一呼他们就来了，并不像霍茨波①

所说的“地下的幽魂”，凭你怎样叫，

　精灵也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窝。

这些人所以来，因为逃避子弹

　是可耻的，或者由于惊慌失措，

这使人在战争或宗教信仰中，

像牲畜，只要登高一呼就跟从。

---

① 霍茨波——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上篇中人物。在该剧第三幕第一场中，葛兰道厄说：“我可以召唤地下的幽魂”，霍茨波接着说：“啊，这我也会。”

三九

但约翰孙，凭天发誓，是好样的！
　虽说他的名字没有埃阿斯
或阿喀琉斯那么响亮，但不久
　世上就难得有这样的铁汉子。
他能不声不响地杀掉一个人，
　稳得像雨季(一连几个月不止)；
他绝不抽动一根筋，或者变色，
无论怎样忙，他也不手足失措。

四〇

所以，若是他居然逃跑，那总是
　经过熟思的，必然相信在他后面
还有不少人也愿意如此摆脱掉
　一些无聊的恐惧(它像寒风般
有损英雄的肠胃)。虽然英雄们
　常常是名震不久就暝目而眠，
但他们可不盲目，只要碰上死神，
他们也会稍稍避开，养一养神。

四一

但约翰孙所以逃跑，只是为了

　便于携带其他的战士们重返

我们所谓的“虚无缥缈之乡”，

　或哈姆莱特称为“可怕的一关”①。

然而这对约翰孙却毫无所谓，

　他的心灵（仿佛是给死人过电）

感染活人就像接上电线一样，

能把他们都带进最密的火网。

四二

老天爷！他们又回到了这一切！

　起初谁不认为这一切可怕得

必须逃开，不管别人怎么夸光荣，

　也不管联队的队旗、宣誓、战歌？

（也不管粮饷以外的每天一先令，

　专为给战士充满英雄的气魄。）

唉，回来还是遇到同样的欢迎，

使人想到地狱，或已见地狱来临。

---

① 可怕的一关——哈姆莱特在那段有名的独白（第三幕第一场）说的是：“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此处拜伦未直引原文，但指的仍是死亡。

四三

他们倒下去，像冰雹乱打庄稼，
　又像是镰刀除草或收割五谷；
这倒证明一句谚语：生命脆弱得
　一如人所固执不舍的任何幸福。
土耳其的炮火像打禾谷的枷，
　或像拳击师，打得人血肉模糊；
连最骁勇善战的，还没来得及
抬起枪瞄准，便受到当头一击。

四四

土耳其人从第二个棱堡侧面
　和横沟之后，射击得异常凶猛，
像风扫泡沫，扫荡着整个敌军，
　但爱玩笑的命运女神灵机一动，
(本来城邦和世界都任她夷平)
　不知怎样，在这礶礶的欢宴中，
竟教约翰孙和几个没逃的人
打入城堡的墙坡，进了敌阵。

四五

起初是一二人，跟着五个，六个，
　十多个人很快地登上了城垛，
因为这正是孤注一掷的时候，
　到处火焰往上飞，或者往下落，
让你很难决定在哪儿最得计，
　只好凭自己眼力，看情况抉择；
有人要第一个登上城去露脸，
有人认为在城下等等才勇敢。

四六

但登城的人发现他们的挺进
　却颇为有利：由于错误或偶然，
那位希腊或土耳其的工程师
　在城垣上装置了一列笨木栅，
绝不见于荷兰或法国的城堡
　（若比直布罗陀，当然更差得远），
突击队发见这些整齐的木桩，
恰好树立在城上通道的中央。

四七

因此，在木栅的两边各有九步
　或十步宽的路，可以成队前进，
这对我们的士兵倒是很方便，
　至少是对那一切还活着的人，
因为他们可以形成一线作战；
　还有一点也有利于他们斗争：
如果需要，木桩可以随意踢掉，
因为它们比青草高不了多少。

四八

在第一批中——我不愿说第一个，
　因为在这种场合，这种优先权
常常引起不共戴天的争吵，
　不但在友人中，也在盟邦之间；
哪个英国人敢于把约翰牛的
　半个耐心碰一碰，比如说断言：
惠灵吞在滑铁卢是吃了败仗——
虽然普鲁士盟友也是这么讲。

四九

若不是布鲁撤①、布娄②、和纳西奥③，
　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娄"和"奥"，
及时地赶来增援，拿一点颜色
　给那些骁勇善战的敌人瞧瞧
（他们真猛得像饿嗉子的老虎），
　恐怕惠灵吞公爵就无法炫耀
他的勋章了吧？还有他那年金
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重的一份。

五〇

但那没有关系，——自有"天佑我王！"
　和国王们！因为天若不加以护佑，
我恐怕人民已不会护佑得久了——
　我仿佛听见鸟的歌说，待不很久
人民就会强大；连羸弱的老马
　假如被鞍具压得它痛入骨肉，

① 布鲁撤（1742—1819）——普鲁士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协同惠灵吞打败拿破仑。当时许多人说，如不是布鲁撤包抄法军后路并及时赶到滑铁卢，英军必败。

② 布娄（1755—1816）——参加滑铁卢战役的普军将领。

③ 纳西奥（1760—1820）——普军将领，参加了滑铁卢战役，率队追击法军的是他。

也不会再往前拉的；而贱民们
终于会厌倦去学约伯的耐心①。

五一

起初他们发牢骚，接着是赌咒，
　接着像大卫②，对巨人扔小石头；
最后呢，他们就会拿起武器来，
　假使人的心已绝望得不那么柔。
接着是一场激战——结果还会如此？
　我可很怀疑；我倒想“呸”它一口，
若不是我清楚看到：唯有革命③
才能把地狱的污垢从大地除净。

五二

但书归正传。——我说在第一批中，
　而非第一个，我们的小友唐璜
走上伊斯迈的城头，飒爽阔步

---

① 约伯的耐心——指《圣经》《约伯记》中所述约伯虽遭各种困苦而不改对上帝的信仰。

② 大卫——《圣经》《撒母耳记》中人物，以色列的年青放羊人，他用机弦甩石子，打死了非利士人中的巨人歌利亚。

③ 唯有革命——从1813年起，拜伦即已认为不能再希图通过议会实行改革。“议会游戏，已令我作呕。”（1813年11月14日日记）；“某些问题，要由武力来解决。”（1814年7月24日致摩亚函）。而在写此章之前不久，拜伦又在拉文那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的革命活动。

仿佛老于此道，虽然这种景象
他是初见(但愿大多人是如此)。
他的心头沸腾着光荣的渴望，
别看他宽洪大度，富于同情，
一如他的外貌清秀得像女性，

五三

也竟至于此！——想他在女人怀中
从孩提时起，就像孩子一样甜；
不管在其他方面都怎样老成，
只有在那儿他才是如登乐园。
卢梭要多疑的女子注意恋人
在离开她的臂抱后是否改变，
但这棘手的考验却难不住他，
因为只要手臂美，他就不离开它；

五四

除非是被命运、被海浪、被风暴
或被近亲所迫，这些总归一样。
但他竟至于此！在这儿，凡维系
人情的纽带都要让位给火与钢！
呵，想想他整个是心灵的化身，
竟随时势推移，被命运或境况

掷到这里，连高贵都收不住脚，
却像被踢的骏马一路向前奔跑。

五五

一遇到抗争，他的血更沸腾了，
　有如猎马被拦在五条柱的门口，
或在双重的栏杆前，（呵，在那时
　英国青年的生存取决于胖瘦，
越轻越安全。）他可以在远距离
　憎恨残酷，好似人人都嫌殴斗，
直到自己火起来；但若伤了人，
他听到悽号时也会为之伤神。

五六

拉西将军正被逼得焦头烂额，
　一旦看见来了这及时的增援，
竟仿佛是刚从月亮掉下来的
　排得整整齐齐的百十个青年，
便对最靠近他的唐璜致谢意，
　并表示：希望很快地把城攻陷；
他倒没把他看作"下贱的流民"，
只当他是个利弗尼亚[1]的年轻人。

---

① 利弗尼亚——沙俄帝国的一省。

五七

他是用德国话对唐璜致谢的，
　这对于唐璜就等于听梵文；
为了回答，他也就弯弯身致意，
　因为他看到面前的这位将军
手执血染的剑，满身佩带着
　又是黑蓝绶带，又是奖章、金星，
而且语气像在感谢，由此推断
这人必是一个高级的军官。

五八

在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人之间
　寒暄是短的，何况正在攻城战，
有多少尖叫迴荡在一句话中，
　而在每个字传到耳鼓以前，
又有多少罪恶发生！炮火的嚎丧
　好似教堂的钟响，和呻吟，呼喊，
嚎叫，叹息，祈祷，都和谐共鸣，
这也妨碍他们把谈话进行。

五九

因此，我费了两节诗所写的一切，
　不过是一分钟内发生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小小的一分钟内啊，
　有多少罪恶都力求挤在其中！
连大炮都被这沸腾的喧嚷淹没，
　你若想辨识出它的轰隆之声，
就像要听红雀的歌一样不易，
因为人性的哀呼已彻响天地！

六〇

城是攻陷了。老天哪！库柏[①]说过：
　"上帝创造乡野，人类创造城镇，"
我开始觉得这句话说得不错：
　因为罗马，迦太基，泰雅，巴比伦，
尼尼微[②]，凡人知道和不知道的
　一切城垣，都已经被毁而沉沦，
这使我不禁想到现在和过去，
也许我们终将在森林里卜居。

① 库柏(1731—1800)——英国诗人，著有长诗《使命》，引文系该诗749行。
② 罗马……尼尼微——这些都是古城名，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古文化。

六一

在名人之中，除了刽子手萨拉① ——
　他的一生和下场总算够幸运；
在一切我们所瞩目的伟人中，
　最足庆幸的该算布恩② 将军，——
就是那个肯塔基的林野村夫，
　只凭杀野熊野鹿就受到崇敬；
直到晚年，他孤寂而生气勃勃，
在荒径僻野与世无争地过活。

六二

“罪恶”没有沾到他——因为她不能
　脱离人群；“健康”和他形影不离，
因为她原以人稀的荒野为家，
　但假如人们偏爱与死亡为侣
而不找她，那也不要怪他们吧，
　因为他们虽然厌倦，却已惯于
囚居城市中。我这里要说的是，
布恩将军游猎为生直到九十；

① 萨拉(公元前138—78)——罗马将军、独裁者，杀人甚多，然得善终。

② 布恩——但尼尔·布恩(1734—1820)，美国有名的边疆猎人，拜伦在此把他当作“自然之子”歌颂。虽然拜伦说他活到九十岁略有夸大，但他确曾在八十二岁的高龄还远出堪萨斯河口打猎。

六三

而更可怪的是，他留下的声誉
　深得人心，别人无法把他贬低；
他不仅有名，而且有一个美名，
　否则光荣就成了酒馆的歌曲。
他单纯，安详，恰好与“耻辱”相反，
　连“嫉妬”也无法给他涂上污泥；
一个有为的隐士，到老不失为
自然之子，或卜居荒野的“慈悲”。

六四

确实，连自己的国人他都躲避，
　只要他们迁居靠近他的树林，
他就会迁往百哩外的移民点，
　以求边远人稀的闲适和宁静。
文明的麻烦就在于：彼此掣肘，
　你既不喜欢人，也难得人欢心；
但他并不是从不与人往还，
待人接物还是尽可能地和善。

六五

他并不是孤独的，在他的周围
　成长了一伙田园的游猎之子，
他们有一个永远纯朴未琢的
　年轻的世界，其中还不见一丝
刀剑的斑痕或忧伤的皱纹，
　无论大自然或人面都是如此；
是生于自由的树林使得他们
像山泉或树木般自由而清新。

六六

他们都是高大强壮，健步如飞；
　不似蜷伏在城市的苍白的人，
他们从不为忧患或金钱所囿，
　只任思想在绿色的林野驰奔；
没有精神的萎靡使他们苍老，
　也没有“时尚”以它的荒谬绝伦
逼他们模仿；他们单纯而不粗野，
他们的枪法虽好，却不用于末节。

六七

他们白天劳动，夜晚睡得安恬，
　“愉快”是他们的劳作的助手，
他们的人数不太多，也不太少，
　这使他们的心灵从不生锈；
那刺激人的贪欲，累人的豪华
　不会以赃物到山林里来引诱
这自由自在、别无所求的居民，
他们以孤寂为乐，却并不阴沉。

六八

关于自然是如此。为了换口味，
　再提提你伟大的乐趣吧，文明！
一个稠密的社会的美妙后果，
　战争和瘟疫，暴君的暴敛横征，
王族的祸害，权贵恶霸的贪婪，
　为了薪饷而杀人上万的士兵，
还有六十岁的喀萨琳的香闺，
加上伊斯迈的屠城更给它增辉。

六九

城是攻进了：先是一个纵队
　一路浴血冲进；接着是另一路。
血热的刺刀和亮闪闪的刀锋
　撞击着偃月刀；可以听见远处
母子的哭嚎和对天的诅咒；
　硫磺的烟越来越浓，开始堵住
晨空和人的呼吸。土耳其军队
步步为营，还不肯撤出城围。

七〇

库图佐夫①，那以后曾把拿破仑
　在冒险的血路上击溃的将军
(多少还靠冰雪小小帮助一番)，
　这一回却是他自己吃了败阵；
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不管面对
　友或敌，都能说两句笑话开心，
也不管那是否胜负存亡之交；
但这次，他的玩笑似乎不太妙。

---

①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于1812年击败拿破仑。

七一

因为他自己跳进了一个沟渠，
　那些迅速追随过来的投弹手
却以自己的鲜血大大丰富了
　原来的血渠；以后他爬上城头，
但他的策略至此算达到极限，
　因为敌人把他们通通送回沟
（他们的死伤可真不少，这其中
利鲍比尔将军死得教人悲痛）。

七二

幸而有一支迷路的水上部队
　顺游而下，随便到了一个地方，
简直不辨东西南北，上了岸后，
　就像在梦里似地到处游荡，
终于他们在曚曚的晨光下
　看到面前仿佛有一座城墙，——
若不然，伟大有趣的库图佐夫
也许早和大部兵马埋在一处。

七三

就是这些队伍涌上了城垛，
　正当库图佐夫最敢死的军队
像变色龙似的，有些惴惴失色；
　他们在攻占高地后，就把名为
“吉利亚”的城门对那些受窘的
　英雄打开：英雄们正稍带羞愧
在城外没膝的泥水浆里跋涉，
它刚刚解冻，就变为人血的沼泽。

七四

科扎克，或者，随您高兴，哥萨克
　（我并不以拼音的正确而自负，
只要我在事实，数字，策略，政见，
　以及地理的标志上不犯大错误），
本来是擅于在马背上服役的，
　对于堡垒的地形学并不谙熟，
他们只凭首长喜欢向哪指挥，
便向哪儿打——却被杀得落花流水。

七五

虽然土耳其的炮火不断怒吼，
　他们有一支队却冲进了城堡；
自然他们认为，这就可以在全城
　掳掠一番，再也没什么碍手碍脚。
岂不知勇敢的人常常闹错误，——
　原来土耳其人只是佯装逃跑，
好把他们引到两座稜堡之间，
然后再把傲慢的基督徒聚歼。

七六

于是，哥萨克们被捉住了尾巴——
　这对于士兵和主教同样致命。
在天亮时，他们被零星地切断，
　并发见此生的大限已经临近；
但他们死得不畏缩，也不抖颤，
　宁愿以自己的尸体把路铺平；
这就使叶苏斯克中校得以率领
波罗斯基的一营勇士顺利前进。

七七

这勇敢的人杀尽了他见到的
　一切土耳其人，只是还来不及
食其肉而寝其皮，自己便被杀；
　因为回教徒还不肯束手待毙
看着全城遭焚。虽然城墙被占，
　但倒霉的还不知是我或是你；
这真是有来有往，寸土必争，
这一方不肯退，那一方也打不动。

七八

还有一个纵队也是损失惨重；
　这儿，我们倒跟史家说在一道；
对于该争取最大光荣的队伍
　据说你发给的子弹越少越好，
假如情况是要他们短兵相接，
　晃着明亮的刺刀向敌人奔跑；
因为有时候他们竟一意图存，
只是愚蠢地从远处射击敌人。

七九

麦克诺将军的部队(其中少了
　将军本人，由于副手的不得力，
他不久前在沙场上杀身成仁)，
　终于和敢于攻城的士卒一起
再次攀登那喷吐死亡的城堞，
　虽说土耳其人抵抗得够壮丽，
城还是攻进了；为了保卫它，
敌军司令付出了颇高的代价。

八〇

唐璜和约翰孙，以及先进城的
　一支敢死队，答应他从宽发落，
但堂堂番邦司令怎受得这句话？
　至少，这个蛮子将军听不进耳朵。
他死了，值得他的国人一挥泪，
　真不愧为强悍武夫，忠勇报国。
一个英国海军军官想要把他
变为俘虏，反被他送回了老家；

八一

因为对这个建议的唯一答覆
　是砰的一枪，把那个军官击毙，
别人看到这情形，再也不稍待，
　开始教钢和铅(是专为这时机
忠诚以待的金属)胡窜和乱飞，
　结果没有一个人头能够免于
这场横祸：三千穆斯林当场毙命，
十六把刺刀刺穿了那个司令。

八二

城是攻占了——都是节节进占的，
　死神喝够了鲜血。没有一条街
不是为了保护那些它不再能
　保护的人而流出最后一滴血。
在这儿，战争已将它的破坏艺术
　让位给更破坏的天性：屠杀之烈
比得上尼罗河岸炎热的土壤——
每种罪恶都滋生了丑恶的形象。

八三

一个俄国军官高视阔步走过
　成堆的死尸时，感到他的后脚
突然被咬住，凶狠得像是夏娃
　留给后代去承受的蛇的噬咬。
他一路乱踢、咒骂、撕扯也无用，
　咬得出了血，他像狼似地嗥叫；
那牙齿只满意地啃住他不放，
宛如古代那条蛇捉弄人一样。

八四

这是个濒死的回教徒，由于感到
　敌人的脚踩过他，便迅速捉着，
以牙齿咬住那最敏感的脚腱，
　(就是古代的缪斯或近代学者
以你而命名的部位，阿喀琉斯[①]！)
　牙齿虽已咬穿，但它无论如何
还是不放松；据说(当然是谣传)，
直到头割下来，它和腿还相联！

①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希腊大将，相传他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腱是唯一弱点。西方成语有"阿喀琉斯的脚腱"一语，即指弱点。

八五

不管事实如何，可以肯定的是：

那个俄国军官终生是残废了，

敌人牙齿比烤肉叉还叉得深，

使他不得不列居于伤病号。

联队里的军医也束手无策，

因此他所受的责备可不小！

也许罪咎还甚于那死敌的头；

它虽然被割下，还不肯松口。

八六

但事实总是事实，——一个真正的

诗人的职责就在于尽力摆脱掉

虚构的成分；因为，若是使诗歌

比散文所受的真实性的约束少，

那算不了什么艺术，而是为着

提供市场上对“诗的词藻”的需要，

同时满足那无耻的对谎言的渴求，

撒但就凭它使成群的灵魂上勾。

八七

城是取得了，但不是双手奉上的。
　不！没有一个回教徒交出刀剑；
血尽可以流淌，像多瑙河似地
　沿城倾泻，但没有行为或语言
在死亡或敌人面前表示畏缩。
　一路挺进的莫斯科人也枉然
欢呼胜利——哪怕剩下一个敌人，
也得叫对方陪着他一起呻吟。

八八

刺刀不断劈刺，马刀不断砍杀，
　人们的性命抛掷得一如粪土，
好像树林蜷伏于岁暮的寒气
　不断呻吟，落下红叶遍地飞舞；
同样，这稠密的城市也在呻吟，
　失去了美好的一切，变为光秃；
到处是触目惊心的碎瓦残垣，
像吹倒的橡树，碎成千万个冬天。

八九

这是个可怕的题目，但我的诗才
　任何时候都不在于耸人听闻，
因为人的命途总是既有吉祥
　也有乖背和灾难，好与坏杂陈，
欢乐中不乏哀愁；若是过多地
　只唠叨一种情调就不免沉闷；
不管是无心或有意得罪友或敌，
我写你们的世界力求不差毫厘。

九〇

在团团罪恶中，只要有一件德行，
　用句成语说（在这崇尚粉饰、虚靡
而伪善的时代，说话得矜持些），
　就会"一新耳目"，并且能给我话题，
使我这些被丰功伟业的战火
　灼烤得有些干枯乏味的诗句
稍稍得以润泽；虽然一切史诗
都是凭这种题材而富丽绝世。

九一

在一个横尸上千的棱堡上
　有一堆尸体尚未冷却的女人，
她们原是逃到这里来避难的，
　却与城堡共亡，足教善良的心
见而寒慄，——这时，美得像五月，
　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却弯下身
想把自己小小的急跳的心胸
藏躲在这一滩血泊的尸体中。

九二

两个邪恶的哥萨克气势汹汹，
　正手拿着武器朝这孩子追来；
相形之下，连西伯利亚的野兽
　都有纯洁的感情，都充满仁爱，
连熊也算得文明，狼算得温顺；
　但这一切都该责备谁？是该怪
他们的天性？还是怪那些君主
千方百计教他们的臣民去杀戮？

九三

他们拿刀对她幼小的头摇晃，
　吓得她把头直往死亡堆里钻，
连她美丽的头发也悚然竖立；
　这凄惨的景象正被唐璜瞥见。
我不想转述他说的什么，因为
　那也许使文雅的耳朵不很喜欢；
但他所作的却是猛扑他们后背，
这样和哥萨克讲理倒最干脆。

九四

一个被砍了屁股，一个肩膀劈裂，
　他们又怒又痛，被赶得一路怪叫，
也许去找外科医生，看哪个巧工
　能把那受之无愧的伤口焊接好；
这时唐璜转而搬动那一堆尸体，
　个个血肉模糊，使他顿时感到
不寒而慄；就从这一大堆死人里，
他把这快要永眠的小俘虏拉起。

九五

她和死尸一般冰冷，在她脸上
　有一条细长的血痕，使人想到
她也几乎走上她全家的归宿，
　因为正是杀她母亲的那一刀
伤了她的前额，所留这条血痕
　成了她和亲人的最后联系了；
但此外她倒没有伤，她睁大眼
十分惊诧地对唐璜看了一看。

九六

就在这一瞬息，当他们睁大眼睛
　彼此凝视的时候，唐璜的面容
真是悲喜交集，充满希望和恐惧，
　又有救人的欣慰，又怕还有不幸
等待他所救的人；而她满脸是
　稚子的恐怖，好似身在恶梦中，
那张小脸纯洁、苍白、而又光亮，
有如烛光照耀到石膏的瓶上。

九七

约翰·约翰孙来了(我不想叫“杰克”，
　因为在伟大的场合，类如攻城
或目前这种时际，用那种称呼
　就显得俗气、败兴、而不够郑重)；
约翰孙来了，随后还有几百人，
　叫道：“唐璜！唐璜！小伙子，不要停！
我可以拿一块钱打赌：莫斯科
准要把圣乔治勋章①发给咱一伙。

九八

“土耳其司令的脑袋已经敲碎了，
　但是那石头堡垒还没有拿下来。
老督军还坐在几百个死尸中间，
　在炮声里安然吸着他的烟袋；
听说呀，我们死的人堆得高高的
　都齐到下巴啦，就为着那座炮台！
现在它还是连珠发射着炮弹，
好似葡萄园的葡萄一落就一片。

① 俄国军人的勋章。——拜伦原注。

九九

"跟我来吧！"可是唐璜答道："你看，
  这孩子是我救的——我不能叫她
听天由命呵；只要你能指给我
  一个安全的角落，使她不太害怕，
我就跟你去！"约翰孙四周望了望，
  耸耸肩，一面卷衣袖并整理一下
黑绸领巾，一面答道："你说的有理。
可怜的东西！怎么办？我也没主意。"

一〇〇

唐璜说："不管有多么天大的事，
  我也不能离开，除非她的生命
能比我们这种处境安全得多。"
  约翰孙说："谁的命我也不能保证。
但至少，你可以死得光荣一些。"
  唐璜说："至少我要耐心等一等。
我不能任这个孩子再冒风险，
她已是孤儿，所以必须归我管。"

一〇一

约翰孙说："唐璜，我们没时间耽误。
　这孩子挺好看，挺美；我还不曾见
这样的眼睛，——但听着，现在你必须
　在荣誉和感情、骄傲和怜悯之间
加以选择；你听，炮声响得更凶了！
　不管怎么说，不劫城可大为失算！
我不愿意自己去而不带着你，
不过，天哪！捞第一水就要来不及！"

一〇二

但唐璜不为所动；直到约翰孙
　（他倒真爱唐璜，虽然看来无心）
从自己的队伍里巧妙地挑出
　几个被他认为最不爱抢的人，
并且赌誓说：万一这孩子出了岔，
　那不客气，明天就枪毙了他们。
但假如她被保护得安然无恙，
他们至少有五十卢布的奖赏，

一〇三

而且还有掳得的财物作津贴，
　一切都和他们的伙伴公平分配；
这样吩咐以后，唐璜才一同前进。
　在炮火下每进一步，他们这一队
数目就更少，但人们仍然涌向前，
　这也不足怪，因为都被利欲所催；
这情形本来到处如此，天天发生；
别相信英雄就甘于领取半薪。

一〇四

啊，胜利就是如此！人就是如此！
　至少在这名目下的十之八九
就是如此；也许，对我们称为“人”的
　上帝大多另有名称，另立范畴，
否则天道很难解。但言归正传：
　有一位可汗或“苏丹”（对这位军头，
我遵从的那位历史家①就这样
错称了一下）似乎怎样也不投降。

① 历史家——指法国历史家盖布里尔·特·卡斯台尔诺，著有《论新俄罗斯的古代与近代史》（巴黎1820年版，三卷集），拜伦关于伊斯迈战役的某些细节来自该书。

一〇五

五个儿子保护着他，（多妻制度
　就有这种好处：生的虎子特别多，
而且不会被处以虚伪的重婚罪。）
　只要他看见有一枝还英气勃勃，
就怎样也不相信城防大势已去。
　你以为这必是阿喀琉斯或赫克托耳？
不，这只是个朴素而平和的老头
愿意和他的五个儿子领先战斗。

一〇六

要点在于俘获他。但凡是英雄
　每看到有勇敢的人众寡不敌，
就有不忍之心想去伸手援救；
　英雄本都是半神半兽的混合体，
他时而怒如狂涛，时而悲天悯人，
　就像一棵粗犷的树傲然耸立，
但也有时会对夏风频频低首，
似有悲悯拂过它野蛮的心头。

一〇七

然而他绝不肯作俘虏。对一切
招降的提议他只有一个答复，
那就是朝基督徒乱砍杀一通，
像瑞典王查理[1]在本德那样顽固。
他的五个儿子对敌人也不示弱，
这使得俄国人的同情不像起初
那么柔了，因为它也和耐心一样，
不断的小小的挑拨会把它磨光。

一〇八

也不管约翰孙和唐璜用多少
他们能运用的一切东方词令，
求他看在真主面上，哪怕稍稍
把战斗放缓一些，只要给他们
一个能拯救顽敌的藉口就行，——
他只一路砍去，像神学大师们
碰上了怀疑论者，他又骂又打
这两个朋友，像婴儿打着奶妈。

---

① 瑞典王查理——指查理十二世(1682—1718)，善于用兵，称雄一时，但在1709年为俄军所败，退居当时属土耳其统治的本德地方。1713年，土命其离开本德，查理不从，率少数卫士力抗土耳其大军，最后被擒。

一〇九

他毫不客气，使唐璜和约翰孙
　都受了轻伤，这下他们可不再等：
第一个叹口气，第二个咒了一句，
　就朝愤怒的苏丹大人乱砍一通。
而别人看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
　顽而不化的蛮子，也都怒气填胸：
刀枪朝他们父子密打得像雨点，
而他们抵挡着，好像一片沙滩

一一〇

饮了又饮，还只嫌干。他们终于
　倒下了。第二个男儿一弹丧命，
第三个被刀劈，第四个最受痛爱，
　却在刺刀上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五个由基督教的母亲所养，
　一向受虐待，因此也长得畸形，
他却战到最后一口气才作罢，
为了救那生他而脸红的爸爸。

一一一

长子是一个真正不驯的鞑靼，
　比得上穆罕谟德最中意的徒弟，
在这最藐视基督的殉道徒心中
　净只是一些绿衣的黑眼睛仙女，
据说她们为不愿居留尘世的人
　在天国铺好了床，而且这些佳丽
和一切美人一样，凭她们的美
就能对所见到的人为所欲为。

一一二

至于她们想把这年轻的可汗
　如何摆布，那我就不便多过问；
无疑，一个漂亮小伙子会得到
　比粗厉的老英雄更多的欢迎，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场上
　要找久经风霜的阵亡的老兵
那可难上加难，但漂亮的公子
却血肉模糊的，满地躺的都是。

一一三

仙女们还有一种天然的嗜好，
　就是爱把你们新婚男子拉去，
那是正当良辰美景令人欢笑，
　还没等第二个蜜月变得忧郁，
或者还没等“悔恨”噬咬着深心，
　使他为了不再能独身而叹息，——
也许是因为嫉妬这昙花一现，
你们的仙女就争着把它掐断。

一一四

因此，这年轻的可汗只心想仙女，
　完全忘了他的四个新娘的爱娇，
就朝天国的第一夜勇敢地冲去。
　不管我们优越的信仰如何嘲笑，
反正回教徒就为那些仙女而战，
　好像天国只此一家，并无分号。
其实，若凡是我们听到的天国
和地狱都真，那至少该有六七个。

一一五

他的眼前全是那灿烂的幻影，
　甚至当钢矛刺进了他的胸部，
他还高呼“阿拉！”并且看见乐园
　为他拉开了它的神秘的帷幕，
而光辉的“永恒”毫无遮拦地
　射向他的灵魂，像不断的日出；
先知，仙女，天使和圣徒都一齐
在烈焰中闪过眼前，于是他死去，

一一六

他的脸上洋溢着天庭的喜悦。
　好老头儿可汗早已不再能目睹
仙女什么的，除了看见自己身边
　那长得像杉木一样繁茂的家族——
当他看到他的最后一个虎子
　像一棵砍倒的树，尘土归于尘土，
他停一下，看了看儿子的死尸，
啊，这是他最初和最后的儿子！

一一七

士兵们既看到他已偃旗息鼓，
　便也停止战斗，仿佛再次情愿
与他和解，只要他不再象上次
　那样喝喊“后退！”但老头儿不管
他们的示意，他从未颤抖的心
　这时却象一根芦苇那样抖颤，
望着儿子们都已死去，他深感
在生命临终时他自己的孤单。

一一八

但那只是一瞬息。他一个纵身
　朝俄军的刀锋扑去他的胸膛，
对生命漠视得好似一只飞蛾
　鼓起双翅去扑那焚身的火光；
呵，为了刺深些，他紧紧地靠在
　那杀死他的儿子的刺刀尖上，
接着对儿子们暗淡地看了看，
就让灵魂从巨大的伤口飞上天。

一一九

真奇怪：这些粗鲁无情的铁汉
　生平以杀人为业，从不知怜惜
妇孺或老弱，这回看到老头儿
　同他的儿子在他们脚前死去，
也不禁为被屠者的英雄气概
　感动得心软一下；虽然没有泪滴
从他们血红的眼里流出，他们却
钦佩人蔑视生命有如此坚决。

一二〇

但是那石头堡还在继续开火，
　督军还是安详地做着他的官，
他使俄国人败退了二十多次，
　大军每次进攻都落得人仰马翻。
终于他下问了一句：这座城池
　还有一些部分是不是已经失陷？
听到回答"是"，他立刻派个州长
去答复利巴斯，同意向他投降。

一二一

这时他盘腿坐在一块地毯上，
　在一片烧焦的荒墟的包围中，
漠然无事地吸着烟；连特洛亚
　也没有落到如此悽惨的情景！
但这却无害于他的坚忍哲学，
　他威武地望着一切，无动于衷；
一面轻捻胡须，一面喷着烟云，
好象他既有三条马尾[1]，也就有三条性命。

一二二

城既已攻占，——那末，他和这堡垒
　是不是投降就已经不关重要，
他怎样顽强勇敢也无济于事。
　新月的银弓下落，伊斯迈完了！
只见战地上飘着血红的十字，
　但那不是救世的血；燃烧的街道
投影在河水里，象是一片月光
被染得赤红，在血海里倒映。

---

① 三条马尾——当时土耳其的大臣，以其随行的人所捧的马尾数目标志其职位高低，低的只一条马尾，最高级则为三条。

一二三

心灵所厌的一切过分的举动，
　身体力行的一切坏事的后果，
魔鬼发疯时所犯的各种罪行，
　尽见闻和想象所描绘的灾祸，
还有罄竹难书的、使人入地狱、
　或变人间为地狱的那些邪恶，
(想不到仅凭人们的胡作非为
就会成为这样！）都已在这儿鼎沸。

一二四

假如这里偶尔也有稍许怜悯
　贸然一闪，使一颗较高贵的心
能摆脱血腥的羁绊而去拯救
　一个美丽的孩子，或一二老人——
但那算了什么？怎能补偿全城
　被毁的成千爱情、亲属和责任？
伦敦的老爷，巴黎的公子呵，请看：
战争究竟是多么慈悲的消遣！

一二五

请想想读一张公报的乐趣吧，

　那得用多少痛苦和罪恶交换；

如果你们无动于衷，请别忘记

　这宿命也许就是你们的明天！

而目前，赋税、卡色瑞、国债等等，

　已经很好地暗示到了这一点。

请扪心自问，看看爱尔兰现况；

韦斯雷①的光荣已使遍地饥荒。

一二六

不过对一个爱国情殷的民族

　(不但爱国，又如此爱它的国王)，

那总不失为兴致崇高的题目——

　所以，缪斯呵，别摔开它而飞翔！

别管"虐政"那群蝗虫怎样吃掉

　你的绿野，也别管爱尔兰怎样

饥荒遍野——反正饿不到皇上，

伟大的乔治还是体重二百多磅！

① 韦斯雷(1760—1842)——英国贵族，惠灵吞之弟，1821年任爱尔兰总督。1822年爱尔兰马铃薯大减产，遍地饥荒。韦斯雷捐款救济，得到某些人的称道，故拜伦以"光荣"相讥。

一二七

但现在该把我的本题结束一下：

　伊斯迈是完了——呵，那不幸的城！

多瑙河远远映着它燃烧的楼阁，

　血水顺流而下，一路把它染红。

可怕的杀声和更凄厉的号叫

　还在此起彼伏；但大炮的轰隆

已渐渐减弱。守城的四万大军

只剩下几百，其余的都已沉静！

一二八

不过有一件事情应予以表扬：

　俄国军队虽然这次把城攻陷，

有一种今日颇为时兴的美德

　值得我们记载，传为千古美谈；

话题难以出口，所以得婉转说，——

　也许由于深冬已久，过于严寒，

也许是疲惫和缺粮使得他们

变贞洁了——总之他们很少奸淫。

一二九

杀得倒很凶，抢劫更不计其数，
　也许还同样多地在某一方面
偶尔越轨，——可是绝不象法国人
　那放荡的民族在洗城时那般
蹂躏过分。我猜不出什么原因，
　只好认为是天冷和怜悯使然；
全城的女人，除了四百个例外，
比原来贞洁的程度并不更坏。

一三〇

一些古怪错误也在暗中发生，
　这表明灯光不够，或口味太差；
的确，烟雾浓得难以辨认敌友，
　而况在作这类事时总是无暇
细加酌量；也许只要一星之光
　就能使德高的贞女免受糟蹋；
不幸六个老处女，各有七十高龄，
都被不同的近卫军蹂躏一通。

一三一

但大体上，俄军的节制很可观，
　致使有人意马心猿，深为失望，
她们一向感到“幸福的独身”
　不很方便（她们本非自愿背上
这个十字架的：不是她们之过，
　而是命运使然），并认为老姑娘
最好举行罗马式的赛班婚礼①，
既可以省时间，又省得送彩礼。

一三二

在这兵荒马乱中，也可以听到
　有些标致的中年寡妇在纳闷：
（她们都是禁闭得过久的鸟儿，）
　“为什么还看不见有奸淫的人？”
但当人们正忙于血洗和抢劫，
　对其他罪孽就来不及多费神；
至于她们是否会逃，那就成了
黑夜的秘密——我只有暗自祝祷。

① 罗马式的赛班婚礼——指传说中古罗马兵士强奸赛班族妇女的事。

一三三

苏瓦洛夫成了征服者，比得过

　他的同业帖木耳[1]或成吉思汗。

当炮声还在继续，在他的眼前

　象干草般燃烧着街道和寺院，

他以血手写出了第一张捷报，

　这下面就把他的杰作照抄一遍：

“荣耀归于上帝和女皇！”[2]（苍天在上！

这两个名字竟在一口气里迴荡！）

一三四

“伊斯迈是我们的了！”多么不凡！

　我想这以笔记述利剑的几个字

可以比得伯尔沙撒所见的凶言[3]。

　天保佑我吧！我并非什么牧师；

---

① 帖木耳（1336?—1405）——继成吉思汗而起的蒙古族征服者，曾在中亚建立大帝国。

② 在俄文中，原文是：

荣耀归于上帝，归于陛下，

城堡已攻陷，而我是在那儿。

这是一种联句，因为他是诗人。——拜伦原注。

③ 伯尔沙撒所见的凶言——即写在墙上的亡国预言。伯尔沙撒见第三章第六十五节注。

伯尔沙撒所见的是神的笔迹，
　严峻，庄严，那对于国运的预示
绝非儿戏；——但这机智的俄国人
象尼罗①，居然对燃烧的城歌吟。

一三五

他写了这北国的诗，不用谱曲，
　正好以嚎叫和呻吟给它伴奏，
我想人们虽不唱，却忘不了它——
　因为，如果可能，我要教导石头
去反抗世上的暴君。别让人说：
　我们仍谄媚王座吧！多年之后，
子子孙孙呵！想想我们是怎样
暴露了世界自由以前的情况！

一三六

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的，但你们
　生活在自由而欢欣的太平盛世，
将难以相信象我们所见的一切，
　因此我要为你们写出这些怪事；

① 尼罗（37—68）——罗马皇帝，以残暴荒淫著称。相传他下令放火烧罗马城，而在火焰四起时，他弹琴作乐。

不过，让这记忆消逝也好！但如果
　后人还要提起它，它引起的蔑视
必甚于古代的野蛮人，因为他们
虽然彩涂自己，却不以鲜血纹身。

一三七

将来你们听到史家谈及王座
　和王座上的人时，但愿那就象
我们如今望着恐龙骨头似的，
　不知有此物生存的古代是怎样；
或者象埃及石壁的象形文字，——
　那有趣的谜足够教后人去猜想
不知其中有什么可喜的秘密？
(这就是建造金字塔的真正目的。)

一三八

读者！我已经遵照诺言，至少是
　照我第一章所说的予以兑现；
你们看到爱情，风暴，旅行，战争，
　丝毫不爽地写出来，而且这诗篇
是史诗，假如老实人的话不致
　冒犯尊听：因为我在吹牛方面
确远逊于前辈。我只随意歌吟，

但诗神有时也借我以弦外之音，

一三九

使我得以噜苏，挑错和胡扯。

　至于这莫名其妙的诗歌巨作

还要安排什么给它的主人公，

　那得等以后我想一想再说；

但现在，打过伊斯迈的攻坚战，

　我已够累了，这一章就此收缩。

且让唐璜奉派去京，带着捷报，

全彼得堡都正把它盼得心焦。

一四〇

唐璜所以能有这特殊的荣誉，

　因为他在前线的行为既勇敢

而又人道：这后者，人们在以残暴

　满足虚荣之后，有一时很喜欢；

从疯狂的屠杀中救出的孩子

　给他博得了人们的某些称赞。

但我想，他对于她的安然脱险

比对他的新勋章更感到心欢。

一四一

这穆斯林的孤儿就归他管了，

　因为她已无家可归，举目无亲。

她的亲人象赫克托耳家族①一样

　都已在战场上或围城下丧命；

她的出生地只剩了一片荒墟，

　而平日寺院鸣钟祈祷的声音

也不再听到了。唐璜忍不住挥泪，

并立誓保护她，这他倒没有违背。

① 赫克托耳家族——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二十二章所写特洛亚王室在其京城被希腊军攻陷后的惨状。

第九章

一

哦，惠灵吞！（或不如说“毁灵吞”！
　声誉使这个名字怎样拼都成；
法国对你的大名竟无可奈何，
　就用这种双关语把它嘲弄，
好使她无论胜败都能够开心，）
　你得到了不少的年金和歌颂，
像您这种光荣谁若敢反对，
全人类都会起而高呼：NAY！①

二

我觉得在马里奈谋杀案件②中，
　你对金纳德没信义——简直卑鄙，

① 疑问：Ney？——印刷厂学徒。——拜伦原注。（Nay与Ney同音，前者是英文字，意为“不同意”，后者是法文字，系拿破仑的一员勇将之名。拜伦假借印刷厂学徒的名义，做了一个语意双关的游戏，意即在人们心目中，呼出这一法国战将之名，会使惠灵吞闻而丧胆。——译者）

还有些类似行为不会给你的
　　威斯敏斯特的灵牌③带来荣誉。
至于那是什么，自有饶舌的女人
　　在午茶时传播，这儿不值一提。
但虽然你的残年已快达到零，
大人呵，您却还是个少年英雄。

三

不列颠负于（也付与）你真够多，
　　但欧罗巴所负于你的更不少：
你为她的"正统"修理了拐杖，
　　正当那支柱看来已风雨飘摇。
你把一切恢复得有多么牢固，
　　西班牙、法国和荷兰都能感到；
滑铁卢一役使普世对你铭感，
（但愿你的诗人④唱得出色一点。）

---

② 马里奈谋杀案件——1818年2月11日，惠灵吞在回他在巴黎所住的旅馆途中，几遭革命者暗杀。在此之前，金纳德勋爵曾告英军参谋长有此举可能，至此英国当局乃问金纳德消息来源，金在取得英军不追究提供消息的人的保证后，请一名马里奈的政治人物来巴黎见英国当局。但在惠灵吞宴请金纳德本人之际，英军逮捕了马里奈，因此金大愤，写文公开质问惠灵吞。金纳德勋爵是拜伦的好友道格拉斯·金纳德之兄。

③ 威斯敏斯特的灵牌——英国的显要人物死后葬在威斯敏斯特寺，或在该处设灵牌。

④ 你的诗人——滑铁卢战后，有些人写诗为惠灵吞歌功颂德，其中包括司各特和华兹华斯，这类诗都是应景之作，写得毫不出色。

四

你“杰出的刽子手呵，”——但别吃惊，

　　这是莎翁的话①，用得恰如其分，

战争本来就是砍头和割气管，

　　除非它的事业有正义来批准。

假如你确曾演过仁德的角色，

　　世人而非世人的主子将会评定；

我倒很想知道谁能从滑铁卢

得到好处，除了你和你的恩主？

五

我不会恭维，你已饱尝了阿谀，

　　据说你很爱听，——这倒并不稀奇。

一个毕生从事开炮和冲锋的人，

　　也许终于对轰隆之声有些厌腻；

既然你爱甜言蜜语多于讽刺，

　　人们也就奉上一些颠倒的赞誉：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

“欧洲的解放者”②呀，——使她更不自由。

---

① 莎翁的话——语出《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

② 见滑铁卢战役后议会的演说。——拜伦原注。

六

我的话完了。现在请去用餐吧，
　巴西的王子①正向你献上珍馐；
请别忘记给你那门口的卫兵
　从你丰盛的餐桌拿一块骨头；
他作过战，最近可吃得不很饱——
　据说，好像人民也正饿得发愁。
当然啦，你的俸禄是受之无愧，
但请还给国人你的一点余惠。

七

我不想评论你，像你这么伟大，
　我的公爵大人！当然无可訾议；
罗马的辛辛纳塔斯②虽然崇高，
　和我们现代史可搭不上关系。
不过，尽管你吃马铃薯没有够，

① 巴西的王子——指葡萄牙的摄政王，后继承王位，称约翰六世。他在1808年拿破仑军入葡时举家逃往巴西。滑铁卢之役后，他送了一个特大的银托盘给惠灵吞。

② 辛辛纳塔斯——公元前五世纪时罗马政治家，平时乡居务农，国家有事时出而治军问政，曾于公元前458年罗马危急时出而击败入侵的外族，但胜利后立即交权回乡，所以人称高风亮节。

似乎也无需霸占那么多领地；
呵，以五十万给你置一座田产
未免太贵了！——我可是无意冒犯。

八

凡伟人都不要荣华富贵为报酬：
厄帕敏南达[1]拯救了底比斯以后
就去世了，甚至没有一笔仪仗费；
华盛顿[2]得到感谢，此外一无所有，
除了给祖国以自由的万丈光辉——
这荣誉才稀见！连庇特[3]也在夸口：
作为一个亮节高风的国务大臣，
他毁了大不列颠，居然不要酬金。

九

除拿破仑以外，没有人像你这样
为时势所宠，而又如此糟蹋良机，

---

① 厄帕敏南达——公元前四世纪时底比斯的大将，在公元前371年用新战术大败斯巴达军，被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战术家。

②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位大总统，他在总统任内除规定的薪水外，不用国家一文。

③ 庇特（1759—1806）——英国首相，在法国革命以后推行极端反动的内外政策，所以拜伦说他“毁了大不列颠”。他个人负债甚多，英王乔治第三与伦敦商人都曾表示愿意替他偿付，他都谢绝。“不要酬金”指此。

你本可使欧洲从暴君的压迫下
　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普世的感激；
而今呢，你的声名如何？在群氓的
　一片喧腾后，要不要缪斯告诉你？
去吧，听它就在你祖国的饥嚎中！
看看全世界，你该诅咒你的战功！

一〇

既然这几章都谈到汗马功劳，
　我梗直的缪斯无妨对你说出
你在公报上读不到的老实话；
　是时候了，该对你们雇佣的一族
（个个靠祖国的血和债而自肥）
　把它宣示出来，而且不行贿赂：
你干了大事情，可是胸襟狭小，
因此把擎天伟业——把人类毁了。

一一

死亡在欢笑，——关于逝去的世界
　请想想我们知道的是多么可怜！
它虽已沉落了，像沉落的太阳，
　也许在别处引起更灿烂的春天。
死亡正笑对我们所痛惜的一切，

请看谁不在时时惶恐！死亡的箭
威胁着生命，尽管并没有射出，
但谁看见它的狞笑而不恐怖！

一二

看啊！死亡正怎样嘲笑着我们！
它把我们的现在都变为过去，
因为没有唇舌，它干笑而无声，
又因为没有耳朵，这怪物早已
不再聆听，只微笑着给人剥掉
比一切华服还更珍贵的外衣——
人皮，不管是白、是黑、是棕黄，
只留下一堆白骨冷笑在世上。

一三

死亡就如此取乐，乐得好阴森；
既然它如此，生命又为何不能
满足于他更优越的取乐方法，
以一个微笑把一切夷为虚空？
本来万物不过是泡沫，不断地
涌现和破灭在时间的狂澜中，
虽然这狂澜又不及永劫之流——
它一波就吞没了时间、太阳、宇宙。

一四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莎翁的这句话①如今颇为流行；
我不是亚历山大或黑菲斯申②，
　也从无意于获取抽象的名声，
宁愿有好胃口，而不作生癌的
　拿破仑，——即使能让我百战百胜
为了把一个英名或臭名赢得，
假若没有胃口，美名又算什么？

一五

“呵，割禾的人有多好的肠胃！”
　我译出这句话，是专为给那些
无福消化的人造福，因为他们
　被注定要以自己小小的胃穴
承受整个来自地狱的波涛，——
　农夫的汗可抵得财主的产业：
前者劳苦而耕，后者逼人租金，
可是睡得最酣的人才最称心。

---

① 莎翁的这句话——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即该剧最有名的独白的起句。

② 黑菲斯申——亚历山大手下的大将。相传亚历山大曾说：“黑菲斯申就同亚历山大一样。”

一六

若是要我回答“活着，还是死去？”
　我倒想先把什么是生存弄清。
我们的确想得很多，而且认为
　我们既有所见，必然事事高明；
至于我呢，“生”或“死”都别想拉我去，
　除非双方偶尔达成协定：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生即是死，
活着并不只是喘口气就了事。

一七

“余何所知哉？”这蒙田①的座右铭
　也成了最早的学院派的警语：
人所获知的一切都值得疑问，
　这是他们最珍视的一个命题；
自然，哪儿有确定不移的事物
　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
我们此生怎么办？这真是个谜，
连怀疑我恐怕都可加以怀疑。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家，所著《随笔》对西欧各国文学有重大影响。

一八

在冥想的海洋中像庇罗①似地
　随意漂流，也许真是其乐无穷，
但万一帆船被吹翻了怎么办？
　你们的智者对航海并不高明。
在思想的深渊中游泳也不妙，
　假如你的游技只是普普通通；
倒不如在岸边，避开大的浪潮，
一弯身就能拣些美丽的贝壳。

一九

“然而，苍天在上，”如凯西奥②所说：
　“别再说了，我们该作的是祈祷。”
我们还得救世，因为自从夏娃
　和亚当堕落以来，人就被贬到
鸟兽虫鱼的归宿里去了。据说，
　麻雀的坠落是天数③。至于这种鸟
犯了什么罪，那可就难以揣摸，

① 庇罗(约公元前360—270)——希腊哲学家，世称怀疑主义之父。
② 凯西奥——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中人物，引语见该剧第二幕第三场。
③ 麻雀的坠落是天数——见《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二场。

也许它曾在夏娃的树上歇落？

二〇

哦，不死的神！什么是你的家谱？
　　哦，必死的人！什么是你的博爱？
哦，宇宙呵！什么是你的源起？
　　有人攻击我愤世嫉俗，多奇怪！
他们指的什么？我像这书桌的
　　红木头一样莫名其妙；但此外，
人变狼的妖术我觉得倒好懂，
因为只要有机会，他比狼还凶。

二一

但以我而论吧，最谦卑最温和，
　　像摩西[1]或麦兰克森[2]，待人接物
我从来都不敢远离中庸之道，
　　而且（虽然有时候，我也忍不住
放纵肉体或心灵，任其意而行），
　　我一向是待人以德，心怀忠恕，

① 摩西——《圣经》中希伯来人的领袖，率领他们摆脱埃及人的奴役。事见《旧约》《出埃及记》。

② 麦兰克森——德国人文主义者施华采特（1497—1560）的希腊文名。他以虔诚和克制著称。

何以人们倒把我叫作愤世者？
看来我不恨他们，他们倒恨我。

二二

现在该继续我们的好诗了。
　这首诗我认为确是一篇杰作，
不仅正文好，连序言也精彩，
　别管目前人们怎样不识货，
但总有一天，其中所含的真理
　终必显示出她最庄严的美色；
而在这以前，我只好暂时和她
共赏她的美和她飘零的生涯。

二三

我的主人公（我相信也是你们的，
　我仁慈的读者！）正在兼程奔赴
那大彼得的文雅蛮子的都城，
　（因为他们的文才仍逊于勇武，）
我知道这个帝国很惹人奉承，
　可叹堂堂伏尔泰都不能免俗！
至于我，我认为一个专制的国君
说不上野蛮，却远劣于野蛮人。

二四

我要和一切与思想作战的人

　作战，至少在文字上，（如果可能，

也在行动上。）而在思想的敌人中，

　暴君和献媚的奴才一直是最凶。

我不知道谁会胜利，但即使我

　有先见之明，也不会使我这种

公然的、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憎恨，

对各国的任何暴政稍减一分。

二五

倒不是我想讨好于人民，因为

　即使没有我，也有的是人叫嚣：

煽动家呵，异教徒呵，都想推翻

　每一座尖塔，代以合适的材料；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散播异端，

　像基督教义似的为地狱开道？

我但愿人们既不受制于皇帝，

也不受制于暴民，——或我，或你。

二六

这结果呢，由于不附和任何人，
　我倒得罪了一切人——但随它去！
如果说，我失于不会见风转舵，
　至少我的意见不是欺人自欺。
凡无心名利的人就不会取巧，
　假如你不愿为奴，更不愿奴役，
那就能像我似的自由发表意见，
不必作奴隶制度的豺狼而狂嗥。①

二七

“豺狼”，这倒是个好比喻；在半夜
　我曾听它们在荒村里嗥叫过，
很像权势雇佣的那一群爪牙
　为了猎获物而到处汹汹搜索，
只要嗅到什么就由主子下手。
　不过豺狼供奉狮子还有可说，
因为它嗅觉虽灵，体力却不如，
最糟是人类这昆虫却要养蜘蛛。

---

① 在希腊，我从未见过或听过这种野兽。但在艾菲沙斯的荒墟上我却听到上百个。——拜伦原注。（艾菲沙斯是小亚细亚城市，在今之土耳其——译者）

二八

只要挥一挥臂，那蛛网就完了。
　若没有那蛛网，它的爪牙和毒
又有什么用？记住我这句话吧，
　善良的人民！以及世界各民族！
让毒蜘蛛天天结网吧，网越密，
　越使人为一个事业群力以赴：
而今，除了希腊蜜蜂，西班牙斑蝥，
还没有谁狠狠一刺而挣脱镣铐。

二九

在最近的屠杀中露脸的唐璜
　正带着捷报赶路。——呵，这类公文
谈着流血就像我们谈水一样；
　而那些在城墟里累累的尸身
无非为了美丽的喀萨琳大帝
　在闲暇的时候有件事好开心：
她看着邦国之争好像看斗鸡，
她喜见自己的一只老是挺立。

三〇

唐璜坐着雪车飞驰，（那是一种
　倒霉透顶的没有弹簧的马车，
碰上路不平，你难保住一根骨头！）
　他想到了国王，勋章，声名显赫，
骑士之风，以及他所作的一切——
　他希望他的驿马能够飞腾得
像我的彼加沙似的，或者至少
马车有垫子，免得他这么颠摇。

三一

每当一震动——而震动是频繁的，
　他总要看一看他的小女孩，
好像他不愿在这坎坷之途上
　看见她和自己的处境一样坏；
这道路全凭可爱的"自然"铺设，
　不是石头就是沟，而且真可怪：
她把路变为河，却又不能行船，
终于由上帝掌管湖海和农田。

三二

至少他不付税，而且最有资格
　给所谓“务农士绅”作一个领袖，——
呵，这一族如今是十分式微了，
　因为地租近来完全拿不到手；
这使得“士绅”的处境异常困窘，
　而“务农”也没有能使谷神得救①；
她和拿破仑一起完了——多奇怪！
大皇帝竟和燕麦一起跌下来！

三三

唐璜目对着他从刀下救出的
　可爱的孩子——多么好的战利品！
哦，你们竖立血腥的纪功碑的，
　想想奈德王②，那便秘的波斯国君，
他把印度斯坦变成了一片废墟，
　让莫卧儿皇帝喝不上一杯咖啡来减轻
内心的痛苦，但是他也遭到了谋杀，

---

① 没有能使谷神得救——指谷价下跌，末行亦此意。当时英国处于经济危机。

② 奈德王——又称达马斯泼·古力·汗（1688—1747），曾侵入印度，攻下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

只因为他的胃已不再能消化。①

三四

哦，请你们，或我们，或者他和她，
　想一想救出一个生命，特别是
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在回忆中，
　岂不比从那一堆腐烂的人尸
滋生出来的哪怕最绿的桂花，
　哪怕再加上多少颂歌和赞诗
要甜蜜得多！声名本无异于喧腾，
除非那合奏是发自人的心声。

三五

哦，辉煌的、洋洋巨著的大作家，
　和上百万再加一番的寒酸文人！
请以你们的文集，小册子，报刊，
　启发我们吧！不管是否拿了贿金
来证明公债并没有亏损百姓，
　或是小丑般踩着廷臣的脚跟②，

---

① 他被阴谋杀害，那是在极度的便秘把他的脾气折磨到疯狂的程度以后。——拜伦原注。

② 小丑般踩着廷臣的脚跟——语出《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原文是："我觉得这三年来，人人都越变越精明，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磨破那上面的冻疮了。"

凭着印出来半个国土的饥饿，
便能畅销一空，来把自己养活，——

三六

哦，大作家呀！——至于其它什么的，——
　我说到哪里去了？完全记不清，
一如更大的圣贤有时也发昏；
　总之我要说的话，是想平一平
军营、宫廷或茅舍里的怨气，
　当然，那结果多半等于耳边风，
因此，我的话想不起来倒也好，
可惜那倒真是金不换的忠告。

三七

但随它去吧。我们的这个世界
　总有一天会和其他古代遗迹
一起被掘出。当世界将要作“古”，
　它总得先被压折，敲碎，扭弯曲，
火烧，油炸，水淹，又颠倒和翻转，
　然后像一切已逝的世界被埋起——
它始于混沌，然后复归于混沌，
呵，就是这混沌将要覆盖我们。

三八

法国人古维埃[1]这样说：——这以后
　新世界会在旧的荒墟上产生；
到那时又会有些神秘的古歌
　唱出久已湮没不可考的事情，
就像我们如今讲到泰坦神族，
　身高百英尺的巨人，或什么巨龙
长以英里计，以及你们的书本上
生翅的鳄鱼，和古生代的巨象。

三九

假定那时乔治四世被掘了出来！
　请想想新世界的人将如何纳闷：
像他那种动物不知在哪儿生长！
　（因为他们自己多半是小巧玲珑：
世界生育次数多了，也会流产的，
　而况同样的材料一代代传着用
也必有损耗，使子孙小于祖宗——
人不过是巨星腐烂而生的蛆虫。）

---

① 古维埃(1769—1832)——法国古生物家，反对进化论，而主张突变说，认为地球每过一段时期都有洪水、地震等大灾，毁灭一切生物，然后又出现完全不同的新生物。拜伦在上节诗里所谈世界被火烧、水淹、颠倒、翻转、被埋起等等，就是受了古维埃学说的影响。

四〇

对那些刚刚从某个乐园逐出的
　新生的人类——他们得从事耕作，
开荒呀，播种呀，收获呀，纺织呀，
　又是流汗，又是奔忙，又是推磨，
直到一切技艺都发明了出来，
　特别是战争和赋税具备，——我说，
在那些人看来，这伟大的遗骨
该多像是新博物馆里的怪物？

四一

可是我竟说得玄而又玄起来，
　"时代是脱节了"①，——我也不够合辙，
我忘了这篇诗只是为了逗笑，
　现在却把话题拉扯得很枯索。
我从不通盘规划；我说这写法
　太诗意了：人该知道为何写作，
和抱有什么目的。但我为文时，
总是不知道下句该写什么字。

① 时代是脱节了——哈姆莱特的话，见该剧第一幕第五场。

四二

因此我就拉拉杂杂，有时叙述，

　有时议论，——现在该把故事一提。

我说到唐璜正在中途打尖，

　现在我要尽快地移转这支笔：

关于旅行我们近来说了不少，

　因此，他这一程我就不想多叙。

假定他已到了彼得堡，假定

那可爱的都城正是一片雪景，

四三

假定他穿着漂亮军装走进宫——

　乌貂皮领，红上衣，和一根长翎

在倾斜的帽子上摇颤过人群，

　像是大海狂涛中白色的帆影；

马裤光亮得可以和茶晶比美，

　那多半是由开士米毛呢制成；

还有长统袜像没凝固的鲜乳，

在匀称的腿上正好把丝光衬出；

四四

假定他手执帽子，身边佩着剑，
　再饰以青春、名声，裁缝的巧工
(呵，军中的裁缝，伟大的魔术师！
　只凭你魔杖一挥，"美"立即出生，
连"自然"比起人工都自愧不如，
　因为她不知把人腿绷得难动)，
看！他多么像英雄高踞在石碑，
或者像爱神装扮成炮兵中尉！

四五

爱神蒙眼的丝巾滑落为领带，
　翅膀变为他的肩章，而那箭筒
缩成了剑鞘，其中插着那柄剑，
　锋利不减于爱神的箭；他的弓
成为歪戴的帽子：从整个看来，
　他多像爱神！赛姬① 必须很精明
才能不致于误认他是久庇特，
有些太太可常常要闹这种错！

① 赛姬——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是人的灵魂的化身。她被爱神久庇特爱上了，但他不许她看他的脸，有一次她看了，他怒而离去，她经千辛万苦才又寻到他。久庇特一般画作一个长翅膀带弓箭的孩子，所以拜伦提到翅膀、箭筒之类。

四六

廷臣都拭目以望，夫人们低语，
　女皇在微笑，她的宠幸却皱眉，——
我忘了当时轮到哪一个得意，
　他们数目太多，我也无法核对；
反正自从女皇独身加冕以后，
　廷臣们就轮值这艰难的岗位；
不过他们大都是身高六英尺，
仪表堂堂，只是有一点神经质。

四七

唐璜可不是那样：他个子苗条，
　脸红而无髭须；不过尽管如此，
在他的仪态和举止中，尤其在
　他的目光里，有些什么在表示：
这外表看来像天使一般的人，
　神形下却藏有一个须眉男子。
而且女皇有时候也爱少年，
何况刚刚埋葬了一个小白脸。①

① 他获得了伟大的喀萨琳的伟大爱情。见她的《传记》中兰斯科名下一章。——拜伦原注。（据吐克著《喀萨琳二世传》称：兰斯科是喀萨琳最爱的人，1784年得热病，死于女皇的臂中。他死后，女皇三月未离宫门。——译者）

四八

无怪当时叶莫洛夫，或玛蒙诺夫，
　或斯切巴托夫，或任何别的“夫”，
都在担心女皇陛下的那一颗心
　已不再能容纳(它本来不够坚固)
新的情焰：这担心自然会给人脸
　(不管是英武或白俊)遮一层暗雾，
因为他，用他那职位的术语来说，
正“高居要津”，一个重要的职责。

四九

文雅的女士们！假如你们要知道
　这个外交的辞令是什么含义，
请叫爱尔兰的伦敦德里的侯爵①
　用他的辞藻解释一番；他最善于
说一长串奇奇怪怪排列的字
　(好在人人听从，尽管不解其意)，
也许你们会从那里发见一个
“不知所云”——那片辞海的唯一收获。

① 这是早在他自杀以前写的。——拜伦原注。(此处又是指拜伦最憎恨的反动大臣卡色瑞。——译者)

五〇

我想我自己能够把事情说清，
　用不着求助于那难懂的野兽——
那人面狮身兽的话确是哑谜，
　若非他的行为天天都能够
给以注解！对了，我不用求助于
　沉闷的卡色瑞的喷水的血口！
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趣闻，
可喜它不太长，也不太沉闷。

五一

有一位英国太太拿一件怪事
　问一位意大利夫人：有一种怪物
像游魂一般老跟着艳丽的少妇，
　而又很被她们珍爱，给他的称呼
是“侍卫骑士”（或使自己的塑像
　复活的皮格梅良[1]！）不知他的职务
是什么？这位夫人被追问得紧，
只好说：“夫人，请你猜一猜那内情。”

---

① 皮格梅良——即希腊神话中那位爱上了自己所塑女像的国王。参见第六章第四十三节注。

五二

夫人，我也要请你们猜猜内情，
　并对这御前宠男的情况提出
夫人式的最温文尔雅的解说：
　那是一个高位，全国最高的职务，
如果不在头衔上，至少事实如此！
　而若有人挤过来就会引起嫉妒；
因为在那地位，只要来了新肩膀，
特别是宽的，就得把底货腾光。

五三

唐璜，我说过，是翩翩的美少年，
　尽管已到生须的岁数，他仍然
有一张娃娃的脸，并没有胡子
　破坏那帕里斯①的俊美的容颜。
唉，就是这种脸子毁了特洛亚，
　又建立了伦敦离婚讼事法院。
我熟读过离婚史，自有史以来，
特洛亚可算是最早的一笔损害。

---

① 帕里斯——特洛亚的王子。由于他勾引了希腊美人海伦，才引起希腊对特洛亚的征讨。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要情节。

五四

嗒萨琳虽然爱一切(除了夫君，

　但他已归位)而且招惹也不少，

即以她钟爱魁梧的男人而言，

　就颇为纤细的女士们所暗笑，

但她却不乏温情，在宠幸之中，

　对死去的兰斯科她最为倾倒，

她对他洒了不知多少眼泪，

可是却使他只当个中级侍卫。

五五

呵，你一切纠纷的可怕的祸根！

　呵，生死之门——你真是难以解说！

生命始自你，终于你；我该好好

　想一想人的心灵都怎样润泽

在爱之甘泉中！我不知道亚当

　是怎样堕落的，因为知识之果

已被摘去；但人以后如何沉沦

和兴起，显然这都是由你而定。

五六

有人说你是战争最坏的根源，
　我却认为你才是最好的：因为
既然生命来自你，走向你，为什么
　不能为了达到你而把城捣毁？
或使世界荒凉？谁能否认那是你
　使大大小小的世界重新鼎沸？
生命荒原中的海水呵，有了你——
或没有你——一切就会戛然止息。

五七

喀萨琳就是那大祸根的集成，
　或者说和平之根，或随您高兴
说任何东西，（它既是万物之源，
　反正你从万物选择哪个都行）——
我说，喀萨琳喜形于色地看到
　这漂亮的信使，而且他那白翎
正载来胜利；当他跪呈捷报时，
她竟忘了拆开，对他呆看一时。

五八

但她立刻想起了女皇的尊严，
　也没有十分忘记自己是女人，
（这至少构成她整体的四分之三）
　她拆开信，带着那使全体大臣
都提心吊胆、屏息以待的仪态，
　直到御容一笑，才又展示给他们
吉利的一天。她脸虽大而庄重，
她的眼睛很清秀，嘴巴也雍容。

五九

欢乐归于她！那真是不止一端：
　第一，一座攻陷的城，死尸三万；
荣耀和胜利在她的脸上焕发，
　好似印度的日出照耀着海岸；
她的雄图大略暂时得以舒解，
　好似阿剌伯的大沙漠在夏晚
落了阵雨，但那对荒沙怎么够？
鲜血只不过洗了洗"野心"的手！

六〇

其次使她开心的是件怪诞事：

　那老疯子苏瓦洛夫使得她微笑，

他呈来了一篇枯燥的叠韵诗，

　以代替他杀戮成千的那张公报；

她的第三件乐事可是够女气，

　足能把我们的寒慄完全勾消，

假如我们看不惯国君的嗜杀，

而将军又把捷报编成笑话。

六一

前两种感情都得以充分发挥，

　先点燃她的眼睛，继而她的嘴，

整个朝廷立刻眉飞色舞起来，

　就像久枯的花朵给浇足了水。

可是当女皇陛下以温柔的目光

　看了看跪在脚前的年轻的中尉

(她爱看青年，和爱看捷报一样)，

这就使得全世界都拭目以望。

六二

虽然在发怒时，稍嫌粗俗残暴，

　她心悦的时候，样子可够娇艳，

谁若爱透熟、红润、多汁的果子，

　就会饱含着精力多看她几眼；

而她呢，对你每一多情的注视

　也都能连本带利地加以偿还：

一看到爱神的支票，她就要逼你

十足地兑现，一点折扣也不许。

六三

对于她，这办法虽然颇称便利，

　却不必经常使用；因为据人说，

她是很慷慨的，尽管性情暴烈，

　她对于宠臣，看来却体贴、温和。

只要你能越过她闺房的门限，

　你的好运气就会使你神气得

飘飘然起来；因为她虽然要使

全世界变为寡妇，却爱个别男子。

六四

人是多么奇怪！女人更多么奇怪！
　她的头脑是怎样的一阵旋风！
至于她的种种脾气，又是怎样的
　深浅莫测的涡流！谁敢碰一碰？
无论她已婚、未婚，母亲或寡妇，
　总之心思像风，过一会就不同——
这种事历史上已记了千百遍，
可是你还不断有崭新的发现！

六五

哦，喀萨琳！（别怪我感喟太多吧；
　因为既然你从事战争和爱情，
这两种感叹“唉”和“哦”都归于你。）
　人的思想多么奇怪地团团运行！
现在你的脑子分成了三个格：
　第一：伊斯迈的陷落使你很开心；
第二，你想着那群新受封的骑士，
第三是想到他，这报捷的信使！

六六

莎士比亚曾说过，“有翼的使者
　刚刚降落到高吻青天的山峦”①，
女皇陛下也正有同样的幻景，
　当这年轻的使者跪在她脚前；
老实说，这座山叫中尉来攀登
　未免太高一些，但只要有手腕
什么山上不了？更加上帝赐以
青春和健美，谁能吻不上天去？

六七

女皇往座下瞧，小伙子往上看，
　于是他们爱上了；她爱他的优美，
他的脸蛋，和他的——天知道什么！
　爱神的杯饮第一口最容易醉：
那是一种精炼的鸦片剂，一滴滴
　就令人昏迷，用不着灌多少杯；
本来情人的眼睛用不着人催
就能饮干生命之泉（除了泪水）。

---

① 有翼的使者……——语出《哈姆莱特》第三幕第四场。原文是“降落在高吻穹苍的山巅的神使”。

六八

而他呢，如果说这算不得恋爱，

　至少他有那同样执拗的热情：

自爱，——这是每当有高于我们的

　一类生命，如名歌手，公爵夫人，

舞蹈家，公主或女皇，肯于表示：

　在芸芸众生中唯有你一个人

使她们倾慕，尽管冒失也不怕，——

于是我们就自信比谁都不差。

六九

而且，他正在那种可喜的年龄，

　女人年纪的大小对他无所谓，

而且也不在乎是谁和他搭伴，

　就像但以理①在狮窝里那样无畏，

因为他只要使那烧身的太阳

　溶消一下，哪里管是什么海水

来承受他；好像是太阳神的热

必须在海之女神的拥抱中融没。

---

① 但以理——《圣经》《但以理书》故事：但以理由于违反不得敬上帝的禁令，被国王扔在狮子坑里，但是但以理并未被狮子吃掉，据说是因为他向道心坚，有上帝在护着他。

七〇

喀萨琳呢(我们得承认这一点),
　虽然是一个其势汹汹的悍妇,
被她爱一阵倒也颇为可喜,
　因为凡被爱的人都可以自负;
仿佛是由爱情模造出的国王,
　一个只缺戒指的皇室的丈夫——
而戒指其实是婚姻中的一弊,
没有它倒像取出刺而留下蜜。

七一

除了这种好处外,请再想一想
　她盛年的姿色,和她的蓝眼睛,
或灰眼睛,(若灰得有神也好看,
　或者更好,有好例子可以证明:
拿破仑和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都曾给它添一分非凡的晶莹;
智慧女神也是灰眼,因为聪慧,
她看事物绝不是天蓝或漆黑)——

七二

她甜蜜的笑，她端庄的身材，
　她御驾的谦虚，她丰腴的体态，
她竟舍魁梧的男人(这种男人，
　梅沙琳娜①都会给年金)而就小孩，
她旺盛的生命，正饱满而多汁，
　和其他好处，我们不必都说出来，——
这一切或任何一项，都足以说明
为什么这小伙子变得很虚荣。

七三

而这也够了。本来爱情就是虚荣，
　它始于自私，又以自私为目的；
当然也有一种爱情只是疯狂：
　那难以遏止的心必须把自己
和脆弱而愚蠢的美结合起来，
　否则热情自身就无法活下去；
从而有些邪门歪道的哲人
便倡言爱情是宇宙的源本。

① 梅沙琳娜——一世纪时罗马皇帝克劳迪斯之后，以放荡挥霍著称。法国历史家马松曾称喀萨琳为“梅沙琳娜再世”。

七四

除了柏拉图式的爱情，除了对
　上帝的爱，除了夫唱妇随的爱，
和肉麻的感情——(这里为了押韵，
　恐怕得违心说，“像鸽子般洁白”，
如小汽船似地开来。唉，理性和韵
　总难以契合；理性只图意思合拍，
而不管声韵。）但爱情不只是门面，
除上述而外，还有所谓的欲念。

七五

我们肉体的发展趋势或改进
　都使它急于要从自己的泥坑
挣脱出来，去和一个女神结合
　（无疑地，女人起初都有这尊称）。
呵，那一刻多美！在我们感官的
　一团激动溃散以前的那热病
是多么奇特！本来上帝把灵魂
捏进泥坯的办法就很捉弄人！

七六

最高贵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
　这当然无可置疑；其次的一种
该是那可以称为教理的爱情，
　因为它完全掌管在牧师手中。
我们要说的第三种崇高关系
　在基督教的国家却极为普通，
那是贞洁太太的特别的贡献：
它可以称为伪装下的姻缘。

七七

好了，我们不想剖视，这篇故事
　应该是不言自明。女皇爱了他，
唐璜为了她的爱情，或淫欲，
　而沾沾自喜；——呵呀，一出口的话
就难收回！本来爱和欲混合在
　血肉之躯里，实在也难以分家。
但对这件事，堂堂的俄国女皇
并不比一个女裁缝作得漂亮。

七八

整个朝廷化为一片窃窃私语，
　人人都交头接耳；年老的女子
望到那情况，使得她们的皱纹
　皱得更厉害了；年轻的则彼此
暗暗瞟几眼；每个饶舌的佳人
　在谈这件新闻时都微笑不止。
只有那轮值在御前的常备军
忍不住让嫉妒之泪迷住眼睛。

七九

每个国家的大使都在探询：
　谁是这个未曾听说的年轻人？
怎么不过一刻就一步登天？
　这太快了！（虽然生命只是一瞬）
他们已经预见到，金卢布将以
　铸出的速度，像雨点一般落进
他的柜子里，再加上其他礼物：
类如几条缎带，和几千个农奴。①

① 俄国人的产业总是以其中的农奴数目来估计的。——拜伦原注。

八〇

喀萨琳是慷慨的，——贵妇多如此：

　爱情开启人的心扉，和一切通往

心灵去的道路，不管是远，是近，

　是上，是下，使大道小道都通畅；

爱情呀——(虽然她对战争有邪癖，

　也并非贤妇，除非我们能赞赏

杀夫的克吕泰涅斯特拉①，——但也难说，

死一个也许比捆住两个好得多。)

八一

爱情使喀萨琳厚待每一个情人，

　不像我们那半贞洁的伊丽莎白，

如果史书(那谎言大师)可信的话，

　据说她竟贪婪得使每一笔钱财

都难得出手；虽说她晚年很后悔

　处死一个宠幸，几乎也一命哀哉，

她这种小气和阴险的调情方法，

怎能和她的性别和皇位配搭？

---

① 克吕泰涅斯特拉——希腊史诗和悲剧中人物，希腊军主帅阿伽门农之妻，在阿讨平特洛亚胜利归来之日，她把他害死了。喀萨琳的丈夫彼得三世于1762年被迫退位，一星期后即死去，有人说是喀萨琳所害。

八二

然而现在朝觐已毕，僚臣散了，

　在一片嘈杂声中，各国的使臣

都开始奔向唐璜，好像一窝蜂

　争先恐后地祝贺这个年轻人。

还有光滑的丝裙也可以听到

　在近处瑟瑟响动，因为少女们

谁不爱端详一张漂亮的脸子？

特别是当它捞来了高位职。

八三

唐璜看到自己如此被人注目，

　简直摸不清头脑，但为了答谢，

就非常雅致地对大家躬躬身，

　好像他生来习于大臣的行业。

他虽然谦卑，天性却已在他那

　从容不迫的眉际明写着"老爷"！

他说话不多而中肯，举止大方，

"文雅"像一面锦旗在他头上飘扬。

八四

女皇陛下颁下了一道御旨，
　把我们年轻的中尉交给官员
优礼相待；全世界都和颜悦色，
　(在初见时，它常常是露着笑脸，
青年人记住这一点会有好处)
　普罗塔索娃[1]小姐也另眼相看。
她执行着神秘的职务，叫“督察”，
这是指什么，诗神也无法解答。

八五

就随着她，唐璜恭谨地退下去，
　我这支笔也要和他一起退场，
直等到我的神马歇够了为止。
　我们刚刚落在“高吻青天”的山上，
呵呀，我感到简直是头晕目眩，
　我的幻想旋转得像一个磨房！
这为我指明：我的神经和头脑
顶好是在幽径上安闲地奔跑。

---

① 普鲁塔索娃——女皇身边的贵妇，是奥洛夫一家的亲戚。

第十章

一

据说牛顿看见一只苹果堕落，
　就灵机一动，找到了一个论据——
（据说如此，我可不能活着担保
　任何圣人的信条或金科玉律），
证明地球是本着自然的旋转
　而旋转的，叫作什么“万有引力”；
这倒是亚当以来的第一个人
把“堕落”或“苹果”作了一番理论。

二

假如果有其事，那么，人和苹果
　一起堕落，又和苹果一起复兴，
因为该承认，在那漫荒的天穹，
　牛顿能在星球之间开辟出路径，
真不知抵消了多少人间苦痛！
　而从那以后，不朽的人就发明

各种造福于人的机器，而且不久
将会有蒸汽机把他送上月球①。

三

为什么要有这篇开场白呢？——
　你看，正当我拿起这张破稿纸，
我忍不住心血沸腾，情思起伏，
　我内心的精灵欢跳个不止；
尽管我知道，我远远赶不上
　那些使用水蒸气和玻璃镜子
而乘风破浪去发现星体的人，
我还是希望能驾诗歌而凌云。

四

我迎着风口驶着，驶着；我承认，
　要找星星我的望远镜可太暗，
但至少我已避开了尘寰，而且，
　一旦远远离开它扰攘的岸沿，
我就要驶向永恒；海浪的狂吼

---

① 送上月球——拜伦曾对他的好友梅特温说："谁不愿意生在两个或三个世纪之后呢？说不定那时候我们能坐飞船来往了，能够用空中旅行代替海上旅行了，而且我们最后会不顾空气的稀薄而登上月球。"（«拜伦勋爵在比萨的谈话»，第281页）

并没有吓住我这小巧的帆船，
它依旧很稳，像许多小舟那样，
尽管在使大船都遭殃的地方。

五

我们提到，主人公新的处境是：
　恩宠的花还正含苞而未盛开；
但别以为我的缪斯会冒冒失失
　跟着他迈到皇家的客厅以外。
目前岂不足够了？好运气已经
　把青春、力和美尽量给他送来，
还有其余一些礼物，足能剪除
欢娱之鸟的翅膀，使它暂贮。

六

但那翅膀很快就会重新长出，
　使它离巢而飞。大卫①曾经叹息：
"要是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多愿
　远远地飞开，安息！"但凡能珍惜
青春和爱情的人——尽管苍老了，
　心也萎缩了，幻想再也飞不离

① 大卫——古希伯来人的王。引语见《圣经》《诗篇》第五十五篇。

眼界以外，——宁可像儿子叹十声，
也不愿像爷爷那样咳嗽一通。

七

但叹息会停止，而眼泪，即使是
　寡妇的泪，也是越流越少、越干，
好像夏日的阿诺河，倒不如冬季
　那水势携泥带沙好似要泛滥。
几个月的差别多大！你也许以为
　“悲伤”是一片永不荒芜的沃田；
它可没有荒，只是换了人来耕，
又有小伙子在为快乐而播种。

八

而叹息一旦告别，咳嗽就来到——
　甚至在叹息结束前已有一两声，
因为在明净的额际起皱以前，
　尽管生命的太阳还未到十点钟，
它也常常会由于叹息而引起；
　那时，好像夏日之将尽，一片残红
映上了纯洁的面颊，真像一阵火：
爱，希望，死去，——这一生多么快乐！

九

唐璜可不是这么快就死去的——
　我们适才交待说：他正是处在
光荣的焦点上，这只能是由于
　月亮或女人的幻想特别偏爱
才能达到的，——好梦不长吧，也许，
　但谁肯舍弃六月，只因冬天要来？
恐怕他倒该多求一线光和热，
以便有备无患地把冬寒耐过。

一○

而且，他有些优点使中年妇女
　比少女对他更中意，前者懂得
爱情是怎么回事，而那些雏鸡
　对爱情的理解则很少能超过
诗里所写的，或幻想所捏造的
　关于天庭呀，爱神呀，那些货色。
算年岁一般都凭太阳的运行，
我却认为该用月亮计算芳龄。

一一

为什么？因为月亮善变，而且贞洁。
　此外我不知有什么理由了。不管
那些爱猜忌和动辄捉人短的人
　怎样千方百计地设法和我为难。
这对他们的雅兴实在没有好处，
　就像我的朋友杰弗利①，不久以前
还写了一篇文章，真是充满火气，
我原谅他，——不管他是否原谅自己。

一二

由旧日的冤家变成的新相知
　应该继续友好，这是义不容辞，
若再回归于宿嫌，我就不知道
　还有什么补救办法；这一类事
我避之如大蒜；不管有多少手
　要把我拉下"仇恨"的陷阱。总之，
旧欢和新妇对我们才最恶毒，
和好的冤家应耻于和她们为伍。

① 杰弗利（1773—1850）——英国文学评论家，《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和主编。他在该刊1822年2月号写文评《唐璜》一、二章，认为其中对于骚塞的攻击过分。

一三

否则就是最坏的背叛。叛徒们，
　连三心二意的骚塞，那大谎骗，
都不愿再回到改革派的怀抱，
　而死心填塞桂冠诗人的猪圈。
凡是正直的人，从冰岛以至于
　巴巴多斯，在意大利或苏格兰，
都不应随人的每口气而变色，
不能因为你一攻击，我就倒戈。

一四

律师和批评家都只看到了
　生活和文坛的恶浊的一面，
他们奔忙在一对纠纷之谷里，
　所见者不少，却大都隐而不言。
世人无知地活下去，但律师的
　讼事摘要却像外科医生的刀剪，
能剖开内幕，把事情整个弄清，
同时也显出消化系统的内经。

一五

一只法律的扫帚给道德扫烟灰，

　这就是何以律师自己很肮脏！

那无穷无尽的烟灰①颜色太暗，

　任他怎样换衬衣也难以掩藏！

他带着扫烟囱人的一身乌黑，

　至少十个人里有九个是这样；

但你却是那例外，我的批评家，

你穿你的法服，尊严一如凯撒。

一六

而我们的一切纠纷，至少对我

　是一笔勾消了，亲爱的杰弗利，

我可敬的对头②！（是诗歌和批评

　以我们为傀儡来耍这种把戏。）

现在干一杯"旧日好时光"吧！

---

① 疑问：是不是"诉讼"？——印刷厂学徒。——拜伦原注。（在英文中，"烟灰"soot和"诉讼"suit同音，拜伦故意假排字徒工之名，提出另一种含意。——译者）

② 可敬的对头——杰弗利曾写文攻击拜伦最初作品《闲暇时刻》，拜伦也在《英格兰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击。但后来杰弗利对《海贼》予以好评，而且他对拜伦诗作的态度前后一致，有其本人的原则，因此赢得了拜伦的好感，故云"可敬的对头"。

我并不认识你，也许无缘熟悉
你的面孔，可是你高尚的行为
使我不能不从深心里感佩。

一七

当我说"旧日好时光"这句话时，
它不是对你说的，多令人惋惜！
因为我遍观你那傲岸的城市，
除司各特以外，我觉得唯有你
值得我碰一碰杯，——也许这只是
学童的痴心，但我愿不拘泥地
畅叙旧情，——我是一个苏格兰人，
我的头控制不住那冲动的心。

一八

"旧日好时光"给我心中带来了
苏格兰的一切：那蓝色的山峰，
谷中清澈的流水，底河和顿河，
格子呢，结发带，我幼年的感情，
巴尔戈尼桥下的黑流①，和我那
最初温柔的梦，像班柯的幽灵②
都掠过我眼前：呵，这回忆确是
"好时光"的一瞥，别管多么幼稚。

一九

你也许记得，在我少年卷发时，
　我凭一阵激愤之感，曾以诗句
骂了苏格兰人一通以示机智，
　虽然脾气够大，倒也颇近情理。
但骂尽管骂，它却抹煞不了
　我早年新鲜的感情；我只压抑
而未割舍苏格兰的乡土之亲，
呵，我爱的仍是那急流和峻岭。

二〇

唐璜或是真实的，或是臆想的——
　这两者差别倒不太大，因为当人

---

① 阿伯丁旧城附近的顿河桥，它的桥拱和桥下的黑色和深橙色的水流，在我的记忆里好似昨天见到的那样。我仍记得那使我过桥时停下来的可怕的谚语（虽然我可能记错字），却又使我怀着稚气的喜悦倚桥下望，因为我是个独子：至少在母系方面。据我记得的，这谚语如下，但我从九岁以后就没有再听过或读过它了：

　　巴尔戈尼桥呵，你的桥壁是黑的，
　　可是等一个妈妈的独子走过去，
　　你就要塌陷。

——拜伦原注。

② 班柯的幽灵——典出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女巫们让麦克白看见班柯的鬼魂同八个戴王冠的子孙走过他的面前。

一旦变为更不真实时，他所想的
　倒能存于世间，作为不朽的精神
对肉体的强有力的抗辩；不过，
　弥留在所谓“永恒”的边沿，也不禁
令人惶惶然，因为他望着这边
既已毫无所知，却又望不见彼岸。

二一

唐璜变成了十足雅致的俄国人，——
　“如何”我不想提，“为什么”更不必说；
无论什么小小诱惑，哪个青年人
　能碰上而不感于它强烈的震撼？
但此刻，他的心却像铺得平整的
　一只软垫给帝王作光荣的宝座。
欢笑的少女，舞会，宴饮和金钱
使冰窟也像天国，冬天也变温暖。

二二

受到女皇的宠幸是够惬意的，
　尽管履行他的职责越来越不易；
但在这方面，像他那样的小伙子
　要显一显身手应该是轻而易举。
现在他长得像一棵翠绿的树了，

爱情，战争，雄心，在他都运筹如意；
这报酬真不错，无怪人直到老年
才在百无聊赖中爱上了金钱。

二三

在这个期间，唐璜为青春所诱，
又受到了危险的榜样的感染，
你可以想见，他的生活会变得
有些荒唐起来，这当然很可叹；
它不仅仅蹂躏了早年的柔情，
而且，既然与人类的各种弱点
都周旋过了，这必然会使我们
变得自私，像贝壳般关住自身。

二四

让我别谈这个吧。也不用多提
那种种勾心斗角，必然存在于
年岁不衬的配搭之间，就像，唉！
这年轻的中尉和一个尚不老的——
虽说不老，却也不算妙龄的女皇，
（和她二八年华的娇艳可不能比。）
帝王支配万物，但不能变其性，
而皱纹，该死的民主党，绝不奉承。

二五

而死神，那全人类的格拉克斯①，
　却是王者之王，他以他的土地法
把一切贵族的产业夷平，不管你
　如何宴饮，狂欢，咆哮和纵横天下，
到头来也只落得一小坯黄土，
　还得等你腐烂后才能收庄稼！
而且和至今才有立锥之地的
穷鬼并列——死神必是革新派无疑。

二六

虽说他(是唐璜，不是死神)的生活
　浮华，奢靡，热闹，紧张，五光十色，
在这拥狐裘熊皮的欢乐之邦
　(尽管我不愿意把话说得刻薄)
却也有时从锦绣的紫绸衫下
　透出黑熊毛来，令人手足失措，
这对巴比伦荡妇②无所谓，却妨碍

---

① 蒂伯瑞阿·格拉克斯是罗马护民官，以人民名义要求实施土地法；按照此法规，凡拥有土地超过定额者得剥夺其超额土地以济贫民。(按此系摩亚所注，一般版本误以为拜伦自注。——译者)

② 巴比伦荡妇——即《圣经·启示录》第十七章里所叙述的穿紫色和朱红色衣服的大淫妇。

俄国九五之尊的淫妇的仪态。

二七

这内情我不想描述，也许我能，
　只要去采集一下回忆和传闻；
但我已近于人生可憎的阶段，
　就是但丁所谓的那“阴森的树林”①，
那可怕的子午线，那中途换马站——
　呵，鄙陋的茅舍！——凡聪明的旅人
从此就谨慎地赶着生命的破车
驰入老年，——忆及青春还泪儿飘落；

二八

我不想描述，假如我能避开它；
　我也不愿评议，假如能杜绝思想，
但思想像幼犬吸着乳头一般，
　在这迷宫的面临深渊的路上
总抓住我不放；又像一片海藻
　攀住岩石；或像恋人初次吻上，
要把嘴唇吻干了为止；但我说，
我要少讲理，好教人读我的诗歌。

① 阴森的树林——语出《神曲》《地狱篇》第一章第二节。

二九

唐璜不求于宫廷，反为宫廷所求，
　这倒是少见的；这多半应归功于
他的青春，和他勇敢杀敌的传闻；
　而像一匹良种马，也归功于血气，
和他那换来换去的漂亮的行头，——
　这使他显得英俊，好似太阳镶以
紫色的云霞；但那最大的原因，
应归于他的职位和一个老女人。

三〇

他向西班牙写了信，一切亲朋
　都知道他近来混得很有起色，
而且给表兄弟谋差事也不难，
　就在当天写复信给他；有几个
已经为出国做好了一切准备。
　据说他们认为：吃冰不算什么
只要穿上一件小皮袄，马德里
和莫斯科的气候没什么差异。

三一

他母亲唐娜·伊内兹也知道了
　他不再向他信托的银行提款，
那存款原已所余无几，而他却
　为他的开销找到妥靠的财源；
她复信说："她很高兴，知道他不再
　像荒唐的少年那样作乐寻欢；
因为规矩的成人的唯一标志
就在于他能减少以往的开支。

三二

"她还希望他敬奉上帝，时时要
　祷告天父之子，更别忘了圣母；
要他谨防希腊正教，因为那在
　天主教徒的眼中不像是正途；
但身在外乡，也不必把这种厌恶
　形之于色；告诉他他已有了继父
和一个小弟弟；而在信收尾前，
又把女皇慈母的爱颂扬一遍。

三三

“她不知该如何赞扬这位女皇，
　只有她能提拔青年人而免遭到
流言毁谤，因为她的年纪，特别是
　她的国度和气候，就杜绝了造谣。
若是西班牙呀，可难免让她担心，
　但女皇所在的地方，那气温低到
十度，五度，一度，或者甚至零度，
她不信贞操会不如河水坚固。”

三四

伪善呵！但愿有四十牧师的马力①
　来歌颂你！否则哪有一种浮夸
配得上你那高唱而不实行的美德！
　也许我该吹一只天使的喇叭，
或用我姑母的听音筒来赞美你！
　这位老太太尽管是两眼昏花，
不再能读经文，但由她的听音筒
还能听到一些暗示以慰虔诚。

---

① 这比喻取自“四十马力的蒸汽机”。西德尼·史密斯牧师，那个爱逗笑的人，一次坐在一位同业牧师身旁用餐，事后他说，他的乏味的同伴有“十二牧师的谈话力”。——拜伦原注。

三五

至少她不是伪君子，可怜的灵魂！
　她真是心怀虔诚地去到了天堂，
不逊于善人册上得救的任何人。
　据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在天上
就根据这名册分配它的不动产，
　好像威廉①在征服英国后，就分赏
他的一群骑士，把别人的产业
分给六万多新爵位以示奖掖。

三六

我无可抱怨，我的祖先拉杜尔法
　和厄内斯就在内——四十八个采邑
如果我记得不错，都给了他们，
　作为追随威廉南征北战的赠礼。
但我仍然认为，不该对撒克逊人②
　像硝皮匠似地剥去他们的地皮；
虽然终于用收入也盖了些教堂，
当然，你会觉得这是作了好用场。

---

① 威廉——指英王威廉一世(1027?—1087)，原系法国诺曼第公爵，于1066年征服英国，乃称英王。

② 撒克逊人——威廉入侵时的英国原来居民。

三七

唐璜活得很惬意，不过有时候
　他和某一种敏感的植物很相同，
一触就羞缩，像帝王躲避着诗歌
　（除非是骚塞所供应的那一种）；
也许在严寒中，他很想换个地方
　能有涅瓦河在五月以前就解冻；
也许是，虽居于巨大的皇臂内，
他竟不顾职责，而却渴望着美。

三八

也许，——但别管"也许"吧，也不必
　再追寻什么新的或老的原因，
最鲜艳的面颊也不免生溃疮，
　使羸弱的躯体随之日益消损；
"忧患"像个管家婆，每月都送来
　它的账单，不管你怎样咆哮一阵，
还是得付款；你总算有六天太平，
但第七天就要有讨债的来逼命。

三九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病了，
　女皇极为不安，派去御医诊视
（他就是给故王治病的那一位），
　他发见唐璜脉搏急跳，像预示
人临死的那种情况，尽管目前
　看来活跃，却是发热病的趋势。
整个宫廷都焦虑不安，而女皇
更是震惊，他的药也加一倍分量。

四〇

人们都窃窃私议，流言很多，
　一说是波爵金给他下了毒药，
有人渊博地讲到某一种内瘤，
　或是血亏，或诸如此类的伤耗；
有人说这是体液走错了经，
　它很容易混入血液的穴道；
还有人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
“这不过是上次战役过于疲倦。”

四一

这以下就是医生给他开出的
　许多药方之一，主要为了清泻：
上等甘露蜜，旃那酊剂开水服下
　（刚刚喝完，医生走来给他放血），
复方吐根三钱，硫酸钠三钱，和——
　（唐璜若不拒绝，药剂还会多些），
无论如何，硫酸钾丸要天天吃，
此外还有汤药配剂，日服三次。

四二

医生就这样调治和送我们的命，
　完全按照医理；尽管我们平时
笑他们一个够，可是一旦有病，
　还是要正正经经请他们诊治。
眼看那"可悲的大穴"就在面前，
　势必要用锄头或铁铲来填时，
我们却不甘于和顺地滑入忘川，
还要惹培利[1]或阿伯内斯[2]的麻烦。

---

① 培利（1761—1823）——英国医生，曾为拜伦医治过他的先天畸形脚。

② 阿伯内斯（1764—1831）——英国医生，著有医书多种。

四 三

唐璜拒不接受这初次送来的
　迁居的通知，尽管死神威胁他
要把他撵走，但由于年轻力壮，
　他却挺住，也使医生改了方法。
当然他的体质还是够虚弱的，
　健康的气色在他清癯的面颊
只约略闪烁，像是在刁难医生，
医生也有对策：说他必须旅行。

四 四

他们说，这儿气候太冷，使出生在
　热带的他不易血气旺盛。这意见
使贞静的喀萨琳不免有些阴沉，
　当然失去她的宠幸她很不情愿。
但当她看见他像一只折了翼的
　山鹰似的，那明眸无神而又暗淡，
她就决定了派他做一个使臣，
而那排场也必须合乎他的身份。

四五

那时正好有一种谈判在进行，
　在不列颠和俄国的内阁之间，
好像为了签订某种条约或协议，
　他们正照例拖延、搪塞和敷衍，
以示大国对这类事多么郑重；
　所谈的是波罗的海的航行权，
兽皮，鲸油，牛脂，和海神的权利，
英国人认为这该归他们自己。

四六

因此，从不亏待宠臣的喀萨琳
　就把这秘密差使交唐璜去办，
不但可以炫耀她皇家的气派，
　也酬报了唐璜的效劳。第二天
他吻手告别，并且聆听她指示
　这一局应该怎样和对手周旋；
最后还受到各种荣誉和礼物，
这足见恩赐的人心里很有数。

四七

但她是洪福齐天，而福气是一切。

　凡女皇总是很昌盛地治理天下——

这使我们不解命运是什么意图；

　但言归正传吧。她虽已年近花甲，

临到变经期还像二八少女似地

　那么不安；她尊严得没有牢骚话，

但唐璜的出使却使她如此不乐，

起初她竟想不到合适的继承者。

四八

然而时间，那慰人精，终于来帮忙；

　二十四个小时，以及使这个数目

加一番的候补人都在声请补缺，

　这使得喀萨琳第二夜睡得很熟。

她倒不想再匆促地把事情决定，

　也不是这个数目使她难以应付，

她在人选方面总是非常慎重，

以便保持空缺叫他们来竞争。

四九

趁这最高的光荣职位还正空闲
　一两天的时候，我请求你们，读者，
暂时随我们年轻的主人公登上
　那载他飘然飞离彼得堡的马车；
呵，这漂亮马车炫耀过女皇的冠冕，
　那是多年前她作为月神的侍奉者
到道瑞斯去朝拜的时候①，而如今
它又在炫耀她的宠臣的盔翎！

五〇

一只猎犬，一只银鼠，一只灰雀，
　这都是唐璜喂养的爱物，因为
(让更深思的哲人去找原因吧)
　对于别人所不齿的这些畜类，
这些小小动物，他倒颇为喜爱，
　连一个六十岁的老姑娘都不会
像他这样爱一只鸟或一只猫，
虽说唐璜既非姑娘，也不算老。

① 女皇曾由约瑟夫皇帝陪同去到克里米亚，我忘了是在哪一年。——拜伦原注。(喀萨琳在1787年由奥皇约瑟夫陪同去克里米亚。——译者)

五一

上述那些动物都各有安置，

还有随从、秘书，都在别的车中，

只有小莱拉是坐在他的身边——

就是在伊斯迈的普遍屠杀中

他从哥萨克刀下救出的女孩。

我的缪斯虽然总改调，却不曾

忘了她，她一直受到他的保护，

像一颗纯洁而有生命的珍珠。

五二

可怜的小东西！她温驯而美丽，

她那种又严肃、又温柔的性格，

伟大的古维埃①呵！倒像你找的

原人的化石，在人间实在难得！

她的天真无知使她不宜于

在这扰攘而谬误的世间过活。

但她只有十岁，因此很安心，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① 古维埃——法国十九世纪古生物家。参见第九章第三十八节注。

五三

唐璜爱她，她对唐璜也有好感，
　但不像是兄妹或父女的感情，
我也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可以想见，他还没有足够年龄
来表现慈爱，而另外那种情谊
　所谓胞泽之情，也不能把他打动，
因为他没有姊妹；若是有一个，
唉，那多么好！他正是求之不得。

五四

他对她的感情更不是肉欲的，
　因为除了他并非老色鬼而外
（那些家伙最爱吃不熟的酸果，
　好把他们枯涩的血搅动起来），
尽管他的贞操（由于地球转动，
　这事仍将发生）并不算最洁白，
却有着最纯净的柏拉图主义
在他情感深处，——只是他已忘记。

五五

而况目前也没有诱惑的危险，
　他只是对他所救的孤儿喜爱，
正如爱国志士偶尔爱国一样。
　当然他也骄傲于能使这女孩
免于为奴，而且她的灵魂也能
　用他的钱并通过教会的安排
而得救；但奇怪的是：（值得一书）
这个小蛮子竟不肯信仰基督。

五六

奇怪的是：经过这样一场巨变、
　恐怖和屠杀，她还是执迷不悟，
尽管三个主教告诉她那是罪孽，
　她对于圣水洗礼还是很厌恶。
对忏悔她也不很热心，也许是
　她没有可忏悔的，这对于神父
倒也无所谓，并不追究其原因，——
她也仍然信穆罕谟德如天神。

五七

实则她能容忍的唯一基督徒
　只有唐璜，仿佛她已把他选定
来代替她失去的家庭和亲友，
　而他呢，自然要爱所保护的人，
因此他们成了不平常的一对：
　监护者太年轻，和被监护的人
又毫无乡土、时代或血统的关联，
但这反而使他们更亲密无间。

五八

他们风尘仆仆，经过波兰和华沙，
　那以盐矿和铁轭而著名的地方；
经过考尔兰，那儿的公爵不怕丑，
　竟把“比隆”这姓氏也给自己安上①。
就是这片景色看到“名声”这女妖
　引诱着拿破仑朝向莫斯科扫荡！

① 在安娜女皇时代，她的宠臣比伦采用了法国比隆族的姓氏和纹章，这一族如今在法国和英国都有后代。考尔兰的女儿们还有使用这个姓氏的，我记得曾在联军幸运的一年（1814 年）在英国见到一位S公爵夫人，当时撒莫赛特公爵夫人向我介绍说她与我同姓，可算本家。——拜伦原注。

可叹一个月的冰雪竟毁弃了
二十年的战功，连近卫军都失掉！

五九

但愿这战神的叫喊不算泄气：
　“哦，我的近卫军呢！我的老近卫军！”
想想这煞神，竟比自割动脉管
　而倒毙的卡色瑞还跌得更深！
呜呼！光荣居然会被冰雪冻坏！
　但假如我们要在波兰这一程
温暖一下，请想一想克苏斯科①：
他的名字像火山，能把冰雪变热。

六〇

他们从波兰穿过普鲁士本部，
　又游览了它的首府哥尼斯堡；
那儿除了出产铁、铅、或铜以外，
　还以伟大的康德②教授而自豪。

---

① 克苏斯科（1746—1817）——波兰爱国志士，曾助美国革命军战胜英军，回波兰后于1794年在克拉科夫号召全国起义，并率领波兰人民军力抗俄普占领军。虽未成功，其壮举赢得了全欧的同情与支持。英国浪漫派诗人大多钦佩他，拜伦已在《青铜时代》里歌颂过他，济慈写过一首十四行诗献给他，甚至柯勒律治也在1794年以他为题写过一诗。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作者。

唐璜对哲学一点嗜好也没有，
　只继续赶路，山水倒看了不少，
还看到德国的较迂缓的大众
被王爷踢得比他赶马车还凶。

六一

他又走过柏林、德累斯顿等地，
　最后到了城堡林立的来因河。
辉煌的中古景色呵，你是多么
　引动幻想：那灰色的一片城垛，
生锈的矛，或碧绿的古城荒墟，
　都能使我神往，好似悠然飘过
那隔开古今两世界的子午线，
像醉酒似地，游荡在虚无缥缈间。

六二

但唐璜又已驰过曼海姆，波恩，
　他看到龙岩山俯瞰着来因河，
好似久远的封建朝代的幽灵——
　关于这，我目前也无暇加以解说。
从那儿，他又慕名而去访问科隆：
　这个城的奇景之一是：游览者
可以看到万余处女的灰骨坟，

从没有这么大的数目死于兵燹。①

六三

接着去到海牙、赫尔维兹路斯，
　那荷兰人的水道纵横的海上城，
那儿杜松能榨出很美的酒浆，
　穷人没有财富，就专门以它供应。
议会和圣贤都谴责它的饮用，
　但若禁止贱民这样一种好补品，
而这又是他们的仁慈的政府
给他们唯一的温饱——未免太残酷。

六四

他在这里搭上船，一路扬着帆
　兴冲冲地奔向那自由的海岛，
连海风都忍不住刮一阵推送，
　吹得船头频频点水，浪头很高。
晕船的旅客不免有些脸发白，
　但唐璜在海上可是习于此道，
他只安闲地看着过往的船帆，
或者望望那刚刚呈现的山峦。

① 圣·厄修拉和她的一万一千名处女在1816年仍存在，也许现在一如古昔。——拜伦原注。（按：指其遗骨仍在科隆教堂中。——译者）

六五

终于那山峦象一面白壁似的
　在蓝色的海面升起；唐璜感到
（甚至初见阿尔比安① 的年轻人
　也感觉过分了些）自己很骄傲
能处身在那些傲慢的店主② 中，
　因为他们做生意一向很霸道，
经常从南极到北极发号施令，
连海波都得对他们交纳税金。

六六

我没有什么理由爱那一角土地，
　它或可成为世上最高贵的国家，
它之于我虽然仅仅是出生之地，
　我对它衰落的美名，过去的文化，
却不禁又是景仰，又深深惋惜。
　分别了七年，（犹如罪人流放天涯③。）
无论自己的祖国怎样不光彩，
也总该使人的愤慨平息下来。

---

① 阿尔比安——英国的古名。

② 店主——拿破仑曾讥笑英国人为“一个由小店主组成的民族”，意为他们会做生意，精于小打算。

③ 流放天涯——当时英国刑律，罪人流放一般七年。

六七

唉！但愿她完全而彻底地知道
　她伟大的名字如何被人厌恶，
全世界又是多么渴望能给她
　当头一棒，使她在刀锋下倾覆！
到处都当她是最凶恶的敌人，
　不，比这更坏，因为她曾经一度
伪装友善，把自由应许给人类，
而今却要捆住人，连思想在内！

六八

她怎能夸称自由呢，当她自己
　不过是奴隶头子？全世界的民族
都在禁锢中，管牢的又算了什么？
　他顶多是个离不开牢门的狱卒。
难道给囚人管钥匙的那点权利
　就算是自由吗？他也同样地无福
享受自由天地的空气和阳光，
尽管他不戴镣铐，只守着门框。

六九

唐璜首先看到的阿尔比安的美，
　亲爱的多佛啊，是你的山峦、港湾
和旅馆！是你的闻铃就匆匆忙忙
　跑来的侍役，和抽税细致的海关！
是你那把旅客都看作是战利品
　而载运给水陆居民分享的邮船！
最后，但毫不含糊，也不讲情面，
是你给外路人开的一大叠账单！

七〇

唐璜虽然年轻，大方，毫不在乎，
　又有的是卢布，钻石，支票和现钱，
每礼拜的支出从来没有节制过，
　可也瞪了账单一眼，还是付了款——
（他的大管家是个精明的希腊人，
　拿起那一大卷来，给他连算带念），
但既然空气是自由的（虽然常阴）
光来这儿呼吸一口也值万金。

七一

快赶马车前进吧！到坎特伯雷去！

　越过了碎石子路，溅过了泥水坑，

多么好呵，驿车跑得兴高彩烈！

　不象在德国，它总是一路慢腾腾，

仿佛是给载运的货送丧似的，

　而且，车夫半途还得停下喝一盅

老酒，——可怜的家伙！即使骂他们

“贱种！”“该死！”也只象雷碰上避雷针。

七二

要想振奋人心，搅动他的血液

　好似把辣椒面掺进了咖喱粉，

顶好的办法莫过于快马加鞭，

　别管什么方向，只要它是飞奔；

妙处就在于这没头没脑的奔波，

　因为呀，当你越是跑得没有原因，

等你达到旅程的伟大目的时

就越是有趣——这目的就是飞驰。

七三

他们参观了坎特伯雷的教堂，
　培凯特①的血石，黑王子②的钢盔，
教堂执事用他那呆板的腔调
　照例把烂熟的掌故复述一回，——
亲爱的读者！你又碰到了光荣，
　它只剩了锈钢和可疑的骨灰，
这又半已分解成什么钠和镁，
就是它们酿成那口苦酒——人类。

七四

唐璜当然景仰不止，当他看到
　那钢盔从未屈服过(除了对时间)，
一千个克里西③都在他血里沸腾，
　那无畏的教士的墓也使他凛然：
他由于驾驭国王而丧命；但至少
　目前国王若想杀人，必先找法官。

① 培凯特(1113?—1170)——坎特伯雷大主教，为英王亨利二世手下的武士在教堂里刺死，他的血染红了祭坛。

② 黑王子(1330—1376)——英王爱德华三世之子，在对法战争中武功甚著。他葬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墓上有他穿盔甲横躺着的全身铜像。

③ 克里西——法国一乡村名。1346年，爱德华三世的英军在此大败菲利浦六世的法军。黑王子当时是一少年，在此役中建功。

小莱拉凝视了一阵，感到很糊涂，
就问为什么盖了这间大房屋。

七五

人们告诉她这是"上帝的大厦"，
　她说上帝住得不坏，不过她奇怪
为什么上帝竟然容许异教徒——
　那残酷的基督徒渎犯他的住宅；
他们在真信徒的国土上把他的
　寺院都烧了。而且她不免悲哀，
想到穆罕谟德放弃这么大寺院，
好象把珍珠丢给了猪去作践。

七六

赶路！赶路！穿过修整如坛的草野，
　那长满洒花和高产作物的乐园！
因为一个诗人在多年漂泊后，
　炎热受了不少，通风却很有限；
这碧野虽夸不上庄严的结构——
　就是那把葡萄藤、橄榄树、悬崖、
冰川、火山和橘子树等等都混在
一起的景色，——却也使他很愉快。

七七

而当我想到一瓶啤酒的时候——
　得了，我不想号丧！——快赶吧，车夫！
出色的小伙子把车赶得飞快，
　唐璜却欣赏这自由人的大路：
啊，哪个国内外人士不特别珍爱
　这样的国度！除了少数人糊涂：
他们"用脚踢刺"①，真是非常愚蠢，
为了这劳苦，只有再挨上一棍。

七八

一条关卡大道是多么写意啊！
　又平又光，把地刮得这么出色，
就连那扇动巨大翅膀的兀鹰
　在无际的太空也不会如此掠过！
假如法厄同②当时有这样滑的路，
　日神会叫他来驾约克郡的驿车
也说不定。但正当我们急驰如飞，
讨厌的事情来了——缴通行税！

① 用脚踢刺——当时的口头语，原指牛对于赶它的人用的刺棒的反抗。此处指对当时英国的暴政的反抗。

② 法厄同——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他在赶他父亲的金车急驰时失事。

七九

哎呀！凡是付款全都令人心痛！
　性命，老婆，什么都可以任人拿，
除了钱袋。马基亚维对王侯说，
　这种事最易引起普遍的咒骂。
谋杀倒无大碍，但谁要想碰碰
　那人人暗怀的甜蜜的金矿呀——
你杀他全家，他也许都能忍受，
但千万别用手伸进他的裤兜：

八〇

那佛罗伦萨人①如此说。国王们，
　听听你们的导师吧！天已昏黑，
唐璜正驾车向一座高山奔驰，
　谁知它是带着轻蔑还是快慰
俯瞰着一座大城。英国臣民呵，
　如果你们带有伦敦人的气味，
就凭你们各自的爱憎而慨叹
或微笑吧：我们已登上了舒特山！

① 佛罗伦萨人——即上节说的马基亚维，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参见第七章第四节注。他在《论君王》第十七章写道："最要紧的是，君王一定不要去碰别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可以忘记他们父亲的死亡，但是失去父亲的产业却使他们永远耿耿于怀。"

八一

太阳落了，烟雾象从半灭的
　火山口腾起来，弥漫着天空，
这奇异的城市真象有些人
　给它起的绰号："魔鬼的客厅"。
但唐璜觉得，尽管自己是外族，
　这也不是家乡，却把它当母亲
一样敬畏：是她养育出的儿孙
使半个世界被屠杀，半个震惊①。

八二

巨大的一片砖瓦、烟雾、船舶，
　污浊而幽暗，但却极尽目力
那样广阔，随处都可以看见
　有船只在掠过，以后就失迷
在桅杆的丛林中；无尽的楼塔
　翘着脚，从煤烟的华盖窥出去。
还有一个巨大的、暗褐的圆顶
象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

---

① 印度。美洲。——拜伦原注。（拜伦的这个自注指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译者）

八三

但唐璜所见的不同：每一缕烟
　对他都好象是从炼金的火炉
冒出的仙气，从那里会生出来
　无穷的财宝(赋税和债券无数)，
就连那象重轭一样压在头上
　而把太阳都吹熄的阴云浓雾，
对于他也只是自然间的大气，
非常之卫生，虽然是不太明丽。

八四

他歇了一下——我也要同他歇歇，
　就象猛攻以前的间歇。过一会，
敬爱的同胞呵，我们再来重叙
　我们的旧情吧。我要趁此机会
对你们说些不以为真的真话，
　因为它是太真了。我要提一位
有为的弗莱太太①，替她扫扫门窗，
也许能为她拂下一两片蛛网。

---

① 弗莱太太——指伊丽沙白·弗莱(1780—1845)。她在1817年组织了一个团体致力于改善新门监狱中女犯人的待遇。

八五

噢，弗莱太太！为什么要去新门[1]

　向那伙可怜的流氓布道？为什么

不从加尔顿[2]或别的巨厦开始，

　改一改那死硬的皇家的罪恶！

要挽救民间的世道人心吗？唉，

　这类江湖话只是慈善家的胡说，

除非你先改好那人上人。说来也怪，

我以为你有更无畏的宗教哩，弗莱太太！

八六

告诉他们上了年纪该规规矩矩，

　该根除爱游逛和奇装异服的病，

告诉他们青春一去不会再回来，

　要救国不能依赖雇佣的骠骑兵，

告诉他们克蒂斯爵士[3]很讨人嫌，

---

① 新门——伦敦一监狱名。

② 加尔顿——从十八世纪起，加尔顿大厦是英王太子所住的地方。

③ 克蒂斯爵士(1752—1829)——议会议员，伦敦市长，王太子(即后来的乔治四世)的爪牙。他曾于1822年随乔治四世游苏格兰，居然穿起苏格兰式的男子短裙，受到当时舆论的嘲笑。拜伦在这节诗里所说的爱游逛和奇装异服即指此事。

就连最无味的把戏也要不成功，
他虽是给老哈尔取笑的福斯塔夫①，
但那铃铛怎样响，也不能令人捧腹。

八七

告诉他们，虽然这也许是太晚了，
如果只知在生活的陈轨里作乐，
以饱食无事的虚肿来装作伟大，
这不是作好人的办法；你还可以说：
贤明的国君从不爱烜赫和铺张；
再告诉他们——但你不肯，而我此刻
也够了。但过些时我还要胡说乱道，
象罗兰②在隆塞瓦战地吹起号角。

---

① 给老哈尔取笑的福斯塔夫——哈尔和福斯塔夫都是莎士比亚所写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哈尔是王太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在剧中是年轻人，拜伦加了一个"老"字是拿他来影射当时年已六十的乔治四世。福斯塔夫是王太子的随从，一个胖胖的酒色之徒，是莎士比亚所创造的最有名的丑角，此处拜伦以之比克蒂斯。

② 罗兰——法国中世纪的英雄，查理曼大帝的武士，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他在隆塞瓦遭到萨拉森人的大军围攻，英勇奋战，临死前才吹起号角，查理曼闻声来援，但已迟了。此事成为西欧各国无数诗文的题材。

第十一章

一

当巴克莱①主教说："不存在物质"，
　而且证明了——别管他怎么说吧，
据说他的体系精深得驳不倒，
　就连最玄妙的头脑也是白搭。
但谁又信他呢？我倒想把物质
　都敲碎，连铅石都叫它碎成渣，
好找出世界是精神；虽须保留
我的头，我也只当它已经没有。

二

呵呵，把宇宙都变成"唯我主义"，
　这是多么新鲜而高超的见解！
一切都是心象，一切都是自己，
　而这是唯一真理，我敢拿世界
(不管你当它是什么)向你担保。

① 巴克莱(1685—1753)——英国主教，主观唯心论者。

好一个"怀疑！"比定律还肯定些。
你真理之光呵，你天庭的仙酒！
但我们的头脑却不太能承受。

三

因为我们总难飞得轻盈自在，
而另有一些"难以消化"的问题
会迫使我们跌落到地面上来；
无论怎么说，最令人无法懂的
就是：在这大千世界里，怎么有
这许多繁复的生命，形色各异？
万物、人和星辰，一个奇怪的谜——
即使谬误，那也是华严的一曲！

四

这世界也许起于偶然；但也许
竟如«旧约»上所说的，那就更好；
我不愿违背«圣经»，因为有人说，
离经叛道自陷于绝境。我感到
这说得很对。人生本来够短促，
何必咬文嚼字、无休止地争吵？
反正人人都有一天能了解它，
或者至少躺在墓中不再解答。

五

因此我放弃形而上学的讨论，

　它玄而又玄，又能有什么结果？

假如我实事求是，是就承认是，

　我不过求其干脆和公正不阿。

事实呢，最近不知为什么原因，

　(也许空气不好？)我患了肺结核，

恶病缠身，这可使我大为震动，

因此我就越来越信服正统。

六

第一次吐血，立刻证实有上帝，

　(但我从没有怀疑过他，或魔鬼)

第二次，我相信神奇的纯净受孕①，

　第三次，流行的恶源说②十分对，

第四次吐血使我对三位一体③

　深信不疑，自觉已得其精髓，

我甚至希望那个“三”能变作“四”，

---

① 纯净受孕——指基督教《圣经》《新约》所说马利亚受圣灵感动怀孕事。

② 恶源说——恶源亦作原恶，指基督教传说的亚当所犯的罪，由此人类遭上帝谴责，所以又须赎罪。

③ 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也是基督教所信。

好教我虔诚的信念更为深挚。

七

话归本题。谁要是曾在雅典的
　卫城上俯瞰过，或者航海游过
那明媚如画的君士坦丁堡，
　或看过汤勃克图，或者在中国
用陶泥杯在京都里品过茶，
　或曾在尼尼微的砖墙中小坐，——
他初见伦敦大概不会很欣赏，
但一年之后，再问问他怎么想！

八

唐璜在舒特山上走下了车子，
　时间是黄昏；地点呢，一个斜坡
可以俯瞰到那个善与恶之谷——
　那伦敦的街衢，生命正如沸锅；
而他的周身一切都静悄悄，
　能听到的只有路上走过的车
在轧轧转动，和都市的嗡营声，
烦嚣而低沉，象滚着渣滓沸腾。

九

我说到唐璜走下马车，从车后
　沉思地走上山头，一路在思索
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妙不可言，
　“呵，这才是自由神选中的住所！”
他赞叹道：“在这儿，人民的声音
　是多么强大，无论是牢狱、枷锁、
或宗教审判都封不住他的呼声，
每次会议或选举都等于新生。

一〇

“这儿有贞洁的妻子，纯洁的生活，
　这儿人们同意付款时才付款；
如果说物价高昂，人们挥金如土，
　那正表明他们的薪俸很可观。
这儿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儿没有路劫，旅客都很安全，
这儿——”一把刀打断了他的沉思：
“瞎了眼的！拿钱来，不然就是死！”

一一

这自由的声音发自四个强盗，
　他们在路旁隐蔽着，一旦看见
唐璜在车后闲逛，就手急眼快
　抓住这个好机会来搜索一番。
呜呼，谁叫这位不慎重的绅士
　在这富裕的岛国中到处游玩！
他会看到：这对于性命和裤兜
都很不妥靠，除非你挺身战斗。

一二

唐璜不懂英文，只有英国人的
　“上帝罚你！”的口头禅倒还知道，
不过连这也很少听说；有时候
　他甚至错认为那是一种“您好！”
或“上帝与你同在！”的祝辞；这倒也
　难以怪他，连我这半个英国佬
(这是我的不幸)也不常听他们把
“上帝”和“你”联起来，除了那句骂。

一三

可是唐璜仍旧很快地懂得了
　　他们的手势，由于他性情急躁，
立即从衣服里拔出了小手枪，
　　一枪打进了一个强人的肉糕。
他疼得象黄牛在草野上打滚，
　　并从他自身的泥血坑里喊叫
他亲近的伙伴："杰克呵，我完啦！
这凶恶的法国鬼子把我打垮啦！"

一四

于是杰克带领人马落荒而逃，
　　而唐璜那些吓跑的随从人员
这时也来了，一面赞叹他，一面
　　争着献力(照例是稍晚了一点)。
唐璜看到这"月亮的宠儿"①的命
　　仿佛就要从他的血管倾倒完，
赶紧叫人拿来棉花和绷带，
并且后悔：自己开枪未免太快。

① 月亮的宠儿——莎士比亚对盗贼的称呼。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一幕第二场。原句是："让我们成为狄安娜的猎户，月亮的嬖宠。"

一五

他想道："也许这个国家的习俗
　就是以这方式来欢迎外乡客；
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些旅店主
　也差不多少，只不过和气得多：
不是用刀子、而用鞠躬来抢钱。
　但怎么办呢？我不能让这家伙
躺在这大路上咽最后一口气，
带他走吧！——我来帮你们抬起。"

一六

但还没等他们来办这件善事，
　那垂死人叫道："住手！我该遭报！
哦，有杯酒多好！竟丢了一笔财！
　让我死在这儿吧！"生命的燃料
已在他心里枯竭，伤口滴的血
　变得浓而黑，呼吸也更困难了，——
他从肿起的喉头解下一块布，
叫道："给莎尔吧！"于是一命呜呼。

一七

这血染的领巾落在唐璜脚前，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向他托付，
也不懂那个强盗的临终遗言
　是什么意思。唉，可叹偷儿托姆
曾是吃遍全城的瘪三，地道的
　流氓阿飞，最够格的衣冠人物，
匪气十足，很讲派头，却受了哄，
先是口袋、以后身体被钻了窟窿。

一八

在目前情况下，唐璜既已作了
　他可能作到的一切，一旦获得
验尸官的放行证书后，便继续
　朝着首都行进。他真有点难过：
想不到在十二小时内，也不曾
　在这国度走了多远，他却被迫
为了自卫而杀死一个自由人，
这使他一路都越想越纳闷。

一九

唉，他给这世界除去了一个伟人！

　若论这个人，当年也是轰轰烈烈。

谁能再像托姆那样带头殴斗，

　那样酗酒闹事，威镇赌场或贼穴？

谁还再挤眉弄眼捉弄一个傻瓜？

　或者无视警探，公然骑着马行劫？

谁还挑逗黑眼睛的莎尔，那婊子？

她是多么够劲，多机伶，又多标致！

二〇

但托姆已经不在了，别再提他吧。

　英雄必然有死，而由于上帝赐福，

他们大多是很快地就回了老家。

　现在欢呼吧，泰晤士河，向你欢呼！

就沿着你的河岸所指的方向

　唐璜的车急驰着，隆隆声像擂鼓；

驰过了肯宁顿和其他一些“顿”①，

这使我们盼望很快就到伦敦；

---

① 顿——英国有些地名以“顿”为最后一音。

二一

驰过“林”镇，因为那儿没有一棵树，
　才如此称呼的；又经过一带地方
叫“欢喜山”，因为它既不令人欢喜，
　也没有什么坡；又经过一排小箱，
是砖砌的，却能随时漏进灰尘，
　门上还明标着“吉房出租”的字样；
又经过一些街道，自谦为“乐园”，
即令夏娃失去它也不会慨叹；

二二

经过马车，货车，拥挤的路关卡，
　经过人声的杂沓，车轮的旋流，
这儿邮车飞逝得像一阵希望，
　那儿酒店伙计在兜售苦艾酒；
这儿理发店的橱窗陈列着假发，
　那儿点路灯的人正把一桶油
慢慢灌进昏幽幽的玻璃灯里
(因为那年头我们还没有煤气)；

二三

还经过这，经过那，和其他等等，
　旅客才到达这伟大的巴比伦；
无论是骑马，坐游览车，坐邮车，
　总之，条条路都来到这个中心。
我本可以多说些，但不愿侵犯
　导游指南的权利。而太阳下沉
也有些时候了，夜影已包抄到
晚霞的边际，这时他们过了桥。

二四

那泰晤士河的水声多么美呵！
　它居然有一刻证明是在流荡，
虽然又淹没在嘈杂的诅咒声里。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庄严灯光；
它那广阔的石路；里面是“声名”
　所卜居的圣殿；那苍白的月光
好似它的幽灵飘过每个牌位；——
呵，这真是岛国的圣地而无愧。

二五

那僧侣林已经没有了——这倒好；

　石柱群呢，——但它究竟算得什么？

疯人院却还有着贤明的锁链，

　以防疯子们咬着参观的宾客。

法院还招待不少负债的哥们，

　市长官邸呢，还是（至少对于我，

有的人不同意）虽庄严而呆板，

但那大教堂胜过整个这一摊。

二六

沿着却灵广场、培尔梅尔等闹市，

　那一长列的灯火真是够辉煌，

若比起大陆上的灯火的明度

　（那儿城市谈不到夜景的装璜）

就好似拿黄金去比锈铁废渣。

　法国人还没有学会使用灯光；

等他们学会了，却又不捻灯芯，

而是把恶徒吊上柱子来照明①。

---

① 吊上柱子来照明——法国大革命后，群众有时把坏人吊死在街头灯柱上。当时一首战歌有迭句云："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贵族吊在路灯上，我们要把贵族都上吊！"

二七

沿大街吊起一列高贵的绅士，
　当然能给人类以光明和教化，
正如把地主的庄宅[1]烧把野火
　也能作到这一点。还是老方法
对半盲的人民更好，而新花样
　像磷磷的鬼火，固然也叫人怕，
但要等这种焰火变温和一些，
方能启示人类，永远照明世界。

二八

但伦敦好明亮：假如戴奥金尼[2]
　能够又一次来访寻正直的人，
而在这巨大的城市所繁殖的
　各色人中，却找不到他的标本，
那么，这宝贝之所以未能发见，
　绝不能归咎于灯火的不明。
我一生都在观察什么人正直，
但我看到：上流社会全是律师[3]。

---

① 地主的庄宅——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的年月里，英国动荡，常有乡下穷苦人民放火烧地主庄宅的事。

② 戴奥金尼——即那位白天打灯笼找好人的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

二九

辗过了石子路，穿过培尔梅尔街，
　人马和车辆由拥挤而逐渐稀疏；
夜已降临，那些严防讨债的大门
　被敲得山响，开始解了封门之符，
让来客早早夜宴。而我们的唐璜，
　这外交界的后起之秀，继续赶路；
他走过了一些旅馆，又望了望
圣杰姆士宫和圣杰姆士赌场。

三〇

他们到了旅馆，那儿立刻涌出
　一群服装笔挺的侍役来迎接，
沿街还站着一群围观的闲人，
　和几十个当体面的伦敦人夜
就在街头上荡来荡去的神女，
　她们虽然有伤风化，却方便；而且
对促进婚姻，像马尔萨斯④一样，

---

③ 上流社会多是律师——全是不正直的讼棍。拜伦讨厌律师，由于离婚诉讼而更恨他们。

④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著有《人口问题原理》（修正版，1803年）。他认为：由于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穷困不能免，因此主张让战争、饥荒和病疫来减少人口。他主张穷人少结婚。这里"促进婚姻"是反话。

颇有帮助。——这时唐璜步下车辆，

三一

走进了殷勤之至的旅馆之一：
　特别是对外国人，尤其对那些
被恩宠或好运捧起来的人物，
　因为他们拿付账只当是末节。
许多使臣在这儿长住或落脚，
　（它成了外交谎言出生的巢穴！）
以后就迁往某个著名的广场，
并把他们的名衔标在铜门牌上。

三二

唐璜的使命带有微妙的性质，
　非常机密，但是排场也很可观，
没有正式的官衔能准确指出
　他奉派而来是为的什么公干。
只是传闻将有一位外国重臣
　带着秘密任务光临我们的海岸，
他年轻、漂亮而有才学；又据闻，
他曾经迷惑了俄国女皇的心。

三三

还有人谣传，他有过不少奇遇，
　在情场和战场上都是个好手；
浪漫的头脑本来是个描画家，
　而英国女人的幻想更会悠游
到那乌有之乡，也不管冷静的
　理智的限制，一跑出圈就难收，——
因此，他发见自己一时很时兴，
对好盘算的民族，这就是热情。

三四

我并不是说，英国人没有热情，
　不，他们也热，却是热在头脑上；
不过，既然用脑所达到的效果
　和使用多情的心并没有两样，
那么，夫人小姐们用什么来苦思冥想，
　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它能导向
你起初梦寐以求的地步，试问：
谁还管那手段是头脑还是心？

三 五

唐璜把俄国政府的每一件国书
　都交到适当的衙门，适当的官员，
他也被那些以气势治人的人
　用正确的装腔作势接待了一番；
他们看到他是个光脸的小伙子，
　就认为（在政务上应该这么盘算）
对付这个小雏儿可是易如反掌，
那就像老鹰去捉捕歌鸟一样。

三 六

他们却错了，老年人往往如此；
　但这以后再提。假如我们不提，
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政客们
　以及他们的口是心非表示鄙夷。
他们凭撒谎吃饭，但又扭扭捏捏，
　远不如女人可爱：女人已习于
不得不撒谎，却诳骗得很出色，
倒使真实话显得令人信不过。

三七

话又说回来，什么是谎言？那只是
　真理在化装跳舞。我要质问一声
史家，英雄，要人，律师和教士们，
　谁能拿出事实而不用谎言弥缝？
真正的真理哪怕露一露影子，
　什么编年史，启示录，预言等等，
就都得哑口无言；除非那记载
是在事实发生前些年就写出来。

三八

哦，谎言万岁！一切说谎的人万岁！
　现在，谁再说我的缪斯愤世嫉俗？
她高唱这世界的赞诗，而为那些
　不肯追随她歌唱的人感到耻辱。
慨叹没有用；让我们像别人那样
　鞠躬吧，恭吻着圣上的手、足
或任何部分；爱尔兰就是好典范①，
虽然，她的国花好像有点凋残。

① 爱尔兰就是好典范——1820年，英王乔治四世到爱尔兰，受到盛大欢迎。这里"鞠躬""恭吻着圣上的手"就是对那次欢迎的讽刺。

三九

唐璜在社交界露了面，论衣冠、
　论举止，无一不令人赞不绝口，
我不知道哪方面更受到注目；
　一颗特大钻石使人谈论不休，
据人们传言：那是喀萨琳女皇
　在一阵迷醉之际（爱情和美酒
都有发酵作用）给他的礼物，
老实说，他可绝不是无功受禄。

四〇

论职责，除了国务大臣和秘书
　必须对外国使臣们彬彬有礼，
直到他们那举棋不定的国君
　终于定局，摆出了皇家的谜底；
可叹一切官员，连小役吏在内——
　那出自衙门的污泥，又充斥于
“腐败”的浊流！——对人都不够凶恶，
以至难于食俸禄而无愧于色。

四一

无论文职或武职，平时或战时，
　他们所以受雇用无疑是为了
凌辱人的，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如若不信，可问那请求过护照
或其他限制自由的证件的人，
　（这是一种灾难，也够令人苦恼）
是否在那些被赋税养肥的人中
看到了最凶恶无礼的——狗杂种？

四二

但唐璜却受到了“热诚的款待”①——
　像这种文雅的词儿，我必须从
我们的邻邦借来，因为在那儿
　无论在报章或人们的谈话中，
像下棋一样，悲喜都先有布局。
　看来海岛的人比他大陆的同种
更为率直而纯真，——好像大海能
使舌头更为放肆（有鱼市为证）。

① 热诚的款待——原文是法文 Empressement。

四三

不过，英国人的“我该死”却很典雅，
　你们大陆的诅咒未免太放肆；
你们所骂的题目，凡高贵的人
　都不屑于重复，因而那种文辞
连我也不必征引吧；何况对文雅
　各有看法，易起争端。但“我该死”
既非常大胆，又空灵得不伤人，
仿佛其中回荡着柏拉图精神。

四四

要找十足的粗鲁，可以留在国内；
　要找真假礼貌（唉，现在连假礼貌
都少见了）你得飘过天蓝色的海
　和白的泡沫：蓝色（已如凤毛麟角）
象征你离开的；泡沫象征你将会
　遇到的大多事情。然而我该抛掉
这种泛泛之论了；诗篇必须限制
在统一律以内，像我这篇诗就是。

四五

什么是上流社会？这意思是指
　一个城市的西边或最坏的一头，
其中住着大约四千有教养的人，
　智慧并不太多，俏皮话也很陈旧，
不过在别人睡觉时他们却醒着，
　而且总以怜悯的目光望着宇宙，——
就是在这儿，唐璜被有地位的人
当作世家子弟接待得很殷勤。

四六

他是一个单身汉，这一点对于
　小姐和已婚的少妇都很重要：
不但能鼓舞前者结婚的希望，
　而后者呢，如果她不拘于自傲
或情操，也会觉得他有些用场，
　因为和一个已婚的男人相好
就得顾及礼数，不但罪过加番，
而且更糟的是，也更会惹麻烦。

四七

但唐璜是个单身汉，富于心智、
　技巧和手腕；无论跳舞或唱歌，
他的姿态总是那么多愁善感，
　象莫扎特的小夜曲那么柔和。
无论忧喜，他都能转换得自如，
　而且恰当其时；虽然他还年弱，
却已见过世界，——这景象够稀奇，
和书上所写的可是大异其趣。

四八

闺秀们见他会脸红，已婚的美人
　也如此，不过那不是刹那的红润；
这两种货色：脂粉和涂上脂粉的，
　在泰晤士河畔可不少。青春，铅粉，
都对他的心提出照例的要求，
　而绅士拒绝它会觉得有失本分。
女儿瞟着他的服装，诚心的母亲
则打听他的进项，不知弟兄几人？

四九

那整个季节供应新娘嫁衣①的
　服装店老板，一向是不惜赊欠，
只希望能在蜜月的最后一吻
　缩为新月的寒光前就收完款，——
现在更不愿坐失良机了，因为
　这机会是由外国富翁给开的端；
于是尽量给记账，那数目之大
足叫新郎诅咒，叹气，还是付了它。

五〇

而那蓝色的、吟风弄月的一族②，
　一脑子(或帽子)裱糊着上一期

① (原文为 drapery misses"绸缎小姐")"绸缎小姐"一词现在对谁都不费解了。可是当我在1811至1812年从东方初回国时，它对我简直是神秘的。它指出自名门的美丽而时髦的少女，深得朋友的教益，并由裁缝配备了整箱嫁衣而其欠款是等待结婚时由新郎来付的。这个谜最初是由一位年轻美貌的阔小姐给我点破的，当我在称赞一位当时(现在已过去多年了)清贫而美丽(犹如安·配奇太太)的少女的"绸缎"时，她告诉我这种事在伦敦很普遍；在这方面，由于她的富有、她的艳丽和衣饰的淡雅使她无可置疑，我承认我相信了她的话。如有必要，我可以引出证据，无论"绸缎"或穿绸缎的人都有。不过，但愿如今这已是过时的事。——拜伦原注。

② 蓝色的、吟风弄月的一族——同"蓝袜子"，指才女们。

«英国评论»的诗文，也都配备了
她们最高等的蓝色，向他凑趣；
她们以拙劣的法文或西班牙文
向他讨一点这两国作家的消息；
是俄语呢，还是卡斯提语更轻软？
他在旅行之中可看到了伊里安[1]？

五一

老实说，唐璜的学问有些肤浅，
在文才上更不是一个朱甘色[2]，
现在一经这女界的博学鸿儒
加以会审，倒弄得他不知所措；
他的事业一向是在战场、情场
或官场，再加以舞场上的职责，
这使他远远离开了灵感之泉；
而今他才发现：这泉水如此之蓝！

五二

不过，他还是零星作答，还带着
谦虚、自信、和泰然自若的样子，

---

① 伊里安——即古代的特洛亚。

② 朱甘色——英国十七世纪作家乔治·维立埃所作讽刺喜剧«排演»(1671)中的人物，是一个爱吹牛的人。

这给他的才学增加一种神韵，
　使他每有议论都好象精深之至。
那神童阿拉敏塔·史密斯小姐
　（她十六岁就把«愤怒的赫久里斯»①
译成愤怒的英文，）带着一种娇态，
把他的隽语都用小本子记下来。

五三

唐璜懂得几国语言，——这当然是
　意中事，——又搬用得及时而巧妙，
这挽救了他在才女心中的声誉，
　她们只可惜他不近吟咏之道。
若是再有这一项，那他的成就，
　对她们来说，才真是无比高超。
曼尼式小姐和扶利斯基太太
特别希望被西班牙诗歌唱出来。

五四

不过，他应付得很不错，每一类
　社交的核心都把他看作候补，
而且，象班柯镜中闪现的②那样，

① «愤怒的赫久里斯»——一世纪时罗马作家色尼卡所写悲剧名。

　无论在大小宴会上他都有福
见到一万个当代作家掠过身，
　这也就等于各时代的平均数；
还有八十“现存最伟大的诗人”，
因为每本无聊杂志都有几名。

五五

呜呼！那所谓“现存最伟大的诗人”
　不过两个五年，就要象拳击大王
必须显显身手，以示其名不虚传，
　虽说他们的名气只是闭门想象。
连我，虽然我并不知道，也雅不愿
　在群丑之中作一个跳梁的皇上，——
连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人
尊称为诗国中的伟大的拿破仑。

五六

但«唐璜»就是我的莫斯科战役③，

---

② 班柯镜中闪现的——典出莎士比亚«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女巫们让麦克白看见幻象，预告班柯的子孙将为国王。麦克白说：“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

③ 莫斯科战役——拿破仑遭遇失败的战役。

《法列罗》和《该隐》①成了我的来比锡②
和圣让山③；而那美妙的蠢才同盟④，
既然"大师"已倒，又可以东山再起。
但我虽倒，也要倒得象我的英雄，
要就有生杀大权，真正为王治理，
要就去到一个荒岛去当俘囚，
宁可让叛徒骚塞作我的看守。

五七

司各特在我以前称王于诗坛，
接着有穆尔、甘培；但如今缪斯
变得虔诚起来，在郇山⑤上漫游，
她结伴的诗人几乎全是教士。
而彼加沙在罗莱·保莱牧师⑥的鞍下

---

① 《法列罗》(1821)，《该隐》(1821)——拜伦以前写的诗剧。

② 来比锡——1813年10月，拿破仑军在此战败。

③ 圣让山——滑铁卢战场上的农舍名。拜伦的诗剧《该隐》由于离经叛道，歌颂对上帝的反抗，出版后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此处意为：《该隐》是我的大失败，犹如滑铁卢是拿破仑的大失败。

④ 美妙的蠢才同盟——"美妙同盟"是英普联军统帅惠灵吞和布鲁撤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后会面的农舍名，拜伦用此一语双关，又指英、俄、普、奥对法国进行战争的同盟。

⑤ 郇山——即耶路撒冷，基督教所谓"希望之乡"。此处指文艺之神也变得虔诚，去朝拜圣地了。

⑥ 罗莱·保莱牧师——指乔治·克罗莱（1780—1860）。他写了不少诗，其中有的是模仿拜伦的。

也开始摇晃着颂神诗的步子；
他给这匹神马装上高跷走路，
真象一个毕斯托尔①——“我拿剑打赌！”②

五八

不过，就在这园地里，他还胜过
　那矫揉造作的死费力的园丁③，
他把酿酒的葡萄都榨成酸醋，
　他那沉闷的缪斯已变为中性；
啊，那个黑太监④哪里会有歌喉，
　倒象匹牛⑤，每一行诗都要死耕；
那康拜西式⑥的罗马兵的咆哮
至少胜过希伯来人过分的嚎叫⑦。

---

① 毕斯托尔——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中人物，是一个讲大话的下级军官。

② 我拿剑打赌——莎士比亚所创造的胖武士福斯塔夫的话，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四场。

③ 园丁——指亨利·哈特·密尔曼（1791—1868），诗人，评论家。拜伦以为在《季刊》上攻击济慈的就是他（实际是克罗窓）。

④ 黑太监——罗马皇帝尼罗宠信一个女子气的随从，叫做斯保勒斯。黑太监即指此人。此处借用指密尔曼。

⑤ 象匹牛——密尔曼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拜伦此处借用“牛津”一词中的“牛”。

⑥ 康拜西式——康拜西是古波斯王。英国十六世纪剧作家汤玛斯·泼雷斯吞曾以他的事迹为题写过一个悲剧，剧诗以夸张、富丽、高谈阔论为世所病，“咆哮”指此。“罗马兵”指克罗莱所写《凯德林》一剧（1822）的人物：凯是古罗马政客，阴谋举行政变，兵败身死。拜伦在上节讽刺克罗莱，但认为他比密尔曼还略胜一筹。

⑦ 希伯来人过分的嚎叫——指密尔曼的剧本《耶路撒冷的陷落》中的情节。“过分”是拜伦的评语。

五九

还有我那文雅的尤菲斯[1]，据说：
　他恰好像是一个“讲道德”的“我”，
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发见
　难以两全，或冒充任何一个；
还有人认为柯勒律治是诗圣，
　华兹华斯也有捧场的(两三个)，
还有那嗓音洪亮的傻瓜兰德[2]
竟把骗子骚塞的鸭子当作天鹅。

六〇

可叹济慈[3]被一篇批评送了命，
　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

① 尤菲斯——十六世纪英国作家李里所写同名散文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个故事的散文风格以对仗和用典出名，在英国散文发展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拜伦借此名指当时英国诗人勃莱恩·华勒·泼劳克特(1787—1874)。此人也用意大利八行体写了一诗，评论家杰弗利在1820年1月号的《爱丁堡评论》上认为该诗近似《唐璜》而无其“放荡”，故拜伦在此处称之为“一个讲道德的我”。

② 兰德(1775—1864)——英国作家，与骚塞友好。

③ 济慈(1795—1821)——英国重要浪漫诗人，二十六岁就死于肺病。保守派刊物《季刊》(1818年4月号)登了克罗寇所撰的评论，对他的诗《恩狄米安》恶毒攻击，拜伦及当时另外一些人以为这篇评论促使济慈早死，但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晦涩，他却曾力图描绘出
　希腊的神祇，设想他们在如今
该讲些什么，虽然他不懂希腊文。
　唉，可怜的诗人！多乖戾的命运！
他那心灵，那天庭的火焰一粒，
竟让一篇文章把自己吹熄。

六一

企图称霸诗坛的死者和活人
　名单倒很长，但谁也没有赢得
他所求的，甚至不能明确知道
　谁将会胜利。而时光悄悄溜过，
连脑子或枯肠都已蔓生野草，
　至于称霸的机会呢，还是不多！
他们熙熙攘攘，真像那三十帝王①，
把罗马一段历史弄得很肮脏。

六二

这是文学界的后期罗马帝国，
　它的事务都由近卫军来掌握；

① 三十帝王——三世纪时，加连纳斯做罗马皇帝，治理无力，各省群雄并起，所以有三十帝王之说。

啊，可怕的行业！你要是想高攀，
　就必须不断敷衍士兵的邪火，
像敷衍吸血鬼似的；但若一旦
　我愿回到国内，而且乐于刻薄。
我要和那些蛮子兵较量一番，
教他们见识一场真正的笔战。

六三

我想我有一两手论辩的花招
　足教他们吃不消；不过又何必
和这些小螺丝钉们斤斤计较？
　确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火气，
而况我的本性不会厉声厉色，
　我的缪斯哪怕是骂得最严厉
也是带着微笑的，接着她还会
请一个安退下来，谁也不得罪。

六四

我提到唐璜处于现有的诗人
　和蓝色女士的危险的绝境中，
在那荒原上，他过得不很出色，
　而且很快地就倦于这些良朋，
并在受到白眼前及时退出来；

这倒使他更舒畅地登高一层
和当代崇高的精神有了往还，
也变成了太阳之子——一条光线。

六五

早上他忙于公务，——这分析起来
就像一切公务那样是一场空忙，
终至令人怠倦；而“怠倦”最易传染，
也是最有毒的涅索斯的衣裳①，
它使我们躺在沙发上，恹恹地
议论各项事务，无不嫌恶和绝望；
当然为祖国除外，——但祖国如今
并没有变好，虽然它早该改进。

六六

下午，他忙于拜访，吃饭和打拳，
或者无所事事，直到夕阳西下
就骑马在那美其名为“公园”的
植物的木桶间周游，虽则那儿

① 涅索斯的衣裳——希腊神话：涅索斯是一半人半马怪物，它抢走了大力神赫剌克勒斯的妻子得伊阿尼拉，被赫用毒箭射死，死前告诉得如她想恢复她丈夫的爱情，可让他穿上染了涅索斯的血的衣服。她这样做了，但结果却是衣上的毒害死了赫剌克勒斯。

花和果合起来不够蜜蜂一嚼，

　但那终归是唯一的“花荫亭下”

（如穆尔所说的），使时髦的仕女

能漫游其间，感受些新鲜空气。

六七

以后就换装，就晚餐，世界苏醒了！

　于是灯火辉煌，于是车轮急转，

马车飞腾掠过了大街和广场，

　疾如流星。主人家粉画的地板①

整洁光滑，里外都是悬灯结彩，

　接着铜门轰隆隆拉开，让成千

幸运的少数人一齐进来欢腾，

在那由金箔装饰的人间天堂中。

六八

高贵的女主人就站在那里面，

　三千次屈膝礼也累倒不下来；

呵，那唯一叫女孩子深思的舞——

　华尔兹，连错步也能促成恋爱。

客厅、吸烟室和大厅水泄不通，

① 粉画的地板——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上层人家常在节日开跳舞会时，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上各种图画。

迟到的宾客已罚站了一长排，
连公爵和夫人也得按步往上爬，
每次只能在梯阶上移动一下。

六九

有人真福气：在把满座的高朋
扫过一眼后，就独自找个角落：
或当道的门口，或偏远的闺房，
像杰克·霍诺，安安稳稳落了座；
让世界乱纷纷去吧，他却在一边
满怀悲悯、或满面鄙夷地望着，
也许还赞赏，也许纯作壁上观，
在夜深以后还稍许打着呵欠。

七〇

但这样可不成，也许以后能通融；
凡活跃的人物，像唐璜，都必须
在这片珠宝、羽毛和绫罗绸缎的
灿烂的海洋中，航行得小心翼翼，
以求达到他认为妥善的地方：
或者消溶进妙曼的华尔兹舞曲，
或者更骄傲地、以灵活的技术
跳着工夫老练的八人方阵舞。

七一

或者，假如他不跳舞，而更欣赏
　一位阔小姐，或他邻人的新娘，
那么该请他注意，别叫人立即
　太明显地看出他要追的对象。
不少热肠的先生都常常悔于
　自己的“急躁”，因为它，在以冥想
而著称的民族中是个坏向导，
这儿人们要上钩，也爱先思考。

七二

若能设法，在晚餐时坐在她身边，
　若已被人抢先，就坐在对面飞眼；
哦，那芬芳的时刻呵！它的游魂
　常常在我们的心头秘密飘旋，
并且老揪住“记忆”的尾巴不放，
　提醒我们一度是多么风流香艳！
唉，多情的种子怎能够尽述
在一场舞会中他忧喜的起伏？

七三

但我的劝告只适用于普通人，
　只有他们必须又追逐、又防备、
又观望；甚至他们竟枉费心机，
　只要一言过犹不及，就全盘都毁。
至于天之骄子呢，那当然例外，
　他们只凭仪表堂堂，或别有风味，
或对战争、机智或无智的声望，
就如愿（或早已变为不愿）以偿。

七四

我们的英雄既然处处不同凡响，
　年轻、漂亮、高贵、富豪、又来自外国，
当然啦，像其他奴隶一样，他必须
　付一笔赎金才能逃出那不放过
如此显贵人物的种种埋伏、陷阱。
　有人谈做诗之苦，叹人凄凉的生活
充满丑恶、疾病、痛苦。但他们可曾
看到年轻的贵族怎样过的一生！

七五

他们虽年轻而精神却早已衰老，
　青春来得豪华，使用得更是无度；
他们的精力在无数粉臂中耗尽，
　钱找犹太人要，家产都归于债主；
上下两院看到他们夜晚投的票
　不是奉承了暴君，就是赞助民主；
而在投票，宴饮，赌博，狂嫖以后，
他的家祠又多一位“神主”的骨头。

七六

“哪儿是世界？”杨格①活到八十岁
　慨叹说：“哪儿是那诞生我的世界？”
唉，哪儿是八年前的世界？一转瞬
　就不见了，像玻璃球似地碎裂！
闪一闪就消失，没等你多看一眼，
　那绚烂的大世界便悄悄地溶解：
国王、王后、要人、演说家、爱国志士
和花花公子，都一起随风而飘逝。

---

① 杨格（1683—1765）——英国诗人，其主要作品是《夜思》（1742—45）。他八十岁时，又出版了《顺从》一诗。

七七

哪儿是伟大的拿破仑？天知道！

　哪儿是渺小的卡色瑞？鬼能说！

啊，哪儿是格拉坦、古兰、谢立丹[1]，

　那名震法庭或议院的一群论客？

哪儿是岛国人人爱戴的公主[2]？

　哪儿是多难的王后[3]和她的灾祸？

哪儿是殉身的圣徒：五分利公债[4]？

那些地租呢？怎么一点收不进来！

七八

哪儿是布拉梅[5]？垮台了！韦斯雷[6]呢？

　破产了。哪儿是惠伯瑞[7]？罗米力[8]？

哪儿是乔治三世和他的遗嘱[9]？

---

① 格拉坦、古兰、谢立丹——当时政界有名人物，谢立丹又是戏剧家，都在拜伦写此诗前几年死去。

② 公主——夏洛蒂公主，死于 1817 年。

③ 王后——卡罗琳王后，死于 1821 年。

④ 五分利公债——当时英国政府为了支付对法战费而发行过的公债。殉身的圣徒，表示后来英国政府被迫作出“牺牲”，停止了这项公债的发行。

⑤ 布拉梅——当时的时髦公子，于 1816 年逃债移居法国。

⑥ 韦斯雷——当时阔人，由于生活奢侈，败了家业。

⑦ 惠伯瑞——政界人物，辉格党员，支持卡罗琳王后。1815 年自杀。

⑧ 罗米力——拜伦所恨的律师，1818 年自杀。

⑨ 遗嘱——乔治三世留有两个遗嘱，其一他未签字，因此造成解释和执行的困难。

（这倒是一时不易弄清楚的谜。）
哪儿是“凤凰”四世[1]，我们的“皇鸟”？
据说是到了苏格兰去听骚尼[2]
拉提琴去了，——请听那“搔我，搔你，”
好一出皇上痒、忠臣搔的把戏。

七九

哪儿是甲勋爵？哪儿是乙夫人？
还有那些尊敬的小姐和情妇们？
有的像陈旧的歌剧帽，置之高阁，
结了婚，又独了身，或者又结了婚，
（这就是时髦的三部曲）。哪儿是
都柏林的呼喊[3]？——和伦敦的质询[4]？
哪儿是戈伦维尔们[5]？照例转了向。
我的朋友民权党呢？还是在野党。

八〇

哪儿是卡罗琳和弗兰西丝们？

① 凤凰四世——指英王乔治四世。拜伦之友摩亚曾写诗名《凤与凰，王室之二鸟》，讽刺乔治四世。
② 骚尼——绰号，指苏格兰人。乔治四世于1822年到苏格兰巡视。
③ 都柏林的呼喊——指1821年乔治四世到爱尔兰时受到上层人士的彩声。
④ 伦敦的质询——伦敦市民对政府和政客们的不满表示。
⑤ 戈伦维尔们——戈伦维尔父子，都曾改变过政治立场，故云“转了向”。

离了婚，或者正走着这一过程。
哦，«晨报»！你灿烂的、一大串宴饮
和舞会的编年史呵！唯有你能
告诉我们马车打破窗子，或其他
时髦的怪事，——请说说在那海峡中
现在是什么潮流？有的死，有的飞，
有的浅搁大陆；只怪时光把人催。

八一

那一度决心迷住慎重的公爵的，
终于和年轻的世家子弟打得火热；
有的阔小姐不慎，上了骗子的钩，
有的少女变为太太，有的未出阁
而成了母亲，有的则花颜凋谢，
总之，这一串变化真叫人迷惑。
这本来不希奇，但有一点可怪：
这些普普通通的变化来得太快。

八二

别说七十岁是老年吧，在七年里
我所看到的人海沧桑，从帝国
以至最卑微的生灵，已远远比
普通一世纪的变化都多得多。

我知道万事无常；但如今，连变化，
　虽然变不出新花样，都太难测；
看来人间没有一件事能永恒，
唯一的例外是：民权党当不了政。

八三

我看到雷神般的拿破仑如何
　缩小为沙特恩①。我看过公爵大人②
(别管是谁吧)变为愚蠢的政客，
　比他那副呆相(假如可能)还更蠢。
但现在，我该升旗扬帆，朝新的
　题目行驶了。我见过，而且颇寒心：
看国王先是被嘘，以后又被哄③，
至于哪件事较好，我也不太懂。

八四

我看过乡绅们穷得不名一文；
　我看过琼娜·苏斯考特④；我看过

---

① 沙特恩——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以温和著称。

② 公爵大人——指惠灵吞。他本是军人，后来担任了首相。

③ 国王先是被嘘，以后又被哄——乔治四世在做王太子时，颇不得人心。后来他于1821年去爱尔兰巡视，却受到当地上层人士的欢迎。

④ 琼娜·苏斯考特——女，教派创立人。参见第三章第九十五节注。

下议院变成了敛赋税的圈套；
　我看过小丑戴上了王冠治国；
我看过已故王后的一段惨史；
　我看过一个会议①什么坏事都作；
我看过有些民族②，像负荷的驴，
一脚踢开过重的负担——上层阶级。

八五

我看过小诗人和大块文章家，
　和滔滔不绝的（并非永恒的）演说家；
我看过公债券和房地产交锋，
　我看过乡绅们号丧得像娃娃；
我看过骑马的奴才践踏人民③，
　好似踢过了一片无言的平沙；
我看过约翰牛拿麦酒换水酒④，
他似乎鄙视自己是一只笨牛。

---

① 一个会议——指1822年11月在意大利维隆那开的联盟国君主会议，当时西班牙革命取得暂时胜利，与会的国王决定加紧镇压各国人民起义。

② 有些民族——指当时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洲的起义人民。

③ 骑马的奴才践踏人民——指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惨案。当时骑兵冲入集会的群众，挥舞马刀，造成六百人以上的伤亡。人们仿照"滑铁卢"之名，讽刺地称这次屠杀为"庇铁卢"。

④ 麦酒换水酒——当时英国酿酒商做水酒而不做麦酒，为了免交麦芽税。

八六

但时光不再！唐璜，别放过！别放过！
　明天就有另一场戏，一样的快活
和短暂，又被同样的怪物吞没。
　“生活是个坏演员”①，莎翁说；那么，
“坏蛋们，演下去吧！”② 切记不要管
　你作的什么，只看你是怎么说；
要虚伪，要察言观色，别表露出
你的本人，只学人依样画葫芦。

八七

但我将怎样叙述我们的主人公
　在那被一切人夸称(和撒谎)为
“道德的”国度中所遭遇的一切呢？
　关于某些事，我想顶好闭住嘴，
因为我不想写一本《阿塔兰提斯》③；
　不过，由此明确一下也好，诸位：
你们不是一个德性好的民族，
不用诗人说，你们也心中有数。

① 生活是个坏演员——语出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

② 坏蛋们，演下去吧——语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四场。

③ 《阿塔兰提斯》——书名，出版于1709年，作者为曼莱夫人，内容是对若干社会名流的私生活的揭露。

八八

我只写唐璜所见到和遭遇的，
　在这范围内，当然也还要遵照
社交的礼节予以适当的节制；
　请记着这篇故事不过是捏造，
绝不是讲我或我认识的亲友；
　虽说每个酸文人只要把笔调，
稍稍一转，就不免有(他否认的)影射，
但我可不会，我有话总是直说。

八九

至于他是被哪位贤明的贵夫人
　猎获到而娶了她的第几位千金，
或是娶了一位更有价值的闺秀
　(我说的价值是指陪嫁来的财运)，
从事于给地球正当地增加人口，
　(这该感激你们可怕的合法婚姻!)
或者，是否由于他的慇勤太离题，
他得赔偿损失，坐上了被告席——

九〇

那还是在未来的不可知之数。

　好了，去吧，我的歌啊，稍过一阵，

我再给你装上同样多的脚韵，

　只为了让那些颠倒黑白的人

表现他们如何变本加厉地

　肆意攻击一篇崇高的作品。

这倒也好！我宁可孤立，也不愿

把我的自由思想和王座交换。

第十二章

一

若论黑暗的中世纪，最黑暗的
　我看该算人一生中的中世纪！
那是——我真说不出它是什么，
　它让人徘徊在智与愚的边际，
却茫然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那时期有点像白纸落上墨迹，
字字触目惊心；而我们已不再
豪迈似当年了，头发都已半白；

二

对于青年嫌太老；若和孩子厮混，
　或与花甲为伍呢，三十五岁又嫌
有点太年轻。我奇怪人们怎么
　活得下去，那生活当然够厌烦；
爱情还若断若续，但结婚已太迟，
　别种追求呢，那幻景早已暗淡。

只有金钱才真是纯洁的憧憬，
它尤其在初创时闪烁着光明。

三

呵，黄金！为什么说守财奴可怜？
　唯有他们的乐趣才从不变味；
黄金辖制一切，像铁锚和缆索
　把其他大小的乐趣都锁在一堆。
你们也许只看到一个节俭人的
　粗茶淡饭，就暗笑他这个吝啬鬼
何以竟爱财如命；但你们可不懂
一点点干酪渣能生出多美的梦。

四

爱情令人伤神，酒色更伤身体，
　野心箭拔弩张，赌博倾家荡产；
但积财呢，起初慢些，以后加快，
　每一次受苦都给添上一点点，
(只要耐心等它)——它可是远胜过
　爱情、美酒、筹码、或要人的空谈。
黄金哪！我还是爱你而不爱纸币，
那一叠银行票子真像一团雾气。

五

是谁掌握世界的枢纽？谁左右
　议会，不管它倾向自由或保皇？
是谁把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①
　逼得作乱？使旧欧洲的杂志报章
一致怪叫起来？是谁使新旧世界
　或喜或悲的？谁使政客打着油腔？
是拿破仑的英灵吗？不，这该问
犹太人罗斯察尔德②，基督徒巴林③！

六

这些人和那真正慷慨的拉菲特④
　才是欧洲真正的主人。每笔贷款
不仅是一宗投机生意，而且足能
　安邦定国，或者把王位踢翻。
连共和国都难逃：哥伦比亚股票

---

① 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指1820—23年间西班牙的革命志士。

② 犹太人罗斯察尔德——这是一个经营银行的犹太人家族，其银行遍布英、德、奥、法、意等国，在英国的分支由耐善·梅耶·罗斯察尔德(1777—1836)经营。

③ 基督徒巴林——巴林家族也是经营银行业的，当时主持者为亚历山大·巴林(1774—1848)。

④ 拉菲特(1767—1844)——法兰西银行总裁，议员。

已有些卖给交易所的大老板。
连你的银质的泥土呵，秘鲁！①
都难免受犹太人的折扣之苦。

七

为什么说守财奴可怜？我还要
问问这句话：不错，他过得简朴，
但圣徒和犬儒学派②也这么过，
却得到赞誉；凡苦行的基督徒
也都以同样的原因被列入圣册，
那为什么偏责备富人的刻苦？
也许您会说：这对他太不必要，
我看他的克己倒更值得称道。

八

啊，他才是你们的真正的诗人！
热情，纯真，眼中闪着灵感的火，

① 哥伦比亚……秘鲁——当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哥伦比亚、秘鲁都已立国。英国资本主义势力支持了它们的独立斗争，但其目的在经济控制，所以哥伦比亚的股票和秘鲁的银矿都上了伦敦交易所的市场，而犹太财阀则操纵着银行和交易所。

② 犬儒学派——古代欧洲哲学派别之一。他们反对享乐，认为人应清心寡欲。

他掂着一堆堆黄金；请想想吧，

　　仅是黄金梦就曾引诱多少国

远涉重洋！就从那幽黑的矿井

　　金锭对他闪着光，钻石发着火，

还有翡翠的柔光给眼睛安慰，

以免守财奴看宝石看得太累。

九

大洋的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

　　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

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他的葡萄园像朝霞一般红艳；

他的谷子车把道路压得呻吟；

　　他的地窖可以作国王的宫殿；

但他呢，对感官之欲一概鄙弃，

只克勤克俭——作理智的上帝。

一〇

也许他心里自有伟大的计划，

　　设医院啦，盖教堂啦，或创办学府

以便死后在一座大楼的檐下

　　把他的尖削的脸子高高雕出。

也许他想要解放人类，就用那

　把人类业已夷为牲畜的矿物；
也许他想作全国最大的富翁，
或者狂喜于自己谋算的成功。

一一

不管财迷的行为根据是不是
　这一切，或其一，或竟一无是处，
只有蠢驴才把这种“迷”叫作病。
　请看你一生所迷的那些事物，
战争、狂饮或爱情：请问这可比
　“斤斤计较臭铜钱”更令人舒服？
或更造福人类？削瘦的财迷呵！
问问浪子的儿子，谁是好爸爸？

一二

一包金币多么美！钱柜多么美！
　想想其中装的硬币、金条和现洋！
（可不是那种武士头的老金币，
　那些头和头盔的价值还抵不上
给它的薄薄镀金哩！）这是十足的
　纯金的金币呵，币面有一圈金光
围着一个呆板、庄重、妥靠的人物，
是呵，现洋本来是阿拉丁①的灯烛。

一三

“爱情呵，你统治军营，宫廷，树林，

　因为爱情是天堂，天堂就是爱情”，

诗人②如此歌唱。至于是否当真，

　却很难说(诗歌一般都难以证明)。

也许那“树林”倒还沾一点边际，

　至少它和“爱情”协韵；但是宫廷

和军营是否肯受爱情的摆布，

我可很怀疑(有如地主怀疑收租)。

一四

但假如爱情统治不了，金钱倒行；

　金钱也统治树林，而且把它砍倒。

若没有钱，军营冷落，宫廷一空，

　若没有钱哪，马尔萨斯都会警告：

“千万别结婚”。所以，连爱情都不免

　受金钱控制，像月亮控制着海潮。

至于“天堂就是爱情”呢，为何不说

蜜就是蜡？我看婚姻才是天国！

---

① 阿拉丁——《天方夜谭》故事中人物，他的神灯可以帮人实现任何欲望。

② 诗人——指苏格兰诗人司各特，前两行引自他的作品《末代吟游诗人之歌》(1805)。

一五

除了婚姻，岂不一切爱情都遭禁？
　虽说婚姻也该算爱情的一种，
但不知如何，人们却没有想到
　把这两个辞用一个意思贯通。
爱情可以和婚姻并存，而且该
　永远如此。结婚没有爱情倒成；
但爱情而无结婚登记却成了
可耻的罪恶，必须另给个称号。

一六

但假如说，宫廷、军营和树林里
　所招募的不全是忠实的丈夫，
却有的居然觊觎邻人的娇妻，——
　我想这说法必是诗人的笔误。
可怪的是，它竟出自我的好友
　司各特之手：因为他的道德风度
早已有口皆碑，我的杰弗利最近
还向我推荐过，——上句话就是样本。

一七

好吧，即使说我现在不成，至少我
　得意过，而且是在我的少年时期；
少年得志最好，因为那时对成功
　最感需要，它给了我所需的东西；
也别管那是什么，它已是我的了，
　现在无须多申辩，确实，最近我已
为那成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后悔它。

一八

在我那笔版权官司①里，有人申辩
　是诉诸于后世，或未出生的泥土
(这，他们以对生儿育女的信仰
　名之为后代，或未来世界的支柱)。
在我看来，对于快要溺毙的人
　乱抓这一根芦苇可有点靠不住；
因为很可能后代不知道他们，
犹如他们也不知后代，我相信。

---

① 版权官司——指出版拜伦作品的商人莫莱控告另一出版商私印《该隐》一书事，在1822年2月9日由大法官裁定须先由陪审团审理。

一九

不相信吗？我就是后代——你也是，
　但我们记得住谁？不到一百人。
假如再把记得的名字写出来，
　恐怕写到一打时就会写不准。
普鲁塔克[①]不过给几十人作传，
　却已使你们的史家满怀气愤；
十九世纪的米特弗真熟知希腊，
指出那古希腊人写的全是谎话。[②]

二〇

啊，文雅的读者和泼辣的作家！
　（你们全是好人，差别只在程度。）
在这第十二章，好象有马尔萨斯

---

① 普鲁塔克——一世纪时的希腊传记家，所作有关古罗马政治人物的传记对后来的英国作家有重大影响，莎士比亚剧本的若干情节即来自他的作品。

② 见米特弗的《希腊》。"真实的希腊"。此人引以为乐的是：赞颂暴君，诋毁普鲁塔克，搞一套独特的拼法，写一手古怪的文章；而奇怪的是，他的现代希腊史是任何语言里最好的希腊史，而他本人又是最好的现代史史家。既然我谈了他的毛病，那么为公平起见，我也该说说他的优点。他有学问，肯下苦功，钻研得深，脾气颇大，很偏私。我把偏私当作一个作家的优点，因为它使他写得认真。——拜伦原注。（威廉·米特弗——1744—1827，是英国历史家，著有《希腊史》。——译者）

和韦伯弗斯[1]把着我的手作书。
我要严肃起来。那后者的勇气
抵过百万雄师：他解放了黑奴，
而惠灵吞奴役白人；至于那位
马尔萨斯呢，言行已自相违背[2]。

二一

我是严肃的：著书人都是如此。
为什么我不该自成一家学说，
把我的一支烛光贡献给太阳？
如今，好象全人类都苦苦思索
宪法呵，汽轮呵，这许多大问题，
而圣贤则立说反对人讨老婆，
除非他算好了在老婆断奶时，
他有钱使那一窠娃娃饿不死。

二二

这是多么高贵！又是多么浪漫！
我认为"生殖的爱好"就是如此，
(这个词儿我杜撰得还算满意，
虽然有一个比它更简短的字，

① 韦伯弗斯——主张废除奴隶买卖的英国议员。
② 言行已自相违背——指他劝人节育而自己结婚生了好几个子女。

可惜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我已
　决心避免在语言上再犯过失。)
我说，我认为“生殖的爱好”应当
受到人们比较多一点的原谅。

二三

现在谈正事。我亲爱的唐璜呵！
　你是在伦敦了，那可喜的地方！
那儿有专门等待热血青年的
　各种样的恶作剧天天在酝酿。
老实说，你的忙碌并不算新鲜，
　而在这热烈角逐的游猎场上
你也不是新手；但你是在异国，
终归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懂得。

二四

不管气候有什么小小的改变，
　热些或冷些，使人轻浮或冷静，
我都能对欧洲任何上流社会
　象大主教一样，发出一纸训令；
大不列颠呵，只有你却最难以
　协调一致，使缪斯也捉摸不定。
一切国家都有“狮王”可以领衔，

唯有你却只是个宏大的动物园。

二五

但我对政治已厌倦了。开始吧，
　谈点正经事。唐璜在“堕入圈套”
这条路口上总是拿不定主意，
　好象滑冰的人尽在冰层上跑；
玩腻了时，他就无邪地调调情，
　因为有些美人也爱卖弄风骚，
而且以能逗到适可而止而夸口：
她们恨一切罪恶，只爱那风头。

二六

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结果呢，
　她们总是狼狈退却，异常张惶，
这足证连最纯洁的人都不免
　在“美德”的雪白的寻欢之途上
误入歧途。于是人们惊相传告，
　好似贝兰的驴[①]又说了话一样；
流言不胫而走，结尾还少不了
好心人叫一声：“阿门！谁想得到？”

---

① 贝兰的驴——好心的驴。见《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此处引用，只是为了诙谐。

二七

小莱拉有一双东方人的眼睛，
　论举止也富于亚细亚的沉静，
她对西方的事物并不以为怪，
　这倒使达官和贵人很是吃惊
（他们把猎奇看作好象捕蝴蝶，
　能给自己空虚的肠胃作食品），
她那迷人的姿态，非凡的经历，
使她成了一个人人乐道的谜。

二八

女人们意见纷纷——这倒也难怪，
　异性向来如此，无论事情大小。
美人们呵，别以为我要挖苦人，
　我对你们的心意你们总知道；
虽然我如今已作了正人君子，
　我还得责备你们太能说善道；
现在，比如说，对小莱拉的教育
你们就议论纷纭，弄得满城风雨。

二九

只在一点上你们算意见一致，
　而且有道理：就是一个女儿家
假如是离乡背井，又美貌非凡，
　无异是她一族最后的一枝花，
不管我们的朋友唐璜能否有
　五年、四年、三年或两年照顾她，
顶好把她交给一位贵妇去管，
若是那夫人已到了不惑之年。

三〇

为了负起教育这孤儿的责任，
　起初不少人表示自己够资格，
以后就展开了普遍的竞争；
　因为唐璜的地位是如此显赫，
若把教师们说成"求雇"或"自荐"
　未免失礼，但其中确有十六个
名门寡妇，十个未字人的圣贤
(她们的事迹已在中古史上流传)。

三一

还有一二悲惨的、象枯枝一样
　结不出一颗果的分居的太太，
都请求把这女孩带大或“带出”——
　这是指一个少女初次露面在
大宴会上，也就是拿给人评定：
　看她这良种马究竟如何精彩；
我可以说，那就象初酿出的蜜
(假如她有钱)被人尝时那么神气。

三二

呵，请看那些寒酸可敬的先生，
　清贫的贵族，走投无路的公子，
望风的妈妈，小心拉拢的姊妹
　(若是伶俐的话，她们拉拢婚事
可比郎舅表兄还更能往“千金”
　身上撮合)，都象苍蝇遇见甜食，
围着那笔财不散，有的灌米汤，
有的用华尔兹叫她晕头转向！

三三

每个姑母或表姊都有个盘算；
　不，已婚的娇人有时会超然得
具有无私的热情，居然放开手
　替自己的情人向阔小姐撮合。
您看，上等人的美德就是如此！
　这还是在道德有起色的岛国。
至于那阔小姐，在烦人的关怀下，
真希望那笔家财不是属于她。

三四

有的很快地上了圈套，有的呢，
　接二连三一口气拒绝了三打，
这可使好心的表姐又惊又气，
　您会听到她开始甩出了闲话：
某某小姐若不是对那可怜的
　弗瑞德有心，为什么多次收下
他的信呢？为什么还和他跳舞？
为什么昨晚象答允，今天又说不！

三五

“为什么？而且弗瑞德真是钟情呀，
　并不是图钱——他有的也足够他花；
总有一天，她会后悔不曾抓住
　这么一门好亲事，你等着瞧吧！
但老侯爵夫人象是有什么鬼胎，
　明天宴会上我可要告诉奥丽雅。
话又说回来，弗瑞德也许结门亲
比她更好——你可看到她回他的信？”

三六

只见漂亮的军装，华丽的贵冠，
　都一一被踢开，直到有那一天——
在使不知多少男人的时间、心血、
　和娶一个阔太太的如意算盘
都落空以后，她终于也定了局，
　不管新郎是文是武，是甜是酸，
那尴尬的、被拒绝的一群总会
看到她择人不善而感到快慰。

三七

因为有时候，女的会由于疲倦
　而接受一个长期追求她的人，
或者(这种情况也许比较少见)
　对一个从不追她的许了终身，
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糊涂鳏夫
　(想想这种事例多么令人寒心！)
中了头彩：不管他怎样得到她，
我倒不奇怪，这和抓彩本来不差。

三八

以我而论吧(又是一个“真可叹，
　可叹它竟是真的”①现代的事例)：
我竟在情场的角逐上中了选，
　虽然论年纪我比好几个人低；
不过我倒是在快要成双以前
　比别人更早地变得规规矩矩；
我不能否认公众仁慈的鉴定：
我的未婚妻选夫真瞎了眼睛。

① 真可叹……——莎士比亚的话，见《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三九

呵呀，请原谅我扯得太远；至少，
　请读下去！我每次离题，总怀有
一个道德目的，象餐前的祝福；
　因为，好似老姑母或讨厌的朋友，
或严格的导师，或热心的教士，
　我的缪斯想在无论什么时候
或什么地方，都劝人勿入歧途，
因此，我的彼加沙也迈着方步。

四〇

然而现在，我要不道德起来了，
　现在，我要写出事情的本来面目，
而不写它的理想；因为我认为，
　除非我们能揭示事实的内幕，
我们就无从改进，美德也徒然
　只在表面上锄掘，而不能犁入
那被罪恶长期施肥的黑土层，
终至于使恶草仍旧挺拔茂盛。

四一

但首先，我得交待完了小莱拉，
　因为她年幼、纯洁，有如清晨，
或者用一个老比喻，有如白雪
　（雪虽然纯洁，可是不怎么温存——
许多小姐就如此，大家都知道），
　唐璜很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
来教养这孩子，因为若无管束，
对她自己来说没有多大好处。

四二

而且，他发见自己不善于为人师
　（我希望别人也有这自知之明），
宁愿在这件事上不擅作主张，
　以免管教不好时惹起人批评；
因此，当他看到有这么多老太太
　都想为驯服这小蛮子而效命，
他就找到"恶习铲除会"[1]去商量，
结果品契别克太太就被选上。

[1] 恶习铲除会——1802年成立于伦敦。

四三

她上了年纪，——但一度非常年轻，
　品德也好，——一直是这样，我相信；
虽然世人的嘴总是那么邪恶，
　说什么——但我的耳朵却更贞静，
那些非礼之言半个字也听不进；
　事实上，这种叽叽咕咕，人云亦云，
令我痛心之至，也最使我厌恶，
那是两脚畜生咀嚼的反刍食物。

四四

而且，我说过(因为我也曾冷眼
　观察过世相，尽管见闻不多)，
除了傻子，我想谁都看得明显：
　不怕女人在青春时过得快活，
她们有了人间知识，而且感到
　误入歧途会有多可悲的后果，
因此比那些不懂热情的木头
更会现身说法，教人避免风流。

四五

一个严厉的老处女为了弥补
　她的人情之短，会痛斥她所羡慕
而又不解的热情，明说是救你，
　而实则害你，叫你完全落了伍；
但和蔼的"过来人"却会婉言相劝，
　请求你稍冷静一下再一马冲出；
而且会把爱情，那难解的史诗，
有头有尾地拿事例加以解释。

四六

至于是否如此，或她们更严格，
　因为更懂得她们为什么要严，
我想您可以从许多家的情况
　看出这一点：凡是从切身经验
而非从闺训领略世途的妈妈，
　她教出的女儿若是拿出展览，
在那兜售处女的结婚市场上，
可远胜过铁石人管束的姑娘。

四七

我说品契别克太太被人议论过——
　但谁能免呢？假如是女人，又年轻，
又漂亮？但现在流言已经匿迹，
　她只落得“谈吐有趣”而又可亲；
她的俏皮话常被人来回兜售，
　以后她又全心向善，悲天悯人，
使得人们都说她（至少在晚年）
是一个贤妻良母，足以示范。

四八

既德高望重，而又待人可亲，
　她对晚辈只加以温和的规训，
每逢他们（那就是说，成天不断）
　显出糟糕的倾向要越轨而行。
她所作的好事真不知有多少，
　或至少，会使我的歌唱个不停；
简短说吧，这个东方的小姑娘
使她有了兴趣，而且日益增长。

四九

唐璜也讨她喜欢，因为她认为
　他心地是好的，虽然有点放纵；
但难得的是，并非整个不可救药，
　假如你想想他落进了谁的手中，
又怎样被抛来抛去，身不由己；
　谁经得住这么糟蹋？但他却能，
至少没有全毁；因为从少年时期
就历经波折，他什么都经受得起。

五〇

这类波折最有益于少年；因为
　若是它们发生在较晚的时期，
人们就会抱怨命运，而且诅咒
　上天没有长眼睛。事事不顺利
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谁要是
　经历过战争、风暴、女人的脾气，
不管他活到八十或只十八岁，
那他得到的经验才算最宝贵。

五一

不管有多大好处，唐璜倒是
　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小保护人
有一位夫人可托，因为那夫人的
　最后一个女儿也早已结了婚——
这就是说，可以把妈妈教给她的
　一套本事完全移交给后来人，
象市长的游艇，或者，假如你要
说得诗意些：象维纳斯的贝壳①。

五二

我管这类事叫“移交”，因为看来
　人的本事也是一笔流动资金，
可以从小姐传给小姐，并按照
　心性或脊背的倾向如何而定：
有的善舞，有的善绘，有的喜欢
　探索玄学的深渊，还有的性情
近于音乐；以机智见长最泄气，
有的天才则倾向于爱发脾气。

---

① 维纳斯的贝壳——据说爱神是从海水的泡沫中涌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包狄切利有一幅名画，就是画爱神从贝壳中出现。

五三

但无论勾引男人的诱饵是什么，
　无论它是机智，音乐，神学，坏脾气，
优美的艺术，或更美的紧身衣，
　在我们这时代，它却是一年年地
把法宝往下传；每当有新的闺秀
　吸引男人眼睛时，她所得的赞誉
总不外“雅致”等等，重拿来献给
无“比”的佳人——却总想“比”翼双飞。

五四

但现在，我要开始我的诗篇了。
　这句话不算新，倒是有点可怪；
我从第一章直写到第十二章，
　却还没有把我该写的写出来。
开头这些章只不过是乱弹琴，
　试了试一两根弦是否能合拍；
要等我把琴键弄妥了，那时候
你们才会听到乐章的前奏。

五五

对于人们所谓的成功或失败，

　我的缪斯可是丝毫也不在意；

这和她的宏旨无关。因为她呀，

　是要歌唱“伟大的道德的课题”。

一开始，我认为大概二十四章

　可以够了；但由于阿波罗的鼓励，

我想只要我的彼加沙不失足，

要慢慢地写它一百章才够数。

五六

唐璜看到了那个大言不惭的

　号称为“大世面”的小天地；因为

它虽然最高，却也最小，象剑柄，

　宝剑有了它才能够充分发挥

劈刺和砍杀等等一套坏本领；

　同样，下等社会，无论东西南北，

必须听从上层阶级——它的把柄，

它的日和月，它的烛光和汽灯。

五七

他有很多朋友和朋友的太太，
　这两方都依照对他友谊的多少
而照顾他；这种友谊，那就是说，
　无论你拾起或放下都无关紧要；
它只便于使上流社会转动起来，
　是一张把人夜夜聚起来的门票，
而且还有化装跳舞，欢会，酒宴，
在第一季度，这种生活绝不讨厌。

五八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汉，而又有钱
　和一个好名称，作人可不太容易，
因为体面的社交场好似赌场，
　它赌的我想是“皇家猎鹅骰戏”，——
那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
　一个要如愿以偿，一个另有心机；
单身的女子愿意改变她的孤单，
而太太却想替小姐承担这麻烦。

五九

我并不是说这种把戏很普遍，
　但个别的事例还是可以看到：
尽管有几位女士正直无邪得
　好似白杨树，植根于洁身自好，
但许多人的方法却是张着网
　在捕男人，象以歌迷人的女妖；
因为只要你和一位小姐谈上
六次话，你就得准备结婚服装。

六〇

也许你会得到她妈妈的来信
　说她女儿的感情受到了捉弄；
也许出其不意地来了她哥哥，
　满面髭须，虎视阔步，要你表明：
“你的意图是什么？”无论怎样吧，
　那闺秀像要和你订终身之盟；
于是在可怜她和可怜你之间，
你列上了“荡子收心”的结婚名单。

六一

我知道有十几起婚姻就是如此，
　其中有的还属于高贵的名门；
我也听说有些青年人胆子大，
　毫不为髭须所动，竟拒不讨论
他作梦也不曾透露过的“意图”，
　也不怕女人闹，因此保住独身；
结果象心碎的美人一样过得
逍遥自在，比配成对可强得多。

六二

对于初登场的新手，夜夜还有
　一种危险，虽不及结婚或爱情，
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加以戒备：
　那是——我从来都不愿贬低德性，
可惜凡是坏女人总特别带有
　一种风韵，假如她们装作正经；
但我要声讨这种两栖的动物，
呵，这种既不洁白、又不红艳的荡妇。

六三

你们冷血的调情女人就是这样：
　她不愿说“是”，也不说“不”，只叫你在
避风的岸边来回转；直到那情海
　刮起了风暴，惹出一场心灵之灾，
她就轻蔑地看你覆没；呵，这悲伤
　不知每年把多少维特①送进棺材！
可是，她还不过是和你逢场作戏，
并不算通奸，而是杂牌的东西。

六四

天哪，我又扯开了！那就扯下去。
　其次的危险，我认为也最凶狠，
就是当一位太太竟不顾教理
　或国法，把谈情说爱弄得很认真。
在外国(少年旅行家呵，这就是你
　学来的乖！）这无碍于女人的命运；
但在古老的英国，要是一个少妇
越了轨，她可更惨于夏娃的被逐。

① 维特——为失恋而自杀的少年，是歌德所写小说中的人物。参见第六至八章序言注。

六五

因为这是一个报刊、诉讼和毁谤
　发达的国家。只要一对青年男女
结成了友谊，世界就要对它皱眉。
　而且还有那该死的赔款的把戏！
不料一纸判决竟为浪漫的崇拜
　作了可悲的顶点，谁碰上不晦气！
你尽可享受那慰人的原告演说，
私情的见证也无一不宴飨读者。

六六

但凡是闹笑话的都只是新手；
　一层薄薄涂上的温煦的伪善
曾经保全了成千偷情的圣手——
　那女儿国中的寡头统治集团；
这些人是宴会和舞会的嘉宾，
　而且是贵族中最骄傲的典范：
又文雅，又可爱，又贞洁，又慈悲，
这都是由于有手腕又有趣味。

六七

唐璜不仅不感到新手的苦恼，
　而且还有一个护符，就是“厌烦”；
不，我不想用这个字，我是说他
　曾见过这么多爱情的好场面，
他的心已非稚弱可比；这就是
　我的意思。我绝无意嘲笑或针砭
那有白海岸、白颈项、蓝眼和蓝袜、
苛捐杂税、讨债和搪债的国家。

六八

少年唐璜只游历过浪漫的国土，
　只知爱情涉及生死，而不是诉讼，
而且爱情都带有一星热狂气，
　但在这儿，却见它不怎么时兴，
不，好像是半买卖，半装腔作势，
　虽说他对这道德的国度很尊敬；
而且（唉，请原谅他可怜的趣味！）
他起初并不觉得这儿的女人美。

六九

我只说“起初”，因为后来渐渐地
　他终于看出她们的花容月貌
比那些诞生在东方星辰下的
　光洁艳丽的女人更远为爱娇。
这更证明我们不该贸然断定。
　他人生地疏，——这当然妨碍不了
他的辨识力；不过，凡生疏的东西，
你得承认：令人惊奇多于欢喜。

七〇

我虽然游历各地，却未曾有幸
　身临黑人之邦，尼日尔，尼罗河，
或深入那不毛之地：汤勃克图
　（那地方至今还没有地理学者
给绘出可靠的途径，因为欧洲
　像懒牛似地在非洲大陆开拓），
但假如我是到了那儿，一定会
有人告诉我：黑的颜色是最美。

七一

确是如此。我不想说黑就是白，
　可是我猜想，事实上白就是黑，
这一切以视觉为转移。问一问
　盲人吧，他最会评判。也许你反对
我这新的立场，但我是正确的。
　即便是我错了，我也绝不后退。
盲人没有日夜，黑暗围绕着他。
但你呢，也只看到可疑的火花。

七二

但我又滑入玄学的迷宫里了，
　它扑朔迷离得好像你们治结核，
有多少夸称灵验的玄妙处方
　好似无数飞蛾扑向将熄灭的火！
这一转念使我想起了平易的
　物理学，想到外国美人怎么比得
我们的明珠，我们这北极的夏天！
这儿全是阳光——也有一点冰寒。

七三

或不如说，她们像贞洁的美人鱼，
　开头是爱娇的脸，结尾呢，却是鱼。
当然也不是没有一些伶俐的人
　对自己的愿望予以适当的注意，
但总像俄国人似地，会从热水澡
　一下子冲进雪里[①]；即使越出规矩，
那心底还是规矩的。她们热一阵
感到不适，随时都准备投入悔恨。

七四

但这和她们的外表毫无关系。
　我说过，唐璜起初并没有发现
她们怎样美，因为一个英国美人
　（也许出于怜悯）总是把娇媚半掩，
她总是悄悄地袭入你的心灵，
　而不像强敌似地把它一举攻陷。
但只要进去，她就会替你保全它，
像真正的盟军那样。（不信试一下。）

---

① 众所周知，俄国人惯于从热水浴中跑出，立即跳入涅瓦河；这倒是一种实际而可喜的对比，好像对他们也无害。——拜伦原注。

七五

她不像阿剌伯的骏马那样走路，
　或像西班牙少女从弥撒跑回家；
她的衣着没有高卢人那么雅致，
　眼里也不见意大利姑娘的火花；
她的歌喉虽然清脆，却不会颤出
　那许多花腔儿(尽管我听力不差，
我在意大利也住了七年，至今
我却还不知怎样欣赏那声音)。

七六

无论是这，或其他一两件事情，
　她都不能办理得爽快而大胆，
(这种轻率，老实说，倒着实迷人！)
　连她的微笑也笑得不很随便，
更不能一见就定局，像一般人
　所赞许的那样：省却多少麻烦！
不过，这片土壤虽然够费你周折，
若好好耕耘，你倒能加倍收获。

七七

假如她真的爱上“伟大的爱情”，
　那事情倒很严重了。十有八九
她是出于任性，或者追求时髦，
　不然就是卖俏，或为了出风头，
像女孩系新腰带要自炫一下；
　要不就是想对情敌下下毒手。
还有十分之一的可能就是旋风，
因为她要作什么谁也说不清。

七八

理由很简单：假如闹出了丑剧，
　那么男女双方必致名誉扫地，
而当法律展开它精美的细节，
　一纸判决写下各方面的评语，
社会，那无瑕的细磁，那伪君子！
　就会把他们像马来阿斯[1]似地
放逐到他们的罪孽的废墟中，

① 马来阿斯——据普鲁塔克记载，当马来阿斯从罗马贬谪到北非迦太基时，当地总督不许其停留，他对总督派来的人说：“回报你的长官，说你看到了充军来的马来阿斯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这话被后世看作隽语。

声誉可不是旦夕能重建的城！

七九

也许应该如此，这有助于说明
　《福音书》上一句话①："不要再犯罪，
你就将得到宽恕。"但是否如此，
　那得看圣徒们如何消除怨怼。
至于国外（当然他们不可取法），
　一个失足的女人较易于回归
美德之怀，人们只说她走错步，
而美德对一切罪人大开门户。

八〇

至于我，这类事只有一笑置之，
　我知道人们所以把美德高悬，
倒不是重视它，也不在乎败德，
　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那"发现"。
至于贞操呢，无论律师怎样凶，
　也无法使用律条把它捆得严；
也许逼人过甚，倒使他铁心犯罪，
这就防不胜防，不如给机会反悔。

---

① 《福音书》上一句话——见《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

八一

但唐璜不是诡辩家，他也没有
　兴趣去思考人类的道德问题，
而且，在那几百个天姿国色中，
　也没有一个让他觉得很中意。
这可以想见，他有点欢娱过度，
　他的心已经生了坚硬的外皮；
虽说过去的艳遇不曾使他
变虚荣——他的感觉却已疲塌。

八二

他也忙于到处参观和游览，
　看过议院，有几个晚上还坐在
它的迴廊下，听那滔滔的雄辩
　震撼着世界(是过去而非现在)，
使世人都仰望北国之光，因为它
　远远照到麝香牛吃草的寒带！[①]
他有几次站在王位后，但那时
葛雷[②]还没上台，庇特[③]已经去世。

---

① 关于北极和北极光故乡的这种居民的描写和画像，可参见培里爵士的《西北路线海程探索记》。——拜伦原注。

② 葛雷(1764—1847)——英国政治人物，到1807年才承袭他父亲的伯爵爵位，进入上院。

八三

但在议会闭幕式上，他看到了
　真正的自由之邦的庄严景象；
啊，一个立宪君主的宝座确是
　最足傲的位子，虽然专制帝王
还不理解它，直到自由的演进
　把他们教育到认清了这笔账；
并不是富丽堂皇使眼睛或心
为之倾倒——可贵的是人民的信任。

八四

在那儿，他还看到一位可称为
　王子中的王子④(别管现在如何)，
他连鞠躬都极为迷人，又具有
　远大的前程，真好似满园春色；
虽然他的眉头满是皇家气派，
　他却能表现(在哪儿都很难得)
一种风度，毫无纨袴子的杂质，

---

③ 庇特——指老庇特，即查塔姆伯爵，死于1778年。

④ 王子中的王子——指摄政王，即后来的乔治四世。拜伦原来对他印象较好，但后来反对他，本诗中多处讽刺他，此行中"别管现在如何"即露此意。

从头到脚都是个完美的君子。

八五

我说过，唐璜是被最上流的
　社交界所款待着，不过在那里
我恐怕会发生照例发生的事，
　无论上流人多么文雅和规矩；
因为他那特别高尚的风度，
　他非凡的才貌和温和的脾气，
自然而然会使他遭到诱惑，
虽然他极力避免那一种场合。

八六

至于何时、何地、和谁、什么起因
　和内情如何，我不能一笔点到，
既然我的目的是感人以道德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想有必要
不惜惹人流泪，写得淋漓尽致，
　把读者的心神都折磨得枯槁；
我很想构制一部哀情的巨著，
好似亚历山大要把一座山雕出。①

八七

本书序言的第十二章到此结束；
　当正文开始时，你们将会发见
它的格局独异其趣，大不同于
　人们在起头对它所作的预言。
目前，这通盘规划还只在腹稿中，
　读者呵，我无法强迫你把它读完。
这是你的事；一个独立的人格
既不应招怨，也不怕受人冷落。

八八

假如说，我的预言并不总灵验，
　读者呵，请想想你们已读到了
由人血或由大气所能酝酿的
　最美好的战争，最险恶的风暴，
此外有最庄严的——天知道什么！

---

① 一个雕刻家打算把阿索斯山凿成亚历山大石像，一手握有城市，他的口袋里我想是一条河流，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花样。然而亚历山大死去了，阿索斯山还在，我相信不久它就会俯瞰一个自由人的国家。——拜伦原注。（阿索斯山是希腊东北部的高峰。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建议将山凿像的是一个希腊雕刻家，但亚历山大本人不同意，他说：让那山保持原样，作为波斯王瑟克西斯骄傲自大的纪念吧。——译者）

　连高利贷者也难于要求更高。
但我最得意的(除了论述天文)
是将有一章政治经济学理论。

八九

这是你们当前最时兴的题目；
　既然传统的藩篱所余已不多，
那么，如何引导人去把它打碎，
　就成了爱国志士忠贞的职责。
我的计划有把握使人人称道，
　但我(哪怕为了表示独特)却不想说。
而暂时，请读读我们的经济学家
有多么出色的消弭国债的办法！

第十三章

一

我现在要严肃起来——是时候了，
　因为如今"笑"已被指为太认真；
美德对罪恶的嘲笑成了罪恶，
　批评家都认为它很有害于人。
而且，悲调是崇高文体的源泉，
　虽然若是太长，它也令人发睏；
因此，我的歌要庄严地高翔了，
就象古庙只剩立柱那样萧条。

二

有一位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
　（这是古诺尔曼的姓氏，老世家
还有保留它的：凡是漫游哥特
　这片最后园地的人会遇见它。）
她高贵、富有、而且美丽，即使在
　美人窝的英国也算得一枝花——

对了，英国！哪个真正的爱国志士
不认为它最宜于身心的培植？

三

我不想反驳，这不是我的格调；
　随他们的胃口吧，那必是最高超。
眼睛总之是眼睛，无论黑或蓝，
　只要有人需求，颜色倒不重要——
连和颜悦色的都可以拿来一试，
　为女人姿色而争吵岂不太无聊？
异性总该是美的，男人在三十前
看任何女人都应该美似天仙。

四

一旦跨进那肃穆而乏味的年纪，
　或是那日趋安静而令人侷促
和不安的角落，眼看我们的月亮
　不再圆了，我们就有资格对事物
批评或颂扬。因为漠然之感已经
　代替热情，使我们迈上智慧之途。
又因为无论面孔或身材都暗示：
我们已该给年青人让出位子。

五

我知道有人很想推迟这时期，

　他们像一切居要职的人那般

不肯让位置，但这不过是梦想，

　因为他们已越过生命的子午线。

当然，有人尽可以用红葡萄酒

　来灌溉他们这下坡路的干旱。

也还有债务，上下两院，州议会

等等好事，给他们带来一点安慰。

六

此外不是还有宗教、改革、和平、

　战争、赋税、和称作“国家”的东西？

还有人人在风暴中争着导航？

　还有地产和金融上的投机生意？

还有那使彼此沸腾的相互仇恨，

　因为相互的爱情只是一场梦呓？

人们都匆匆爱一阵，转瞬即逝，

但“恨”这种乐趣却能长久保持。

七

有一次，那粗鲁的名贤约翰生①

　老实承认："他爱人能恨得坦率！"

这是晚近一千年以来或以后

　我们能听到的最忠诚的自白。

也许那个老傢伙是说着好玩，

　至于我，我只愿意面对着戏台，

对茅屋或宫室都不加以褒贬，

好似歌德的魔鬼②，纯作壁上观。

八

无论爱或恨我都力求不过分。

　但以前可不如此：以前我有时

就不免讥笑，因为不笑就不行，

　而且往往那也适合于我的诗。

我倒很想挽救世道，对人们的

　堕落不是惩罚，而是予以遏止，

可是塞万提斯在«吉诃德»一书中

却指出那一切努力都是冬烘。

---

① 约翰生——十八世纪英国文坛名人约翰生博士。他曾称赞一个人，说"他很蠢人，又恨坏蛋，又恨辉格党徒——他恨得好！"

② 歌德的魔鬼——«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

九

呵，那确是太真实而可悲的故事！
　尤其可悲的是：它竟使我们发笑；
吉诃德是正确的，他唯一的目的
　是防恶锄奸，而他得到的酬报
是众寡不敌，美德倒使他发了疯！
　他一生的遭遇是多么穷途潦倒；
但更令人灰心的是，这篇杰作
对一切深思的人所上的一课。

一〇

惯于打抱不平，替人申冤雪仇，
　或者救出弱女子，杀死了坏蛋，
或是替土人推翻外族的压迫，
　或是单枪匹马和大批强人作战——
哀哉！难道侠义胆肠竟成了滥调，
　只能被游戏文章搜出来作践？
只成了滑稽，不管那美名多难得？
难道苏格拉底也是心智的吉诃德？

一一

塞万提斯把西班牙的骑士风
　笑掉了。一笑而把本国的元气
摧毁无遗。自从那以后，西班牙
　很少英雄了。固然，小说有魅力，
不料世界竟被它的光彩所夺，
　而忘了本。由此足见那本传奇
害莫大焉。无论它怎样名扬天下，
那是以祖国的沉沦作了代价。

一二

我又犯了老毛病——胡扯了一通，
　而忘记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
她是唐璜所遇到的最致命的
　一位佳丽，虽然她并没有坏心，
只不过命运和热情张开了网
　把他们网住(我们总是拿命运
作为意志的借口)，试问谁能躲开？
人生本来是个谜，我可不会猜。

一三

我只把这故事照传闻写下来，
　不敢妄作结论："岂余所能想像！"
好了，现在我要叙述这一对人：
　美丽的阿德玲在那繁华场上
像一只蜂王，集中了一切甜蜜，
　使男人议论纷纷，女人一声不响。
这后一桩事谁都认为是奇迹，
只有那一回，还不见有第二起。

一四

她是贞洁的，使诽谤无计可施；
　又嫁了一个她相当爱的丈夫，
他在国务的会议上不无名望，
　十足的英国气派，冷静而严肃；
虽然有时也有火气，却骄傲于
　他的太太和他自己。谁也挑不出
他们的不是来，那关系够稳定：
女的安于美德，男的安于骄矜。

一五

事情是这样：由于外交的事务，
　唐璜和他为履行各自的职责，
常常有机会密切接触。虽然他
　为人谨严，不轻易被外表所惑，
但唐璜的少年才华，沉稳耐性，
　把他骄傲的心也稍稍变温和，
这就形成了尊重的基础；最后，
他们变成了礼貌所谓的朋友。

一六

就这样，骄傲和冷漠使亨利勋爵
　成为十分慎重的人，他从不轻易
判断人好坏，但若一旦有了主见，
　不管对错，也不管对朋友或仇敌，
这尊贵的意见就骄傲得顽固，
　谁也别想把它的锋芒扭转毫厘；
爱也好，恨也好，都无需别人指教，
因为爵爷早已高兴如此决定了。

一七

所以，他的友谊，以至他的厌恶，
　总是有道理，这道理又更证实
他的先见之明；在喜怒好恶上
　他绝不收回成命，就好像波斯
和玛代人的法律①。他的感情中
　也没有隔日热的那种怪趋势；
它使人忽冷忽热，难测悲与喜，
这至今还是人心灵上的疟疾。

一八

“成功怎能取决于人呢！但如你
　好自为之，你会有超乎你该得的收获。”②
我可以保证：你的收获不会少，
　只要你机警，能随时见风使舵；
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悄悄让步，
　至于良心，要紧的是它能伸缩，
因为它和拳击师或骏马一样，

---

① 波斯和玛代人的法律——《旧约·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八节：“加盖玉玺，使禁令决不更改。照玛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② 成功……——引自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爱迪生《凯图》一诗，但拜伦作了更动，原来第二行是：“只要我们更加努力，我们会得到该得的成功。”

多受一些委屈也无关痛痒。

一九

亨利勋爵也喜欢对人摆架子，
　像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一样；
连地位最低的都能找到下手
　（至少他们自觉如此）打打官腔。
因为“自尊”这种东西重得累人，
　谁都难以把它搁在心头独享，
必须慷慨地拿出来与人分摊，
这就是叫自己骑马，别人扭扭。

二〇

在门第、官衔和家财上，他和唐璜
　是旗鼓相当，他说不出怎样特出；
而年岁呢，他在时间上倒占了先，
　至于国籍，他觉得这也互不悬殊；
因为英国人智勇双全，而且还有
　自由的论坛，使万邦都自叹不如。
亨利勋爵就是个伟大的论客，
议会里没有谁比他还叫座。

二一

这都是他的优点，接着他认为——
　这是他的自负，却也毫无恶意，——
他作过大臣，对宫廷的玄奥
　真是瞭如指掌，很少有人能企及；
这一套学问特别在多事之秋
　使他大放异彩，他常爱把这秘密
炫示于人，因为他的确兼容并包，
永远是爱国之士，有时是官僚。

二二

他喜欢这文雅的西班牙人的
　不苟言笑，甚至敬重他的驯良，
因为，别看他年轻，却会委婉地
　表示同意，或反驳得不卑不亢。
他懂得这世界，不愿见人由小过
　而滋大恶(这往往是由于土壤
肥沃所致)，因为毒草在初发时
若不铲除，以后就更难以制止。

二三

他和他谈到马德里、君士坦丁堡
　和一些遥远的地方，并慨叹着
那些民族不是对人俯首听命，
　就是自行其是，看来有些奇特；
他们也谈马，亨利的骑术很好，
　像大多数英国人，他以此为乐；
而唐璜也真不愧是西班牙人，
驯起马来像暴君驾驭俄国人。

二四

就这样，他们渐渐熟识，经常在
　贵族的筵席或外交宴会上见面，
唐璜和朝野两党都很有交情，
　就像共济会的老会友左右逢源。
亨利对他的才干毫没有疑问，
　他的举止也表示母教的不凡；
一切人都愿意请他到家里作客，
因为他出身既好，教养又难得。

二五

在某某广场……我们不想提街名
　而贻害于人；因为社会太爱挑错，
易于把作家的好话当作歹话听，
　并在他从没料到的地方去揣测
他必是对过去、现在、或将要变为
　一段丑闻的风流艳事有所影射；
因此，我要事先宣告，以杜诽谤，
亨利勋爵的府邸是在某某广场。

二六

我还该指出一个虔诚的理由
　为什么要使那广场或街道匿名，
因为我还没经过一个社交季节，
　而不见某某门第极高贵的家庭
由于心灵的小小叛变而闹地震，
　流言可太爱拾这类话柄来助兴；
我唯恐万一不慎跌入它的陷阱，
除非我知道最贞洁的广场才行。

二七

确实，我也许该选用皮卡的里——
　那连一点小罪过都没有的地方，
但我也自有用意，别管是否明智，
　要把那纯洁的圣地按下不讲。
因此，我就不提街名等等，除非我
　确知有一处挑不出一点怪现象，
比如说，一个冰清玉洁的贞女庙，
它在——但我的伦敦地图已找不到。

二八

那么，就在某某广场，在亨利的
　府邸中，唐璜成了贵宾或至宝，
像许多贵族子弟那样受欢迎：
　他们有的只能以“才气”向人示傲，
有的以“财富”，这当然到处通行，
　或竟只有“时髦”，这确实是有了
最好的介绍信，而且穿得讲究，
常常就代表那其余的他都有。

二九

所罗门曾说过①：（或有人替他说，
　反正那是语重心长，老成持重）
“谋士济济一堂，则可得而安矣。”
　确实，这我们每天都能得到明证，
在上下两院，在法庭，在舌战之际，
　那集体的智慧是多么栩栩生动！
英国今天所以如此幸福、富裕，
这是我们唯一能猜出的道理。

三〇

但既然对于男人，安全是在于
　有众多谋士；同样，对女性来说，
男友越多，越不易使美德瞌睡；
　即使它有所动摇，但对象太多，
选择起来也就更难；这正好似
　在礁石间行船反而不易沉没。
尽管有些人的自尊很受损失，
要想安全，最好有一群花花公子。

---

① 所罗门曾说过——所罗门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和继位人，以智慧著称。这里所引的话出自《旧约》《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原文是：“谋士多，人便安居。”

三一

但阿德玲对于这样一种屏障
　感觉毫无必要，因为那就显不出
美德或良好教育的货真价实。
　她高贵的心灵才是她的支柱，
她凭它能给人类以正确的评价。
　至于调情，她还不屑于那一步；
没有它，她也能受到人们的包围，
何况它又像家常便饭那么无味。

三二

她对一切人都守礼而不卖弄，
　对有些人则给予特别的关切；
这近乎一种奉承，但又奉承得
　如此得体，不会使少妇或小姐
事后留下一点可非议的地方；
　这是一种温和的同情，给那些
忧郁的正经人或一向被认为
正经人的可悲荣誉带来点安慰。

三三

那荣誉无论怎样说，大多时候
　都是一种凄凉而乏味的累赘；
请看看那有口皆碑的君子吧，
　可怜他们竟给赞誉当了傀儡——
被赞誉害成了行尸！再请看看
　那最被推崇的好人：晚霞的余辉
成了桂冠上的光轮，而从那光轮
你看到什么？——只有镀金的阴云。

三四

自然，在阿德玲的待人接物中
　还有一种雍容而冷静的矜持，
它从不会越过防线而透露出
　天性所要表现的东西；这好似
一个满清官吏从不夸什么好，
　至少，他的作派不会向人表示
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
也许我们从中国学来了这些——

三五

也许是从荷拉斯，照他的主张：
　“不羡慕”就是所谓“快乐的艺术”；
关于这种艺术，可是人各一词，
　却还不见有十拿九稳的道路。
不过，还是慎重为佳；无论如何，
　淡漠总不致令人苦恼或失足。
在上流社会，不能自持的热情
不是别的，只表示道德不清醒。

三六

但阿德玲可不是淡漠的，因为
　（用一句滥调说吧！）在覆雪之下
一座火山更容易把它的熔岩
　保持得住——等等。还要我说吗？
算了！我最恨把一个腻人的比喻
　说到尽头：所以，叫那“火山”去吧！
不幸的火山不知被我和别人
翻动多少次，弄得烟雾好不窒闷！

三七

我一转念又来了另一个比喻：

　你觉得比作一瓶香槟怎么样？

一瓶美酒被冻成葡萄味的冰，

　好像那仙品没剩下几滴琼浆；

可是就在瓶心，呵呀，好不珍贵！

　却有一盅之多的酒汁在荡漾。

那醇酞馥郁，连最强烈的葡萄

最饱满的时候也给不出这味道。

三八

因为那是整瓶酒提出的精华。

　因此，即使最冷的面容，那底下

也可能藏有精而又精的仙品，

　这已屡见不鲜——但我只是指她；

是从她我引伸出来一个德训：

　（缪斯总爱一遍又一遍地说它）

你们那些冷若冰霜的人更可贵，

只要你能把那该死的冰层凿碎。

三九

但她们虽然很好，终究不过是
　通向心灵之印度的西北航线，
而北极至今还不能为人所知，
　尽管有不少好船都去探过险
(只有培利[①]的努力稍有些眉目)，
　可是绅士们很容易碰上浅滩；
万一北极到处是冰，无法通过，
那你就白走一程，或竟连船覆没。

四〇

年轻的新手在异性的海洋中
　也许最好安排一个平顺的航程；
那不是新手的呢，也应该想到
　是靠港的时候了，别等时光用
灰旗向他招唤；人事有如波流，
　最可怕是把你卷入“过去”一词中，
那时生命剩了残丝，只能飘悬
在继承人的期待和痛风之间。

① 培利(1790—1855)——英国海军军官、北极探险家，曾在1819—20年间对西北航线的一部分作了成功的航行。

四一

但天意不可违；而老天的乐趣
　有时很蛮横——但这可暂且不管；
这世界大体说来，值得人肯定：
　万物皆仁(哪怕为了自寻慰安)。
至于那波斯人①的邪魔歪道的
　“善恶并存”学说，不过给人徒然
增加了疑团，像其他教理一样，
不是迷惑信心，就是硬把它按上。

四二

英国的冬季在七月结束，八月
　再开始，——现在正是它刚刚度过。
好个马车夫的乐园！车轮在飞，
　大路不分东南西北，跑满了车；
驿马只嫌不快，谁顾惜它？人都
　顾自己，或自己的儿子；那就是说，
担心儿子在大学里所拉的债
比他求得的学识还多一大块。

① 波斯人——指袄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当时英国人以为袄教主张“善恶并存”说。

四三

伦敦的冬季到七月为止，有时
　也许稍晚些。我不会在这方面
再犯错误，不管有什么别的过失
　堆在我的双肩上；现在我敢断言，
我的缪斯是气象学的晴雨表，
　因为议会就是我们的水银管，
无论激进派怎样攻击它的法律，
它的会期却是我们唯一的皇历。

四四

当水银柱降到零度时——呵，请看
　那无数的马车、轿车、跟班和行李！
车轮滚滚，从加尔顿宫①飞往苏荷②，
　谁要能租到马匹是多么快意！
税卡大道扬着尘土，而罗敦路③
　则在这灿烂时代的豪华风里
沉睡了；当车夫把马套在车前，

① 加尔顿宫——王太子所居的大厦。

② 苏荷——伦敦一区名，在牛津街附近，当时该区有一热闹的市场。

③ 罗敦路——伦敦海德公园中的一条大道，上层社会人士喜欢在此骑马或坐马车兜风。

店主正拿着大叠账单而长叹。

四五

连他们带账单——盛景的一对搭当——
　都得后会有期，等待那虚无的一天。
唉唉！对于收不到现款的人，还有
　什么希望？"希望"就成了他的财产，
不然就是一张慷慨的长期支票，
　是当礼物给的，但等不到你兑现，
就能又得到一张！——只好大打折扣
到处叫卖，活该是敲竹杠的报酬。

四六

但这不足挂齿。我的爵爷正坐在
　夫人的身旁打瞌睡，任马车飞奔。
飞吧！飞吧！"换马来！"成了口头禅，
　马换得真快，好像结婚后的心。
殷勤的店主亲自把新马套上，
　车夫也没有理由小瞧他的赏金。
最后，在水洗过的车轮滑行以前，
驿站的马夫也请求留下点纪念。

四七

这给过后，那位管家，就是居于
　老爷之下的老爷，登上了后座；
还有我的夫人的使女，又狡猾
　又爱打扮，可是正经得连诗歌
都难以描述，——“阔人旅行就如此！”①
　（请原谅，我有时把外国的糟粕
顺口溜出：要不是有幸到过国外，
谁会引经据典，一切都看不来？）

四八

伦敦的冬天和乡村的夏季
　都快完了。这也许很令人惋惜；
当大自然披上了美丽的服装，
　人们却埋首在挥汗的城市里
倾听着既无趣、又不智的辩论，
　直到夜莺的歌渐渐趋于沉寂，
那时爱国人士才把故园记起——
但九月前绝不打猎，除了野鸡。

① 阔人旅行就如此——原文是意大利文，所以下文有“外国的糟粕”语。

四九

我的激昂的长篇演说讲完了。

风流云散：那两倍二千人的世界

已经消失在他们所谓的“孤独”中，

那就是说，还有三十仆人可检阅，

还有宾客，和天天压得叫苦的

餐桌，数目也同样多，或更多些。

谁说古老的英国待客不够好？

那只是由数量缩为质量罢了。

五〇

这时，亨利爵士和夫人阿德玲

像他们的侪辈一样也下乡了，

他们回到一座很幽雅的大厦，

一座哥特式的、上千年的古堡。

他们的家系最久远，被时光老人

踏过的英雄美人真不知有多少；

还有和这家系一样古的橡树，

每一棵都是一个祖先的坟墓。

五一

对他们的度假，每张报纸都载有
　一段报导：近代闻人就有这光彩，
只可惜好名气不比广告更持久，
　或者和广告一样隔日就换下来，
因为墨迹还未干，那名声就已
　不响亮了。《晨报》的消息登得最快：
“本报特讯：亨利·阿曼德维勋爵
今偕夫人共赴乡间别墅小歇。

五二

“据记者探悉：我们好客的主人
　值此秋高气爽，将邀请高贵宾客
共聚于别墅中；据可靠方面传：
　D公爵即拟偕夫人在那里度过
游猎的季节，此外尚有不少显贵
　和社交界的名流都将为座上客。
其中有一位特别显贵的外宾，
据说是俄国秘密谈判的使臣。”

五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谁能
　怀疑《晨报》？它的报导好似经文，
凡虔信它的人都能为它赌誓，——
　我们这好热闹的俄籍西班牙人
由于东道主的名望，也注定了
　要和那些勇于饕餮的一起扬名。
说也奇怪：上次战争时，报纸上
登载宴饮者远多于报导伤亡，

五四

例如"本星期四有盛宴，出席者
　勋爵甲、乙、丙"等，还有官衔、勋位，
吃一餐的扬名不下于打胜仗，
　而就在这消息下面，在同栏内，
是法尔茅斯讯："驻防在本地的
　众所周知的骁勇善战的联队，
在最近一役中不幸伤亡不小，
据悉缺额业经补齐，——详见公报。"

五五

这一对贵人朝诺尔曼寺院①驰去——
　那曾是一座很古、很古的寺院，
现在成为更古的巨厦，杂陈着
　哥特的风格和雕饰，很是稀见；
建筑师都认为能和它匹敌的
　已经无几了：只可惜地处山间，
修道僧都喜欢有座山作靠背，
好保护他们的信心不受风吹。

五六

它坐落在一个明媚的山谷里，
　高坡一片树林，有一棵老橡树
像卡拉塔克②号召他的人马似地
　举起巨大的手臂，把天雷都拦住。
从它的枝叶下，每到天明就看见
　欢乐地跃出一群斑斓的梅花鹿
被一只多角的雄鹿带着奔下坡，
去啜饮那夜莺般歌唱的小河。

---

① 诺尔曼寺院——这里描写的实际是拜伦的祖传家宅。从1540年起，这座寺院即属拜伦家所有。

② 卡拉塔克——一世纪时英国的部落领袖，曾力抗入侵的罗马军。

五七

在府邸之前是一个澄碧的湖，
　湖水清澈，宽阔而深，是由一条
河水灌注的，因为它急流到这儿
　变为和缓，就漫衍为一片湖沼。
野禽都栖息在湖边的芦苇丛
　和灌木中，在那水上孵着小鸟；
树木顺坡而下，直达到湖水边，
把它碧绿的容颜倒映在湖面。

五八

河水在出口形成了湍急的瀑布，
　那儿水花澎湃，波涛闪闪倾泻，
发出清脆的回声；以后又仿佛
　哄顺的孩子，只有轻柔的蹀躞，
沿山谷荡漾流去。这小河有时
　在树林中纡迴隐没，有时闪耀，
有时碧澄澄，有时又蓝得发暗，
全看天空投下的光影的深浅。

五九

在附近，还有一座哥特式教堂
　留下的庄严遗迹：它令人想起
罗马管辖它的时代；一座拱门
　曾荫蔽过多少条走廊，但都已
无迹可寻了——真是艺术的损失！
　只有拱门还阴郁地俯瞰大地；
连铁石的心肠望着它也不免
为时光或风雨的剥蚀而兴感。

六〇

在一个神龛里，靠近顶端原有
　十二个使徒的石像，庄严并立，
但这些都毁了，不是毁于僧侣
　坍台之时，而毁于查理①败亡之役，
那时每一座建筑都成了堡垒，——
　这在朝代更替史上并不足为奇；
英勇的武士苦战一番，只因为
有人天下坐不好，却又不肯退位。

① 查理——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于1649年被议会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六一

在更高的一座神龛内，却单单
　留下圣处女、那天之子的圣母，
不知由什么巧合没遭到破坏，
　她幸福地怀抱着婴儿而环顾；
也许由于迷信：她足下的地方
　变成了人所不敢侵犯的圣土。
但不管怎样，任何庙堂的遗址
只要稍有圣物，就给人以灵思。

六二

在墙壁中央，开着一扇大窗户，
　已经没有那彩色万千的玻璃，
玄奥的光线一度透过它流下，
　好像随太阳闪来天使的羽翼；
但如今，它空旷而荒凉，只听到
　风吹过窗格的声音忽高忽低，
伴以夜枭的号叫；而那唱诗班
却已和赞歌一起静静地安眠。

六三

但在月光如水时，当一阵夜风
　来自天外，就能听见幽怨之吟
不像是人间所有的，却很悠扬，
　郁郁地随风吹过巨大的拱门，
在那儿迴旋一阵就趋于沉寂。
　有人认为那只是遥远的回音，
是夜风带来的瀑布的繁响，
碰上了谐音的古墙，更加迴荡。

六四

还有人认为，这也许是由凋残
　而引起的天地之灵气，给这片
荒墟带来了委婉动人的声音，
　悄悄掠过楼塔和树林的顶尖
(不过尚不及埃及的门农石像①，
　它一遇到晨曦就有乐音轻颤)；
这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听过它，也许是听得太多了。②

① 门农石像——古希腊历史家赫罗特透斯对此有记载，确是能每天在一定时间发出奇怪的声音。但后来石像经过重修，就不再出声。

六五

院落里有一座哥特风的喷泉，
　它很匀称，只是雕刻有些古怪，
那石刻的人像在假面舞会上，
　有的像圣徒，有的丑得像妖怪。
清泉从大理石的嘴里喷射出，
　成为万点明星，朝池中落下来，
又打起了无数水泡，好似人间
空虚的荣华，和更空虚的忧烦。

六六

府邸本身庞大而又古色古香，
　它比别处更具有寺院的风格；
修道院的迴廊还是坚固如旧，
　禅房和斋堂，我想，也差不许多；
一间精巧的小礼拜堂也仍然
　没有损坏，点缀着大厦的景色；
其余的都重建、改建或者拆毁，
更带有男爵、而非僧侣的气味。

② 这不是故弄玄虚，指出地点或郡县也无用，反正我听过，单独听过，也和人们（他们不会再听到了）一起听过。当然，这可以用某种自然或偶然的原因来解释，但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和我听过的任何声音都不同（而我曾从废墟或岩洞等处听过很多地上和地下的声音）。——拜伦原注。

六七

异常广阔的大厅、居室和长廊，
　再加以不合艺术法规的配合，
足能叫识家摇头；但作为整体，
　无论每一部分看来怎样奇特，
总的印象却是壮观的，至少对
　那些心灵上长眼睛的人来说；
我们看巨人就是看他的身材，
最初并不管他哪里生得古怪。

六八

钢铁包住的男爵，下一代就熔化了盔甲，
　换成穿锦衣的受勋的伯爵，
都保存得好好的，从墙壁往下望；
　上辈的玛丽夫人再现为迷人的小姐
披着美丽的发卷；满身珠光宝气、
　穿长裙的伯爵夫人也排了一列；
还有彼得·黎里① 爵士的一些美女
衣不蔽体，叫人可以看个快意。

---

① 彼得·黎里（1618—1680）——荷兰肖像画家，长期居留英国，所画的贵族和美女像至今著名。

六九

穿着官服的凛然可畏的法官

　也在壁上，他们那眉头不很像

能使被告人相信大人的判决

　是依赖公理，而不是袒护豪强；

还有没留下一篇宣讲的主教，

　还有那首席检察官们的凶相，

令人（假如我们判断不错的话）

只想到严刑，而不是人身保障法。

七〇

铁器时代的将军们（那是在铅弹

　还没有流行以前）有的披盔甲，

有的带假发，英武得像马尔勃洛①，

　魁梧得足抵我们瘦小的人一打；

还有执银杖、或佩金钥匙的侍卫，

　以及猎人，他的骏马画布容不下；

偶尔也有一二高尚的忧国之士，

毕生都没有得到他企望的位置。

① 马尔勃洛——英国将军（1650—1722），原名约翰·邱吉尔，后因战功封马尔勃洛公爵。

七一

假如你看厌了这门第的荣耀，
　总还少不了艺术品来一新耳目；
一幅卡娄·杜尔契①或蒂申②的画，
　或萨尔瓦多③的荒凉的山野景物，
阿尔般诺④的舞蹈儿童，或凡内⑤的
　一片海景，不然就是一些殉道徒
受难的故事，那是斯帕纽雷托⑥
以濡满血泪的笔构制的杰作。

七二

这儿有一幅洛林⑦的明媚的风景，
　那儿朗勃兰⑧使幽暗也大为生色；
还有沉郁的加拉瓦乔⑨以更为

① 卡娄·杜尔契（1616—1686）——意大利画家。
② 蒂申（1477—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
③ 萨尔瓦多——姓罗撒（1615—1673），意大利画家。
④ 阿尔般诺——应作阿尔般尼（1578—1660），意大利画家。
⑤ 凡内（1712—1789）——法国画家，以画海港景色著名。
⑥ 斯帕纽雷托（1588—1652），意大利画家。所说“杰作”可能指其名画《圣劳伦斯的殉道》。
⑦ 洛林（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⑧ 朗勃兰（1606—1669）——荷兰大画家。
⑨ 加拉瓦乔（1565？—1609）——意大利画家。

沉郁的色调绘出削瘦的苦行者；
哦！但请看这儿，敦尼埃[1]邀请你
宴飨着更好的事物（的确不错）：
他那大肚酒杯叫我很想喝一口
来因河的香喷喷的白葡萄酒。

七三

读者呵，但愿您会读，而且懂得
只认识字或阅读并不就构成
一个读者；那以外还必须加上
您和我都缺的一些美德才行。
第一是，要从头读起（虽然这是
够难办到的）；第二呢，持之以恒；
第三，不要从结尾开始；但假使
已作错了，那就读到篇首为止。

七四

不过，读者，您最近确实很耐心，
而我呢，不惜凑韵，也放肆起来，
竟把文章的格局如此大为铺张，
太阳神也许以为我是在叫卖。

① 敦尼埃（1610—1690）——比利时画家，以风俗画著名。

不过，自古就有荷马的“船只清单”①，
　可见诗人对这一行业都很喜爱；
当然，一个近代人应该知所检点，
因此我就不再提那傢俱和杯盘。

七五

成熟的秋天来了，随它而来的
　是一群嘉宾，来享受秋之甘蜜。
谷子割完了，领地的野味很多，
　猎犬到处嗅，猎人穿着土布衣
拍打着灌莽；他瞄准好似山猫，
　袋子越装越满，多神奇的技艺！
呵，棕色的鹧鸪！呵，彩色的山雉！
但小心偷猎：这不是农夫的游戏！

七六

在英国的秋天，可惜没有籐架
　沿着小道铺展开酒神的花冠——
你看不见红色的葡萄结着彩，
　像诗歌所赞美的南方的岸沿；

① 船只清单——荷马在《伊利亚特》第二章里用了三十几行诗去一一列举希腊军出征特洛亚时渡海所乘的船只。

但她却有能买到的最美味的

　各种红白色葡萄酒，或浓或淡。

假如英国自叹贫瘠，她该知道：

最好的葡萄园是在她的地窖。

七七

假如说，她不能像南国的秋天

　那么宁静而温和地趋于衰亡——

温和得好像又要使大地回春，

　而不像肃杀的冬天就要登场；

她却也有无穷的户内的乐趣：

　炉火熊熊，一年中最早的春光，

而室外还有一片成熟的景象，

虽然失之于绿，却得之于金黄。

七八

至于她柔弱的田园生活——连猎狩

　也是号角声多于猎犬，但却也

活泼生动，足能使一位修道高僧

　放下念珠，来加入这快乐的游猎。

甚至宁录都会离开杜拉①平原，

① 在亚述。——拜伦原注。（宁录是《旧约》《创世记》第十章中所记载的人物，据说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译者）

换上美尔顿短装[1]，来追射一些。
若嫌野猪不多，她却豢养不少
讨厌的傢伙，可作射猎的目标。

七九

府邸中贵宾云集，先提女性吧：
首先是公爵夫人费兹甫尔克，
怪别扭伯爵夫人，包打听夫人，
胡涂夫人；风头健小姐，爱饶舌
小姐，羽纱小姐，麦克·紧身小姐，
和犹太夫人，阔银行家的老婆；
此外还有可敬的睡不醒太太，
她看来像白羊，却比黑羊还坏；

八〇

还有许多贵族夫人，说不出名堂，
但有地位，是社会的精华和渣滓；
她们像滤过的水，纯洁而虔敬，
个个出类拔萃于芸芸众生之外；
或者像印成钞票的纸，别管那是

① 美尔顿短装——打猎的绅士们所穿的短装。名从美尔顿·莫勃雷（狩猎的中心地）而来。

怎样印的吧，这张通行证就掩盖
其人及其事迹；因为社交场上
虽然敬畏神明，却也宽宏大量。

八一

那就是说，宽大到一定的限度，
这限度在哪儿，却最难以标点。
体面是上流社会运转的承轴，
谁对谁都应该稍留一些情面。
若是对美狄亚说："滚开吧，女巫！"
未免失礼，那叫伊阿宋多么难堪！
荷拉斯①和帕尔其②都这么认为：
又讨人喜欢，又有利，何乐而不为？

八二

我不能确切指出他们的准则，
那是非标准多少有些像抓彩；
我曾见到一个德行好的女人
只因为被合谋排挤就坍了台；
又有一位太太德行平平而胆子很大，
略施小计就把地位争了回来，

① 荷拉斯——他的原话见《论诗艺》。
② 帕尔其——对拜伦颇有影响的意大利诗人。参见第四章第六节诗并注。

于是又成了高悬天界的天狼星①，
带着无损的讪笑跳出了陷阱。

八三

我看见的真难以尽述，——但还是
　谈谈我们享田园之乐的那些人。
被邀的宾客大约有三十三位
　最高级人物——一代风流中的婆罗门②。
我前面提到的都不是头号人物，
　只不过俯拾了几位凑凑脚韵。
夹在其中的，好像两三点斑污，
还有几位爱尔兰的离乡地主。

八四

有位吹牛皮，那法学界的干将，
　他只在议院和法庭才大打出手，
的确，要是被邀请到别的地方，
　他的兴趣倒在于议论而非战斗。
还有年轻的搾韵诗人，刚刚问世，
　也要作为明星在文坛照耀六周；

---

① 天狼星——天上最亮的星。

② 婆罗门——印度封建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级，此处借指英国上层时髦人物。

还有庇罗勋爵，自由思想的权威，
和约翰·海碗爵士，伟大的酒鬼。

八五

还有蛮横公爵，他是一个——公爵，
　呵，每一寸都是；还有一打贵族
个个像是查理曼大帝①所封的，
　论才智和相貌，绝不会被耳目
把他们误认为属于平民一流；
　还有厚颜六姊妹，呵，六颗明珠！
整个是歌魂和感情，那忧郁的心
不在于修道院，而是向往结婚。

八六

有四位可敬的先生，他们的可敬
　大多在头衔以内②，而不在那以外；
有一位勇敢的骑士，智多星男爵，
　最近被法国和命运飘到这儿来，
他的无害的天才主要是娱人，

① 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人的王，800 年又为罗马教皇封为“西方的皇帝”。欧洲中古传奇中说他有十二个随从贵族。

② 在头衔以内——英国议员、伯爵以下的贵族子弟等称“可敬的某某”，因此“可敬”成为他们的头衔。

但俱乐部却发现“笑”也很有害，
因为他逗人的魔力实在太大，
连骰子好像也迷上他的俏皮话。

八七

有一位狄克·多疑，是个玄学家，
喜欢哲学，和一餐丰盛的酒肉；
还有三角先生，自命数学大师，
和亨利·银杯爵士，赛马的能手。
有一位大言不惭的教理严神父，
他不恨罪恶，只是罪人的对头；
有一位姓普兰塔金内特的贵族，
真是无一不精，更善于和人打赌。

八八

有一位杰克·粗话，近卫军的巨人，
和火面将军，战场上功名赫赫，
战术和击剑都精，北美战争中，
他杀的美国佬不及他吃的多。
有一位恶作剧的法官铁心人，
十分会应付他的严肃的职责：
当一个罪人来听取他给判罪，
倒能有法官的玩笑作为安慰。

八九

上流社会好似棋盘，上面也有
　什么国王，王后，主教，骗子，小卒，
它本来是一场戏，不过那傀儡
　是自己牵线，全是自愿去充数。
我的缪斯呵，你怎么像只蝴蝶
　有翅而无刺，尽在半空中飞舞
而不着边际？——假如你是只黄蜂，
恐怕就有不少的罪恶要喊痛。

九〇

我还忘了提——而这是不该忘的：
　有一位演说家，是最近议会上
闪现的新星，他作了篇很正式、
　很漂亮的演说，这是他在论坛上
初露锋芒，报上至今还在谈论
　他一鸣惊人，予人深刻的印象，
可以列入那天天出现的杰作：
“这是空前的最佳的初次演说。”

九一

他骄傲于"听他说！"和他的选票，

　也骄傲于他口齿的初次失贞①，

还骄傲于他的渊博(刚够征引)，

　西西罗②的荣耀使他乐而忘本。

他既有好记性能复诵人的话，

　又能妙语双关，或讲一段趣闻，

有这么多才气和更多的厚颜，

这位"邦国之骄傲"于是来到乡间。

九二

还有两位才子，真是有口皆碑：

　苏格兰的强弩，爱尔兰的长弓，

他们都是律师和有教养的人。

　强弩的谈吐更见斧凿之功；

而长弓呢，他的丰富的想象

　有如骏马之势，善于飞跃跳纵，

但有时也许碰上土豆而失足，

强弩的妙语则好像摘自凯图③。

---

① 失贞——英国议员在议会作的第一次演讲称"处女演讲"，失贞指此。

② 西西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最有名的演说家、政治家。

③ 凯图——此处指老凯图(公元前 234—149)，罗马政治家、道德家。

九三

强弩像一只新调好键的竖琴，
　但长弓却好像风琴那样豪放，
它能和天风共鸣而发出乐音，
　不管那声音是低沉还是高昂。
强弩的谈吐你一个字也难改，
　长弓的辞藻却不总是很恰当：
总之，这两个才子都各有神通，
一个头脑精炼，一个心灵天成。

九四

在一个乡间别墅里，如果你说
　这些人聚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请想想吧，每一类都有个标本，
　远胜过同庸才谈心的索然无味。
唉，喜剧的时代已去！康格利夫[1]
　和莫里哀[2]的蠢材在今天的社会
都已消失在太光烫的外表中，
世风和服装一样，到处已无不同。

---

① 康格利夫(1670—1729)——英国喜剧家，代表作为«世风»(1700)。

②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家，«悭吝人»、«伪君子» 等名剧的作者。

九五

荒谬的怪物都深文周纳起来，

　可笑倒是可笑，但却索然寡味；

连各色人等也都不见原色了，

　愚蠢已没有果实可贡献，因为

尽管愚人很多，他们都很平庸，

　值不得拉出来献宝；整个社会

都冠冕堂皇，其中只有两大族：

一族讨人厌，另一族感到厌恶。

九六

但我们从农夫变为拾谷穗的了，

　只要见到真理的谷粒就捡拾。

亲爱的读者！我这样东拾西捡，

　真像可怜的露斯①，而您是波阿斯。

我还想再引用«圣经»的典故，然而

　«圣经»不许这样作。在我少年时，

有位亚当太太的话深得我的心；

① 露斯——即«旧约» «路得记»里的年轻寡妇路得。她在外地的田里拾麦穗养活婆婆，遇到那块地的主人叫波阿斯，是一个好心人，最后两人成婚。

"在教堂外谈论经文就是渎神!"[1]

九七

在这卑微的时代，我们只好尽力
　就糟糠来拾，尽管磨不出谷粉。
我还忘了提一位口若悬河的
　猫咪俱乐部会员，健谈的圣人，
他在袖珍记事本里，每天早上，
　都打好稿以备晚间一鸣惊人。
可怜的家伙！为了妙语煞费心机，
却不知有多少烦恼在等待你！

九八

首先，他必须把谈话曲曲折折
　引到他巧妙的掌握里来；再者，
他不能放过一个机会，更不能
　让听众们对他稍减一分情热；
而必须得寸进尺——使满座轰动，
　如果可能的话。第三，不能畏缩！

[1] "亚当太太回答亚当先生说，在教堂外谈论经文就是渎神。"这一教义是对她的丈夫——在书本上能见到的最好的基督徒——提示的。(见«约瑟夫·安德鲁斯»四卷十一章)——拜伦原注。(此书乃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的作品。——译者)

万一有聪明人来反驳，他必须
抢那句压场白，才显得最有理。

九九

亨利勋爵和夫人是东道主，
　我们前面提到的人都是宾客。
他们的餐桌足能够引诱鬼魂
　为这更丰盛的佳肴越过冥河。
我不想细细介绍燉肉或烤肉，
　历史已证实那是人生之至乐；
饥饿的罪人呵！——自从夏娃吃了
苹果后，有什么比饮食更重要？

一〇〇

请看那“流着奶与蜜之地”如何
　引诱饥饿的以色列人去到迦南，
以后我们又添上爱财，总起来
　就是唯一的乐趣给人以慰安。
韶光易逝！我们的日子不再明媚，
　情妇和食客也会使我们厌倦；
可是，哎哟，芬芳的金钱！谁愿意，
即使老得对你无用时，失去你？

一〇一

男士们都及早起了床去射击，
　或行猎：这原是人人爱的消遣，
自幼就迷它，仅次于吃和游戏，
　到中年更爱它，为的缩短时间，
因为Ennui①也是英国的土特产，
　我们虽无以名之，却拿打呵欠
来代替语言，让法国人去翻译
那连睡眠也无法减轻的倦意。

一〇二

老年人在藏书室里随意浏览，
　不是翻书，就是把画批评一番，
或者在花园悲天悯人地散步，
　或者对暖房的缺点加以非难，
或者骑一匹跳得不高的老马，
　或者从晨报找一篇讲词来念，
或者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怀表，
六十岁还盼着六点钟的来到。

① Ennui——法文字，意为"厌倦"、"无聊"。

一〇三

但没有人不惬意。集合的时刻
　是由餐铃宣告的；而在这以前，
时间都是由自己支配：或孤独，
　或谈心，全看你愿意怎样承担
日子的重负。没有人知道应该
　如何打发它。你起床，听由尊便，
梳妆多久，以及要在何时何地
或如何进早餐，这都随您的意。

一〇四

女士们呢，每天清早，有的浓抹，
　有的稍稍苍白。天晴她们散步，
或骑马；阴雨时则看书，讲故事，
　唱歌，或练一练国外时兴的舞，
或把帽子照最新的样式改装，
　或讨论不久会流行什么装束，
或者用十二张纸写一封短笺，
使对手又成了对她负债的人。

一〇五

因为有人情侣不在，各有朋友。
　呵，世上有什么能比女人的信！
连天堂都难比，因为它无尽休。
　我最爱异性来鸿的弦外之音，
它仿佛教义，从不把意图直说，
　而像攸利西斯的口哨在招引
多隆①时那么狡猾；你若是作答，
可当心你在信上说的什么话！

一〇六

还有打弹子，牌戏，然而不赌钱，
　体面人在家里掷骰子可不行；
严寒的天气不宜于远出游猎，
　有河水的话划船，有冰则溜冰。
还有钓鱼，呵，一种寂寞的嗜好！
　别管华尔敦②怎样赞美这逸兴；

---

① 攸利西斯的口哨在招引多隆——多隆是特洛亚军的探子，他在一次战役之后来探听希腊军的情况，半途被攸利西斯和狄俄墨得斯设计截住杀了。事见《伊利亚特》第十章。

② 华尔敦(1593—1683)——英国散文家，著有《完美的钓鱼人》，是十七世纪散文名著。

残忍为乐的怪老头呵，但愿有
鳟鱼来钓你，也勾住你的咽喉。①

一〇七

到晚上就来了宴会和美酒，
　有文学味的闲谈，有双人合唱
发出非凡的声音(至今我的心
　或是头，还为那回忆中的音响
而震痛)。四位厚颜小姐会高兴
　赏一赏光，而两位年轻的姑娘
更爱弹琴——因为除了琴声之美，
她们还有柔颈和粉臂的妩媚。

---

① 这至少会教给他懂得人道。在小说家中间，颇为流行的是引证这个多情的野人以表示他们对无邪的消遣和古歌的爱好；可是他却教人怎样缝蛤蟆，怎样切蛙腿以为试验，当然还有钓鱼的技艺——这是最冷酷、最愚蠢的所谓消遣。他们尽可以谈大自然的美，但钓鱼人所想的只是一盘鱼而已。他没有空闲把目光从河水移开，一条鱼的上钩比周围的景色对他重要得多。而且，鱼在雨天最易上钩。捕鲸鱼、鲨鱼和金枪鱼都有些高贵而危险的因素，甚至网鱼和拖网等等也比较人道而有益。可是钓鱼呵！——凡钓鱼的人不会是好人。
"钓鱼的人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之一，他富于人情，心思灵巧，宽厚优美不下于世上的其他人。确实，他用染有颜色的果蝇钓鱼，还够不上使用华尔敦的奢侈的办法。"
一位朋友在读过我的手稿后添了上述的话。——请听听另一方吧。我把他的话留在这儿，以平衡我的看法。——拜伦原注。

一〇八

有时一场舞会（不在游猎之日，

　因为那时男士们都有些疲倦）

显示着旋舞中的窈窕的身腰；

　还有那早已打好腹稿的闲谈；

还有调情——不越礼数，只对应该

　或不该羡慕的魅力加以赞叹；

猎人们又在室内谈着打狐狸，

然后冷静撤退，——十点钟就休息。

一〇九

政客们自找一个角落去议论

　天下大事，并给全球做了安排；

智者专等他们权术中的破绽，

　好把他的一句俏皮话插进来；

唉，卖弄聪明的人真坐卧不安！

　刹那的好事可能使他们苦捱

几年之久，这才有幸使它出笼，

即便如此，还许碰上蠢材而扫兴。



但在我们这欢会中，人人都是
　　雍容，高贵，文雅，冰冷难以接近，
好似大理石雕出的雅典石像。
　　现在已没有威斯登式的乡绅，
而我们的苏菲亚们可能美貌
　　胜过古昔，却不那么咄咄逼人；
我们也没有高明的骗子，像汤姆·琼斯①，
只有刻板如石头的正人君子。



他们这聚会散得早，那就是说
　　不过午夜——那就是伦敦的中午；
在乡下，女士们总是在月落前，
　　较早地驾返自己的香闺歇宿。
呵，但愿每一朵玫瑰睡得安恬，
　　很快地就把原有的娇色恢复！
香腮安寝得适时，使鲜艳倍增，
能省一些胭脂费——至少省几冬。

① 威斯登、苏菲亚、汤姆·琼斯——都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的名著《汤姆·琼斯》(1749)里的主要人物。

第十四章

一

要是我们能对宇宙有所悟解，
　或从自己的内心获得一点良知，
人类也许会知迷而返，但那就
　使许多精彩的哲学受到损失。
哲学体系也是一个吞没一个，
　很象大神沙特恩①吃掉他的儿子，
尽管他的好老伴把儿子换成
石头给他吃，他也吃得一点不剩。

二

但哲学却和泰坦族②的吃法相反，

① 沙特恩——罗马神话里的农神，即希腊神话里的克洛诺斯，由于他听说他命定将被自己的子女推翻，所以每次他的妻子分娩，他就将婴儿吃掉。但后来她设法用石头代替了孩子，保全了几条小命，后来其中的一个孩子宙斯果然起来推翻了父亲。

② 泰坦族——神话中的巨人一族，克洛诺斯(即沙特恩)是最年轻的泰坦。

它是子嗣把父母当早点，虽然
消化起来不容易。请问谁能够
对任何问题都坚守自己的信念？
你考察古昔各大家，选中一个
你认为最好的，就信守而不变；
其实呢，人的知觉最是不可靠，
但除了它，你还有什么凭据可找？

三

而我呢，一无所知；我什么也不
否定、承认、拒绝、或蔑视；至于你，
除了知道生而必死，还有什么？
其实连生死大事，到头来也许
都是假的，可能会有那么一天，
生命无所谓老幼，都复返无极。
呵，人都对所谓的“死”哀哭，但人生
有三分之一就消磨在睡眠中。

四

在一天疲劳后，我们最渴盼的
就是一场无梦的睡眠；但同时
这泥坯又多畏惧沉寂的泥土！
连自杀的算在内：他总算一次

而非分期还了债，（债主都讨厌
　这种拖拖拉拉还债的老方式！）
但他所以急于要使呼吸结束，
多半是怕死，而不是对生厌恶。

五

因为死亡就在他的前后左右；
　从畏惧反而产生了一种勇气，
使他不顾一切，豁出去看一看
　那究竟是什么；这好像是当你
站在群山丛中，下临万丈深渊，
　你望着悬崖峭壁而不禁颤慄，
但我担保你绝不会俯视一分钟
而没有可怕地想到要往下冲。

六

当然你没有冲，而是吓得脸发白，
　走开了。但想想你当时的思想！
回顾一下就会使你如何战慄！
　因为在你的心深处有一种倾向
要去探寻那“不可知”，不管它是
　真理或虚妄，你却秘密地渴望
一跳而了之——到哪里？不知道，

也就因此你要跳，或者站住脚。

七

但提这作什么？您会问。没有什么，
　亲爱的读者，这不过是胡思乱想；
我要讲它的唯一理由是：这就是
　我的风格。不管场合是不是恰当，
我只要写出我脑中浮现的东西；
　这篇叙事诗本来就是基于幻想
所搭的空中楼阁，用意不在叙述，
而在用家常话串起日常的感触。

八

您也许知道，伟大的培根[1]说过：
　“扔起一根草，就可以知道风向。”
诗歌正是这样的一根草，由诗人
　一气呵成，随着心灵的光而飘荡。
它是扶摇在生死之间的纸鸢，
　是前进的灵魂投在后面的影相；
我的诗好似肥皂泡，但不为赞誉
而吹出，它只算得儿童的嬉戏。

---

① 培根——指弗兰西斯·培根，有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引语见其所著《自然史》第八二〇节。

九

世界呈现在我眼前——或在眼底，
　因为我已看过了它的一部分，
足够使我留在脑中念念不忘；
　我也发出够多的激情使世人
(我们的朋友)快慰地加以谴责，
　因为他们唯恐盛名没有缺损；
问题在于我年轻时太出名了，
直到我又写诗把它完全搞糟。

一〇

我不但惹起了这个世界的喧腾，
　还激怒了凡尘以外——那些教士们，
他们让天雷在我头上轰隆劈下，
　用虔敬的声音诬蔑了我一阵。
可是我仍禁不住每周胡写一篇，
　使旧读者厌腻，却不见新的上门。
年轻时，我写作是因为情思蓬勃，
而现在，因为我觉得它日渐枯涩。

一一

但是“何必发表？”①——如果惹人厌恶，

名或利的报酬可就不能获得。

我要问：你们为什么要打纸牌，

饮酒或读书？为了好消磨时刻。

而我的消遣就是要追索一下

我所看见或想到的，忧郁或欢乐，

我把我所写的掷在时流之中，

任它浮沉，——至少我作了我的梦。

一二

我想，假如我对成功确有把握，

我就适可而止，绝不多写一行。

可是不知我是奋斗得不足呢，

还是过分：写来写去，日久天长，

弄得身败名裂，依然难舍缪斯。

这感情不易表述，但绝非佯装。

在牌戏中，就有两种乐趣由你

任择其一：或者失败，或者胜利。

---

① 何必发表——此处拜伦模拟他所崇拜的十八世纪诗人蒲伯的口气。蒲伯曾在«讽刺诗序诗»里写过这句话。

一三

而且，我的缪斯并不是从事虚构，
　她所蒐集的全来自事实的宝藏；
当然她歌唱时也要有所克制，
　但那总是世情和人海的沧桑。
这就是为什么她左右不得人缘，
　因为太真，初看来不会令人舒畅；
假如她仅仅是为了追求赞誉，
她大可换个故事讲，那倒更省力。

一四

爱情，战争，风暴，——不可谓不曲折了！
　再加以不求雕琢，文章反而清新，
它既有对那片荒原——上流社会——
　投的一瞥，又有各色人物的陪衬，
假如你嫌没有别的，这儿至少有
　充沛的题材，足够的诗情。
虽然这节诗该用来裱糊皮包①，
但这些诗章确实会广为行销。

---

① 裱糊皮包——拜伦曾看见一些旧诗稿被人裱糊在皮箱里作为衬里，意为拙劣的诗必会有那样的归宿。

一五

我现在为了要在后面郑重说教
　而着手描述的这一隅繁华社会，
至今还没有人写过，理由很简单：
　因为尽管它看来悦目而显贵，
它所有的珠光宝气，锦衣貂裘，
　却是千篇一律，令人感到乏味，
仿佛这一套历来是祖孙相承，
写进诗歌里不太会令人感动。

一六

引人注目者多，有价值的却少，
　能感人和流芳百世者则毫无；
一切弊病都粉饰得漂漂亮亮，
　连他们的罪恶也脱不掉庸俗。
虚伪的热情，索然寡味的机智，
　谈不到真纯天性的真实流露；
只有一种单调而圆滑的性格，
假如某些人有所谓“性格”可说。

一七

的确，有时候，像被检阅的士兵，
　他们操练完，高高兴兴退了场，
可是一旦要点名，就又惴惴然
　来归队，依旧摆出从前的模样；
无疑，那是很精彩的化装表演，
　不过赞赏一眼后，再看这景象
你就感到乏味——至少对我这样，
呵，这充满欢娱和无聊的天堂！

一八

　　们谈完恋爱，过完了赌瘾，
　　扮过，投过票，出过风头，等等，
和公子哥欢宴过，听过议员演说，
　也看过美女在婚姻市场上相争
把回头浪子驯为败兴的丈夫，——
　这时呵，我们还有什么以遣余生，
除了厌腻或讨人厌？过时的青年！
早就成了绊脚石，却还赖在人间。

一九

我时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没有谁
　把我们的社交界写得绘声绘色，
据说这是因为作家都是门外汉，
　只凭贿赂府邸的看门人而取得
一鳞半爪奇谈怪论和流言蜚语，
　便据此嘲笑上流社会的不道德；
而且他们的书都有共通的文体，
那就是婢女口传的夫人的私语。

二〇

然而在今天，这话不算确实，因为
　作家已成了社交界有力的成员。
我看他们甚至和军官平分春色，
　特别是年轻作家，这是理所当然。
那么，为什么作为内幕显要之一，
　他们还不能把它写得蔚然可观，
使上流人物的一切真相毕露？
那，事实是——没有什么值得一书。

二一

我深知个中奥妙，这些虽然是
　微不足道，我可是在其中充过数；
我宁愿描写后宫、战争、海船遭难、
　和哀情史，也总比描写社交世故
容易得多。此外，我还有不想写的
　一些理由，但在这儿也不必噜苏。
荷拉斯讨厌泄漏谷神秘密的人，
这就是说，有些事俗人不可与闻。

二二

所以我要撇开那高超的理想——
　把它降低，使它活泼，像共济会的历史；
这传闻与事实的差距，就好像
　培利航海记①之于金羊毛故事②。
我故意不让人把一切饱览无余，
　好使我的歌保持神秘的调子；
而且有些妙人妙事，无论怎样，
也不会博得外行人的欣赏。

---

① 培利航海记——英国海军军官培利关于他寻找西北航路的记载。参阅第十三章第三十九节注。

② 金羊毛故事——即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渡海去寻找金羊毛的故事。

二三

唉，天下不断倾覆！而女人自从
　使世界沉沦后，（从此以后，史家
就不再讲礼貌，而是求实博录）
　至今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作法。
传统的奴隶呵！你们身不由己，
　作对了，自我牺牲；错了，则受罚；
生育是你们的刑罚，有如男人
要用刀刮脸，作为罪过的处分。

二四

那真是天天受罪，其痛苦的总和
　和女人分娩的阵痛也大致相等。
不过，关于女人，谁能深切理解
　她们特殊的处境的真正苦痛？
男人即使同情女人，也多半是
　出于自私，更多出于疑心重重。
女人的爱情、德性、美貌和教育，
都为的作好主妇和生儿育女。

二五

这办法倒很好，而且不能再好了；
　可是天知道，行起来还是有困难。
女人自出生起就被世情纠缠，
　谁是敌，谁是友，真是难以分辨！
她的镣铐的镀金很快地磨光了，
　以后——但请问问女人吧：她情愿
（当然这要等到她三十岁以后）
作女人还是男人？学童还是皇后？

二六

“系于裙带”是一句难堪的指责，
　连奉行这本经的人都不肯认账，
仿佛他是避之不及和无可奈何；
　但既然我们是从裙下来到世上，
又在生命的驿车上颠颠簸簸，
　我就很尊敬裙子：你看它多么像
一种神秘而庄严的东西，不管它
是红是褐，是斜纹布还是细纱。

二七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但尊敬
　而且异常崇拜那贞静的帷幕；
它像守财奴在守着一宗财宝，
　越是想掩遮，越令人神魂飘忽；
那好似黄金鞘裹住大马士革剑，
　或是被红漆神秘封住的情书，
它最能医治心病：因为谁能面对
一幅长裙和裸露的脚跟而皱眉？

二八

比如说，在沉郁而寂静的夏天，
　阴霾不雨，吹着阵阵非洲的风，
大海翻着浪花，景色一片幽暗，
　而河上的波涛也愤怒地汹涌；
天空看来是极为苍老的灰色，
　只令人心中感到严峻而沉重——
这时，如果瞥见一个漂亮女人，
哪怕村姑也好，会是多么爽神！

二九

我把我们的男女主人公都留在
　一种不依赖天时的美好时序中，
完全摆脱了黄道十二宫的影响，
　虽然那个中的情致很难以吟咏。
因为那里的太阳，星辰，发光的天体，
　和一切令人景仰的，例如高峰，
都常常是枯燥无味得像债主——
不管是来自哪个天庭，或者商户。

三〇

户内的生活不够诗意；而户外
　不是阴雨，浓雾，就是雨雪飞旋，
要从这诌出田园诗来可不容易；
　但尽管如此，诗人还得勉为其难，
不论难题大小，他总得一一应对，
　以求完成作业，或者是胡乱交卷；
就好像是精灵碰上了一堆物质，
水火都得应付，不免若有所失。

三一

但在这方面，唐璜却像个圣人，
　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求必应，
他过得很满意，一点怨言也没有，
　无论在军营，海船，茅屋或宫廷，
他能和人同甘共苦，随遇而安，
　因为他天生有一颗沉着的心。
同样，对女人他也能百般应付，
而毫无一般花花公子的虚浮。

三二

一个异邦人对猎狐这种消遣
　会感到新奇，而且也加倍危险；
很可能你这不速之客先跌倒，
　反而引得对手把你嘲弄一番；
但唐璜在早年就会在原野巡猎，
　好像复仇的阿刺伯人那样勇敢，
他会使座下的马感到是谁在骑，
不管它是猎马，租马，或久经大敌。

三三

而今，在这片新场地，他的骑术
　更精彩了：只见他越过篱墙、沟渠
和栏杆，既不踌躇，也很少失足，
　只有嗅不到猎物时才感到烦气。
的确，他违反了一些游猎的法规，
　但年轻人怎样圣明，也难免于
有一时糊涂，比如说，踩着了猎犬，
有一回他把几位乡绅挤到一边。

三四

但总的说来，他受到一致的钦佩，
　无论他，无论马，都落得安然无恙；
士绅们无不赞叹这异邦的才干，
　粗汉子叫道："见鬼！谁想到是这样？"
过来的打猎老将更是赞不绝口，
　因为想到自己当年如何逞强；
就是最高明的猎手也只好苦笑，
承认他作为助手还颇有几着。

三五

他的战利品不是矛、盾和锦旗，
　而是跃进，兴奋，有时是一些狐尾；
不过我得承认，——虽然我的爱国心
　使我在这方面很替英国人惭愧，——
他从本心说，倒和契斯特菲尔德①
　差不多，因为那儒雅的人有一回
在翻山越谷，不顾一切追猎以后，
转天就对"第二次"完全失去兴头。

三六

他还有一点和其他的猎人不同：
　不管怎样远途游猎，劳累了一天，
也不管起得多早，——那往往是在
　公鸡唤出腊月懒懒的白昼以前，——
唐璜在晚餐后，总能聆听女人的
　轻柔而流利的谈吐而不打呵欠，
这很讨女人喜欢，因为有了知音，
至于是圣徒还是罪人倒不要紧。

---

① 契斯特菲尔德(1694—1773)——英国贵族，勋爵，在文学上以写给他儿子的书信著称。

三七

而且他精神奕奕，一点不疏忽，
　遇到精彩的议论就露露身手，
人说到什么，他都会推波助澜，
　对时兴的题目更是听个没够；
他或严肃，或轻浮，但绝不沉闷，
　又只心笑而嘴不笑——这个滑头！
即使你说错了，他也绝不揭发；
总之，没有人比他更会听人谈话。

三八

而且会跳舞；呵，凡异邦人都比
　稳重的英国人更会在哑剧上
情词滔滔！——我是说，他跳得很好，
　既有劲头，又有板眼，不越规章，
这对于跳拍子当然很是必要；
　他的舞步也不兴卖弄和夸张，
他绝不像一个巴蕾舞的舞师
那样作派，而是跳得像个君子。

三九

他的步子很老实，贞静如处女，
　他的体态舞起来流露着雅致，
象轻捷的卡米拉①一踮脚而过，
　丝毫不显得费力，而是很自持；
他还很懂音乐，那鉴别力足能
　使乐评家的怪见解无计可施。
啊，他的舞步典雅而丝毫不紊，
他看来多象波雷罗②舞的化身；

四〇

或者象归多③名画的朝霞女神
　在晨曦之前飘飞（只为那幅画
就值得专程赴罗马，虽然那名城
　已没有古帝国的残留的精华）；
他的进退婉转自如，带有一种
　理想的优美，很少见到，更无法
加以描绘；因为文字没有颜色，
使诗人和散文家也束手无策。

① 卡米拉——罗马神话中森林之神狄安娜的女仆，以步子轻捷著称。
② 波雷罗——西班牙舞蹈。
③ 归多（1575—1642）——意大利画家，《朝霞女神》是他有名的壁画。

四一

无怪他成了宠儿了，简直是个
　羽毛丰满的小爱神，大受赞赏；
有一点娇惯了，但不十分显著，
　至少他的意马心猿已被掩藏。
手腕真不错，女人都爱凑近他，
　不管她是贞洁，或是有点放荡。
费兹甫尔克公爵夫人爱惹是非，
开始给他尝一点调情的滋味。

四二

她是个体态丰腴的金发美人，
　在那最高的、最高的社交场上，
曾出过几冬风头，使人人颠倒，
　可说的风流韵事不少，但我想
还是不说为佳，因为牵涉太多；
　而且传闻也许有失真的地方。
她最近的把戏是要摆个阵式，
好网一网普兰塔金内特爵士。

四三

这位高贵的老爷对公爵夫人
　和唐璜的调情开始有点怫然，
但这种小小的越轨不过是女界
　应享的自由，情夫该看开一点。
男人要给脸色，可是自找倒霉！
　那只会促成很不愉快的局面，
但这局面对某些人却是难免，
假如他们专靠打女人的算盘。

四四

内线人始而微笑，继而私语，讥诮，
　小姐们翘翘下巴，太太们都皱眉；
有的希望事情别闹到不堪设想，
　有的没料到竟有这种女流之辈；
有的不相信那些传闻竟是真的，
　有的大惑不解，有的显得很智慧，
还有几位带着真正的怜悯，惋惜
可怜的普兰塔金内特的遭遇。

四五

但奇怪的是，没有谁提到公爵，
　度以常情，这对他总有点关系；
确实，他不在这儿，而且据谣传，
　他对他夫人的所为及其时与地
都漠不关心；要是连他都能容忍，
　谁还有资格挑剔她的逢场作戏？
无疑，公爵夫妇是最好的婚配，
因为彼此不碰头，所以从不吵嘴。

四六

唉，我怎么说了这么一句伤心话！
　阿德玲夫人，我的狄安娜女神，
心里燃烧着对美德的抽象热情，
　开始认为公爵夫人作得过分，
竟要出这么坏的一招，使得她
　深为遗憾，只好一面不太殷勤，
一面阴沉地瞧着女友的缺点，
对于这，大多朋友都特具敏感。

四七

啊，在这邪恶的世界上，有什么

　比得上同情？它最美是表现在

心灵和脸上，再配以悠扬的长叹，

　像给甜蜜的友谊扎上了丝带。

若没有朋友怀着好心来寻索

　我们的不是，人类还有什么博爱？

只有他会安慰你："凡事需三思！

唉，你要是早听我的话，何至于此！"

四八

约伯有两个朋友①给他以忠告，

　但一个就够了，假如你在困窘中；

天时不利，朋友绝不会安然导航，

　治病不成，却是索价高昂的医生。

所以，别为朋友疏远而牢骚吧，

　他们本来像树叶，经不住秋风。

等境况好转时，用不着你去找，

在咖啡店里就能结一批知交。②

---

① 约伯有两个朋友——约伯实际上有三个朋友，见«旧约»«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及第三十二章。

四九

但这不是我的信条；假如它是，
　倒免去我几番心痛；不过我宁愿
痛一痛，也不愿意缩在硬壳里，
　像甲鱼似地避开风浪的凶险。
因为人对于世界上什么能忍受
　或不能忍受，顶好自己有所体验；
这能给敏感的人增加辨识力，
以免把他的海洋往筛子上倒去。

五〇

在一切可怕而又可憎的哀声中，
　比夜枭的号丧，比午夜的凄风
更阴森的，是那句“我早对你说过！”
　发自友人的事后的先见之明。
他们不告诉你现在该怎么办，
　只是曾预言你终将一事无成；

② 我想是斯威夫特或荷拉斯·华尔波尔的信中曾提到，有人惋惜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位广交游的人告诉他：“当我失去一个朋友时，我就到圣杰姆士咖啡店去另找一个。”我记得曾听到过一则同样的逸事。W·D爵士是一位大赌博家。有一天他来到他所属的俱乐部，看来面容沮丧。“你怎么了，威廉爵士？”好诙谐的黑尔问他。“唉，”威廉爵士回答，“我刚刚丢失了可怜的D夫人。”“丢失了！（在英文中，与‘赌输了！’同义——译者）怎么输的？是打牌还是掷骰子？”——拜伦原注。

固然你是稍违了“良好的成规”，
却有一长串掌故为你作安慰。

五一

阿德玲夫人是安详而又严峻，
　这不只限于对她女友的感情，
除非公爵夫人能够改弦易辙，
　她相信后世不会给她以美名；
唐璜也遭到了这严刻的评判，
　不过对他，还有一丝纯洁的怜悯，
他的不谙世道，以及他的年轻
(比她小六周)引起了她的同情。

五二

她在年龄上占了四十天便宜——
　呵，她的岁数可没有一点谎骗，
谁都可以去查阅贵族姓名录，
　那里有生辰年月，不怕你计算，——
这使她有权以慈母之心来关怀
　一个年轻的绅士是否交游不善；
虽然她还不到主动求婚的闰年[①]，
(被时光催老的女人才叫可怜!)

---

① 闰年——英俗女人可向男人求婚，但只许在闰年为之。

五三

她可以推断是在三十岁以内——
　就算是二十七吧，因为对年纪
和美德都夸口的人，很少超过
　这个岁数，过了也要重新数起。
唉，时光！为什么你跑在人前面？
　你看，你的镰刀已经毫无效力！
修理一下吧，磨光些，慢点收割，
免得你在人前越来越受冷落。

五四

但阿德玲离那种成熟的年龄
　还远得很，（那熟味无论多么好，
也是苦涩的）她只是凭着经验
　而变贤明的，因为她饱经世道，
一如我曾指出——但我忘了页数，
　唉唉，我的缪斯最恨前后参考；
总之，从那个二十七里减去六，
您看，她在岁数上总算很富有。

五五

她十六岁就在社交界露了面，
　众口交誉，不知颠倒了多少人，
十七岁时，在那灿烂的海洋中，
　还是这新跃出的维纳斯女神
风靡世界；到十八岁，虽然还有
　一大群求爱者把整个的心灵
献在她脚前，她却已答应成全
另一个亚当——去创造他的“乐园”。

五六

那以后，她灿烂地度过了三冬，
　受着赞叹和膜拜，却一丝不苟，
连最灵的预言家都大惑不解，
　因为她外表看来还是很风流；
可是从这完美无疵的玉人身上
　连一些碎石屑他们都敲不到手。
婚后她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生了一个儿子——又有一次小产。

五七

那照耀伦敦之夜的社交明星
　成了围绕她的痴迷的萤火虫，
但他们没有一种刺能刺伤她：
　她的格调比花花公子要高一等；
也许她想找个心灵的倾慕者？
　但不管愿望如何，她作的端正；
无情也好，骄傲也好，贞德也好，
只要女人正经，原因倒不重要。

五八

我最恨追寻动机，一如我讨厌
　主人手中老是拿着一瓶红酒，
特别是当座上政治谈得火热，
　使宾客们的喉咙都干得难受。
我恨它，一如我恨风卷沙似的、
　在路旁扬起灰尘的一群牲口；
我也最恨桂冠诗人写的歌颂，
或一场争论，或是媚臣的“赞同”①。

---

① 媚臣的“赞同”——英国上议院在表决时，议员说“赞同”或“不赞同”。

五九

对事情挖根刨底很是煞风景，
　因为那根底总是和泥土相联，
只要有一枝青绿可喜，谁管它
　是不是橡子生的？至少我不管。
谁要把一切行为都穷本追源，
　那种乐趣可是要引来心酸；
但在目前，这一切都无暇多提，
请看奥森斯恩的隽语就可以。[①]

六〇

阿德玲夫人怀着善良的心愿，
　想给公爵夫人和那位外交官
免去一场精彩的戏（因为她看到
　唐璜大概不会拒绝被牵着表演，
外邦人哪里知道，男女的失足
　在英国可和那不幸而无陪审团
赐福的国度不同！这儿一纸判决
足能把你那弱点毕生都根绝）；

① 这位著名的首相听到儿子说，使他感到吃惊的是，政治上的大事想不到竟肇因于微末细节，便答道："我的孩子，由此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王国都是由多么少的智慧治理着。"——拜伦原注。（奥森斯恩——1583—1654——是瑞典首相。——译者）

六一

阿德玲夫人想了一些好办法，
　她认为，经过她一番运筹帷幄
就能使这不幸的错误收住脚，
　不过，她想的未免单纯得过火；
无邪的人连火坑都敢往下跳，
　在社交场上，他们更是猛冲得
体会不到夫人所设的指路标，
(本来它的妙处就在于不露马脚！)

六二

她倒不是担心那最坏的一着；
　因为公爵是位有耐性的丈夫，
不致于一时冲动而闹出笑话，
　给离婚法庭的那上诉的一族
再添上一名；她担心的首先是
　公爵夫人的魔力不太好应付，
其次是怕她和普兰塔金内特
吵起架来(他看来确实在恼火)。

六三

谁都知道公爵夫人最会要心机，

在情场上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

她是那种纠缠不清的狐狸精，

对姘头撒起娇来可没有个完；

要是无事可吵，她也会找个碴儿，

叫你每天快快活活地不得安闲。

她是忽冷忽热，迷得人不好受，

而且最糟的是，决不把你放手；

六四

足能把年轻人弄得神魂颠倒，

或者终于把他变成一个维特。

所以，难怪好心人最担心男友

受到女人的这种贞洁的笼络：

倒不如干脆结婚，或者死也好，

何必拿一颗心任女人去折磨？

三思而后行吧！在热劲冲头前，

想想你这桃花运是否真合算！

六五

起初，她出于热诚(那颗心确实
　不懂得弄玄虚，至少自居清高)
不时地把她的丈夫拉到一边，
　叫他劝劝唐璜。亨利带着微笑
听他的夫人如何真心地打算
　要把唐璜救出那美人的圈套。
但他呢，像个政治家，或像先知，
他的回答使她摸不清怎么回事。

六六

他始而说，“他除了皇家的机要，
　别人的闲事一概不想去干预。”
继而说，“他不愿从表面看问题，
　要判断这种事必须要有根据。”
三则呢，“唐璜的主意比胡子多，
　他绝不致于被裙带牵住鼻子。”
第四是，这是不必重复的格言：
“给人以忠告从来结不了善缘。”

六七

因此，无疑是要把上一句格言
　证实一下，他劝他的夫人最好
听局中人的自便，别多管闲事，
　至少不要让人感觉她越俎代庖；
他说年轻人很少自愿作苦修僧，
　唐璜的青春毛病自有时间治疗，
何况阻挠不成，会使人更受吸引——
但这时，差人送来了一封公文；

六八

亨利勋爵是所谓的枢密顾问，
　因此要办公事必须去到书斋，
一批档案有待于将来的史家
　详细记述他怎样削减了国债；
这全部内容我不便予以披露，
　因为我还不知道呢，请别见怪；
但我将把它作为简短的附录
在本诗之后和索引之前公布。

六九

在走开之前，他又添了一两句
　小小的指点，和烂熟的亲热话，
那是由交际场铸出的流通币，
　虽已陈旧，却还没有更好的可花。
接着他打开函件，匆匆看两眼
　就走出，又顺便在门口吻吻她，
但那种吻不像是给年轻的妻，
倒像吻着老姐姐那么不在意。

七〇

他是个冷淡、善良而正直的人，
　骄傲于他的门第和他的一切，
在国务会议上算得一个好大臣，
　那仪表又适于率领百官的行列，
在为帝王祝寿时，佩上金星绶带，
　高大而庄严，使圣上看得心悦。
这才是宫廷重臣的典范！若是我
作了皇帝，也要给他这个官做。

七一

但从整个看来，他有一点缺陷，
　至于缺的什么，我也说不出来，
可能是美丽的女人所称的灵魂——
　肯定不是肉体；因为他的身材
匀称得像白杨，笔挺得像杆子，
　人能有这种相貌实在很精彩；
无论是遇到战争或谈情说爱，
他都使自己保持着垂直状态。

七二

不过我说过，他仍然有一点缺陷，
　一种难说明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所知道的只是：也许在古代
　就是这引出了荷马的«伊利亚特»，
使海伦离开了那斯巴达人的床
　而去到特洛亚的。其实就大体说，
墨涅拉俄斯[1]远优于那个鞑靼人[2]，
但有些女人就这样背叛了我们。

---

① 墨涅拉俄斯——斯巴达王，海伦的丈夫。

② 鞑靼人——指勾引海伦的帕里斯。他是特洛亚族的始祖达耳达诺斯之后。

七三

这真是一件使人们纳闷的事，

　也许我们得像忒瑞西阿斯①那般，

亲身由男变为女，或由女变男，

　才能知道异性愿意怎样被爱恋。

感官之乐暂时把我们联系起来，

　而多情的心灵则毫无所感，

若把这两者合在一处，

那半人半兽的怪物谁也难于驾驭。

七四

异性总是在追求一种使心灵

　面面都惬意的东西；唉，这真难！

怎样能填满那心灵之空虚呢？

　问题就在此：这正是女人的缺陷。

脆弱的小船没有一张航海图，

　只凭风浪东吹西吹，漂流向前。

而在饱经震动后，她们靠了岸，

可怪的是，那多半是岩石一片。

---

① 忒瑞西阿斯——希腊神话中的预言者。据说他年轻时曾变为女人达七年之久，因此一身而兼有男女两性的体验。

七五

据说有一种花叫"闲情爱意花"，

　它开在莎翁①的永不谢的亭园中

（我雅不愿把他那伟大的描述

　加以歪曲，以致冒犯他的天灵；

除非被韵律逼得我走投无路，

　不得已而把他的一花一草触动）。

我很想学卢梭的榜样，叫一声：

"那是长春花！"②但这儿的花不同。

七六

有了！我懂得了！莎翁所说的花

　并非指爱情是闲散得不带劲；

而是说在爱情中，闲散是一个

　好帮手：我这样猜也不无原因，

因为"忙碌"一直是一个坏媒婆，

　你们的忙人难得有机会谈心；

在今天，忙于淘金的阿葛③船员

已不再把美狄亚载运到家园。

---

① 莎翁——这个花名见《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第168行。

② 那是长春花——语出卢梭《忏悔录》第六卷1737—40年段。

③ 阿葛——伊阿宋去寻金羊毛时所乘的船。这两行的意思是：今天人们专注所从事的任务，不会让爱情分心，像伊阿宋之迷恋于美狄亚。

七七

荷拉斯[1]说过："闲散的人有福了"，

　　诗人的这句话我却不敢同意；

他还有句话："由交游而知其人"，

　　也许更合乎劝人为善的旨趣；

不过，连那句话有时也太过分，

　　除非良师益友能长久不分离；

所以，我甘冒大不韪，这样提出：

不管贵贱，有事作的才最幸福！

七八

亚当宁可舍弃乐园而来种地，

　　夏娃呢，则用无花果叶缝衣裳——

这是教会从知识之树所接受的

　　最早的知识，至少我理解是这样。

自从那以后，也无需旁征博引，

　　男人、尤其是女人的大多数悲伤

都是起因于没有把一些时间

好好利用，以备后日安享余年。

---

① 荷拉斯——这里所引两句话，第一句出自荷拉斯的《抒情诗》第二章第一节，第二句不是荷拉斯所写，是一句拉丁文格言。

七九

因此上流人士的生活往往是

　可怕的空虚，一串欢乐的痛苦，

每个人得变着花样折磨自己。

　由诗人去歌颂“满足”吧！而“满足”

若是翻译出来，就是腻得败兴，

　因而产生了感情的不幸事故：

忧郁症呵，蓝袜子呵，言情小说

被依样画葫芦地搬进了生活。

八〇

我敢赌誓，我读过的言情小说

　从来不如我亲见的风流韵事，

假如我把目击的都写了出来，

　世人也不会相信是实有其事；

我倒也没有这么打算，我知道

　有些细节顶好不要公之于世，

特别是当它看来有点像说谎；

所以，我讲的只是节略的情况。

八一

“一只牡蛎也会单恋呢。”① 为什么？

　因为它总闷在壳里无事可做，

有时在海底寂寞地叹一口气，

　和关在禅房的修道僧差不多。

谈到修道僧，唉，他们虔敬的心

　总觉得和懒散的生涯不适合；

因此，用天主教教义培养的蔬菜之类

总是特别容易退化枯萎。

八二

韦伯弗斯②啊！你黑世界的救星！

　你的功绩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阿非利加的华盛顿！你以一击

　使一个巨大的魔影无影无踪。

不过还有一件小事要麻烦你

　找个好日子动动手，也好纠正

那另一半世界的世道人心；

你解放了黑奴——但请关住白人！

---

① 一只牡蛎也会单恋呢——引自十八世纪英国剧作家谢立丹《批评家》第三幕。

② 韦伯弗斯——力主废除黑奴买卖的英国议员。参见第四章第一一五节注。

八三

关起那秃顶的暴徒亚历山大①！

　把那“神圣的三位”②当黑奴卖掉！

要教给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问问他们当奴隶是什么味道？

把每个高贵的玩火英雄关起来，

　他们吞火不收费（因为给钱太少）；

关起——不，不关国王，要关御花园③，

不然又要浪费我们几百万元！

八四

关起全世界吧，但把疯人放出来，

　其结果呢，你也许会吃惊地看到

世道照常运行，和如今自称为

　头脑健全的人治理得不差分毫。

只要人类有丝毫理性，我就可以

　证明这话绝不是胡诌；但在得到

那样的杠杆以前，唉！我只好也

① 亚历山大——俄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

② 神圣的三位——指缔结“神圣同盟”的俄奥普三国君主。

③ 御花园——当时英王乔治四世浪费大量金钱在布赖顿地方盖了一个俗气的御花园。

像阿基米得[1]，撅不动这个世界。

八五

我们温和的阿德玲有一个缺点：

　她的心虽然是一座华丽的大厦，

却空虚；她的品行所以白璧无瑕，

　因为她还没看到什么能占据它。

一颗摇摆不定的心可容易触礁，

　当然啦，它不及坚强的心有办法，

但若是后者自取灭亡，那就会

使内部像地震一样，整个坍毁。

八六

她爱她的夫君，至少自觉如此；

　但那种爱情是她有意的努力，

好像推石上山，凡是感情逆着

　本性而为时，那总是一种苦役。

但夫妇间没有吵嘴或者风波，

　她没有什么可以抱怨或挑剔；

他们的结合使大家无不称颂，

又安恬又高贵——只是有些冰冷。

[1] 阿基米得——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了杠杆定律。传说他曾扬言："只要给我立足之处，我可以撅动整个世界。"

八七

他们的年龄差别不大，但脾气
　却很不同，不过他们从不冲突，
就像同属一个星系的两颗星，
　或者像罗纳河水流过莱蒙湖；
只见河水汇合湖水而又有别，
　它自成一条蓝色的急流冲入
那安详、沉静、平滑如镜的湖面，
静得像要把河水这孩子催眠。

八八

如今，既已对什么发生了兴趣，
　无论她怎样骗自己没有心病——
说她的用意是最崇高、最无私，
　热烈的关注可是危险的事情。
好感的程度不是人能预料的，
　而且它越来越多地涌进她心中，
特别是起初她对他的心意很淡，
那印象就更涌来得毫无忌惮。

八九

到了这时候，她又有双重性格
　在作祟：这魔鬼也有双重命名：
对于英雄啊，帝王啊，航海家啊，
　若是成功了的话，就叫它“坚定”，
但也可能当作“顽固”加以斥责，
　假如那人物已没有福星照命。
连道德评定家也难以定规
这种玄虚的品德的正确范围。

九〇

假如拿破仑胜了滑铁卢之役，
　那就是“坚定”；但如今他是“顽固”。
难道这一切全凭事态来抉择？
　究竟怎样作是对，怎样是错误？
假如人能辨明它，我倒想请教
　贤明的读者把这界线给划出。
我现在只不过是谈到阿德玲，
因为她也算得一个巾帼英雄。

九一

她不理解她的心，我又怎么能？
　我想，她那时并没有爱上唐璜；
若果爱的话，她也有足够的毅力
　避开这陌生的冲动而安然无恙。
她对他只是感到普通的同情
　（我不想说那是真的还是假装），
因为她认为这异邦人身临险境：
这是他们的朋友呀，又这么年轻！

九二

她是他的朋友，至少自觉如此，
　这里绝不掺杂那友情的喜剧——
风流的柏拉图主义；可叹有人
　从法国或德国学会了男女交谊，
就常常被它引到“纯洁的”一吻！
　但阿德玲可不致像那些士女
那么糊涂：她只尽女人的本性
保持一种男人对男人的友情。

九三

毫无疑问，异性之间具有吸力，
　好似在亲族间，一种骨子里隐晦
而表面纯洁的感情植根于血缘，
　使这种亲昵关系更和谐而优美。
老实说，若是能不受情欲的干扰，
　而你的心意也完全被对方领会，
那世上真没有什么比得过女友，
又何必非要谈情说爱，自找罪受？

九四

爱情本身就含有“无常”的因素，
　唉，论它的本质怎能不是这样？
凡激烈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
　这也可见于一切自然的现象。
最狂暴的事物怎么能稳固呢？
　谁想看电闪不断地闪在头上？
我想，爱情的名称就足以说明：
既是“温柔的感情”，就不能坚定。

九五

唉，据我了解，凡情海的过来人
　都对自己的钟情有些儿悔恨，
这也难怪，本来就是这种情热
　把所罗门①也变为可笑的蠢人。
我也听到某些太太有口皆碑，
　真是贤妇的典范（别忘了婚姻
可以使生活最苦涩或最甘美），
却至少使两个人一辈子受罪。

九六

我也看到有些女友（说来奇特，
　然而当真：有机会我可以证明），
不管你命途多乖，哪怕在海外，
　她们却忠贞不渝，远胜过爱情；
当我受到迫害时，她们并没有
　疏远我，也不为流言蜚语所动；
不管社会这毒蛇怎样响蛇尾，
她们仍为我而战斗，至今不辍。

① 所罗门——《旧约·雅歌》都是情歌，又称所罗门的歌。拜伦此处意为所罗门也被爱情弄得昏头昏脑了。

九七

至于唐璜和那贞洁的阿德玲
　在哪一种意义上作成了朋友，
我想最好留待以后再去探究；
　而目前，我倒高兴找一个借口
把这事悬起(因为这样效果好)，
　叫担心的读者急得抓耳搔首。
这是最好的办法使书和女人
好像装上诱饵，到处钓引神魂。

九八

至于他们是骑马呢，散步呢，还是
　学习西班牙文以便阅读«吉诃德»，
结果使其他的乐趣退避三舍，
　以及他们的谈话是所谓的“亲热”，
还是高雅的呢，这都得下回分解，
　也就是要留待第十五章再说。
那时我多半要写些中肯的话，
使读者知道我也自有我的才华。

九九

最重要的是，我请求所有的人
　先不要对后来的事妄加揣测，
那样只会对这位美人和唐璜
　生出误解来，特别是对于后者。
在这篇讽刺的史诗中，我决心
　以比过去更严肃的态度写作。
目前还看不出阿德玲和唐璜
会沉沦，假如会，那可是场灾殃。

一〇〇

但大事起于细因：您可会想到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能把
男人和女人带到毁灭之边沿的
　危险的感情，起因竟如此浮泛？
谁想得到就是它，居然也促成
　一段浪漫的儿女情长的佳话？
您绝猜不出，我敢拿百万打赌：
那都是由一场台球戏而引出！

一〇一

多奇怪！但千真万确；因为现实
　总是很离奇的，荒诞甚于小说。
要是真能把它写出来，小说界
　将大放异彩！而世界也会显得
迥异其趣，你会看到多少美德
　和罪恶对换位置！旧世界的景色
原不逊于新世界，只要有哥伦布
能给指出人心背面的新大陆。

一〇二

那时就会发见在人的心灵上
　净是荒凉的沙漠和幽黑的洞！
显要的人物都以自私为中心，
　他心灵的北极更有多少冰层！
十之八九都是吃人的野兽，
　反而把王国掌握在他们手中！
假如凡事都有它正确的名目，
凯撒也必会把"荣誉"当作耻辱。

第十五章

一

唉！——我把该接续的话竟忘记了；
　但不管下面我要说的是什么，
总不失为前瞻或回顾，也和那
　失踪的游思不招自来差不多。
我们的生活脱不掉一声感叹：
　或“唉！”以示悲苦，或“噢！”以示快乐，
或者“哈哈”一笑，接着打个呵欠，
不然就是“呸！”——也许这倒最自然。

二

但事情倒更象一阵昏迷，
　或一声痛哭——多少是热情的征象，
和厌腻恰恰相反，因为一旦腻了，
　我们希望的泡沫就破灭在大海上。
啊，大海用水画出了永恒的轮廓，
　或者永恒的缩影（我是这么想）；

它使我们的灵魂感到愉快而满足，
因为看到了难以看到的事物。

三

而这一切都胜过闷气不吭声，
　让一口怨气留在腑肺间变腐，
脸上永远戴着若无其事的面具，
　把天性变成了矫揉造作的艺术。
没有人敢于明说什么是最好
　或最坏；“虚伪”总是把一角留出
为她自己；因此，荒诞不经的事
反而到处通行，很少受到驳斥。

四

唉，谁能明说呢？或者，不必明说，
　谁能不记得自己热情的受挫？
连以酒浇愁、忘记一切的醉鬼
　次晨对镜，还是看到一个愁魔。
他白白在忘川里浮游了一阵，
　却无法把他的心悸或悲哀沉没；
他手中的红宝石酒杯饮到底，
给他留下了时漏最坏的沙粒。

五

而至于爱情，噢，爱情！——我们又得
　提一提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
这好听的名字谁不愿意读它？
　无怪它给我的笔增添了谐韵。
在芦苇的叹息中有一种天籁，
　在溪水的奔流中有切切低吟，
只要你知音，万物都含有音乐，
地球不过是天体的一个音阶。

六

可敬的阿德玲夫人谁都景仰，
　现在却有点不太可敬的危险；
因为异性大多是意志不坚定，
　唉！事实如此，我竟也无法偏袒。
她们像斟出来的酒，大不同于
　瓶上的标签；这是我妄自论断，
绝不打赌：而有时，女人和酒
都乱掺合，除非是年代悠久。

七

但阿德玲是一种最纯的佳酿，

　或从未掺合的美酒，而且看来

灿烂得像新铸出的拿破仑币，

　或者像嵌金的钻石那么光彩，

这一页使“时光”不敢印上岁月，

　因此“自然”也可能不向她索债

(唯有这个债主才真正好运气：

凡是欠它的没有一个还不起)。

八

死神呵！债主中最逼人的债主！

　你天天在叩门，起初敲得还轻，

好像小商人来到了豪门富户，

　想借暗道遇上神气的负债人，

可是常碰钉子，终于不耐烦了，

　就气急败坏地把门敲个不停；

假如放进来，你就分文不可少，

不付现钱，也得给银行的支票。

九

无论你拿去什么，请暂且留下
　可怜的美色吧！她是稀世之宝，
固然有时她偷偷地有违闺范，
　但岂不因此你更该稍存厚道？
瘦骨嶙峋的饕餮者呵！你掠去
　多少邦国，也该稍稍讲究礼貌；
所以，请压一压女人的一般小病，
尽管抓走英雄吧，随老天高兴。

一〇

美丽的阿德玲既然感到兴趣
　（如人们所说），就会变得更坦率，
因为她不像某些人一见倾心，
　高贵的教养使她不屑于表白
这种感情（这一点现在不必提），
　她只无邪地把头和心献出来
以充实她认为是纯洁的情谊，
要是对方也值得她这番心意。

一一

唐璜过去的历史也曾被"谣言"，
　那活的公报，加以歪曲地传播；
她虽有耳闻，但女人对这些过失
　可比严厉的男人较为心平气和。
而且，自到英国以后，他的行为
　更端正了，也更见出男人的气魄。
因为他和阿尔西拜阿底斯①一样
无论到哪里，都学会了适应情况。

一二

他看来好像不急于勾引女人，
　因此那仪态就更是潇洒风流；
没有一点矫揉造作，顾影自怜，
　或纨袴子弟情场卖弄的派头；
自我炫耀终于使人一览无余，
　他绝不以爱神自居，像在夸口：
"谁能拒绝我的魅力？"这成全了
花花公子，可并不是作人之道。

---

① 阿尔西拜阿底斯（公元前约450—404）——雅典的政治家、将军。

一三

人们错了——那样作是不对头的；
　假如他们说实话，就可以证明。
但不管对或错，唐璜可不这样，
　事实上呢，他有他独特的作风，
很诚恳——你绝不会怀疑这一点，
　至少当你对面听着他的话声。
魔鬼怎样也找不出一支利箭
能比甜蜜的音调更钻人心坎。

一四

他天生温存，一开口就能扫除
　你的疑心；虽然他并不是胆小，
他注意的是把自己保护起来，
　而不是让你提防他的什么花招。
也许我这么说并不十分正确：
　"谦虚"本身就是它自己的酬报，
和美德一样；只要不是自命不凡，
那将来的好处这里可说不完。

一五

他安详，教养好，明朗而不张扬，
　能奉承人而又不显得是奉承；
对在场人的弱点看得很精细，
　但在谈吐中绝不透露这一层。
遇见骄傲的人他也毫不示弱，
　但做得礼貌，让对方知道他胸中
有数而已：他不愿和人争长短，
既不居人下，也不对人使气焰。

一六

那就是说，对男人如此；对女人，
　他就凭她们任意想他是什么，
好在她们的想像力十分丰富，
　只要外貌的轮廓大致看得过，
她们就给涂满了色彩，——其实呢，
　智者一语即足。无论什么景色，
一经她们的幻想渲染，那必然
要比拉菲尔①的“变容图”更灿烂。

① 拉菲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画家。

一七

阿德玲看人不能够入骨三分，
　却爱以想像的色彩给人涂上；
好人常常可爱地犯这类错误，
　连智者也难免：这已屡见不爽。
经验固然是大哲学家，但他的
　处世术说穿了实在不怎么样。
受迫害的圣贤常常自以为智，
竟叫人忘记有蠢人存在于世。

一八

伟大的洛克①、培根、和苏格拉底呵，
　我说的可对？还有你，神圣的基督！②
你的命运岂不就是被人类误解，
　你纯净的教义成了万恶的掩护？
你救的世界只落得给盲从的人

①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著有«人类智力论»。

② 既然这时代应该避免模棱两可，我要说我所谓"更神圣的人"是指基督(译文中已照此译出——译者)。如果能说上帝是人，或人是上帝，那么他是二者兼备。我从未责备他的教义，而是责备对它的滥用。甘宁先生有一天引证基督教来为黑奴制辩护，而韦伯弗斯先生无言以答。难道基督是为了使黑人受难才被钉上十字架的吗？如果是这样，他最好生为黑白混血儿，以便给两种肤色以同样的自由权或至少是同样得救的机会。——拜伦原注。

　来糟蹋，这可算酬报了你的劳苦？
这种可悲的事例真是一言难尽，
只好请各族人民扪扪自己的心。

一九

我在景色万千的生命大海上，
　只择了一个卑微的海鸥栖身，
我不大注意人们所谓的荣誉，
　而是着眼于用什么材料填进
这篇故事里，也不管是否合辙，
　我从不搜索枯肠，作半日苦吟；
我的絮叨就好像是我在骑马
或散步时，和任何人的随意谈话。

二〇

我不知道在这种乱弹的诗中
　是否能表现多少新颖的诗才；
但它却颇有谈锋，可以使读者
　每次消磨一小时还感到愉快。
无论如何，在这篇毫无规律的
　韵律中，你不会看到一点媚态；
我只凭意兴之所至，写出那
浮现在我脑中的旧事或新话。

二一

"马索总想把话说得面面俱到，
　但有时说得好，有时说得平常，
有时说坏。"① 第一点凡人办不到；
　说好话倒需要，不管你是悲伤
还是快乐；说平常话则大不易，
　至于坏话呢，那是我们天天讲，
也天天听的，——把这一切合起来，
就是我的缪斯想端给您的大菜。

二二

一个卑微的希望！——但谦卑本是
　我之所长，一如骄傲是我的短处。
我要扯下去了：我原想把这篇诗
　写得很短，但如今确难以揣度
它要泛滥到哪儿。无疑地，如果我
　想迎合批评家的口味，或者欢呼
任何一种专制的夕阳，那我就会
大大删节，——但我生来偏爱反对。

① 马索总想……——引语出自一世纪时罗马作家马榭尔的《警句集》第十章第四十六节。马索是诗中谈到的人物，所指不详。

二三

而且总是爱和弱者站在一边；
　因此我确信：在今天颐指气使
骄傲不可一世的人，如果垮台，
　因为“每只狗都有得意的日子”①，
虽说起初不免惹我嘲笑一番，
　我终必又要转个向，重新誓师，
一变而为极忠诚的保皇党人，
因为民主派作皇上也遭我恨。

二四

我想我会当一个像样的丈夫，
　若不是我被人看出过于优柔；
我想我会矢志作一个修道僧，
　若不是被我特有的迷信所掣肘；
我本不该苦苦地来舞文弄墨，
　让韵律碰破了我和普利申②的头，
更不该扮起诗人这个丑模样，

---

① 每只狗……——语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

② 普利申——五世纪时罗马语法家，所著语法体系最为完整。“碰破普利申的头”是相传已久的说法，意为违反了语法规则。

若不是有人①叫我别搞这一行。

二五

但随它去吧。我要歌唱的是骑士
　和淑女，照这时代所显示的那样；
初看来，这似乎无须由朗吉那斯②
　或亚里斯多德给以翱翔的翅膀，
问题只在于要以自然的彩色
　来描绘出不自然的习俗和风尚，
当然还要不失其正当的比例，
并且使特殊具有普遍的意义。

二六

不同的是：在古代，人造成风尚，
　而今是风尚成了造人的模子，
全社会像一群被管束的绵羊，
　人人都得被剪毛，谁能免于此？
这当然会使作家们感到寒心，

---

① 有人——指在1808年1月号《爱丁堡评论》中评论拜伦诗集《闲暇的时刻》的勃伦姆，他曾写道："奉劝作者从此放弃诗作。"

② 朗吉那斯——《论崇高》的作者。拜伦在此提出朗吉那斯和亚里斯多德这两个权威的文艺批评家，是因为他们都论过诗歌当中应有崇高的意境。"翱翔的翅膀"即指能进入这种境界的诗人的想象力。

因为他们或则被迫重写一次
那已被前人精彩写出的古昔，
或者就拟今，写着乏味的主题。

二七

我们将据此尽力而为，——前进吧，
缪斯！如果不能高飞，就拍翅膀；
庄严不了，就要花腔或板起脸，
像要人所发的文告就是那样。
我们总会找到值得探讨的东西，
须知哥伦布的船也并不堂皇：
他凭着小桅船而发现新世界，
那时美洲不过是原始的林野。

二八

好心的阿德玲越来越感觉到
唐璜的优点和他危险的处境；
总之，她对他有着强烈的关怀，
也许是由于一种新鲜的感情，
也许由于唐璜的天真的作派，
可叹天真最容易被天真勾引！
她开始思索拯救唐璜的办法，
因为女人行事从不中途作罢。

二九

她对忠告颇为热衷，就像有的人
　经常把它白送，同时也无偿收进，
尽管这种货物有时代价极高，
　它的市场价格仍旧是“毫不感恩”。
她把唐璜的事情想了两三遍，
　最后决定：对道德最好的环境
就是结婚；这个议案一经通过，
她就正式劝告唐璜娶个老婆。

三〇

唐璜对这意见极为尊重，他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极合理，
不过，在目前，有鉴于他的情况，
　对这种事情还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从他来说，还不见有一个
　意中的人，也不见有谁对他中意。
而且，每当他找到一位可以成婚，
却不幸发见，她已经早嫁了人。

三一

女人对作媒这件事最爱插手，
　首先当然为自己找一个婆家，
以后就忙女儿，弟妹，远亲和近邻，
　好像把书本都得依次排上架。
其次呢，就要张罗一般的婚姻
　（股份公司敛财也是这般作法）；
当然这不算是罪过，恰恰相反，
她们的动机正是防患于未然。

三二

我还没有见到一个贞洁女人
　（当然未婚的小姐，不嫁的情妇，
或已婚而反对结婚的人除外）
　不是经常在脑中描绘着一幕
两位一体的结婚生活的戏剧，
　而且结合得极严，无论在床铺
或餐桌，好似戏台要严守三一律，
虽然结果不是闹剧就是哑剧。

三三

这种家庭往往有一些座上客，
　如不是独生子，就是一笔财产
唯一的继承人，或是名门之后，
　无论严肃的乔治，快活的约翰，
正虑后继无人，那高贵的世系
　眼看要完，除非用婚姻来扭转
这情况以及他们的道德；而况
主人又有一批现成的待字姑娘。

三四

从这一批里他们会细加选择，——
　有的要阔小姐，有的要模样俊，
有的要一个看得过的女歌者，
　有的要能操持家务的就称心；
有的碰上了无法拒绝的猎手，
　她唯一的成就就是她的战利品；
又有的只为女的亲戚是权贵，
还有的因为她为人无可厚非。

三五

在美洲，拉勃开辟了一个和谐村，
　他的和谐村却禁止男女结婚，①
（可怪那村子蓬蓬勃勃，毫无差错，
　因为它按照物产多少而添丁；
绝不许人有失于计算，胡乱地
　对天性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为什么把婚姻甩掉才叫"和谐"？
这准会问得那神父无以自解。

三六

因为他所以要婚姻与和谐离异，
　不是嘲笑和谐，就必是讽刺婚姻，

---

① 这个德国人在美洲的特殊而兴旺的殖民点并不像"震教徒"似地完全排斥婚姻，而是限制它以防止在一段岁月内的出生率超过定额。这种出生（据赫尔姆先生说）一般地"像农夫的羊群一样，多半是成小群的在同一个月份里来到。"这些和谐派（此名来源于他们的村名）据传是非常兴旺、笃信而安详的人。可参见近来论美洲的著作。——拜伦原注。（这里说的德国人是乔治·拉勃，他后来移居美国，于180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创立了一个宗教团体，叫"和谐派"，由德国移民组成，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命名为"和谐村"。拜伦在此注中提到的"震教派"原是英国贵格会的人，后来也移居美国，于1776年由安·李和另外八个人在离纽约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震教派的村落。在拜伦写此诗的1820年代，震教派又扩充到印第安那州一带。他们是主张独身禁欲的。——译者）

不知他是否在德国学的这一套，

　　据说他那教派的道理可是很深，

比我们这儿的都更纯洁而虔敬，

　　虽然是我们这些教门繁殖更甚。

我反对他的名称，而不是那教规，

尽管我奇怪它怎能持久而不辍。

三七

但和拉勃相反，也不管马尔萨斯，

　　我们却有些热心赞助生育的太太，

她们是婚姻艺术的教授，对“繁殖”的

　　雅致的一面无不加以热情的关怀，——

老实说，这儿繁殖的速度真是拚命，

　　以至那产品的半数都想移往国外！

这都是热情和马铃薯[①]所造的孽，

就是它们难住了我们的经济学！

三八

阿德玲有没有读过马尔萨斯？

　　我不知道；但愿她读过。他的书

---

① 马铃薯——当时爱尔兰人大批移居美国，主要是因为作为他们主食的马铃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多次歉收，造成饥荒。

是第十一诫[1]，那意思我理解是：

　“汝勿婚配”，除非是配上了富户。

当然我并不想讨论他的见解，

　也无意推敲这大作家的意图：

但无疑，他叫人走上禁欲之途，

或者要把男女结婚变为算术。

三九

也许，阿德玲认为唐璜能养家，

　或能另起炉灶，假如夫妻反目。

本来这种事情是在两可之间，

　经常是：新郎“新”不了几天工夫，

总会在结婚之舞中稍稍后退

　(这对画家倒是个新鲜的题目

堪与霍尔本[2]的《死亡之舞》并列：

本来这两种舞没有什么差别)；

四〇

但阿德玲已在自己的脑中决定

---

① 第十一诫——基督教《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在西乃山向摩西传十诫。这里拜伦加了一诫。

② 霍尔本——指汉斯·霍尔本(约1497—1543)——德国画家，后居英国，《死亡之舞》是其有名的木刻画。

给唐璜结了婚：这对女人倒足够；
可是和谁呢？和贤明的书虫小姐？
生硬小姐？缺陷小姐？不然和风头
小姐，男人通小姐，或金褥两姊妹？
但她觉得唐璜应有较好的配偶，
当然这些婚配也都说得过去，
只要上好发条，也会像表走下去。

四一

有一位池塘小姐是个独生娇女，
平静如夏日的海，真是女性楷模！
她像凝乳一样安详，——但若撇一下，
多半会有酸奶和水翻上泡沫，
而且底下仿佛蓝绉绉，但这又
算了什么？只有恋爱才暴烈如火！
而婚姻的岁月总应该极力安详，
何况它患结核，正好以牛奶调养。

四二

有一位招惹人的暴发户小姐，
又阔又泼辣，打扮得非常俊俏，
她倾心于一颗金星或蓝绶带，
但不知是否英国的公爵极稀少，

还是她没有弹对意中人的心弦，
　我们的贵族一个也没有被抓到；
结果她迷上了一个外国小兄弟，
是俄国还是土耳其——这倒没关系。

四三

此外还有——但我何必提个没完，
　若是没有一位能够拿来撮合？
不过，确实有位仙灵般的小姐，
　出身高贵，又比一般贵人好得多；
那是奥罗拉·瑞比，一颗新的星，
　人世有她来照耀只嫌太生色：
这真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
或含苞未放的玫瑰，鲜艳无比。

四四

她富有而高贵，然而是个孤儿，
　一直受着善良的保护人的扶养，
但她的脸上仍带着孤倰的神态：
　唉，骨肉究非等闲！那已被死亡
剥夺的亲人和感情哪里去找？
　可叹我们活下来只为伴着凄凉
在举目无亲的高楼里慢慢枯凋，

而我们的至亲之情已埋在荒郊。

四五

她年纪弱小，容貌更显得幼稚，
　然而在她那忧郁的、像天使般
闪耀的目光里，却有一种庄严，
　她焕发着青春，深沉而又光灿；
仿佛她处于时间之外，在怜悯
　人的衰亡，为人的堕落而悲叹，
又仿佛她是坐在伊甸的门旁，
为了别人的不能复返而哀伤。

四六

她还是个天主教徒，虔诚，严峻，
　尽她温柔的心所允许的程度；
那衰落的信仰受到她加倍支持，
　也许正是因为它衰落的缘故。
她的祖先曾骄傲于他们的业绩
　名震万邦，而且从不使自己匍匐
在异教之前；她既然是最后一枝，
这种门风和信仰她也严谨保持。

四七

她看着一个她不太懂的世界，
　因为她原不想懂它；和花一样，
她静静地生长，沉默而又孤独，
　在自己的园地里过得很安详。
人们对她的爱慕混合着敬畏，
　她的心灵好似殿堂中的女王，
远离人群；它坚强得足以自持，
可怪这么小小年纪就能如此！

四八

事情竟是这么巧：在阿德玲的
　芳名录中，奥罗拉恰好被漏掉，
实则无论以门第或财富而言，
　她在那群丽人中都名列前茅；
她的美似乎也不该成为问题，
　我想人们看了她的容貌，
更会觉得她的优点齐备，
值得绅士们来把良缘匹配。

四九

这种漏掉就像泰勃瑞阿①不准
　勃鲁托斯的胸像在仪仗队中
出现一样，使唐璜不由得奇怪，
　他就半真半笑地提到这一层。
而阿德玲对这问题的回答呢，
　带着厌恶、至少是高傲的神情：
她不懂"那个冷淡、呆板的娃娃
有什么优点能叫唐璜看中她。"

五〇

唐璜说："她比较合适，因为和他
　信仰相同，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相信他的母亲将会很难受，
　教皇也会把他驱逐出教，假如——"
但阿德玲这时打断他，她好像
　特别自诩能有独特见解灌输
给别人似的，又把自己的高见

① 泰勃瑞阿（公元前42——公元后37）——罗马第二个皇帝。他禁止勃鲁托斯的胸像在其妹的葬礼行列中出现，原因是勃曾参与刺杀凯撒，但据罗马史家塔西特斯记载，由于未见勃鲁托斯胸像，人们反而更注意更关心。

照旧一字不移地说了一遍。

五一

为什么不呢？一个有理的理由

　假如是好的，重复一下不会变坏；

假如是坏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

　不断申述：言简意赅才使你失败！

而不厌其烦地说个没完，就准能

　说服一切人(连政治家也不例外)，

这也就是说，叫人听得太心烦。

但只要达到目的，何必管手段？

五二

为什么阿德玲竟然有点偏激，——

　这的确是偏激，——对一个纯洁得

无可怪罪的人，而且论体态、面貌，

　又如此妩媚的人，竟有点冒火？

唉，这对我真是一个难解的谜，

　因为阿德玲的天性本来很洒脱；

但天性总是天性，它任性起来，

我可没有办法能一一解释开。

五三

也许她不喜欢奥罗拉的冷静：
　本来，对浮华世界的这些泡沫
像她这么年轻就该赞赏不已；
　世人，也包括女人，我们可以说，
感到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发见，
　他们的天才受到如此的冷漠，
像凯撒对待安东尼①；因为有少数人
却以认真的态度来看他们。

五四

她不是羡慕——阿德玲一点也不，
　她的地位，她的心，使这不可能；
也不是轻蔑——请想吧，她的缺点
　顶大不过是叫人抓不着把柄；
也不是嫉妬，我想——但我们最好
　别把人类的这种鬼火来追踪；
她也不是——唉，我本不必这么啰嗦，
但说"不是"比说"是"要容易得多。

---

① 像凯撒对待安东尼——在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三幕第一场中，麦克白说："我的星宿给他（指班柯）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星宿。"

五五

奥罗拉想不到自己成了话题，
　虽说她当时也正在那里作客；
那场合真好像是锦绣青春的
　灿烂之川，而她就是其中的一波，
虽然美丽和纯洁无污，也必流逝，
　在起浪处也会被时光照得闪烁。
假如她知道这事，她会淡然一笑，
因为她稚气太多——同时又太少。

五六

阿德玲的光艳和凌人的气派
　没有迷住她的眼睛；在她来看，
她的华彩不过是萤火，而她要
　朝星空去追寻更崇高的光线。
只有唐璜她还猜不透，因为她
　对于方外的世界还不会占算；
不过，她也没有被这流星的光
所炫惑，因为她从不惑于表相。

五七

至于他的名声呢，因为他确有
　那往往能叫女人上当的名声；
那是一团光荣之火，由半损的
　美德和完整的罪恶混合而成；
错误越出了常规才叫人神往，
　愚蠢打扮得光彩也引人入胜；
但这一切并没有打动她的心，
她的冷峭或自持是如此惊人！

五八

唐璜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性格——
　她不凡，但不像他那失去的海黛，
她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闪着光辉；
　那海岛的姑娘生于孤寂的大海，
她完全是自然之子，天生热情
　甚于沸腾的海，却也赤诚、可爱；
但奥罗拉的特点完全不是这些，
她们像鲜花和宝石那样有别。

五九

在弄出这么一个伟大的比喻后，
　我想我们可以把故事叙述一下，
正如司各特所说的："我已吹响了
　进军之号了！"① 呵，司各特！他的才华
令人望尘莫及！他所描写的武士、
　农奴、贵族、人，拔艺超群，生动如画，
他能像莎翁或伏尔泰那样传神，
至少他已使两者之一后继有人。

六〇

我说过，我要以我的不才之笔
　来浮光掠影地写一写虚荣场，
不管世人爱不爱读，我的作品
　绝不因求售而轻饶那浮华世相；
唉，谁知我的缪斯由于这幅画
　得罪多少人！本来开始我就想
大概会如此：现在果然群情愤愤，
可是我仍不失为像样的诗人。

① 我已吹响了……——出自司各特的《末代游吟诗人之歌》第四章第二十四节。

六一

阿德玲和唐璜的会议或议会
　（因为它很像近来议会的收尾）
既融洽而又有一点甜中带酸，
　这只怪阿德玲的心意太乖背；
但在这情况好转或恶化以前，
　银铃响了！倒不是宣告“晚餐齐备”，
而是指那餐前半小时，请人更衣，
虽然女人穿的少得无法再脱去。

六二

伟大的业绩要在餐桌上进行：
　人们以大盘为盔甲，挥动着刀叉
进行战斗；但自从荷马史诗后
　（其中宴会的描写不比其他差），
哪个缪斯能够给现代的筵席
　开一个菜单？老实说，在那些汤呀，
作料呀，清燉呀之中所藏的神秘
远多于女巫、娼妇或医师的玄机。

六三

有一种美味的“好主妇汤”，天知道
　哪儿来的名字！还有一种比目鱼
可以使塞得太饱的人换换口味，
　吃完再调换培里柔式的火鸡；
还有——唉，瞧我这个俗人！我怎能
　把这讲究吃的一节诗敷衍过去？
还有鲂鱼，可以配包弗味的汤①，
之后拿猪排换胃口，那就更辉煌！

六四

但是我得把一切好味都塞进
　一场盛宴中；因为假使我写得
拖拖拉拉，恐怕我的缪斯难免
　比人所抱怨于她的更为啰嗦。
但她虽然爱享乐，我必须指出：
　口腹之娱倒不是她的大罪过；
这故事的确也需要端些茶点，
好给人提提神，以免她太疲倦。

---

① 培里柔式……包弗味……——都是法国菜名。

六五

孔台味[①]的野禽，外加几片萨门鱼，
　再配以日内瓦的酱油，和鹿肉腰，
还有酒——呵，能再把阿蒙之子[②]喝死，
　像他那种人我希望能日益减少；
还有光滑的维斯特菲利亚[③]火腿，
　足能教阿比歇斯[④]也颂扬那味道。
而且还有香槟酒的气泡在澎湃，
好像克柳巴[⑤]的珍珠在酒里化开。

六六

此外还有天知道什么德国菜，
　什么西班牙菜，野禽肉的馅饼，
香辣肉，和其他我不懂的美味，
　却都是一见就得吃，别管怎么撑；
还有些甜食小品，闲来抓一点，

---

① 孔台味——一种法国烹调方式的名称。

② 阿蒙之子——指亚历山大，据说他贪杯。阿蒙，神名，参阅第五章第三十一节注。

③ 维斯特菲利亚——地名，在德国。

④ 阿比歇斯——一世纪时罗马有名的食客。

⑤ 克柳巴——即古埃及王后克莉奥佩特拉，她喜欢大张筵席，也喜欢东方的珍珠。

可以缓和一下灵魂，使它安定；
还有松露味的鹧鸪肉，盖一层
“卢古拉斯的红袍”①(这就是名声)。

六七

英雄额前的花冠怎么比得上
这些肉呢？那早成了碎片或灰尘。
那凯旋门和战利品而今安在？
哪儿是无敌战车的胜利的进军？
呜呼！都到了胜利终必去的地方，
与饮食同归，再远我也不必追寻。
呵，但你们玩弄炮弹的现代英雄，
何时鹧鸪也能蒙受你们的令名？

六八

那些松露不算是太坏的陪衬，
特别是还跟上来“爱情的陷阱”②，

① 一盘卢古拉斯式的菜。这个征服了东方的英雄把他的较广大的名声留在樱桃的移植上(他是第一个把樱桃传到欧洲的人)和一些美味菜的命名上。我很难说他的烹调(别把消化不良计算在内)不比他的征服对人类的贡献更大。一棵樱桃树抵过一个血腥的桂冠而有余，而何况他还力求从上面两事中赢得名声。——拜伦原注。

② 加上糖酱的“爱情的陷阱”是一道正式的名菜，构成第二道菜的配菜。——拜伦原注。

这道菜的作法可能很不一致，
　要看每个人愿意怎样去烹饪；
若照最上乘的法规，它必须是
　有鱼也有肉，那样味道才最精。
但即使缺甜酱，仍旧可以肯定
还不断有人啄食那个小陷阱。

六九

我的头沉迷在伟大的冥想里：
　有多少才智在两道菜上发展！
制造消化不良的那许多公式
　远非我目前的算术所能演算。
自从亚当以苹果当作食物后，
　谁想得到烹饪变得如此烦难？
它竟从人性的普遍的需求中
一变而为学术，另有一套名称！

七〇

杯盘叮当作响，嘴巴嚼个不停，
　就餐的显贵们一路吃得畅快，
太太和小姐在饮食上比较斯文，
　东尝西品，少得连我也说不出来；
年轻人也如此，不像成年的老将

可以在口腹之娱上大展宏才，
而是很少想到吃，却比较留意
身旁哪个娇人儿的莺声燕语。

七一

唉，还有许多菜我都得略过去：
什么“野味”、“燉烤肉”、“牛肉茶”、“肉菜浆”，
这些法文字音都多么清脆悦耳，
我们那浊重的“烤牛排”可比不上；
在这里，连一根排骨都不便提及，
“肉炒卷心菜”也会破坏诗的流畅；
这些我都吃过，可惜都得放弃！
甚至不能素净地写一写“山鹬”。

七二

还有水果呵，冰淇凌呵，小吃呵，
和一切把自然精工巧制的美食，
都是为了 goût(口味)或 gout(痛风)①，
在就餐以前，您取那法文最合适；
但在餐后，您的肠胃有时倾向于
证明那朴素的英文字倒更切实。

---

① goût——法文字“口味”(goût)和英文字“痛风”(gout)是同一拼法。这里拜伦利用了它的双关含义。

您有没有痛风病？我没有得过——
但可能得；您也怕得它吧，读者？

七三

呵，那朴素的橄榄，美酒的良伴，
　难道也得在我的菜单中略掉？
是的，都得割爱了，尽管我曾在
　西班牙、卢加、雅典，对它极喜好；
在苏尼阿或希梅塔[1]的山顶上，
　我常常有幸用它来佐食面包，
并且席地而坐，和戴奥金尼[2]相同：
本来我的一半哲学就以他为宗。

七四

对着这缤纷杂陈的鸡、鸭、鱼、肉、
　和蔬菜（无一不是化装的状态），
客人都按照名次坐下，形形色色，
　也和那些肉食一样陆离光怪；
唐璜的座次挨着"西班牙风味"，——

---

① 苏尼阿、希梅塔——希腊地名，在雅典附近。

② 戴奥金尼——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他舍弃一切个人财物，到处为家，靠陌生人的施舍为食。他并未留下任何系统的学说。这一点以及其为人显然正是拜伦喜欢的。参阅第七章第四节注。

不是女人，我说过，而是一盘菜，
不过又和女人一样，装璜隆重，
谁要尝一尝，那也是其乐无穷。

七五

由于奇怪的巧合，他的座位恰好
落在奥罗拉和阿德玲夫人之间，
这，对一个有心和长眼睛的男人，
要他从容用餐我想确是很困难。
而且我们方才提到的那次会议
也使他不易振作起来左右逢源；
因为阿德玲对他很少谈话应酬，
她那一双慧眼好像已把他看透。

七六

我有时几乎认为，眼睛能够听；
至少可以肯定：不怕耳朵远离开，
有些事还是瞒不了娇爱的美人，
我真不知道那消息她怎样得来？
这就像天体的运行无论怎样响，
而人类却一点听不见那样可怪：
不知异性怎能听到一大篇话？
尽管它没有用一句言语表达。

七七

奥罗拉也是半答不理，这当然
　使一个殷勤的骑士很不舒服；
这是一切侮辱中最大的侮辱，
　它仿佛暗示：你不屑于她一顾。
唐璜虽然并不自命为风流种，
　但也不太喜欢受到这种摆布；
有如好好一只船竟驶入冰川，
而且还受过那末多良言相劝。

七八

对他空洞的俏皮话，她或是不答，
　或是敷衍一两句，只是为了礼貌。
谁要是自以为得到奥罗拉青睐，
　那是瞎想：她很少旁顾，难得微笑。
这女孩子真活见鬼！这可是由于
　谦卑，白痴，心不在焉，还是骄傲？
天知道！但阿德玲的恶意的眼睛
却得意洋洋，表示她言而有中。

七九

她那样子好像在说："我早说过"，
　这种得意的做法我不想推荐，
因为有时候，据我所知，它会使
　无论朋友或情人感到很难堪，
而为了维护绅士的面子，就势必
　要把一个玩笑以假当真去办，
以示他也会预言过去或未来，
因为谁都怕在这方面不光彩。

八〇

因此唐璜就致力于一些小殷勤，
　虽不多，却对准了心目中的对象，
足够叫精明的女性清楚地看到，
　他愿意多多亲热，而不喜欢冷场。
奥罗拉终于(据史家说是如此，
　很可能不够确凿，大都凭推想)
把思想放出了它甜蜜的牢笼：
她微笑了一两回，不管是否在听。

八一

她从回答转而变为有答有问，

　这对她倒是少见的；本来阿德玲

一直以为自己的预见很有把握，

　现在却担心她由冰解而至调情；

据说物极必反，谁都难以阻止

　事物由这一端朝向那一端运行。

但这里，阿德玲未免想入非非——

奥罗拉并不是调情的那一类。

八二

但唐璜有一种讨人喜欢的作风，

　一种“骄傲的谦卑”，假如这说得通；

他听女人讲话真是屏声静气，

　仿佛那每个字都是一条法令。

他能运转于严肃和诙谐之间，

　也懂得何时该拘谨，何时该放纵；

他还会以话引话，叫别人畅谈，

同时却让人看不出是他在引线。

八三

奥罗拉未加细察，曾把他和那伙
　献殷勤的花花公子看成了一道，
可是她觉得，他比细语的小白脸
　或高声卖弄的才子都更有头脑；
她开始心喜，（呵，大事常起于小节！）
　因为唐璜对骄傲人的阿谀之道
不在于恭维，而在于俯首听命，
外加小心的异议更使人高兴。

八四

而且他长得漂亮，——这一个特点
　是女人一致赞赏的；不过使我
遗憾的是：它却常常把夫妻们
　引向诉讼的纠纷——这情况只得
留待法院去研究了，因为我们
　已经闲扯了半天，不宜再多说。
大家知道：自古美貌就常常害人，
却又总比圣书给人的印象深。

八五

奥罗拉看书比看脸的时候多，
　难得年纪这么小竟如此圣贤；
她倾慕智慧女神甚于格拉西①，
　特别是爱看她印在书本上面。
但"美德"即使严于约束，也不及
　"老年"的天然禁锢那样勒得严；
连苏格拉底，嘉言懿行的范本，
也承认他喜好美(虽然很谨慎)。

八六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是如此
　达到苏格拉底的审美的高度，
而且追随着他，完全出于无邪；
　真的，假如那庄严的智慧之父
在七十高龄还对美抱有幻想，
　那我不解何以人要说少女胡涂。
请注意：当然她爱美应不越礼，
这对我来说早已是不言而喻。

---

① 格拉西——希腊神话里赐人美丽和欢乐的女神。

八七

还请注意：像伟大的考克勋爵①
　（可参见利吐顿），每当我发表了
两个意见，而初看来它们好像
　冰炭不容时，那总是后者最好。
也许我还有第三点藏在兜里，
　若无——那就是个对不起的玩笑。
但一个作家若是前后都一致，
那怎能期望他写出现存的事实？

八八

假如人人都不免于自相矛盾，
　我怎能避免冲撞他们每一位？
甚至违背我自己？——但这是瞎说，
　我从不否定自己，将来也不会。
凡怀疑一切的什么也不会否定，
　真理之源固清，但下流就污秽，
而且要越过“矛盾”的许多运河，
以致它常常要藉“虚构”而通过。

① 考克勋爵——考克曾对利吐顿所著《英格兰法律原理》（1628—44）一书作了阐释，被认为对于英国关于不动产的法律的权威性说明。

八九

寓言，神话，诗歌，小说，都是假的，

　但只要播种在适宜的土壤里，

它们也可以由假变真；真奇怪，

　虚构的故事连乾坤也能转移！

据说它能使现实较易于忍受。

　但现实是什么？谁知道它的底细？

哲学吗？不成，它否定了太多事物；

宗教呢？行，但哪个教派才算数？

九〇

显然，必是有千百万人信错了，

　也许最后证明大家都很正确。

天保佑我们！因为我们的事业

　总需要神圣的明灯来给照耀。

现在正是新先知出世的时候了，

　不然就使老的再拿新启示告诫；

一千多年的意见早已磨损完，

必须由天界充实一下才灵验。

九一

又来了，为什么我偏要和玄学

　纠缠不清？没有人比我更憎恨

任何形式的争吵了。可是不知

　该怪我的命呢，还是我的愚蠢，

我总还是常常为了现在、过去、

　或未来的牛角尖，碰得头发昏。

其实凡有争吵，我都两不得罪，

因为我信奉的教门是长老会①。

九二

但我虽然是一个温和的教徒，

　谦卑有如玄学家，而且公正得

像艾尔顿②审判疯人时候一样——

　在政治上，我却坚持我的职责：

那是要约翰·牛看看下层情况。

　每当我看到那些恶棍当权者

在违法乱纪时，我就义愤填膺，

① 长老会——在宗教上，苏格兰人大多属于长老会，而长老会的立场界乎主教统治制与教派自治主义之间，因此“两不得罪”。

② 艾尔顿——十九世纪初英国大法官，1822年主持对扑茨默斯勋爵精神是否失常一案的调查，次年裁定其人确已疯狂。

我的心会像赫克拉①一样沸腾。

九三

但我所以要把政治呀，策略呀，
　信仰呀，时时引为本诗的话题，
不只是因为藉此可以换花样，
　而且还打算对道德有所裨益；
因为我的宗旨是要剖洗社会，
　给这只幼稚的鹅填满了真理。
本诗既要迎合一切人的口味，
现在，我想要开始谈一谈鬼。

九四

从此我要避免无谓的争论了！
　天哪，我从此绝不让任何诱惑
再“把我愚弄得难以忍受”②了；
　是的，我一定要彻底改弦易辙。
唉，人们硬说我的缪斯的议论
　是有害的，实在令我难以琢磨；

---

① 赫克拉是冰岛的一个温泉。——拜伦原注。（拜伦说错了，赫克拉是一座火山。——译者）

② 把我愚弄得难以忍受——语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

依我看，她只是费力而不讨好，
议论越多，越没人听她那一套。

九五

冷酷无情的读者！你可见过鬼？
　没有；但你听说过？——我懂，但请你
先别抱怨在这儿浪费时间吧，
　因为你还未尝到后面的乐趣。
也别以为我必然嘲笑这类事，
　或者竟想以一笑而置之不理；
那神秘的幽灵世界确非虚构，
我信鬼是存在的，而且有理由。

九六

真的？你笑了；——随你吧，我可不笑；
　我若不是真心想笑，就笑不出。
我说我确信有鬼出没的地方——
　那么，在哪儿？这我可不想转述；
因为我宁愿这类事被人忘掉，
　鬼魂能使大英雄也感到恐怖。
总之，一谈到鬼，我就有些不安，
连哲学家霍布斯都惴惴然。①

九七

夜是幽暗的(我总在深夜作歌，
　有时像一只夜枭，有时像夜莺)，
智慧女神的一只鸟在我桌前
　尽自高声飞绕，怪凄厉地歌吟；
古画的人物从墙上对我怒视，
　呵！但愿他们别看得那么阴森。
壁炉里的火已越来越暗、越小，
这时我也觉得，我写得太晚了；

九八

因此，尽管我不惯于日午作歌
　(那时我总有其他的事情盘算，
假如我也有所盘算的话)；我说，
　这时我不禁感到午夜的寒战；
呵呀！再谈鬼岂不要把鬼引来？
　我想最好把它留待日午再谈。
假如您责备我不该这么迷信，
您顶好先身历其境，再说别人！

---

① 霍布斯怀疑自己有灵魂，可是对他人的灵魂却怀有敬意，以致谢绝它们来访，因为他对它们有些害怕。——拜伦原注。(霍布斯，英国十七世纪哲学家。——译者)

九九

在两个世界之间，生命像孤星一样
　飘忽于晨昏两界，在天地的边沿。
关于我们自己我们能知道什么？
　关于未来知道得更少！时间的狂澜
永远向前奔流不息，远远地冲走
　我们的泡沫；旧的破灭了，新的出现，
无数世代的浮沫不断激起；而帝国
排成起伏的坟墓，有如波浪滚滚而过。

第十六章

一

古波斯留传下三件有益的事①，
　　那就是拉弓，骑马，和说真实话；
这是贤明的塞鲁斯②王的遗教，
　　至今现代的青年还师法于他。
他们也都有弓，大都是两根弦③，
　　骑术之精，更是剽悍而又泼辣，
至于求真，也许不及前人高明，
但他们夸起口来可最有本领。

二

这一结果、或这一缺陷的原因——

① 三件有益的事——拜伦此说是有根据的。古希腊历史家赞诺芬的《塞鲁斯的教育》第八章第七节和赫罗陀托斯的《历史》第一卷都有同样记载。后者写道："波斯人只拿三件事教育他们从五岁到二十岁的孩子：骑马，射箭和说真话。"

② 塞鲁斯——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王，波斯帝国的创建者。

③ 两根弦——英文中成语"弓上有两根弦"，是说有两手准备，两种打算。拜伦用这话讥讽现代青年的不忠实。

"因这缺陷的结果必有其来源"①，
我在这里还没有时间去探索；
　但我至少可以自慰于这一点，
就是在我所知道的诗神中，
　我的缪斯，不管怎样德行失检，
绝不浮于词藻，她表达的内容
无疑比任何作品都更为真诚。

三

上下古今她无所不谈，而且也
　毫不避讳，因此这篇诗就有了
一大堆极为稀奇古怪的议论，
　您在别的作品中绝对看不到。
确实，这里有些甜中带苦；然而
　这稍许的苦涩不会使您发牢骚，
也许倒使您诧异它是这么少，
因为我这故事确是"兼容并包"。

四

但在一切她所陈述的真事中，
　最真的该算她要讲的这段事。

---

① 因这缺陷……——语出《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我说过，那是讲闹鬼的。但这又
　怎么样？我只知道那确是事实。
你可到过天涯海角，一切地方？
　假如你夸不上万事无所不知，
顶好叫你那卑微的怀疑打住，
想想吧！也曾有人怀疑哥伦布。

五

有人也许要引经据典，以特宾①
　或蒙茅斯·乔弗利②的史乘为例，
这些史家当然有无限的权威，
　所记的神灵显圣更无可置疑。
但圣·奥古斯丁早于他们即已
　叫人都要虔信不可能的奇跡，
就因为它是不可能的。这样一说，
凡是力斥“不可能”的自然沉默。

六

所以，世人呵，不要吹毛求疵吧，

---

① 特宾——八世纪时法国雷姆斯地方大主教， 被后人错误地认为是一部关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的作者。

② 蒙茅斯·乔弗利——十二世纪时英国人， 曾著《不列颠诸王史》， 其中有许多浪漫意味的古传说。

要虔信，——假如不象真的，你该信；
假如是绝不可能，你决心信它，
接受一切而不疑，这总是最聪明。
请想想（我绝不凌侮）：大圣大贤
都把较神圣的怪事叫做福音，
而且对它争论越多，它就越是
根深蒂固，凡真理岂不都如此？

七

我只想转述约翰生①的这句话，
他说，根据六千年的历史证明，
一切民族都这么相信：人世间
不时地会显现亡故者的幽灵；
这事虽然可怪，但更可怪的是，
无论这一信仰如何违背理性，
它仿佛有一种更有力的支持，
不怕世世代代的人痛加驳斥。

八

晚宴已罢，夜会接近了尾声，
酒肴都谈论完，女人都浏览过，

① 约翰生——即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约翰生博士，他在《拉西勒斯》一书（如第三十章）内认为有鬼。

高宾贵客一个接一个地散去，
　舞兴阑珊，歌声沉寂，连最后一个
薄薄的裙纱都不见了，就好象
　那卷卷的白云已在天边隐没；
客厅里再也看不到锦簇辉煌，
只有残烛闪烁，和漏进的月光。

九

欢乐的一天消逝了，临到结尾
　好似一杯香槟酒饮剩一点点，
已不见初斟时那欢腾的泡沫；
　或象哲学体系留下一个疑团；
或者象一瓶苏打水迸发完了
　明亮的水花，只落得气息奄奄；
或者象落在风暴后面的波浪
已失去了劲风的鼓舞的力量。

一〇

或者象一剂鸦片，给你带来的
　是不安的睡眠或失眠，或者象——
但什么也不象，除了象它自己；
　本来人心的动态就难以度量。
这好似古泰雅人的紫色王袍，

已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染上
那颜色：是用胭脂虫还是贝壳？①
暴君的王袍就如此零星烂掉！

一一

为宴饮舞会而盛装是一种灾难，
　但会后要卸装，这件事也够可悲；
我们的睡衣会象涅索斯的魔衣②
　一披上身，心头就难免有苦涩味。
泰塔斯③曾经慨叹他白过了一天，
　我们难忘的日与夜虽然够可贵，
（两者我都有，而且颇不易多得！）
但谁能说他过的时光大有收获？

一二

唐璜在回屋就寝时，感到烦躁，

---

① 古代泰雅的紫色颜料是用贝壳还是胭脂虫做成的，至今还在争论中；甚至那颜色也难以确定，有人说是紫色，有人说是深红；我无话可说。——拜伦原注。

② 涅索斯的魔衣——有毒的衣服，因为它染上了半人半马的怪物涅索斯的毒血。参阅第十一章第六十五节注。

③ 泰塔斯(39—81)——罗马皇帝。据古罗马史家苏东纽斯《十二凯撒史》记载：泰塔斯从不拒见任何向他求情的人，而且总以好言慰抚。……有一天吃晚饭时，他想起那天他一个人也没有帮助过，不禁叹道："朋友们，我白过了一天。"

而且象受了损害，因为他认为：
奥罗拉的眼睛比阿德玲说的
（忠告往往是如此！）更晶莹、明媚；
假如他确知怎么回事，也许他
要把“人生于世”的哲理加以发挥——
对于一切人，这法门倒很现成，
除了急需时，——因此他只叹了一声。

一三

他叹息以后，下一步办法就是
面对明月：这是人间一切叹息
历来的堆栈；而此时，幸好月亮
清澈如水，在像英国这种天气
是很少见的。唐璜此刻的心情
很适于向月之女神歌吟：“哦，你！”
这是多情而不自私的呼号，
若再加以说明，就成了陈词滥调。

一四

不管是情人，诗人，骚客，天文家，
牧童，村夫，或任何能望月的人，
都能观月而神往，我们从这里
就会得到伟大的情思（但小心：

有时也受凉，除非是我易感冒），
　呵，多少秘密都曾诉与月之女神！
她主宰海上潮汐和人的头脑，
也主宰心灵，假如诗歌的话可靠。

一五

唐璜感到有些惆怅，他的心灵
　全坠入沉思，一点也不想睡觉；
这时，湖中波浪拍出的喋喋声
　带着午夜的一切神秘，袭进了
他所居住的那哥特式的房屋；
　在他的窗下一棵柳树的枝条
在月光下摇曳，而他倚在窗前，
看它忽而闪耀，忽而没入幽暗。

一六

不知是在桌上还是梳妆台上
　（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我所以
要交待它，因为凡是可以拿出
　事实的地方，我都要不差毫厘），
一盏灯在放明，而他呢，正倚着
　一座嵌满哥特风装饰的壁龛：
石刻，彩色玻璃，和一切被“时间”

在祖先的屋宇遗留下的装点。

一七

因为月光如水，虽然有些冷峭，
　他还是把房门敞开，借着月色
走进了一排幽暗沉郁的画廊；
　它很长，挂着许多古代的名作，
那都是骑士和淑女：男的英豪，
　女的，既然是名门，当然也贞德；
但这些死者的画像在幽光下
未免显得凄凉、阴森而可怕。

一八

那狰狞的武士，壁画上的圣徒
　在月光之下栩栩如生；而当你
为了自己脚步的微弱的回音
　而频频回顾时，从那尸灰甕里
仿佛有声音苏醒；原来由画框
　嵌住的那些奇形怪状也惊起，
像在问：你怎么敢到这里游荡？
这儿一切都在安息，除了死亡。

一九

还有墓中美人的昔日的妩媚，

　那凄凉的微笑在星光下闪动。

在画布上，她们已埋葬的发卷

　还在飘扬，而她们的眼睛象梦

在望着我们，或象幽洞的晶石，

　令人看进去只觉得死影憧憧。

唉，一张画就是陈梦：它的金框

所镶进的人物早已变了原样。

二〇

当唐璜想到世事无常，或想到

　情人时(这两个辞儿本来同义)，

在那古堡中，除了他的轻叹和

　脚步的凄凉回音外，万籁俱寂，

但忽然他听到，或者似乎听到

　一种怪响——是老鼠？呵，这种东西

在壁毡后或者啮咬，或者嬉戏，

那嗄嗄声会使人们毛发悚立。

二一

但那不是老鼠——咦！是一个僧人

　戴着念珠和头巾，穿着黑法衣，

忽而在月光下，忽而没入暗影，

　脚步走得很重，听来却无声息。

只有他的袍服沙沙地发出轻响，

　而行踪飘忽得象司命的妖女；

当他缓缓地走过唐璜的身边，

转脸一顾，露着晶亮的一只眼。

二二

唐璜吓得发呆；他原来听人说

　有一个幽灵在这古老的寺院，

但象许多人一样，并不以为意；

　这类老宅第难免招惹些谣言，

再由“迷信”的造币厂加以铸造，

　便使鬼故事变成货币而流传；

但谁见过它？正象纸币流通开

就不见黄金。但这可是那鬼怪？

二三

一次、两次、三次，他来回地走过，
　谁知道他是来自下界还是天上？
唐璜惊愕地注视着，说不出话，
　也动转不得，呆立得象座雕像。
他感到自己的头发根根悚立，
　又象一丛蛇麻木地盘在脸上。
他想开口说话，却不能张开嘴，
否则他要问问这高僧意欲何为。

二四

第三次走过，半晌都不见回转，
　它消失了——但到了哪儿？真纳闷，
长廊阴森森，然而也没有理由
　相信这影子是用什么奇术隐遁。
这里门户很多，照物理的定律，
　无论它高矮如何，要想出入门
并不困难；但唐璜却无法说明
那个怪影是怎样消失了身形。

二五

他呆立着，也不知多久，却恍如
　隔了一世——提心吊胆，浑身无力，
只瞪眼瞧着鬼魂出现的地方，
　又过一会才渐渐恢复了体力；
他本可把这段事当做一场梦，
　但他却醒不过来。他告诉自己
他是醒着的，便终于若有所失，
跄跄踉踉地回到自己的卧室。

二六

屋中一切还是原样：他的烛火
　还在燃烧，而且不是蓝火，象蜡烛
通常对鬼所表现的那种同情；
　他揉揉眼睛，它也照旧执行职务。
他拿起一张旧报纸来看：不错，
　他能像经常一样读得很清楚。
他读了一篇攻击国王的文章，
还有一段对名牌鞋油的颂扬①。

① 对名牌鞋油的颂扬——当时英国报上登的鞋油广告往往出之以打油诗的形式，有时是对流行的诗作的故意模仿。拜伦的诗也被这类广告模仿过。

二七

这使他感到人间味；但他的手

　在发抖，他关上门；在读了一段

我想是关于霍恩·吐克[①]的文章后，

　便缓缓地脱下衣服，上床安眠。

在床上，他舒适地沉入鸭绒枕里，

　把才见的景象尽在脑中盘算，

这虽然不是鸦片剂，但一丝倦意

逐渐加浓，于是他昏昏地睡去。

二八

他按时醒来，而且可以意料到

　他还是想着那个怪客或幻影，

并考虑着他是否说出这件事，

　那当然会使大家嘲笑他迷信：

他想得越多，越被这问题难住，

　而这时，他的准时不误的仆人

(因为稍慢些主人就不能忍受)，

① 霍恩·吐克（1736—1812）——英国过激派政治人物及语文学者，曾因支持美国革命和主张国内政治改革而被政府控告为叛国犯。拜伦对他深为佩服。在«审判的幻景»内，拜伦让他和华盛顿、富兰克林三人代表民主和正义一方同英王乔治三世对质。

敲门告诉他：到了梳妆的时候。

二九

他梳洗着，象许多青年人一样，
　他经常在这方面要考究一番；
但今晨他花的时间却比较少，
　镜子很快地就被放到了一边。
发卷没有理好，任它散在额际，
　衣服也没有照款式扣得紧严，
连他的领带的那个难解的结
都几乎有一发之差，偏了一些。

三〇

他走进餐厅以后，便呆呆坐下，
　对着茶杯和碟子尽默不作声，
也许他半晌都意识不到这饮料，
　若不是它滚烫，把他的手触疼，
这才使他惊觉而拿起了羹匙。
　谁都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怔忡，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故，——阿德玲
首先看到了，但也猜不到内情。

三一

她抬眼瞧他，只见他脸色苍白，
　她也白了；于是迅速垂下眼睛，
又咕哝些什么，但是无关宏旨。
　亨利勋爵一面吃，一面怪甜饼
黄油不多。费兹甫尔克公爵夫人
　弄着面纱，又狠狠盯了唐璜一阵，
也一言不发。奥罗拉稍带惊讶，
以她大而黑的眼睛打量着他。

三二

但他仍是旁若无人，默不作声，
　直到每个人都感到有些奇特。
阿德玲问他，“他是不是有病了？”
　他吃了一惊说：“哦，是的——不，不过——
是的。”家庭医师这时恰好在场，
　他医术很精，立刻表示可以摸摸
他的脉搏，那就可以找出根由。
但唐璜回答，“他一点病也没有。”

三 三

又有病，又没病，——这回答够离奇，
　但他的神色却显示两者都有理，
别管那回答多像是昏迷不醒。
　好像有一种伤心事突然袭击
他的精神，虽然看来也许不严重；
　至于其他的内情，因为他自己
仿佛隐而不言，那么可以肯定：
他所需要的大概不会是医生。

三 四

亨利勋爵本来在谈论巧克力，
　还有那甜饼，也曾使他不满意，
却插了一句，说唐璜不够开心，
　这使他奇怪，因为天没有下雨。
接着他问：不知公爵大人如何？
　公爵夫人说，公爵只染有小疾，
那是一种轻微的、世袭的痛风，
使贵胄的骨节都有些不易转动。

三五

接着亨利转向唐璜，想说句话
　把他的悒郁的心情安慰一下，
他说，“从您的模样看来，也许是
　您的睡眠被黑衣僧打扰了吧？”
“什么黑衣僧？”唐璜问这句话时，
　力持镇静，或至少使他的问话
显得若无其事，但无论怎样作派，
还是阻止不了他的脸色发白。

三六

“啊，难道您没有听说过黑衣僧，
　这儿的幽灵？”“我确实没有听过。”
“怎么！远远近近都传闻——但传闻
　有时失真——这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不知是我们祖先的眼睛灵异呢，
　还是那幽灵日久而变得很怯懦——
虽然这故事的来源不无凭证，
我们近来已很少看到那黑衣僧。

三七

"最近一次是——"但阿德玲打断他；
　(她观察到唐璜的面容的变化，
从而认为她已经猜到：这一段
　闹鬼的传说所牵涉的，要比他
肯承认的多得多。)"别开玩笑了！
　要是想开心，请你换个题目吧！
因为这故事已经说了许多遍，
再说下去不见得有什么新鲜。"

三八

"开玩笑！"亨利说，"怎么啦，阿德玲，
　你想想，就在蜜月时，我们亲自
看到了——""得，得，这都是太老的话；
　来，让我把你的故事弹个曲子。"
她拿起琴来，优美得像狄安娜①
　拉弓似的；琴弦碰到她的手指
就活跃起来，开始发出清婉之音，
这曲子就叫"一个灰衣道僧人"。

---

① 狄安娜——森林之神，即狩猎之神，所以诗里说她拉弓。她同时也是月神和主管妇女分娩之神。

三九

“把你写的歌词唱上吧！”亨利叫道，
　接着他转身对宾客微微一笑：
“阿德玲也算得半个女诗人哩。”
　自然，别人为了凑趣，为了礼貌，
就要求女主人把她的三种天才
　合并献出——因为实在不比这少：
歌喉，文彩，和琴艺都集于一身，
若是庸才，怎么能够齐头并进！

四〇

阿德玲爱娇地迟延了一下——呵！
　真迷人之至，这一种忸怩模样，
不知何故，凡美人都不可缺少。
　她始而低着头，把眼瞧在地上，
以后像火起苗，一下活跃起来，
　随着琴声扬起了清脆的歌唱，
她的歌喉没有花腔；这种优点
是可贵的，因为我们不常遇见。

（一）

小心，小心，谨防那黑衣僧！

他坐在诺尔曼的石座上，
一到午夜就喃喃地诵经，
早年的祷告还念念不忘。
当领地的主人阿曼德维
把诺尔曼寺院夺到了手，
他把所有的僧人都赶出门，
但还有一个不曾被赶走。

(二)

他带着权威，和国王的勅令，
来把寺院的土地变为世俗，
他一手执剑，一手拿着火把，
看有谁敢对他说一声“不”；
但有一个僧人却留下不走，
无拘无束，不像是血肉之躯，
你看他在教堂，你看他在门口，
只是一到鸡鸣就不见踪迹。

(三)

不知是吉兆，不知是凶兆，
这兆头我也推算不出来；
他只是不分昼夜地守着
阿曼德维的古老的家宅。
据说，每逢主人结婚的前夕，
他就在新人的床头出现，

等主人临死时，人都这么说，
　他也会走来——可不是悲叹。

(四)

碰到男孩子出生，他就哀吟，
　如果这老门第将有灾祸，
你准会在惨白的月光下
　看见他在厅堂里外出没。
你只能看到外形，看不到脸，
　因为脸已被他的头巾蒙住；
但他的眼睛却像鬼灵一般
　从那黑头巾里灼灼透露。

(五)

小心，小心，谨防那黑衣僧！
　他还在这寺院当家作主，
因为，不管世间的主人是谁，
　是他继承着寺院的职务。
阿曼德维是白天的主人，
　到夜间，就是黑衣僧当家，
无论酒宴多欢，也没有下臣
　胆敢质问一声他的天下！

(六)

你看他走过大厅，可别问话，

那他也不会对你说什么，
他的步履如飞，像露水珠
在草尖上轻轻地飘落。
好吧！让我们祷告苍天：
救救他，别管他是邪、是正，
也别管他受的什么磨难，
但愿他的灵魂早早飞升！

四一

歌声戛然而止，那颤动的琴弦
在手指的抚弄下也归于沉寂；
一切安静：每当一曲告终之时，
听众都有刹那被余音所充溢。
接着，当然，人们就要赞誉备至，
鼓掌也不可少，这是礼节所需；
腔调，感情和演奏都一一夸到，
使歌者忸怩得不知怎样才好。

四二

美丽的阿德玲仿佛毫不在意，
好像她把自己的这一项成就
只看作是无聊的时光的消遣，
她不过是偶一为之，以解闲愁；

有时候，她看来一点不想炫耀，
　实则正是在炫耀，因为有时候
她会对别人演唱高傲地一笑，
意思是她若肯作，会作得更好。

四三

这好像是(让我们一边小声说，
　请原谅这比喻太富于学究味)
愤世的戴奥金尼以更大的骄傲
　来践踏柏拉图的骄傲：他认为
踏坏他的地毯，就会使那圣哲
　大为痛心，或愤发哲学的感喟，
但那位“雅典之蜂”①却无动于衷，
他以能妙语作答而感到高兴。②

① 雅典之蜂——指柏拉图。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在«论占卜»第三十六章写道：“当柏拉图还是婴孩时，每逢他睡着，蜜蜂就飞到他的嘴唇上停留，这事预兆他将成为一个特别优美的演说家。”意思是他的嘴甜得把蜜蜂都吸引过来了。

② 我想戴奥金尼所践踏的是一张地毯，他当时说：“我是如此践踏着柏拉图的骄傲。”而另一位答道：“你是怀着更大的骄傲啊。”但是，既然地毯本是叫人踩的，我可能记错了，那也许是袍子、挂毡或桌布，要不就是其他一件贵重的、不常为犬儒家所习用的陈设。——拜伦原注。(关于戴奥金尼，参阅第七章第四节和第十五章第七十三节注。——译者)

四四

就这样，阿德玲凭着她的高兴，

　随时都可以使外行人的“半瓶醋”

显得黯淡无光，因为表演对外行

　是卖劲的炫耀，在她呢，则很自如；

不过越是半瓶醋，越是爱摇晃，

　谁没有听过某小姐或某贵妇

为了愉悦宾客或母亲而卖弄？

这已是社交界司空见惯的事情。

四五

哦，那一串二人和三人合唱的

　漫长的夜晚！那些议论和赞叹！

有多少“我的妈妈呀！”和“我的爱！”

　还有多少美妙的“心灵的轻颤”，

“允许我吧！”和发抖的“后会有期”，

　这都是最善歌的民族的贡献；

还有葡萄牙的“你在呼唤我”，

假如你已听厌了意大利的歌。①

四六

阿德玲不但会唱巴比伦的悲歌，

　在爱尔兰绿谷或苏格兰高原上

那些家喻户晓的民谣她也熟悉；

　当山民们在大西洋的彼岸流浪，

一曲就能使娄恰勃[2]浮现在眼前；

　呵，音乐能把他们永别的故乡

重新带到他们热情的幻景里——

阿德玲就擅于构制这样的乐曲。

四七

阿德玲也有薄薄的一层蓝色[3]，

---

① 我记得有一个外省城市的市长夫人对于外国的这类表演有些厌腻，竟粗暴地打断了一群颇有领会力的听众的掌声（我是说对音乐颇有领会力，因为那唱词不但深奥难解，——那还是在缔结和约的前些年，我在上大学，人们还没有都出国旅行，——而且被表演者弄得面目全非），我是说，这位市长夫人打断掌声喊道："你们这些意大利玩艺见鬼去吧！至于我，我只爱听一支简单的民歌！"罗西尼还得多加努力才能有一天使大多数人形成类似上述的意见。谁想得到他成了莫札特的继承者？不过，我说这话是带着几分踌躇的，因为我一般地说是意大利音乐的子民和忠诚的爱好者，对罗西尼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如此。但我们可以像《威克菲尔德牧师》中的绘画鉴赏家那样说一句："假如画家肯多下功夫，这幅画可以画得更好些。"——拜伦原注。

② 娄恰勃——苏格兰山区地名，当时有一首著名民歌叫《再见吧，娄恰勃！》。

③ 一层蓝色——即有点才气。这个说法仍本"蓝袜子"（才女）。

她能凑韵，更常常爱谱些乐曲；
也时而写一些警句讽刺友人，
这当然是社交界应有的技艺。
她蓝虽蓝，但比起目前的天蓝①，
她的颜色还远远地望尘莫及。
她差劲得竟把蒲伯称为伟大诗人②，
而且更糟的是：还恬然这么承认。

四八

奥罗拉呢——既然我们在谈趣味，
而趣味如今又是一只寒暑表，
我们都凭它的度数把人归类——
应该说，她好似莎士比亚的女角。
那超越这尘世荒原的理想境界
更吸引她的心，她心灵的深奥
能使她以整个感情拥抱幻想，
她就深挚而沉默得和太空一样。

---

① 目前的天蓝——指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他们歌颂大自然，喜欢用"蓝"字。

② 差劲得…………当时在华兹华斯等人的诗风影响下，人们认为十八世纪蒲伯的诗过分雕琢，"差劲"是反话，表示她居然能够不随时尚。拜伦本人是一直赞美蒲伯的。

四九

但那尊贵而不高雅的公爵夫人，
　那丰满的青春女神费兹甫尔克
却不同：她的情思，假如她有的话，
　是在眼中，而且满是诱人的货色。
你还能看到，那里有一些小小的
　恶作剧的成分，但这不算什么，
女人都有这种可爱的脾性，否则
男人都乐得忘乎所以，那还了得？

五〇

我从来没有听说她有什么诗兴，
　虽说有一回她翻看过«巴斯指南»①
和海莱的«胜利»②，这她认为太悽惨，
　因为据她说：她读得非常心烦，
那诗人倒是有预见，竟讲出了
　她自己在婚后经历的种种苦难。
但在一切诗歌中，她最赏识的
是献给她的填韵诗，或商籁体。

---

① «巴斯指南»——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流行诗篇，描述某一家鲁莽人在疗养胜地巴斯的奇遇。

② 海莱的«胜利»——指威廉·海莱所作«脾气的胜利»(1781)一诗，与«巴斯指南»同为浅薄无聊的作品。

五一

阿德玲为什么那一天要演唱
　这么一支歌，既然她已经猜出
这题目只能刺激唐璜的神经？
　关于这，倒真难解释她的意图；
也许她只想用笑一笑的办法
　使他摆脱掉那莫须有的恐怖，
也许她是想给他加重那心病，
至于究竟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五二

不过眼前的效果倒是很好的，
　它使唐璜恢复了应有的仪态；
对于社交场上这是必不可少，
　除非你想独出一格，古里古怪；
不管那格调是嘲笑还是虔敬，
　你顶好做得恰当，不要弄出来
一种新奇的装模作样的神情，
那当然使至尊的女界不高兴。

五三

因此唐璜就开始打起精神来，

　不多作解释，由沉默转为诙谐，

并在闹鬼的题目上妙语一通；

　公爵夫人呢，抓住了这个关节

也讲一些类似的笑话来凑趣；

　但她说，这神秘的僧人真费解，

不知他对这一家的婚丧大事

还做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五四

关于这，再多也没有可说的了；

　这类事本来大都如此：有的人

把它看作迷信，胆小一些的呢，

　认为这离奇的传说不无可信。

等各方面的意见都发挥完了，

　人们就转向唐璜，狠狠地追问

他的意见(有人认为他见了鬼

而不说)，但唐璜却答得很隐晦。

五五

不知不觉过了正午，时间已是
　一点钟了，客厅的人开始走散；
有的自寻消遣，有的无所事事，
　有的奇怪天太早，有的嫌太晚。
在勋爵的领地上就要有一场
　猎犬的赛会，很值得前往参观。
还有一匹纯种的赛马等春天
要比赛，有几位绅士也跑去看。

五六

有一个画商带来了一幅名画，
　是蒂申的珍品，保证是原作；
因为是无价之宝，货主不想卖，
　尽管王子们都争着要他售脱。
陛下本人也还过价钱，但认为
　他肯惠于收纳的贡金不够多
（这收纳当然使臣民非常感激），
因为现在所课的税实在太低。

五七

因为亨利勋爵是一位鉴识家——
　和艺人（如果不是和艺术）很友好，
所以画商带着最纯洁的雅兴
　（真的，假如他的开销能够减少，
他情愿馈赠而不愿出售），同时
　认为勋爵的赏识是一种荣耀，
他携来这幅杰作不是为卖它，
而是请他鉴定——那从来不会差。

五八

有一位现代的哥特人，我是指
　一个通天塔的泥瓦匠——建筑家，
他被唤来察看这灰色的古墙，
　把寺院里里外外都推敲一下，
以便找出那些年久失修之处，
　而结果，他拿给勋爵一个计划：
那是要兴建最端正的新建筑
而折毁旧的，他管这叫作“修复”。

五九

至于价钱呢，那真是等于白送，
　不过六个数，而这低微的价格
对于如此坚固而庄严的大厦，
　你很快就会承认：确是很值得。
而且亨利勋爵的高尚的趣味
　将和建筑并成为万代的楷模
受人景仰，因为这是以英国的钱
大胆地表现了哥特风的野蛮。①

六〇

有两个律师忙于替亨利勋爵
　抵押一个田庄，用它另置新产；
还有一桩地租的讼事和一桩

---

① "以罗马的勇敢和威尼斯的钢修筑"是威尼斯防亚得里亚海海堤上的题辞。这海堤是威尼斯共和国人民的成果，题辞我相信是帝王的，由拿破仑一世题写。现在到了继续给他这一称号的时候了，因为不久以后会有拿破仑二世，"世界的新希望"，假如他活下去的话；但愿他不致像他父亲那样毁灭了这个希望。但无论如何，他将比低能儿们好得多。在他前面展开一片荣誉的园地，但愿他知道如何去耕种它。——拜伦原注。（此处拜伦寄希望于拿破仑之子莱赫斯塔德公爵——1811—1832。低能儿们指法国波旁王朝的帝王们。——译者）

什一税[1]的——这当然最使人红眼，
足够使“宗教”恼火得挂出战表，
也使缙绅撕破脸和教会作战；
还有得奖的猪和牛需要照看，
因为亨利一向以务农而自炫。

六一

有两个偷猎者被圈套捉住了，
就要关进牢狱，他们的疗养院；
有一个穿红袍戴头巾的姑娘，
（唉，这种装束我最不愿意看见！
因为——因为在少年时，我不幸而——
但幸而那以后，我很少交教区钱。）
那红外衣呵！它严峻地一脱去，
就给人以，唉！大腹便便的难题。

六二

瓶子里装着的纺轴是一个谜，
谁知道怎样把它装进和拿出来？
因此，目前这类似的自然现象，

---

① 什一税——英国从中古起实行由当地居民将每年农产品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作为教会经费和教士的生活费，这样交纳的实物或钱称为什一税。

我想留给愿意解谜的人去猜。
我只想说：亨利勋爵是个法官，
那个警察名叫察得严，他就在
拘票的威风下．捉来了这一个
胆敢闯进“天性”领域的偷猎者。

六三

当然，治安法官必须明察秋毫，
由田野、禽兽、以至全国的道德，
都得由他严为监护，以免使那
没有特许的人也越轨来取乐。
在世事中，除了什一税和地租，
也许这两件最难以令人掌握：
保管鹧鸪和保管漂亮的小妞，
连最严格的法官都感到棘手。

六四

目前这个罪犯脸色非常之白，
好像涂了太多的粉；乡下姑娘
天然是红润的，只有贵族夫人
（至少刚起床时）才白得带有病相。
可怜的人！也许她耻于示弱吧，
因为她是生于乡间，没有教养，

所以对自己的失德只知脸发青，
只有高贵的夫人才擅于羞红。

六五

她那黑亮、低垂而狡猾的眼睛
　凝聚了一大颗泪珠在眼角上，
这可怜虫直想用手把它抹去，
　因为她并不想装作万分心伤，
用自己的委屈来邀别人同情，
　也不想强横得比专横者还强；
她只是受罪地站在那儿抖颤，
耐心地等待着别人把她审判。

六六

当然闲杂人等都在各处待命，
　绝不会挨近夫人文雅的“沙龙”；
律师是在书房里，那得奖的猪、
　庄稼汉和偷猎的人都在院中；
从城里唤来的建筑师和画商
　也都各有所在，正忙得兴冲冲，
就像将军在营帐中忙于捷报，
他们也为自己的杰作而骄傲。

六七

但那可怜的村姑却在大厅中，
　而察得严，本教区妇德的护神
(他最恨清淡的啤酒)，正发挥着
　一大杯双料啤酒的道德议论。
她边听边等待着“法理”给她以
　仁慈的注意，就是说，要她供认：
谁是(对于大多数处女，这提法
实在够难为情的)——孩子的爸爸。

六八

你看，这儿有够多的公私事务，
　连狗带马，都要亨利勋爵来管；
在楼下，他还得介入另一场忙碌，
　那是为乡亲准备的一场盛宴。
因为按照习俗，凡是郡中首户
　都要按照自己的爵位和财产
举办“乡亲会”，虽不算广延宾客，
却是欢迎远近的人都来吃喝。

六九

那就是说，每过一两个星期，
　凡地方的缙绅，不论有无爵位，
都可以不必等请帖而自己来
　（我们对“普遍的邀请”是如此体会），
大大方方在丰盛的餐桌旁坐下，
　尽量享受着名酒、清谈和美味；
而且，作为两道菜之间的联系，
总会谈到过去和未来的选举。

七〇

亨利勋爵是个出色的竞选人，
　为了地区的选举，他无孔不钻；
但在本郡里，他却有一个劲敌，
　一位空头支票伯爵和他竞选，
那伯爵的儿子，可敬的混水摸鱼
　是另外一个利益集团的成员
（那就是说，也是为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在偏度上稍有些差异）。

七一

所以，他在本郡处处用心周旋，
　有的施以小惠，有的给以情面，
对无论什么人都是有求必应，
　而且到处应下了一大堆诺言，
这总合起来实在是一个包袱，
　幸而他倒松心，从不加以盘算；
反正有的兑现，有的说也白说，
总之，诺言的价值到处差不多。

七二

他是自由和自由业主的朋友，
　但同时，他也唱着官方的赞歌，
他觉得他正是这两端的折衷，
　既有爱国之志，也被皇恩所迫
在政府中无功受禄，“尸位素餐”
　（对政敌的指责，他这么自谦说）
他早认为可以撤消这闲差事，
但若连它都撤消，法律也得要废止！

七三

据他"卤莽地承认"（这样的辞藻
　是普通英文吗？——不，只在议会中
你才能听到它。）如今世风日下，
　标新立异的风气比上一代更盛。
他不愿走党争之途而博得喝采，
　只是为了公益才有意忍辱负重；
至于他目前的官职，他只想说，
他得到的疲劳比实惠多得多。

七四

老天知道，还有朋辈也都知道：
　逍遥的生活一直为他所推崇，
但他怎能在多事之秋舍弃了
　他的皇上，陷人民于水火之中？
可恨煽动者流正在手执屠刀
　要把那些使国王、贵族和民众
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一一砍断，
呵，诅咒他们制造的社会紊乱！

七五

若是有一天由于国务的需要
　使他高居要津，他将勉为其难，
直到知难引退或被免职为止，
　只要使别人受益，他也就心安；
但假如一国而没有重臣的地位，
　那举国上下更要感到惶惶然，
谁来治理它呢？也许你觉得行，
他却以作英国人而引为荣幸。

七六

他是不求于人的，呵，当然薪俸
　不足以维持“独立人格”的官员
比他差得多，正如士兵和妓女
　若论他们各自范围内的才干，
自然比那不是专营此业的人
　更能在屠杀和卖淫上炫耀一番。
同样，高官对下属总爱摆气派，
连他的门房对乞丐也不例外。

七七

这一切(除了上一节)都是亨利
　说过或想过的，我不必再多叙。
因为，谁没有去听过竞选演说？
　或从“独立的”官方竞选人那里
私下得到过一些小小的音讯？
　关于这，适可而止吧！不必再提。
而且餐铃响了，人们都作了祷告，
我的诗也该把这饭前的祷告写到——

七八

但已太迟了，我只得赶快加餐。
　那是一场盛宴，像古老的英国
所常常夸耀的，因为一盘好菜
　即使看一眼也是人生的至乐。
但目前不过是乡亲会的公宴，
　客满而乏味，菜冷而人气却热；
饮食丰盛，礼节周到，言语寡欢，
每个人似乎拘泥得坐立不安。

七九

亲热的乡绅们都装作斯文，
　　爵爷和夫人们倨傲而谦虚，
连侍役也不知该怎样递菜，
　　有的本不愿过于低声下气，
只需昂首站在柜架旁；不过，
　　和主人一样，他们也生怕失礼；
因为只要侍奉得有违层次，
无论主仆就都会失去位置。

八〇

这里有些大胆而敏捷的猎手，
　　他们的猎犬绝不失误或蹒跚；
还有百发百中的九月的射手①，
　　最早起床，却又总是归来最晚，
一直在残梗间把鹧鸪追个够；
　　还有来自教会的肥硕的成员，
专撮合上等姻缘和收什一税，
很少唱圣诗，流行歌却不离嘴。

① 九月的射手——拜伦的原文是 Septembrizers，即法文的 Septembriseurs，指1792年9月2—5日涌人巴黎及外省的监狱，杀死大批在囚禁中的保皇分子的群众。同时，在苏格兰打鹧鸪也在九月。所以这个词在这里有两重意义。

八一

还有些爱打诙逗趣的乡下佬，
　也有从城市流放的时髦人物，
唉，他们被迫离开石路来踏青，
　又得九点起床，而不是拖到中午。
你看，我在那一天竟如此荣幸，
　有位法力无边的天国的使徒
彼得·皮斯牧师①，正好挨着我坐，
他的谈笑几乎把我的耳鼓震破。

八二

我曾在伦敦看见他风采焕发，
　那时他职位很低，却很受赏识，
他在教长的席间能妙语惊人，
　这使他爬得很快，由助理牧师
(上帝呵！你的道路是多么神奇！
　谁想到你的恩赐有时很固执？)
一变而主持沼泽的林肯教区，
这既是一个肥缺，又无事可虑。

---

① 彼得·皮斯牧师——指曾写《彼得·泼利莱书信集》的西德尼·史密斯牧师（1771—1845），他是一个以机智见称的健谈者。拜伦曾在第十章第三十四节的注里提到过他的妙语。

八三

他的传道是诙谐，诙谐是传道，

但这用在沼地发疟疾的人们

简直是对牛弹琴；唉，这么好的

妙语双关和逗趣，却不见有人

听得微笑或打开小本子速记，

可怜的牧师只好变得本本分分。

有时他必须滑稽地尖声怪叫，

才能引得密密的人群粗声大笑。

八四

有一支歌[①]说：王后和乞丐不同，

至少在过去，王后比乞丐优越；

虽然如今，她比乞丐更受虐待，

但这是国家大事，我不想论列。

教皇不是主教，这我们都知道，

金盘玉盏和陶器也很有区别；

英国牛排不比斯巴达的肉汤——

虽然两国都是伟大英雄的故乡。

---

① 一支歌——一支名叫《乞丐与王后》的民歌，在1750年左右即已流行。

八五

但在自然间，各种事物的差异
　无论怎样巨大，也比不上乡间
和城市的悬殊的程度，而城市
　实在值得某些人深深地留恋；
因为他们谈不上心智的享受，
　只把精力和情思都用于盘算
某种利欲或野心的小小计划，
而这两者都可以无边地扩大。

八六

但是前进吧！淡淡的情谊由于
　宴会过大和过久而疲惫不堪，
虽然小小吃一顿会使人对人
　亲切得多，也使维纳斯精神饱满。
因为我们从课本上就知道她
　和酒神、谷神一向有不解之缘，
这两位神给了她香槟和蘑菇，
她饮食有节，但不吃可受不住。

八七

乡亲会的聚餐很是枯燥无味，
　唐璜随人坐下，也不管什么所在。
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只觉茫然，
　好像是被钉在座上，木然发呆。
尽管刀叉乱响，像演开了武戏，
　这一切似乎他都感觉不出来；
直到有人呻吟一声，对他表示
(两次他都没注意)要一片鱼翅。

八八

这是第三次请求他劳一劳驾，
　他吃了一惊；这时才看到四周
人们由微笑变为讪笑，他的脸
　红了不止一遍，因为智者只有
被愚人嘲笑时才最手足失措；
　他立刻从盘子狠狠挖一块肉
来报答邻座的祈祷。不料太急，
他给了他的竟是半条比目鱼。

八九

这倒不是一个很糟糕的错误，
　那申请人似乎对什么都喜爱，
但其他人看见盘中剩了不到
　三分之一，当然感到很是不快；
他们奇怪，像这么一个荒唐鬼
　亨利勋爵在席上居然也忍耐；
这个，以及他不知燕麦跌价多少，
使亨利勋爵丧失了三张选票。

九〇

他们实则该同情，而不是见怪，
　但谁想到唐璜在昨夜见了鬼，
那一种前奏和目前的这一幕
　殷实的乡绅大吃大嚼的宴会
实在有些不衬，使人不禁疑问：
　（这个问题也许显得不伦不类）
不知这种肉体怎么能有灵魂？
或者，灵魂怎么能有这种肉身？

九一

这些乡绅和乡绅太太的注视
　或微笑，固然使唐璜手足失措
(他们理当对他的呆板失神
　感到诧异，尤其他们听人说过，
他在异性中间特别擅于酬应；
　别看乡下孤陋寡闻，关于这个
却无人不知，因为勋爵的府邸
无论任何小事都是邻居的话题)，

九二

但最使他迷惘的是：他的眼睛
　恰好和奥罗拉的碰在了一道，
而且她的面颊闪过一丝笑意。
　在平素绷着脸的人，若是一笑，
那目的很明显；但在奥罗拉身上
　无论用心的人怎样擅于推敲
女人的笑靥，他也无法从其中
看出有什么花招、希望或爱情。

九三

那只不过是一个沉思的微笑，
　它所表示的有怜悯，也有惊愕，
唐璜难为情得红了脸，这当然
　不够随机应变，不像一个智者。
他可忘了：既已得到她的瞩目，
　那就等于把城外的堡垒攻破；
本来他老于此道，不会不明白，
只怪昨晚的鬼已把他的神智击败。

九四

糟糕的是，她并不跟着他脸红，
　也不显得难为情——倒恰恰相反；
她的神色如常，沉静而非严峻，
　以后虽不看他，却也不垂下眼，
只有些苍白——是不是由于关切？
　我也难说，但她的脸从不太艳，
顶多是稍稍红润，那也很清朗，
就像太阳照耀下的一片海洋。

九五

但阿德玲呢，这一天却被“声望”
　占住了手；她对那些大嚼鸡、鱼
和野味的人又关切，又使出媚态，
　在尊严之中谦虚而彬彬有礼；
这种含混的态度谁都少不了
　（特别当六年的选任快要到期），
只要谁想辅助一下夫君或子侄
平平安安划过那“改选”的礁石。

九六

虽然这么作来最得计，而且是
　司空见惯的，可是当唐璜看到
阿德玲的那种辉煌的表演时，
　（好像她是在团团旋转地舞蹈，
只偶尔从她那斜眼的一瞥中，
　能看到她的深心里是充满了
多少轻蔑和厌倦！）他开始怀疑：
不知这个阿德玲是不是真的？

九七

她把每种角色都依次表演得

　极为成功，挨个应付，花样繁多，——

人们常常认为这是虚情假意，

　当然错了；其实这正是所谓“灵活”①；

它是造作不出的，而必须发自

　人的性情。它表面上虚伪，不错；

但它很真诚，因为凡是为近亲

而努力作的一切，哪能不用心？

九八

这种本领成全了你们的演员，

　艺术家，小说家，和某一些英雄，

诗人，舞星，演说家，外交家也在内，

　因为这些行业只要灵巧就成。

大圣大贤从来不为它所沾染，

　它对于理财家应该也没有用，

---

① 在法文是 Mobilité(多变)。我不知道“灵活”是否英文，它表现的特性似更为外国所有，虽然有时在我们这里也可大量见到。它可以解释为对目前事物的过分敏感，同时又未丧失对往事的记忆；这种特性尽管显然往往有益于其持有者，但却是一种极痛苦而不幸的气质。——拜伦原注。

不过，近来财政大臣也都努力
使数字摆脱计算，而变为比喻。

九九

他们是数学领域里的诗人，
　虽然还没有证明二加二得五
（这在他们很可以略显显身手），
　但若翻一翻他们的收支账目，
你会看到，他们能叫四等于三；
　因此我们的亏空永无法弥补，
只见储备基金把一切都吞没，
然而国债呢，却还是日益增多！

一〇〇

正当阿德玲装腔做势地应酬，
　美丽的费兹甫尔克却很安逸。
她的教养使她不会当面笑人，
　但只消她那蓝眼睛一扫，就可以
把一切人的丑态都收集起来，
　时髦的蜜蜂都是如此采着蜜！
然后积为笑谈，把人捉弄一番，
这就是她目前的仁慈的消遣。

一〇一

然而，一天毕竟有终了的时候，
　晚会临到尾声，咖啡已经端来。
各家的马车一来到，太太起身
　照乡间的款式请过安，便走开，
她们的老爷也随着鞠躬如也
　（这礼节很是陈腐），就跟着太太
登上车。人人对酒席都很满意，
但女主人阿德玲最受到赞誉。

一〇二

有的人说她美，有的夸她大方，
　她对人既有礼貌而又有热情，
她的态度处处表示真心实意，
　那眉目之间洋溢着满腔热诚。
是呀，这才不愧为名门的太太，
　谁也不能嫉妒人家富贵的命。
还有她那服装，又素雅又秀丽！
她穿起来偏又那么潇洒适体。

一〇三

乡亲的夸奖对于甜蜜的阿德玲
　实在是受之无愧：因为她也正以
一篇感人的谈话公正地补偿了
　她这一天的殷勤和温柔的辞句。
刚才的宾客都被痛贬了一番，
　无一能倖免，包括最远的亲戚，
不是粗俗之至，就是太太可憎，
她们的发辮竟梳得像一把猪鬃！

一〇四

的确，她话语不多，而是其他人
　将那言外之意发挥成了讽刺；
不过她每一开口，都必入骨三分，
　好像阿狄生寓贬于褒①的文辞。
她的妙语烘托了每个笑话，
　有如音乐配合了闹剧的调子。
呵，背后卫护友朋是多么快活！
我只请朋友们——不要替我开脱。

① 阿狄生寓贬于褒——诗人蒲伯厌恶文人和政客阿狄生的伪善，曾写诗讽刺他，说他对人"用小捧来大骂"。见«致阿勃斯诺特医生函»。

一〇五

对离客的这一场精彩的舌攻
　使人人兴奋，但也有两人除外：
一个是纯洁而安静的奥罗拉，
　另一个是唐璜：他本来有口才，
说起俏皮话来从不甘落人后，
　但现在却默默静坐，无精打采，
不管别人挖苦得多饶有兴趣，
他也绝不添来一句冷言热语。

一〇六

确实，他看到了奥罗拉的神态
　似乎赞许他的沉默；但她也许
把他的无言看作是“嘴下留情”
　（这是我们应给予缺席友人的，
但很少兑现），至于是否如此呢，
　她也不想深究。他只是坐在那里，
好像出神得什么也没有看见，
除了看见前面所提的那一点。

一〇七

那个鬼至少有这么一种好处，

　就是把他变得和鬼一样安静；

而结果呢，也许倒使他获得了

　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人的尊敬。

至少奥罗拉使他重又燃起来

　那他近来失去或僵化的感情；

这种感情或许是理想的，但是

它如此神圣，我想也必然真实。

一〇八

啊，那崇高的感情，无限的希望！

　谁不爱自己逝去的美好时光？

那时我们对所谓社会和世道

　还茫茫然，无知得和天使一样，

而美人的一瞥给我们的快乐

　远超过未来的一切荣誉和赞扬；

声誉能迷住壮年，却不能吸引

那已投入别人胸间的一颗心！

一〇九

谁不曾为自己美丽的维纳斯
　而叹息过，只要他有记忆或心灵？
唉，岁月变迁，想不到爱之女神
　也由盛而衰，难得受今人尊敬，
我们只尊称你“生育的维纳斯”，
　而忍受你的种种诡诈和欺凌，
只有阿那克瑞翁能那么心宽，
以他永恒的歌歌颂爱的利箭。

一一〇

唐璜怀着悒郁的心情，悠悠然
　像起伏在阴阳两界间的波浪，
在午夜就寝的时候，他也回到
　自己的房间，却只是黯然神伤；
啊，不是罂粟，而是悲哀的垂柳
　摇摆在他的床前。他独自默想——
那真是又凄凉、又甜蜜的滋味，
足以使俗人嗤笑，叫稚子落泪。

一一一

今夜和昨夜一样，他脱下衣服，
　换上睡衣，几乎是什么也不穿，
因为既没有裤子，也没有背心，
　总之，衣服已经少到不能再减。
但他害怕那阴界的不速之客
　再来访问，所以并不立即安眠，
而只不安神地坐待：这种感觉
在没有见过鬼的人很难描写。

一一二

他听着，果然——咦！那是什么声响？
　多半是，多半是——不，又不像——不对，
老天哪！那是，那正是——呸！一只猫，
　那么轻悄悄地走，真见它的鬼！
很像一个幽灵的劈拍脚步声，
　或偷情的小姐第一次去幽会，
轻踮着脚尖，悄悄地一步一惊，
生怕她的鞋发出贞静的声音。

一一三

又来了，那是风么？不像，不太像，

　这一回确是那昨夜的黑僧侣。

可怕的脚步声打拍子像韵脚，

　甚至比如今的诗韵更为整齐。

啊，又一次在那憧憧的夜影中，

　正当人们沉沉入梦，万籁俱寂，

而夜幕嵌着疏星把人间罩住——

那僧人的来临使他的血凝固！

一一四

有一种声音，好似汗湿的手指

　擦过玻璃，听来令人牙齿打战，

又像午夜的凄风飘来的阵雨，

　淅淅沥沥，给人以隔世之感；

唐璜一面聆听，一面心惊耳鸣，

　因为形而上的事可绝非等闲，

连最相信灵魂不朽的人物

也力避和灵魂面对面的会晤。

一一五

他是睁着眼吗？不错，而且张着嘴，
　惊惶的结果是：他变成了哑吧，
却又使语言的城门口大大敞开，
　好像有长篇演说正在升火待发。
呀，那可怕的嗓音响得越来越近，
　凡人的耳膜怎受得了这种惊吓！
他只睁大眼，张着口，如前所云；
但接着打开的是什么？——他的门。

一一六

它发出一种冷人骨髓的尖声，
　有如地狱的门。那上的题辞说：
“抛下一切希望吧，要进来的人！”①
　阴森得不下于但丁的诗，或者
这一节。但语言终归软弱无力，
　一个孤魂能立即使英雄失色——
因为肉体怎么能和精神并比？
不然，何以物质碰上它就颤慄？

① 抛下一切希望吧，要进来的人！——这是诗人但丁看见题在地狱门上的话。见《神曲》《地狱篇》第三章。

一一七

门打开了，却缓缓地，好像海鸥
　伸展着翅膀，平稳地掠过海洋；
以后门又关上，还留着一条缝，
　把一个黑影投在漏光的地上，
因为唐璜屋中燃着两支蜡烛，
　从高烛台上把屋子照得通亮；
就在这门前，比黑暗还黑得多，
一个披黑巾的黑衣僧默默站着。

一一八

唐璜发起抖来，和昨夜差不多，
　但抖得过分，也太有失男子气；
他始而安慰自己说，他看错了，
　但继而惭愧：这想法未免自欺。
这时，他体内的灵魂也醒过来，
　为了制止他的肉体如此战慄，
便建议说：肉体和灵魂合在一起，
比一个孤独的游魂更强有力。

一一九

他由恐惧转为愤怒，而且一怒

　就跃起，向前走去——幽灵却后退；

但唐璜决心弄一个水落石出，

　他的血已热起来，便冒险追随，

也不管自己是否会被鬼所害；

　那鬼停下来，仿佛对他示示威，

接着就走去。唐璜直跟到墙边，

被古墙拦住了，再也无法向前。

一二〇

他伸出一只手——天哪！他摸到的

　不是灵魂，不是肉体，而是石墙；

那时月亮正洒下银色的光辉，

　把长厅的花窗格投射在墙上。

他打个寒战，当然，连胆壮的人

　对这种无形的恐怖也得惊惶。

多么奇怪啊！一个鬼魂的幻化

要比一群鬼现出原形更可怕。

一二一

但幽灵还在，那蓝眼睛在闪耀，
　对于死者来说，闪得过于随意；
还有一样好东西坟墓没拿走，
　就是这个鬼有着温柔的呼吸。
散开的一卷发显露出金黄色，
　红唇下的一排牙齿洁白如玉；
因为这时，刚躲开乌云的月亮
透过幽暗，恰好照在它的脸上。

一二二

这使唐璜大惑不解；由于好奇
　他又伸出一只手去——咦，更怪了！
他摸到一个结实、火热的胸脯，
　仿佛那下面也有一颗心在跳。
但这时，他发见他做错了一步，
　而这，凡是遇险的人都免不了；
因为就在慌乱之中，他抓到的
只是墙，而放走了要抓的东西。

一二三

看来这个鬼，如果它是鬼的话，
　够迷人的，因为在那头巾底下
露出了一个酒涡，和玉洁的颈，
　很像血肉之躯；但忽而那袈裟
和阴森的头巾都朝背后脱落，
　完全显示出——呵呀！一个不高大
而又丰腴可人的体态：这阴魂
正是嬉戏的费兹甫尔克夫人！

第十七章*

一

这个世界充满了孤儿：首先是
　那名正言顺、大家公认的一类；
虽说这是孤枝，但往往比森林中
　密集的树木更长得出类拔萃；
其次的一种孤儿虽然被注定
　父母双全，但他们在小小年岁
就得不到双亲的慈爱：这种人
称为心灵的孤儿我想不过分。

二

再者是人们所谓"唯一的孩子"，
　他们长大了仍只是孩子，因为

---

* 这章并未完成。已成的十四节是在拜伦死后，他的朋友屈里劳尼在他的遗物里发现的。稿子第一页上写着"1823年5月8日"的日期，可见是作于拜伦离意大利赴希腊之前两个月。前十六章都是拜伦生前出版的，但这里的十四节则在1903年才第一次发表。

古语有云：独子必然娇生惯养；
　如果不加引申，这句话倒很对。
只要他们的家教，不管慈或严，
　超过了爱子女的适当的范围，
那么失教者，不论是失于情育
或智育，事实上也是孤儿无疑。

三

但还是回到正统的定义上吧——
　通常一提到孤儿，立刻会想到
贫民学校，和面黄肌瘦的儿童，
　唉，小小年纪，却已被人海波涛
冲碎了一切希望，成了所谓“骡”[①]！
　或怜悯、或更粗糙的情绪的目标；
不过，若是考察一下，您会发见
那些首富之户的孤儿更可怜。

四

他们很快就会一切自作主张，
　因为家庭教师呵，监护人等等

① 意大利人，至少某些地方的意大利人把私生子和弃儿称作“骡”，我不知何以故，除非他们是想推论说，合法婚姻的子女都是驴。——拜伦原注。

若比起天性的指异岂不逊色？

　　例如，一个由法律监护的儿童

就像——我要用最初想到的比喻——

　　一只小鸭被关在老母鸡笼中；

特别是雌鸭：多怕她出了错差！

可是一看到河水，她还是跳下。

五

有一种人人用来极为便当的

　　言简而意洁的堵人嘴的方法：

每当有谁敢于发挥新的见解，

　　“好，如果你对，那么别人都错啦？”

假如我们把这个振振有辞的

　　而且百用不厌的先例反转一下：

“要是我不对，那么人人都对了？”

依我看，人人还没有变得那么好。

六

所以，不管是否得罪谁，我主张

　　对任何事都请人来自由争论；

因为时代总是后浪推着前浪，

　　而后一代总爱责备上一代人

冥顽不灵，说他们明明是枕着

针毡而无感，实在是麻木不仁！

过去的邪说成了现在的真理

或正统的东西——路德①就是一例。

七

圣礼已简化为两项；而女巫呢，

则绝迹了。不过把老妇人火焚，

不管马修·海尔斯②怎样讲人道，

直到晚近才被公认为不斯文。

（现在烧的不是老妇，而是淫——，

就是那引起家庭不和的祸根；

我们知道，这种人还得受火刑，

不过我承认，现在烧得比较轻。）

八

伟大的伽利略③找到太阳的方位，

可是因此倒见不着它的光明；

---

① 路德——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运动的创始人，起初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邪说，但后来纳入了正统。

② 马修·海尔斯（1609—1676）——英国大法官，在1662年以行使巫术罪将两个老妇判处死刑。"讲人道"是反话。

③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被囚禁起来，只为了防止他
　揭示地球是怎样绕太阳运行。
他被折磨了一个够，人们这才
　发觉不必敲碎他的头，——而如今
还是他对了，他的学理到处流传，
这对他的骨灰倒真是一种慰安。

九

皮赛格拉①，洛克，苏格拉底，以及
　历代许多名字——这里难以尽述，
足以说明圣贤的经历很可悲，
　谁在当时不被认为是个怪物！
但崇高的智慧超越过其时代，
　必须耐心等待，甚至忍受凌辱；
智者都相信等自己化为灰尘，
后世会给他献上歌功的讣文。

一○

假如连精神的巨人都难免于
　这种遭遇，那么小人物就该对

① 皮赛格拉——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据说由于其学说骇世惊俗，为人烧死或被迫饿死。洛克在1684年由于卷入政治纠纷而被逐出英国。苏格拉底是被迫饮毒酒而死的。所以三人都有悲惨遭遇。

生活的小小磨难多俯顺一些；

　　至少我想这样作——我当然也会，

只要我的肝火不太大。可是，唉！

　　正当我每一天下决心要成为

面面俱到的滑头，坚忍的至圣，

偏偏风来了，弄得我又怒火上冲！

一一

说我温和吧——我又从来不冷静，

　　说我谦虚吧——却总有一点主见，

说我性情无常吧——又总是固执，

　　虽能忍耐，又对忍耐没有好感；

我是愉快的，但有时想哭一通，

　　我淡泊，但偶尔也会怒气冲天；

这使我怀疑：在我的一身之内

大概有几个灵魂，不知谁是谁非。

一二

第十六章提到我们的主人公

　　正处于月光下的微妙的情况，

那对男子汉倒真是一个考验，

　　看他德性或体力有多么坚强；

这一回，是美德战胜了呢？还是

终于对罪恶屈服？——因为他生长
在火热的国土，真使我不好说，
除非哪位小姐以一吻贿赂我。

一三

就把它留作疑团吧(世事皆然)。
次晨，餐厅中摆起茶，吐司，早点，
(这些人人吃，却不见写入诗中)
还有那些在出身、地位和财产
都已被我的诗琴弹过的宾客，
这时也来了，都和主人见过面。
最后姗姗来迟的是公爵夫人，
随后是唐璜，满脸还那么童贞。

一四

不知是见鬼好呢，还是不见好？
这真是很难说。但唐璜的脸
苍白而无神，恐怕不只一个鬼
和他搏斗过。连从那窗格中间
透进的光线他都有点嫌太亮；
公爵夫人也有着苍白的容颜，
而且微颤，仿佛她是熬了整夜，
不然就是作梦作得太多一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２０ 唐璜（上下册） ［英］拜伦 查良铮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１０１９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ｄｑ／ｄｑ４５／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